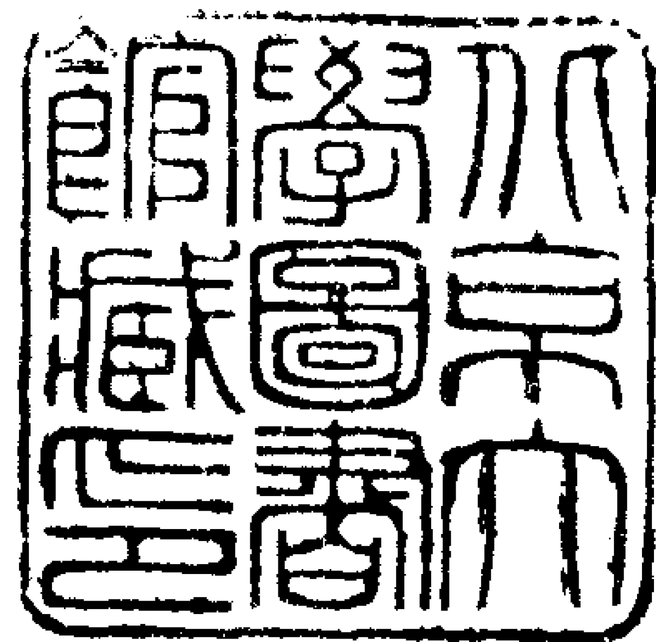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10

齊魯書社

吳縣志八十卷 民國二十二年排印本

邑人曹允源吳蔭培等纂修蘇州府舊分三縣曰吳縣長洲元和兼轄太湖請湖兩廳入民國始併為一縣此志初屬稿時原名為吳長元三縣合志作始於民國七年中經作輟綿十四年而始成從今制定名曰吳縣志卷一為圖六曰三縣全城圖三縣分圖三縣鄉鎮圖官署圖學宮圖太湖全圖卷二至八曰職官表卷九至十七曰選舉表卷十八至五十二曰輿地考其子目二十二曰沿革疆域城池山水鄉鎮坊巷橋梁文廟書院義塾學堂公署古蹟壇廟祠宇寺觀第宅園林冢墓水利田賦物產風俗五十三四曰兵防考五十五曰祥異考五十六至五十八曰藝文考五十九至六十一曰金石考六十二至六十四曰名宦傳六十六至六十八曰列傳六十九



傳忠節七十傳孝義七十一至七十四傳列女七十五傳藝術七十六傳流寓七十七傳釋道七十八九雜記八十舊序此志用湖北通志例立大綱四曰圖表考傳而終之以雜記體例極佳裁別亦當略舉其優當之處若圖太湖以明其區之利害而不漫為風景之作一也列歸免詔諭於田賦門移巡幸各事於行宮及諸名勝下不誇揚聖德天章冠於卷首二也為祥異但紀災變不取五行徵驗之說三也其餘各篇雖不免於冗要各有作意大抵作始諸人多為名流熟於章實齋氏之修志十議故商榷義例甚有宗法所作凡例亦佳唯列序二篇文皆近於公牘殆太史公所謂言不雅馴者似不足以弁冕鉅製佛頭之誚其不免歉物力既艱校正尤少排印訛脫觸目皆是觀於今志不能無今昔

之感云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崑山郡志六卷 觀自得齋叢書本

元至正四年楊譓撰。凡六卷。卷一之目六，曰風俗、山、坊、園亭、冢墓、古蹟。卷二之目二，曰名宦、封爵。卷三之目一，曰進士。卷四之目一，曰人物。卷五之目二，曰人物、釋老。卷六之目四，曰土貢、土產、雜記、異事。按崑山，漢之婁縣，吳張昭封婁侯，即此縣也。梁天監中改置信義縣，大同初又析信義置崑山縣。元貞元初升為州，延祐中還治所於太倉，其地實兼有今太倉、鎮洋、崇明、新陽等地。楊氏此作，故稱郡志。其曰舊治者，指崑山；新治則指太倉也。楊鐵崖序稱二十二卷，而今傳祇六卷。其地水利最繁，租賦尤重，觀於鐵崖之稱此志，謂其博而能要，核而不蕪。倘有全書，必不缺略如是。以錢竹汀氏則謂其首尾完具，而疑鐵崖所見為別本，毋亦近於武斷耶。至其名宦門

載列並世之人，且以主持作志之勤，雖帖穆亦為之作傳，鋪叙善政，似開惡例，宜為朱記榮氏所譏也。特究為舊作，孤本傳之，足袪此邦文獻，其攷據亦頗精確，鉄崖稱其博學有史才，良不誣耳。



嘉靖上海志八卷 影印明本

知上海縣事鄭洛主修。上海縣志之修，始自明弘治癸亥，其書久佚，今世所傳者，惟萬歷志耳。咸豐十年，邑令劉郇膏始得嘉靖本，延寶山蔣劍人參校新志，作沿革官司選舉名表人物傳。蓋嘉靖志於上海各志為最古，而晚出在嘉慶甲戌李松林修志時，即以不及見為憾。海寧陳乃乾於光緒乙巳得於滬市，為徐紫珊渭仁家所舊藏。陳氏不能終有，歸之吳興周越然，乃與金山衛志並影印以傳焉。書凡八卷：卷之一曰總叙第一，山水第二，風俗第三，物產第四；卷之二曰戶役第五，貢賦第六；卷之三曰建置第七，祠祀第八；卷之四曰官師第九，名宦第十；卷之五曰登用第十一，人物第十二；卷之六曰古蹟第十三，雜志第十四；卷之七曰文志上；卷之八曰文志下。

為目凡十六其文筆簡雅規制亦多近古上海據吳會之東負海帶江自昔已稱壯縣乃世變日亟居今之時苟一溯其往迹則讀是志記令人增無涯之感矣



同治上海縣志三十四卷同治辛未吳門縣署刊本

江蘇按察使應寶時主修德清俞樾桐城方宗誠總纂凡三十二卷卷首卷末各一卷卷首曰圖說卷一曰疆域子目六曰沿革曰界至曰形勝曰鄉保曰鎮市曰風俗附以歲時占驗方言卷二曰建置子目六曰城池曰衙署曰街巷附以坊表曰倉庾曰海關附以善堂製造局卷三四曰水道上下子目九曰海曰



江曰浦曰支水曰堰閘曰塘曰橋梁曰津渡曰歷代治績卷五至七曰田賦上中下子目八曰恩蠲曰戶口曰田畝曰賦額曰雜稅附以蘆課鹽課曰役法曰漕運附以海運曰積儲附以義賑卷八曰物產卷九曰學校附以書院義學卷十曰祠祀子目二曰秩祀曰私祀卷十一曰兵防附以歷代兵事卷十二三曰職官表上下子目五曰宗元未設縣前

官曰元明設縣後曰國朝駐縣統轄官曰國朝縣屬各官曰教職卷十四曰名宦卷十五至十七曰選舉表上中下子目六曰科第曰貢生曰武科曰辟薦曰封贈附以封爵曰錄蔭曰例仕卷十八至二十一曰人物卷二十二曰藝術卷二十三曰游寓卷二十四至二十六曰列女上中下卷二十七曰藝文卷二十八九曰名蹟上下其目三曰古蹟曰第宅園林曰冢墓卷三十至三十二曰雜記子目四曰祥異曰寺觀曰僊道曰遺事卷末曰叙錄

案此志之前有李松林作之嘉慶志同時陸慶循著修例以指其失是書參用陸例制裁較當又嘉慶志修時嘉靖鄭志尚未得見此則於鄭志頗有採錄文獻足徵宜秉筆者得所資也俞方並一時名宿然能服善於陸氏所指嘉慶志之失折衷悉從其是又能不掠美於蔣劍人所作表傳或採取或全用並於凡例中著之是舉誠不可及此志今遂為通行之本有以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海縣續志三十二卷 民國七年刊本

知上海縣事沈寶昌主修，邑人姚文枏總纂。是書亦二十門，同於同治志，無所增損。其子目間有增者，或其事實昔無而今有，或因時世昔略而今詳，自非然者，悉從舊式，可謂得其要矣。起自同治十年，訖宣統三年，以為限斷，其或因原竟委，勢非得已，亦用夾注，不入正文，亦為有見。蓋姚氏本名手，故其操筆之謹嚴如是，可為做續志者師法。嘗見民國以來各縣所為新志，類多參錯揉雜，令人閱之目昏，以視此志，不可以道里計矣。上海介四通八達之交，為中國第一繁要之局，重以滄桑載經，外力侵入，作志者苟無定力定識，其支離惝恍又將如何哉。



重修青浦縣志三十卷 光緒五年刊本

知青浦縣事汪祖綬等主修，邑人沈誠燾總輯。書凡三十卷：卷首上下曰巡幸宸翰，卷一二曰疆域上下，卷三曰建置，卷四五曰山川，卷六至八曰田賦上中下，卷九曰學校，卷十曰兵防，卷十一二曰名蹟上下，卷十三四曰職官上下，卷十五六曰選舉上下，卷十七至二十一曰人物一至六，卷二十二至二十六曰列女一至四，卷二十七八曰藝文上下，卷二十九三十曰雜記上下，卷末載舊叙、叙錄、後序。

案青浦之置邑，始於明之嘉靖中，經廢省，至萬歷復置。清雍正三年，曾析置福泉，俄復省而併焉，此其沿革也。縣治於古為青龍鎮，宋時監塲酒務稱盛，梅聖俞、林鑑皆嘗為青龍鎮志，今不傳。明王圻始為青浦志八卷，亦散佚不可攷。康

熙時有魏志乾隆時邑人王侍郎昶續纂之此志之成歷邑令五而汪祖綬之力爲多其書大抵本袁王侍郎作王志例引前志云東南最重水利而脉絡貫通青浦實司其總故此志仍用前例條切言之又青邑賦額最重始於明代故前膺列減賦諸説最詳自清以來叠次蠲減此志備爲列載且附表以明減則皆能見其大者刊印及繪畫各圖皆甚精緻足見此邦物力之豐也



乾隆南匯縣新志十五卷 乾隆五十九年刊本

此志失序文不著撰者攷之光緒志勤布政方鑅序云乾隆五十九年孝感胡公志熊继守是邑因欽志之舊而續修之成新志十五卷云云知主修者知縣胡志熊也卷首曰序文曰凡例曰繪圖卷一志疆域卷二志建置卷三志田賦卷四志户口卷五志水利卷六志學校卷七志祀典卷八志武備卷九志職官卷十志選舉卷十一志藝文卷十二至十四志人物上中下卷十五曰雜志爲類十三各附以子目若干

案南匯自雍正三年始析上海地置縣邑令欽連首爲之志蓋據上海鶴沙二志而成志甚簡約但爲六門茲則恢爲十三志規模畧備矣昔人謂之較欽志事增文簡頗爲完善秉筆者殆亦名手云

光緒南匯縣志二十四卷、光緒五年刊本

知縣事金福曾主修、邑人張文虎總纂。此志凡二十四卷、卷首為序文凡例諸圖卷一志疆域其目五、曰形勢、曰界址、曰鄉保區圖、曰邑鎮、曰圖路卷二志水利其目八、曰海、曰洪窪、曰海塘、曰黄浦、曰川港、曰開濬、曰橋梁、曰津渡卷三志建置其目九、曰城池、曰萬壽宮、曰衙署、曰倉廒、曰禁獄、曰郵鋪、曰桑局、曰義舉、



曰義田、曰義塚卷四五志田賦上下其目八、曰恩蠲、曰田畝額賦、曰鹽場、曰蘆蕩、曰漕運、曰屯田、曰雜稅卷六志戶口其目四、曰戶口、曰恩賚、曰恩賑、曰義賑、卷七志學校其目七、曰學宮、曰學額、曰學田、曰書院、曰鄉約、曰鄉飲、曰義塾卷八志祠祀其目四、曰壇、曰廟、曰祠、曰雜祀廟宇卷九志兵防其目七、曰營舊制、曰兵額、曰馬匹、曰巡船、曰外海水師新章、曰校場、曰汛地、曰墩臺卷十一志官司其目十、曰知縣、曰訓導、曰縣丞、曰典史、曰鹽大使、曰參將、曰都司、曰守備、曰水師營員、曰宦績卷十一志選舉其目十、曰召試、曰欽賜、曰辟薦、曰進士、曰舉人、曰貢生、曰武科、曰錄蔭、曰封贈、曰例仕卷十二志藝文其目五、曰經、曰史、曰子、曰集、曰金石卷十三至十八志人物、其目三、曰古今人傳、曰列女、曰游寓卷



十九至二十志風俗其目二、曰風俗、曰物產卷二十一志方外其目二、曰寺院、曰僧道卷二十二曰雜志其目三、曰祥異、曰兵燹、曰遺事卷末列舊序。

案是志總纂者亦當時名手、故體例詳備、其古今人傳以時代為次、不別門類、最為合法、獨其官司選舉而志列目至二十、乃隣於瑣矣、物產一門列在風俗門、昔人亦有以為病者、然不必苛繩也。

雜志一卷、綱羅軼聞、則為可讀、



重修華亭縣志二十四卷 光緒五年刊本

知縣事楊開第主修志凡二十四卷卷首圖說卷一疆域次建置次水利次海塘次學校次祠祀次田賦上次田賦下次鹽法次兵防次職官次人物一至八次藝文次名蹟次方外次雜志上次雜志下卷末列舊叙舊銜、

案華亭有明正德舊志為邑人孫文簡承恩撰其書久佚今惟存其叙耳今所稱舊志者則乾隆五十六年王給事顯曾所纂其限斷甚嚴舉嘗舊隸華亭者不以闌入以自別於府志其制作之法可謂謹矣然時論或病其簡此志則據顧魯郭三府志及邑人王廷和縣志殘稿以補輯之水利為大利所在故於水利一郡安危鹽塲為茲邑要務海塘閘門先列水道次分治績沿革而各加以案語海塘門則為形勢界址築治管轄

歲修修築六目，於治塘之事，深長言之，
鹽場門則首列鹽場以明場界，次鹽官以紀任制，又次鹽課，而終之以鹽政，凡此犖犖大者，皆能得其要領，足資攷鏡，乃為不負此作。其他補彌舊志闕失，而稍加更張，遂成名製矣。



乾隆婁縣志三十卷 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知婁縣事謝庭薰主修，總纂者邑人陸侍郎錫熊也。書凡三十卷，卷首上曰巡典，下曰宸翰，卷一志沿革，卷二志建置，卷三志疆域，卷四五志山川上下，卷六七志民賦上下，卷八志學校，卷九志軍政，卷十志祠祀，卷十一志食貨，卷十二志藝文，卷十三四志名蹟上下，卷十五志祥異，卷十六曰官師表，卷十七八曰



選舉表上下，卷十九傳名宦，卷二十至二十六傳人物，卷二十七傳藝術，卷二十八九傳列女上下，卷三十傳流寓傳方外。凡為志十二，表二，傳六，都三十卷。綜觀此志，約有數長：諸圖分系各門，合於古者左圖右史之義，一也；不毛舉子目，強作分析，或增閱者之惑，二也；刊削繁蕪，限斷明確，無浮誇撏撦之失，三也；用水經注體，大小水道綱領瞭如指掌，

四也、不取分野之說、去其附會、五也、落落大方、是為邑志楷則耳、出名手、自是不凡、婁為秦代古邑、陸氏自漢晉以來世為名德、茲人茲志、並足傳云、



奉賢縣志二十卷 光緒三年刊本

知縣事韓佩金主修、南匯張文虎總纂、奉賢舊志創修於乾隆甲戌、敘例稱舊為十卷、分類三十七、不立子目、似未明晰、故茲志總為十五目、而析子目八十一云、其書卷首為圖說、以下為志十有五、曰疆域、曰建置、曰賦役、曰水利、曰學校、曰祠祀、曰官司、曰營汛、曰科第、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曰遺蹟、曰風土、曰雜志、而列原序為卷末、

案奉賢者華亭之分土也、清初因其地原為婁邑、析華亭仍置婁縣、雍正四年再析之、又割華亭之地為奉賢、其邑瀕海多魚鹽之利、其命名之由、相傳言子嘗至斯地、為奉言子之賢也、是志總纂者、亦為南匯張文虎、然其志官司也、於邑令丞佐並為一目、曰有司、較張氏所作之南匯志於一邑之官、瑣瑣立十目

者渾括大方多矣然則余之本滿於張氏
之南匯志殆非苛論



正德金山衛志六卷 影印明本

明正德十年都指揮僉事張文光主修
為卷六上志三卷之一曰邊城其子目四
曰建置沿革曰要害曰里至曰分野地
圖其次曰建設其子目十曰衛所曰營
堡曰城池曰烽堠曰巡司曰官吏曰倉
庫曰塲營曰街巷曰坊井卷之二曰棟
宇其子目四曰公署曰樓櫓曰舖舍曰
第宅卷之三曰兵政其子目十三曰軍



實曰戶口曰調撥曰操閱曰戒備曰餉
給曰屯田曰漕運曰賦役曰撫卹曰繕
治曰鎧治曰徼報下志三卷卷之一曰
險固其子目六曰山類曰水類曰古蹟曰
鎮市曰塲司曰鄉保其次曰學校其子
目七曰法制曰官牆曰師儒曰鄉舉曰
進士曰歲貢曰應例卷之二曰祠祀其
子目三曰廟祀曰祀秩曰塚墓其次曰
人物其子目八曰宦蹟曰軍功曰薦舉

曰孝行、曰貞烈、曰文藝、曰材技、曰風俗、卷之三曰土產、其子目五、曰陸品、曰水族、曰藥物、曰食物、曰器用、

案金山築城始於吳越錢氏、宋元明因之、舊所傳周康王東游鎮大海所築、述無可稽矣、是志修於指揮使、而衛治亦以軍事為重、故闕於武備者、為上志、兼及文治、土產者為下志、意亦有尊所重本也、此本舊為海虞瞿氏所藏、今歸於北平圖書館、海寧陳乃乾乘其傳流之際、影印以傳之、凡印僅百部、編號以紀之、此其八十一云、



重修金山縣志三十卷　光緒四年刊

知縣事崔廷鏞主修、書凡三十卷、卷首為凡例、為圖經、卷一至四為表、曰沿革、曰疆域、曰職官、曰選舉、卷五至十七為志八、曰山川、曰建置、曰賦役、曰名蹟、曰學校、曰藝文、曰武備、曰志餘、卷十八至三十為傳十二、曰名宦、曰仕績、曰儒林、曰文苑、曰孝友、曰忠節、曰義行、曰隱逸、曰藝術、曰游寓、曰方外、曰列女、

案金山自明洪武設衛以防海、其地則或隸婁縣、或屬崑山、或屬華亭、至清雍正四年始分婁之南境以立縣、而名以舊衛名、壤地雖小、然屹然為海疆重鎮焉、乾隆十六年、知縣常琬始創為志、道光間邑人姚沖鐩盟泰又續修之、此志重修則成於光緒戊寅、其書條理秩然、不為苟簡、惟舊隸既多變遷、所采人物限斷殊難、正恐與華亭諸志不免複見

之弊耳。又近出之明正德《金山衛志》，就於金山衛指揮僉事張文光，觀於王太保鏊之序，其人蓋亦能盡心地方者，而此志不載其人，則前事之散佚亦多矣。



川沙廳志十四卷 光緒五年刊本

川沙廳同知陳方瀛主修。川沙自明嘉靖中，始以海防故建築城堡，舊屬上海縣，雍正初析屬南匯，至嘉慶十五年，始析上海東境、南匯北境置為廳，而以巡防同知改撫民同知。其為志也，始自道光十六年同知何士祁，中經喪亂，文獻零落，陳氏蒞任，乃更為之志。陳固儒吏，負文譽，此志殆其手訂，所列總纂俞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銜，或第借以引重耳。何志舊分八門，茲分門十四，首疆域，次建置，次水道，次民賦，次祠祀，次兵防，次職官，次名宦，次選舉，次人物，次列女，次藝文，次名蹟，次雜識，各附子目，冠之以圖說。

案川沙自昔為海防要區，自明築城置兵，及清更增將備，去上海僅五十里，巡防鎮撫之責綦重，海塘工程尤為地方要務，故此志於水道、兵防紀載尤備，又

改前志建置志之寺觀歸雜記橋梁歸
水道、人物志之方外亦歸雜記而前雜
記中之風俗方言、改入疆域物產改入
民賦皆為有見文亦清通簡要佳志也、



宋咸淳毘陵志三十卷 嘉慶二十五年重刊
宋常州太守史能之撰毘陵舊志最先
為宋嘉定時州教授鄒補之所撰凡十
二卷見宋藝文志及直齋書錄解題然
久佚矣次則此志公私藏書家均無著
錄間有藏者大都殘闕陽湖趙舍人懷
玉偶得殘本復從長州吳翌鳳家鈔得
九卷而本相合但闕第二十卷詞翰因
囑李申耆兆洛為之校刊而行之申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兆洛為之校刊而行之申耆跋謂是書
之作法度釐然蓋吳郡會稽之亞足為
凡為志乘者之式其推兼至矣今案是
志首為圖凡七然中有東至蘇州府西
至應天府云云必非史志之舊趙注謂
必史圖已佚後人傳鈔者據謝孫兩志
之圖以補之耳卷一至三曰地理其子
目十二曰郡縣表曰叙州曰州境曰叙
縣曰縣境曰陸程曰水程曰分野曰城

郭、曰坊市、曰鄉都、曰橋梁、卷四曰詔令
卷五六曰官寺、其目八、曰州治、曰郡官
廳、曰四縣治、曰縣官廳、曰館舍、曰倉庫、
曰場務、曰諸坊、卷七至十曰秩官、其目
九、曰歷代封統、曰歷代郡守、曰歷代縣
令、曰郡守題名、曰通判題名、曰州教授
題名、曰郡、曰知縣題名、曰縣官、卷十一
曰文事、其目三、曰學校、曰貢舉、曰科名、
卷十二曰武備、其目二、曰諸軍、曰教場



卷十三曰風土、其目四、曰戶口、曰風俗、
曰土貢、曰土產、卷十四曰祠廟、其目二、
曰社稷風雨壇、曰諸廟、卷十五曰山水、
其目二、曰山、曰水、卷十六至十九曰人
物、其目五、曰歷代人物、曰本朝人物、曰
寓賢、曰遺逸、曰旌表、卷二十至二十三
曰詞翰、其目五、曰表、曰書、曰記、曰前朝
詩、曰本朝詩、其第二十卷、今佚之矣、第
二十四卷曰財賦、第二十五卷曰仙釋、

曰觀寺、第二十六卷曰陵墓、第二十七
卷曰古蹟、第二十八卷曰祥異、第二十
九卷曰碑碣、第三十卷曰紀遺、附以辨
疑、其書繁簡得中、纂錄井井、以較吾湖
之吳郡志、遜其博大、而清通簡要、轉若
過之、宜為名流所推服也。

重修毘陵志四十卷 明成化本

明景泰十年邑人朱昱撰書凡四十卷卷一至四為地理地理一之子目九曰建置曰沿革曰郡名曰分野曰風俗曰形勝曰疆域曰里至曰陸程曰水程地理二之子目二曰城郭曰坊市地理三之子目一曰鄉都地理四之子目一曰橋梁蓋分郡城無錫宜興江陰靖江臚列之卷五為詔令卷六為官寺其子目



七曰府治曰五縣治曰公館曰察院曰諸司廨舍曰倉庫曰場務卷七為食貨其子目三曰戶口曰土貢曰財賦卷八九十凡三卷闕卷十一十二為職官其子目二曰歷代宦績曰國朝題名卷十三至十五為文事其子目五曰學校曰解額曰甲科曰鄉試曰選舉卷十六為武備卷十七至十九為山川其子目二十六曰山曰峯曰嶺曰巖曰洞曰塢曰江曰湖曰河曰漢曰溝曰港曰陂曰塘曰沙曰浦曰滄曰澗曰瀆曰潭曰渚曰泉曰徑曰井曰堰曰閘卷二十至二十四為人物其子目十曰帝系曰名宦曰忠節曰孝友曰文學曰遺逸曰寓賢曰烈女曰仙釋曰方伎卷二十五為宮室其子目三曰堂亭曰樓閣曰館驛卷二十六為壇壝卷二十七為祠廟卷二十八九為寺觀其子目二曰寺曰觀卷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十為陵墓卷三十一為古蹟卷三十二為祥異卷三十三至三十八為詞翰其子目七曰碑曰記曰序曰表曰書曰雜著曰詩卷三十九為碑碣卷四十為摭遺

案常郡舊乘肇始於宋之淳咸志然久佚矣其次為洪武十年郡人謝子蘭所為志謝志久不見淳咸志晚近始出有陽湖有趙氏重刊本此志為明望刊本彌足

珍貴其體例精密足稱佳製特惜失去三卷又書端失去目錄無憑擬補宜更求全本校正之



正德常州府志續集八卷 明刊本

錫山張愷纂明代常州府志自洪武十年邑人謝子蘭踵咸淳志之後作為續志厥後永樂景泰兩朝詔天下郡縣纂修志書皆有副稿及成化間邑人朱昱復成續毘陵志四十卷又越三十餘載張氏賡續成此名之曰常州府志續集凡八卷案目錄首列圖凡八曰郡境曰郡城曰郡治曰武進縣境曰無錫縣境



曰宜興縣境曰江陰縣境曰靖江縣境表一曰郡縣其注曰以上並見舊志然考之朱志則圖與表並失之此書與朱志皆有稽瑞樓印並為陳氏所藏第朱志闕卷凡三圖表目錄及卷首各序皆失之雖為珍本非全書矣此志卷一之目四曰地理詔令官寺食貨分隸城郭坊市橋梁府縣治公館察院諸司廨舍倉庫戶口財賦課程子目凡十有一卷

二之目曰職官隸封統祿秩宦績題名子目凡四卷三之目三曰文事武備山川分隸學校甲科鄉試歲貢例貢民兵教場河泉瀆港沙堰子目凡十三卷四之目曰人物隸名宦忠節孝友文學遺逸烈女方伎子目凡七卷五曰宮室隸堂亭樓閣館驛祠廟寺院陵墓祥異子目凡七卷六至卷八之目曰詞翰隸碑記序詩碑碣雜著摭遺子目凡七



案張氏此作雖踵朱氏之後然題名則古今異稱目錄則詳略互異固難合為一書又其可疑者張氏自序謂郡守新淦孫公以靖江縣治建置未錄且慮政有損益久而復湮仍屬以續之然閱朱氏書增修毗陵志後其言亦曰自後靖江置縣郡府修城其事甚鉅故不得不為之增修試閱朱志則靖江縣事亦燦然具列張氏作志仍為此言抑又何也

若其文辭雅潔剪裁有法較諸朱志似為過之體例整嚴可為作續志者之楷範尤可取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常州府志三十八卷 康熙刊本

知府事于琨主修郡人陳玉璂纂修志凡三十有八卷卷之首曰巡幸卷一曰圖考卷二曰建置沿革卷三曰星野附以祥異卷四曰山川卷五曰疆域附以形勝城池坊廟鄉都河渠橋閘卷六曰兵衛卷七曰水利卷八曰户口而田賦徭里附之卷九曰風俗卷十曰物產卷十一曰封系卷十二曰公署卷十三四



曰職官表上下卷十五曰学校而書院附之卷十六七曰選舉一二卷十八曰壇壝而祠廟寺觀附之卷十九曰陵墓卷二十曰古蹟卷二十一曰名宦卷二十二至二十四曰人物一二三卷二十五曰孝友而行義附之卷二十六曰列女卷二十七曰隱逸卷二十八曰流寓卷二十九曰仙釋卷三十曰方伎卷三十一至三十七曰藝文其子目曰賦詩詔誥記碑記雜著卷三十八曰摭遺

案此志成於康熙乙亥蓋清代常州府第一志也常州為古毘陵郡自宋教授鄒補之始為毘陵志散佚已久今所傳者史能之咸淳毘陵志迨明朱昱復續志之然猶用古郡名及正德時張愷續修始改題曰常州府志成化末王文肅與葛應末唐鶴徵一再續之中經改代距此志成時又八十年矣是志作者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舍人玉璂固負文章盛名故體制剪裁具有法度宋中丞犖序稱其簡而核詳而不蕪將肩視王唐而上之信然徵之郡人許論殊不同也特以較蘇州各志後盈卷軸者為差勝耳

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十二卷 光緒年刊

是志即所謂光緒五年之武陽新志也。無敘例，無目錄，無纂修姓氏。案武進縣志，明代爲唐凝菴所修，迨清康熙朝後兩修之。及析武進置陽湖，乾隆間邑人董東亭乃成兩邑分志。道光間李申耆手定合志体例，未及告成而卒，其書成於衆手，即今所稱之道光合志也。至光緒三年，邑人乃修此志，越兩歲而告成，號爲新志。然當時輿論咸不滿之，然則今之去敘例及纂修姓氏者，殆惡者之去其籍歟。是志卷首曰諸圖，分輿地、營建爲二類，曰巡幸。卷一曰輿地，其目六，爲建置，爲山水，爲城廂，爲鄉都，爲風俗，爲古蹟。卷二曰賦役，其目八，爲田畝，爲地丁，爲漕米，爲租課，爲鹽賦，爲免豁，爲塩法，爲土產。卷三曰營建，其目八，爲城池，爲廨署，爲倉廒，爲善堂，爲義塚，爲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莊，爲橋渡，爲堤堰，爲水利。卷四曰禋祀，其目三，爲廟祠，爲壇壝，爲里祀。卷五曰學校，其目五，爲学宮，爲学署，爲学額，爲書院，爲義学。卷六曰兵防，其目四，爲營制，爲驛站，爲鋪遞，爲歷代兵事。卷七至十二曰旌卹，其目五，爲孝弟，爲義民，爲壽考，爲節壽，爲忠義。書僅十二卷，而旌卹一門居其半，爲向來所未有，雖曰意在闡揚，然非志体也。此邦文化所崇，當時何以成此，宜衆論之不滿歟。

武陽志餘十二卷 光緒戊子排印本

邑人莊毓鋐、陸鼎翰合纂。武陽合志，創自李申耆，甫作凡例而卒。書敘衆手，校復燬於兵燹。逮光緒五年，復修新志，當時操翰者，咸攻合志之失；及讀新志，又皆詆譏舊志。於是邑人莊毓鋐復印李氏合志，更與陸鼎翰輯為志餘十二卷，凡新舊志之闕者補之，冗者節之。其書不立總綱，亦別於正志也。卷首冠以宸翰。卷一之目三：曰山川、古蹟、水利。卷二之目四：曰城垣、驛鋪、衙署、橋閘。卷三之目四：曰學校、書院、善堂、公所。卷四之目三：曰祠廟上下、塋墓。卷五之目五：曰減免、祥異、營制、兵事上下。卷六之目三：曰名宦、職官、碑示。卷七之目三：曰經籍上中下。卷八之目四：曰甲榜、鄉科、貢生、廕襲。卷九之目二：曰史傳上下。卷十之目十：曰儒林、文學、宦績、忠節、孝友、行誼、隱逸、藝術、寓賢、方外。卷十一之目五：曰賢孝、貞孝、節孝、節烈、才媛。卷十二之目一：曰摭遺。終之以跋與書尾。斯作也，蓋將平新舊志之爭，而彌其闕失，用心可謂良善。雖不欲自儕於官書，然以正志視之，殆無愧色矣。末附武陽團練紀實二卷，文亦詳贍有法，並稱佳構。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康熙無錫縣志四十二卷 康熙刊本

邑人秦松齡、嚴繩孫合纂。是志卷一之目四、曰圖、曰建置表、曰分野、曰疆域。卷二之目一、曰山。卷三之目二、曰水、曰泉。卷四之目二、曰城郭、曰鄉都。卷五之目二、曰坊巷、曰橋梁。卷六之目三、曰廨署、曰學校、曰兵防。卷七之目二、曰古蹟、曰園亭。卷八之目二、曰壇壝、曰祠廟。卷九之目一、曰寺觀。卷十之目三、曰塚墓、曰風俗、曰土產。卷十一至十三為表七、曰令佐、曰教職、曰進士、曰舉人、曰貢生、曰舉解、曰武科。卷十四之目四、曰封贈、曰蔭敘、曰鄉飲、曰賜謚。卷十五之目一、曰吳太伯世家、附春申君列傳。卷十六至十八之目二、曰遺愛、曰宦望一至三。卷十九之目一、曰儒林。卷二十之目一、曰文苑。卷二十一之目二、曰忠節、曰孝友。卷二十二之目三、曰行義、曰隱逸、曰方伎。卷二十三之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曰貞烈。卷二十四之目三、曰流寓、曰仙釋、曰祥異。卷二十五之目一、曰雜識。卷二十六之目一、曰著述。卷二十七至三十之目二、曰戶口、曰賦役、其子目則額賦、起運、存留、徭役、蠲賑、稅課、土貢、鹽法分隸之。卷三十一至三十七之目十一、曰聖製詩、曰古歌、曰五言古詩上下、曰七言古詩、曰五言律詩、曰七言律詩上下、曰五言排律、曰五言絕句、曰七言絕句。卷三十八至四十一之目一、曰碑記。卷四十二之目七、曰序、曰書、曰頌、曰說、曰引、曰辭、曰題跋。都凡為卷四十有二、為目六十有九。先是吳留村司馬宰是邑者十三年、銳意為邦乘、屬稿良多、不及成而去、於是邑人秦對岩、嚴藕漁皆以翰林相繼還里、縣尹徐永言請其同主修輯、至康熙二十九年而成。秦嚴並名流、精史法、故其書完美、所為凡例、

尤多名論，誠佳構也。

案無錫舊志始於元王仁輔，及明景泰有馮善志，弘治有吳鳳翔、李庶志，萬歷有秦梁志，三志具在，參以留村所錄文獻，燦然，故從事較易，後之論者推為名作。顧余猶有疑者，載詩一門至盈七卷，分體為目，雖見茲邦文物之盛，然不免取充卷軸，或隣於侈矣。戶口賦役，邦之大計，諸志例得先舉，此獨列於方伎仙釋之下，位置亦嫌失次，秦嚴皆名手，何未見及耶。



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四十卷 光緒七年刊本

邑人秦緗業主修。吳錫之有志始於元王仁輔，明凡三修，清康熙秦嚴之作，實集大成，迨雍正四年析置金匱，於是華徵君希閔別修金匱縣志，論者謂金匱邑故無錫地，不宜別志。乾隆庚午續修縣志，仍統以無錫，然既析縣而沒其名，論者亦病之，迨嘉慶癸酉邑人秦侍郎瀛迺重為無錫金匱志，此合志之始也。道光中復有續志之刻，此志則踵嘉慶秦志而成者，自萬歷志成於秦方伯梁，康熙志成於秦學士松齡，嘉慶志成於秦侍郎瀛，此志成於秦運使緗業，四代志書成於一氏，亦此邦世家盛業也。此書冠以圖十卷，首為宸翰，卷一曰建置沿革表，曰疆域，卷二曰山，卷三曰水，而泉與龍湫附焉，曰水利，卷四曰城郭，曰鄉都，卷五曰街坊，曰橋梁，而津渡附之，卷六曰廨署，附以倉廒驛

遷、教場、故署、曰學校、附以書院、義學、家塾、卷七曰兵防、曰兵事、卷八至十一曰賦役、其子目為戶口、額賦、徭役、蠲賑、而關卡、鹽法附之、卷十二曰祠祀、其子目為令制通祀、本邑專祀、本邑分祀、子姓分祀、曰冢墓、卷十三、曰寺觀、卷十四曰古蹟、而園墅、碑碣附之、卷十五曰職官表、其子目為令佐、教職、卷十六七曰選舉表、其子目為進士、舉人、貢生、辟召、而武科附之、卷十八曰世家、曰名宦、其子目為牧令、丞倅、簿尉、倉使、教職、卷十九二十曰宦望、卷二十一曰儒林、卷二十二曰文苑、卷二十三曰忠節、卷二十四曰孝友、卷二十五曰行義、曰耆碩、卷二十六曰隱逸、曰藝術、其子目為書畫、醫藥、奕、篆刻、曆算、術數、工鐫、卷二十七八曰烈女、卷二十九曰流寓、曰釋道、卷三十曰風俗、曰善舉、其子目為善堂、公局、義莊、卷



三十一曰物產、曰祥異、卷三十二至三十九曰藝文、其子目為詩之卷二、文之卷四、著述之卷一、卷四十曰雜述、附編以殉難紳民表、烈女姓氏錄、詳閱是志、有優於嘉慶者二、圖經測繪、足履手量、規方計里、足資考證、一也、藝文七卷以詩文分子目、不屑屑於古今體之分列、文多於詩、於地方掌故、關係較多、二也、於近代邑志中、洵推佳構、若奉運使者、可謂善承先業矣、

錫金攷乘十四卷 原刊本

句吳周有壬撰。有壬於書無所不窺，在道光時，名動公卿間，尤殫心鄉邦文獻。所著有錫山文鈔、句吳金石記、名山祀典錄，並有功桑梓。錫金攷乘則專為邑志證其疑漏書。凡十四卷。卷首曰宸翰，蓋於揚州文滙閣閱讀御製全集，凡詩之關涉無錫者，皆鈔錄以歸之。卷一曰建置沿革，曰分野，曰山水。卷二曰兵事，曰祥異，曰廟祠，曰寺觀。卷三曰古蹟，曰第宅園林，曰塚墓。卷四曰官制，曰職官。卷五曰選舉，曰辟名，曰封贈，曰蔭襲。卷六曰宦望，曰儒林。卷七曰文苑，曰忠節，曰孝友，曰行義。卷八曰隱逸，曰耆碩，曰方伎，曰列女，曰流寓。卷九至十二曰藝文。卷十三曰雜錄。卷十四曰續識。文筆簡雅，攷證明確，後之修志者多資之。其續識一門，蓋仿邑志之雜識，皆采諸各



書，不加剪裁排列，以待修志者之撮錄，用心尤摯云。是稿為其女毓芳所藏，女瀕歿，出篋中金以付刊，亦可紀也。

錫金志外五卷 道光刊本

是書簡端列序文一首，末署道光癸卯沐雲史自叙，無姓氏，考云光緒錫金縣志卷三十九藝文類著述門載錫金志外五卷，華湛恩撰，沐雲蓋湛恩字也。其書卷一二曰補遺上下，卷三曰訂僞，卷四曰存疑，卷五曰增輯，曰贅言。蓋援史外之例，以補前人所未備。其自叙有云嘗編讀前志，參稽往籍，其間有應補裁者，有應考證者，有併牘無可考核，祇宜列入存疑者，一一條記之。其事關閭閻疾苦，昔人未及知，而流弊之極，後之人不可不知者，是又不可湮沒。其作書之大旨如是。詳閱五卷，引證皆確，足糾前志之闕失。若其贅言數條，於向來修志者之通弊，不惜痛快言之，固為正論；而於邑中末俗之墮敝，及攤黄戲之傷風敗俗，尤深惡而痛絕之，不愧先正典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殊亦古之遺直也歟。

江陰縣志二十四卷 乾隆刊本

知縣事蔡澍重修卷首爲舊序爲凡例卷一之目四曰建置曰星野曰疆域附以圖及形勝曰城隍附以局與楊舍堡圖卷二之目二曰山川附圖與墩泉曰古蹟附以圖及八景圖卷三之目二曰物產曰風俗其子目爲歲時農占方言方音卷四上之目二曰憲署附圖及憲衙曰祿秩卷四下之目三曰官署附以



圖曰官守曰公宇卷五之目二曰坊鄉附以街巷市鎮曰杠梁卷六上之目曰田壤附以圩埂蘆洲卷六下之目一曰賦額附以雜稅蘆課捐復卷七之目四曰戶口附以保甲鹽筴曰積貯曰圖推曰徭役卷八之目二曰學宮附以秩祀祭品祭器樂器佾舞藏書師儒學田曰書院附以社學義學卷九之目三曰武廟壇壝祠廟卷十之目一曰軍制附以

軍器營汛江防營田恩賞圖寨達梁營署武職上兵卷十一之目一曰水利附以諸閘潮汐卷十二之目三曰坊表曰寺觀曰墓塚附以義塚卷十三之目四曰甲科曰鄉舉曰貢薦附以例貢例監曰徵辟卷十四之目四曰武科附以將材曰襲贈曰蔭襲曰雜流卷十五至二十之目曰列傳其子目爲名宦爲鄉賢爲忠節爲儒林爲政績爲文苑爲隱逸



爲行誼爲孝義爲耆舊爲各傳補佚爲列女上中下卷二十一二之目一爲藝文上下卷二十三之目一曰乙酉記事卷二十四之目二曰禨祥附以賑卹曰拾遺

案江陰志創始於宋紹熙迄紹定及元至元凡三修纂修者皆學官也明代數增輯至清康熙中知縣事沈清世乃復修之茲志則承沈志後出知縣事蔡澍

一人手、亦當時儒吏也、志体畧同諸縣、文亦詳密贍雅、其獨異者、乙酉紀事一卷、記闔陳守城事、益邦忠義之鄉、昭在史冊、固宜獨專一冊、此紀尤為翔實、足証諸私家筆記之誤、信可傳矣、



宜荊新舊志五種合四十二卷 光緒朱刊

宜興邑乘、溯始於晉周孝侯之風土志、今所傳者、特百餘條耳、宋二單氏續之成書、明正統間、邑令鄒旦以屬訓導危山、因舊編而續之、成縣志、繼之者有正德韓志、萬歷陳志、此皆明前之舊志也、若今所刊者、為志凡五種、其一曰康熙李志、即今所題重刊宜興縣舊志是矣、主修者邑令李榮先、而纂者為邑人徐鳳喈、卷首曰序、曰凡例、曰目錄、曰纂修姓氏、曰圖、卷一志疆域、卷二志營建、卷三志田賦、卷四志學校、卷五志職官、卷六志武備、卷七志選舉、卷八志人物、卷九志古蹟、卷十志藝文、卷之末列藝術、寺觀、方外、祥異、軼聞、為卷凡十有二、其一曰宜興荊溪縣、分志、雍正四年、析宜興置荊溪、於是嘉慶二年、有兩邑志之作、主修宜令阮升基、荊令唐仲冕、纂修

者金陵寓櫟山也。縣各四卷，其一曰續纂宜荊縣志，成於道光二十年，主纂者邑人吳德旋也。卷首曰宦翰，卷一之志三，曰宜荊營建合志、曰宜興營建志、曰荊溪營建志，卷二之志三，曰宜興田賦志、曰荊溪田賦志、曰宜荊田賦合志，卷三之志三，曰宜荊學校合志、曰宜興學校志、曰荊溪學校志，卷四之志三，曰宜興職官志、曰荊溪職官志、曰宜荊職官合志，卷五之志三，曰宜興名宦志、曰荊溪名宦志、曰宜荊名宦合志，卷六之志二，曰宜興選舉志、曰荊溪選舉志，卷七之志三，曰宜興人物志、曰荊溪人物志、曰宜荊人物合志，卷八之志三，曰宜荊古蹟合志、曰宜興古蹟志、曰荊溪古蹟志，卷九之志一，曰宜荊藝文合志，卷十三之志三，曰宜興雜志、曰荊溪雜志、曰宜荊雜志，凡十卷。其一曰宜興荊溪縣新志，成



於光緒八年，主修者宜令周鐘、荊令錢志澄，纂邑紳周京兆嘉楣為之總裁。卷一曰疆土，為記九；卷二曰營建，為記八；卷三曰賦役，為記六；卷四曰文教，為記五；卷五曰武事，為記四；卷六曰職官，為表六；卷七曰選舉，為表八；卷八曰人物，為傳十二，為補錄一；卷九曰古蹟，為攷四；卷十曰藝文，為攷二；卷末曰雜著，其四目，凡十二卷。

案同城之邑用合志體，最為適當，其議自李申耆之志武進、陽湖，汪梅村之志上元、江寧，乃為定論。今宜荊之志凡五，至光緒新志乃集其成，雖子目較繁，然寧取其備耳。

道光江陰縣志二十八卷道光刊本

署江陰縣事陳延恩主修，陽湖李兆洛總纂。此志蓋承乾隆蔡志之後為書二十有八卷。卷首列舊序、修輯姓氏、凡例、全圖。卷一曰建置，其子目六，為沿革、城池、官署、倉庫、刑獄、官守義局。卷二曰疆域，其子目七，為星野、道里、坊鄉、鎮保、郵鋪、橋梁、坊表。卷三曰山川，其子目五，為山、江、湖、河港、閘堰。卷四曰民賦，其子目九，



為戶口、田壤、沙田、賦額、蠲緩、積貯、圖推、鹽策、徭役。卷五曰學校，其子目三，為廟制、學制、書院。卷六曰武備，其子目十，為軍制、城守、水師、防汛、馬路、關塞、形勢、江防、訓練、軍裝。卷七曰秩祀，其子目二，為壇壝、祠廟。卷八曰祥異。卷九曰風俗，其子目九，為四民、婦女、二氏、游民、通尚、歲時、農占、諺語、方言。卷十曰物產。卷十一、十二曰秩官一、二，祿秩附之。卷十三曰選舉一、二，封贈、襲蔭附之。卷十五曰名宦。卷十六至十八曰人物一、二、三，其子目十二，為崇祀鄉賢、候定鄉賢、崇祀忠義、孝弟、未祀忠義孝弟、儒林、文苑、政績、行誼、隱逸、耆舊、藝術、僑寓。卷十九、二十曰列女一、二，其子目五，為節婦、貞女、孝婦、孝女、烈婦、烈女、貞壽。卷二十一曰方外，其子目二，為釋、為道。卷二十二曰古蹟，而園墅、塚墓附之。卷二十三曰寺觀，其



子目六，為寺、庵、觀、院、殿、閣。卷二十四至二十七曰藝文，其子目五，為序、記、雜著、賦、詩。卷二十八曰識餘。

案是志主纂者為李申耆兆洛，故體例精嚴，裁制有法，在當時推為佳志。而署邑侯陳延恩亦為宿學儒者，辯論扶擇，不厭求詳，其勝於蔡志者，尤以卷首之凡例論斷極精，當為申耆手筆。又所圖五十餘幅，蓋窮半歲之力，城、鄉、鎮、保毛

密界畫，條分符合，一邑形勝如指諸掌，誠他志所鮮也。江陰一縣為學使者所駐地，江海之防，尤扼險要，文事武備並在於茲，故必有此志，乃不負江山之勝耳。又此志之佳處，尤在第九卷之風俗一門，其中有二氏遊民二目，蓋前志於風俗門稱美不稱惡，此則於鄉曲陋習痛切言之，殆近於良史之筆矣。



光緒江陰縣志三十卷 光緒原刊本

知江陰縣事馮壽鏡主修，凡三十卷，其目錄略同道光志，蓋道光志之凡例為李申耆所手定，鮮可更易，故茲志特賡續裒錄三十餘年之事蹟而已。其不同於前志者，古蹟、冢墓前合為一卷，此則分為二卷，復增忠義總綱一卷，為第二十九卷，蓋彙載咸豐庚申以來殉節士女褒揚之案，而附之以寇變紀略，此亦續修者應有之紀載也。

案本志之總纂者為邑人李編修念詒、夏州判煒如，並皆一時名流，然皆援述而不作之例，不能輒有所增損，然則道光江陰志信足為邑乘楷則矣。

靖江縣志十六卷 光緒年刊本

此清光緒重修本也。主修者知縣事葉滋森，總纂者邑人褚翔。書凡十六卷。卷首列舊序及修輯姓氏及圖。卷一曰皇仁恭紀，其子目二，曰蠲恤，曰養老。卷二志營建，其子目九，曰城池，曰縣治，曰壇廟，曰祠祀，曰寺觀，曰坊表，曰街巷，曰市鎮，曰郵驛。卷三志輿地，其子目七，曰沿革，曰分野，曰山川，曰疆界，曰水利，曰堰閘，曰橋梁。卷四志賦役，其子目三，曰田賦，曰戶口，曰款目。卷五志食貨，其子目六，曰土產，曰鹽法，曰風俗，曰方言，曰農歌，曰占候。卷六志學校，其子目十，曰廟學，曰官制，曰祭器，曰學田，曰學額，曰書院，曰社學，曰義學，曰宣講，曰鄉飲。卷七志兵防，其子目六，曰營制，曰官署，曰汛地，曰民壯，曰營員，曰兵事。卷八志祲祥。卷九志藝文，其子目一，曰書籍。卷十[illegible]一志職官，而封蔭附之。卷十二志良吏。卷十三至十五志人物，其子目十一，曰宦績，曰忠義，曰孝友，曰儒學，曰高隱，曰義行，曰藝術，曰流寓，曰方外，曰耆壽，曰列女。卷十六曰古蹟考，其子目三，曰名勝，曰摭餘，曰補遺。

案靖江古所稱馬馱沙，為南宋牧馬之地，自明成化中始置為縣。正德七年，知縣事殷雲霄始為志，九年，都太僕穆纂成之，繼而邑人朱得之更為續纂。萬歷中王百穀穉登流寓是間，別為馬馱沙小志，蓋病郡志之簡而朱志之蕪也。至崇禎間知縣陳函煇治靖最久，更為之志。清康熙兩修，咸豐間復有志稿，此源流也。此志規模亦井井，特沿為江中漲沙，故沿革古蹟鮮可紀。國在水鄉，則水利宜所重，其紀載獨詳，得其要矣。

嘉定鎮江志二十二卷 依儀徵阮氏藏鈔本重刊

不著撰人姓名。據直齋書錄解題云，鎮江志，天台盧憲子章撰，此志蓋盧作也。書凡二十二卷。卷首曰郡縣表，其目四，為州郡、為縣、為封爵食邑、為官名。卷一二曰地理，其目八，為敘郡、為闕目三、為城池、為坊巷、為橋梁、為津渡。卷三曰風俗、曰攻守形勢。卷四曰田土，其目三，為屯田、為軍田、為職田。卷五曰賦稅，其目十，為土貢、為錢鹽、為寬賦、為常賦、為和買、為總任制錢、為免役錢、為課程、為坊場、為河渡。卷六曰地理，其目二，為山、為川。卷七曰宮室，其目為祠廟。卷八曰僧寺，其目為寺院。卷九曰道觀，其目為觀院。卷十曰學校，其目六，為闕目、為鎮江府學、為丹徒縣學、為丹陽縣學、為金壇縣學、為書院。曰兵防，其目二，並闕。卷十一曰古蹟，其目二，為居宅、為陵墓。卷十二曰宮室，其目四，為樓、為臺、為亭、為堂。曰廨，其目七，為治所、為倉、為庫、為驛傳、為郵傳、為務、為場。卷十三至十六曰刺守，其目十一，起晉徐州刺史至宋太守。曰參佐，其目八，自晉大小中正以下至宋通判以下。曰將佐，其目二，為唐都頭以下、宋都統制以下。卷十七曰宰貳，其目三，為丹徒縣、丹陽縣、金壇縣。曰寓治，其目三，為總領所、料量院、幹辦公事。卷十八至二十曰人物、曰總目，其目二，為釋、為道。卷二十一曰祥異，其目十二，為天文、為虹、為地震、為火、為花卉、為龍鳳、為鳥獸、為蟲魚、為器物、為謠、為讖、為紀異。曰雜錄，其目二，為闕目、為文事。卷二十二曰雜錄，其目四，為武事、為恤刑、為鞠獄、為拾遺。

案宋嘉定鎮江志書久佚，此則為儀徵阮氏文選樓所藏本，與元至順志並得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宣城張學士燾文達於嘉慶間以原本進內府錄副二一藏選樓一藏焦山而丹徒包景維取而刊之並以劉孟瞻父子所作校勘記四卷附於後是書書錄解題作三十卷而鈔本止二十二卷蓋傳寫訛脫殘失者殊不少孟瞻父子詳於全書體制及所徵引各書正其訛誤其有功此書爲不鮮矣



至順鎮江志二十一卷 明鈔本

此志無撰人姓名按乾隆鎮江府志卷三十七儒林門俞希魯傳字用中至順中嘗著郡志序事精密又嘉慶丹徒縣志文苑門俞希魯傳亦同其爲俞作無可疑也是志卷首列表二一曰郡縣表其子目三爲州郡郡國縣邑曰官制表其子目九爲封君刺史太守參佐宰佐宰貳司屬學職將佐爲治此表原列在第十五卷校勘者以類改列又學職一目亦爲校勘者所補入也卷一二曰地理子目九爲敘郡闕目城池坊巷鄉都橋梁道路津渡闕目卷三曰風俗其子目二爲闕目歲時曰戶口其子目五爲土著僑寓單貧僧道卷四曰土產其子目十六爲穀布帛飲食器用花果蔬藥草竹木畜禽獸魚蟲卷五曰田土其子目四爲總屬官民荒熟輸役卷六曰賦稅

其子目八為常賦土貢關目造作孳息關目寬賦卷七曰山水其子目十九為山沙洞水河湖港浦瀆潭沙蕩陂塘池泉井海潮卷八曰神廟其子目二為祠廟卷九曰僧寺其子目三為寺院庵卷十曰道觀其子目四為宮觀院庵卷十一曰學校其子目四為蒙古字學儒學醫學陰陽學曰兵防其子目四為教場營寨屯卷十二曰古蹟其子目三為園囿居宅陵墓卷十三曰宮室其子目七為宮樓觀臺閣亭堂曰公廨其子目十為壇治所倉庫務驛傳院局場圍圃曰廩祿其子目三為俸錢祿米職田曰公役其子目六為胥吏皂隸戶役力役傭役雜役卷十四曰封君其子目六為漢後漢吳晉陳宋卷十五曰刺守其子目二為宋太守元刺守曰參佐其子目二為宋通判以下元同知以下卷十六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宰貳其子目四為錄事司丹徒縣丹陽縣金壇縣卷十七曰司屬曰學職其子目四為蒙古字學儒學醫學陰陽學曰將佐其子目二為宋都統制以下元行大司農以下曰寓治其子目二為宋總領所以下元行大司農以下十八九曰人材其子目六為科舉仕進節義孝友隱逸方外卷二十二十一曰雜錄其子目十二為天文祥異地理郡事人物姓氏文事武事刑罰談笑考古拾遺

案鎮江舊志據宋史藝文志載有宋乾道間熊克撰十卷書錄解題載有嘉定間盧憲撰三十卷並久失傳此志在乾道嘉定二志後明永樂志前序事精密文為識者所重然明以來藏書家絕無著錄之者此本亦轉錄自舊鈔本然文字舛訛遺闕者亦殊不少子目小序闕失尤多如卷七山類並北固金山而無

之知其上亦有闕頁也所賴校刊記二卷多爲綱羅放失爲功不鮮卷末附錄嘉定志數條校勘記後附錄輿地紀勝第七卷爲兩浙西路鎮江府屬並足爲後人參考之資非原書也雖多闕失要爲罕覯之本足珍也



康熙揚州府志四十卷 康熙十四年原刊本

知府事金鎮纂修書凡四十卷卷一曰輿圖卷二曰建置卷三曰星野附以祥異卷四曰疆域卷五曰山川卷六曰河渠卷七曰風俗卷八曰城池附以兵禦卷九曰封建附以兵爭卷十曰賦役附以草場蘆洲卷十一曰鹽法卷十二曰物產卷十三四曰秩官上下卷十五曰選舉卷十六曰公署卷十七曰祠祀卷十八曰古蹟卷十九曰寺觀附以仙釋卷二十曰塚墓卷二十一二曰名宦上下卷二十三至二十七曰人物卷二十八至四十曰藝文爲類凡二十有一而附見者凡五

案揚州古代記乘始於唐曹憲之維揚紀、宋有[illegible]之維揚志、廣陵志、今皆不可見矣明洪武時有揚州府志十五卷成化間有高宗本之維揚新志十二卷亦歸散佚世所傳者

惟嘉靖時盛儀之維揚志二十卷洎清康熙三年雷應元復有修纂至七年而金氏守揚州病雷志之謬缺乖舛銳志作此書未幾而擢去然携稿舟車間不廢丹墨卒畢此編誠良有司哉維揚古區事蹟繁夥是編獨能以簡御繁條目省而文獻詳固非能手不辦惟文藝一門占十三卷詩之一類分體列載似隣於侈矣其自署凡例謂義貴簡嚴無取誇溢詞歸醇飾少節煩蕪誠為正論顧天下事有自道之而自蹈之者其此類歟



雍正揚州府志四十卷雍正十一年原刊本

兩淮鹽運使尹會一主修翰林院編修程夢星蔣繼軾等同修是志蓋踵續康熙金志而輯補修正者也其目為輿圖建置星野疆域城池都里山川河渠水利風俗物產學校公署祠祀賦役封建軍政鹽法秩官選舉古蹟塚墓寺觀名宦人物列女撰述藝文雜記凡二十九門總四十卷

案此志立例畧同金志而省併補葺繁簡較為得中事備而文不增乃其長也於山川之外另立河渠水利二門最切有識為金志所不及其秩官門謂舊志載兩漢揚州刺史魏相等二十二人揚州牧馬余等七人按廣陵自漢魏晉至陳周未嘗一屬揚州兩漢及西晉屬徐州東晉屬徐兗青三州則其時之揚州刺史皆於廣陵無與不應闌入其論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矣、然必羅致徐州刺史蓋豫等十一人歸入此志、亦可不必、即何列都督諸官亦為溢越、蓋此本郡志、攷東漢建武十八年始為廣陵郡、倚於江都、廣陵兩王相、廣陵太傅內史下、亘接廣陵太守、豈不更徵確實乎、至於都州軍諸官亦可從刊落、府志而書統轄諸官、恐不勝書、且何解於後來之撫制督撫歟、此外增輯裁削、皆有見地、藝文所存諸詩、亦皆取其有關於地於人者、較有範圍、乃無嫌於辭費矣、



嘉慶揚州府志七十二卷 嘉慶十五年原刊本

兩淮鹽運使阿克當阿主修、姚文田等同修、書凡七十二卷、卷一至四巡幸、卷五曰建置沿革、卷六曰星野、卷七曰疆域、卷八曰山川、卷九至十四曰河渠、卷十五曰城池、卷十六曰都里、卷十七曰津梁、卷十八曰公署、卷十九曰學校、卷二十曰賦役、卷二十一曰鹽法、卷二十二至二十四曰兵志、卷二十五六曰祠祀、卷二十七曰塚墓、卷二十八九曰寺觀、卷三十至三十四曰古蹟、卷三十五至三十八曰秩官、卷三十九至四十二曰選舉、卷四十三至四十五曰宦績、卷四十六至五十九曰人物、卷六十曰風俗、卷六十一曰物產、卷六十二三曰藝文、卷六十四曰金石、卷六十五至七十曰事略、卷七十一二曰雜志、為類凡二十有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案姚氏別有揚州事畧行本八卷當即此十卷

案是志作於康乾兩代南巡之後地方人士鼓舞皇仁故於巡幸一門獨占四卷以志榮寵然非志法也河渠占六卷亦當時地方要務固宜詳備古蹟寺觀占七卷斯為侈矣秩官表與官績以鹽官攙入正與淮安府志並列河漕諸官其弊正同蓋歎姚惜抱作江寧府志義法嚴正為不可及也然平情論之則延聘通才擔任剞劂其經費皆出於鹽綱是亦為事勢所不得免耳事畧六卷為一邦文獻之總匯正足與容甫之廣陵通典抗顏並行詢為獨出之作此志纂修人才極一時之盛外籍若姚文田朱方增洪梧郡人若焦循江藩並在幕筆之列英賢萃集未[illegible]盛事也宜其先昌俾大節通館提參皆由運使送亦不滿曲從主人意耳



同治續纂揚州府志二十四卷 同治十三年刊本

兩淮鹽運使方濬頤主修郡人晏端書等總纂書凡二十四卷卷一曰河渠卷二曰城池公署學校卷四曰賦役鹽法兵志卷五曰祠祀冢墓寺觀古蹟卷六曰秩官卷七曰選舉卷八曰宦績卷九至二十二曰人物卷二十三曰藝文金石卷二十四曰事畧雜志類凡十九門



案此志不立凡例其大意畧見各序中蓋避重修之名而居於續纂者也晏序曰原書為門二十八今續纂者十九門餘則闕之取方原志誠不逮其淹貫苟儗於不賢識小之列後之修志者或將有取云云其言婉微而正錢序之言曰原志之託始紀時巡建置則沿革不掌分野則歲差難定儒林文人之學覩武勳戚畹之末聞隱逸莫攷孤蹤釋老不

傳異迹、風俗則畧仍舊貫、物產則未易土宜，凡此之類毋庸贅補，雖明其不修之原旨，然言外有微意矣。又其引趙雲松之言曰：今人偶得異聞，疑為漏義，不知皆昔人所已刪者云云，亦足為向來修志家矜獲新聞、疵議往哲者戒。此書總纂者晏尚書端書、錢司業振倫、卞制軍寶第，皆以老成碩學主持其事，立名既示謙虛，持論一歸純正，凡所引據亦皆詳確，每篇之首，用夾注以考其接修原委，尤可為修纂者法也。



康熙江都縣志十六卷 康熙五十六年刊

知縣事李蘇纂修。書凡十六卷：卷一曰圖式，曰宸翰；卷二曰星野，曰建置，曰年表，曰疆域，曰城池，曰官署，曰都里，曰山川；卷三曰坊表，曰鋪遞，曰坊鋪，曰街巷，曰橋梁，曰河防，曰江防，曰墩堡，曰榷禁，曰漕限；卷四曰田賦，曰雜稅，曰洲田，曰土稅，曰鹽務，曰物產，曰風俗，曰祥異；卷五曰學校，曰名宦，曰鄉賢，曰封建，曰兵事；卷六曰秩官表，曰秩官，曰秩官名臣，曰選舉表，曰選舉名臣，曰薦紳名賢；卷七曰祠祭，曰寺觀，曰古蹟，曰塚墓；卷八九曰人物；卷十至十二曰列女；卷十三至十六曰藝文，終以雜志。

案江都志作始於明嘉靖壬戌，萬曆丁酉修之，然甚簡畧草率。此則清代第一志也。成於邑令李蘇一人之手，觀於太守馮肅之序，謂未聞設局何地，延請何

人書出治事，夕則篝燈討論，或得之聞見，或徵之史冊，偶有感發，輒錄於簡。云云若李氏者，誠良有司之有心者歟。顧其修目繁瑣，措置亦有未妥。如第六卷秩官表下列秩官傳、秩官名臣傳，選舉表下列選舉名臣傳、薦紳名臣傳，以傳附表，未嘗不可，然條理究未清晰。又强分秩官與秩官名臣爲二，尚非名臣則列表已足，何必作傳；至於薦紳名賢明其非由選舉也，何以附於選舉表下？尤爲雜廁。且第八九卷本有人物一門，此四傳以酌量改入爲宜。又人物傳中名儒中有儒者以胡瑗、全與江都無涉，不免借資冠冕，亦識者所不取。衡之志傳，毋乃未盡妥洽歟。



乾隆江都縣志三十二卷　乾隆八年刊本

知縣事五格、黄湘主修。案雍正九年，以江都地處衝劇，附郭政繁，析置甘泉，分江都西北之境隸焉。此志則作析置之後，故體裁與記載不容不變。當時地方所通行者爲雍正七年之陸朝璣志，稱爲善本。是志多從陸志，以隸江都者詳著於前，析甘泉者附目於後，賓主不淆，源流可攷，茲亦調停之法也。特限斷既難分析，不易究不若後來合志體之最善耳。其目次爲建置、星野、疆域、山川、學校、賦役、秩官、祠祀、軍政、風俗、土產、選舉、仕籍、名宦、鄉賢、古蹟、寺觀、冢墓、人物、列女、僑籍、藝文、雜記，凡二十三門，都三十二卷。采摭頗備，文亦雅潔，其各門皆先以小序，亦爲得體。又案此志多本雍正陸志，然康熙五十八年已有李蘇志，是作全未述及，且所載舊序中之陸朝

璣序、亦似未嘗見李志者、滋為可怪、或李志原未通行歟、故並著於此、



續修江都縣志三十卷 民國十年刊本

知縣事趙邦彥主修、邑人桂邦傑總纂、此志体例一依光緒劉志、首列序例、圖說、為攷十五、曰地理、建置、河渠、民賦、鹽法、實業、物產、學校、兵防、自治、祠祀、寺觀、名蹟、藝文、金石、為表三、曰職官、選舉、女行旌門、為傳十、曰名宦、曰人物、其目七、為宦績、忠節、孝友、儒林、文苑、篤行、方伎、曰寓賢、曰列女、為補正之卷一、為雜錄之卷一、其事則上接劉志、而斷自宣統三年、觀於錢氏之序云、庚子以後、設學堂、立警察、興實業、籌自治、凡諸新政、其事皆前志所無、則門目不得不增、又因舉行新政、煩費無藝、其率外之稅、例外之捐、關於增收及特設者、不得不備載、至地理、河渠、民賦、鹽法中、經滄桑之變、慮後人無所攷鏡、則又不得不詳晰書之、此作者之大意也、若其凡例所述、則

謂網羅放失完成一代之書故有前志所未載或已載而未詳者一併纂入不以託始之年為限又紀載雖以宣三為止而人物一門有仕履悉在先朝而殁於改國後者仍據實錄之不加限制此亦繼往開來之美意也全書於民賦考三卷為最詳備尤為有識



乾隆甘泉縣志二十卷 乾隆八年刊本

知縣事吳鶚峙等主修書凡二十卷卷一曰建置沿革曰星野卷二曰形勝曰疆域曰城池卷三曰山川曰河防曰水利卷四曰風俗曰物產卷五曰賦役曰軍政曰鹽法卷六曰世紀曰封爵卷七曰學校曰職官曰廨宇卷八曰選舉卷九曰名宦曰祠祀卷十曰寺觀卷十一二曰古蹟上下曰塚墓卷十三四曰人物上下暨忠節以下之類九卷十五曰列女卷十六曰碑碣曰經籍卷十七至十九曰藝文上中下卷二十曰雜綴

案此為甘泉設縣後第一志自雍正九年析江都縣地之西北境地為甘泉縣乃與江都分為縣志此志體裁仿日下舊聞例采用書史故語不加增損并注所引書名見所從來立体殊佳蓋志書之淹雅者惟析縣未久限斷滋難其於

名宦人物科舉各門事在置縣之前難
於分析猶可言也乃其雜綴一門所引
南唐近事類說諸條皆明言江都者亦
併歸摭拾似為未合以大體論之似不
若同時所修之江都志以隷江都者著
於前析甘泉附目於後當是無法之法
亦並其精湛處則為過之



續修甘泉縣志二十九卷 民國十年刊本
知江都縣事趙邦彥主修邑人桂邦傑
總纂案修此志時甘泉縣境已於宣統
末年復歸於江都矣此作蓋溯未合併
前三十年之事循名責實完成一志充
緒江甘兩志体例各殊茲則變通纂述
以歸一律書凡二十九卷為攷十五曰
地理建置河渠民賦鹽法實業物產學
校兵防自治祠祀寺觀名蹟藝文金石
為表三曰職官選舉女行旌門為傳九
曰名宦曰人物其目七為宦績忠節孝
友儒材文苑篤行方伎曰列女終以補
正雜錄之卷各一悉與同時所修之江
都志同其全書亦以宣統三年為斷惟
人物中有歿於改革後者淵明入宋仍
為晉人仍不在限止之列也若其列前
朝蠲緩以存先代寬大之遺登近歲雜
捐俾知民間擔負之重茲亦有心地方

者所宜留意歟





甘棠小志四卷 咸豐五年刊本

甘泉董醇撰此志為圖十四曰邵伯鎮圖吳溝通江淮圖漢建安改道圖晉永和引江入歐陽埭圖晉興寧沿津湖東穿渠圖隋開皇改道圖唐開元開伊婁河圖唐寶歷開七里港河圖宋湖東接築長堤圖明開康濟宏濟河圖運道圖甘江汛修防圖隄西湖瀦河渠圖隄東湖瀦河渠圖皆本之劉孟瞻焦理堂所著及汛存官冊故皆精確可考為篇九曰建置曰運道曰湖瀦曰河渠曰修防曰坊舖曰里巷曰村鎮曰祠廟用綱目體引証詳明文筆簡淨可與焦理堂之北湖小志並稱佳構昔樂史撰太平寰宇記病元和郡國志未敘人物故所撰記於地理外編入姓氏人物風俗而洪亮吉敘此記則謂樂氏作俑遂令祝穆撰方輿勝覽寓略建置沿革而及人物

瑣事於是所撰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概不旁及人物斯固各有見地茲志亦未淡及人物殆猶用洪氏法歟



康熙儀徵縣志二十二卷 康熙五十七年刊本

知縣事陸師纂修書凡二十二卷首舊序圖説次以三表曰沿革曰秩官曰選舉次以十志曰建置曰疆域曰山川曰民賦曰學校曰軍政曰祠祀曰藝文曰名蹟曰祥祲次以列傳四卷

案自來官府修志率假手地方文士若其官吏特領銜監修而已觀於此志之自序則成於陸氏之一手亦可謂難矣是書無凡例其纂述大旨具於序中其言曰始到官即取縣志閱之舊者体例善而事不續新者件目具而義未精遂蓄意蒐采又云宦此者非親民弗詳籍此者非有實據弗載祥祲不言其占仙釋不專其目蓋推而士行始登符例而貞女乃錄文字則徵舊以酌新事蹟則采近以捜遠荒誕者汰之濫溢者革之寥寥數言遂足為修志者之楷則非通

儒弗能道也。志例精嚴，傳亦簡要，詢推佳製。後來邑人江藩有校補陸志一卷，今載入道光志末。



道光儀真縣志五十卷 道光二十九年刊

知縣事王檢心主修，邑人大學士阮元監定，劉文淇、張安保纂修。案：近代邑乘之完美精善者，莫此若矣。儀為廣陵古國，真州重地，其間勳名文學之士輩出。至清嘉道間而極盛。自宋紹熙嘉定時乙有志，明中葉前有永樂、正德、嘉靖三志，今並散佚。當修此時猶存隆慶中志、康熙胡志、馬志、陸志，惟陸志板本尚存。雍正李志、乾隆顏志。阮太傅之言曰：欲得新志之善，必須存留舊志，當於各門之中，皆列申志於前，次列胡志，次列馬志，次列陸志，次列李志，次列顏志，然後再列新增。凡舊志有異同，則詳注以推其得失。纂修者遵其議，以從事。凡為建置、輿地、河渠、食貨、學校、祠祀、武備、職官、選舉、人物、藝文、雜類十二志，終之以舊志序文論贊及江藩之校補陸志一卷。

部為五十卷其体裁大致援江南通志之例而相地以制宜故雖為新志不啻包六舊志而為全書可謂盛矣然非一時人材物力之富亦不足以成此偉舉纂修之劉氏諸人並為大師宿儒各陳其才為桑梓尊文獻又得文達主持之此豈他邑他志所可比數哉繕閱全書為之嘆美然亦微有誤處如輿地志之園類有臨江宮凝暉殿二條按此皆隋



代宮殿乃羼列入近代園林之中似為不倫但此特排比偶誤要未足為病耳

道光寶應縣志二十八卷 道光庚子刊本

知縣事孟毓蘭主修寶應縣志昉於明之嘉靖所謂聞人氏志略六卷者是也范氏天一閣有藏本久不得見今存者有明萬曆之吳敏道志清康熙之喬萊志此志成於道光庚子蓋依喬石林志而增續者也故体例一依喬志為書二十八卷卷一之目五曰建置曰沿革曰星野曰疆界曰鋪舍曰城池卷二之



目二曰山川曰古蹟卷三之目六曰公署曰學校曰書院曰街巷曰橋梁曰坊表卷四之目一曰園圃卷五之目三曰祀典曰寺廟曰墓域卷六之目二曰水利曰營制卷七之目二曰鋪莊曰戶口卷八之目二曰田賦曰貢稅卷九之目三曰災祥曰風俗曰土產卷十十一之目一曰秩官表上下卷十四之目四曰武選曰封贈曰事例曰恩蔭卷十五之

目一、曰名宦、卷十六七之目一、曰列傳上下卷十八之目二、曰循良、曰篤行卷十九之目五、曰文苑曰隱逸曰流寓曰藝術曰方外卷二十至二十一之目一、曰列女上下卷二十二之目二、曰金石曰書目卷二十三至二十七之目一、曰藝文卷二十八之目二、曰摭記曰異聞

詳閱是志雖一踵石林前志然有未嘗強同者則田賦門悉本賦役全書詳為羅列不用前朝舊制鄉賢中臧旻父子傳名宦中賈濟川傳石林志皆用漢書宋史原傳此則以体裁不同不專鈔本傳又增著水利一門以見邑之所重皆其較善於前志者也



寶應圖經六卷 光緒九年淮南書局刊本

寶應劉寶楠撰書凡六卷卷首為圖為歷代沿革表卷一曰城邑卷二曰疆域卷三曰河渠曰水利卷四曰封建曰官師卷五六曰人物劉氏家世經學為邑魁儒其作此篇有益於地方文獻者實鉅非第文章淹雅采錄宏博已也

案圖經之名始見於隋書經籍志蓋以圖為主圖之注即經也自隋以來各州邑皆有圖經唐代奏上圖經之年限甚密自文選注多引諸州圖經語其名愈顯郎蔚之乃有諸州圖經集百卷今皆亡佚宋代始變而稱志耳今所傳者惟宋人之淳祐嚴州圖經朱長文之吳郡圖經續記然其大體亦同於志朱氏續記三卷乃分二十八目劉氏此作則僅列七目繁簡似乎不侔然析劉氏之書包孕宏深已無剩義正不必屑屑於

子目，則知後賢之作未必不勝古人也。



嘉慶增修高郵州志十二卷 道光二十五年重刊本

知州馮馨主修。按此蓋本乾隆四十八年楊志增修者也。楊志成於邑人夏檢討之蓉，夏氏作此時年已九十矣，以名德宿儒纂述本州文獻，同時邑人沈氏之本、王氏念孫並與其事，故能該義精嚴，引據宏富，一時稱為善本。逮嘉慶中馮氏知州事，乃議增修，然參與分纂者為州人夏本康、味堂，即之蓉之孫，常隨其大父與修乾隆志者也，故仍遵用乾隆本，而以新補之事依目分附於舊志之後。然則此志雖曰嘉慶增修，仍可謂隆乾志也。其書十二卷，首冠以恩綸天章，卷一志輿地，卷二志河渠，卷三志民賦，卷四志食貨，卷五志學校，卷六志典禮，卷七志軍政，卷八志秩官，卷九志選舉，卷十志人物，卷十一志藝文，卷十二志雜類，依例大方，詢為佳構。乾隆楊志

以後將四十年河工兵運諸政皆為本州要務變遷正多增補各條實關緊要則馮氏之功亦不可沒也舊板於嘉慶癸酉燬於火於是知州范鳳喈於道光二十五年復取而重刊之即今所行之本也地方文獻端有賴於賢有司觀於此志過益信云



再續高郵州志八卷 光緒九年刊本

知州金元烺纂定瀛主修邑人夏子鐊總纂案此志專修道光二十三年以後事為書八卷卷首為天章恩綸卷一志輿地卷二志河渠民賦典禮軍政學校卷三志秩官選舉卷四五志人物卷六志藝文卷七志善舉災祥軼事卷八志禁革全書體例亦復簡明第得失亦復參半其可議者卷首之恩綸分門列載累牘連篇然除水利一門較有關係外其餘若科貢恩詔萬壽賞賚水旱蠲緩或為全國所共沾或為諸邑所同受一一羅列近於侈矣善舉一志雖亦關激勸然名目繁多陳於瑣細至於水龍局一文愿諸名殊不足登大雅惟第八卷立禁革一志雖為向來志書之創例然懲治敝俗盡之久遠以資炯戒實有補於風化毋寧過而取之耳

咸豐興化縣志十卷 咸豐元年刊本

知縣事梁園棣主修此志亦遵江南通志例以十志為總綱卷一志輿地其目八曰圖說曰沿革曰疆域曰風俗曰城池曰公署曰古蹟曰祠祀卷二志河渠其子目三曰境內河道曰上游形勢曰洩水去路卷三志食貨其目六曰田賦曰戶口曰徵解曰倉儲曰物產卷四志學校其目二曰學宮曰書院卷五志武備其目一曰軍制卷六志秩官其目五曰知縣縣丞主簿典史曰教諭訓導曰巡檢倉大使曰武秩曰宦績卷七志選舉其目三曰進士舉人貢生曰辟薦封廕旌敘例仕曰武進士武舉人卷八志人物其目十四曰列傳曰忠烈曰孝友曰仕績曰儒林曰文苑曰武功曰戚畹曰封廕曰卓行曰寓義曰隱逸曰流寓曰列女卷九志藝文其目四曰碑目曰書目曰古文曰賦詩卷十志雜類其目三曰方伎曰仙釋曰外記

案此志體例既佳裁別有法序謂大綱定於邑人薛聯元父子之手殆亦邑中名士也秩官選舉兩志其子目皆用現代名稱雖失剔雅然無傷於質實唯文詩兩卷皆載外籍名人之作而於本邑人士所著轉付闕如此亦體例之可商者吾嘗疑歐陽魏源嘗寓是邑乃未嘗留意於述作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鹽城縣志十七卷 光緒乙未年刊本

知縣事劉崇照主修。鹽邑之有志始於明萬歷間知縣事楊瑞雲，凡為十卷。迨清順治中，知縣事賈國泰取楊志重刊之，各門並有增續，而辭意多鄙，識者以為病。自後有乾隆程志、沈志，今並稱揚程沈志[三]曰舊志。此志則最近之作也。其体例亦遵江南通志例，綱以十志，為表六，各以類從於志，亦為有法。其子目五十有二，較舊志為簡，然有數長。如程志名宦之目三：曰循吏，曰師儒，曰戎臣；沈志易戎臣為良將。此志則統稱名宦，不復區分，以遺愛在民為斷，其長一也。以徵辟列選舉前，以耆年冠帶之類為汎濫，志舉而刊削，並為有識，其長二也。舊志人物一門名目繁多，位置亦有失當，此則唯以時代先後為次，蓋用華陽國志之例，最為無弊，其長三也。於人物為伏闕上書之徐瑞補傳，於顏彪傳依據明史，書其戮降冒功之罪，彰癉皆以直筆。於乾嘉以後之人物，皆取其身殁論定者，於生存時彥則概不羼入，不為阿美取好之資，其長四也。蓋此志總纂者湖南龍戶部繼棟、邑人陳孝廉玉樹，並為一時名手；而邑令劉氏則鄞中名進士，實為儒吏，故商榷体裁，修詞安雅，足為當時名志云。

續修東臺縣志四十卷　道光十年刊本

知縣事周右主纂訓導王思元續修。案是志為嘉慶二十年知縣事周右所纂，茲刻則稱道光十年署訓導王思元續修。然大致是周纂原書。王序雖云增補續修，而於所增補者不加別識，遂如汪泰亨之續范成大吳郡志，適足滋閱者之惑耳。此書體裁最佳，為圖一卷。為表三：曰建置沿革、曰職官、曰選舉。為考十三：曰星野、曰疆域、曰城池、曰水利上下、曰學校、曰祠祀、曰官署、曰風俗、曰賦役、曰軍政、曰鹽法、曰物產。為傳十三：曰名宦、曰忠節、曰孝友、曰仕績、曰儒林、曰文苑、曰篤行、曰尚義、曰壽考、曰隱逸、曰流寓、曰方伎、曰列女上下。為錄五：曰古蹟、曰寺觀、曰藝文上中下、曰撰述、曰雜記。都凡四十卷。

攷東臺為泰州中十場之故地，乾隆三



十年始置為縣。為此志者，限斷最難，稍一不慎，即為泰州志矣。作者深得茲意，其所采錄以泰州分司之中十場志為多，故不至汎濫旁及。又地域所重，實為水利，故詳載之。至於先列圖表，次以攷傳，子目不繁，整整有法，故是近日邑志中之善者。觀於凡例中謂唐陶山觀察知海州時曾修州志，詳贍精確，得史家體裁。此書實由陶山核定，類例條成叢目，始付分纂。知其淵源之有自矣。

光緒淮安府志四十卷 光緒八年刊本

知府事孫雲錦主修，郡人吳昆田、高延第總纂。書凡四十卷，卷首序例、圖說，卷一郡縣建置沿革表，卷二疆域，卷三四城池，卷五至七河防，卷八漕運，卷九至十四職官表，卷十五至二十民賦，卷二十一學校，卷二十二至二十五貢擧表，卷二十六軍政，卷二十七仕績，卷二十八至三十四人物，卷三十五六列女，卷三十七古蹟，卷三十八藝文，卷三十九四十雜記。

案淮安府舊志標目至九十有九，近於煩贅，此志為總目十六，子目附之，凡四十四，較為簡要有法。淮郡居南北之衝，以河防漕運為大政，事變亦繁，故記載尤備，誠重之也。其地自明以來，文秩有部院分司，武秩有鎮守屯衞及漕河建節於此，自監司以及丞簿皆有專秩，視他郡繁簡懸殊，故秩官至列五卷，然究已溢出府志範圍，不若姚惜抱所修江寧府志，其秩官表斷自丹陽太守，為最合体裁也。人物七卷，皆以時代相次，不立品目，則為合法。藝文一卷，但列書目，不錄詩文，盖同時已由郡人別輯淮安藝文志八卷，今附刊於山陽縣志中，茲則勿庸煩贅矣。此志纂者吳昆田、段朝端諸人，並為郡中名宿，淮郡各縣志大抵皆出其手，故大体詳備，除職官表稍近於冗餘，無可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清河縣志十四卷 乾隆十五年刊本

知縣事朱元豐主修。清河邑志始作於明嘉靖乙丑，洎清康熙壬子、乙亥兩修之板，皆燬於火，此則乾隆十五年重修本也。書凡十四卷。卷一之目六，曰圖攷，曰建置沿革，曰疆域，曰星野，曰形勝，曰山川。卷二之目四，曰城池，曰街坊市井，曰閭津關壩，曰鎮集。卷三之目六，曰公署，曰倉儲，曰驛傳，曰舖遞，曰祀典，曰恤典。卷四之目六，曰戶口，曰里甲，曰地畝，曰貢賦，曰蠲賑，曰差徭。卷五之目二，曰河防，曰水利。卷六之目二，曰學校，曰兵衛。卷七之目一，曰職官。卷八之目一，曰選舉。卷九之目四，曰風俗，曰物產，曰古蹟，曰祥祲。卷十之目一，曰名宦。卷十一之目一，曰人物。卷十二之目一，曰列女。卷十三之目一，曰藝文。卷十四之目一，曰雜辨。



業。此志立傳悉遵當時頒布之預志款式，不立列傳，此亦當時之功令與風尚也。地稱澤國，故首山川，而立河防、水利二目。淮黃交匯，古昔遷徙靡常，所關尤重，合序淮黃歷代修葺為一冊，可謂因地制宜，能知所重。又以宦績、名宦合為一類，亦足糾前志之失，可稱佳志。惜闕葉頗多，閱之增悶耳。

咸豐清河縣志二十四卷　咸豐四年刊本

知縣事吳棠主修、山陽魯一同纂修、此近代所稱名志也、吳勤惠起家清河令、輾轉兵間、乃復敢忘地方文獻、誠良有司、魯通甫以淮上英賢、所作邳州志義法精嚴、為時所推重、委以纂修、尤可謂得人、書凡二十四卷、首凡例、次圖說、次疆域、次建置、次川瀆上中下、次民賦上下、次貢舉、次軍政、次官師一至四、次人物一至三、次列女上下、次古蹟、次藝文、次雜記、案此志之最關實用者、在川瀆三卷、蓋其地左湖右黃、淮貫其中、運穿其脇、交動交害、牽一髮而動全身、茲志貫串為一、以明蓄洩機宜、亦分明而融洽、真能得治水之道者、又於工程別立一卷、立言尤有倚要、志書之有裨治道、若是其重、通甫誠通才也、若其人物刪法、子目藝文只載書目、而以詩文係於各條之下、皆落落大方、尤足為作志者所取法也、

光緒清河縣志二十六卷光緒丙子年刊

邑人吳昆田山陽魯蕡同修。案此志係創畧同咸豐志，少所更張，然亦有不同之處。咸豐志最注重者川瀆攷，此志修時黃流既经改道，海運復已大興，水之利害漸輕，故川瀆三卷仍踵前志。而自兵燹以來，農民離喪，不勝重賦，此則地方之大憂也。善哉淮陽道劉咸之序曰：余見清江浦人民繁華，率皆外鄉游民逐食於漕河者。閱歷四野，井里蕭條，地多蕪識，詢其故，則謂地不足以養生。時郡守章君毅然為民減田賦，疏水道，三年而蕆事。田賦既定，如新造之邦。邑人吳比部亦與於田賦水道之役者，爰延以總其事。凡編民賦科則，攷纂賦役全書，五閱月而始就，而他所修舉並敘列焉云云。觀乎此，則此志之作，實以新定之田賦科則為最重，故民賦一門較咸豐志特增一卷，較詳晰矣。又貢舉秩官皆列為表，開卷了然，亦足彌前志之不及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同治山陽縣志二十一卷 同治癸酉年刊本

編修何紹基中書丁晏同修書凡二十一卷首疆域次建置次水利次漕運次職官次民賦次學校次選舉次軍政次人物次列女次藝文次古蹟次雜記

案此志為邑人丁舍人儉卿主纂而同商體例者為何子貞太史丁為邑中耆舊名流故其書義法精嚴文辭爾雅足為佳志邑舊有宋嘉定志顧炎武郡國利病書恒引之今已散佚元明以來無志清康熙間邑人張檢討鴻烈始創成之乾隆間重加修纂即今見行之舊志也此志凡例審度最精其刪去冠首之天章省山川而以黃運二河及各湖蕩併入水利去鹽法榷稅諸名皆為有識若其藝文門止載邑人書目古蹟門深譏八景惡習亦屬大方家數名手所作固自不凡



續纂山陽縣志十六卷 附藝文志 民國十年刊本

邑人周鈞主修段朝端總纂此志踵續同治癸酉志而斷自清宣統三年凡其體例一仍前志無所更張第以各項新政加入子目如學堂附學校警察附軍政畢業攷職附選舉輪船電報附雜記亦皆各從其類名雖殊而義適符也末為刊誤一卷引證皆精確足糾前志之誤別為藝文志八卷蓋因原志後附淮安藝文志其時淮安統六縣今存缺裁省縣名移改本書專志山陽一縣不宜仍蒙舊稱故別成此志凡本邑詩文及鄉公所作已收入淮安藝文志者皆為抽出與新所補續合成一編茲亦實事求是之意也段氏周氏皆邑之耆舊名流分任纂輯故文辭淹雅足為續纂志書之佳本疆域門之風俗物產一篇按段序謂是徐太史鍾恂撰感喟時變憤

傷末俗，尤爲可讀云。



光緒阜寧縣志二十四卷　光緒十二年刊

知縣事阮本焱主纂。此阜寧第一志也。阜寧地舊爲廟灣鹽場，設海防同知駐之。清雍正九年始立爲縣，舊無志乘，第私家紀載而已。此志成於阮氏，用班書十志體，爲志十四：曰疆域，曰建置，曰民賦，曰場灶，曰職官，曰仕績，曰學校，曰選舉，曰武備，曰人物，曰列女，曰祥祲，曰藝文，曰叢志。大體賅備，時復具有直筆。如書擅售學田之蠹，斥停喪不葬之俗，皆見風力。若其疆域門內，僅載李全事蹟，鈔撮宋史，累牘連篇，且不盡爲阜寧境內事，則其位置翦裁之失當者，難爲諱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安東縣志十五卷 光緒元年刊本

知縣事金元烺主修邑人吳昆田總纂書凡十五卷首疆域次建置次水利次民賦上下次學校次貢舉次秩官上下次人物一至四次列女次古蹟次雜記冠以圖六

案安東秦之襄賁也地處僻左古鮮紀載宋代三設於金皆不久而復田多磽鹵豐歲僅得一飽民俗好勇喜鬥而文化頗澂縣志於清順治康熙雍正凡三修距此志之成蓋百五十年矣金氏夙有文譽又以三世宦茲土銳志成此其自敘云事多於前而文則益簡或刪或併一歸質實閱之信然所最留意者莫如水利民賦二端可謂能扼其要若其於疆域門附述民生物產之質齊禮俗婚喪之苟簡蓋三致意焉良有司痌瘝之念溢於言表較諸浮誇張掞之詞不已多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丹徒縣志六十卷 光緒五年刊本

知縣事馮壽鏡主修書凡六十卷卷首至四為宸翰卷一至十為輿地志其目十九曰建置沿革表曰星野曰疆域曰形勢曰山曰川曰城曰廨舍曰關津曰坊巷曰風俗曰壇墠曰廟祠曰寺觀曰宮室曰坊表曰陵墓曰古蹟曰碑碣卷十一為河渠志其目一曰運河卷十二至十八為食貨志其目十曰運河曰郵



政曰戶口曰田賦曰蘆政曰徭役曰漕運曰鹽法曰倉儲曰物產卷十九為學校志其目一曰學校卷二十為武備志其目二曰兵制曰驛傳卷二十一為職官志其目五曰歷代封爵曰歷代官制表曰宰貳表曰官師表曰名宦卷二十二至二十四為選舉志其目五曰召辟曰科目曰貢監曰封贈曰蔭卹卷二十五至四十五為人物志其目十四曰南朝宗系曰名賢曰宦績曰忠義曰表曰孝友曰儒林曰文苑曰隱逸曰尚義曰耆碩曰方伎曰列女曰方外卷四十六至五十六為藝文志其目五曰書目曰賦曰詩曰詩餘曰雜文卷五十六至六十為雜綴志其目三曰史事曰祥異曰紀聞為志凡十為目凡六十有六為卷凡六十而圖與宸翰之卷四不與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案此路邑中志之最偉大者鎮江歷史悠遠事物殷繁宜有此作丹徒清代舊志始於康熙癸亥之鮑志越百二十年始有嘉慶癸亥之萬志距此志之修又八十年矣是作以十志為綱得以簡御繁之要蒐采亦極完備其志藝文之書目以四部別居詩以時代備列不分体裁皆為得体並足尚也

忠義

光緒丹陽縣志三十六卷 光緒十三年刊本

知縣事凌焯等主修。凡書三十六卷。丹陽舊志作始於明正德，重修於隆慶，清康熙、乾隆兩修之，此則光緒十三年重修本也。其目曰建置沿革、曰山川、曰水利、曰城郭、曰鄉都、曰賦役、曰學校、曰兵防、曰祠祀、曰寺觀、曰陵墓、曰古蹟、曰職官表、曰學職表、曰選舉表、曰名宦、曰名臣、曰仕進、曰儒林、曰忠節、曰孝友、曰隱逸、曰方技、曰方外、曰流寓、曰義舉、曰列女、曰殉難紳民表、曰殉難列女表、曰風俗、曰土產、曰祥異、曰藝文、曰書籍、曰摭遺，凡三十有五。

案丹陽古朱方地，曲阿名縣始自西漢，蓋古邑也。歷史悠遠，紀載斯繁，斯志可云詳備。然據其凡例曰：志乘之例，書善不書惡，未知所引是何先例，殊非直筆，殆失古人勸懲彰闡之意矣。惟殉難紳民、列女各列以表，簡而易覽，較他志連篇累牘者，斯為善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溧陽縣志十六卷 光緒丙申重刊本

知縣事陳鴻緩主修邑人史炳等纂修書凡十六卷卷一至四志輿地卷五志河渠卷六志食貨卷七志學校卷八志武備卷九志職官卷十志選舉卷十一至十四志人物卷十五志藝文卷十六志雜類共為十志蓋沿用黃唐堂江南通志體也

案溧陽自宋迄清咸隸江寧府雍正八年始據史貽直之請改隸鎮江故茲志所引用者出於景定建康志至大金陵新志為多舊志始於宋之乾道失傳久矣明代有萬歷師志清有康熙丁未徐志癸丑王志甲子故志乾隆癸亥吳志修此志時其書皆存文獻詳備作者得所藉手故彪炳爛足揭此邦之休當時陳氏既以名流宰望邑而任編纂者史彭兩氏又皆邑之世家名儒熟習掌故老於文學其所考據皆精確可信陳氏序謂可與唐陶山之海州志媲美非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金壇縣志十六卷 光緒乙酉刊本

知縣事夏宗彝主修。金壇古邑，舊屬朱方，自唐武后端拱始定今名，越宋之明迄今，疆域無變。三茅、良常諸山在焉，道家推為洞天福地。邑志始於明正德，清代康熙、乾隆間兩修之，概稱舊志。此志凡十六卷，卷首為序例、為圖，卷一志輿地，其目十，為建置、分野、疆域、城池、坊里、山川、橋渡、水利、風俗、土產；卷二至四志賦役，其目十一，為戶口、里甲、田賦、貢賦、徭役、馬政、軍籍、工匠、鹽課、課鈔、惠政；卷五志職官，其目三，為秩官、名宦、公署；卷六志典禮，其目二，為祀典、禮儀；卷七志學校，其目二，為廟學、社學；卷八志選舉，其目六，為進士、鄉貢、歲貢、薦辟、封蔭、武科；卷九至十二志人物，其目十四，為理學、名臣、儒林、忠節、孝義、文學、政績、隱逸、流寓、方伎、仙釋、列女、忠義、節烈；卷十三、四志藝文，其目八，為書、疏、論、記、序、雜著、賦、詩；卷十五、六為雜志，其目八，為古蹟、邱墓、寺觀、碑碣、遺書、祥異、軼事、守城日記。蓋為志者九，而子目凡六十有二。是志之体例目次，皆沿乾隆舊志，但增忠義節烈二門。蓋咸豐庚申之變，守城致死者，殊為慘烈，朝諭褒嘉，有忠孝節義萃於一城之論，故志末既備錄死事之名，復於雜志中著守城日記一卷，文亦簡核，質實，佳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郡縣釋名十六卷　明萬歷原刊本

明郭子章撰。是書以省為目，北直、南直、浙江、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西、湖廣、四川、雲南，凡十一省，皆分上下兩卷；福建、廣東、廣西、貴州，凡四省，皆一卷，都為廿六卷。

案此編網羅古籍，敷敘今制，考證既甚精詳，文筆尤極雅潔，宜為明代地方諸志所依據也。而於地理之關係與山川之險要，時時發抒偉論，不妄作頌揚諛美之詞，則尤足重者。如於京師一條，歷述河間、保定達兵之獷悍，霸州、武清、薊完之伏匿；又云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凡此諸論，皆切中當時之隱患，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者。故郭氏此稿甫就，而四明王中丞佐亟取而校正付梓，復為之序，推美甚至。今觀其書，有益於治道者實多，未可第目為地理考據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蘇各縣志摘鈔四冊 明鈔本

是冊不著編者。所錄皆明萬歷以上。南直隸各邑志首冊所錄上元縣志版籍田賦各條，余家有正德、萬歷上元、江寧志鈔本，取以相較，無不同者。則此當是崇禎初年鈔本也。其鈔撮之大凡，以田賦、水利為主要。蓋此二者實江南之要政也。而當時地方官紳關於減賦輕徭治水之條議，具於邑志者，亦並錄焉。明代江蘇各志存者寥若晨星，此雖非全書，然得此可見一斑，亦殊可珍異矣。

余案此編，殆明季地方之官有司或留心鄉邦治忽之賢士大夫所採錄也。明代賦稅，萬歷以前尚輕，崇禎以後軍費煩興，名目苛細，流亡愈多，盜賊愈熾，而明社以屋。清之定鼎，主計某公取崇禎之冊推燬之，而取用萬歷以前制。論者推為偉識。然則錄此冊者，懼舊志之散失，而懃懃焉為蓄其籍，所關寧鮮淺哉。

山河輿地考　明鈔本（商邱宋氏藏本）

明程禹謨輯其目曰總目曰歷代總圖、曰皇明總圖曰北直曰江南曰山西曰山東曰河南曰陝西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廣曰四川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曰遼東而九邊全圖附之

案是書不見著錄上有百宋一廛及諸家收藏印然無為之題跋者殆以其踳雜顛倒書與目不符故難於敘錄耶輒為紬繹因舉數疑首列永樂二年誠意伯序然書中敘述乃至嘉靖以後然則青田之敘殆為僞託是疑一也卷一曰總目卷二曰歷代總圖然是書則專論帝都不涉於全國輿地是疑二也第三卷曰皇明總圖然其所論仍是古今盛衰形勢與目不合三也卷四曰北直然僅有圖與錄各一頁証之各卷則其下之殘缺亦多是疑四也卷五曰江南完全闕失卷六曰山西亦闕失而於卷末九邊下有山西省圖說然其注重者仍為雁門寧武偏頭三關則似又屬於九邊矣其疑五也總之此書但有鈔本輾轉傳寫因是顛倒殘失惟所有寧字皆不缺筆亦不避作甯字可定為明鈔本至觀其作意首則注意帝都末則最重邊防其於古今形勢皆言之成理惟論建都稍涉於堪輿風水之說是其短耳文中或曰請陛下垂聽或曰敢為陛下陳之似是當日奏進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同治徐州府志二十五卷 同治甲戌年刊

徐海道吳世熊知徐州府事朱忻主修，南豐劉庠總纂。此志卷一為宸翰，二為各圖，三至九為表：七曰疆度，曰沿革，曰紀事上下，曰職官上中下，曰封爵，曰選舉上下，曰人物攷古。十至二十為攷，十一：曰輿地，曰山川，曰田賦，曰河防上中下，曰祠祀，曰學校，曰建置，曰兵防，曰古蹟上中下，曰經籍，曰碑碣。二十一至二十三為傳，三：曰宦績上下，曰人物之列傳，九：曰列女上中下。二十四為志餘，二十五為敘錄。

案：徐為彭城古國，地處要衝，人物繁夥，是編立體大方，設目簡要，遂能包孕無遺。從內府經緯分度圖例以為輿圖，從明史歷志七曜立成例以為疆度表，從漢書古今人物表例以為人物攷古表，從史記年表例以為紀事表，從史漢功臣侯表例以為封爵表，以隋唐經籍志藝文志例為經籍攷，禹貢錐指例為河防攷，以歐陽集古錄例為碑碣攷，以范成大吳郡志例分隸藝文散附各條。凡所措施，皆依據古籍，自成條格，不拘拘於江南通志之例，而亦不越其範圍，視道光之蘇州府志，貪多務博，至於百六十卷者，不較約而精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銅山縣志二十四卷 道光十年刊本
知縣事崔志元主修是志為書二十四
卷為目四分野疆域建置形勢風俗城
池山川都鄙鄉鎮驛遞河防賦役物產
學校兵制壇廟官署古蹟職官名宦選
舉人物列女藝文祥異雜記凡二十有
五崔序曰延古杭左泉金太史總其事
然修輯姓氏不列總纂之銜亦可異也
案清雍正十三年始陞徐州為府而以
州境置銅山縣為府附郭首邑乾隆五
年始有張志蓋甚簡率此志設目不繁
規制畧備惟卷九職官門首列秦之泗
川守監猶可言也乃並宋義項羽范增
或凡稱楚將者並以載入斯為不倫漢
之刺史與牧皆為領屬郡志亦可從畧
惟景帝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以
相治之成帝之年省內史令相治民此
志始以楚之王相洽耳是矣而其他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持節刺史牧乃至從事治中校尉諸官
志可刪落當較雅實耳

銅山鄉土志一卷 光緒年刊本

貢生楊世楨等編次，任傳校者知縣事袁國鈞叔揆、張海礪也。其書不分卷，首以各圖，次為形勢說，次歷史，次為錄三，曰政績、兵事、耆舊，次戶口、宗教、地理、山水、湖溝、鄉鎮、墩堡、學堂、工藝、古蹟、祠廟、土產，終之以商務。

案此亦邑乘之羽翼也，然宜修潔簡雅，不懈而反於古，斯為傳作。茲編殆非其倫，所載事跡多采自府縣新舊志，窺易成文，鮮有新異者。有之，則惟有篇末之商務一篇。此篇亦但著一現任袁縣尹所舉辦之實業勸工廠，歸美令君，若不容口，殆非無謂而作。然不署時代，考之耆舊錄中有述及光緒二十五年事，當是光緒末年作也。



嘉慶蕭縣志十八卷 嘉慶二十年刊本

知縣事潘鎔修、纂。是志卷首為圖，卷一曰星野、疆域、建置、沿革，卷二曰形勢、風俗、城池、山川，卷三曰河防，卷四曰賦役，卷五曰物產，卷六曰學校，卷七曰公署、兵制、鄉鎮、津梁、壇廟、古蹟、冢墓，卷七八曰職官，卷九曰選舉，卷十曰封爵，卷十一曰名宦，卷十二三曰人物，卷十四曰列女，卷十五至十七曰藝文，卷十八曰祥異紀事、雜識，終以原序、原跋。

案潘氏以名孝廉宰此邑，與修是志亦著其友沈學淵等，淵為名手，故蒐討至贍博。於疆里沿革，辨析尤詳，其據一統志斷蕭縣屬古之豫州，不苟同於府志，尤足補禹貢地理今釋之缺（地理今釋列豫州之今域）。鳳陽、潁、亳於揚州之域，徐州知宿皆不及蕭、碭諸邑。其他引證亦均翔實，名志也。

光緒續蕭縣志十八卷　光緒元年刊本

知縣事顧景濂、邑人尹耕雲、段廣瀛同纂。此續纂也，卷數亦同於舊志，然次第詳畧則多不同。卷一曰縣境圖，卷二三曰職官年表上下，卷四至十七為志十，曰疆域、河渠、田賦、營建、學校、兵防、循政、人物、列女、藝文，卷十八曰雜錄，蓋取前志之散目暨舊而作十志，然接續之際，多加識別，乃續志之佳者。惟其例曰：其人生存者，有登於史傳者，如史記謂王孫之類，本以來連得書，此例甚多，識為無碍。若此書竟為存者立傳，而引宋書世祖自為義恭立傳、韓昌黎答元侍御史書論甄逢父子事，用以自解其說，誠辯，但邑志為鄉人執筆，其事正難，或劫持於豪家，或抑揚於恩怨，稍一不慎，遂成穢史，故向來修志者，非蓋棺論定不敢妄為立傳，非懼史筆無先例，誠懼人有後言耳，因此書附及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碭山縣志十四卷 乾隆三十二年刊

知縣事劉王瑷纂修是志卷一志輿地卷二志河渠卷三志建置卷四志學校卷五志賦役卷六七志職官上下卷八志選舉卷九志祠祀卷十至十二志人物上中下卷十三四志藝文上下為志凡十為卷都十有四

案碭山自明隆慶始有志再修於萬歷三修於崇禎四修於清乾隆七年此志始定為十志以類相從綱目畢舉其為河渠專立一志亦瀕河州縣所同前志今不易見茲編條理就其凡例觀之或為較優惟劉氏所自為序則詆毀前志不遺餘力如云考証事則與正史相乖明疆域則與輿圖無準星野未原乎古祥異僅始於晉戶口妄登乎載籍典禮不著於膠庠選舉濫及吏員人物謬存帝系冢派支離未易枚舉云云向來舊志大輅椎輪但導先路救偏補弊誠有待於後人舊作即云不良而開創之功則不可泯新者改善之可耳必於序中大放厥辭近於醜詆尚為自序志稿者僅見之作適自形其褊耳

咸豐邳州志二十卷 咸豐元年刊本

知州事董用威馬軼群主修山陽魯一同纂修是志爲類十有二附見者九細目二十有七總二十卷其類則首疆域次沿革而封建附之次建置次山川而運道河防附之次民賦上下次學校而貢舉藝文附之次軍政次官師一至四次人物上中下次列女上中下次古蹟次雜記



案此志蓋道咸間所稱名志也其文雅健深雄不懈而及於古其條簡要完備筆不繁而義無賸故非他志所可及不署凡例亦謙也若其作意則具於後序亦不博徵長官序文以爲冠冕倘當代作志者悉用其法可省無數浪費之紙墨與棗梨之災然而卒不能者勢有所不可也余嘗深求其故而不得今觀魯氏之後序乃放言之矣魯氏之言曰彼其士大夫樂於事而少議論樂於事故功易集議論少則不黷矣夫使一州之士人握靈蛇之珠家擅和氏之璧雖使能門執槧扶風探測欲以成一方之書豈可得哉嗚呼通甫之論如此可謂識其微矣是志蓋成於通甫一人之手而地方之官與士皆拱手而聽之曾不參以意見而通甫乃得成此不朽之作此固秉筆者所躊躇滿志也是故惟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甫可成此志惟邳州之官與士可聽通甫成此志否則他不具論以一州之書而不志文藝僅僅附見於學校苟在他邑士論有不譁然者乎其於官師類猶具漢晉刺史諸官余尚以爲彷倚史删去不更碻實乎

光緒豐縣志十六卷　光緒二十年刊本

知縣事姚鴻杰纂修。此續修乾隆盧志也。盧志殘板，道光間儒官金陵王恩元增補之，旋亦毀於水災兵燹。姚氏懼其佚，乃續修而頒刊之。其卷與目如前志，首封域，次營建，次職官，次賦役，次學校，次選舉，次人物，次藝文，次祠祀，次古蹟，次紀事，而首冠以恭紀天恩，爲類凡十，爲卷凡十六，冠首一卷，最爲無謂。盡所載皆覃恩普免之詔，非縣志所應載。然以舊志所有，又非續修者所敢妄裁，故但不復增輯而已。營建類附入圩寨一條，此例不可少者。又以舊志藝文類下之紀事一目提歸卷末，而去雜綴之名，措置亦爲得當云。

同治宿遷縣志十九卷　同治十三年刊本

知縣事李德溥等主修，陽湖方駿謨總纂。是志卷一曰宸翰，卷二曰各圖，卷三至六爲表，曰紀事沿革，曰職官上下，曰選舉，曰旌獎上下；卷七至十五爲志，曰疆域，曰山川，曰田賦，曰河防，曰祠祀，曰學校，曰營建，曰兵防，曰古蹟；卷十六至十八爲傳三，曰宦績，曰人物，曰列女；卷十九曰雜例。

案此志纂者方氏，亦修志能手也，故其立體爲四表九志三傳，布置殊爲有序。而所載之宸翰，亦皆有關於地方，非濫登恩詔者所可擬也。敘例一篇，規撫班志，文亦雅健，當爲方作。末爲雜例一篇，蓋以縣境自金興定以後始劃定如今制，在古或邑治隣縣而地轄本境，或置本境而地兼鄰邑，推究不詳，無以歸故實、決去取，故辨例有此一卷。其考證詳確，亦

足糾舊志之失云。



光緒睢寧縣志十八卷 光緒十二年刊本

知縣事侯紹瀛纂修。書凡十八卷。一圖攷，二沿革紀事表，三疆域志，四山川志，五河防志，六建置志，七古蹟志，寺觀邱墓坿之，八學校志，九藝文志，十武備志，十一職官表，十二宦績傳，十三田賦志，十四選舉表，十五祥異志，兵燹坿之，十六人物傳，十七列女傳，十八雜錄志。案此亦佳志，凡例一篇，繁徵博引，辨析詳明，而一歸於四庫全書提要之定論，亦當時遵王之義也。辨體既精，成書斯當，其尤佳者為沿革紀事表後衍坿地理各辨，或正舊志之失，或明傳疑之誤，非此專家莫辨。各篇前列小序，皆以駢儷行之，亦能曲達事情，而文体稍傷凡近，此不足為病也。此書不著總纂銜名，當為侯氏自作。通儒作史，固自不凡

彙刻太倉舊志五種 宣統元年重刊

是刻爲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六卷、宋淩萬頃邊實玉峯志三卷、（邊）實玉峯續志一卷、元楊譓昆山志六卷、明桑悅太倉州志十卷。

案紀聞頗多刻本，且其書纂錄吳中故實，既非志體，亦不盡屬於太倉，似不應歸諸舊志之列。楊之昆山郡志已有單行刻本，及長沙葉氏之觀自得齋叢書本，楊鐵崖序謂二十二卷，而今傳者僅六卷，殆非全書，然錢竹汀則謂其頭尾完具，鐵崖所見乃別本也。其中玉峯兩志與桑氏之太倉州志，實爲鮮見孤本。玉峯志從宋本影鈔，而失其三圖，其書亦尚簡畧。桑志最爲完美。州人繆朝荃於海虞瞿氏購得與葉歸庵之手鈔本、孫菊生之鈔藏本，校勘付梓，太倉舊志但有此編最足珍異耳。

癸壬志稿二十八卷 光緒六年刊本

太倉錢寶琛輯。此太倉錢伯瑜中丞未完之太倉州鎮洋縣志稿也，僅成名宦、人物二門。屬於太倉者十八卷，屬於鎮洋者十卷，共二十八卷。其目則州名宦之目六：曰台司、郡守、知州、倅貳、職〔教〕武職；縣名宦之目三：曰知縣、佐貳、教職；州人物之目十四：曰列傳、忠節、孝友、文學、宦績、耆碩、義行、隱逸、藝苑、技術、流寓、雜傳、列女、名媛；縣人物之目八：曰列傳、孝友、文學、宦績、耆碩、義行、列女、名媛。

案太倉自嘉慶鳌志以後，久已失修，錢中丞引告歸，與同里季超、葉舉諸人開局分纂，以軍事興，未卒業，僅成此稿。其曰壬癸志稿者，蓋壬子、癸丑二年所作也。其孫溯者刊於武昌，是稿於此邦人文事蹟搜討畧備，持論亦平。後來王德金氏纂太倉鎮洋志，皆以此爲本云。附

中丞奏疏四卷，以不屬於志乘，不具錄。



光緒太倉直隸州志稿鈔稿本

此修纂未完之太倉直隸州志稿也。不著纂文凡例目錄及撰著人名。首列太倉直隸州全境圖、太倉州境圖、鎮縣境圖，凡三，用開方測畫，甚精。其志一為封域，其目五，曰沿革，曰星野，曰形勝，曰里至，曰山岡。次為營建，其目六，曰城池，曰壇廟，曰公署，曰倉儲，曰堂局，曰里鋪。次為職官，其目二，曰官制，曰職官表。其子目四，曰未設州以前各官，曰太倉州文職各官，曰武職各官，曰鎮洋縣文職各官。次為兵防，其目四，曰營制，曰城堡，曰橋梁，曰紀兵。次為水利，其目一，曰水道，海潮附之。

案新修太倉州志洪序云：光緒紀元，州牧吳公承潞設局修纂，格於嘉慶志先例，擬徵屬邑志稿彙編成書，屬有草稿存之州署云云。今閱是稿，太倉文職各

官表止於同治九年吳承潞鎮洋縣文職表止於同治十三年譚明經則此爲吳氏所修未成之志稿可斷言也此志本擬踵續嘉慶鰲志而崇嘉寶三邑志皆未送州故不能成書惟鎮洋與州同城李光詞查一附入州志今題曰鎮洋縣附志謂也此稿於水利門下必尚有數冊今之三冊或僅得其半耳然窺豹一斑已覺其條例之非謬後來光緒王志



倘即此稿而加以補輯事半功倍豈非甚善然必舍此而改作遂致左支右絀鮮一是處矣

太倉州志三十卷 民國七年刊本

邑人王祖畬等纂修卷首列序文凡例纂修姓氏目錄輿圖卷一二封域上下卷三風土卷四營建卷五六水利上下卷七賦役卷八九學校上下卷十選舉卷十一職官卷十二名宦卷十三至十五兵防上中下卷十六兩衛卷十七至二十四人物一至八卷二十五藝文卷二十六祥異卷二十七八雜記上下卷末舊序



案雍正三年升太倉爲直隸州領鎮洋嘉定崇明寶山四縣與鎮洋同城而治於是嘉慶間有州牧鰲圖所纂直隸太倉州志蓋用郡志体也光緒初州牧吳承潞設局續修已具稿矣但崇嘉寶三屬邑志未具故未成書王氏此作在光緒之季州制隸屬未變三邑志書已成何不用吳志稿而補葺之以直接嘉慶

志，乃獨於此而下儕於各邑，此立傳之誤也。目錄各門各有子目，然文中則合併各子目之事，鎔為一篇，此蓋摹倣魯通甫之邳州志，然遜其雅健雄直，轉覺支節多而机諸紊。賦役一門，尤為不宜賦役詳載，寧質而文，蓋吏胥易為欺，而顛懸難為辨也。作志者不可不慎，諸跋者乃謂其自出機杼，而不知其為摹擬過當，此搞辭之誤也。宋代斷限為志家之要圖，此志原修斷自光緒三十年，續修迄於宣統三年，其說甚正，然書中乃時時從出斷限以後之事，是謂自紊其例。假謂甲事為萬不可闕，然或有特乙事以相難者，何以應之？此斷限之誤也。至於目錄外復增自治一卷，累牘連全非志傳，如謂太倉之自治足為天下法，竟可編太倉自治全書，以昭示天下，不必附志書以行。今觀所編，乃亦不過尒尒，揆其意殆僅為城鄉自治欵產作



一永垂之保障而已。嗚乎！茲則鄉愿之事，必就謂明達君子而為之。茲邦人文自昔稱盛，觀於此志，為之憮然。

鎮洋縣志十卷 民國七年刊本

邑人王祖畬等纂修。案此志与太倉州志同時並修，特既非合志，當獨立而自為一書也。書凡十二卷，分封域、營建、水利、賦役、學校、選舉、職官、名宦、人物、藝文十門，卷末錄以舊序及跋。讀舊序知乾隆初已有金鴻之鎮洋縣志，分為門者十四，分為小類者八十有五，未知與今志孰優劣，惜不得見之也。此志亦成於



王氏之手，故邑人徐福據跋謂屬於原修者，在縣曰封域，曰水利，曰學校，曰人物，屬於續修者，曰營建，曰賦役，曰選舉，曰職官，曰名宦，曰人物二，曰藝文，曰舊序。徐氏又述王氏之言曰：今茲此作非完書也，後有作者於原續中任擇一例而重輯之，庶幾盡善云云。蓋作者因因原修先已鋟板，時值鼎革毀之，重可惜，故為續修以匡之，乃悅然於其支絀之



故矣。

光緒嘉定縣志三十二卷 光緒六年刊本

知縣事程其玨主修邑人編修陸懋宗纂修此嘉定近頃通行所稱之後程志也嘉定之有志始自元之秦輔之繼之者明則有曾魯都穆龔宏浦南金韓浚清則有趙昕程國棟諸志都穆圖記趙韓前程三志間有藏者餘則並歸散佚自此志出邑人稱曰後程志謂其翔實嚴簡推為名著焉今案其書凡三十二卷卷首列天章凡例圖說建置沿革表卷一志疆域卷二志營建卷三至五志賦役上中下卷六七志水利上下卷八志風土卷九志學校卷十志兵防卷十一至十三志職官上中下卷十四五志選舉上下卷十六至二十三志人物一至八卷二十四至二十八志藝文一至五卷二十九志金石卷三十志名蹟卷三十一二雜志上下凡為志十有四為子目八十有七

案此殆邑志之偉大者矣嘉定地小而賦重為東南之冠明季守城之忠烈聞於天下故於田賦之蠲減死難之表揚紀之特詳清中葉後人文甲第尤極一時之盛此志總纂列王徐徐廖諸公亦足見一班矣全書体例完備無可議者特以禨祥列入田賦似不若歸之雜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定縣續志十八卷 民國十九年刊本

署縣長陳傳德主修邑人黃世祚總纂嘉定後程志斷限於清光緒六年庚辰是編直接前志起自光緒七年辛巳而訖於宣統三年辛亥其意旨蓋在網羅光宣兩朝邑中三十年間事實以結舊志之局顧其門類雖不能出前志範圍而体例則不能不變如第一卷疆域志以自治分區入之第二卷營建志增入



交通會所二目第三卷賦役志税捐門則各種新税加入之第六卷特目為自治志第七卷特目為教育志第八卷兵防志以警察入之第十卷選舉志以學堂獎勵及考職加入之卷末殿以改革紀聞均不失继往開来之本旨其最精者為卷首之圖說測繪極精此為向来舊志所鮮見其卷末所附之補遺考証二目亦足證前志之失蓋續志中之佳

者。

乾隆寶山縣志十卷 乾隆十一年刊本

知縣事趙酉主纂會稽章鑰總輯寶山縣治分自嘉定自清雍正三年始立為縣仍屬於太倉州此志蓋始創也故其取材出於嘉定志者為多而於限斷之間亦頗留意書凡十卷卷首載分縣分域分志各公牘俾閱者知其源流大概深得領要卷一曰地理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禨祥志卷四曰物產志卷五曰田賦志卷六曰職官志卷七曰人物志卷八曰選舉志卷九曰藝文志卷十曰雜識志都為十志如其卷

案寶山無山特明永樂時建築烽候之土山以為海舟之表識耳故此志首山川一門而以寶山附之於建置志之城池下海塘工程為全縣之命脈則亦具載於建置志此其要也田賦亦重自清初迄減之詔屢頒故田賦志上下備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永折漕糧各始末以寄奕世子目雖覺煩細閱係實為重要故不為病也雜識以仁義禮智信分為五冊不加類別亦為得體惟禨祥志獨占一卷攷其實際特寥寥數條則作者之裁制布置殊失匀稱倘以此數條歸入雜識中而以海塘水利自專一志斯為合作矣

光緒寶山縣志十四卷 光緒八年刊本

知縣事梁蒲貴吳康壽主修朱延射諸履祥纂修此志較乾隆趙志為完備卷一志輿地卷二志營建卷三志賦役卷四志水利卷五志學校卷六志兵防卷七志職官上下卷八志選舉卷九至十一志人物卷十二志藝文卷十三志名勝卷十四日志餘綜觀是志洵有數長海塘為闔邑保障石塘歲修工費繁浩自大府籌款歲修派員督率邑民始免其魚之歎是編備錄條議詳載工程可謂得其要領一也邑為江海合流之所三吳水道尾閭所繫澱流易停閘濬之功尤要又以吳淞口為江流入海之處故以黃浦劃歸上海不復混列於水利流源言之甚精故於水利獨立專志而備載條論濬法皆於地方所關切要二也至其傚涑水紫陽書法以事繫年以綱統目又其於明季諸臣刪除忌諱凡稱偽稱盜者概從更正皆能得史氏之遺意者並足尚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寶山縣志十八卷 民國十年刊本

知縣事張允高主修，邑人錢淦總纂。書凡十八卷。卷首為圖說，凡為圖十有八。卷一輿地志，卷二水利志，卷三營繕志，卷四財賦志，卷五風俗志，卷六實業志，卷七教育志，卷八交通志，卷九兵防志，卷十警務志，卷十一救恤志，卷十二職官志，卷十三選舉志，卷十四人物志，卷十五藝文志，卷十六名勝志，卷十七雜志，末為前志校刊記。

案此志殆溝通新舊而為一書者，起於清光緒八年，訖於民國六年。然以志作言，究不若嘉定清河諸縣民國所修之志，訖於宣統三年者，為較合耳。嘗謂志之為用，將以攷往而知來。溯此志之作，肇自民國初年，新猷方始，正不必与往蹟相混淆。且世變之來，日新月異，此志所謂新者，不轉瞬而已為陳迹，則屬若舊志之自為舊志為較有說。欲去邑志猶國史也，未聞以興朝之史与勝國之書併為一冊者有之，其猶史公秦楚之間年表乎？然此亦龍門追溯之言，非楚人語也。觀於此志，余欲無言。

乾隆崇明縣志二十卷 乾隆二十五年刊本

知縣事趙廷健主修，洗馬長洲韓彥曾纂修。凡為志十有二，曰輿地，曰建置，曰賦役，曰武備，曰職官，曰選舉，曰風俗，曰祲祥，曰名宦，曰人物，曰藝文，曰雜類。建置之卷二，賦役之卷三，武備之卷二，職官之卷二，人物之卷四，都為二十卷。

案此書失卷首序文目錄凡例，改之光緒志卷十八志原載乾隆志二十卷，注乾隆二十五年知縣趙廷健延司任局洗馬長洲韓彥曾修，是書通二十卷，其選舉表訖於乾隆二十四年，故斷為趙志也。体裁大方，各志首冠小序，文亦雅潔，故是名手所作。然其後復有張敬謀趙志補正之作，臨川李氏亦曰豈崇明人多後言歟，抑崇明志斲善本也，其意亦若不滿，殆其采擇未盡精歟。然崇明志書在李氏時已僅存康熙、雍正、乾隆三志，今康雍兩志皆不可得，此已為難見之本，且為崇邑改隸太倉州後之第一志，尤可珍也。

光緒崇明縣志十八卷 光緒七年刊本

知縣事林達泉等主修，大理寺卿臨川李聯琇纂修。是志卷一曰考證、凡例，曰圖；卷二曰輿地志；卷三曰建置志；卷四曰風土志；卷五曰祲祥志；卷六曰賦役志；卷七曰武備志；卷八曰職官志；卷九曰名宦志；卷十曰選舉志；卷十一曰人物志；卷十二至十五曰列女志；卷十六曰藝文志；卷十七曰雜志；卷十八曰志原。

案此志体裁簡要而完備，足為近代邑志之善本。考證、凡例兩篇皆極精美。凡作志者均宜熟玩。當是臨川李氏手筆也。崇明海沙孤邑，然自元代至元之時已有志，明代數修，清代各志亦均聘海內通人主持，其事具見邦人士重視文献之心，宜其地方人文日臻光大也。

嘉慶海州直隸州志三十二卷 嘉慶十三年刊本

知州事唐仲冕總修。是志為綱者六，曰紀、曰圖、曰表、曰考、曰傳、曰錄。宸翰、恩綸之紀二，為首編。輿地、山川、建置、學校、食貨、海防之圖六，卷第一。沿革、紀事、職官、選舉、旌獎之表五，卷第二至卷第九。輿地、山川、建置、食貨、學校、祀典、海防之考七，卷第十至卷二十。良吏、人物、列女之傳三，第二十一至卷二十七。藝文、金石、寺觀、冢墓、拾遺、叙述之錄六，卷二十八至三十二。

案此固當代推服之名志也。体制精嚴，文章淹雅，其偉大似景定建康志，不貌康氏武功志之嚴簡，亦不落於道光蘇州府志之浮夸，蓋非具才學識三長不能成此傑構。恩綸一紀，推美皇仁，似嫌太廣，然在當時臣僚心理，又孰能從而議之。時運變遷，固非作者所預計也。又

鹽官廢入浙、稍遠地方例志、然此特小疵無關宏旨耳。



乾隆直隸通州志二十二卷乾隆十九年刊本

知州事王繼祖主修翰林院檢討夏之蓉總纂案光緒通州志原謂宋時已有孫昭先之通州志然今不可攷矣明代自永樂至萬歷凡六修清康熙時有十一年之范志十三年之王志但其時通州猶隸揚州至雍正二年始升通州為直隸州以泰興如皋兩縣屬之故此志不啻創作也是書為卷二十有二卷一為輿圖卷二志疆域卷三志山川卷四志建置卷五志民賦卷六志學校卷七志禮儀卷八志祠祀卷九卷十志秩官上下卷十一志宦績卷十二志軍政卷十三志選舉卷十四五志人物上下卷十六志列女卷十七志風土卷十八志古蹟卷十九至二十一志藝文上中下卷二十二為雜志凡為志十有二其書大体依倣郡志体裁惟第七卷禮儀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門所列慶賀等子目凡八，大致為各官廳共同之官儀，不免取充篇幅，殊非方志体耳。



光緒通州志十六卷 光緒二年刊本

知州事莫友芝主修 編修李念詒總纂

是書為志十二，曰疆域，曰山川，曰建置，曰民賦，曰學校，曰儀典，曰軍政，曰秩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以圖冠首，以雜記綴末。凡為圖二十，為表二十有七，為目五十有七，附見者亦都為書十有六卷。

案此志首圖甚精，計里開方，毛密界畫，足資攷證。五山各圖，雖兼風景，亦具方向部位，尤可取也。表為志之眉目，自沿革以下列至二十有七，故文簡而事無罣漏，足稱良法。州為直隸，儀同郡制，然除首末外，僅為十六卷，不妄希浩博偉大之名，尤為有識。至其卷首列志原一冊，詳列舊志序文及編者姓名，令讀者開卷瞭然，亦為可法。各志有以舊序列之卷末者，後先倒置，殊為非是，不若此也。

志備為考原傳例為補也。以方伎二氏歸入雜記，尤見持論之正。莫氏、季氏並為名手，宜其之作摛辭之志當也。公儀一門，即沿用乾隆志之禮儀志，頗為無謂。然此特留一子目，與秩祀、敦俗並列，較有斟酌矣。



嘉慶如皋縣志二十四卷 嘉慶十三年刊

知縣事楊受廷等主修，章邱馬汝舟、邑人江大鍵纂修。是書為志十四：曰星野，曰疆域，曰建置，曰賦役，曰物產，曰鹽法，曰方俗，曰學校，曰典禮，曰軍政，曰秩官，曰選舉，曰藝文，曰古蹟，曰祥祲，曰別錄；為傳三：曰名宦，曰列傳，曰列女傳。案如皋舊志，有明嘉靖陳志、童志，萬曆張志、呂志，清康熙盧志、乾隆鄭志，此志蓋踵續鄭志書，然亦不為苟同。如星野舊志泛引諸書，此則但遵一統志及明史，據江甯所轄州縣，定如皋為斗度，較明碻矣。等彈丸黑子，符合殊難，其說早為通儒所擯矣。惟以鹽法別立一門，自竈課以下，凡列子目十三，紀載綦詳，足資攷證，可謂知所重矣。

道光如皋縣續志十二卷 道光十七年刊

知縣事范仕義主修、儀徵舉人吳鎧纂。修此書不立凡例，蓋揚志斷自嘉慶九年，此則自九年以後續纂之。星野、疆域無改於昔年，物產、鹽法悉仍其舊軌，故無可續。於俗鮮隆污之迹，軍政以更置之規，故亦不續。若典禮一門，近於修泰名手修邑志，大率納於祠祀，而不張其名。此之不續，殆為有識。自建置、賦役、學校、秩官、選舉、藝文、古蹟、祥祲，凡續志者八，名宦列傳、列女傳、凡續傳者三，都為十二卷。凡其所書，得續修之正軌。惟祥祲一門無大變易，可以不續，而必續；別錄一門，以三十年之往遇，宜有可續，而去之，乃其微病也。

光緒泰興縣志二十八卷 光緒十二年刊

知縣事楊激雲主修、通州顧曾烜總纂。是志為圖之卷一，志區域之卷五，志建置之卷四，志經制之卷六，志秩官之卷二，志人物之卷五，志列女之卷四，志餘之卷一，為類凡八，為目二十有四，都二十有八卷。

泰興明代舊志久經散佚，世所推稱者，一為萬歷中吳縣王穉登為知縣陳繼疇修，一為康熙時邑人王令樹為知縣宋生修，曰楊氏修此志時，三志皆不得見，所見者嘉慶之凌志耳。通州顧氏為時通儒，總纂此志，故其體例謹嚴，文章雅潔，門目不繁，而事鮮冗漏，間採佳作，列女一門獨加詳備。通州牧楊鳳朝序，謂激雲少孤，其母夫人以節義著，激雲在邑，尤兢兢於邑之煢嫠孀老，為之樹棹楔，修葺故志，列女特詳云云。此雖不免

於倫。然激揚風化，亦賢有司事也。



光緒贛榆縣志十八卷　光緒十四年刊本

知縣事特秀王豫熙主修，通州王文炳、張謇總纂。是志卷一曰圖說，卷二曰疆域，卷三曰建置，卷四曰山川，卷五曰食貨，卷六曰學校，卷七曰貢舉，卷八曰武備，卷九十曰官師上下，卷十一二曰人物上下，卷十三四曰列女上下，卷十五曰古蹟，卷十六曰藝文，卷十七曰雜記，卷十八曰敘述。

案此志始作者王國（文炳）既具稿而未刊，而張氏（謇）取而釐定之，鈎羅群籍，其裁斷出入於慶嘉海州唐志，而益折衷於陽湖孫氏、洪氏、會稽章氏、山陽魯氏之書，故其立體簡而修辭達。觀張氏敘述云：王稿盛推康熙、嘉慶二志，而分目差異，一篇之中時載舊文，殊異孫氏、章氏所云續修之例，則知此志之不謬正軌，實張氏整正之功也。惟歷糾舊志之失，皆引

用唐陶山海州志叙述錄中語焉不甚具其所本轉以畫圖占候之不精識唐志不免通人之弊客增主人遂萌逐矢得毋非懲張氏以四閱月完此書苟無王稿恐無此捷才王氏固得力於嘉慶朱稿及樊董俞王諸志糾正前失自為續志者之責第推倒一切或近於習氣矣



道光泰州志三十六卷 道光七年刊本

知州事王有慶等主修是書卷首曰序文職名凡例目錄輿圖今書目錄不全且撤去職名凡例殆惡之者去其籍歟卷一曰建置沿革卷二曰疆域卷三曰山川卷四曰河渠卷五曰風俗物產卷六曰城池卷七曰公署卷八曰學校卷九曰田賦卷十曰軍政卷十一曰鹽法卷十二曰祠祀卷十三四曰秩官表上卷十五六曰選舉表上下卷十七八缺卷十九曰古蹟冢墓卷二十曰名宦卷二十一至二十九曰人物卷三十至三十三曰藝文卷三十四曰金石卷三十五曰雜志卷三十六曰舊序案是志參考證諸地方公牘蓋署州學正梁桂陽及蘇州監生曹懋堅等也而董其事者厥惟州之富室高鑾州人以此志為高氏立傳者至十二人謂為不

公稟控屬年，顧其書既已鋟木，乃作新志刊誤二卷，附志以行，並批牘控辭列焉。詳閱此志立傳，亦猶許志。惟地方既目為職書，則秉筆者之不符輿論可知，姑存以備參考，不必評其優劣矣。刊誤二卷，蓋援毛西河蕭山志刊誤之例，其不屬於人物各門者，亦復足為此志之諍友，似是通人之筆。惟糾正人物各傳專攻高氏，恐不盡為是非之公，非局外人所敢臆說矣。此亦近代修志中一公案，秉筆者操予奪抑揚之柄，觀於此案，寧不當慎所與耶。



瓜州續志二十八卷 丁卯年印行

里人于樹滋纂修。此蓋鎮志之偉大者。其書成於于氏一手，瓜州舊有嘉慶志，于氏既重印以行，乃復竭其一手足之力，以續成此志，亦有心人也。冠以宸翰諭旨，其目次則疆域、山川、河志、兵志、漕運、鹽法、關稅、職官、選舉、世職、切表、海寇、殉節錄、粵亂難節錄、公署、局所、善堂、古蹟、寺觀、園宅、墓、善堂章規、祥異、風俗、農諺、人物、列女、藝文、書目、古物、碑、雜文、雜條，凡三十有三部，二十八卷。

案此志體例不盡精嚴，搜羅則頗宏富，冠首諭旨，多為南巡通行之詔，取充篇幅，似為無謂。人物不分宦績、流寓、土著，合為一篇，亦乖志體。此為續志，述與嘉慶志不加識別，遂令讀者難於辨析，尤非續纂之法。凡此皆其弊也。若其搜羅名家詩文集，殊費苦心，於茲鎮文獻之

光所增匯鮮，乃其功之不可沒者。



海門廳圖志二十卷 光緒二十五年刊本

知廳事王賓主纂，太倉孫壽祺、王汝祺總纂。是志首以地圖，為表六：曰沿革，曰官師，曰科舉，曰仕官、封贈，曰旌禮，曰列女上下。為志七：曰地，曰物，曰賦役，曰建置，曰學，曰祠祀，曰藝文。為列傳三：曰名宦，曰耆舊，曰寓賢。終之以敘傳，凡二十卷。

案志乘之作，濫觴於隋以來之圖經，此曰圖志，蓋為近古矣。其地屬海沙，爭端易起，非圖莫能止爭，因地制宜，則此邦之志亦實以圖為最重。茲志首載各圖，不下五十幅，皆以新法測繪，開方計里，誠要務也。其地自乾隆三十三年始割通州之安慶等十九沙，崇明之半洋等十一沙，及續漲之天南沙，置官設治，邦維新造，往跡獻典，殊鮮可紀，然其立傳分目，輕重得宜，非名手不辦。其官師表

始於乾隆三十三年郭鎬、而沿革表溯門設縣、自五代周世宗、始宋元迄明、均為縣治、尚尋之通州舊志、必有所得、但治地屬遷、不若竟以乾隆初任之官始、較為簡潔明確耳。



南吳舊話錄明鈔本

是書不見著錄、為蘭揮宋氏所藏明鈔本、署趙郡西園老人口授、孫尚絅補撰、七世孫漢徵引釋。其書略仿世說、皆紀元末至明代松郡上海華亭之先輩名德、略同宋龔明之之中吳紀聞、明顧起元之國寶新編、然分列條目、釐然不紊、非若二書之隨筆紀錄者。其目首孝友、次忠義、次政績、次才筆、次儉素、次廉介、次謙厚、次恬退、次陰德、次雅量、次規諷、次敬禮、次任誕、次閒逸、次風慧、次游藝、次賞鑒、次諧謔、次曠達、次感憤、次寄託、次豪邁、次名社、次閨秀、凡二十四卷。卷末有後序曰、李子期叔出其南吳舊話錄、蓋其六世祖光祿西園公口授、曾祖文學磐之補撰、期叔之第七子漢徵所注者。此序末葉失去、不知何人所撰。然其中有云、寄副本相質、并邀弁言、甫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稿，而虞山公適至云云，則因樹齋之同
輩也。
業是編於雲間文獻，搜羅極備，倘後來
修華亭上海各志者，取以為本，當必有
進也。卷二十三名社一冊，於社事人物
紀載尤詳，時為作家著錄所未備，尤可
珍矣。



鹽邑志林四十一種 明天啓原刊本
黃岡樊維城彙編。凡錄吳三家，曰陸績
易解、易傳，陸璣草木蟲魚疏；晉二家，曰
干寶易解、搜神記；陳一家，曰顧野王玉
篇、廣韻；唐一家，曰陸廣微吳地記；五代
一家，曰譚峭化書；宋三家，曰許棐樵談、
魯應龍閑窗括異志、常棠澉水志；元一
家，曰姚桐壽樂郊私語；明二十八家，曰
王樵槜李記、鄭茂靖海記畧、張寧奉使
錄、徐咸西園雜記、徐泰詩談、錢琦測語、
許相卿貽謀、徐董穀碧里雜存、鄭曉吾
學編餘、今言類編、古言類編、徵徽海石
子、王文祿龍興慈記、仇俊卿通史它石
之機通、胡仲憲仰崖遺語、陳言穎水遺
編、鍾兆斗烏槎幕府記、朱之弼禮記通
註、猶及篇、鄭心材擇語、采九德倭變事
畧、崔嘉祥鳴吾紀著、劉世教荒著畧、呂
兆禧筆記、彭宗孟江上雜記、姚士麟吳

少君遺事見只篇凡四十種而附以呂元善之聖門志。案此殆閑曹能始蜀中著作記孫詒讓溫州經籍志之先河者歟，然諸家記載或提挈綱要，或但存空目，以視此編之搜葺秘本，纂刻原書，首尾完具者，不尤足珍乎。嘗謂明代士大夫喜刻叢書，然率剪斷割裂，貿亂易名，以欺誇耀，即陶九成之說郛，亦所不免，必如茲編，始云無愧。編中元以上名家，大率多有傳本，明代諸家除數知名外，多隱僻不易見之本，表章潛德，闡發幽光，此編有焉。聖門志一種，尤為罕著，昔聞其書，今乃見之，滋可喜也。



## 明樂府一卷 同治刊本

清萬斯同撰。斯同有石經考、歷代史表等書，四庫已著錄。是書據自序原名新樂府，蓋用唐白居易之例，取本朝事為題，非漢魏遺制，故名之曰新。稾藏於家，同治中，裔孫乃鄰出示同邑陳魚門，始為付刊，改題今名。原書取明代事有關係者，以三字為題，凡六十四。其哀閩商一題三首，實六十六首。同邑徐時棟亦藏鈔本，較其家藏者有刪改，次序亦不同，缺刑囚手、火燒頭二題。火燒頭乃詠建文帝出亡事，與明史歧異，時棟跋此書為斯同少作，其時猶信出亡為真事，後師棃洲，遂變其說，疑刪本為晚年重定。乃鄰僅依徐本之次序，而於所缺二題，仍依家藏稾，不欲沒其本來面目也。案建文出亡一事，明代野史皆言之歷歷，建文一朝無實錄，成祖實錄以火中出尸為據，然永樂中曾遣侍郎胡濙周歷各行省，凡十有餘年，又遣太監鄭和游歷西洋，相傳實為偵訪建文蹤迹，則火焚之說，當時成祖亦難自信。錢大昕撰斯同傳，詳載其論定出亡之誣，蓋清修明史，大體以實錄為根

據難於此事獨亂其例。晚年於是書删去二題。亦不欲於一人著述存兩歧之說耳。錢傳載遺書之目甚詳。獨無是書。全祖望撰傳亦然。惟黃百家撰墓志載之。而全氏跋是書云。少年館李嗣鄴家所作。嗣鄴亦有序。此刻獨留原本真象。以見斯同前後論事微旨。可備後來考史者參稽也。



横山初集文一卷詩十六卷 康熙刊本

清裘璉撰。璉字殷玉。號蔗村。慈谿人。世居横山。學者稱横山先生。康熙乙未進士。改庶吉士。少孤。績學工文。黃宗羲薦佐尚書徐乾學修一統志。洎通籍已年逾七十。乞歸。未散館卒。年八十有六。著述甚富。光緒慈谿縣志載其經史雜著凡數十種。其詩草足本三十五卷。別有文鈔。此本僅文一卷詩十六卷。有康熙戊午辛酉胡亦堂姜宸英兩序。付刊最早。故題曰初集。所錄文專取史論一體。據縣志所載。史論共二十



九卷。凡三代四卷。兩漢五卷。兩晉三卷。前五代二卷。唐四卷。後五代三卷。宋四卷。此本惟三代十六篇。兩漢二十五篇而已。詩分七稾。曰雪耕稾。覽箹稾。桐帆稾。信菊稾。卧南稾。溯川稾。此外他稾未收者尚有十六種。蓋不及三分之一也。案康熙中慈谿文學之彥。姜宸英以文鳴。鄭梁以詩鳴。璉行輩較後。孤童崛起。文采足與鼎立而三。高士奇稱其文滉瀁闊肆。得大家之神。古今體詩秀麗雄渾。要歸大雅。史論獨出心裁。尤為尚論所宗。許爲悉當。此本雖非全豹。已得其

梗概云。



查浦詩鈔十二卷 乾隆刊本

清查嗣瑮撰。嗣瑮字德尹，海甯人。康熙庚辰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少與兄慎行同受學於餘姚黃宗羲，研明經義，與嘉興朱彝尊切劘風雅，並以詩鳴。先後入翰林，才名競爽，時稱二查。詩派相同，敬業堂集祧唐祖宋，生面特開，一代推為大家。嗣瑮詩雖才氣魄力遜兄一籌，而熟處求生，渾成洞達，造詣亦臻純粹，不愧騈靳也。晚年相繼辭官歸田，慎行為作詩鈔序，謂兄弟年皆七十外，極唱和之樂。後遭家難，弟嗣庭因訕謗獲罪，罹於極刑，諸昆季連就逮，皆議重辟。慎行以曾供奉內廷，獨得寬釋，嗣瑮減死流徙陝西藍田。慎行送以詩，有吾衰虞死別，汝健望生還之句。時人哀之。嗣瑮在戍所數年而卒，已逾八十。集中載藍田看花諸詩，及恭紀神靈瑞應九章，尚多和雅之音，頌颺之體，其風度猶未改也。

玉谿生詩箋注三卷年譜一卷附錄贈詩詩話一卷

樊南文集箋注八卷 乾隆刊本

清馮浩撰。浩字孟亭，桐鄉人，乾隆戊辰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御史。考李商隱詩見唐書藝文志，曰玉谿生詩三卷，宋有劉克張文亮兩家注，皆佚不傳。明清之閒，釋道源始創為注，朱鶴齡因而成之，後有程夢星姚培謙兩家箋本。浩以諸本皆未盡愜，薈萃其說，加之補正，以成是書。又以舊本編次雜亂，重為釐訂，分編年詩二卷，不編年詩一卷，改用唐志舊名。卷數雖襲為三卷，而編次則異。其文商隱自編樊南甲乙集各二十卷，新唐書更有賦一卷、文一卷，宋史藝文志載甲乙集四十卷外，更有文集八卷、別集二十卷，今皆不見，不能舉其異同。朱鶴齡從文苑英華文粹彙輯，名曰李義山文集。徐樹穀及弟炯據其本分為箋注，浩亦為刪補辨正。改訂者過半，年譜亦創於朱氏，經程氏徐氏改訂，皆專編詩。浩以詩文同編，取史書參考，倍加詳明。自是本出，後起勝前，而朱程姚徐之作皆為所掩矣。案浩以年譜為箋釋之根，以新舊二史參之詩文，為之疏通證明，於當日大臣拜罷、黨局始終，十得八九。作者一生事蹟，始可按籍而求。論者稱浩論詩長於鉤稽，短於意逆，仍不免有臆斷之處。商隱託意深微，千載以下，發潛闡幽，欲求一一符合，本屬不可必得之數。至其文，永樂大典所收為是書未載者凡二百三篇，同治中歸安錢振倫振常輯注為補編，其足增益考訂者甚夥。又舊本唐大詔令所載大臣遷除制誥，可資考異者亦非尠，浩皆未經見，此舊籍顯晦有時，不足為作者病也。

鶴泉文鈔二卷續選九卷 嘉慶刊本

清戚學標撰。學標字翰芳，號鶴泉，浙江太平人。乾隆辛丑進士，官河南涉縣知縣，有政聲，忤上官去職，後改銓寧波府教授，未久即辭歸。文鈔分上下卷，嘉慶庚申自刊於涉縣任所。有丙子年黃河清撰序。後所增入其續選八卷，為安肅張灼選錄，出貲代刊。已在其去官之後。第九卷為四書解五十餘條，附文鈔以行，故原目未載。案學標幼有異稟，能文章，從天台齊侍郎召南游，兼為考據之學，與同郡洪坤烜頤烜震烜齊名。續選中載無崔東壁、王伯申、趙渭川、洪筠軒、宋峋山論學諸書，可見大意。曾館曲阜孔氏，久官中州，考古紀事之文，關於兩地者較多，留意鄉邦文獻，碑傳敘次有法。其論文，謂唐宋八家意格神味，皆從周秦史漢來，學周秦史漢即不能至，不失為唐宋八家，若區區八家之擬文，決無進境，故其為文篤雅有氣格，不落窠臼，在當時浙東作家，堪稱矯矯。別有景文堂詩集，未經合刊，亦宗派以杜韓為宗，不落小家者。



蘭韻堂文集五卷經進文稾二卷御覽集六卷蘭韻堂詩集十二卷 乾隆刊本

清沈初撰。初字景初，號萃巖，又號雲椒，平湖人。乾隆壬午以舉人召試，授內閣中書。癸未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直南書房，歷官戶部尚書，謚文恪。案初生際承平，久官禁近，賡歌颺拜，鼓吹休明，出則奉使輶軒，衡文造士之外，別無建樹。其應制進奉詩文，是所專長，各為分編。文集詩集大旨以和雅為宗，當時推其儷體，直內廷日，進金川平定詩冊，作散行序，高宗顧曰：爾善四六，亦學作古文乎。然今文集中仍以古文為多也。江都汪中序其詩，為之品目，曰適，曰微，曰深，曰遠，深微似未易言，適遠二者庶足當之。大抵以韻勝，無達官習氣。有下直聞蟬詩云：身輕惟受露，聲遠不因風。又云：莫嫌幽趣少，歊暑聽全空。當乾隆季年，和珅秉政，傾軋同列，初後曾暫佐樞務，時稱其不立異，不苟同，此詩頗見其清潔自守，避遠權勢之意云。

邃雅堂集十卷文集續編一卷　光緒重刊本

清姚文田撰。文田有說文聲系等書已著錄。是集前四卷為雜文。卷五為進御冊。卷六為進御詩。七卷以下為古今體詩。末卷為賦。續編則皆文也。道光初。原與學古錄合刊。後重刊乃各單行。案文田究心漢儒之學。而不非議宋儒。集中首列宋諸儒論。易論。詩論。說文論上下。發明為學大旨。生平於說文致力最勤。聲系考異各成專書。學易考麻諸說亦各竝有成編。彙入學古錄中。集載春秋大事表序。經序。及唐虞至三代世譜自序。評論左氏公穀之異同。與遷史竹書之歧出。古今互證。擇善而從。可稱通識。非尋常經生墨守家法者比。至其立朝風節。屢陳時政。如用人慎刑。漕務吏治諸疏。見於國史者。時皆推為讜言。度尚不止於此。而集中進御冊詩並有專卷。獨於奏議付之缺如。殆因出於手定。不欲以入告嘉謨輒自表襮。惜未有補輯之者。又嘉慶十八年林清之變。未起。彗星橫入紫微垣。道光初彗星見南斗下。主外夷兵事。二者皆先事言之。人尤服其精於天文占驗。蓋兼通術數家言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鐵橋漫稾八卷 心矩齋叢書本

清嚴可均撰。可均有說文校議諸書，已著錄。其生平著述繁富，已刻未刻之目，見於答徐星伯書中。凡七十三種，千二百五十一卷。未載詩稾十四卷、文稾十六卷，自注云：少作不足存。鐵橋漫稾八卷，自注云：已刻。又湖州府志藝文畧亦載全目，其鐵橋漫稾十三卷，為弟章福所重編，卷數有增，今不經見。此本乃光緒中長洲蔣氏刊入叢書中，前二卷為詩，後六卷為文，仍循可均自刻原本之舊。案可均博搜古佚，校輯之功最勤，而考訂審定，精覈遠過於玉函山房馬氏。凡諸書序跋，精要具見於集中。歷佐姚文田、孫星衍從事編纂，其自纂者，亦往往借刻他氏。至其所校輯鉅編，如北堂書鈔、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諸書，當時同志爭相傳錄，後人已陸續刊行，沾溉甚廣。是稾出於手定，選錄甚嚴，文較原稾僅十之四，詩不及十之一。論事紀事之文，翔實密栗，無一空言。詩則清迥拔俗，不作唐以後語，一洗尋常詩文集冗雜之陋，學者所奉為圭臬者也。



秋盦遺稾三卷 濟甯李氏石印本

清黃易撰。易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已著錄。傳有小蓬萊閣詩，世所稀覯。是稾詩詞題跋各一卷，其子元長女潤所錄存，各有跋記之。女適濟甯李氏，其元孫汝謙，於宣統初以藏稾付石印。案易金石專家，鑒藏精博，其考訂名蹟，類見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中。詞翰書法，並為世重。流傳最著為訪碑圖諸冊。其餘題詠之作，得者皆稱若琳琅，倘有好事搜訪輯錄，編為一集，其可資考訂，當見減於黃蕘圃之藏書題識。是稾僅存李光片羽，中於當時交游酬唱，名蹟徵題，過眼雲烟，悉可備遺聞軼事。李氏蒐萃託誼，風雅淵源，印此以希驥尾之附，惜未能從事搜輯新編，以備掌故也。

聽篆堂文集十卷 光緒刊本

清袁鈞撰、鈞字秉國、號陶軒、又號西廬、鄞縣人、諸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少孤貧、父執秀水鄭虎文賞其才、招使就學、學成、受知於學使阮元、洎元為浙江巡撫、召隨幕中、後主講稽山書院、著書以老、光緒中、其曾孫可烺始為刊是集、案鈞治經兼宗鄭君朱子、貫串於漢唐諸儒之說、生平著述甚富、據可烺跋載、於經則有詩經朱傳翼、讀詩偶記、詩朱傳補義、論語古解、孝經古解、輯鄭氏佚書、曾佐修縣志、於鄉邦掌故勤搜博考、有四明獻徵、四明鄉談、四明文徵、四明詩萃、四明近體樂府、四明書畫記、又述先世舊聞、輯續忠義錄、袁氏傳徵錄、西袁家乘、全集原三十卷、此本所錄乃專其雜文、又有稽山樵唱、觀稼樓唱和詩、皆未及同付剞劂也、其傳者僅鄭氏佚書、浙江書局刊之、四明近體樂府、慈谿鄭氏刊之、四明詩萃所錄、原自漢至清乾隆朝、會阮氏有兩浙詩之輯、以甯波一郡屬諸鈞、因以清代之詩歸之阮錄、而詩萃則盡明代而止、諸書序例備載集中、鄞之學者、承萬氏斯同全氏祖望之遺派、多長於史學、而鄉里舊聞尤深留意、鈞守其緒論、纂述斐然、足稱繼美、惜其遺稾卷帙繁鉅、未能盡刊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澂芳閣集十卷 同治重刊本

清徐士芬撰。士芬字惺蕃，平湖人。嘉慶己卯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戶部侍郎，入直上書房，屢膺文柄，典試江南，督學廣東，皆稱得士。歿祀鄉賢。是集前七卷為文，後三卷為詩，咸豐初刊行，板燬於兵，同治中重刊。案士芬鄉舉出桐城李宗傳之門，宗傳為姚鼐弟子，通籍官京師，常從陳用光游，故其文取法於桐城派。集中與家雪盧書有云：古人所以能立言者，浸淫於義理，而文章出以自然，其大本在君與親耳。自言私淑惜抱，而所作不襲其貌，異於模擬皮毛者。久在館職，撰擬進奉文字，集中成專卷。詩則嫻雅清婉，具見性情。門人朱緒曾跋云：士芬春秋試皆出高郵王文簡門，經義述聞、經傳釋詞諸書皆佐讐校考訂，精訓詁名理，而未有專著。在嘉道間朝士中，可稱淹雅綽有風規者也。

崇雅堂詩鈔十卷刪餘詩一卷定鄉雜著二卷駢體文鈔四卷應制存稾一卷 道光刊本

清胡敬撰。敬字以莊，號書農，仁和人。嘉慶乙丑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年甫逾艾，即乞病養親，主講杭州崇文書院，成就甚衆。歿祀鄉賢。案敬少負才，年十五，袁枚見所作，重之，贈詩有乾坤清氣得來難之句。洎居館職，奉敕纂輯明鑑、治河方畧、全唐文、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博通掌故，載筆精審。早歸林下，與同志結秋社聯吟，至老不輟，生平於詩尤稱精詣，指事類情，詞意並美，亦由問學淹雅，足以副其才也。駢體文所存不及詩之繁富，而閎中肆外，臺閣山林，各稱其體。少以水仙花賦、闌干賦受學使阮元之知，謂其得六朝神韻。肄業詁經精舍，撰重修大禹陵碑閣博稱題，為主講孫星衍所歎賞，曾燠選入國朝駢體正宗。應制存稾所載恭進全唐文表，當時亦推為傑作，比諸紀昀之進四庫全書表，可稱具體而微。英和序其集云：有腹笥以充之，有性靈以主之，有卓識以鑒之，有銳思以擇之，頗得其甘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補讀書齋遺集十卷集外稾一卷　光緒刊本

清沈維鐈撰。維鐈字子彝，號鼎甫，嘉興人，嘉慶壬戌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工部侍郎，累秉文衡，督湖北福建順天安徽學政，教士有法，威負時望。是集凡詩二卷，文八卷，子宗濟編刊，集外稾則孫曾樾所增輯也。案維鐈學宗程朱，以謁陸清獻公祠詩冠全集，用示私淑，生平服膺宋五子書，明清以來薛敬軒胡敬齋張楊園陸稼書諸儒之書，靡不沈潛玩索，所校刊則有程畏齋讀書日程，羅整庵困知記，祝人齋淑艾錄，汪雙池讀近思錄，張楊園年譜，陸桴亭思辨錄輯要，陳確庵聖學入門，方子春讀易日錄，其論學大旨，具見於所撰諸書序跋中。其序國朝學案小識有云，聰慧傑特之士，厭常喜新，則有崇訓詁而蔑繩檢，以漢學小學陵駕宋儒者矣，言心言性，而適元虛冀六經注腳邪論，而顯背孔孟者矣，不守博文約禮誠明敬義之訓，不知禮義廉恥之防，世道人心，流波莫挽。又云，今世言程朱者，求於功令，非其好也。即好陸王，亦高明之過，無二子之本領氣魄也，顧惟一種似是而非議論，務通朱王二家之郵，最足滋後學之惑，究其調停，皆左袒也。其論最為警切。維鐈嘗從學於金壇段玉裁，歸安姚文田，於經學小學皆有淵源，集中書姚氏古音諧後，於音學亦抉其要，非第以性理空言偏主宋學者也。

易華堂文鈔二十卷 咸豐刊本

清金應麟撰。應麟字亞伯，錢塘人。道光丙戌進士，初入貲為內閣中書，通籍後銓授刑部主事，轉御史，歷官大理寺少卿。在諫垣負伉直名，宣宗有旨，與馮贊勳、黃爵滋、曾望顏並稱敢言，特擢京卿，以風勵言官。一時都下稱為四諫。自編文鈔，分甲部奏議十二卷，乙部駢文八卷，丙部為雜說史料，丁部為世德紀，自記云，丙部丁部非敢問世，僅刊行甲乙二編。案應麟久官刑曹，屢隨大臣赴各省按事。諫垣諸疏，於吏治河漕諸政務嚴綜覈。疏後附載查辦覆奏，備詳始末，可考見當時施措。值海疆多事，主戰甚力，疏論諸臣欺罔，請伸乾斷，語最切直，而所陳火器水坡諸策畧，則亦常談而已。駢文磊落使才，有疏宕之氣，不作唐以後語，而胎息未臻深厚，後來選清代駢體者列之後八家，與王曇、王衍梅等並列，亦當時浙中一作手也。

花宜館詩鈔十六卷續存一卷詞二卷 同治重刊本

清吳振棫撰。振棫有養吉齋叢錄已著錄。其詩初於道光中在山左刊甲乙稾二卷，繼刊蒼雪集、梅影池集、海岱集、梅影池後集、邊轉集各一卷，咸豐辛酉去官寓西安，自定全稾，於舊刊間有刪改，統為編年十六卷，詞二卷，板毀於寇亂。同治乙丑，其孫文塿重刊於京師，增續存一卷。案振棫績學淹熟，諳先朝掌故，鄉邦舊聞，所著養吉齋叢錄、杭郡續詩輯，並為世重。晚官滇督，值中原多故，兵力餉力不能遠及邊陲，滇亂久不能定，中外隔閡，措拄備極艱危，乞休後久僑秦晉，至老不輟鉛槧，生平於詩致力尤專，宦轍半海內，吟詠得江山之助，古近體並擘鍊精能，氣息淵雅，弔古感今之意，亦隱寓其中。嘉道以來，浙中詩人，當推作手。自序稱壽陽祁相國寯藻手題論詩九則，頗為推重，而未載入集中。其孫慶坻，曾孫士鑑，皆入翰林，績學工詩，不失家法，有傳稾行世，風雅遺澤，流衍孔長也。

沈文忠公集十卷年譜一卷 同治刊本

清沈兆霖撰。兆霖字子菜，號朗亭，錢塘人。道光丙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戶部尚書。同治初，為軍機大臣，赴甘肅按事，署總督。督勦撒回，事定班師，過平番，沒於水。謚文忠。門生故吏輯編遺稿，奏議一卷，雜文二卷，駢體文二卷，詩五卷，自訂年譜一卷附之。案兆霖久官禁近，值國家多故，屢上封章，頗見風采。咸豐庚申後，文宗久駐熱河，力請回鑾，尤為剴切。論史諸文，宋明大禮私議，斷制平允。郭子儀單騎見回紇論，書陸宣公奏議後，皆審時度勢，能得古人處事之機宜，而立言之意，實以鍼對時事，非泛然而作。其淮黃濟運議，因當時河漕兼籌，眾議紛紜，所論緩急權宜，讜言儆中。又記粵匪過南康事，南康紳民縛守令武弁獻於賊，兆霖方為江西學政，憤甚，會詔飭查失守地方各情形，據以上聞，下疆吏究懲。賊退後，誅首事十數人，因極論貪劣之吏，平時朘削，使民無所措手足，民亦不知有君國長上，懲逆第一時之事，必得良有司更化善俗，使已喪之天良剗盡而復，所言深得治本，畧見經濟之一班。駢文詩多當時館閣體裁，不乏名雋之作，乃名臣餘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籀書內篇二卷外篇二卷　同治刊本

清曹籀撰。籀字竹甫，號葛民，仁和人。是書為其女夫錢保塘所刊，跋云，初刊曰石屋叢書，咸豐中經亂板燬，後增亂後之作，定為此編，即以己名名其書。內篇為論學之作，外篇為雜文。案籀為學，早研許氏說文，通訓詁音韵，繼服膺龔自珍魏源之說，兼涉莊述祖劉逢祿，主先漢今文之學，又泛濫於釋氏書，故其論春秋為羣經樞紐，以公羊為宗，搜集古文，以三代彝器文輔字書之不備，其所撰著，有古文原始，圖說賓



典，甲子篇，古音二十四部表，毛詩古音表，皆燬於兵，僅有序例載內篇中。乾嘉以降，經學小學極盛之後，著述家別尋門徑，說經則專主今文，考文則博採鐘鼎，研理則旁及內典，為一時風氣之所趨，籀生平論學歸依龔氏，而無龔氏之根柢才識，立說但求新異，穿鑿附會，時所不免，尚未足為通儒，其署姓名，或曰曹籀，或曰曹金籀，蓋金氏子而為曹氏後者，外篇末臺笠子傳，即其自述，其行事好奇近僻，可見概略已。

續東軒遺集三卷　光緒刊本

清高均儒撰。均儒字伯平，號鄭齋，秀水人，原籍閩縣，其父官於浙，葬嘉興，遂隸籍，為諸生，書中署籍貫猶曰閩，示不忘先也。治經通小學，於三禮專主鄭康成，而篤守程朱之學，避亂客淮浦最久，先後漕帥楊以增吳棠皆重之，加以敬禮，延主校勘，所刊書多精當，晚歸杭州，主東城講舍，遺集文一卷，詩一卷，策問一卷，刊於淮上，蓋殁後淮上人士猶重其名德也。案均儒力學自修，不希聞達，操履峻介，不輕受人饋遺，與



日照許瀚同治說文，與桐城蘇惇元講宋學，與杭州邵懿辰伊樂堯研經義，勸善規過，人咸推其直諒，論文與涇包世臣上元梅曾亮相契莫逆，而矜慎不苟，必不得已然後有所作，一主簡質，不屑詞藻，故所存無多，詩則自然樸茂，時有見道之語，策問乃主東城講舍課徒之作，所發問者雖屬常語，必導學者穿穴經史，以求正義，不以炫博矜奇為能事，其學術之純而不駁，於此亦可得概略云。

謫麐堂遺集三卷 宣統重刊本

清戴望撰、望有論語注顏李學記等書、已著錄、遺集初由會稽趙之謙編成、同治中刊於江西、洎宣統初、同郡歸安陸樹聲復為重刊、案望之學出於長洲陳奐武進劉逢祿、恪守師法、又篤嗜顏元李塨學說、然仍以漢學為主、為文樸茂近古、不涉唐宋八家科臼、論學紀事之篇、翔實謹嚴、皆非苟作、陳劉兩先生行狀、表章本師、闡發學術、尤為粹密、論事之文、如顧亭林郡縣駁義、及姚君行狀、周孝廉墓表、詳載湖州城守調劑軍食事、皆達於經權、不為迂議、周表中言及姚鼐曾欲師事戴震、震死後加以巧詆、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之法、輕信讕言、不足傳信、蓋由素薄宋學、故不滿於姚氏、門戶之見頗深、施補華為作墓表、有云、君所講習與時違異、正謂是類、當時曾國藩重其名、延之校書、終未大振拔之、亦因此耳、詩則由玉溪以上溯杜陵、胎息甚厚、一洗俗調、其造詣殆過於文也、

儆季文鈔六卷 雜著彙刊本

清黃以周撰、以周有禮經通故諸書已著錄、其文與雜著彙刊、無總目、卷一為論說、卷二為自著及所編校古籍之序跋、卷三為與人書札、論學居其泰半、卷四為答問、卷五為其父儆居先生言行畧、卷六為碑傳及紀事之文、案以周為清季經學大師、於三禮尤為專家世業、旁及史子、皆以治經之法治之、纂述諸書、精深博大、發而為文章、大都提要鉤玄、決疑辨惑、其論顏子曾子深於禮、子思深於詩、及子游子夏學術傳衍之分、皆深於體會、讀荀子則辨汪中撰年譜之未盡合、讀董子則辨何休學說之不盡同、論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不可執一家之言、以溢聖人之道、蓋為張惠言表章虞氏易而發、論胡培翬儀禮正義體例既善、疏解亦精、惜未完畢、楊大堉所補淺陋太甚、鹵莽成書、推論及江藩之補惠氏易說、亦不滿人意、陳奐補胡氏毛詩後箋、稱為庶幾、而亦有違失、墨莊科旨、其於近代說經之書、評騭所及、並窮究得失、與門弟子討論古今、指示諸書門經規律、莫不釐然

各當信足為學府之蜺宗後進之斗杓也





寸心知室存稾六卷附自訂年譜一卷 咸豐刊本

清湯金釗撰金釗字敦甫蕭山人嘉慶己未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左遷光祿寺卿致仕重宴鹿鳴加太子太保謚文端為道光朝名臣遺稾六卷卷一為經進詩文卷二至卷四為古今體詩卷五卷六為雜文業金釗立朝大節持正不阿不附和議因之忤時旋以他事降秩退休之後猶以正直結主知始終恩禮勿替當時有理學之名而無講學之習潛修躬行不事表襮卷末隨筆數十則不務談高遠其簡要大旨惟在存理去私曰心不放逸則心存心存便是敬曰為所當為之事往往有私意夾帶於中惟於靜時獨知覺之綜覈生平所行能副所言又論學有曰四書五經不可看得太高當作祖宗家訓又是格言看方覺親切而有味平近而肯學數語尤平實切近盡除講學家務奇之氣矣詩多奉使行役及紀恩之作臺閣之體和平之音文不模

擬稱心而談氣自樸茂藹然有德之言也



潘少白古文八卷詩五卷 道光刊本

清潘諮撰諮字誨叔號少白會稽人布衣負奇氣雄於文有經世之志游迹半海內於政事風俗人情物靡所不達研究經史百家探其義理晚客京師學養益粹蕭然物外一時賢士大夫多從之游為刊所作曰林阜閒集古文六卷詩四卷餘草一卷又續刻一卷後桂林陳繼昌復為編錄合刊凡古文八卷詩五卷即是本也程侍郎恩序其文集極推之謂人則由狂返狷遂進乎道文亦由奇反正而進乎道案諮之為人在夷惠之間學則尤深於史又壯游史事多通知古今故論史論事達於經權常變不作書生迂談晚年益歸平淡意度超然流連景物而見道之言時時流露詩亦由雄肆而返於閒曠格在蘇陸之間其會心語則所獨得也集中五古有萬里游一首凡萬一千六百四十字為千一百六十四韻自稱少喜為長韻詩萬里游有二首存其一以為創體今細審之屢屢換

韻分為多首未識當不可成篇此必存此體者亦好奇之一端也原有常語二卷同刊乃門弟子集其生平隨筆所紀之言後復經諸手自刪定者當分隸於子部儒家類茲不複贅



慈龕居士文存一卷詩賸一卷 光緒刊本

清趙之謙撰之謙有補寰宇訪碑錄已著錄其學以金石目錄最所擅場書畫篆刻皆有名於時同治光緒之間客京師見知於尚書吳縣潘祖蔭佐其搜訪興書古器校刊書籍亦時為代作文字後官江西縣令以文字見重上官故所存之文泰半出於代言碑誌較為簡嚴不失古法詩亦存無多和陶三首為最五古時見名理七言古近體雅近眉山間有過求真率流為俳體然詩實差優於文當時潘尚書好古愛士為一代龍門賓客稱盛之謙與同里李慈銘並為所契慈銘辭章考據恪守乾嘉諸老遺緒名尤重之謙則喜放言高論目空餘子而著述未能盡副所言兩人相非相謗見輒爭論各不相下時人傳為談柄若論文詩之造詣之謙固不逮慈銘之醇雅也

繼雅堂詩集三十四卷 咸豐刊本

清陳僅撰。僅字餘山，號漁珊，鄞縣人。嘉慶癸酉舉人，以國史館謄錄議敘知縣，銓授陝西延長，歷定邊、紫陽、安康、咸寧，有惠政，擢甯陝同知。在官不廢讀書，於經學、小學皆有撰著。光緒鄞縣志藝文畧云：有文稾二卷，又有舟車賡唱集、練軒詩鈔、回文詩、賸唐詩、方言、唐詩叩虛、璇璣碎錦諸書，皆未傳，惟此詩集刊行。案僅生平於詩致力最深，壯游徧江皖、吳越、齊魯、燕冀、陝中，官迹在南山最久，山川形勝、民俗利病，悉見於篇章。集中傑作，如平原、過東方朔故里、登報恩寺塔、長安雜興、國士橋懷古、井陘口懷古，皆論斷有識，詩格取法劍南，以上溯杜陵。道光中值海疆多故，國事抒懷，波瀾老成，具徵功候，堪推浙東一作家。同時甬上詩人如姚燮輩，才華發越過之，而醇雅不及也。

汪撰南潯鎮志係著者之作，應歸史部地理類。如提要未成，應補作。

玉鑑堂詩集六卷 吳興叢書本

清汪曰楨撰。曰楨有南潯鎮志，已著錄。詩未及身付梓，逮民國初年，同里劉承幹得其叢稿，為之編訂，刊入吳興叢書。案曰楨博物多聞，辭章嫻雅，於詩造詣頗深，指事類情，委婉曲達，不依傍大家門戶，務奇異而藻韻相宜，自能歙合於古。集中詠史諸作，皆徵學識，尤留意鄉獻，具顯微闡幽之指。劉氏跋歷舉其名篇，及晚就校官，為人齮齕，鬱鬱不自得，屢見之吟詠。南潯雖一鄉鎮，人文蔚盛，道光以來，如楊鳳苞、張鑑、施國祁、沈垚、紀磊曾溫曰鑑等，皆有著作之才。曰楨頡頏其間，春華秋實，兼擅其長。當其為會稽教諭時，巡撫左文襄公雅重其才，欲招入幕，辭謝不往。於地方利病，則多所陳述，後乃招忌，信才人之遭蹇也。集尾養疴漫興律句云：誰能與世俗同流，天遣羈孤類楚囚；歷事可憐惟一吠，浮名何啻異千秋；病甘睡癖編宜懶，老

作書淫未肯休著述繼教供覆瓿人生難得是窮愁亦可見其概已



樊南文集補編十二卷附玉谿生年譜訂誤一卷 同治刊本

清錢振倫箋錢振常注振倫原名福元字楞仙歸安人道光戊戌進士由翰林歷官國子監司業振常字篪仙振倫弟光緒丙子進士官禮部主事考李商隱樊南文集原本久佚不傳四庫所著錄者乃徐樹穀等箋注本其文皆採自文苑精英華僅一百五十篇馮浩箋注因之無所增益欽定全唐文所收商隱文較徐馮兩本增多二百三篇振倫手錄為補編借校胡敬從



永樂大典輯本即此二百三篇字句稍有異同篇目並無增加 本編編凡例稱阮文達撫明書叢學士傳玉從永樂大典錄出樊南文集四百餘篇殆合徐本之一百五十篇約略言之非此二百三篇之外尚有佚文二百餘篇為全唐文所未採也與弟振常分撰箋注又經武康王誠江山劉履芬各為增刪始為定本同治中王詒壽補崇實書院漕督吳棠為之刊行兼商隱詩文舊以馮浩箋注為善本惟其時此二百三篇之文尚晦而未顯馮氏未經目見故其所考訂未能情事盡合此編補其不遠實為玉谿功臣附錄年譜訂誤亦為馮氏

詩友論者或謂振綸雖有拾遺訂墜之功，而致力非如濁氏之專，猶間有未愜之處，今人復有續訂年譜全編，益加精密，蓋繼事者易為功也。



草窗韻語六卷 吳興蔣氏密韻樓影宋刊本

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齊東野語、癸辛雜識、雲煙過眼錄、絕妙好詞等書，四庫已著錄。其他著述甚夥，詞尤為南宋名家，人所膾炙。詩則有蠟屐集、弁陽詩集，僅見馬廷鸞、戴表元序文，皆無傳本。是編自元明清以來，不見於各藏書家著錄。歸安陸心源曾為密補撰傳，亦未列其目。民國初年始出，為咸淳刊本，卷尾有元至正十年浚儀張文題記，後又有許汝都、羅文瑞、陸雲、楊汝楫諸跋，名人印記累累，秘本孤傳，展轉歸於吳興蔣氏，孟蘋遂以密韻名其樓，影寫精刊，彙入叢書，世稱珍籍。業密博雅多才，詩為詞名所掩。今觀集中諸作，氣體清妙，古體辭香昌谷，而泯其奇險之迹，近體隸事精當，彌多絃外之音。朱孝臧跋稱其修潔似白石，雖才分差弱於姜氏，不愧驂靳，非當時江湖詩派所可同語。詩中紀年最後為甲戌，乃咸淳十年，朱氏據密所著諸書考之，享年將近八十，當甲戌僅在四十以外，是集中詩皆中年以前之作。其蠟屐弁陽

二集與此孰為先後，是否互有出入，二集既
不傳，則亦無從懸斷矣。



趙氏家藏集八卷 舊鈔本

明趙文華撰。文華字□□，慈谿人。嘉靖己丑進士。由
刑部主事歷官至工部尚書。事具明史奸臣傳，
附嚴嵩傳後。考光緒慈谿縣志藝文載文華
所著嶽堂集四卷，注云見千頃堂書目。是編集名卷
數皆不同。每卷前列其歷官結銜及大學士徐
階閱定，似猶是未獲罪時所編，而集名家藏，意
取韜晦，又似後人所重訂，未見刊行，僅有此傳
鈔舊本。前七卷為雜文，後一卷為詩。所載文以督



師時奏疏書札居全集之大半。蓋諸疏所言
多見於史傳，惟史言文華最初條陳東南兵
事七事，集中未見其疏。其偕浙江總督張
經，雖見劾經養寇失機一疏，至王江涇戰捷，攘
為己功，致經論死，其疏亦不具。他若劾浙江巡
撫李天寵，劾蘇松巡撫曹邦輔，論罷總督周
珫、楊宜，劾尚書李默，及請籍閑田百萬畝給兵
為屯守計，令里居指揮分屬郡邑，兵為兵部
議駁。凡此諸事，皆史所載，為時論所不直者。其

源疏，皆未收入。是編者意存掩蓋，任意去取，即所載疏札，閃鑠粉飾之情，亦不足據，為實錄。縣志人物傳不載文華，而載其兄文光及次子擇恩，皆能束身自立，與文華異趣，擇恩博學能文，文華獲罪後，子俱繫獄，擬戍，擇恩後得赦，疑此集當出其編訂，雖有掩蓋，而奸黨遺臭，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者也。史稱嚴嵩曾薦文華宜供奉青詞，當時亦以文采相推挹，究不足與鈐山堂集並論耳。



舜水文集二十五卷 朱舜水遺書本

明朱之瑜撰。之瑜字魯璵，號舜水，餘姚人，寄籍松江，為恩貢生。崇禎末及弘光時，迭以薦被徵，呂不起。洎明亡，浮海至日本，屢參海上義軍，魯王監國，迭召不赴，授官亦不受。所上魯王謝表，始終自稱貢生。居日本既久，水戶侯源光國為之立校，傳學，從游甚眾。歿後，傳刊遺集二十八卷。清末蕭山湯壽潛私淑其人，民國初建，為立祠於杭州清泰門側，屬會稽馬浮重為編次遺書，分文集為二十五卷，餘釋奠儀注、陽九紀畧、安南供役紀事各一卷，而以日本門弟子所撰行實、序言等文附焉。案之瑜以明遺民遁跡海外，不得遂其恢復之志，乃以教授昌明儒術，為異邦所嚮慕，奉為太師。其學醇正篤實，體用兼賅，集中札記、答問，具見梗概。生陽明之鄉，而不偏主陸王；黃宗羲與同里閈，為當時儒林泰斗，而不附交遊；宗羲記兩異人，其一即指之瑜，且誤朱為諸，其特立之概，為不

可及閲三百年遺書始行於祖國顯晦信有時也



秋室學古錄六卷 梁園歸櫂錄一卷 憶漫庵賸稾一卷（道光刊本）

清余集撰。集字秋室，錢塘人（一作仁和，籍貫在錢塘，後徙之），乾隆丙戌進士，歸班銓選。尚書裘曰修薦入四庫全書館，賜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第一，授編修，累遷至侍讀學士。大考左遷。嘉慶中乞歸，掌河南大梁書院。道光壬午重宴鹿鳴，賜侍講學士銜，卒年八十五。三子皆先歿。自撰墓誌。門人英和為跋。學古錄為雜文，梁園歸櫂錄詩詞文並載，憶漫庵賸稾則皆詩也。集兼工書畫，負才名，廷試以奇字點。旋與戴震、邵晉涵等同被薦修四庫書時，稱五徵君。集中載所撰提要七篇，皆唐宋元人經說，六為著錄，一歸存目。館本悉用其說，僅文字繁簡前後略有異同，具見其經學之大概。他文皆雅贍有體，不落膚庸窠臼。詩亦自然和雅，體在眉山、劍南之間，蓋其天懷灑落，澹於榮利，生平遇奇，仕宦屢厄。杭州府志稱其崖岸自高，不妄干顯貴，遇窮交故戚鄉里後進，無不接以恭讓，所撰著多散佚，遺書為同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龔麗正所刊行也





晚聞居士遺集十卷 道光刊本

清王宗炎撰。宗炎字以除，號穀塍，又號晚聞。蕭山人。乾隆庚子進士。績學不仕，主講杭州紫陽書院，成就甚衆。士林奉為耆碩。歿後子瑞履等裒輯遺集，卷首為經進御試諸作，前八卷為雜文，末卷為詩。高郵王引之為之序，云祖述三代兩漢之書，而發為文。其辭質，其義醇，其出之也有章，其言之也有物。推為訓辭深厚，最為知言。蓋宗炎之學兼通漢宋，而以義理為歸。集中如周易精義爾雅新義弟子職諸序，皆抉經心而探理窟，於近儒著述如戴震原善篇、任大椿深衣釋例諸跋，皆有所發明，而唐才子傳一序，於古今人才升降之由，言之尤為深切。其復章實齋書，論著述編例，及答翁載青校困學紀聞條記，亦實事求是，並徵學識。至其行文之淵懿樸茂，所謂兼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一貫，庶幾近之。存詩雖不多，篤雅不佻，優與覃谿翁氏論詩之旨，諄諄於山谷道園，殆亦其瓣香所在也。

東井詩鈔四卷文鈔二卷 道光刊本

清黃定文撰。定文字仲友，號東井，鄞縣人。乾隆丁卯舉人，官廣東知縣，歷任清遠、饒平、德慶、電白、歸善、揭陽、海陽，所至皆著政績，平惠潮匪亂，尤有功。擢江南揚州府同知，遷署徐州、松江、常州知府。晚年辭官，優游林下者二十年，以詩文自娛。弟子合河康紹鏞官廣東，從撿為刊集，行於世。

案定文少從學於同縣盧鎬、蔣學鏞，得全祖望之再傳，有經世志，久官守令，殫心政事，未能專力著述，其詩文雄深雅健，故自卓然可傳。五古胎息漢魏，七古追躡杜韓，近體跌宕渾成，皆非凡筆。文之功候，差遜於詩，然簡重不佻，不濫而及於古，論古尤多特識。其岳忠武論二篇，一謂宋代忌功臣，由於藝祖得天下太易，懼人效尤，故過為之防，轉以自弱；一謂南宋和議所以得成，實由忠武朱仙鎮之威聲，是以促之，而後來和局不壞者，亦由韓世忠、劉錡、吳璘之鋒，尚在有以懾敵人之氣。明邱濬著論以和議專歸功秦檜，為無識，斯可稱深人無淺語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簡松草堂詩集二十卷 嘉慶刊本

清張雲璈撰。雲璈字仲雅，號簡松，晚號復丁老人，錢塘人。乾隆庚寅舉人，官湖南湘潭知縣。其先出於海甯陳氏，為後於張。父紫峴，官至兵部侍郎，家世閥閱，姻戚皆鼎盛。少負才名，而困於禮闈，流寓揚州最久，遲暮始就銓縣令，在官有政聲。是集皆未出仕以前之作。其後有歸來味稿、歸艎草、知還草、復丁老人草、金牛湖漁唱諸集，及文集、詞集別行。雲璈論詩推同時服膺袁枚、趙翼二人，以簡松名其堂，取搜神記語，實合簡齋、雲松之號以示私淑也。集中有投贈二人長篇，各致其體。趙氏亦有浙二子歌，贈雲璈及桐鄉程同文，其稱雲璈云：工夫毒手畏三棋，學貌骨包六宿險，語不怕破鬼膽奇思真欲穿月脅，危檀側立都盧緣，檣犧類薛蘿闢。又云：乃知歐陽讓頭地，正擢相追先相推。為作詩序，則稱其學博而才雄，思精而筆銳，推挹甚至。晚歸林下，與同里名流唱和，汪氏東軒吟社，推為祭酒，編社作為清尊集，所載亦數十篇，才氣精不減少壯。晚年諸集今尚可觀，可於清尊集見其一斑。雲璈精於考據之學，著有選學膠言，亦治文選者所重也。

地齋詩鈔一卷附樾堂詩鈔一卷 嘉慶刊本

清洪坤煊撰。坤煊字載孚，號地齋，臨海人。乾隆壬子舉人，與弟頤煊、震煊並績學有聲。大興朱珪督學浙江，聞其名，值丁母艱，不與試，特召之。將試擬成公綏嘯賦一篇、詩二十首，大歎賞，命錄所作詩古文以進。及服闋，以乙酉選拔入京師，肄業成均。試輒居首，騰譽公卿，舉順天鄉試，未幾病歿，年僅三十三。太平戚學標為撰墓碣，並刪定遺稿付刊。所附樾堂詩鈔，弟震煊之作也。案坤煊治經通訓詁，弟頤煊、震煊皆從之學，後各有撰述傳世。而坤煊早歿，著書未就，僅存詩文。其詩才力雄健，擬古有心得，詠古諸篇尤卓，並可傳。朱珪愛才若渴，破格振拔之，留居京邸，歿歸其喪，士林稱其風義。鄉舉本房壺石何道生亦詩人也，以詩輓之，有云：底事門墻太蕭索，一株桃李折秋風。又云：一冊師生才一面，君何命薄我緣輕。其悼惜深矣。

綠雪堂遺集二十卷 道光刊本

清王衍梅撰。衍梅字律芳，又字笠舫，會稽人。嘉慶辛未進士，官廣西武宣知縣，改教職，未就，歿。後其同年友汪云任為刊遺集：賦一卷，詩十五卷，雜文四卷。案衍梅少有才人之目，年十七應童子試，以書帶草賦冠其儕，受知於阮元、劉鐶之。洎游京師，名大起。通籍後一官縣令，旋遭劾罷，先後游粵東最久，以駢儷之文擅名，遂為大僚典記室司箋奏。詩才俊拔，時推為袁枚、蔣士銓之亞。集中論隨園之文與詩，謂其能新而不能舊，頗為知言。然衍梅所自作亦胎息未深，終未臻醇厚之境也。陽湖洪亮吉自塞外歸，游天台過越中，衍梅有陪登快閣記，當筵痛哭，亮吉贈以詩，引為同調。清季有選後八家四六者，蓋繼吳鼒八家之錄，以衍梅與桐城劉開、嘉興王曇、陽湖董祐誠諸人並列，宗派各異，才分不同，然各有勝場，互不相掩，亦足稱清代駢文之專家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生齋詩稾九卷文稾八卷續刻一卷附寅甫遺稾一卷 咸豐刊本

清方坰撰。坰字子春，號朔夫，平湖人。嘉慶丙子舉人，官錢塘訓導。私淑鄉先正陸隴其，篤志程朱之學，與嘉善顧廣譽論學至契。歿後二十餘年，廣譽為刊文稾與詩稾，並行。坰自跋詩稾，略謂少於詩用力甚銳，後交廣譽，以書規勸，舍辭華而專務經術，於是專意正學，詩不多作，刪存八百餘首云云。然其詩實亦本性情名理，綜能飛序，辨其詩經風騷樂府探索指歸，不屑與當時矜奇鬭巧者爭絜工拙。古今體皆精深綿邈，非虛憍也。且吐屬雅儁，芬芳悱惻，無講學習氣，尤為難得。文則與同志論學書札居其大半，平實精細。自作生齋記云：人之氣稟不能無偏，而又和己自便，日離轉於嗜欲攻取之中，則生理日微。欲為人必盡仁，欲盡仁必有存養以全其生生之理。生平為學宗旨，志在於是。持論必歸程朱，於陽明之說

剖析甚細而不肆為詆毀具徵涵養第八卷存駢體文八篇蓋炯早年致力詞章皆具規模不忍棄置也寅甫遺稾為其子全彪之作能守家學而早歿人皆惜之



白鶴山房詩鈔二十卷 道光刊本

清葉紹本撰紹本字仁甫號筠潭歸安人嘉慶辛酉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山西布政使入為鴻臚卿湖州府志稱其以文學起家不耐吏事酷耽吟詠無日不作手定詩集刪削甚嚴猶存千五百首可謂夥矣葉紹本生際承平親炙於錢竹汀王蘭泉翁覃谿諸老輩詩學具有淵源見聞贍洽隸事典切古體模山範水藻韻相宣尤長於詠古如天啓小鐵斧歌咒龍歸趙歌仿建初銅尺歌廬山王文成紀功碑書磨厓中興頌後題范文正手書伯夷頌墨刻題七姬志秦良玉錦袍歌銅鼓歌諸篇皆妥貼排奡無一弱筆七律亦多雅健仿元遺山論詩絕句有云何李詩篇哂未休紛紛撼樹總蜉蝣蓬頭攣耳登徒婦翻妒東家眉黛修又云白雪樓高氣自清弇州健筆亦縱橫憑君莫信虞山語浪子前朝本竊名於虞山之論頗致不滿亦可見生平之宗旨也

眉山詩案廣證六卷　光緒蘇州書局刊本

清張鑑撰。鑑有西夏紀事本末等書，已著錄。是編分五門：曰史原，載東都事略、宋史、續通鑑長編諸書所紀蘇軾被劾逮勘定案始末；次曰印案，載詩案正文，並加考；三曰叢談，載軾案外詩文涉事有關者；四曰瑣述，載宋人著述於事有關者；五曰附載，載軾論事書狀為招忌之媒者，及辨謗劄子，而以遺者論後與之交遊小文有關是事者，亦附焉。其敘證精要，具在印案卷中。案烏臺詩案原出於軾所親錄，當時稟草流傳，為世所重。今所傳者，皆出於王氏、施氏兩家詩注及宋人詩話雜錄中所引，往往互有出入異同。王文誥蘇詩編注集成總案，論詩案所紀年月日，雖出公親筆，對簿之下，豈無一二誤記？又傳鈔刊板，豈無一二錯誤？他有可考者，仍當以互證。其說持之有故。鑑是編彙集叢編，以為廣證，又不僅如王氏專論時日之一端。其於後



人引證他書誤作詩案者，亦為分析辨之，可謂能實事求是，其間及瑣屑，亦意在備詳毋略耳。

德輿集不分卷 傳經堂叢書本

清淩堃撰。堃有醫宗寶笈，已著錄。續學好奇，富於著作，與其父鳴喈所著及先世遺書，合刊為傳經堂叢書。是集首列慎情說，謂為學之功自慎情始，慎情自收放心始，心載性而動乎情，存其心者慎之功，養其性者慎之效，充之於慎好惡，即為治天下之大權。其說恢之彌廣，可稱特見。所載贈序特多，論政[illegible]論學，直諒不阿。於同郡先輩最服膺姚學塽，為之撰傳及祭文，又時見之稱述。於同時閒人，傾倒於涇包世臣、邵陽魏源，殆為學之旨有相近者。後載清代人小傳十八篇，上而名公鉅卿，下及商賈獨行，或詳或簡，皆有獨見。至其行文奧衍勁達，雖與呂黎韓氏為近，事多紀實，於空談膚語，淘汰殆盡。郡志稱其持論奇而近僻，雖偏於矯俗，光氣究不可掩。又有德輿子五卷，其妻瓊珠內史為之注，亦多與語，當入子部儒家類也。

古春軒詩鈔二卷 道光刊本

清梁德繩撰。德繩字楚生，錢塘人，大學士國治詩正女孫，工部侍郎敦書女，適兵部主事德清許宗彥，相夫教子，有賢行，見阮元所撰家傳。沒後刊遺詩，其下卷附詞二十餘首，文四篇。業德繩生於簪纓世族，早嫻詩禮，兄履繩及夫宗彥皆通儒碩學，著述名家，濡染風雅，於文事饒有淵源，詩得溫厚和平之旨。自少至老，隨三世宦轍，北至燕冀，南徧粵閩，又得江山之助，故能襟期曠達，波瀾老成。集中七古明月曲、北地佳人行等篇，雅近初唐體格。七律尤多警句，如即景云：薄雲漏日明孤塔，新水涵秋澹遠天。游海幢寺云：人語不聞香界靜，花光時引鳥聲鬧。夏夜云：上牆花影疏於畫，度水螢光澹似星。湖上寓樓云：春幔燕歸微雨裏，按林鶯在未含光。送接山四兄之粵西任云：江山勝處詩尤健，兒女多時宦亦愁。寫景言情，韻味俱足。文雖不多，列女傳序、明三十家詩選序兩篇，於經

史大義古今得失言之如指諸掌詞林根柢
尤非尋常閨閣所能辨也



羽若齋詩集八卷古文四卷附訪粵集一卷同治刊本
清戴熙撰熙有古泉叢話畫絮等書已著錄是
編詩集前六卷乃所手定後二卷及文為子有恆搜
遺稿續編其訪粵集已收入詩集卷五卷六卷七
中粵東原刻不分卷惟多諸家評點似以舊板附
入也案熙畫為清代大家孤忠勁節尤為世所重其
立朝侃直不欺道光末年粵東紳民抗義拒英吉
利入城之約當時朝野以為勝算熙獨謂一時虛憍
雖以久持因之忤旨罷南齋之直旋以病乞歸又
洊忝望之嫌降級休致後在籍奉命治團練又值
疆吏無遠圖事權不屬卒致城陷身殉而海防外
交日益棘手熙之前論歷久是非益明故身後復
職卹典特為優渥其詩清遠不染塵氛模山範
水詩中有畫古文雖所造未深言必己出一空依
傍其詩遠論謂非遠不能盡張巡之才以成其
功烈則隱指浙事當時局不能用人以致敗寄
意深遠可謂妄言集為同里廣東提督張曜所
刊曜由文職改武觀讀風雅表章鄉賢亦足紀也

烟嶼樓詩集十八卷附游杭合集一卷文集四十卷 同治刊本

清徐時棟撰。時棟字定宇，又字同叔，號柳泉，鄞縣人。道光丙午舉人，以助餉授官內閣中書。家居不出，居近月湖，以烟嶼名其樓。後遷城西草堂，聚書數萬卷，著述終老。詩集自梓手定，文集及已成未成之書，臨歿以付其甥葛能鋒及門人劉鳳章整理之，門人葉鴻年為之刊行。案時棟學主博通，治經自有心得，不傍漢，不徇宋，常主先秦之書，以平衆說，不蹈墨守之弊。有逸湯誓考、三太誓考、詩音通、山中學詩記、春秋規、萬斯典補正、駁義四書毛說駁正、呂覽國語，皆有論著，其說皆見於文集中。於鄉郡文獻尤所究心，校刊四明舊志宋元凡六家，考異搜佚，輯作者遺事為之傳。重修鄞縣新志，採書至十餘種，於人物傳最為詳覈，其精要亦略見文集中。其考訂之文，如與馮柳東論氏社書、論朱氏經義考逸經書、答友人問夏后氏藝文書，皆穿穴古籍，博綜羣言，主持論獨出己見，不恤與前人立異，要非陽見小儒所能辨。其論文於漢主司馬遷、劉向，於唐主韓愈、柳宗元；詩則樂府法漢



魏，古今體皆磊落浩瀚，詞達為止，不分家數門戶。時推浙東學人，全氏謝山之後能繼響者，時棟為不媿焉。

張文節公遺集二卷 滂喜齋叢書本

清張洵撰。洵字嘯桐，錢塘人。咸豐壬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直上書房。粵匪陷杭州，在籍殉難，謚文節。門人同里孫詒經搜錄遺稿，同年友潘祖蔭重為編訂，刊入滂喜齋叢書。案洵迴翔禁近，雖負清名。杭州城初陷旋復，乞假回籍，有母未歸。丁母憂，次年賊又至，與共城守。城復陷，從容就義，賦絕命詞三首，當時郵典優厚，朝野惜之。其詩蘊蓄深純，不失唐賢矩矱。山水清音，不染塵埃。至尚論古人，感慨時事。如讀漢書、讀五代史及感懷、感事諸篇，皆徵學識，有寄懷孫子授五言長律六十韻，歷叙生平，憂時傷亂，江湖魏闕之思，尤見忠悃。即論其詩，亦自可傳，不第以大節凜凜，為簡冊光也。



正誼堂文集二十四卷 光緒刊本

清董沛撰。沛字孟如，號覺軒，鄞縣人。光緒丁丑進士，官江西建昌知縣，有政聲。績學工文，著述甚富，多行於世。惟文集歿後門弟子始為付刊。案甬波為浙東文物大邦，自萬斯大、斯同昆季及全祖望，相繼衍黃宗羲之學派，淵源不絕。至咸同之後，繼起者沛與徐時棟齊名。時棟博洽稱最，沛則自少即有志於古文，窮究經史百家，擴其學識根柢，既充而文乃有以達之。與時棟同修鄞縣志，詳贍冠時。沛所主修慈谿縣志亦足相亞。官江西時，佐修通志，多資其力。晚年退歸林下，聚書數萬卷，鉛槧不輟。主講辨志書院，以史學課士，成就甚衆。集中與趙撝叔論臧輯韓詩遺說書、與蕭孝廉論臨江府志書、答劉博士論周禮書、答朱少文論禘祫書，皆精覈名論。他文以傳狀碑誌為最多，義法謹嚴，胎息古人而不襲其膚詞空調。於遣官勞臣紀事，能得體要，非徒諛墓之言。至鄉邦舊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遺事，原原本本，亦足備一方掌故也。



澤雅堂文集八卷 光緒刊本

清施補華撰。補華字均甫，烏程人。同治庚午舉人。從軍積功，歷保至候補道，躓而復起。先後佐陝甘總督恪靖伯左宗棠、山東巡撫張曜幕，皆被倚任。未及膺除授而卒。其生平所著詩古文，經府主張曜為之刊行，而未盡。同邑凌瑕為輯刊是集。案補華負異才，少有經世之志，鄉舉受知於侍郎李文田，出交當世文豪，與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會稽李慈銘諸人，時書往復，討論古文義法。其文長於議論，西域邊務，尤所指畫詳盡。於咸同兵事人才，咸見紀載。鄉里學人遺老，以及負才不羈之士，多有誌傳事狀敘述，有法不特文采蔚然，且足以備掌故。居幕職時，於關隴形勝，官中碑記，每有代言之作，悉資考證。光緒以來，浙東西學者多重樸經考古文人，亦往往以駢儷見長，致力古文者較少。補華獨擅此，益以罕見珍云。

誦芬詩畧三卷 同治刊本

清黃炳垕撰。炳垕有黃忠端公年譜、黃梨洲先生年譜、五緯捷算、測地志要諸書，已著錄。是編紀述祖德，勒為專集。與前數種及黃忠端公集合刊，統名曰黃氏家集。案炳垕為梨洲七世孫，詩中所紀，自梨洲之外，為宋慶元通判某公（家譜云字應春，名仲因，不知何據，詩注未詳。）明表忠公名塤，忠端公名尊素，小雷公名壐，證孫公名千人，晦木公名宗炎，澤望公名宗會，棄疾公名百藥，主一公名百家，稚圭公名璋，考淨齋公名徵謀。而於忠端、梨洲兩世特詳。梨洲年譜成，紀事百詠之外，又有分詠遺書五律二十四首，重讀行朝錄感賦四首，讀授時回回曆西洋三麻五古八十韻。於梨洲之學，發揮詳盡，附自述百韻，以示繼述之志。炳垕學行篤實，數典不忘，名德之後，世澤彌長，於斯益著。其自序云，謂之畧，恭見先芬之不盡於此，蓋謙詞也。

四當齋集十四卷 活字本

清章鈺撰。鈺字式之，號茗理，晚號霜根，長洲人。光緒癸卯進士，官外務部主事。國變後僑居天津及舊京，著述終老。藏書甚富，其以四當名齋者，取宋尤延之語，饑讀之可以當食，寒讀之可以當衣，孤寂讀之可以當友朋，幽憂讀之可以當金石琴瑟，用為題署，以誌儆尚也。案鈺少工辭章，博覽羣籍，晚乃專事校勘之學。於史部致力尤多，徧徵諸收藏家宋元舊刊及舊鈔名校之本，孜孜彙勘，如國語、漢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契丹國志、大金國志、三朝北盟會編、資治通鑑，皆有精校。其中多鉅帙，一手貫徹全編，亦為罕見。用力之專，在前輩甚通鑑校宋記已輯刊成書，又刊有讀書敏求記校證補輯，二者並為目錄校讐兩家不可廢之書。所校他籍尚不下數十種，並有題識，收藏金石，亦多考訂。集中以題跋一門為精英所萃。文詩皆長於隸事，而有骨幹，詞亦自成一格，不失學人吐屬。吳中前輩以校勘名者，領廣圻、黃丕烈兩家為最著，鈺之專精，足以繼之，稱後勁云。

元遺山詩集箋注十四卷附錄一卷補載一卷 道光刊本

清施國祁撰。國祁有金史詳校等書，已著錄。熟於金代掌故，既校金史，別撰金源劄記及金源雜興詩，以元遺山一代文宗，身經桑海，生平出處，時局攸關，薈萃羣書，為之參考，不特於詩義多所發明，且可為讀史之助。案遺山之詩，為宋後大家，而舊注無傳，虞集道園學古錄載曾巽初墓銘，有補注遺山詩十卷，其書亦未行於世，國祁創作於數百年之後，一無憑藉，其事彌難。今觀箋注，實有數善。所據原詩底本為康熙華希閔所刊全集本，別採中統嚴忠傑本、至元曹益甫本、至順黃公紹本、宏治李叔淵本、康熙查慎行評校本，博考其異同，擇善而從，又旁徵他書，有他人之詩誤入集者，有原集失載者，皆分別標明之，此校勘之精，一善也。詩中本事，非證不明，自史書外，遺山自著則有文集、中州集、續夷堅志，同時人之作，則有歸潛志、拙軒集、滏水集、莊靖集、鶴鳴集、二妙集、河汾諸老詩、敬齋古今注，以及宋人、元人、明人諸專集雜書，自稱所採凡二百餘種，此援據之博，二善也。自來箋注家好以臆見揣測古人，穿鑿附會，因之而生，集中但徵事實，事實明而作意自見，聽讀者自以意會，免滋葛藤，此箋釋之慎，三善也。原有附錄一卷，載遺山同時投贈唱和詩文，間增一二，補載一卷，則他書所見遺山逸事，及近代人評語，全出新輯，又補撰世系表、年譜，與舊序傳誌並列於卷首，編輯大旨，具在凡例，不乞人作序，蓋實事求是，有以自信也。

黄忠端公集六卷 黄氏家集本

明黄尊素撰。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歷丙辰進士，歷官御史。屢劾魏忠賢，與楊漣等同被害。崇禎初，贈太僕寺卿，南都時追謚忠端。事具明史。子宗羲編輯遺集，有崇禎刊本。康熙重刊。歲久板毀，四庫未經著錄。光緒中，裔孫炳垕輯年譜，并刊是集。卷一為奏疏，卷二卷三為雜文，卷四卷五為詩，卷六為雜記時事。案天啟朝建言被禍諸公，多尚激直。尊素諸疏，明史未載全文。觀集中所載，皆切事理，無影響之談。而出以委婉，故當時初未攖嚴譴。諸書札如止阮大鋮為禍始，止魏廓園抄參邸典，又止魏廓園劾魏廣微廟享不至，楊大洪問行止，皆欲緩和黨見，免致為淵驅魚，藉以保全善類。其用意至為深遠，而奄黨愈忌其多智慮，終不免禍。四庫於同難諸人，惟載周順昌燼餘集，他若繆昌期文貞集、李應昇落落齋集，與是集並付闕如。或當時傳本已稀，抑因間及逆璫之事，恐有違礙字樣，故未採入，均未可知。今皆當為表彰者也。



蠶園文集四卷補遺一卷蠶園詩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一卷七言雜詠一卷梅花百詠一卷九山游草一卷 活字本

明李天植撰。天植字因仲，改名確，字潛初，又字潛夫。平湖人。崇禎癸酉舉人。居平湖之乍浦。遭世亂，遁跡山中。初號蠶園居士，又號九秋山人。窮困屢絕糧，不受餽贈。康熙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二。子歿無嗣。生平著述，曾有刊本，後多散佚。族曾孫錫楨為搜輯文集。道光中，同里盛炯又輯補遺，并刊之。詩前後集，陸樵刊於粵東。梅花百詠，則錢椒所刊，板並歸於盛炯，合為全集。九山游草亦陸氏所刊，後併合焉。近人統以活字板印行。案天植貞操高致，事迹具見全祖望、張庚諸人所撰傳表。論者謂有陶淵明、謝皋羽之風。文與詩皆嫻雅絕俗。紀游則有模山範水之工，詠物則有指事類情之妙。即以詞章論，亦自可傳。竊異朱彝尊輯明詩綜，採不數篇，稱其詩多激逸，合乎清江碧嶂吟嘯。天植之韜光匿采，入山惟恐不深，非處士藉隱居市名者比。其鄉人景慕遺徽，久而勿替，歷數百年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猶有甄錄遺集者，亦足以彰潛德已。





春酒堂文集不分卷 舊鈔本

清周容撰。容字茂三，號鄮山，鄞縣人。少有才名。明亡後棄諸生，於青雷山寺削髮為僧，未幾返儒服，漫游四方。晚歲倦游歸鄞，已復至京師。康熙己未，總督李之芳薦舉博學鴻詞，辭不就，在朝公卿多有欲薦之者，皆力辭。次年卒於京邸。光緒鄞縣志藝文載其文集四卷，是本僅文六十六篇。卷首署甲戌歲同學陳錫珪錫紱鈔。甲戌，康熙三十三年，蓋並時人所選錄者。非足本也。案容志行在通介之間，兼工詩與書畫。全祖望稱其畫勝於文，詩勝於畫，書勝於詩，似於其文有所不滿。綜觀其文峭勁有法，好紀小事小物，推論之，即小以見大。若論伍子胥，論陸機陸雲，及王荊公祠碑，張睢陽廟碑，取義較宏，皆以廉悍之筆，達清刻之思，於前賢近於柳子厚氏，異於重膇塗附一流。但間有病於纖仄者，終未足以企及大家耳。

思復堂文集十卷附錄一卷 紹興先正遺書本

清邵廷采撰。廷采原名行中，字允斯，又字念魯，餘姚人。祖曾可，字魯公，服膺良知之學。廷采承家學，故改字念魯，給祖訓也。康熙初，寄籍桐鄉，補諸生，不屑事制舉業。講學姚江書院，親炙於黄宗羲、沈國模、史孝咸、韓孔當諸人。學以陽明、蕺山為歸。尤深於史，幼時即為徐遵常遇春傳，合於史法。集載傳凡四十餘篇，居全書三分之一。又有史論、史畧諸篇，自稱性與史近。十八九歲時，手鈔明史，無晝夜。顧牽俗儒，聞見牴牾，蔑以自堅。蓋深諳紀事之甘苦，雖未自勒專書，見於集中者，陽明、蕺山兩大傳，包括政績學術，王門、劉門弟子兩傳，及姚江書院傳，發明傳學統緒，最所注重。惟劉門一傳僅述大意，未備分傳，乃未成之稾。他若倪文正、施忠愍明末殉國諸人，及遺民諸傳，皆以表彰忠義。論學大旨，散見致人書札中。其經世之學，則具於治平十二畧。是集為門人裒輯付梓，身後名不出於鄉黨，遺書未大行於世。乾隆中，族孫晉涵以碩學纂修四庫全書，乞大興朱筠撰遺葬墓表，甚致推挹，國史採入儒林傳者述始顯。蓋廷采之學說與黄宗羲最近，鄞全祖望同一淵源，而於廷采所紀載每有不滿之意。會稽章學誠則篤好其文，嘗言謝山通籍館閣，聞見較為宏博，若論文筆，未足抗衡思復堂也。會稽徐友蘭彙刊入紹興先正遺書，跋稱謝山素惡西河毛氏學說，廷采答西河書有附和語，故懲羹吹齏，牽連而及，其或然歟。

硯林詩集四卷 同治錢塘丁氏重刊本

清丁敬撰。敬字敬身，號鈍丁，又號龍泓山人，錢塘人。布衣。績學好古，事具杭世駿所撰丁隱君傳。詩燬罕存，嘉慶中同里魏秋浦輯遺稾二卷。秋浦子成憲繼事搜訪，增益為四卷，始刊行。遭亂板燬，此則丁氏正修堂重刊本也。案敬畸行逸才，篤嗜金石，分隸篆刻靡不精絕，與同里金農齊名，藝林推重。其詩氣體清妙，根柢深厚，實有專長。古體如岳鄂王女死孝鐵井闌歌、為棋榭詠厭勝錢、觀梅蔚十六羅漢畫冊、唐元宗泰山銘歌、烏思藏香歌、表忠觀碑歌、觀蜀廣政石經毛詩殘本宋廖瑩中世綵堂韓集作、漢鴈足鐙歌、魏景初帳構銅歌、石鼓歌、祥符寺尊勝陀羅尼經石幢歌、題宋拓蘇文忠小楷金剛經後諸篇，虛實兼到，能化堆垛為雲烟，其警闢排奡，合昌谷昌黎為一手。杭氏撰傳，謂其鋪陳終始，豪放不可羈勒，金農不能逮，信為定評，非如尋常山人逸客僅以五七字標其冷雋者所可及。又有論印絕句十二首，專家真賞所在，固與泛陳故事者有別也。末卷附子健、侄二人之作，健字誠叔，侄字致堯，皆不失家法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產鶴亭詩稾十一卷 乾隆刊足本

清曹庭棟撰。四庫全書總目載是集僅七卷，列入存目。案集分十一稾，其分稾之例，或以時，或以事，每稾各有自序。諒出陸續付刊，故流傳之本往往多少不同。當時館本，係由浙江巡撫採進，適得七卷之本，無後四稾，於全書遂缺三分之一。庭棟著述甚富，詩主性情，致力尤深。其所輯宋百家詩存，獨為四庫所著錄。法式善論其詩大似北宋人。袁枚隨園詩話稱其晚年佳句，如「廢書祇覺心無著，少飲從教睡亦清」，「病殺揖讓虛文減，老覺婆娑古意多」（集本婆娑作軟麗，似較勝），集中類此不勝枚舉。其寫景之作，亦時有真切警句，不獨工於言情也。五古如述母德詩二十九首，真摯可徵至性。詩格頗與查慎行相近，才力雖查氏差遜耳。其魏塘紀勝、續紀勝，分載三稾、七稾，共紀百六十餘首，每首自為小序，以存勝蹟，蓋仿朱彝尊鴛鴦湖櫂歌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睫巢詩鈔三卷游仙詩一卷 嘉慶刊本

清吳顥撰。顥原名嗣程，字仰顥，號淩波，又號退菴，錢塘人。乾隆己卯舉人，官遂昌訓導，未久辭官，遠游徧歷滇黔，足跡半海內。晚歲歸杭，息影湖干，築室為棲隱計。生平喜為詩，不下千篇，稾多散佚。子昇官蜀中，始編輯付刊。案顥著述甚富，治經於易書詩並有纂輯，讀史亦有記錄，最著者杭郡詩輯，自清初迄乾隆鄉先輩之作，搜羅畧備。其孫振棫編刊為三十二卷，又續輯四十六卷。後同縣丁氏續成三輯，盈百卷，蔚為大觀，顥實為之創始。其詩藻韻相宣，鎔篇鍊句，不事立異矜奇，自然蘊藉。游仙詩三百首，自稱客中佇興而成，不藉助於獺祭，足以頡頏樊榭，為才人之逸筆。其後裔自振棫以下，代著科名，各有專集，以詩世其家，清芬勿替，浙人猶豔稱之，殆亦表章鄉哲，發潛闡幽之功，應食其報也。

冬青館甲集六卷乙集八卷 吳興叢書本

清張鑑撰。鑑有西夏紀事本末眉山詩案廣證諸書已著錄。湖州府志藝文畧載有秋水文叢四編、共五十餘卷。鑑自識云。七十餘卷。雜著不與。當合詩文而言。是集乃自編付梓。僅其十之一二。同邑劉氏嘉業堂重刊彙入叢書。志稱其初館於眠琴山館。徧讀所藏書。自經史及地理水利樂律步算六書音韵篆隸合石莫不周悉。發為文章。引據典要。阮元撫浙。佐修諸書。剿海寇。賑水災。皆資贊畫。案鑑受阮元知。相從最久。詩中於阮氏所藏彝器古物。多有題詠考證。詞藻兼擅其勝。進呈四庫未收書。亦由其甄錄。文以古書題跋為夥。為集中之精華。學固博通。尤深於史。其書復社姓氏錄後四篇。及幸存錄跋。復社傳畧序。書綠牡丹傳後。於明季社事始末情狀。皆合證羣籍。洞悉無遺。諸家藏書記。於清代藏書源流。如數家珍。題文徵明畫平倭圖記。於圖中人物一一定其主名。且辨其戰績之虛實。非熟於史事者不能如是之明確。籌運策三篇。通論古今漕運沿革。權其利害。以資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鏡。志稱道光初尚書英和見其文。力主海運。奏請允行。於鑑說稍有變通。大致相合。亦可見書生建議未嘗無濟時之畧也。

愚谷文存續編二卷拜經樓詩集再續編一卷 嘉慶家刊本

清吳騫撰。騫有國山碑考等書已著錄。其愚谷文存及拜經樓詩集正續編，皆生前刊行。是編則晚年之作，其文中紀年者，自嘉慶戊辰至癸酉，詩自壬申起癸酉止。騫即卒於是年也。文猶出手編，付梓未畢工。卷末續南華序、經籍跋文、題辭二篇，易簀前甫行脫稿。後所補入，見子壽照壽暘跋語。詩於病中有懷諸書宿七首，題下注云，未竟之稿，則明出於其子所編定。案騫博學嗜古，富於藏書，旁及金石古物，罔不博搜精考。是編所載，於秘籍則有宋槧王梅溪集、百家注東坡詩集、宋槧陳古靈先生集、元槧董彝四書經疑問對諸跋；古器則有釋戣、漢雞鳴戈、說金提控印考；古刻則有舊搨保母甎、唐好畤縣石刻心經、梁絡泰甎、蘇文忠鹽官絕句殘字諸跋；圖書則有沈啓南倣大癡連山夾磵圖、文衡山拙政圖、仇實甫文姬歸漢圖、沈朗倩富春山居圖諸跋，皆有考證，關於文獻。詩亦多詠古之作，年躋大耋，猶於此孜孜不倦，好事風流，



披卷如見。子壽暘嗣守家學，所撰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碎金零璧，幾於隻字無遺，更足補諸編之未備也。

澄懷堂詩外五卷 嘉慶刊本

清陳裴之撰。裴之字孟楷，號小雲，又號朗玉，錢塘人。諸生，官至雲南府南關通判。父文述，為詩壇名宿，裴之承家學，隨仕江南，早歲即有聲，與吳越諸名流唱和，此刪為四人選定，加之評點，各標姓字，如馬秋藥王惕甫孫子瀟王仲瞿舒鐵雲潘榕皋吳巢松彭甘亭龔定庵諸人，皆當時詩人中之巨擘也。別有澄懷堂詩集，乃其全稾，斯本所收，皆其在江南時少年之作。案裴之為詩，體格悉本父頤道堂集家法，富有才華，論事有識，歌行託體唐，音節高亮，近體亦矩矱唐賢，七律雅健，評者多謂其類明七子。其父文述以詞章受阮元之特知，裴之望湖樓歌注云：呈阮雲臺先生，殆曾被激賞者。其室汪端，並以詩名，所選明三十家詩，宗旨正大，世推善本，其中多載裴之論說，蓋出同定，一門風雅，尤嘉話云。



竹素齋遺稾十卷 道光刊本

清姚學塽撰。學塽字敬堂，一字鏡塘，歸安人。乾隆後丙辰進士，授內閣中書，歷官兵部郎中。時文先有單行本，歿後門人彙刊遺稾，凡古文三卷，時文三卷，古今體詩及試帖四卷。案學塽耿介絕俗，篤信宋儒，躬行實踐，而不以講學為名。久官京曹，為一時公卿士夫所敬禮。凡有著述，質實不膚，得其體要。古文時文一以貫之，集中文對一篇，見其大旨，曰：文之有禮猶人之有心，其有法也猶五官四體也。又曰：理則本之六經與孟，與宋儒先生之書，法則取之六經史漢及唐宋大家之文，讀書涉世以廣其才，持志集義以養其氣，其於文也亦可謂成人矣。故其時文闡明義理，而無語錄氣，即尋常應酬之文，亦莫不以明道為主。詩則清迴而饒韻味，無講學家腐語，明歸有光以經義入集，清姚鼐以試帖為外集，附入全集，可為其先例。學塽所作正復不媿也。綜其生平，不自命為文人，并不自矜為理學，有道之言，自然質有其文，此由人品之高，言為心聲，非可偽為者耳。

悔過齋文集七卷劄記一卷續集七卷補遺一卷（同治光緒合刊本）

清顧廣譽撰。廣譽字惟康，號訪溪，平湖人。諸生。咸豐初舉孝廉方正，未赴廷試，絕意仕進，教授近鄉垂四十年，成就甚衆，歿祀鄉賢。自幼慕鄉先賢張履祥、陸隴其之為人，刻己勵行，與同里方坰、吳江張履、沈曰富相切磋，繼與婁縣姚椿游，得桐城姚鼐學說文法，服膺之。初集刊於咸豐中，板燬於兵燹，同治中，同里王大經為刊二集於湖北。至光緒初年，其子鴻昇重刊初集，又得文九篇為補遺，刊附二集之後，合為全集。案廣譽治經以宋儒為本，漢學為輔，所撰學詩詳說，綜合諸說，發明大義，字句考訂，別為正詁。又有四禮摧疑、鄉黨圖考補正，皆援證博洽，不歧漢宋，為大義法謹嚴精粹之語。多見與人書中，如論禮學必宗康成、朱子，儀禮通解以鄭氏為折衷，陸清獻讀禮志疑亦有取焉。方氏周官集注、禮記、儀禮析疑，未以鄭氏為主，故多臆解。姚氏九經說論禮雖不多，而頗有精粹，則用心於鄭氏較深。又謂近代論宮室數家，其間不之創獲，而新異之說，初視若可喜，徐察非顧此遺彼，即舉一廢百，持擇不慎，不至游騎忘歸者幾希。說皆公允。其他論為學教人，多閱歷甘苦之言，非偏執膚泛者比。文之篤雅，實有合於惜抱法乳，其淵源授受則由於姚椿。當時同調如張履、沈曰富諸人，亦皆沆瀣。曾國藩論桐城派之行甚詳，獨未及於浙西，殆因限於聞見也。

姚正父文集十卷 咸豐刊本

清姚興撰。興字正父，歸安人。諸生。喜談經世之務。當道光咸豐間，海內多故，漫游南北，退而著書。自序所列兵論、錢論、水利論、原弊篇、平夷論、闢道論、得人論，均見集中。別有已刊者，爾雅啓蒙八卷、擇吉會要八卷、陰陽指正四卷；未刊者，爾雅通解四十卷、經世要畧一百二十卷，板稾皆燬於兵。晚年乃就僅存之稾彙刊是本。集無總名，無目錄，前四卷為論辨，卷五專論時弊，卷六書札，卷七傳記，卷八以下雜記諸事。案興自述生平，受各行省督撫將帥二十一聘，五次徵名，又稱身逢世艱，誼當補救，秉性迂拙，致才不為世用，猶冀有所纂輯，或可有益於將來。其言近今諸論辨就經史諸子及唐宋人文字，用以發端，借古鑑今，多持之有故。論當時官吏積弊，最為詳盡。論粵東禁烟，操之過急，致開兵釁；論湖州兵團擾民，終難保境，不為無見。身佐和春江南軍事，創議江浙勸捐籌餉而未成，策畫防勦機宜，未盡切當。事後論成敗是非，間參恩怨私見，似未可盡信。所紀新事，半出傳聞，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盡確實。文中間有蘇廷魁、蕭培元評語，與中朝士大夫頗通聲氣，是游士挾策干時之流，瑕瑜不掩，用備參考道咸間時事，不為無裨。至所著諸鉅編，既稱稾燬，無從證實也。

灌園未定稿二卷 光緒刊本

清傅懷祖撰。懷祖字星槎，山陰人，官江蘇太湖廳同知，待次吳門甚久，構園為吏隱，因以灌園自號。湖口高心夔為作灌園記以張之。當同治、光緒之間，服官吳中以文采風流相尚者，懷祖與心夔及江山劉履芬名相埒，皆有著述傳世。心夔、履芬博雅嗜古，兼以詩鳴。懷祖專意為文，沈浸於史、漢及唐宋八家，饒有風骨。仕宦不稱意，懷抱蓄積，一於文發之。時當內亂初平，外患方亟，其原恥、原盜諸篇，皆為懲前毖後而作。諸論史事，借古以鑑今，至讀旅獒、書春秋宋之盟二篇，則論馭外之得失，應嚴夷夏之防，非可專以柔遠為得計，其言頗有切中時弊者。初於咸豐中幕游山左、中州，於剿捻兵事聞見親經，所作總兵邱聯恩傳畧，謂其舞陽之挫敗，違兵法歸師勿遏、窮寇勿追之義，而歸咎於畢吏之促戰，論斷平允，可備作史者之考鑑。亭林顧氏論文字當有關係，此類庶幾近之。



漢孳室文鈔四卷補遺一卷 紹興先正遺書本

清陶方琦撰。方琦字子珍，會稽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督學湖南，覃精著述，卒年甫四十。為學一本於漢儒師說，尤深挈康成鄭氏、叔重許氏，其所著述，於鄭氏則有鄭易小學，分別部居，求解鄭義，約為十類，得其會通；又有鄭易文長考、鄭易源流考、鄭易孟氏學、鄭易馬氏學、鄭君書詩考；於許氏則有說文古讀考、淮南許注異同詁、淮南許注八篇徵、淮南許注存疑、說文淮南補詁，以上皆成專書，其單篇則有許氏說文用孟氏古文易說、許叔重注史記說，推之兩漢傳經派別、古今著錄源流，旁及彝器金石，其他專考一事、專釋一字者，莫不穿穴古籍，義據通深，能補前人所未及，具見於集中。蓋方琦自稱為考證之學，癖嗜陽湖孫氏、高郵王氏及左海陳氏，自乾嘉以來，古學昌明，壇宇闓攄，繼起者從而加密，又得前人未見之古書以補助之，如方琦者足稱後勁。方琦從學於同邑李慈銘，慈銘稱為畏友，其詞章雅雋，允為越縵堂嗣音。是集專載考證之文，博贍精密，慈銘

亦當讓出一頭也



揅雅堂詩集十一卷 光緒刊本

清張景祁撰。景祁字蘩甫，號韻梅，錢塘人。同治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官福建連江知縣。少負才名，有詩刊入杭郡詩鐸。登第已遲暮，以承明著作之才，屈於風塵外吏，人咸惜之。在閩歷膺赤緊，猶耽風雅。集中存詩多屬服官以後之作。鄉人魏稼孫號金石家，同客福州，共相搜討，有校勘北朝石刻拓本，頗悟書學源流，紀以長句，具見高致。閩海奧區，借奇麗之山川，舒情振藻，其臺灣紀事雜感，為人傳誦。案景祁尤工倚聲，與同郡譚獻後先相角逐，詩亦具體玉溪，如閑情感懷諸律句，辭託閨襜，義兼諷諭，深得風人溫厚之旨。又值海疆多故，傷時感事，亦不減義山重有感諸篇。武林多才，在清季時，景祁之詩固卓然一作手也。

拙政園詩集二卷 拜經樓叢書本

清徐燦撰燦字深明號湘蘋長洲人大學士海甯陳之遴繼室善詞章兼工書畫之遴謫戍相從出塞之遴歿於戍所燦上書引咎乞恩詔許扶櫬歸葬事具從子元龍所撰家傳及吳騫序中初之遴爲刊其詞行於世詩則未經授梓嘉慶中其六世從孫敬璋得是集凡詩二百四十餘首吳騫始刊入叢書案燦所作詞夙負盛名世推爲清代閨襜中第一大家詩爲所掩久晦而復彰意境清迴悱惻芬芳一洗凡豔塞外諸作尤渾雅蒼涼寄託深婉蓋未有詩不工而能工於詞者也沈德潛詩話載其送方太夫人西還七律一首末句云料得魚軒回首處沙場猶有未歸人德潛評謂羨人歸憐已未得歸極愁慘中不失和平氣象是爲正聲是詩原編所未載騫爲補入原編不知爲何人所輯未爲足本集外佚篇當復不少拙政園者在吳門有水木之勝之遴購爲別業燦因以名其集後籍沒入官吳偉業賦園中山茶花備言園之盛衰實爲之遴而作之遴亦有集四庫載入存目今已罕見反不如燦之詩詞猶膾炙人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梅花園存稾一卷 拜經樓叢書本

清鍾韞撰。韞字眉令，仁和人，海甯查逸遠室，翰林院編修慎行之母也。熟精文選，工詩古文詞。未嫁時與女兄唱和，有長繡樓詩集。逸遠亦工詩，見明詩綜閨閣知音，益增韻事，相夫教子，懿行甚備。臨歿時以風雅流傳，非女士所尚，自焚其稾，慎行默識詩詞，追錄六十餘首，題曰梅花園存稾。事具見於查羲選佛詩傳，及查岐昌岩門詩話。案慎行敬業堂詩，為清代大家，觀是集乃知淵源母教。集中有示兩兒讀書吳山及璉兒慎行原名嗣璉環兒分心吟詠，恐荒章句，詩以誡之，兩章，一曰：慎勿趨時好，何須戀舊茨。又曰：才名終世態，學業有家傳。義方之訓，更不僅在詞章末事。吳騫刊入叢書，以備海昌閨媛詩之一家，序稱詩澹遠饒林下風，白雪之詞，幽蘭之調，終不與曉風殘月同其銷歇於天壤間。又云：非謂此足以盡其人，推挹之深，蓋不獨在於詩也。



大宋新修太平聖惠方一百卷目錄二卷 依宋鈔本

宋王懷隱等奉敕編。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內出親驗名方千餘首，更詔醫局各上家傳方書，命王懷隱、王祐、鄭彥、陳詔遇校勘編類，淳化三年書成，御製序引。凡為類六百七十門，方六千八百有奇，疾證緒論，品藥功效皆備。紹興十七年，福建轉運司重刊，校正周樂分兩及脫漏差誤一萬餘字。自明以後，中國傳本甚稀，惟昭文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有宋槧零本，眼蓋兩類三卷。黃廷鑑從之鈔錄，鈔本後歸同縣瞿氏鐵琴銅劍樓，載在兩家書目。日本金澤文庫舊藏宋槧半部五十卷，其餘五十卷亦據宋本補鈔完足，詳見經籍訪古志。此本即從之鈔錄，行款悉依原式，舊為杭州丁氏善本書室所藏，後歸江甯國書館者也。案北宋官修醫籍，以是書及聖濟總錄卷帙為最繁。聖濟總錄清代有刊本，而是書僅見流傳東瀛，或成孤本，日本天明元年別有重

刊此本則仿鈔稍遜宋本彌為可寶清光緒末
武昌柯逢時擬為重刊司館編校勘匪易未
克觀成誠可惜也



難經集注五卷 守山閣叢書本

明王九思等撰九思字敬夫鄠縣人弘治丙辰進
士由翰林院檢討歷官吏部郎中降壽州同
知事跡見明史附李夢陽傳是書署王九思
石友諒王鼎象王惟一輯則實出四人同撰他
書引述每以專屬九思蓋以其名獨重耳是
書所集舊說為吳呂廣唐楊玄操宋丁德用
虞庶楊康侯凡五家其五家原書晁志陳錄
具載其目今皆久佚惟賴是書存其概九思
等無序跋首載楊玄操舊序及十三篇原目曰
經脈診候曰經絡大數曰奇經八脈曰榮衛三焦
曰藏腑配像曰藏府度數曰虛實邪正曰藏
府傳病曰藏府積聚曰五泄傷寒曰神聖工
巧曰藏府井俞曰用鍼補瀉猶見舊本規模
元滑壽撰難經本義於諸說亦多採擷而有去
取蓋自有命義不盡述古與是書取義不同是
書中國亦復久晦流入東瀛傳有活字本嘉
慶時阮元搜訪四庫未收書錄以進呈後金山

錢熙祚刊入守山閣叢書，并難經原名八十一難
與內經靈素乃各為一家之言。後人因其說有
異同，遂生疑義，明清以來，各以臆見辯駁，滋
多。錢熙祚跋稱，此書所集諸家之說，未必盡
是。然觕循文釋義，不為新奇可喜之談，由是
以講求蘊奧，俾古人之意晦而復明，而妄議古
人者，亦得關其口而奪之氣。又謂凡此等備錄
諸家之說，不下一辭，得古撰述之體，皆篤論也。



南山堂自訂詩十卷 吳興叢書本

清吳景旭撰。景旭有歷代詩話，四庫已著錄。
其自訂詩，分東村草、長林草、寒樓草、蓮莊
草、花甲草、閑裏草、擬古樂府及詞，共十卷。
康熙中付梓，板已久毀。至清季，裔孫永謀殘
本，以貽同郡劉承幹，承幹又訪得半部補
完其缺，重刊入叢書。案景旭明季諸生，鼎
革時避亂播遷，久之始歸湖州，卜築南山
堂，為元趙孟頫舊墅蓮花莊，有水木之勝。
子光，登第入翰林，時江都吳綺為郡守，修復
名勝，提倡風雅，景旭亦好事，廣交，每與讌游
相唱和。四方名流來游者，如太倉吳偉業、長
洲宋實穎、崑山徐乾學諸人，款留觴詠，一
時稱盛，並見集中。生平於詩致力甚勤，所
作體格略近宋人。詞存不多，自言詞韻用園次
太守所輯沈去矜本，可見淵源，然所作不及
園次之風致也。

使交集一卷 吳興叢書本

清吳光撰。光字迪前，號長庚，歸安人。順治辛丑進士，官內院編修。康熙三年，奉使諭祭安南國故王黎維祺、維禔，予役往返經年，得詩一卷。有嚴沆、嚴我斯兩序，及李仙根撰傳。同郡劉承幹重刊入吳興叢書。案順治十七年，黎維祺始自稱安南國王，遣使入貢。其後維祺卒，子維禔嗣。未久亦卒，子維禧嗣。康熙二年，表貢方物。三年始遣使諭祭兩世故王。至五年，維禧繳送故明永曆敕印，乃受清廷冊封。事具清史稿屬國傳。光之往諭祭，為清廷第一次使命，故家傳中稱宣詔之特。光議儀注及不受餽遺，拒絕私交，見光之克持大體不辱使命。集中皆紀所經山川風土，入安南境後，於諒山、昌江、富良江、洞濮、諂諸地，皆見吟詠。卷末詠桂林諸巖洞，則歸途之作。詩格高秀，雖近唐音，亦自可傳。本特其事關國故也。王士禛池北偶談兩載光奉使安南事，先後互異，其一則誤指為五年冊封之役。劉承幹跋據是集以辨正之，考五年冊封奉使者，為翰林學士程方朝、禮部郎中張易賁，屬國傳所叙甚明。士禛誤以方朝等為三年諭祭之使，又誤方朝名為芳朝，蓋由傳聞之偶舛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孔堂初集二卷文集一卷私學二卷 吳興叢書本

清王豫撰。豫字敬所，號立甫，長興人。生負異稟，贅于歸安姚氏，與妻弟世鈺同奮於學，喜為歌詩，兼治古文。因事牽連被逮至京師，繫刑部獄，五年而後得白歸。乾隆三年卒，年四十六。臨歿以遺稿付世鈺。長興令鮑辛甫為之梓行。事具世鈺序，及全祖望所撰墓志。其初集詩文設合并載，文集則專載文，私學乃讀書隨記所得，亦兼記雜事。同郡劉承幹重刊，編入叢書。案豫逮獄事，全誌但云好名不慎，擇交致受連染之禍，姚序則云以同郡嚴氏章連，承幹跋乃指為連染同郡莊氏史禍，考莊氏史獄在康熙初年四大臣輔政之時，以豫生年計之，似不相及，不知承幹之說有無明據，抑但因姚序所言嚴氏者，遂以莊案實之，事當存疑，尚待詳考。豫與當時浙中績學之士，如杭世駿、全祖望等，皆締交，稱同調，惜盛年遭禍，推折過甚，未竟其著述之志，然遺稾得賢令為之梓行，不致湮沒，猶為不幸之幸。孔堂山名，集中立泉記云，孔堂山之東，先廬在焉。又云，山南有泉，總角時輒獨游而樂之，因以己字名其泉，故其集亦以孔堂名，示不忘先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權齋文稿一卷筆記四卷 吳興叢書本

清沈炳巽撰炳巽有水經注集釋訂譌四庫已著錄湖州府志載其雪漁文存四卷詩略八卷世罕傳本是稿僅文二十二篇仁和吳昌綬有舊鈔本同郡劉承幹得之以江南圖書館藏本對勘訛脫刊入叢書案炳巽與兄炳震績學齊名乾隆初開博學鴻詞特科炳震與弟炳謙並被薦舉而炳巽獨未與以明經終其學尤深於地理所校訂水經注四庫提要稱其以今證古十得八九遺文零落僅存此稿出於後人掇拾既少宏篇鉅製又有斷爛卷末東甫行略闕其篇尾然稿中所存如蘇湖諸郡重賦考畧有關民瘼論祖庶母喪服書有關禮制參證考訂義據通深他篇並亦多明辨以晰立言不苟非僅以博贍見長雖屬吉光片羽卓然可傳原附筆記四卷承幹跋稱所記逸事有他書所未載者故并彙刊府志又載有續唐詩話一百卷全宋詩話一百卷未著存佚不知尚有流傳否

德壽堂文鈔八卷 吳興叢書本

清沈樹德撰。樹德字申培，號畏堂，一作畏齋，歸安人。乾隆甲子舉人，先是試博學鴻詞科未遇，後建詁經學，亦被薦未用。著有檀弓註辨訛、讀書證及詩文集，集未傳布。清末劉承幹輯吳興叢書，始甄錄遺稾，擇尤編為文鈔。案樹德居竹墩，先世顯達，為名閥族，一門群從，締多隽才，舉博鴻者數人，一時稱盛，皆淹貫經史，學有淵源。炳震、炳巽、檀長考據，所著新舊唐書合鈔、廿一史四譜、水經注集釋訂訛等書，並收入四庫。樹德則文章爾雅，研索義理尤深。集中如廣仁說、廣敬說諸篇，於宋儒之說，頗擷其精而充其類。表彰節孝之文最多，所敘情事曲盡，奕奕有生氣，真摯感人，有裨名教。昔人謂震川歸氏之文，於事關天屬者，不假修飾，而情辭並得，使覽者惻然有隱。樹德之作實為近之，蓋亦其辨香所在也。至策略諸篇，多屬應試之作，非其至者。

胥石詩存四卷文存一卷坿錄一卷 吳興叢書本

清吳蘭庭撰。蘭庭有五代史纂誤補，已著錄。其學深於史，而詩亦特工。乾隆中自刊者，初名南雲草堂詩集，旋燬於火，後從會稽章學誠處藏本鈔存。其文多佚散佚，所存一卷，後人自族譜中錄出者。附錄一卷，則輯錄他人所作傳誌也。案蘭庭鄉舉後七試禮闈不遇，久居京師，先後主大興朱編修筠、桐鄉馮編修集梧家，盡交當世名流，受倩編纂官書，及校閱四庫書。於乙部最為淹貫，所校定之書，往往為他人借刻行世。至代作詩文尤多，而自作僅編成詩集，餘多不自收拾。其詩斂才鋒於矩矱，光氣不掩。沈德潛序之，謂撣鞅於少陵、昌黎之間。王昶蒲褐山房詩話，稱其少名吳越，晚游燕趙，多蒼涼清健之作。所存之文泰半為家族傳誌，語多真率，而不失義法。其書黟陽決獄事一篇，尤曲盡情狀

事理最為深切，蓋仍得力於史者也。





韻山堂詩集七卷 光緒重刊本

清王文誥撰。文誥有蘇文忠公詩集編注集成，已著錄。其自為古今體詩，初名二松庵游草，全稾失去，從乃專編游粵時作為七卷梓行之。是編乃浙江書局重刊之本。案文誥有逸才，工詩畫，好遊覽，嘗獨游峯亭諸山，見二松奇古，因名其居，且以自號。屢游粵東，淹留最久，交其賢士大夫，徧覽名勝，豪情勝概，悉發於詩。其尤勝者，為游羅浮諸作，奇氣歕鬱，直合太白、東坡為一手。由入山至出山，於天開異境，一一豪有一篆之特，鑱摹寫曲盡，筆有化工，有闌古蹟者，亦巨細靡遺。詩逾百篇，盈兩卷，使讀者恍如身到，覺向來游記山志，僅傳名勝之跡，不如詩能傳山水之神也。文誥少壯遊蹤遠涉，晚年歸杭州，築園娛老，其生平篇什甚多，獨傳是集，殆得意在此，餘皆鱗甲不復措意。

耳。世稱其倔强自喜，目無餘子，讀其詩如見其人云。



山子詩鈔十二卷 吳興叢書本

清方熏撰。熏字蘭坻，烏程人。乾隆中諸生。所居曰萩莊，在南潯之西。嘗續撰南潯鎮志，時稱其搜採博洽，能補前人之闕漏。與兄能同耽風雅，招里中諸子結社聯吟，精槀甚富，分田園社吟、待定草、潯西集、潯西唱和集、續唱和集、嘗游草、潄湖草、撫鈍集、揄[illegible]饒集、六六吟草、贅生草，凡十二種。其春多詠物及游覽近鄉山水之作。其詩不矜高格，而體物抒情，自然[illegible]，琢鏡有和雅之音。南潯為苕水名區，人文頗盛，當承平清晏之時，人安絃誦，風雅相尚，有潯溪詩徵之輯，熏為其中眉目。蓋當日提倡吟社，羣推為祭酒云。同里劉承幹搜集鄉邦文獻，為刊此集，於編年次第先後，重為更定，異於舊本。又南潯鎮志所載著述，別有蘭坻詩賸二卷，今未見傳本，尚待訪求也。

白雲古文初集五卷詩集二卷續集八卷 道光刊本

清陳斌撰。斌字湖鄰，號白雲，德清人。嘉慶乙未進士，歷官安徽鳳穎同知、署甯國府知府。先任青陽、合肥兩縣，開陂、興社學、課蠶桑、勤賑郵，多惠政。後因疑獄罣誤罷職。事具仁和宋咸熙撰傳，及湖州府志。初集嘉慶中已刊行，續集乃出仕後之作，合文詩為一編，亦經手訂。既歿，門弟子南豐劉斯嵋官安徽按察，得其稿為之付梓。蓋斌生平論學，以不可見諸施行者為空言，故其文通知古今，辭約理賅，為無錫秦瀛所稱許。詩亦質而不俚，氣息近古。自記云，從宋先輩大樽論詩，文則就正於秦氏，師法所在，終身不忘。續集載義學規條、蠶桑雜記、合肥政略，皆其在官實政，儒吏設施，不同流俗。至其論性理、論古制、論史事，皆簡要清通，斷制不苟，文章通於政事，無二致也。

憶石文鈔一卷 吳興叢書本

清蔡壽昌撰。壽昌字濟眉，德清人。嘉慶己卯優貢，少即能文，郡守武進趙學轍異其才，妻以女，居之甥館。學轍同族懷玉為學林耆宿，亦甚重之，贈詩云：蔡郎少小氣莫當，晴晴共羨今中郎，十三文筆捷風雨，二十羽毛成鳳皇。其文工駢體，頗近毘陵一派，仁和余集序稱其擷藻齊梁，胎息魏晉，足以當之。又稱其著有說文質疑、清遠堂隨筆、輯錄蕭該漢書音義，書皆不傳。今集中載說文質疑序，又有與沈西雝書，論古訓假借之義，是其治小學通雅，故饒有根柢，故非徒以藻麗為文也。蔡本名族，至其父中落，游粵不歸，壽昌少時遠游尋親，見集中上邑令何泰闓書。既而身為秦贅，文多悽惋之音、愁憂之語。光緒湖州府志，於人物藝文，搜採頗詳，獨於壽昌漏略未載。是編出於江陰金武祥，以貽烏程劉承幹，刊入叢書，足以補志乘之闕矣。

**白華山人詩集十六卷詩說二卷** 道光刊本

清厲志撰。志字心甫，號駭谷，定海人。諸生。是編分丁亥、天台、甌江、丁巳、吳游、淡上、磊山、白湖、癸甲乙丙千集，末附詩說。宜興吳德旋重其詩，嘗有四明二家之選，又為其全詩作序，稱為學古而得其原本。案志學詩大旨，多見於詩說中。其論古人多心得語，有述作詩之甘苦，有云：少時喜作了然語，後知其不可，作詩之異於說話者，以其有所醞釀而出，非若說話之可以直情徑遂也。故語極清脆，亦極有趣味，雖人人稱誦之，予終不以為然。又云：任著一口氣，逞著一管筆，滔滔寫來，自為大才，只是去古遠了。又云：予在章安有聞禪樓細花晚風扶幽磬五語，以為前人或未道及，少陵大雲寺之詩，則曰地清栖暗芳，更淨矣。此數則可見其得力全在醞釀二字，故能動與古會。同時浙東以詩名者，鎮海姚燮，才氣藻采似勝於志，求諸韻味，固不及。蓋關於胎息之淺深，定海地僻，不染華靡之風，治經多樸學，如志者，亦可謂詩中之樸學也。

**春園吟稿十六卷** 道光刊本

清查有新撰。有新字銘三，號春園，海寧人。貢生，就職州判。耽吟詠，積稿甚富，刪存猶千數百首。吳江郭麐序云：同時海寧查氏有三詩人，以有新與伯葵、南廬並稱。卷首題辭亦多名流，大抵譽其家風，且謂嗣音初白。夫初白之詩，才力大，性情厚，故達難達之情，狀難狀之景，成為大家。效之者但宛轉穩適，即為能事。至於胸襟蘊蓄，非可強同。有新集中，近體如詠夕陽、蘆花諸律，不乏清綺之思。古體如讀羅縣招諫讀書等篇，頗見排奡。和淵明飲酒二十首，漸近沖淡，皆為合作。飲劇磬策不可多得，蓋應酬之作太繁，亦由根柢未臻深厚，少精意以充擴之。若以詩什為羔雁，如梧門、船山諸公，猶為風雅同調，不嫌依附。至集相國某尚書某侍郎閣學，聯篇排比，未能免俗，亦一蔽也。

自然好學齋詩鈔十卷 同治重刊本

清江瑞撰。瑞字允莊，號小韞，錢塘人，同縣陳裴之室。生有夙慧，七歲賦春雪詩，人謂不減於柳絮因風之作，故以小韞呼之。早失怙恃，撫於舅母梁德繩。德繩亦工詩，及歸陳氏，夫裴之承父文述家學，夙負才名，有金童玉女之譽，相與唱和，賞析，學益進，詩遂卓然成家。嘗時詩壇老宿爭推重之。事具文述及胡敬所撰家傳中。其論氣於史事，論古有識，集中多詠史吊古之作。選題命意，一洗纖佻，所輯三十家明詩，論世知人，於明一代隨奸治亂，皆能貫澈，推高青邱詩為一代之冠，以錢謙益、沈德潛兩家選本推夢陽而抑青邱，力糾其持說之未當。每家各選題律句一首，不特論斷精當，詩之氣格，庶有明七子之勝，蓋其得力所在也。自來閨閣言詩，大都僅在風雲月露，其上者亦不過模山範水，陶寫清輝，至於小家庭閒離合悲歡



詩溫柔敦厚之旨，即為高作。若能上下古今，胸有千載者，不獨近今所無，即求之古名媛中亦屬稀覯，不得不推是集為傑作出也。

楓江草堂詩集十卷文集一卷詞三卷 吳興叢書本

清朱紫貴撰。紫貴字立齋，長興人，廩貢生，爲校官，歷權瑞安縣、杭州府兩學訓導。自先世寄居吳門，所居楓江草堂，有花木之勝，因以名其集。道光中，自刻詩三卷、詞二卷，同郡劉承幹又得未刻詩稿七卷及文，重爲彙編刊入叢書。紫貴與吳中名流顧禄、竹里朱綬生諸人遊，滄桑多閱，嘗校刻後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考訂精審，爲藝林所重。詩才清逸，當時推爲樊榭嗣音，蓋苕水吳江，永嘉武林，皆爲山水勝區，人文淵藪，生平濡染風雅，又績學有素，胸中蘊蓄足以發其才思，故所造詣醇粹如是也。於詩切力最深，承幹跋引小乾廬詩話，摘其佳句，谷張千里云：草堂人日思高適，細雨簷花酌鄭虔，鄭齋遣興云：數仞墻邊打頭屋，百僚班底折腰人，皆以風致勝。集中類此者不勝枚舉。文雖不多，亦能胎息古人，不失爲雅之則。詞尤精細而味長，乃專家之業，非率爾操觚苟作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遲鴻軒詩棄四卷文棄二卷詩續一卷文續一卷年譜一卷 光緒刊本

清楊峴撰峴字見山號庸齋歸安人咸豐乙卯舉人官江蘇候補知府歷署常州松江兩府因鞫寶應紳士互控獄失學使意被劾罷視上司降秩故晚年以罷翁自號罷官後遂流寓吳中其詩文凡數刊初皆以棄稿名之各有所續最後女埼金匱汪煦為編補遺并自撰年譜刊之棄峴少時受學於長興臧壽恭成左氏春秋中朔表又治公羊春秋成公羊顏氏記公羊禮徵又從錢塘項名達學算自稱諸算稿皆燬於兵亂當時經學大師如長洲陳奐句容陳立皆奉手親炙容游既久同輩名流應求頗廣故亦高自位置居官强項迄不得志於時罷官後益意氣激宕目無餘子鬻文字以自給素工分書邊入逸品最負盛名其發於辭章皆有凡纂之概如其為人詩源本李杜大家洗盡甜熟纖仄之態文喜摹諸子尤近蒙莊若唐宋諸家科臼不屑蹈之也所造雖未至大醇要為矯然拔俗有異時流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隱堂文錄二卷 吳興叢書本

清淩霞撰。霞字子興，一字麈遺，歸安人。同光之間，以詩畫遨遊楚皖吳越，自號病鶴布衣。尤嗜金石，自言金石之文力不能多致，乃專意於古今言金石之書，博收偏覽，自編癖好堂收藏金石小學書目，以誌微尚。是錄亦以言金石之文為多，當時稱同好者，如同縣陸心源存齋、楊峴見山、會稽趙之謙撝叔、仁和魏錫曾稼孫，皆締交。有撰述則相以序跋為表章。當家之言多中肯綮，其他書畫題跋則隨意之筆。霞別有詩集，自序謂少時與同郡戴望子高、施補華均甫同為詩，陳雅君為作三君詠以紀之。其後戴專治經，施兼為古文辭，霞則癖嗜金石說文之學，於詩不復專意為之。劉氏刊叢書，專取其文錄，蓋亦以霞於金石致力較勤也。



敵餘山房文集二卷 吳興叢書本

清丁桂撰。桂字景顏，號子香，歸安人。諸生。少孤，依其舅氏沈登瀛居南潯。登瀛績學多藏書，桂盡讀之。又從烏程孫燮震澤金錫桂受古文法。自嘉道以來，南潯一隅人文蔚盛，著作如林，桂行輩較後，濡染有素，雖一衿終老，獨以古文為鄉邦所稱。遺稿僅存，幾至湮沒，同里劉承幹得之，始為刊入叢書。集中立後、續立後、棄子歸宗、獨子留養諸議，通禮制法意而體人情，立言不苟。舅氏沈柳橋先生行述及丁氏先墓表，翔實而真摯，不苟義法之精，且見性情之厚。其表彰守節婦女諸篇，皆極經意之作，敘事雅潔，能傳貞烈之精誠。論斷謹嚴而有遠神，餘韻足為震川歸氏嗣響，知其胎息淵源之有自也。其曰敵餘山房者，因舊宅燬於鄰火，先世所藏書千餘卷及書畫法帖俱

爐惟存歐陽率更醴泉銘搨本後遂以歐餘名其居用署其集蓋以誌舊澤云



結一廬遺文二卷 光緒家刊本

清朱學勤撰學勤字修伯仁和人咸豐癸丑進士戶部主事充軍機章京歷官大理寺卿久佐樞務嫻諳國典又富藏書多善本精目錄之學著有結一廬書目行世女婿張佩綸為撰墓志云有集三十卷讀書雜志二十卷樞垣日記三十卷今皆不傳是集為其次子澄瀾江陰繆荃孫所編訂僅吉光片羽耳集學勤之學於掌故目錄兼擅其長集中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出歲入總數考乃據道光二十九年戶部奏冊月注隨時動用及京城兵餉等不與焉以道光十一年歲出歲入單較之例支銀數名目亦不同蓋無體例不能悉記云云蓋戶部年例奏冊祇載出入分數合為總數於事實情形蓋概不敘及局外覽之不能得其要折此學勤又就實錄會典樞政考諸官書分類搜考記歷朝兵數略記耗羨歸公記河工用款記戶部撥款記各省有田地賦額記普免錢糧數

用、記各有漕糧、記錢法、各加討論、於二百年財政盈虛利弊、瞭如指掌、清李長沙李希聖有光緒會計錄、亦據戶部冊籍、不能如是之精覈、是篇爲攷國故者不可廢之書、其他雜文僅十餘篇、半爲古籍古碑題跋、皆實有攷據、雖殘鱗碎甲、惜其全集雜識諸書不可見也、



槃薖室文甲集三卷乙集二卷 光緒刊本

清湯紀尚撰、紀尚字伯述、蕭山人、故協辦大學士金鑑之孫、太常寺卿修之子、少隨父宦居吳門、時官於吳者、有湖口高心夔、山陰傅懷祖、江山劉履芬、歸安楊峴、並以文學名、紀尚與爲友、相切劘應和、得譽最早、是編自訂文甲集多屬吳所作、乙集則入北洋幕後之文也、先後相較、甲集差勝、蓋紀尚之持論、謂國朝文至桐城方姚出始軌於正、然寖盛亦寖衰、獨上元梅郎中嘉興錢給事及曾太傅、實有扶微補敝之功、又云、惲氏敬、胡氏天游、汪氏中、龔氏自珍、力追深峻、蓋桐城之文如泰山北斗、諸子之文則如徂徠新甫、與岱宗揖讓俛仰、然窺測其所作、實淵源於龔氏者爲多、龔氏之文、理境恢擴、闢拓心胸、高明之士多喜效之、而制行往往易涉放任不羈、文行相闕、有不期然而然、矯其弊者、又或欲因噎而廢食、亦非也、紀尚名家子、與常熟翁協揆有葭莩之親、又久居合肥相國幕、

公皆僅以文士相待，然其文之光氣自不可掩沒也。





遂齋文集十二卷 吳興劉氏刊本

清吳承志撰。承志字祁甫，錢塘人。光緒丙子舉人，官平陽縣教諭，嘗佐修平陽縣志、杭州府志，篇爲精覈。同縣吳慶坻與共事志局，後收其遺稿，爲編次成五種，皆考證輿地之書。又編其說經之作及論時政并雜文中非輿地爲文集。案承志之學，固於輿地爲尤深，而實事求是，平心研索，百端一以貫之。說經多爲詁經精舍課藝及與學官弟子講貫之文，恪守乾嘉諸儒家法，其獨到之處在每討論一事，必求通前人著書之義例，合數事以觀其通，則是非自見，而得所折衷。故其持說無偏頗，無游移，推之攷地理、論時政亦莫不皆然。自道咸以來，諸儒考西北地理者大綱已具，圖籍所載邊遠地名有通稱專名之别，若非苦爲分明，往往雜於糅合。承志所注意者，尤在於此。清季侈談變法，鶩鶩新遺舊，收效無多，承志講講於存亡之間，可

調得其體要其與人論著述諸書義例明
通皆深嘗甘苦自道所得者也



褚亮集一卷 武林往哲遺著本

唐褚亮撰亮字希明錢塘人隋仕陳隋入
唐為弘文殿學士散騎常侍贈太常卿
在瀛洲十八學士之列唐書有傳考唐書藝
文志亮有集二十卷自崇文總目以後皆不見
著錄通志藝文略雖有其目然鄭樵所載多
非實有藏本蓋其書在宋時已散佚矣是
本出於後人輯錄大抵出於唐文粹文苑英華
等書如諸樂章史籍魏徵與亮等同作故



唐詩紀及全唐詩皆入於魏徵集中已不能辨
其孰為亮作孰為徵作日本所傳寫本文館詞
林第四百五十三卷有亮文隋車騎將軍莊元
始碑銘隋右驍衛將軍上官政碑銘左屯
衛大將軍周孝範碑銘共三篇是集均已採入
於寫本脫漏之字皆作方空疑即從彼書錄出
有迹可徵丁丙氏輯刊鄉哲遺著以褚氏父子為
初唐名人用冠篇首雖屬殘編斷簡亦足以
示珍重卷首載小傳而無序跋以紀輯錄之原

妄為刪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褚遂良集一卷 武林往哲遺著本

唐褚遂良撰。遂良字登善，亮次子，官至右僕射，封河南郡開國公，因諫阻立武后，遷貶愛州刺史，歿於謫所。神龍中始復官爵。唐書有傳。唐書藝文志云集二十卷，通志藝文略亦如之，宋代諸家藏書目錄皆未見，與父亮集同佚已久。是本亦出後人輯錄，採遂良忠鯁大節，為唐代名臣，史傳所載，宏議讜言甚詳，因忠獲譴，天下哀之。又書法為大家，碑版照耀，古今為世所推重。集中所收之文，以疏奏為多，所言事多見於史傳，而文體詳略繁簡各不相同，且或語從節損，首尾不完，其中不免有僅從史文，而非原篇者。餘多採自碑帖、墨碑鈔刻，已有訛闕，而雜帖則真贗相參，頗費考訂。較之亮集更形寥落，而集首卷均載成化杭州府志人物傳，而不取史傳，殆因史傳所載文字多已集，以避重複。近代注唐宋人名集者，往往博搜

後人所記軼聞及攷證史事，以訂譌補闕，歸於附錄，其例雖甚善，惜輯刊是集者未嘗及此也。



錢唐集十六卷 武林往哲遺書本

宋韋驤撰。四庫著錄止十四卷，提要云：原本十六卷，闕第一第二兩卷，遂以第三卷為第一，改定為十四卷。然杭州瓶花齋吳氏有影鈔宋乾道四年槧本，為十六卷，亦闕前二卷。光緒中，歸安陸心源嘗仿盧氏羣書拾補之例，專刊其十七十八兩卷。錢塘丁丙輯武林往哲遺書，始以瓶花齋鈔本重刊，卷末有驤孫能定跋云：先大父文稿二十卷，家藏日久，以季父參議携往別墅，兵後二卷遺失，不可復得。能定大懼歲月寖遠，復有亡逸，謹命工鋟木於臨汀郡庠。時乾道四年五月甲辭。據此則初刊已非足本，文獻通攷經籍考、宋史藝文志並作十六卷，殆能定所刊已少兩卷，不知所少者是否後兩卷抑前兩卷，其時已闕。又四庫提要云：驤少以詞賦知名，王安石最稱其借箸賦，集中未見。考宋史藝文志，驤別有賦二十卷，當別在賦集之內，而今已失傳。以賦集卷數反多

於詩文全集事屬可疑宋志所載之書多
未目覩往往有譌或十字是衍文具賦集是
否即原稾所佚之二卷今亦難以臆斷四庫
於改定之書其數每以意為增減不及此刊之
矜慎非僅多出二卷為足重至驤仕履事蹟
見附録陳師錫所撰墓志較提要為詳其
詩文之工提要評騭甚當無待贅述也



此數語刪去改見於篇末

新注朱淑真斷腸詩集十卷後集七卷 武林往哲遺著本

宋朱淑真撰鄭元佐注元佐錢塘人時代事
跡未詳淑真有斷腸詞一卷四庫已著録
其詩二卷見存目為浙江鮑士恭藏本提
要謂即宛陵魏端禮所輯此本首載魏
仲恭序端禮當即仲恭之字惟卷數與存
目多寡懸殊疑元佐作注時所重編也提
要又云前有田藝蘅紀略一篇詞頗鄙俚似
出依託此本無之則提要指為依託為不誣



淑真詞為向來所甄採而此本不載魏序云
淑真詞往往為好事傳誦又云并其詩為父
母一火焚之今所傳者百不存一又云姑書其
大概為別引乃名其詩為斷腸集蓋其語
意似斷腸詞先有傳本仲恭特表彰其
詩而集名斷腸亦仲恭所題也光緒中杭州
丁丙以羅鏡泉鈔本刊入叢書與天一閣書
目刊本八卷卷數不合（閣書散佚無從考其異同）又從諸是
本刊本馬氏小玲瓏山館汪氏振綺堂蔣氏

別下齋諸鈔本，各得詩數首，以補羅本之闕。朱淑真有才而所適非人，抑鬱以死，世人哀之，燼餘斷句，搜輯流傳。鄭氏且為作序註詞，中生查子一闋，見於六一詞，可證其誣。詩之存者多於詞，其中有無依託，則不可知。要之編出宋人，流傳有緒。此本與四庫存目所見卷數不同，又有增注，固當補為著錄也。鄭元佐字明德，此編所署籍貫為錢塘。杭州府志人物傳列之寓賢，謂遂昌人，家於錢塘，及見咸淳諸老，元至正中，官江浙儒學提舉。



芸居乙稿一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武林往哲遺著本

宋陳起撰。起字宗之，錢塘人，家有芸居樓，因以名其集。於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設陳解元書鋪，收刻海內詩人小集，名曰江湖集，隨得隨刊，凡經數續，故各藏書家所得傳本多寡不同。四庫所收凡兩種，一曰江湖小集九十五卷，為兩淮鹽政所採進，一曰江湖後集二十四卷，乃從永樂大典輯出。起詩一卷亦在其內，此本多補遺一卷，並附錄載同時投贈及後人題詠諸作，最後為厲鶚、錢師曾、陳文述，似刊入叢書所增輯者。案起好談風雅，有名於時，後因有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之句，為時相史彌遠所惡，坐罪流徙，且禁士大夫作詩。此詩今未見集中，蓋所佚不少。四庫既收江湖兩集，於各家之別有專刊者，如高似孫之疏寮小稿、姜夔之白石詩集、周文璞之方泉集、樂雷發之雪磯叢稿、宋伯仁之西塍集、許棐之梅屋集、

仍行著錄。趙是集有補遺附錄，與江湖集本不同，亦應援諸家之例，別行著錄也。



學箕初編二卷 南雷文案附刊本

清黃百家撰。百家原名百學，字主一，餘姚人，宗羲第三子。預修明史，食七品俸，不受職。能承家學，以學箕名其文，取繼述之義。分三編，此初編附刊南雷文案之後。卷一目下注云：起康熙戊申至丙辰。卷二目下注云：起康熙丁巳，未注迄所止。皆中年以前所作。錢儀吉碑傳集載百家撰萬季野墓誌銘，此本未見，當在二三編中。世傳內家拳法一書，謂為百家所撰，其說全見於王征南傳。蓋後人襲取傳文，改立名目為之也。案南雷文以文定為晚年定本，宗羲自識凡例云：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今鉤除其不必存者十分之一。又云：非舊本間有改削者。此本凡文案四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一卷（後二種亦稱文案續刻、三刻），無蜀山集，而有詩曆三卷（定本四卷，末卷為晚年作），劉子行狀二卷。各卷之前後或題子百樂

校、有學校、百家校、名不一律、殆因時有先後之異、校心並有蕭箾山鐵踏軒字樣、是分刻之外又有彙刻百家之文、亦附於後、疑即其所薈萃者也、宗義最後又有文鈔之編、全祖望謂其未成而卒、鄭性有刊本、全祖望謂中多贗附、乃別加考定、編為大全集四十四卷、鮚埼亭集外編載其序、而未見傳本、竊以文定已見著錄於四庫存目、文案經宗義手自刪改、不必復著錄、特於其諸本之分合多寡、總括附記、以備考焉、



遜學齋文鈔十六卷續鈔五卷詩鈔十卷續鈔五卷　家刊本

清孫衣言撰、衣言字劭聞、號琴西、瑞安人、道光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直上書房、歷官江甯布政使、召為太僕寺卿、告歸遂不出、著述終老、其詩鈔最先付梓、繼刊文鈔、皆在同治時、續鈔則歸田以後之作也、案衣言學宗宋儒、文派近於桐城、嘉興錢泰吉序之、諷以昌明永嘉之學、其紀事論事



諸作、文繁理富、氣息深厚、實多有本之言、足為止齋水心嗣響、於鄉哲遺編軼事、蒐求考訂、不遺餘力、晚欲為永嘉學案、以示自宋至清數百年傳衍之緒、惜未觀傳稿、集中大鄭公行年小紀一篇、可略見其採掇之勤、詩則取徑山谷、以摩杜陵之壘、早歲大家、衣言在上齋時、數疏言時政、因而一麾出守、及官江藩、亦以持論不合時宜、不安於位、守道持正、硜硜不移、亢爽之氣、時時流

露於文字間。晚年有口占二律寄徽蘭侍郎，其二云：萬里鄰盧杖，千金洴澼方。甑生惟鑿空，無死尚勝章。謨畫旁終當，源孫吳只用長。老夫息壤在，他日可思量。生平志趣於斯可見也。



籀廎述林十卷（家刊本）

清孫詒讓撰。詒讓有周禮正義、墨子閒詁等書，已著錄。其學體大思精，惟深明古制古義，故能詒古籀文，綜覽百家，於厤算金石地輿目錄、貫穿古今，皆審其異同，辨其是非，着述所及，周禮、墨子固為專家絕業，他如斠補大戴禮記、斠補周書、考白虎通義、考衛宏詔定古文官書、考六家厤術、考古籀、考龜甲文，又考古籀龜甲文以證說文，並有專編，而於諸經制度訓詁名物，專論一事者，莫不義據通深，析疑求是。至其釋古器、審古刻，由於經史之學根柢深，考訂確鑿，非一知半解者所可同日語。其學奄有乾嘉諸儒之長，又涉獵泰西學說，大而政教，小而物理，且能以中國古籍滙通之，而不同於附會，此乾嘉諸儒僅發其端而未及充拓者，乃時之先後為之也。孫氏為浙東望族，其父衣言以詩古

文雅於時、承永嘉學派、而廣新說、詒讓之閎通精博、殆又過之、可稱清季學林鉅子云、



冬青館古宮詞三卷 功順堂叢書本

清張鑑撰、鑑有冬青館甲集乙集等書、已著錄、此古宮詞三百首、據自識乃少作、晚年始編錄成卷、光緒中、吳縣潘尚書刊入功順堂叢書、案宮詞分兩類、一為身在宮闈、或宦居禁近、舉親見親聞者賦詠之、唐宋之間作者皆屬此類、一為博搜往籍、以紀舊聞、用備一代宮闈之掌故、明清以來作者多屬此類、鑑所作、更擴其範圍、始自周秦、迄於明季、統稱曰古、以別於今代、其取材甚博、用厲鶚等南宋雜事詩之例、具引諸書、自為之注、所採多說部叢編、而按諸時事、仍隱以正史為根據、略見體要之不苟、薰香摘豔、博麗為宗、則宮詞之體固如是也、鑑豐於才而絀於遇、晚年牢落尤甚、卷首自識署名張蹇、謂蹇與鑑音同、援鄭樵晚病風痹改名風之例、以示其感慨不平、又此名不見於他書、亦可紀也、

遼金元宮詞三卷夢華亭駢體文四卷 吳興叢書本

清陸長春撰長春字辯香號蕭士烏程人道光甲辰副榜嘗客游嘉興及蘇州晚歸教授里中所居南潯鎮為湖郡名區人文甚盛長春久困場屋晚年黜居不出一以詞章自娛著有綠鶴仙館詩集佚不傳事跡具見劉承幹跋中鉴長春慕於遼金元史事每朝撰宮詞六十首援引賅洽吐屬清新可為宋南雜事詩嗣響駢文託體齊梁亦非俗筆其答陳琴齋孝廉書與殷譜經編修書具見生平志事概略岳續患佚像贊析河東小集序集語緯以藻詞皆能稱題亦晚近駢文作者可分一席光緒湖州府志於文學之士紀載頗詳而人物傳未及長春僅於藝文略中載其遺著宮詞駢文卷帙不存當由未見原稿詩文之外又有遯齋隨筆八卷看欲樓窗談四卷今亦未見傳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默盦集十卷 活字本

清王舟瑤撰舟瑤字玫伯黃巖人光緒己丑舉人京師大學堂經學教習奏調廣東辦理學務官候補道國變後歸隱不出初受學於同縣王棻後肄業杭州詁經精舍治經宗漢儒繼治宋五子書究古今中外治亂之故期於經世其說經之文多薈萃舊說折衷以歸一是論學則主兼通漢宋以鄭君朱子為依歸清季學者矯拘牽舊習喜從新說而不求根本舟瑤雖亦講時務而猶恪守先正榘矱調劑新舊之間時斤斤以勵躬行尚氣節為準的蓋異於無本之學也其與章一山書自言生平所學以宋五子為體以十通為用九通及通鑑兼採西學無弊者為用中之一端又云諸子實有獨到處亦有受病處苟非於語孟六經墙有所得而遽使從事莊列鑽研管商勢必愚者茫無所得智者誤入歧途非第諸子不易讀即經亦不易治近世公羊之

說甚熾實則三科九旨素王改制之說公羊今無明文膠西啓其藩任城成其獄嘉道以來劉申受宋于庭以此誤其學甚矣流毒之深也此段議論於當時為切中可徵其蘊蓄矣



龍樹菩薩眼論一卷 日本傳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並載是書作一卷晁氏讀書後志作三卷隋書經籍志又有龍樹菩薩藥方四卷不知是否即是書抑别是一種是書出於朝鮮所輯醫方類聚日本有聚珍印本此單行本出於傳鈔與聚珍本字句頗有異同可以互證訛誤所據者或尚在聚珍本之前也是書首列總論四篇曰眼疾因起曰謬誤失理曰應伏失宜曰料理成約次為開內障用鍼法鉤割用鍼鐮鐮法及療眼後禁忌慎護治小兒眼條例次為辨諸般眼病隨狀所療三十篇次為療眼湯丸散煎膏三十一方多紀氏醫籍考引舊跋云文辭非古與外臺秘要謝道人論相出入而證治之法鍼鐮之術其精微非彼所及又有波斯之法與漢土用藥不同謂是或隋唐間人傳錄更法集明代所刊行龍木總論龍木論等書從宋元人醫籍中採集各

各不同是書雖撰人無可考審其文體當在隋唐之間無疑古籍可珍非後來依託者可比也



藏密齋書牘上册一卷 槜李遺書本

明魏大中撰大中字孔時號廓園嘉善人萬歷丙辰進士歷官吏科都給事中以劾魏忠賢被禍崇禎初贈太常卿謚忠節明史有傳明史藝文志載大中藏密齋集二十五卷四庫未經著錄蓋傳本久已罕見書牘上下册原為舊鈔本海甯吳騫拜經樓所藏同治中歸獨山莫友芝題曰魏廓園先生尺牘上册注云二百八十一首然檢全册實僅五十六首顯係殘本光緒中同縣孫福清刊入槜李遺書考明史紀傳



及陳鼎東林列傳大中為趙南星所倚重其晉吏科都給事中在天啟四年甲子與楊漣左光斗首擊逆璫未幾因會推晉撫出南星意為忌者所彈降調回籍次年乙丑夏大興詔獄遂就逮被難此册每篇原注年月始於丙辰終於壬戌其時朝局已紛璫禍尚未大熾故隱憂國是言猶含蓄至癸亥甲子以後之作皆在下册惜不得見也其子學洢茅簷集四庫所收提要稱其文章未甚成就乃以人傳大中藏密齋全集既湮没久無傳本此雖殘編斷簡亦不可不亟

為表彰也。



書帶草堂文集二卷補遺一卷 慈谿文徵本

明鄭溱撰。溱字平子，號秦川，又號蘭臯，慈谿人。崇禎己卯副榜貢生，選入國子監肄業，以高等被薦，部議推用未就。魯王時，起授按察副使，旋謝去。入清隱居自晦，五十年不入城市。子梁，康熙中績學登第，官至高州府知府，溱膺封典，而不肯就養，蓋猶以明遺民自居。事具黄百家所撰墓誌。所著文二卷，詩十二卷，皆自所選定。補遺一卷，子梁所輯為之刊行。是本為光緒中同縣楊泰亨所重刊，板心題曰慈谿文徵。有



文而無詩，或因其詩别見編錄也。案黄宗羲而為溱作壽序，一比以宋末袁季源有清容為之子，一比之陶淵明，其風節可想見。而溱以子梁出仕新朝，心猶耿耿，論其遭際，亦猶宗羲之力辭徵聘，而使子百家預修明史。百家為溱撰墓誌，謂從古父子，爵祿學問可以相傳，必無世襲遺民之理，其言頗有所迴護斡旋。蓋明清之間，浙東人士故國之思特深，一時風尚於斯見之。

## 擬古樂府 分卷 慈谿文徵本

清胡亦堂撰。亦堂字質明，號二齋，慈谿人。順治辛卯舉人，官江西新昌臨川知縣，有惠政，行取主事，終戶部郎中，祀撫州名宦。慈谿縣志藝文載其和李西涯擬古樂府一卷，又續西涯樂府一卷，注引徵文錄云，亦堂和樂府一百六十三章為一卷，續補三十四題為一卷附焉。是本為光緒中同縣楊泰亨所刊，僅七十餘篇，其中間有一題兩詩者，有鄞縣張瑛芝蓉嶼評語。考光緒鄞縣志，載瑤芝，亦順治辛卯舉人，官靈寶縣知縣，博學，善詞賦，有詩集數種。亦堂與鄉舉，曾為作野眺樓詩集序，此本是否即瑤芝所選，錄無序跋可證，未能臆斷。案亦堂此作，詞義修潔，雅有斷裁，自多可取，惟大禮獄一篇，於諸諫爭者有微詞，而寬論張璁桂萼，專以入祀太廟坐罪嚴嵩，未免不得其平。大凡論史事者，人云亦云，固落平庸，加矯雷同，又往往易生偏袒，雖賢者亦所不免耳。



## 曝書亭外集八卷 檇李遺書本

清朱彝尊撰。彝尊曝書亭集，四庫已著錄。五世孫墨林從家藏手稾及他選集中，輯其正集所未收者，為外集，凡詩五卷，詞一卷，文二卷。其中亦有兼見於文類、騰笑集者。彝尊詩文凡三刻，未仕前曰竹垞文類，已仕後曰騰笑集，晚年自定全稾為曝書亭集，四庫所著錄者是也。同里楊謙曾輯補遺二卷，未行於世。嘉慶中，墨林續輯此編，據阮元序言，同里馮登府實助成之。於道光初刊行，迨光緒中，嘉善孫福清又刊入檇李遺書。案唐宋以來名人正集之外，後人往往搜輯遺軼，編為外集，而考訂一或未審，羼入偽作，亦有誤收他人之作，轉滋疑竇。此編大都出於家藏未刊之稾，悉除偽誤之弊。至詩文之有經意或不經意，其有關於事跡則同，且與正集互證，於當時原編去取進退之旨，亦可得諸言外。彝尊與王士禎齊名，同為一代大家。士禎先刊精華錄，而後刊帶經堂全集，彝尊既刊曝書亭集，後人又出是編，一為選精，一為補遺，其取義有別，然皆可用以參證正集，同為不可

廢者也



泊鷗山房集三十八卷 嘉慶刊本

清陶元藻撰。元藻字毖亭，號篁村，會稽人，貢生。早負雋才，困於科舉，橐筆遨游，徧南北，入京師，名動公卿，於閩於粵於揚州，皆久客。一時推為老名士。卜築杭州西湖葛嶺之下，曰泊鷗莊，遂以名其集。集凡文十四卷，詩二十卷，詞四卷。所作辭繁理富，才分足以充之。秀水王又曾序其文，謂李崆峒何大復之妄希秦漢，而僅得其皮，不若歸熙甫唐遵巖之唐宋為宗，而克肖其骨。蓋元藻為文之旨亦如是。惜其多應酬之作，而警策者少。生平致力於詩，較深於文，古體奇正間出，得意者頗能摩韓蘇之壘，近體情韻清摯，娓娓動人，多愜心之作。論者謂其與同里商盤足相抗手。袁枚詩話載其良鄉題壁一律，傾倒甚至，和詩云：手疊花牋鈔橐去，天涯沿路訪斯人。後乃訂交倉山，詩亦與同調，故有此投契。元藻年逾大耋，臨終有留別親友八律，或一人專一首，或數人共一首，皆切合情事，可見其一生以詩為性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滑疑集八卷 同治重刊本

清韓錫胙撰。錫胙字介圭，號湘巖，青田人。乾隆丁卯舉人，歷官江蘇松江府知府。是集為光緒甲戌處州府知府潘紹詒所重刊。序稱乾隆時已鏤板行世，道光中，會稽宗稷辰極贊賞其文，重為編定。紹詒又以原本重刊。案錫胙之文，酷喜摹古，前二卷總題曰古貌，自為之序，蓋取當時之事，而用檀弓、左氏傳、國語、國策、韓詩外傳、史記、莊子、荀子之文法摹擬為之。餘六卷雜文，乃益以官游紀載，裒輯成編，雖非拘拘倣倣古人之某篇，亦每有所胎息。性述三篇，多取譬喻，頗有諸子理致。其服官所至，先山左，後吳中，於兩處地方利弊，官私故事，紀述頗詳。宗氏序稱其於古今之是非得失，恢詭譎怪，曲盡其變，非虛譽也。竊以其嗜古成癖，行文每取拗折，而叙事不厭瑣屑，多得其實，因以析理辨疑，異於徒襲空貌者，其可貴在此。集名滑疑者，取莊子滑疑之耀，聖人所圖之義。其詩亦見有流傳，是集則專載文也。



浮玉山人遺詩一卷 嘉慶刊本

清潘煇撰。煇字照庭，號岌齋，烏程人。乾隆辛酉拔貢，官樂清縣教諭最久，以母憂去職，後主講暨陽書院，歷浙東校官凡數處。見同里陳焯所撰小傳。是集為其孫朗齋官甘泉令時乞錢塘吳錫麒為之刪定。錫麒序云：校官無薄書期會之劇，值科發歛之煩，浙中為山水窟，吟興一發，逸趣畢生，極兼其校官之樂。案煇詩多清愜之作，探勝於鴈宕、仙巖、與苧村、嚴瀨，可謂不負山水。陳傳又云：曾自山左至關中，徧歷五蓮、二華，詩歌磊落嶔崎，有曠達不羈之槩。其詩不載集中，大抵早年之作皆未收入，或別有他稾，未經合編也。其父作梅，字肖梅，官海寧訓導，工書畫，墨香居畫識稱其山水得雲林逸致，於煇則云：山水雅秀，在衡山文水之間，書學顏歐，晚更遒古，自成一家，蓋世為冷官，風雅相繼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舊言堂集二卷 嘉慶刊本

清孫梅撰。梅字松友，號春浦，烏程人。湖州府志作歸安人。謂原籍烏程，兩縣同城，官籍私籍，往往通用。乾隆己丑進士，由中書出為安徽太平府同知，擢寧國府知府，屢為江南鄉闈同考。儀徵阮元出其門，世稱為得人。少有才名，著述頗富，有四六叢話，阮元序而刊之。是集有百齡、韓崶兩序，乃其子曾美刊於粵東。府志稱其嘗賦白燕詩，為人所傳誦。集中無之。吳興詩話稱其以詩賦擅名，吟興甚豪，嘗一夕六疊瀋司馬和聚星堂韻，今集中僅收其三，即載上卷之首。集中皆官安徽後所作，多應酬之篇。下卷試帖居其半，又有詞五首，雜文四篇，編次草草，蓋出於殘稿，非足本也。案梅雖擅詩賦之名，大抵長於應試，本未成家，後因阮元出其門下，名乃增重。是集并未盡其所長，僅見一斑而已。



定廬集四卷 衎石齋晚年詩稿五卷 刊本

清錢儀吉撰。儀吉有衎石齋記事稿等書，已著錄。其詩為嘉道間浙西一大家，生前僅刊刻楮集、旅逸小稿二種，附記事稿文集後行世。餘者裔孫猶有藏稿，無力全刊。新陽李傳元，與錢氏有舊姻，私淑其詩，民國初年，收得定廬集鈔本，其一本有儀吉手蹟，用二本參校刊行。晚年詩原名浚稿，以在汴梁主講時所作，故以地名其集，又名旅逸續稿，則以繼旅逸小稿之後也。其族曾孫振聲得傳本，又補入甲辰、乙巳、丙午等年之作，改題曰晚年詩稿。同邑金兆蕃據其後人藏稿付刊。案定廬集刻楮集為儀吉中年官京曹時所作，最為精粹。旅逸小稿為客粵東時所作，意主沖澹，晚年詩益蒼老，而仍不廢藻采。兆蕃跋稱儀吉論詩，其旨在深與靜，深猶可意，而靜不可學而幾，頗得其甘苦。大抵體格至中年而大成，諸集陸續分刊，精華已具，其未刊之數集，皆中年以前所作也。

## 笏庵詩集二十卷試帖一卷 吳氏一家集本

清吳清鵬撰。清鵬字程九，一字西穀，號笏庵，錢塘人，祭酒錫麒次子。嘉慶丁丑一甲三名進士，由編修遷御史，歷官順天府丞。中年辭官，主講揚州安定書院，遂家焉。初刊行詩鈔十卷，後編入吳氏一家集，紀年至咸豐癸丑止，為二十卷。案清鵬承家學，登巍科，澹於榮利，官至四品，遽賦遂初，出處一守家風，而詩格不為有正味齋所囿。有論詩十首，歷舉建安以來，江都符葆森摘其精語云：傷廉必捐愛，知難必去陳，初奏有萬端，終曲無二旨。新機無故守，幽理無顯呈。偶觸似有得，欲語仍難名。謂盡得此中甘苦之味。又論擬古之不足重云：文通擬詩三十家，莫不肖合，若可為一大宗，而名反出鮑謝下，蘇黃皆奉古人若師，而避古人若仇。其於當代新城、秀水兩家，亦均有微辭。有讀漁洋集戲題絕句云：長白山頭感神女，小黃圍裏弔昭靈。秦祠漢冢知多少，勤費先生雪涕零。其言尤婉而多諷。綜觀諸論，其自作之旨趣可得大凡。六



## 瑞芍軒詩鈔四卷詞一卷 同治刊本

清許乃穀撰。乃穀字玉年，仁和人，道光辛巳舉人，官甘肅燉煌縣知縣。少有雋才，辭章書畫靡不工。家門鼎盛，群從接踵館閣鄉舉，後每計偕輒遭迴避，以咸安宮教習，從事吉地工程，叙勞銓授縣令，遠宦邊陲，歷膺繁劇，多惠政。從軍西域，亦著勞勩，事具長白薩迎阿所撰家傳。案乃穀詩才清麗，早年徧游吳越，壯歷幽燕，模山範水之作，跌宕多奇。及官隴右，詩格又變，盱今弔古，音節蒼涼，如讀唐人出塞諸篇。五七言古體奇氣噴溢，非褎飾於李杜大家不能為之。其紀游紀事，及千佛巖搜考古刻、西域詠物二十首、西陲八詠諸作，皆足備邊疆掌故。武林許氏多才，乃穀名位未大顯，論吟壇造詣，固應推為傑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門

躬恥齋詩鈔十五卷文鈔十九卷後編六卷（咸豐刊本）

清宗稷辰撰。稷辰字迪甫，一字滌甫，號苗樓，會稽人。道光辛巳舉人，初由内閣中書充軍機章京，歷任部郎御史，出為運河道。學精理學，究心經世，慕鄉郡先達陽明戢山之為人。官京師，與當時諸名流游，政事文學並負物望。入諫垣，數疏論時政，薦舉人才，以左宗棠為首，時論推之。存詩甚富，分稾草至三十種，不少作。足迹徧南北，於所經山川名勝，莫不有題詠。中年詩取逕山谷，體格始見渾成。文則早年宗尚桐城，更事既多，能自抒所得。道州何紹基撰序，稱其堅覈有據，傳誌敘事諸作，可以信今傳後，同時桐城派巨子梅曾亮相衡，猶有不逮也。所著論說，不為無用之言，有深慮至佚命十八篇，自成一子，具見生平蘊蓄。少隨父官湖南，僑居最久，曾修甯遠永明江華諸縣及永州府志，擬其詳覈者為要刪，編入文鈔之末。又累主書院講席，盡心教士，鄉里後進多從游講學，雖依附者不免標榜近名，稷長則樂育為懷，隱以世道人心為己任，經師人師，在晚近為不可多遘也。

小詩航詩鈔三卷雜著一卷退鷁居偶存三卷（道光刊本）

清蔡聘珍撰。聘珍字笛椽，蕭山人。道光庚午舉人，官湖北江陵縣知縣，以江隄疏防罣誤罷職。初習名法家言，幕游四方，及服官，為總督林則徐所知，罷職後則徐已調粵督，他長吏亦重其才，遇盤錯猶以諮之。詩有體格，抒寫性情，能達所見。退鷁居偶存皆罷職後與人論時務書札。時當海疆用兵，屢挫，內政亦積弊。聘珍所論籌兵籌餉整飭吏治，其所謂防海不如防江，調兵不如召募，固為審時之宜，亦未有制勝之具。至論鹽課不宜加價，馭吏首在除累，治民尤重不擾，皆身所閱歷，有味乎其言之，不得以常談輕視也。其雜著亦以論事諸書為可取，他篇寥寥無所短長。蕭山先達汪輝祖以名幕為循吏，所著龍莊遺書，論治者奉為圭臬。聘珍經史根柢之學不足媲之，服官經驗，論事識畧，殆亦綽有遺風者矣。

畫延年室詩稾六卷詩餘四卷 同治刊本

清袁起撰。起字竹畦，錢塘人，枚之孫，官安徽安慶府經歷。以先世餘蔭，園林詩酒，猶襲家風。當承平時，金陵耆舊如湯貽汾、侯雲松諸人，皆相與唱和。自咸豐中遭寇難，轉徙兵間，就下僚於皖中，長官以其名流後裔，不以風塵俗吏視之。身罹喪亂，屈居簿尉，其詩仍興會不衰，非盡淒厲之音，蓋亦隨園遺派也。其父通工於倚聲，起之為詞，亦守家法，似工力差勝於詩。集中於一時名公鉅卿，如陶雲汀制軍、曾滌生相國、李少荃宮保、彭雪琴宮保及某中丞、某學使、某方伯、某廉使輩，獻詩贈答，不一而足。冠蓋逢迎，以篇什為羔雁，幾使高情逸韻，消磨於奔走伺應之間。然此事雖古今賢者不能盡免，昌黎大儒，猶有三上宰相書，殆難以苛責於區區簿領中也。



孟晉齋文集五卷周列士傳一卷 同治刊本

清顧壽楨撰。壽楨字祖香，會稽人，咸豐戊午舉人。祖字鳳書，為詁經精舍高才生。父字古心，官潼關同知，為陝西循吏。壽楨承家學，值時多難，慨焉有經世之志。父歿，流寓關中，抑鬱無所展布，賫志以終。父執陽湖呂傳孫為刊遺集，貴筑黃彭年序之，歎其志而惜其遇，謂雖未能盡其才之所能至，亦有卓然可傳者。壽楨之文，淵源騷辯，浸淫漢魏，不懈而及於古。幽憂論十篇，曰國本，曰旗祿，曰營制，曰漕海，曰覈材，曰重吏，曰破拘，曰勵恥，曰抑奢，曰剿賊，通達古今，審切利病，救時之言，非復書生常識。其他紀事銘幽諸作，多表彰節烈，激厲人心。存詩不多，憂時感事，意多深婉。周列士傳，取材古史，用以諷世，行文樸茂，在呂覽新序說苑之間。於唐以後諸家，寘而不屑規仿之。咸同之間，亂極趨治，抱瑰負奇之士，多思奮發有為。如壽楨者，學有根柢，文行兼茂，終無所遇，而名亦未大顯，宜為識者所歎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亭林先生餘集一卷（乾隆刊本）

清顧炎武撰。炎武有亭林詩文集等書已著錄。是集共文十五篇。乾隆中。長洲彭紹升於崑山市購得鈔本亭林集。中多點竄。意出先生所手定。以既刻本校之。其所佚諸篇。蓋門人等編集時所刪削。紹升藏之久。始摘錄為餘集刊行。其原委具紹升所撰序中。書炎武逸史唐王兵部職方司主事之職。欲赴閩而未果。是集廟號議廟諱御名議。或為行朝諮詢所及。或因事關典制。先朝奉行有未當。草此以待採用。故文中自稱臣某。書太虛山人象象謖後。已屬暮年所作。因慨明季諸王淪禍。國家不能藉藩屏之衛。三朝紀東闕文序。則補祖庭著述之未備。以待修明史者取資。皆不忘故國之深衷。特筆書臣。以示鄭重。叔父穆庵及先妣王碩人兩狀。於身世行藏。皆直言無忌。與潘次耕諸札。頗不願出山。且於徐氏昆季每有不滿之詞。當時文字之獄屢興。編集者引嫌忌諱。不得不慎。至乾隆中時明史告成。表彰勝朝遺忠。是非始定。紹升之遲久始刊是集。殆亦有所待也。

顧亭林先生詩箋注十六卷（光緒刊本）

清徐嘉輯。嘉字遯菴。江蘇山陽人。亭林詩五卷。原為吳江潘耒所編刊。嘉即據為底本。潘本詩中間有闕文。得梁清標所藏舊本朱書補完。照錄無闕。又京師新刻本偶有異文。間從校改。末附集外詩四首。（二見吳本。一見漁洋感舊集。一見張蒿庵附錄。近人朱記榮所刊亭林軼詩十三首。原為潘氏所刪。未錄入。）卷首列詩譜一卷。則據崑山吳氏平定張氏大興徐氏上元車氏四家年譜。及顧氏原譜。以為編次。（徐譜車譜未覩。見乃據吳譜張譜所引。）凡例自述云。檢書四百五十餘種。稾凡三易。歷十年而後成。明史及明季稗史有涉顧先生時事者。不厭詳瀆。用為論世知人之助。案亭林學通古今。身為遺逸。交游徧天下。故國之念。畢生不忘。其詩包孕恢宏。用意深隱。以比杜陵詩史。不啻過之。箋注之事。良非易言。幸諸家年譜詳博可據。石州星伯並一時鴻碩。嘉繼其後。較易為功。又討論資諸益友。虛衷採納。博徵而不強為附會。體例謹嚴。是可取也。

調運齋詩文隨刊不分卷 康熙刊本

清錢陸燦撰。陸燦字爾弢，一字湘靈，號圓沙，常熟人。順治丁酉舉人，以奏銷案黜，絕意仕進，著述自娛，以經義教授鄉里，晚主明道書院講席，旁郡負笈從游者衆，集中記及門總序題名至二百四十餘人，年逾耄耋，一時推為耆碩。是編分四種，曰調運齋詩，僅數十首，乃七十後數年中所作。曰調運齋集，凡書序記傳誌共二十九篇，曰調運齋文鈔，凡二十一篇，多八十以後所作。各種板式不一，或有評點，或無評點，蓋隨時所刊，合併為一卷，首有康熙戊辰自序，略謂隨刊者茂初朱生彙余所刻之詩文也，詩多不暇刻，二三子偶為之和陶詩，乃先友呂晚村序而刻於金陵，以其板附之古文辭所編百不滿一，自謂四十年來所作，有益於世者不下二百餘篇，家貧，不預於是者姑有待焉。案陸燦文有氣格，論文大旨見於集中答許青嶼侍御書，大抵淵源於崑山歸氏、虞山錢氏，是編詩文皆晚年之作，非其全稾。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稱其為牧齋族子，詩不為虞山派所縛，別調獨彈，戛戛自異，毗陵學詩者多宗之，陸燦晚曾寄寓常州，結詩社也。漁洋感舊集小傳，稱其有圓覺居士集，今已罕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平圃遺稾十四卷　道州何氏鈔本

清張宸撰。宸字青琱，號平圃，上海人。國朝別裁集誤作華亭人，今据本集改正。順治中，官中書舍人。康熙初，遷兵部職方司督捕主事。自記到官十日，即遭母病丁憂。徐元文撰壽言，但云服闋補官，未言遷轉，故經世文編記撰人姓名仕履，作兵部主事，別裁集作郎中。案別裁記籍貫已誤，仕履亦未可盡信。是集舊無刊本。道光中，仁和龔自珍得鈔本於上海李氏，道州何紹基假閱未竟，邵陽魏源輯經世文編，取去采錄其文。至咸豐中，紹基又從上海徐氏傳鈔此本，具詳手跋。卷首載崑山徐元文撰張平圃六十壽言，略敘生平仕履事蹟。因欽天監楊某疏陳督捕事宜，宸辯其言有不可行者，為楊所劾，雖有旨責楊之辱罵過當，宸尋亦引退。自序作於康熙甲辰十月張秋舟次，即辭官歸里之時。言文多代人作，以文為傭，而自作出於餘力，未能啓發前古之所未明，蓋謙詞也。龔氏定庵文集，有張青琱集序，作三十卷。此本僅十四卷，殆卷有合併，故其數不同。龔氏極重是集，謂順治朝紅本燬於火，是集有內閣應官之文三十餘篇，龔氏謂哀冊文一類甚哀異，雜事記尤足徵儀官未定之事。案宸記世祖大喪，身預典禮，諸祭文皆一手撰擬，所言薨前三日傳諭民間，毋炒豆，毋燃燈，毋潑灰，詢知上疾為出痘，此事他書所未載，足廣異聞。康熙以後，撰擬制草，多歸翰林官。承奉順治中，內三院官制屢經更變，職掌未全釐定，而撰擬猶屬中書。宸文翰嫺敏，才識尤復過人，不獨應官之文，有關朝章國故，即代人所作傳記、壽序、賀序等篇，臚陳事實，如范文程、洪承疇、梁化鳳等，將相名臣政略戰功，多資考證。江蘇水利，和郡輿地，所言尤多可據，乃清代別集集最有用之書，宜龔氏、魏氏、何氏之力為表彰也。

南州草堂集詩十六卷菊莊詞一卷楓江漁父圖題詞一卷　康熙刊本

清徐釚撰。釚有詞苑叢談，四庫已著錄。其詩舊有昌亭藁、蘇皖江草、齊魯游草、西陵草等諸藁，是集晚年歸田後類聚詩古文諸藁，刪存為一集，見卷首康熙乙亥自序。詩用編年，每卷注由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止，而刪舊時分草之名目。詞先有傳刻單行，據傳燮詞序，有菊莊詞二集見示之語，是編統為一卷，前列菊莊詞話二十餘則，乃同人評語也。附楓江漁父圖題詞，自撰漁父傳之外，凡記詩詞曲共二百數十篇，一時名流幾畧備焉。釚以布衣名試鴻博，擢高等，入翰林，修明史，不可謂不遇，與朱彝尊、潘耒並以才招忌，先後左遷去官。詩詞並為高格，歸田後自定全集，原與文集合刊為三十卷，是本專載詩詞，殆當時抽印分行者。卷首黎士弘、朱彝尊、尤侗三序，皆統論全集，不分各體。其所列舊序諸篇，或專論詩，或專論文，或專論詞，皆指一時一地而作，故追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艮齋倦藁文集十五卷　康熙刊本

清尤侗撰。侗有西堂全集，已著錄。是藁無序跋，乃晚年刊行，所收大都七十以後之作。前八卷分體成編，自壬申至戊寅七年之中，合雜文諸體，每年為一卷。案侗早負才人之譽，角逐名場，華實並茂，晚則學識愈進，絢爛之後渣滓淨而清光來，視中年以前，文之境界自是不同。從來名家傳作，合集之外，分集往往並行，如王士禎精華錄外，仍存漁洋蠶尾諸集；朱彝尊曝書亭集外，仍存竹垞文類勝笑集等編。四庫既著錄其正編，餘亦多存其目。潘耒遂初堂集有先後兩刻，編次不同，藏書家亦並存不廢，蓋其中有繁簡去取之殊，即無所去取，亦可就分合之迹，以證作者之學與年俱進。侗是藁既幸未泯沒，固當與西堂全集並存，以為參證之資也。

未庵初集詩稾四卷 康熙刊本

清曹禾撰。禾有未庵初集文稾已著錄。文稾有門人翁叔元後記。但云弟子等請傳其文。簡集得什之一刻之。未言及詩。此詩稾無序跋。字體較文稾較瘦小。每頁板心有漫園字。似禾所自刊。或專行。或合文稾同行於世。其詩亦皆未徵鴻博以前之作。至官中書請告歸里時為止。又見文詩合印之本。各得其半。文不分卷。詩二卷。無目錄。蓋在是本之前。是本始為增編定本也。案禾學詩於王士禎。列弟子籍。稱高足。士禎刊其詩列燕臺十子中。其書今已罕覯。漁洋精華錄。即禾與同門盛符升所同編。其詩專宗法唐人。不涉宋以後派。沈德潛選別裁集記云。舊識峩嵋孫全倫。旋即下世。清門零落。訪詩不能多得。僅載二首。據此可知乾隆中遺集已不恒見。若江陰縣志稱其初集一百卷。二集一百四十卷。世無刊本。卷數與傳本多寡懸殊。恐不可信。初集所收。皆在未徵鴻博之前。其改官翰林後之作。當入二集。今傳世僅見此初集文詩各四卷。晚年著述全歸湮沒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徵緯堂詩二卷 舊鈔本

清顧貞觀撰。貞觀舊有纑塘集彈指詞刊本。近年同縣楊壽枏得楚頌亭集清平遺調庵從詩各鈔本。合刊本二種。以活字板印行。總題顧梁汾先生詩詞集。已著錄。無錫縣志及集中所載序跋家傳。並稱此外別有徵緯堂集積書巖集。皆未見刊本。此徵緯堂詩乃舊鈔本。卷一首行標題書名下。注曰一名楚頌亭集。以楊氏印本互校。惟開卷所列宿昔四首五律。為此本所無。餘均相同。次第時有參差。而以清平遺調十九首加入卷一後半。纑塘集庵從詩諸篇加入卷二後半。其卷首列無錫縣舊志文苑傳一篇。及王士禎纑塘集序文。改題曰楚頌亭集序。案貞觀在康熙時。詞名最著。與朱彝尊陳維崧相頡頏。時稱三絕。然詩亦卓然可傳。此篇卷首列縣志傳。則已出於後人追輯。彙其生平諸集合為一編。故改題徵緯堂之名。為詩之全集。志傳所稱。當因未覩各集之全。故言之未盡清晰也。至所謂積書巖集者。或專載其文。或詩文合編。今既不可見。無從臆決矣。楊本所據鈔本潦

草駁文訛字甚費爬梳。此本舊鈔工整，頗可校正，亦有彼不誤而此誤者，互勘各有裨補也。



南厓集四卷 康熙刊本

清陶元淳撰。元淳字子師，常熟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疾未與試。戊辰成進士，官廣東昌化縣知縣，調署崖州知州。事蹟見國史循吏傳。是集前三卷為雜文，後一卷為淳糧考，皆在官時公私文字。案史稱元淳治績，釐定賦役，裁革雜歛，招集流亡，勸民力穡，民得安業，戶口日蕃。其尤著者，為撤除黎戶土舍之害，及治崖州營守備非刑殺人之獄。昌化崖州地處海南，清初兵燹之後，凋敝已甚，營伍驕悍擾民。元



淳廉正，勤恤民瘼，釐剔積弊，瀝陳大吏，不啻瘏口嘵音。昌化虛糧虛丁為民累者，自明代已然，雖屢有題豁抵補之令，不能實惠及民，久而益困。元淳鉤稽新舊官籍，撰淳糧考，始得其確狀，陳乞豁免，至三迄未得請，以為憾事。卒官後，子正請於乾隆初官御史，疏陳其事，下疆吏覈議，竟獲俞旨免焉。元淳遺志得伸，世傳為嘉話。元淳績學，體用兼備。未第時，與崑山徐元文論修明史，元文韙之，每欲辭官歸田，自撰明史列傳，未遂其志。益都趙執信序其集，謂其為民請命，明

白愷惻，以文論，有陸宣公風義，亦知言也。



天鑒堂集八卷附勵志雜錄一卷 乾隆刊本

清沈近思撰。近思字位山，錢塘人。康熙庚辰進士。初官河南臨潁知縣，廣西南寧同知，政績優異，後以薦歷京秩，累擢左都御史，謚端恪，為雍正朝名臣，國史有傳。案近思為學私淑平湖陸隴其，宗程朱而闢陸王，身體力行，黜浮崇實。集中所紀宰縣時實政及民世謂不減於隴其之治嘉定、靈壽。奏疏諸篇，斤斤於名實之間，補偏救弊，不驚高遠難行之事，惟以有益世道人心為主。其伊尹論、宋論、宦官論三篇，皆駁易



堂魏氏之說。魏氏高才雄辯，取快詞鋒，近思按切事理，抉其深求不合情勢，及果行必多窒礙之處，持論最得其平，此儒術之異於霸才者也。詩多樸澹，五言雅近淵明。所附勵志雜錄，兼論學論治，皆閱歷心得之言。高安朱軾序稱君子為學，明體達用，舉本該末，凡有造述，皆寫所講明與志之所欲施者，故既歿而言立，蓋名臣之作，原無意於為文為詩，而自卓然可傳也。

嚴太僕先生集十二卷 乾隆刊本

清嚴虞惇撰。虞惇字寶成，號思庵，常熟人。康熙丁丑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坐事降調，補國子監丞，累遷至太僕寺少卿。案虞惇工制義，最有名，屢司文柄，稱得士。聖祖嘗訪問工古文之學者，廷臣舉虞惇以對，比之故大學士張玉書，當時文化昌明，事科舉者猶能研尋經義，綜覽百家，不僅局於帖括。虞惇詩文並有根柢，五七古多長篇，藻韻相宣，文遇佳題亦能發揮才思，雍容篤雅，有廬陵南豐之具體。集中



如禹貢錐指序、布政參議高蔭爵墓誌銘、勇略將軍趙良棟神道碑銘、平陽知府劉君墓表諸篇，皆稱傑作。有偶題絕句云：唐推韓柳宋曾歐，五緯經天四瀆流，一瓣南豐熙甫在，何人撼樹學蚍蜉。又云：緯史經經有導師，源泉萬斛浩無涯，由來韓杜波瀾闊，何事詩人只讀詩。蓋自述其旨趣如此。後人編集，題以官名，亦欲以示私淑震川也。

延綠閣集十二卷 雍正刊本

清華希閔撰。希閔字豫原，無錫人。康熙庚子舉人，官涇縣教諭。乾隆初，薦舉博學鴻詞，未赴徵。篤嗜儒先書，勤於著述，縣志載所著書，有性理注釋、易書詩春秋集說、中庸剩語、論語講義、通鑑地理今釋諸種。華氏自明為望族，其先世字康伯者，愛竹，名所居曰綠筠窩，王孟端為繪圖，後失之。又乞文徵仲補繪，亦復失去。至希閔先後兩圖復歸，遂以延綠名閣，因以名其集，示不忘先也。案希閔之學，出於鄉先達高忠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宗程朱而不廢陸王，又覃究諸經，不分門戶，折衷求是。集中卷一為經說，最醇；卷二論性理；卷三為史論，有意刪修宋史，先為節本，而就疑義發其凡，序記傳誌規摹唐宋八家，具有軌則。詩僅一卷，亦有雅澹之致。當時同縣多經師，以秦蕙田顧棟高為最著，希閔皆與共討論。棟高春秋大事表有希閔撰序，而集中未收，何也。張伯行撫吳，莅東林書院講學，甚重希閔，集中有上儀封張公論學二書，乃極經意之作也。

柳南詩鈔十卷文鈔六卷 乾隆刊本

清王應奎撰。應奎字東漵，號柳南，常熟人。績學不遇，教授鄉里，時推耆碩。與同縣陳祖范以文學相切劘，沈德潛未遇時，亦為深交，稱同志。故二人分序其詩與文，並盛相推挹。案明清之間，錢謙益主東南壇坫，馮班出其門，論詩精嚴，皆為後進所宗仰，虞山一邑人文蔚起，要不出二家之範圍。應奎亦淵源相承，而持論不徒為附和，謂蒙叟才大學博，魁傑者學之而好盡，鈍吟思苦功深，輕俊者學之而近纖，各有所失，往往不能於語言文字之外別有會心。其自序則稱少時心儀邑中錢圓沙陸燦，蓋隱欲於錢馮兩家之外自見本色。其詩古體幽秀，律句雅鍊，似與馮氏差近，第自有清氣往來，不為所囿耳。文則紀述鄉邦掌故，論事談藝，皆不苟作。蓋應奎博洽多聞，所著隨筆等書，考據淹通，學有根柢，發為篇章，自異俗筆也。



芝庭詩稾八卷 乾隆刊本

清彭啓豐撰。啓豐字翰文，號芝庭，長洲人。雍正丁未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歷官兵部尚書。與祖定求先後同以大魁起家，時稱盛事。立朝醇謹，應制文字多稱旨。晚乃陳情養母，退居林下，垂三十年。案啓豐家門鼎盛，身際昌時，少與同里沈德潛同輯古詩源行於世，學有淵源，服官清要，喜起賡歌，蜚聲臺閣，屢膺文柄，輶車四出，攬勝江山，歸田後復得林泉怡志，一吟一詠，有雍容之度，無噍殺之音。嚮為吳中耆獻，生平於詩，雖不及德潛造詣之深，得名之大，要可稱為沆瀣一氣，至其所叨榮遇，固難比德潛之異數，特邀而進退綽然，亦無其晚節之齟齬。王鳴盛序其詩，謂得天地之中聲，國家之和氣，足為斯集定評，懽愉而詞工，蓋亦關詩人之福澤也。

讀孟居文集六卷 嘉慶刊本

清荀汾功撰。汾功字東委，武進人，雍正癸卯進士，湖北即用知縣，乞養歸，改官松江府教授，課士有法，年八十餘罷歸，猶著述不輟，為文甚富，晚年自定，僅存是編。嘉慶中，其孫齊耀官江西瑞金令，始刊行。案汾功為文，原本經義，生平治經，尤深於孟子，其撰孟子四編，曰說文，曰繹文，曰講義，曰雜著，蓋集前人之說加以闡明，發揮大義，兼資引申，因文以見道，故其文託體彌尊。其讀孟子二篇，謂不仁未有得天下，乃道其常理，由秦以降，不仁而得者，乃變也，孟子預防之，具有深心。又謂孟子言仁義，言性善，顯攻者楊墨，陰斥者暴秦，皆屬名論。正統論糾魏禧偏竊之說，謂天下有君，而正統可無論，雖非孟子之言，而宗旨實本於孟子。毘陵一郡，鴻碩蔚起，後者多以古義新義標勝，汾功專明一家言，近旨深。莊存與、趙懷玉兩序，一稱其得昌黎尊孟之義，一稱其文之工，大要歸於絜至。評其文者，戴名世曰體峻潔而意閒遠，方苞曰模範八家，而引喻發奇，多取諸周秦間諸子，蓋其文與桐城派鉅子亦頗見沆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拙存堂文集四卷題跋一卷尺牘一卷 乾隆刊本

清蔣衡撰。衡字湘帆，號拙存，金壇人。恩貢生。以手寫十三經進呈御覽，賜國子監學政職銜。案衡積學未遇，志行高潔，曾授校官，及擬薦博學鴻詞，皆力辭不就。其研經多宗宋元諸儒之說，著有中庸說、易卦私箋、毛詩疑略，取其精要者入集，為前二卷。雜文入後二卷。其為文長於紀事，敘孝義節烈，凜凜有生氣，無庸腐浮泛之談。生平專精書法，致力最勤，手寫全經八十餘萬言，歷十餘年而後成，奉敕刻石，列於國學。繼唐開成石經，為一朝鉅典，可謂不負所學。其論書一宗晉唐正軌，所心得則見所撰書法論，於執筆運筆結體臨帖數事，自述甘苦，沾溉後人。十三經之外，曾寫華嚴經、蓮華經全部，臨諸帖三百餘種，集為二十八卷，又臨晉唐小楷，編為續帖，並稱名製，與同里王澍互相切磋，號為齊名，海內推重，一時乞書碑版指不勝屈，具詳子驥等所撰行述中。清代論書，自阮元包世臣等提倡北朝碑刻，道光以後，成為風氣，學者喜新厭故，多信從之，於衡等舊說及視為老生常談。然其立言究為江河不廢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石屋叢書二卷 道光刊本

清曹籀撰。籀有籀書內外篇已著錄。是書刊於籀書之前。有道光二十年自序。據籀壻錢保塘跋籀書云。道光二十八年。外舅葛民先生以所刊石屋叢書授之。皆五十歲以前所作雜文。嗣是十餘年間。著述日富。積稾幾二尺餘。亂後盡失之。書板亦燬。乃裒前所刊者。益以亂後之作。刪定為一編。即以已名名其書。錢跋作於同治八年。於前後兩書編刊原委言之甚悉。案是書共文四十一篇。總題曰甲集。今以後刊籀書與之互校。其所存者。為蓑笠解、毛詩古音表序、古音分二十四部說附表、與江晉三論韻書書、華嚴經字母後夢易賦并序、桂華賦、王鈍鐵先生傳、一切音聲海記、蚌中七佛象記、花陰詞夢圖記、江深草閣銘并序、盤圖匜方說、眼鏡說、僅十五篇。其刪去者過半。即所存者亦文字每有改訂。蓋因晚年見聞益擴。學識增進。於中年以前舊稾多所遺棄耳。籀自序。謂性喜博覽。三教九流諸子百家之書。靡不涉獵。文作一體。語皆叢雜。故仿笠澤翁之意。稱所作曰叢書。晚編以已名名書。取義在自成一家。其生平於同時學者最服膺龔自珍。可畧見其趨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晚村文集八卷 民國初年刊本

清呂留良撰。留良有家書真蹟，已著錄。其生平所著書，據其子葆中所撰行畧，有文集、詩集、制義，所評有諸先輩制義稾及天蓋樓偶評、趙氏醫貫評，所選有宋詩鈔初集、唐宋八家古文。嘗欲注朱子近思錄、輯知言集，皆未成。身後罹罪，傳本甚稀。又有四書講義，原本不傳，僅於欽定駁義見其概畧。入民國，陽湖錢振鍠得是集，序而刊之。案留良之負一時盛名者，以宗程朱、闢陸王，標為赤幟。嘗曰，姚江之說不息，紫陽



之道不著。儼以學統自任，欲藉舉業以轉移人心，故議論多寄之於時文評語，注意於傳注章句，以發揮其所見，是其所長。近名近利之心未除，言行不讓，是其所短。為諸生十餘年，初意未嘗不期進取，因不得志，繼乃棄學籍，辭薦徵，乃有激為名高，放言自快，未有撥亂實迹。同郡張履祥、陸隴其皆與講學，稱同志，一則躬行實踐，蕭然物外，一則實心實政，致君澤民，歿皆從祀廟廡，號為一代大儒。留良則因曾靜一獄，牽連成釁，身後竟遭慘禍，誠有幸有不幸也。清代遂書諸案，不足以服人心。留良遺書禁錮，物罕見珍，反愈為學者所重。然當時在朝有熊賜履、李光地、張伯行、陸隴其諸臣，在野有顧炎武、陸世儀、張履祥諸儒，皆提倡朱子之學，張烈王學質疑一書，攻姚江尤力，風氣視明季大變。錢振鍠序是集，乃謂清代三百年學術，以留良為首，未免阿好之論。文筆矯健犀利，洵為傑出，而少儒者氣象，亦可徵其為人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呂恥翁詩稾不分卷 舊鈔本

清呂留良撰留良有家書眞蹟晚村文集已著錄是稾展轉鈔有致恬盦主跋語首列九十餘首未標集名其下分萬感集倀倀集夢覺集眞臘凝寒集零星稾東將詩欬氣集南前唱和詩每集各注若干首而存詩多寡每與所注不符亦有僅列題目而未錄其詩以跋語證之似萬感集以下乃留良所自定其列前九十餘首則傳鈔別本後合併者於其中重複之篇省而未錄間有注釋簡者為自注詳者出於他人致恬盦主指為門人嚴鴻逵又有門人某某跋亦屬鴻逵後人隱諱其名也案留良篤好宋詩與同里吳自牧博搜宋人遺集有宋詩鈔之刻其辦香宗旨在是多激楚之音峭刻之語其詆毀時人形容務盡一無含蓄亦天性然也竊見清初遺逸如顧炎武屈大均等詩集皆騷辯遺音而仍不失溫柔敦厚之旨與是稾稾吐屬固有別矣



遯庵文集十二卷 康熙刊本

清儲方慶撰方慶字廣期號遯庵宜興人康熙丁未進士官山西清源縣知縣在任以博學鴻詞薦名試未遇遂告休歸里不出初與從父欣並以古文鳴久困場屋會康熙中鄉會試停時藝改策論遂連得舉意自喜其為文一守唐宋韓柳歐蘇諸家軌則雖託體非甚高而操之至熟縱橫如意能曲折達其所見論史論事及敷陳地方利弊亦頗徵識力應試闈卷皆入集擬策則平居揣摩之作唐宋以來編集者亦往往有收入此類非特創也詩則非所經意所存無多清初江左號能古文者大抵不出八家範圍宜興儲氏自在陸草堂始開風氣同族子弟繼守其法派號為多才如方慶者在諸儲中尚稱翹楚交游論文風契婣戚則有同里陳維崧執友則有慈谿姜宸英官山右時則有陽曲傳山其評隲皆具集中亦可見當時名流之推挹也

錢文敏公集三十卷 乾隆刊本

清錢維城撰。維城字宗磐，號茶山，武進人。乾隆乙丑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直南書房，歷官刑部侍郎，歿贈尚書，諡文敏。是集分鳴春小草七卷，茶山詩鈔十一卷，茶山文鈔十二卷。鳴春小草專載應制之詩，而仍有編入詩鈔者，蓋補其所遺也。案維城詩格清迥，不獨山水清音，勿雜塵響，即賡颺殿陛，亦直抒胸臆，一埽膚庸。錢陳羣最賞其登第口占一律，有云，平生温飽何求足，畢世聲名欲稱難。更有舊交司戶在，十分春色原顏看，謂其無一毫自滿之意。官刑部時，治獄精覈，屢請修訂律文，摘條刪併，補正歧誤，奉命赴黔按事，會古州苗亂，督師剿撫，蕆事迅速。諸疏奏具見文鈔中。其他紀事論事之文，及發揮經義，闡明性理諸篇，皆剴切明通，非目空之儒所能及。夙工繪事，供奉内廷，奉敕諸作，收入石渠寶笈，乃其餘事。生平建樹，經世才識，畧見一斑。當時或謂其急功近名，殆未免苛論也。



松厓文鈔二卷詩鈔續集三卷 乾隆刊本

清管幹珍撰。幹珍原名幹貞，字陽復，號松厓，陽湖人。乾隆丙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漕運總督。初為御史，屢巡南漕，及任漕督，頗有建樹，因議駁白糧全運京，不合朝旨，罷免。生平著述甚富，說經之書，於易書詩禮統名一隅，乙部則有明史志、蒙古王公傳表，別有小學地志雜著數種及奏稾，統彙入文鈔。其詩鈔凡三十二卷，續編六卷，五雲草一卷，見光緒武進陽湖兩縣合志，並注今存。而傳本甚稀，是本文鈔僅讀易一隅一種，詩分三集，曰蓀蘭舫偶吟，曰漱潤集，曰五雲集，皆乾隆甲寅至丙辰數年中官漕督時所作也。案幹珍詩文皆自抒己見，不屑拾人牙慧。說易分玩爻象，以人事闡明，自成一子。樂府得古意，古今體詩語樸意深，造句鍊詞，出入昌谷東野之間，力避甜熟，皆能自見本色。其刊板格式各殊，蓋隨時付梓單行，雖非全豹，亦可窺見一斑也。

念宛齋全集二十六卷 家刊本

清左輔撰。輔字仲甫，陽湖人。乾隆癸丑進士，官安徽知縣，疊膺繁劇，治績稱最。因詿誤罷，被薦特旨復官，累擢至湖南巡撫。是集分詩集十卷、詞鈔二卷、文補一卷、書牘五卷、官書八卷。其詩初編蒙泉、搶榆、慕陔、卷施、孤雲、吹竽、旄葛七集，於嘉慶壬申刊於泗州，繼又加入春萸一集，乃復官後之詩，并為十卷。陸續增刊各種，最後官書已在道光元年，自序甚悉。案輔以通儒為良吏，清操循績，洊歷封圻，事蹟著於史策。毘陵一區，自乾嘉以來人文蔚起，樸學辭章皆成特派。輔學有根柢，與孫星衍、洪亮吉、惲敬、黃景仁、張惠言、趙懷玉、錢伯坰諸人，當稱同志，歌詩書札，贈答周旋，以起家令長，專盡心於民事，不暇著述，獨不廢吟詠。其詩胎息深厚，有真性情、真才，與孫洪諸公上下。顧實為驂靳，詞亦與茗柯流滙一氣，不讓專家，文采風流，不為政績所掩也。



泰雲堂集二十五卷 道光刊本

清孫爾準撰。爾準字平叔，一字萊甫，金匱人。嘉慶乙丑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閩浙總督，贈太子太師，謚文靖。是集散文二卷、駢體文二卷、詩十八卷、詞三卷、附錄諭祭碑文墓誌及祀名宦祠疏旨。案爾準早入詞林，晚膺節鉞，享衢身歷，備文人際遇之盛，故所作皆才藻葩鋪，與會飈舉，文襲臺閣體，詩則所造為深。凡分十八集，或以官紀，或以地紀，或以事紀，略取古人一官一集之例，而更加分析，敭歷中外，得助江山。大夫九能蓋兼之矣。於歌行尤擅勝場，如游栖霞洞、游胥母山放歌、石砫宣撫使秦夫人錦袍歌、長椿寺九蓮菩薩像題禮親王殿箭圖、宋高宗瑞應圖等篇，皆稱傑作。生平官迹在閩最久，渡臺一役，功為宣宗所特眷，紀事諸詩足備海疆掌故，詞亦非苟作，集中論詞絕句二十二首，評騭近代諸家，具見大意也。

稻香吟館集七卷 嘉慶刊本

清李賡芸撰。賡芸有炳燭編，已著錄。其官閩藩，遭誣被劾，憤鬱身殉。欽使察究事白之後，同官孫爾準恤其家，為刊遺集。閩縣陳壽祺為之序。二人皆當時力持公論者。案賡芸師事同縣錢大昕，傳其學。服官後勤於民事，無暇著述，而吟詠不輟，僅傳是集。循良餘事，原不藉以詩傳，而詩格清醇，性真流露，生平官蹟亦於此見其梗概。符葆森正雅集錄其二律，不寐作云「秋心從夜覺，旅病畏家知」；嚴先生祠堂云「先生自不仕，天子目為狂」。一則深婉，一則超脫。集中類此尚多。惟陳氏序稱絕筆剛風篇，有屋烏門鵲黃蘗白圭之語，集中未見，當是付刊時因忌諱刪之也。文列於詩後，僅一卷，多官浙時所作，政績畧可取證。有盧抱經校法言李軌注及羼守齋所編年譜五種而跋，乃守嘉興時所刊，儒吏風流，猶見一斑。至其學經訂古之學，具見炳燭編中，無待贅述也。

忍無邪室遺集六卷 道光刊本

清顧純撰。純字吳羹，號南雅，吳縣人。嘉慶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大考擢侍讀，因事降秩，復起，歷官通政司副使。案純工文章，尚氣節，自為諸生，負亢直名。及膺館職，慷慨建言，挫折不悔。宣宗廉知之，復加拔擢。拜命次日，即上疏論回疆善後，忠讜出於至誠。惜其諸疏是集概未載入，或守古人焚草之義，不欲自為表襮也。督學雲南，教士有法，文風一變，所拔取者多知崇尚節義。去滇後，士猶服膺其教，久而不渝。夙精律賦，在滇曾自刊賦稾，以示模範。遺集中賦居全書之半。應奉文字外，多應酬之作，稱心而言，一無摹擬粉飾，蓋素性磊落，下筆輒見本色。顧亭林、惠硯溪兩傳，乃國史儒林傳原稾。先是阮元創建儒林、文苑傳，未畢而出為浙撫，脫稾後交史館，未經進呈。道光中，純與姚元之等主其事，變通體例，重加修輯。顧、惠二人為吳中鄉先輩，特自手訂，計所作當不止此，編集者擇要存此耳。烈女趙二姑冤獄，奉旨平反定讞，為道光朝一大公案，他書所載皆未詳悉，賴此一傳可

以徵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思適齋集十八卷 上海徐氏春暉堂叢書本

清顧千里撰。千里原名廣圻，以字行，號澗蘋，元和人。諸生，不事科舉，以校勘之學名於世。事蹟見李兆洛所撰墓誌。生平所校古籍，為諸家分刊，皆極精審，為世所重。自撰詩文未經手定，歿後，海甯楊文蓀就其孫瑞清訪得叢稾，編次成集。上海徐渭仁始為刊入春暉堂叢書。案吳中自明以來，多藏書家。康熙中，何焯始重校勘，開風氣之先，繼起者益盛，而推千里及黃丕烈為最。丕烈嗜古佞宋，富於庋藏，其校勘之事則賴千里之匡助為多。千里受業於江聲，得惠棟之再傳，經學小學，並窺堂奧。又歷助諸名流校刊之役，學益精博，每有疏剔，義據通深，非僅以多聞炫博者比也。是集精華在於序跋，雜文詩詞，皆方雅可傳。有與段玉裁論四學三書，及學制備忘記，是集未載。段氏經學大師，其經韵樓集載答書九篇，且有與他人書論此，全力爭辯，輸攻墨守，兩不相下。徐氏編集獨刪原書，意在解紛，幸其文皆附載段集，可待論定也。

思適齋題跋四卷 民國秀水王氏刊本

清顧千里撰。千里思適齋集已著錄。徐渭仁刊集時，僅据楊文蓀所編，未加搜考增輯，論者病其尚有疏略。入民國，秀水王大隆博訪藏書家，就錄有千里題識者，又得二百篇，視原集題跋一類，增多幾逾三倍。分四部，各為一卷。近數十年來，學者因舊籍流傳日稀，一日，拾遺訂墜之風，轉盛於昔。吳中校勘名家，顧黃並稱泰斗。自潘文勤公祖蔭劍輯士禮居題跋，續者已至四五，而千里遺集外，猶無繼事搜羅者。斯編一出，則顧氏一家之學，幾窺全豹。百年墜緒，後振宗風。至顧氏學林根柢，力果心精，視黃氏更勝一籌，前人多已言之。題跋中通識劍解，多有發前人之覆，而補其所未備。即隨意涉筆者，每足證藏庋源流，及其學之與年俱進。洵為校勘目錄兩家不可不讀之書。大隆纂輯之勤，亦足稱顧氏功臣也。



劉禮部集十二卷 道光刊本

清劉逢祿撰。逢祿有春秋公羊釋例解詁，及說經諸書，已著錄。其學初受之於外祖莊存與，及從舅莊綬甲，羣經大義，六書小學，早植根柢，易禮淵源，則出於同里執友張惠言，而於春秋獨有神解，畢生精擘，凡為春秋之書十有餘種，推衍莊氏之說，為專家絕學，聲韻及天官家言並有纂述，擇精語詳，大旨階梯後進，使歸貫。集中可得其綱要。邵陽魏源為之序，專重西漢經師微言大義，謂東漢諸儒或有未逮。逢祿於東漢服虔何休鄭康成，實由訓詁典制，以求微言大義，不為訓詁典制所畫，與魏氏宗旨同中有異也。其官禮曹，會仁宗崩於熱河，承應大喪禮儀，始終其事，變而不戾於經，撰有庚長大禮記注長編。迨升配圜丘，因三昭三穆餘地已少，下廷議，私撰禘議以備考。又有安徽民某兼祧，娶兩婦，第二婦又為中表，乃撰禮無二嫡議，及姑舅從母之女子子不相為昏姻議。武進張氏女，為姑強使與人通，不從毆死，撰張貞女獄議。適禮館改適孫祖在為祖母服期為服斬，撰嫡

孫為祖母服議以駁之皆會通禮律剖析確鑿時稱為不刊之論猶有古人引經決事之遺意焉其八代文苑敘錄分上下兩編謂上編為有韵之文從古詩發源下編不用韵之文從尚書發源持論最的自作者皆胎息於古詩存不多皆漢魏之靖末卷附次子承寵驌文鈔恪守家法不愧嗣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宛鄰詩二卷文二卷立山詞一卷 道光刊本

清張琦撰琦有戰國策釋地等書已著錄其詩沿溯六朝希蹤漢魏所選古詩錄宗旨最醇自作實踐所言深有合於四始六義無一浮淺儇巧之語文亦胎息深厚其源出於周秦諸子論說之文簡重堅栗紀事諸作曲盡事理而樸茂近古與趙乾甫書論文謂古人尚摹擬歷指唐宋以後作者之源流正變謂體格章句字諸法雖文之粗迹舍其粗迹則精者亦無以寓乃真甘苦自得之言也其兄惠言之學深於經故文境淵懿琦之學似得力於子史者為多又身為循吏更事多而閱世深論事論學與涇包世臣有笙磬之合惟論醫篤信昌邑黃元御之說偏於扶陽以抑陰未為超詣其詞亦號為專家羽翼其兄之說原於意內言外古義世稱以此論詞其體乃尊集中與吳仲倫書謂無聊不平之概觸於物而形於言蓋亦痛哭之不可而寓焉者是集編刊出於自定後有增輯與之互勘益可得其旨趣已

琴隱園詩集三十六卷詞四卷 同治重刊本

清湯貽汾撰。貽汾字雨生，武進人，襲雲騎尉世職，歷官浙江樂清協副將，去官後僑居江甯，粵寇之亂，城陷卹部諡貞愍。先是貽汾年七十時，其姪壻曹秉仁與江甯侯雲松醵金為刻詩集，未竟，而亂起，嗣復鳩工於蘇州，咸豐庚申甫竣，而蘇州又陷，板燬，至同治中，秉仁訪得印本於甯波重刊，乃告成。貽汾少有雋才，因祖與父殉臺灣鳳山之難，卹廕世職，以守備起家，歷任皆有異績，擢至二品，退休樂金陵山水之勝，遂卜居焉，詩畫皆臻超詣，名滿海內，晚遭寇亂，雖無職守，誓死報國，不墜家聲，時錢塘戴熙亦工畫而殉難，世以齊名並稱，為一代繪林後勁，即以詩論，追配鄉先輩趙翼孫星衍洪亮吉諸人，上下頡頏，實無愧色，生平宦蹟，北出鴈門，南踰嶺嶠，身歷名山大川，多接異人奇士，輒更盤錯，開拓心胸，故才氣經歷鍊而益致遒渾，古人謂作畫者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始克成家，詩與畫無二理也，論者又謂毘陵人物詩畫兼擅者，前推惲格，後屬貽汾，格詩清超，貽汾詩俊健，洵稱雙絕已。

朱駿聲文集五卷補遺一卷 活字印本

清朱駿聲撰駿聲有說文通訓定聲等書已著錄其學深於訓詁聲韻而汎濫百家緯以詞章旁及天文地輿厤算醫卜之事靡不博涉据其孫師轍跋稱生平著述鉅細不下百種已刊者十餘種餘稾多藏於家入民國好事者搜求遺著乃編次是集以活字印行案駿聲為經學小學大師是集精華仍在所著諸書之自序策問數篇臚舉諸經異同疑義亦可藉示治經塗徑餘更素或紀掌故皆有裨於學者間就故老傳聞敘述時人軼事可資談助其補遺編中孔孟紀年及杜甫李白諸傳未見考證新義簡明有緒似為初學便覽而作文兼駢散要無空言其家藏稾詩詞皆有專集因卷帙頗繁未與文集同付刊印櫟學而能詞章可稱兼人之才然論者終推其說文之學為專家蓋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龍珠山房集二卷補遺一卷湖上篇一卷 武林往哲遺著本

明李奎撰奎字伯文號珠山錢塘人初為布政使司吏繼從事錦衣衛嘉靖中陸炳掌衛事不以尋常掾史遇之當時忠義士如沈鍊徐學詩趙錦吳時來輩後先劾執政下詔獄皆力為擁護遂負義俠之名嚴嵩父子惡之屢欲中以奇禍乃脫身去歸里從文士結社湖山之間子志學以進士官婺源知縣坐事論戍後為漳浦典史都察院經歷調職南京就養所至遨游山水歸老於家事蹟具歸安茅坤所撰墓誌案奎起家刀筆而酷耽吟詠跌宕自號在京師結納名流以所作謁李攀龍徐中行謝榛皆驚異招之入社唱和見於集中其詩託體唐人清標雅韻有學士大夫所不及茅坤為銘幽之文題曰詩人李珠山之墓蓋無愧色焉朱彝尊明詩綜亦採及其詩正集之外別有閩中西湖諸作各為專編茅坤亦為之序是本為清光緒中同里丁丙刊入叢書僅有湖上篇而閩中之詩未見當已散佚不傳矣

香樹齋詩集十八卷文集二十八卷詩續鈔三十六卷文續集五卷附年譜三卷 家刊本

清錢陳羣撰。陳羣字主敬，一字集齋，號香樹，嘉興人。康熙辛丑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刑部侍郎，予告在籍食俸，加尚書銜、太子太傅，諡文端，祀鄉賢，國史有傳。詩文正續各集至八十餘卷之多，咸同間遭寇亂，鄉人鬻其板片為薪，同郡唐翰題陸續收買，所失不及十分之一，貽其裔孫刊補印行。案陳羣身際承平，官躋九列，以文學荷高宗殊眷，與吳沈德潛齊名，宸翰褒題，稱為江浙二大老。德潛晚年恩禮不終，陳羣則引疾里居，後歷二十餘年，時蒙存問，詔頌篇什，命和無異侍從殿陛之日，集中應制諸作至千有餘篇，賡颺之盛，為自古所未有。高宗詩才天縱，不主故常，陳羣和作莊雅渾成，辭無不達，而合頌[illegible]不忘規之義，斯由根柢深厚，非可強為。其文不以摹擬秦漢為高古，亦不落唐宋人科臼，情深文明，自存本色，而所紀朝章國典，下及僚友交游、鄉閭文物，皆足資掌故者，英著作固與寒畯吐屬不同也。年譜為曾孫儀吉所編，來孫志澄增補，稱詳備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矢音集十卷 乾隆刊本

清梁詩正撰、詩正字養仲、號薌林、錢塘人、雍正庚戌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歷官東閣大學士、直南書房、充軍機大臣、贈太保、謚文莊、是集專載應制及恭和御製之作、據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載高宗御製詩成、於名見樞臣時口誦、命編入詩稾、長篇往往千數百言、非强記絶人不能無遺忘、初由汪文端由敦專司其事、後因文端機務日繁、以文莊代之、並號稱職、被上眷焉、錢文端陳羣序是集亦云、皇上天章布濩、二十年中不下萬餘首、成稾後先生恭繹强記、宣示同直諸臣屬和、先生謹奉繩墨、不輕下一字、往往同賡一詩、先生後出、其穩稱雅同輩咸歎不如、其為同時推重如是、諸詩咸載集中、雍容莊雅、惟文相生、雖遇險韻莫不出以自然、洵為應制體之專長、當時詹事張鵬翀最號敏捷、每奉命和韻、竚立而成、詩正則慘澹經營、一字不苟、枚速馬工、各擅其勝、並足稱熙朝嘉話、館閣儀型云、

慎餘齋詩鈔四卷 嘉慶刊本

清葉佩蓀撰、佩蓀字丹頴、又字聞沚、歸安人、乾隆甲戌進士、由兵部主事歷官湖南布政使、曾為山東臬司、直道不阿、時巡撫國泰貪恣、與不相能、後國泰敗、以在任未參劾之、追論降調知府、不願外任、自請修書効力、卒於京師、其子紹楏、紹本、文學政績皆能繼家聲、紹楏視學雲南時、為刊遺稾、朱珪序稱為端人、錢大昕跋謂其詩極用意、不拾人牙慧、案佩蓀雖不以詩名、所作頗具氣格、詠懷古跡、如卧龍岡、諸葛武侯祠、新野漢昭烈帝廟、界塚范蠡祠、新野庾信宅、嚴陵釣臺、論世知人、皆徵識力、筆亦老蒼、詠雁字七律二十首、及和吳梅村蘭虎茄牛蠶鶴蟬猴核桃船蓮蓬人蘆筆等篇題既纖仄、刻劃太落滯相、雖間有寄託、未臻超詣、朱珪又稱其深於易、曾著易守一書、實有發揮、而惜其繫辭傳下卷未成、蓋佩蓀與珪同官山右、論學甚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愚谷文存十四卷拜經樓詩集十二卷 嘉慶刊本

清吳騫撰。騫字槎客，號兔床，海甯人。諸生。家富藏書，築拜經樓貯之，凡十餘萬卷，多善本。又有圖繪碑銘鼎彝錢布圭璧印章之屬，下至陶瓶丹漆象犀竹木之器，莫不辨其名物制度，為考古之助。其學尤深於目錄校讐，悉見之序跋題詠集中。如子夏易傳釋存、孫緬詩評摭遺、唐石經考異、蜀石經毛詩殘本考異、詩譜補亡後訂，諸書自序，可徵其經學之精覈。所刻書諸序，畧見其校訂之一斑。至其藏書題跋，別有專書。子壽暘始為編刊，故集中不具列也。古刻古器考訂不遺細物，表章鄉閭士女，並足發潛闡幽。家世業鹽筴，陽羨為行商之地，游處最久，荆南山水，偏攬其勝。詩則翛然清音，與文相副，雅不傷格，異於獺祭炫博之流。生平交游論學，與錢詹事大昕、翁閣學方綱、秦侍郎瀛最契，同里則周廣業、陳鱣，皆博學君子，其薰染蓋有素。文集末三卷為雜著，所載桐蔭日錄，畧見家風之教；厚可懷錄，則省休甯祖墓日記也。



白湖詩藁八卷文藁八卷 嘉慶刊本

清葉燕撰。燕字載之，號次庵，家居白洋湖濱，又號白湖，慈谿人。嘉慶戊午舉人，入貲為校官，未經銓授。從鄞縣蔣學鏞游，務根柢之學。又與無錫秦瀛訂交，瀛為撰墓誌，并序其詩文。案蔣學鏞為全祖望弟子，以全氏之學教授鄉里，燕服膺師說，誌稱其著有讀易千慮、讀嚴氏詩緝、毛詩解、周易集注、史漯、漢書拾讀諸書，皆未刊行。詩中有讀書雜述八首，文中有與鄧二雲數書，畧見其為學大意。詩有樸厚氣，而未甚工。古體勝於近體。文具俯仰揖讓之致，秦瀛稱其自出機杼，於鄉先輩間不必同於黎洲，亦不盡師湛園，然竊謂其文之意度仍不脫於甬江派耳。其優人玩月小傳一篇，似於義無取。黃宗羲南雷集有張南垣柳敬亭二傳，自跋謂梅邨集有此二傳，皆倒却文章家架子，因為改作，以示體要。玩月事瑣屑，更不比張柳，奚待表章？文人好事，亦一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鶴山人集十三卷** 道光刊本

清端木國瑚撰。國瑚字子彝，又字井伯，號鶴田，青田人。道光癸巳進士，官內閣中書。為諸生時，以辭賦受學使阮元之知，稱為青田一鶴。檄調至省，居之學署西園，使壹志於學。嘉慶戊午舉於鄉，大挑知縣，改校官，授歸安教諭。道光中，以通形家言，被薦徵相陵地，敘勞擢知縣，改中書。及登第，年逾六十，復以知縣用，請歸原職。案青田為山水奧區，生其間者每有奇逸之士。國瑚少負異質，慕鄉賢劉誠意之為人，通經，最深於易。為文汪洋恣肆，而尤以詩鳴。集中天台雁宕諸作，阮元稱為奇麗。及壯游南北，山水清音，翛然意遠。詠物懷古之作，莫不寄託遙深，出入於李杜韓蘇諸家。筆力健舉，無庸俗甜熟之態。無錫秦瀛序其詩，謂激壯之處，劇似文成。其生平三得縣令，三辭之，蓋猿鶴之性，不可以風塵羈也。

**復莊駢體文榷八卷二編八卷詩問三十四卷疏影樓詞五卷** 家刊本

清姚燮撰。燮字梅伯，號復莊，鎮海人。道光甲午舉人。以高才負盛名，艱於一第。著作甚富。鄞縣徐時棟為作小傳，稱其駢文第一，詩次之，詞又次之。案燮於駢文致力甚勤，所輯皇朝駢文類苑，遴採博洽，與陳雲伯書，評騭古今作者，皆中肯綮。自欲於清代諸家之外，別樹孤軍。集中鉅製，如臨雍頌、平猺紀功碑等篇，頗求閎肆，似力猶未足，副其所志。賦銘書序，情文宣暢，藻采焜燿，迥有傑作。詩至萬首，刪定猶逾三千，自記云，少作存十之一，中年以後存十之五。歙程恩澤稱其處境愁鬱，故旨合風騷，拓胸潤大，故詞無庸淺，最為得之。或謂其千言鬱律，言之務盡，而耐人尋味者轉不多見。識者最推其古今樂府，亦斯意也。是編總名大梅山館集，生前未刻之稾，尚有散體文、酌疏影樓詞續、玉邀樓詞，及考訂經史選輯詩詞諸雜著，凡二十餘種。道光以後，浙東才士擅辭章者，一時未有或之先也。

蓮溪吟稾八卷續刊三卷 咸豐刊本

清沈濂撰。濂字景周，號蓮溪，秀水人。道光癸未進士，由刑部主事，歷官江蘇淮徐海道。晚年辭官歸里，與同郡錢泰吉時相唱和。泰吉序其詩，稱其所著懷小編，為雜考之書，辨證精密，不專力於詩。植根既深，枝葉自茂。又云，其大父又希詩境清曠，濂詩能承家學。案清代嘉郡詩人，自朱彝尊以後，作者繼起，才力大小，根柢淺深，各各不同，要自具有淵源，成為一派。道咸之間，推錢儀吉為巨擘，而泰吉副之，同時吟侶，筌磬諧音。濂亦其一也。其詩才力初非過人，晚年所作歌行，乃能遒健。五言塞風一首，效孟郊體，鑱刻頗見思力。近體研鍊之中，饒有餘味，較勝於少壯時諸作。泰吉序但述交誼，稱其詩清新俊逸，於其工候甘苦猶未深言之也。

瑶華閣詩草一卷閨中雜詠一卷詞一卷補遺一卷

同治刊本

清袁綬撰。綬字紫卿，錢塘人。祖枚，父通，南平知縣。江甯吳國俊其次子。師祁，官山西榆次知縣，晚年就養。師祁為編刊詩詞。自言所存僅十之一。案隨園以性靈言詩，主壇坫，號為廣大教主。一時閨幃之秀，亦爭執贄門下，稱女弟子，編為總集，又於一門之內，合刻三妹詩。藝林傳為嘉話。識者或謂徒事流連風景，不求本源，其有關於興觀羣怨之旨，正未易多覯。小慧詹言，反足以破壞詩教。會稽章學誠論婦學，至懸為厲戒，亦不為無見也。綬濡染家風，酷嗜吟詠，在隨園諸女孫中，最為優異。能讀書論世，尚非全無根柢。集中詠史諸作，頗徵學識。歌行如樂安公主玉印歌、湯太夫人吟釵圖等篇，能以才氣驅使詞藻，登臨弔古，及感事憂時，皆不作兒女子語，可取者正復不少。亦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已。

鷗堂詩三卷鷗堂遺稾三卷 家刊本

清馬賡良撰。賡良字幼眉，號鷗堂，會稽人。少孤，善病，絕意進取，所居皋社，咸同間越中詩人於此結社，曰皋社，如孫垓、秦樹敏、孫德祖、王詒壽、曹壽銘、李慈銘、陶方琦、濬宣諸人，皆見詩中唱和。自刊詩三卷，歿後其子復刊遺稾文詩詞合為三卷。案賡良詩格在中晚唐之間，兼治古文，有深沈之思，仁和譚獻評其詩覃思自精，窮極正變。其集中與友論古文書，謂漢以前之文達意而已，六朝之文文勝於意，唐宋大家以意達文，元明以來諸家以意逮文，而有所未至。與丁益甫論詩書，謂隨園論宗漁洋者拘於聲調，大率多偽，故主性靈以矯之，數十年間，偽變為俗，學者但當取其長而棄其短，不可鄙其短而忽其長，所論具徵心得。又自序其詩，謂足迹不出一州，登臨憑弔，寥寥無幾，奇聞軼事，耳目未接，所寄託徒在村花野月、魚楮蟲煤，故所存者少，所謂得失寸心知也。同社多有發名成業，見稱於時，賡良則以所遇限其才，然東南竹箭之美，固有不可湮沒者耳。



誰興庵文鈔二卷孫氏先德傳一卷 光緒刊本

清孫世均撰。世均字平甫，歸安人，諸生，以文儒治申韓家言，自其先三世慕游大江南北，承其家學，飾以經術，私淑蕭山汪輝祖，奉其為治臆說、佐治藥言二書為圭臬，為文則宗桐城姚鼐。事跡具金壇馮煦所撰家傳。孫氏世居菱湖鎮，為望族，自明以來多聞人，世均徧考遺文墜獻，仿姚氏先德傳之例，別為一卷，列於卷首。集中於鄉閭族都有行誼者，及婦女節烈事，紀載甚詳，又湖郡多出晋磚，據所收得者各系之跋，考證之外，參以論世，文體頗仿歐陽集古錄。其與人論桐城姚氏門下士文學書，於諸人各加評騭，姚門鄉稱梅曾亮、管同為優，曾亮名尤盛，世均獨推陳用光之文和平大雅，為一大宗，而以曾亮間有矜夸，不及陳氏雍容氣象，其所論出於自抒心得，可徵其宗旨所在與造詣之淺深矣。

悔餘生詩集四卷 活字本

清吳慶坻撰。慶坻字子修，號敬彊，晚號補松，錢塘人。光緒丙戌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湖南提學使，宣統辛亥乞病歸，閱數月遂遭國變，往來吳越，隱居不出，終老於家。祖振棫以詩名於道咸之間，承其家學，績學敦行，尤善於詩。雖屢膺視學之任，贊襄新政，而不事奔競，常有蕭然物外之思。詩早有編刊，是集則專載辛亥以後避地滬上與諸遺老結社聯吟及歸里後之作。案其詩不矜奇立異，一歸雅音，隸事翔實，必求達意，又非徒襲古人面目者。比金壇馮煦序，稱其生平持論，謂今之治詩者，祧唐祖宋，務為奇澀幽怪，與奪西江黃陳之席，或更衍其辭，出入玄釋，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以簧鼓聾俗。之二者皆不能為，亦不欲為，故所作多婉曲沈摯，故國之思時時溢於言表，則言為心聲也。其祖花宜館詩，亦以雅正為宗，可謂不墜家風者。已是集較其初編風格又進，精華所在，蓋老而益工云。



含嘉室詩集八卷 活字本

清吳士鑑撰。士鑑有九鐘精舍金石跋尾，已著錄。生平篤嗜金石，長於考訂，於乙部致力尤勤，曾撰晉書斠注，徧搜典午一代十八家舊史，補其疏畧，訂其舛譌，晚與吳興劉承幹合力編成刊行，世推博洽。其詩承累世家學，又早登高第，官侍從，直南齋，諳習朝章國故。當光緒中，朝彥多以嗜古搜奇，提倡後進，早得風氣。時譽翕然，發為篇章，文采彪炳，無一字無來歷，雍容述作，為一時館閣俊髦。國變之後，隨父貞隱，周旋壇坫，亦復喬梓蜚聲。所作並數典詳贍，鎔裁嫺整，近於浙西朱厲一派，氣骨差柔，未造醞釀深醇之境，在一門之內，以較花宜館之精到，悔餘生之沈摯，雖為駿靳，似猶未竟抗衡。人之賦才，各有長短，要之有清季年，不失為浙西一作手，而三世傳詩，尤稱嘉話云。

洞天奧旨十六卷 坊刊本

清陳士鐸撰。士鐸有石室祕錄，見四庫存目。又有辨證錄，今已著錄。是書又名外科祕錄，首為經絡圖，六前四卷為諸論，卷五至卷十三分列諸證，後三卷為諸方，末附勸醫六則。書成於康熙中，有同郡陶式玉序。至乾隆時，曾孫鳳翔始付梓。書坊據乾隆本重刊行於世。其總論三十七篇，於標本陰陽經絡虛實順逆常變辨之甚晰。大旨始重內消，慎用刀鍼，繼審攻補，戒於偏執。臚列諸證治法，頗稱詳備。所載二百八



十餘方，採取醫籍及家傳祕方，亦具有發明，惟統稱為奇方，間有指稱某醫聖某仙師所授者，仍其好奇積習，自累其書。據鳳翔跋，士鐸所著是書及石室祕錄、辨證錄之外，尚有素靈本草、傷寒六氣、外經微言、臟腑精鑒、脈訣闡微、辨證玉函諸種。其生平於醫術致力甚勤，亦有心得，惜好大言，動輒附會神怪，矜為創獲，未免自欺欺人。四庫提要於石室祕錄斥為荒誕，平心論之，一瑕不掩衆瑜，究其實際，辨論詳而治法備，未嘗無可取，在外科書中較有發揮者也。

竹香齋古文二卷 原刊本

清茹敦和撰。敦和字遜來，號三樵，會稽人。乾隆甲戌進士，初嗣婦翁李為子，占籍廣東，登第後歸本宗。授直隸南樂知縣，調大名，內遷大理寺評事，復出為湖北德安府同知，署知府，因事降秩，歿祀名宦。事具國史循吏傳。為文取法韓歐，於近代作家則辨香歸有光、汪琬二氏，波瀾意度，胥有其文。傳誌諸篇，論斷謹嚴而有情韻，以緯之，多可誦之作。其重修南樂城隍廟、神武廟二碑，皆詳論民事，歎然於應興之利未遂



其志，冀後來之繼事，絕無鋪張己之政績一語，可徵循吏之用心。史傳稱其官大名時，漳水為患，方議旁濬一渠以殺水勢，會擢評事，未及上請，乃勸民剋期興工，渠成然後去，後利賴之。又稱蕭山汪輝祖通籍後以縣令待銓，主敦和家，論治最契，案輝祖亦循吏，然持論多自矜詡，敦和則藹然有德之言，其氣象固不同也。

南江文鈔四卷 原刊本

清郭晉涵撰。晉涵有爾雅正義等書，已著録。是集前二卷應制進冊諸文，惟皇上八旬萬壽恭紀徵符一篇，及太上皇帝紀元週甲授受禮成恭紀迎日推策記一篇為已所撰進，餘皆代他人所作，多原本經義，有先漢馬揚之風，其根柢厚也。第三卷皆在四庫全書館所撰提要，當時館中深於史學者，推晉涵為冠。故正史一類，提要全出其手，今用官本互校，惟史記一篇，官本詳論褚少孫之續補，而於原稾發明司馬遷著書大義處，皆從簡畧。明史一篇，亦刪改較多，餘則文字每有增減，大義多原稾。於諸史中未見三國志及舊五代史二篇，舊五代史實由晉涵所重輯，三國志亦斷無獨歸他手之理，或編文鈔時存稾偶缺，亦未可知。閎通博洽，貫串全史，實足為史家圭臬。劉知幾後，斯為繼聲，與官本並行，異同處參觀互證，其美益彰耳。第四卷為雜文序記諸篇，具有精義，學者之文，皆非苟作也。



慎獨齋吟賸四卷 道光重刊本

清童鳳三撰。鳳三字梧岡，號鶴街，山陰人。乾隆庚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吏部侍郎，廣東文衡，卒於順天學政任。據錢榮題詞，原有雙梧齋吟稾，為宦寓澄懷園時所作，是集出於晚年自編，當合平生全稾刪定者。嘉慶初刻有紀昀、阮元兩序，至道光中板失，其孫榮重刊於粵中。集中多詠懷古蹟之作，後兩卷半為與澄園同直唱和，王昶輯湖海詩傳，於乾隆朝列名流之詩搜羅殆徧，獨於鳳三未經收入，殆因其不自表襮，是集尚未刊布之故。紀昀為作序，亦云：四十餘年日與游，而不知其詩，於其身後始見之。一一能抒寫性情，戛戛獨造，不落因陳之窠臼，自成一家，推為可傳。案鳳三之詩，最長於詠古，不襲陳言，隱寓論斷。每首必有警句，古近體並疑鍊中自具風骨，一洗浮響。五七言試帖并入卷中，蓋用唐人舊例。斯體亦所擅長，研律最細也。

葆沖書屋詩集四卷 原刊本

清汪如洋撰。如洋字潤民，號雲壑，秀水人。乾隆庚子一甲一名進士，官翰林院修撰，直上書房，督雲南學政。據王昶蒲褐山房詩話，是集為成親王永瑆刻於京邸，而未有序跋。詒晉齋詩集有輓詩一首云：一冠天下士，脫略溫飽間。出使萬里外，風高點蒼山。焉有如此才，四十終一官。又云：行當訂遺稾，庶或斯人傳。書生止此矣，性命真可憐。略見其生平大概。王氏所輯湖海詩傳，收其詩十首，近體五首見集中，古體五首則皆未見。蓋編集時所據已非全稾。是集所載，泰半為在滇之作，外集多詠物和韻及壽詩試帖，附詞十三闋。蒲褐山房詩話稱其詩清圓朗潤，不襲槎枒枯瘦之習。今觀其古近體，皆有精思緯之，雅切而不落甜熟，格韻並美。論者謂王氏所評，猶涉皮相，未足以盡其所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頻羅庵遺集十六卷 嘉慶刊本

清梁同書撰。同書字元穎，號山舟，錢塘人，大學士詩正子。乾隆壬申進士，翰林院編修，大考高等，擢侍講，父歿，引疾家居不出。重宴鹿鳴，加侍講學士銜。卒年九十三。嗣子玉繩編刊遺集，凡詩三卷，集杜二卷，文四卷，題跋四卷，直語補證一卷，日貫齋塗說一卷，筆史一卷。案同書澹於榮利，中歲辭官，人品高雅絕俗，工書法，為一代名家，碑版照於四裔，婦孺皆知其名。詩本性情，取格在香山東坡劍南之間，而蕭散有物外之致。喜集杜句，論者謂黃之雋香屑集組織雖工，兼託體香奩，不及同書之自成本色也。文則因物以付，自然嫻雅。題跋不矜考據，評騭書畫，多心得甘苦之言，故尤為藝術家所重。雜記三種，隨意跌筆，皆見雅人深致，要非淺陋者所能及。同書身享大年，嚮為東南耆獻，名德世所景仰，不僅以著述傳也。

蛻稾四卷 清白士集本

清梁玉繩撰。玉繩有史記志疑等書，已著錄。其自編清白士集，薈萃生平撰述，如人表考、呂子校補、誌銘廣例、瞥記等，網羅百家，滙通四部，各成名著，應分類隸於乙丙兩部。惟蛻稾乃為專集，前三卷為古今體詩，後一卷為雜文。案玉繩博極羣書，精於考證，辭章本屬餘事，然蘊蓄既宏，隨所發洩，莫不異於恒流。詩則清新刻露，抒情賦物，不落陳因；文則敘事親切，析理融澈，論古證今，於學術亦可得其綱要，而皆有逸



韻以緯之，緯有鄉先輩杭厲諸公之遺風。即專論詩文，亦屬可傳。其號蛻稾者，自跋謂譬諸蟬蛇所解，似之，蓋有存其本質、脫去腐穢之義。又云，讀歷代藝文志，古人著撰亡佚頗衆，全集流傳屈指不過數家，其僅存者，大抵收拾於蛛絲煤尾之中，非盡平生傑搆，歎其有幸有不幸，則其自定斯稾，擷精英而去糟粕，不使相溷，裁削之嚴，抑可知矣。

喬羽書巢詩內集六卷 外集四卷 嘉慶刊本

清金士松撰。士松字亭立，號聽濤，吳江人，寄籍宛平。舉順天鄉試，後改歸原籍，乾隆庚辰進士，翰林院編修，直南書房，歷官兵部尚書，謚文簡。士松久侍內廷，應制賡和之作，不下數百篇。乾隆乙巳賜千叟宴，年未六十，例不與，特命援康熙年王鴻緒、張照之例，恩許和詩入宴。又奉敕詠周編鐘者十一人，上親選八首，與御製曰刻鐘架，士松獲預，皆特遇也。詩多雍容和雅之音，七古尤見才力，如恭和御製觀錢鏐鐵券



歌及為沈歸愚宗伯作天台萬年藤杖歌、居庸關歌等篇，並稱傑作。其題詠法書名畫，及扈從所歷山川勝跡，多見篇章，兼省掌故。高宗右文，宸章繁富，近臣供奉賡和，日不暇給，每勅為專集。士松外集平生所作，轉不及內集之多，可見其專力所在矣。

菱湖紀事詩三卷 光緒重刊本

清孫宗承撰。宗承字奕升，號蘇門山人，歸安人。仁和籍貢生。乾隆中薦舉經學，嘉慶中，疊以年例賜舉人，加賜翰林院檢討。（案光緒湖州府志文學傳作國子監司業，今據本集宗承跋自述，府志不誤）少從厲鶚、杭世駿游，號東園五子。歷主直隸、浙閩書院講席，多所造就。世居菱湖鎮，為望族，熟於鄉郡掌故。鎮舊有志，宗承撰紀事詩以補志所未備。自述凡例，謂絶句有二體，論古事如詠史之類，南宋雜事詩倣之；紀風土如竹枝之類，鴛鴦湖櫂歌似之。是編兩者兼具，以備修志者採擇。其所詠大而歷代沿革事蹟、山川支派、人物文獻，細而歲時風俗、物產瑣聞，靡不備載。第三卷則專載其族中先世舊聞。徧徵史籍、方志、説部、別集、方言家乘，不下數百種，自為之注，極見淹貫。其於人物，凡有遺行及生存者，雖顯達皆不錄；著述在禁款者亦不錄，別裁亦頗謹嚴。湖郡人文夙盛，如南潯一鎮，烏程汪曰楨撰志，卷帙繁鉅，徵引極博，時稱名著。是編言簡事詳，與之先後輝映，皆可傳之作也。

密齋文集不分卷 道光刊本

清程同文撰。同文字[illegible]春，廬桐鄉人。嘉慶己未進士。由兵部主事充軍機章京，歷官順天府丞，其任大理寺少卿最久，見於同時人詩文集中，多稱為大理。案同文之學，尤深於地理。嘉道間預修會典及一統志。會典理藩院一門，及青海西藏各圖，曾屬仁和龔自珍為之校理。自珍自稱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於是乎始，平生於同文服膺甚至。自珍欲撰蒙古圖志，多所商同文，歿[illegible]而其書遂不能成。同文讀邱長春西游記，為撰金山以東釋，世推詳確，附刊西游記後，而是集未經收入。集中厲尋稽古錄序，論禹貢九江；與徐心畬書，論黑水，皆極精博。其次與朱雲陛書，論地圖里差經緯度；送張子白還鎮番序，論甘肅邊外蒙部形勢，皆足見一斑。晚年專力官書，無暇自理著述，故未見專書。光緒中，同郡沈曾植亦擘西北地理，言同文官雖顯達，而書未盡傳，深致惋惜。其密齋詩集當時亦有刊本，蓋與此分行也。

小檇李亭詩錄二卷穜芸仙館詞二卷附五千卷室銅鼓倡和集一卷石經閣廊硯倡和集一卷 道光刊本

清馮登府撰。登府有石經閣文集等書，已著錄。其詩初編，自道光庚辰釋褐以前所作，曰石經閣詩畧，凡五卷，是錄為館選後乞假回里，及散館改授福建將樂知縣時作，分為二卷，上卷曰暫假集，下卷曰玉堂春夢集，詞亦同時所作，上卷曰一勺園閒話，下卷曰蓮山邀笛譜。案登府以承明著作之才，未留清職，墮落風塵，蒞縣未滿三月，即以親疾告養歸，生平經學辭章，辦香鄉先輩曝書亭朱氏，無愧嗣音，是錄特丹山片羽，然值身世升沈之際，感遇抒情，深摯蒼涼，亦其盛年精華所萃，後又有拜竹詩龕詩存，合之初編石經閣詩畧，乃為全璧。附刊倡和兩集，銅鼓為海寧馬洵五千卷室所藏，廊露天風吹夜泉硯，初為青浦王昶所藏，後登府為王氏作傳，以硯為贄，遂歸石經閣，登府既並有題詠，同時名流之詩頗多傑作，彙為一編，亦勝觀也。



小安樂窩文集四卷詩存一卷南池唱和詩存一卷 道光刊本

清張海珊撰。海珊字越來，號鐵甫，吳江人，道光辛巳舉人，篤信宋儒，以程朱為歸，而不廢陸王之說，治經世之學，究心吳中水利，工詩古文，年四十始舉於鄉，蕭山湯金釗典試江南，得其卷，激賞之，許為碩儒，用冠榜首，而海珊已病歿，金釗為撰張解元別傳，以紀之。案海珊學術正大，有體有用，考三江九族，合衆說以定一是，論政弊，論聚民，論制舉，論朋黨，深明治體，議救荒，議積儲，議開洫，議保甲，坐言皆可起行，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採其文凡十餘篇，可見其學識之通貫，非書生空談可比，至其論文，則以本色為貴，謂近世汪堯峯學歸太僕，不如方望溪之本色，姚姬傳學望溪，不如惲子居之本色，本色者，人人自有之，要必積理鍊識養氣而後全，洵為得其本矣，詩有理致，而格高韻逸，不落陳腐，南池乃其所居，與同里張履唱和之作，錄而存之，履先與為友，後奉為師，自稱弟子，為傳遺集者也。

清風室文鈔十二卷 民國刊本

清錢保塘撰。保塘字鐵江，海甯人。咸豐己未舉人，官四川知縣，歷任定遠、大足、什邡，皆有政聲。在官著述不輟，行省有文字之役，輒倚之。其學長於考據，校訂古籍金石，具見序跋中。論學持平，無所偏倚。其孔父稱名辨，糾杜注貶辭之說；齊商辨，糾近人周於商無君臣名義之說；桓水考辨，糾合禹貢三黑水為一之說，並確當。又辨方姚論攻程朱者無後，及代作漢學商兌序，平漢宋兩家之爭，立言尤為公恕得大體。若政事文學說，於四科本末次第貫穿，足以賅括古今學派。雖庸言，實至論也。蜀士多才，自湘潭王闓運久主講席，喜創新說，翕然宗之，學派一變。保塘同時在蜀，猶恪守乾嘉諸儒舊旨，以相砥勵，實事求是，不尚新奇。其行文篤雅有節，無冗蔓張今飾之習。江陰繆荃孫序之，稱為根柢淵雅，信不誣也。



寄龕文存四卷 光緒刊本

清孫德祖撰。德祖字彥和，會稽人。同治丁卯舉人，官長興縣教諭。曾佐修鄞縣志，主修慈谿縣志、密雲縣志。咸同以來，越中文學之士，德祖與李慈銘蓴客、陶方琦子縝、王詒壽眉叔、馬賡良幼眉等，並為一時眉目。其後遭遇雖有顯晦，造詣各有成就。南皮張之洞典浙試，所拔取多知名士。德祖與馬，久客京師，一游中州，文采為衆所推。迄無所遇，終老校官。其於古文致力較專，澤古較深，不僅襲唐宋八家科臼，敘事簡覈，而行文婉摯，有俯仰揖讓之致，與柳州、廬陵兩家為差近。集中鉅製，惟兩晉人物論及國朝名人碑傳萃編序二篇，力求恢擴，而無灝氣以舉之，自是限於才分。其序記中於交游故舊，情文交至，談藝析理，有味其言。論事之文，亦時有特見，不隨人附和，非膚浮俗者所可貌取也。在當時同輩中，與馬賡良鷗堂集殆相伯仲焉。

容膝軒文稾八卷 光緒刊本

清王榮商撰。榮商字友萊，鎮海人。光緒丙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大考高等，擢侍講，轉侍讀。先世耕農為業，父始業儒，為縣學生。榮商登第後，猶守家風，樸訥寡交游，閉戶讀書，無奔競之習。中年因母病乞養里居，遂不出。集中記述之文多詳鄉郡故事，氣息安雅。辨香震川歸氏。時值朝廷變法，士習喜新厭故，其持論猶兢兢焉不敢背儒先之旨，與時人辯難。其自跋謂勉效古人之文，記述先德，以貽子孫，故欽家風者特詳。推之鄉黨親故，言多真率而意摯。鎮海地僻濱海，自海上通商以來，人多以賈致富，所作傳誌半屬此類，不免狗人之請，然立言尚不致大乖體要。震川歸氏集中，亦以鄉曲應酬之文為多，榮商每援以自解，要其意清辭潔，不失為鄉黨自好之文也。



其字未查得 暫空俟查明 再行補入

不自慊齋漫存十二卷 光緒刊本

清徐賡陛撰。賡陛字次舟，烏程人。光緒中官廣東通判，歷任遂溪、海康、陸豐、南海知縣。時號健吏，恃才招忌，數次被劾。屢躓屢起，先後佐兩廣總督張之洞、山東巡撫張曜、大學士李鴻章幕。是集泰半為公牘文字。前八卷官廣東時作，論地方利弊甚悉。卷九以下，則居幕代言為多。賡陛不羈之才，饒有幹略，居官雖以嚴酷負謗，大吏終棄瑕用之。吏事渠諮，每參籌議，國家多故，其足印證時事者匪鮮。傳記雜文，皆稱心而言，坦易明白。既非張句之儒，不必以純駁深繩之。考論光緒朝中外政局者，要可就事借資參驗，不為無用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案王種滂喜齋叢書方刊惟李慈銘為作合傳題戚三子集名應歸入總集類為妥

戚三子集七卷 滂喜齋叢書本

清孫廷璋、陳壽祺、王星誠撰。廷璋字仲嘉，號蓮士，會稽人。道光己酉拔貢，官國子監助教，遂安縣教諭，未之任，候選知府，有亢藝堂集三卷。壽祺字子穀，號珊士，山陰人，咸豐丙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刑部主事，擢員外郎，纂喜堂詩鈔一卷，青芙館詞鈔一卷，二佳堂詩餘一卷。星誠字平子，號孟調，山陰人，咸豐己未副貢，西鳧殘草一卷。事跡見同郡李慈銘撰戚三子傳。三人者，並工辭章，負才名，遭兵亂，客京師，牢落不



得志，或仕宦稍遂而遽殁，皆賫志以終。慈銘收得遺稿，吳縣潘祖蔭刊入叢書，以存其人。廷璋詩沉雄激宕，最見才力，壽祺詩清麗而有幽光，星誠詩多散佚，僅存殘草，其憂生念亂，感事抒懷，源於騷辨，則同之也。祖蔭愛才好事，與廷璋有舊，壽祺為門下士，星誠則身後始聞其名，感諸人所遺不偶，為傳遺集，俾光氣不致湮滅，亦三子之幸矣。

徐靈胎醫書後集八種十三卷 光緒六藝書局印本

清徐大椿撰。大椿有神農本草經百種錄、傷寒類方、蘭臺軌範、醫學源流論，四庫已著錄。難經經釋、醫貫砭，見於存目。其洄溪醫案、慎疾芻言，今亦著錄。前八種坊間舊有刊本，光緒末，上海六藝書局重為校印，署曰前集。又增輯後集八種，曰內經詮釋一卷、脈學論一卷、脈訣啟悟注一卷、傷寒約編六卷、六經病解一卷、舌鑑總論一卷、雜病源一卷、女科醫案一卷，有海甯王士雄總跋，稱大椿晚年集古人之書，節其冗，



取其要，補其缺，正其偏，成書十餘種，士雄錄副藏之笥中，待後人鋟廣傳。其所舉書名，於八種之外，尚有舌鑑色辨圖說、醫學抉微、藥性本義、醫方詳解、洄溪仁術志、評批外科正宗等書。此本僅收八種，或所得王氏所傳錄者已有亡佚。至評批外科正宗，則又經許楣增補，已由海甯蔣氏傳刊矣。案大椿學術湛深，為有清一代醫家之冠，四庫著錄存目各種，皆成書定本，即洄溪醫案、慎疾芻言，亦精到之作。前集八種，醫林久奉為圭臬。是集惟傷寒約編，論證論方，發揮

翔實具有規模據其傷寒類方自序云傷寒論已無成書王叔和所搜集後人互相訾議終無定論採求三十年而後悟故不類經而類方五易稾而後定今以納編互勘竊疑即是以前未定之稾及類方告成是書遂隱而不彰可見名家著書精益求精納而又納良工不示人以璞也内經詮釋不具全文似讀經時隨筆記注輯為一錄者其他各種皆就前人之書採錄備覽而亦多以已見折衷之王氏所謂節尤取要補缺正偏者其說得之而指為晚年之作則未足信也大椿著述精華已萃於前集後人續輯遺稾碎金以備一家言其中可資沾溉者亦復匪尠别有評批葉桂臨證指南久已傳刊近又見傳錄金匱要略徐彬注評批中多精語儻有如事者摘錄之亦可增碎金之一種也



金匱要略輯義六卷 日本聿修堂刊本

日本丹波元簡撰元簡有傷寒輯義已著錄是書纂輯之例與其注傷寒相同金匱原文用明徐鎔本而以宋本俞橋本趙開美本校其異同注中所採者為徐彬論注程林直解沈明宗編注魏荔彤本義尤怡心典及醫宗金鑑凡六家正注之外復旁採古今醫書及傷寒論諸家注説以資印證而以案語折衷之卷首有綜槩一篇論金匱命名之義及歷代流傳之緒與傷寒論分合原委引證綦詳案丹波氏家學相傳論醫以考據為重是書可謂無一字無來歷不特所輯六家舊注採取審慎即案語中折衷羣書亦不輕易自標新論可見謹嚴之義其綜槩中自註引程林説明初有趙以德注嗣後有胡引年注方論訛舛甚多此間二家皆無傳云云至清代作者如張志聰之注黃元御之懸解其書皆曾流傳至日本輯義中皆未收入是其别擇之嚴頗具深意非徒以博取見長也

中西滙通醫書五種二十八卷 千頃堂印本

清唐宗海撰。宗海字容川，天彭人。光緒己丑進士。所著醫書五種，由中法以通西法。中西滙通醫經精義二卷，條靈素諸經要語，分篇為注。首論人身陰陽，次臟腑營衛經氣經絡全體，及諸病所屬，形色脈診方劑，合中西異同，參其得失。本草問答二卷，總論諸藥性用，大旨以物稟天地之氣，與人之血氣相感。有順有逆，有生有尅，以制其用。間引西人化學電學之語發明之。傷寒論淺注補正七卷，金匱要略淺注補正九卷，謂陳念祖兩書，集衆長以為注，頗有發明。惟臟腑仍唐宋後說，且與古人文法有未達。所補正者，兼取證於秦漢文字，及西人醫學化學汽機學以通之。血證論八卷，分上干外滲下泄中瘀兼證為五大綱，自稱探源於內難仲景書，而參以西法，補唐以下醫書之未逮。案中醫主氣化，西醫主形質。氣化屬虛，課虛者理深微而易涉附會，故末流多歧。形質屬實，責實者事顯著而但每拘迹象，故病源或略。二者相非，格格不入。近代西醫研究之精，過於中醫。自王清任醫林改錯，以實驗考定臟象，多從西說。宗海推廣言之，發明異流同源之義，其大旨具於滙通醫經精義中。中國藥品近年西醫亦注意化驗其原質，以別性用。宗海問答中尚未詳及。其補正陳氏傷寒金匱淺注及血證論，第偶參西醫之說以示新義耳。要之破除墨守舊習，足為醫家倡導風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譯館醫書二十四種三十卷 四川存古書局刊本

清廖平撰。有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等書。已著錄。其說經自出特見。不主故常。論醫則篤信古說。謂後人不考古書。錯誤相承。一一加以糾正。是書首列黃帝內經明堂殘本一卷。附考楊上善內經太素篇目。隋本靈樞楊氏太素目錄。隋本素問楊氏太素注本目錄。次為楊氏太素診法補證。凡三部篇補證一卷。九候篇補證一卷。附十二經動脈表。診絡篇補證三卷。附病表。及診絡名詞。診骨篇補證一卷。附劉中楨中



西骨格辨正。診筋篇補證一卷。診皮篇補證一卷。附診皮名詞。及姪孫景濤仲景診皮法。太素楊注人迎脈口診二卷。營衛運行楊注補證一卷。難經經釋補證二卷。內經平脈考一卷。仲景三部診法考一卷。脈經考證一卷。釋尺一卷。分方治宜篇一卷。傷寒總論一卷。附太素內經傷寒補證。傷寒古本考一卷。傷寒雜病論古本三卷。傷寒諸家平議凡八家不分卷。桂枝湯講義一卷。巢氏病源補養宣導法一卷。丹波元簡脈學輯要評一卷。摘錄丹波元堅藥法通義輯要三卷。附子宗澤靈素五解篇一卷。諸種隨作隨刊。無自定總目。且每書中有隨時增入者。故篇目亦間有不符。總題曰四譯館醫書。而書中亦有稱四益館者。蓋因篇帙繁雜。未經理董畫一。又每隨意附入他人之作。殆難以編次常例衡之也。案平著書大旨。重在復古言之最切者。謂後世脈法多誤。始作俑者為難經。乃齊梁間人偽作。其改古上中下三部診法。因婦人不便診足。故專診寸口。而謂王叔和脈經猶有不戾古法者。凡沿襲難經之說。出於後人羼入。其立說



所本。由丹波元簡脈學輯要。而論元簡仍專診寸口。但闕藏府之分配。猶屬騎墻之見。又得日本所傳楊上善明堂太素兩書殘本。就之探討診絡診骨診筋診皮古法。為之疏證。可謂好學深思。惟於古籍間有與其說難通者。輒指為後人妄改。不免有武斷之處。西法治病全不診手。而中國舊籍以寸口分配藏府。言人人殊。識者久存疑義。第以千年循用。未敢遽廢。平之持論甚堅。堪為醫家開拓心智。至傷寒論古本前人亦屢有討論。其評騭諸家。雖多持之有故。文字

研求與臨證治效，分道揚鑣，固當分別觀之耳。



江月松風集補一卷附文一卷 光緒刊本

元錢惟善撰，清錢保塘輯。惟善原集四庫已著錄。保塘字鐵江，海甯人。因原集自明以來均據手蹟傳鈔，世無刊本，考惟善卒於明洪武十二年，而集中詩僅載至至正初年為止，距卒時垂四十年，其間不應無詩。知原集尚非足本，顧嗣立元詩選所錄，有此集未載者五首，吳壽暘拜經樓題跋亦云，見元人真蹟及玉山名勝集均有佚篇。保塘於他書搜輯，共得詩十四首，文二篇。文之知有其篇而未見者，亦載其目。又



輯元明以來詩話文集傳記所載，涉於惟善詩事者，為附錄，徵引頗為詳備，即附原集刊行。案四庫著錄原集，出於嘉興曹溶家傳鈔之本，提要云顧嗣立元詩選所錄，即據其本，今保塘所刊，據自序，係舊鈔本，得自都門，而視元詩選所載少數首，則其祖本與四庫本又有異同，當特閣書外間罕得窺見，保塘此本刊於成都，故所言猶不免稍歧耳。

南雷詩歷四卷　粤雅堂叢書本

清黄宗羲撰、宗羲有南雷文定文約、四庫已見存目、揭遺詩歷、當時各有刊本、南海伍氏粤雅堂叢書以詩歷與文定合刊、跋引阮元定香亭隨筆云、宗羲忠義著於前朝、經史冠乎昭代、詩其餘事、集卷首題辭自稱余不學詩、然積數十年之久、亦近千篇、盡行汰去、存十之一、其論詩則云、詩非學之而致、多讀書則詩不期工而自工、若學詩以求其工、則必不得、讀經史百家、則雖不見一詩、而詩在其中、若只從大家之詩章參句鍊、而不通經史百家、終於僻固而狹陋、於此可見其作詩之大意、通儒之作、固不可與尋常詩人同語耳、其名曰詩歷者、蓋取其略具平生蹤迹、家族存亡、交游離合、可與年譜同觀、宗羲晚年繫心明史、而不肯就徵、遣子百家從事、集中載與史館總裁徐立齋葉訒庵酬答之詩、備見延攬却聘情事、又答黄俞邵孫紫蘅兩詩、一關於明史同心、一關於夏峯交誼、四人原贈之詩特為附載、具有深意也、



亭林文集六卷詩集五卷　亭林十書本

清顧炎武撰、炎武為一代大儒、所著說經論學地理金石雜考雜記諸書、四庫已擇要著錄、今復補錄其所遺文詩、皆卓卓可傳、四庫未收、或因遺民之作、於當時有所忌諱、故付闕如、集炎武嘗言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便無足觀、其論文云、文之不可絶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又論文人求古之病云、今人不能為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為尚書左氏、剿取史漢文法以為古、甚者攙取字句、殊為不稱、又論文人摹倣之病云、縱即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皮毛乎、故其文體甚潔、文律尤嚴、絶無應酬之作、凡言政治、言學術、記人記事、理明辭達、自然雅健、埽盡文家窠臼、詩格尤高、色澤音節、初亦出於明七子、而意境清迥、朱彝尊稱其詩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杼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幾似之、蓋炎武為第一流人、文與詩皆為第一流也、

獨漉堂詩集十五卷文集十五卷續編一卷 道光刊本

清陳恭尹撰、恭尹字元孝、號半峰、晚號獨漉山人、順德人、明諸生、桂王監國、駐肇慶、父邦彥殉廣州之難、恭尹間關江湖、歸隱鄉曲、嶺南既定、以遺民終、與屈大均梁佩蘭並以詩名、世稱嶺南三家、其詩初分十一集、曰初游集、增江前集、中游集、增江後集、江村集、小禺初二三後集、唱和集、詠物集、後乃彙為一編、附詩餘於末卷、文集外有續編一卷、則後人所增輯也、案恭尹晚年聲聞益著、為當道所敬禮、海內名流至粵無不投分納交、縞紵相通、詩篇酬答、論者謂其名高迹近、或譏以詩、有可憐一代夷齊志、錯認侯門是首陽之句、朱彝尊則謂其降志辱身、終當躋之逸民之列、是為定論、王士禛稱其詩在三家中尤為清迥拔俗、得唐人三昧、趙執信晚與訂交、為作詩序云、古體汎濫於元祐以還、近體侵尋於大歷以上、嶺南詩派最正、在清初惟屈大均奇情浩氣、足相後先、餘皆莫能抗手、選家往往以恭尹列入明詩、然亭林黎洲身世分際、皆與相同、四庫並歸之清代、恭尹亦當同一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居業堂文集二十卷 畿輔叢書本

清王源撰。源字崑繩，號或庵，大興人。康熙癸酉舉人。世為將家，父世德，襲錦衣衛僉事。明亡，流轉江淮。源少從父，喜任俠。長從甯都魏禧學古文，繼游京師，傭筆墨公卿間，交蠡縣李塨，介以師事博野顏元，學術一變。老而復游淮揚，歿於山陽。桐城方苞為之傳。案源以經世自負，其學長於史，熟於明代遺事，喜談兵。文與甯都魏氏為近，多紀忠義節烈之事。嘗佐明史館諸公纂輯之役，集中有與徐學士元文論王威甯書，與友人論韓林兒書，與友人論史書，又有劉誠意伯傳，于忠肅公傳，可得其梗概。論辨之文，關於史事者為多。晚年篤信顏李學說，要亦以其宗旨相近，所謂六藝三事六府六德六物之說，與治道息息相通，不專以空言心性立教。其所著平書十篇，自謂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通以適其宜，則視顏氏存治篇猶泥井田封建之制者，固不盡相同，蓋顏氏意在發明治本源，則兼體用言之，較為切實，於理初無二致耳。



湖海樓集五十卷 乾隆刊本

清陳維崧撰。維崧文著錄四庫者曰陳檢討四六，乃單行之本。其他諸體皆未收。是集為其從孫淮所編，初康熙中，由其季弟宗石始刊家藏稿。淮復增輯未收之稿，重為釐訂，於乾隆乙卯刊行。凡詩十二卷，詞二十卷，散體文六卷，儷體文十二卷。是為最後足本。四庫於清代別集卷帙繁重者，往往專收選錄之本，如王士禎不收帶經堂全集，而收精華錄，同一例也。案維崧以布衣舉鴻博，入翰林，才名播海內，當順康時，儷體倚聲成家者尚不甚衆，故世於斯二者尤所艷稱。然其詩文諸體實無所不工，徐乾學序其全集，謂沈思怫鬱，尤一往全注於詩。近體似玉溪，歌行之運筆頓挫宛轉豐縟，前少陵而後香山，推挹甚至。楊倫則謂詩文皆以氣為主，故鏤金錯采，絕無堆垛襞積之痕。此其所以勝於諸家。至散體文雖為儷體所掩，其豪情逸氣自有不可磨滅者，並屬可傳。特卷帙僅有儷體之半，以當時乞文者率欲得其儷體，故所作較少耳。附錄序傳甚詳，於其遺事略備云。

笥河文集十六卷詩集二十卷 嘉慶刊本

清朱筠撰。筠字竹君，號笥河，大興人。乾隆甲戌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因事降調，仍授編修，遷掌文衡，宏奬士類，以樸學倡導後進。主持壇坫數十年。遺集初由弟珪編成，詩二十卷，文鈔三卷。後其子錫庚復搜輯增編為是本，於嘉慶二十年刊行。卷首列傳狀表誌。附門人李威撰從游記，汪中撰學政記，於筠學術政績，及平生逸事，鉅細皆備。案筠博學好古，在安徽學政任，刊布舊本說文解字以教士。其後許氏之學遂大昌。奏請開館校書，采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因以告成，二事關係最大。崇尚氣節，不阿權貴，而振拔孤寒，如恐不及。一時文學之士，慕風從游，日與考古訂今，鉅製鴻篇，往往成於座上，文不加點。每遇大典，進御頌賦，輒為首選。為文驅使百家，喜用奇字，殆不作唐以後語。詩尤奇崛，其體頗近昌黎。弟珪夙與齊名，稱筠兼人之才，不能效之。蓋辭章出於性情，各有所得，不可強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知足齋文集六卷詩集二十卷 嘉慶刊本

清朱珪撰。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大興人。乾隆戊辰進士。歷官體仁閣大學士。少入翰林，與兄筠有二朱之目。高文典冊，照耀臺閣。直上書房，為仁宗師傅。敭歷封圻，洎仁宗親政，名涉綸扉，倚畀最重。愛才下士，提倡樸學，識拔通才，阮元稱其於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氣節，宋儒之性道實踐，兼而有之。主持風氣，士林奉為依歸，為嘉慶朝第一名臣。即以文論，訓辭深厚，擬諸古人，有唐權德輿、宋司馬光之風。晚年好道家言，集中如無前知論，雖參二氏之說，而闢除迷信，仍粹然儒者之言。紀事之文，一尚質實，悉足徵信，不貌以摹倣為古。詩則才力雄放，縱意議瀾翻，在韓蘇之間，尤長論古。前後易水行二章，世推傑作。他篇稱是。蓋淳意鴻文，源於學識，非尋常辭章之士吟風弄月者比也。

白華前稿六十卷後稿四十卷 原刊本

清吳省欽撰。省欽字充之，號白華，南滙人。乾隆癸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初由南巡召試授內閣中書，洊通籍入翰林。以大考第一擢官，與兄省蘭同官禁近，並依附和珅。典試督學，聯翩不絕。同郡御史曹錫寶欲劾和珅家人，省欽詑詞綫之，俾和珅預為彌縫。疏上而查勘無據，錫寶因以獲譴。事為清議所不容。仁宗親政，治和黨首黜之。其人品不足道，學雖無本原，而才氣橫肆，前後稿合百卷之多，衰然大集。王昶論其詩初學漁洋竹垞，既而別開蹊徑，句必堅凝，意歸清峻。奉使荆楚西川，遇山厲水刻處，輒以五七言寫之，或以東野長江為比，未盡然也。又稱其散體文，於唐似孫樵劉蛻，於宋似穆修柳開，亦復戛然自异。阿好之言，不無溢美，要亦可見其大概。孔翠有毒不掩其文采，孫覿附秦檜，而鴻慶居士一集，不得不推為南渡初一作手。省欽此集，正可與彼一例同觀也。



紅櫚書屋集十四卷 微波榭本

清孔繼涵撰。繼涵字誧孟，號葒谷，曲阜人，孔子六十九世孫。乾隆辛卯進士，官戶部主事。博學多藏書，手自鈔校，嗜漢唐金石文，所藏亦千餘通。與朱筠盧文弨翁方綱諸人游，上下議論，尤篤信戴震學說，相與孶孶，震歿，為刊其遺書，又自以所校定經學小學書輯刊微波榭叢書，是集同刊而單行。凡雜體文七卷，詩四卷，詞三卷。案繼涵學重考證，集中多經籍序文碑碣題跋及雜考紀事之作，文皆徵實，不尚空言。求太學石經記，就現存殘石搨本，編徵庠籍記載，剔稽原委，可辨正舊說者甚多，較朱彝尊所考尤為詳晰。其同度記附行細草，及熊文端公年譜附熊氏世系表女系表，皆為專書，亦併入集中。詩戛戛獨造，出入杜韓蘇黃，不涉纖弱家數，高者出虛入渾。張塤推桃源行一篇為壓卷，集中亦不多見。有論詩絶句云：才知不讀書千卷，才後拾人也不應。自道所得如是。詞為別調，要無恬熟語，不失其本色耳。

晚學集八卷 式訓堂叢書本

清桂馥撰馥有說文義證已著錄是集生前未經手定道光中孫樸堂奉遺稾以屬諸同里孔憲彝為之補遺刪複編成八卷與詩四卷同刊光緒中會稽章氏輯式訓堂叢書乃專刊其文集案馥自稱年過五十始專事窮經故以晚學名其集畢生精力萃於說文其意在會羣書以證一書無書不覽其治羣書亦以治說文之法治之集中書爾雅後書廣韻後玉篇跋集韻跋諸篇皆與說文相輔而行其他考古之文必取羣證大率類此紀事之作古簡樸茂自成為學人之文上阮學使一書自述平生為學次第甘苦可以見其大旨阮氏序其集云為才人易為學人難為心性之學易為考據之學難為浩博之學易為精覈之學難馥之文浩博矣而阮氏尤以精覈許之蓋專取其考據也詩集叢書未收原本流傳頗罕孔憲彝稱其詩歌雖為餘事並見其真性情選入曲阜詩鈔亦略窺其一斑也



陶樓文鈔十四卷 刊本

清黃彭年撰彭年字子壽號陶樓貴筑人道光丁未進士由翰林歷官湖北布政使在館職講求經世之學咸豐中上書言時政間籍治團練歷佐疆吏戎幕主講關中畿輔書院以實學士官蘇藩時創設學古堂課經古造就人才甚眾是集即吳中舊弟子所編集資刊行已在身歿三十年之後蓋教澤遺愛猶未泯也案彭年學術正大體用兼賅集中釋性釋情釋心釋意釋志釋思釋命釋才釋恥諸篇融貫儒先之說為學者入德之門考證典章制度能見其大旁及地與金石實事求是生平雖無專門著述博通學派足為後進開示塗徑其與人論政治諸書因時因勢不為高遠之論切實皆可施行此閱歷有得之言不同書生空談所纂光緒畿輔通志歷十餘年始告成凡例敘錄具載集中又有與張香濤書討論志事於其中委折甘苦言之頗詳可見載筆者之審慎後來淺學之士或存意見輕於吹毛求疵殆未足以喻此也

楊園先生全集五十四卷 同治江蘇書局重編刊本

清張履祥撰。履祥有楊園全書十二種，張考夫遺書四種，見四庫存目，提要稱其初講蕺山慎獨之學，晚乃專意程朱，其書多儒家之言，而近古錄、見聞錄率傳記之流，農書又農家之流，故著錄於雜家。至後載之四種，即在前十二種之中，刻在十二種前也。考履祥遺著傳刻各有多寡異同，有姚璉輯鈔本，祝洤刻本，范鯤刻本，朱芬刻本，此同治中江蘇書局所刊，乃與國萬斛泉重為編次，以姚氏原輯為主，而合諸本以增益之。前二十四卷為詩文集，以下彙入遺書諸種，卷數歸併合計，不別為起訖。前列年譜，為桐城蘇惇元所重訂，並附編年詩文目，及諸家評論。案履祥為清初醇儒，篤守程朱，躬行實踐，力戒明季講學之習，從學甚衆，皆重闇修，不馳聲氣，與同郡陸隴其志同道合，而名之顯晦迥殊。後學奉其遺書，服膺者久而益衆。同治中，浙江學政徐樹銘奏請從祀孔廟，學愈大顯。全書中願學記、備忘錄諸種，皆篤實純粹之言，精華尤在於文集，與友人論學諸書，發揮理要，其辨正姚江之處，理足而心平，與張烈之質疑肆詆者不同，有德之言，學養亦於斯可見。四庫列其書於雜家，當時館臣有意摧折理學，藉口附種，儒家之外，實非正義。文集并未採及，究之斯文未墜，非一時愛憎所能抑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解舂集十卷 康熙原刊本

清馮景撰。景字山公，錢塘人。諸生。貢充國子監生。康熙中，會有司營宮室需巨材，議易太學彝倫堂梁柱以供用。校書都御史魏象樞力言不可，事得寢。時咸知太學生有馮某者。事具國史文苑傳。客游江淮間，絕意仕進。晚入江蘇巡撫宋犖幕，被敬禮，與武進邵長蘅相契。自定文集十卷、詩四卷。長蘅為評點刊行。此本僅文集，而闕其詩。後乾隆中，盧文弨娶其孫女，私淑其學，重編文鈔十二卷、補遺二卷、詩鈔二卷，刊入抱經堂叢書，與此本有異同。案景學有本原，崇尚氣節，文體健拔，論古多特識。集中考證經史之作，如與閻百詩書論四書釋地十事，及周正改時論十篇，援據精博，非僅以文筆見長。歸安嚴元照有與盧抱經書，稱其上魏總憲書、陸丞相論、辨如淳漢書注、駁魏叔子論策諸篇，皆有功於世教。又謂工考覈之學者，文率平衍無生氣，尚議論長於馳騁者，於考覈又多疏略，推景能兼之，其許鴻至當。上魏總憲書此本闕而未載，其事有關景之風節，故盧本特為補入。至雜文中亦有小篇碎義，無關宏旨者，合盧本觀之，可見其取義之所在矣。當時以景與邵長蘅同居宋幕，故以並稱，論學與文，皆非長蘅所可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後甲集二卷 式訓堂叢書本

清章大來撰。大來字太顓，號對山，山陰人。為蕭山毛奇齡弟子。是集名後甲者，以皆出甲午年後，居躍雷館所作也，故又名躍雷館日記。其上卷標目曰：記詩、記駢體、記文。下卷標目曰：記地、記日、記典禮、記事、記異、記經、記訓詁、記人、記物、記原、記跋、記聲韻。蓋上卷為詩文，下卷為雜記，而統歸於集，名實似不相副。西河合集亦不盡屬詩文，或即原於其例乎。案大來詩文不失為雅音。其族人鍾序云：曾謝（設）數於青溪白門之間，與方靈皋、朱師梅諸君子相切劘於古學，薰染有素，不流俗派。其雜記多隨筆紀錄，小有考據。記聲韻數條，云聞之西河先生。餘者諒亦本之師說為多。此等小文，碎事孤稾，罕傳。章氏刊入叢書，殆因關於家集，存茲片玉，以闡幽光云爾。



東潛文稾二卷 乾隆刊本

清趙一清撰。一清有水經注釋及刊誤，四庫已著錄。其學尤長於地理，號為專家。是集雖存文無多，泰半為考證之作。辨正漢書地理志三篇，上篇糾班書之誤，中篇摘何焯校本之誤改班書，下篇補何氏校正之所未及，最為精審。他如泰山五汶考、盧奴水考、西湖非明聖湖辨、西伯戡黎說、諸葛武侯隆中考，皆足正古今地志之疏舛。疏消文大二邑積水議，實有經畫，坐言而可起行者。書徐貞明遺事，採潞水客談，以補明史之未備。案一清曾膺直隸總督方觀承之聘，為纂直隸河渠水利書一百三十卷，考訂古今，夾行細注，極為詳博。後經休寧戴震重訂為一百單二卷，書名刪去水利二字。書將成而觀承卒，未經刊行。嘉慶中，吳江王履泰又刪節戴稾，改名畿輔安瀾志，進呈發刊。段玉裁經韵樓集中詳紀其事，據云戴書缺灤河，一清別有灤河十一卷，可採以補完戴書。蓋一清於直隸河渠考索有素，故集中二文於畿輔水利尤言之切實，非經生家之空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湖紀歲詩編四卷續編一卷分類文編不分卷文編補鈔二卷 叢睦汪氏叢書本

清汪師韓撰。師韓字韓門，號上湖，錢塘人。雍正癸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乾隆中督學湖南，因事降調，尋復職，直上書房，晚去官，主講廣平保定書院。少以能文稱，中年後研經，著述甚富，彙刊為叢睦汪氏叢書。詩從編年。文分十類：曰讀經，曰讀史，曰書後，曰各書自序，曰書，曰記，曰序，曰雜著，曰祭哀志略各體，曰代筆。編次多立名目，近於瑣碎。案師韓著書雖多，以文選理學權輿最有條理，後人賡續為之，益徵詳密。遂為專門之學，創始功不可沒。其詩文不盡合於體要，繁徵博引，而乏卓識精義。如關公論、佟刺史百歲冥壽序諸篇，皆不免徇俗。夫為詩而但講體格，為文而貌為高古，原不足稱上乘，然竟不師古，則軌範無存，殆亦難躋作家之列耳。昔段玉裁考趙一清直隸河渠水利書稾本，覓撰人證據不可得，即一清自著東潛文稾亦未有一語。惟師韓集中保定旅懷詩道及之，因信為確證。文人別集之有關掌故如是，可為是集存一帙聞也。

壷山自吟稾三卷 嘉慶刊本

清朱休度撰。休度字介裴，號梓廬，秀水人。乾隆癸酉舉人，官山西廣靈縣知縣。為明大學士國祚裔孫，淵源家學，博洽多通。乾隆中開四庫館，徵書各行省，曾從事書局，撰浙江採遺書目，時推其詳博。晚宰山縣，刑清政簡，深得民心，事具清史稾循吏傳。壷山在廣靈城東南，有林泉之勝，建巽妙軒，時時風詠其下，因以名其集。蓋皆官其地時所作也。案休度官廣靈年已垂老，清操絶俗，民稱為良心官。吟諷所及，惟以恤民為念，溢於言表，人稱其有元道州韋左司之風。其詩質而有味，耐人尋繹。論詩於律尤細，曾教其族子鴻令撰杜律雙聲疊韻表，集中近體亦守其說，鴻為一一揭出，論者推其學杜有得，自道是稾老困簿書，思如黄楊厄閏，不復能生發，充其分不過南宋金源小家之一鱗片甲，蓋謙詞也。清代嘉禾多詩人，前有竹垞，後有籜石，皆號大家，休度則不事恢張，而以骨韻勝，正亦莫能相掩耳。



悔庵學文八卷 湖州叢書本

清嚴元照撰。元照有爾雅匡名等書已著錄。深於小學，其得力在究爾雅說文之離合，以得其通，推之於治羣經，治羣籍，皆然。徐養原序其娛親雅言曰：鉤覈異同，宣釋疑滯，可謂知言。其文集亦作如是觀，如與梁山舟書，論說文繫傳；與錢竹汀書，論漢書嗣湯及荅問中諸條；與梁曜北書，論瞥記諸條；與許周生書論金壇段氏轉注借假之說，皆多通解。許周生序稱元照生一歲能誦詩，作徑尺字，十歲於屏風上為四體書，擅此藝者莫能及，時號奇童。長治經史，務實學，才辯庠利。蓋天生夙慧，其文亦如其人，貫徹洞達，不徒以博贍為長。藏書甚富，傳有芳椒堂書目，多宋元舊槧祕本，考訂校讐，觸類旁通，往往關於經史大義。集中書後題跋，略具梗概，乃學人之藏書，非僅辨别版本以嗜古為名高者比也。别有悔庵學詩，亦經手定，序見集中。此本為光緒中同縣陸心源刊入湖州叢書，卷末補文二篇，而詩未同刊，不知尚有傳本否。

茱聲館文集八卷詩集二十卷詩補遺四卷續補遺一卷 民國己未刊本

清朱為弼撰。為弼字右甫，號椒堂，又號茱堂，平湖人。嘉慶乙丑進士，由兵部主事歷官至漕運總督。道光季年，自刊詩集十六卷。咸豐中，子善旂始刊文集八卷。姪善張据家藏稾本重編詩集為二十卷，又輯補遺四卷，與文集並行。至民國己未，善張之孫景邁又輯續補遺一卷，合文詩重刊，共為三十三卷。案為弼少耽墳籍，精研六書，尤嗜吉金文字，為諸生時受知於督學阮元。及元為浙江巡撫，招入幕，佐纂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審釋考訂，多資其力。書成，撰序二千餘言，博綜弇雅，冠絕時流，為集中壓卷之文。其詩才富氣充，曾燠稱其空所依傍，獨抒胸臆，亦以題詠金石諸作最為擅場。久官郎曹，與修會典，猶以授經賣文自給。集中有六極論，極言儕海事勞，阨窮不悔之概。而搜奇嗜古，書畫怡情，文采風流，士林歸仰。至其諫垣建白，督漕政績，均於集中見之。清謨雅尚，猶可追乾嘉盛時朝士之餘韵云。



簡莊文鈔六卷續編二卷河莊詩鈔一卷 光緒刊本

清陳鱣撰。鱣字仲魚，號簡莊，又號河莊，海寧人。嘉慶戊午舉人，薦舉孝廉方正。嘉慶中自刊綴文六卷。咸同間經兵亂，板燬。同州人羊復禮祖母為鱣之從孫女，藏文鈔詩鈔等數種。復禮少時曾見之。洎光緒中官游廣州，假得綴文原刊本，復輯遺文為續編二卷，詩鈔一卷，合刊之。其改署曰文鈔者，從其祖母所藏舊名也。案鱣博聞強識，尤深於許鄭之學，著有說文正義稾，佚未傳。輯孝經鄭注及六藝論，硤石蔣氏刊入別下齋叢書。又有詩人考、論語古訓、埤蒼拾存、聲類拾存。其自序具載文鈔。石經說則見於唐石經校文序中。喜藏書，精校勘，購求宋元舊槧，經部甚夥，別有經籍跋文專刊，皆載文鈔所載題跋之外者。其學以訓詁考證擅長，論史論事之文，所見者大，非復經生常談。段玉裁序其文，謂九論皆確不可易，可當立言。羊復禮跋臚舉所撰述，尚有續唐書七十卷，仿季漢書之例，以後唐南唐繼唐之後，為五代之正統。阮元為刊於廣州。其本今已尠存。恒言廣證六卷，舊為唐

氏竹初山房所藏，亦存亡莫卜。新坂土風一卷，自序云得詩百首，今所輯詩鈔中僅存一首，蓋其所佚者多矣。復禮字辛楣，同治丁卯舉人，官廣西知府。



經籍跋文一卷附論策四卷　式訓堂叢書本

清陳鱣撰。鱣有簡莊文鈔，已著錄。文鈔中載宋元刊本經部題跋三種，是編凡跋十九篇，惟咸淳本周易本義已見文鈔，此據繕本考訂較詳。蔣光煦刊入別下齋叢書，會稽章氏式訓堂叢書重刊之，并以論策附焉。據管庭芬跋，稱鱣客吳門，與黃蕘圃定交，互攜所藏宋鈔元刻，往復易校，以疏異同，於甲部致力尤勤。暮年歸隱紫微精舍，手自鈔撮成書，案經注經疏原各有單行之本，自注疏合併，其中歧異迭出，傳刊



之誤，更不待言。自宋以後人說經之書，俗本展轉移易，往往失其本來面目。鱣廣徵宋元舊槧，取影寫及繕刻之善本臚舉誥異，糾正淆亂，併及刊版歲月，冊籍款式，收藏印記，考證莫不精審，其有功經學，視昔人之九經三傳沿革例更為過之。論策分三十目，據自題小引，乃嘉慶六年京師過夏所作，提要鈎玄，通人之作，可為學者示以塗徑，亦非宋人八面鋒等書所可同語也。

桂馨堂集十三卷 道光刊本

清張廷濟撰。廷濟字叔未，嘉興人。乾隆戊午舉鄉試第一。是集凡順安詩草八卷，清儀閣雜詠一卷，竹田樂府一卷，竹田畫者詩一卷，竹田耆舊詩一卷，感逝詩一卷。惟清儀閣雜詠及身自刊，順安詩草手自編定，身後始刊行，餘皆子慶榮彙刊者。案廷濟深於金石之學，搜羅富有，精於鑒別，受知於阮元，而翁方綱亦引為同志，互相學討。當時鑒藏家莫不舉所有相質證，見聞之博，冠絕儕輩，別有清儀閣題跋，為考金石者所取資。集中題詠亦以有關於金石者為多，其詩出入韓蘇，方雅密栗，卓然成家，不徒以博洽見長，而於鄉邦掌故，文字交游，惓惓之懷，流於篇什。据其子慶榮跋稱，平生所作古近體詩不下三千首，親自刪定，集存不過四分之一，故至今流傳手蹟，出於集外者不勝枚舉。廷濟林泉怡志，身享大年，所居新篁里建清儀閣，貯藏三代法物，歷朝名搨書畫，以及瓦甓磚墼版幹甆漆，莫非精雅之品，古歡真賞，不減寶晉英光，名流題詠，推為東南文物淵藪，宜是集為藝林所珍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賞雨茆屋小稾一卷 仁和吳氏刊本

清符曾撰。曾字幼魯，號藥林，錢塘人。國子監生。乾隆丙辰薦試博學鴻詞，未遇。晚以薦舉官至戶部員外郎。少即工詩，為海寧查慎行所推獎，與厲鶚、吳焯、沈嘉轍、陳芝光、趙昱、趙信諸人同作南宋雜事詩，傳播藝林，其專集罕覯。此編特其少作，有查慎行、萬經序，及吳焯、厲鶚、陳撰等題辭。查、萬為其師事，餘皆同時唱酬之人也。案曾詩清雋絕俗，查序稱其古體宗韋柳，近體出入於義山、牧之、香山。萬序以梅花比其詩格，厲鶚擬之於徵雲、逸岑、寒花、定水。又云：西冷派外不可無此蠲煩析酲之作。皆言其力袪凡近。存詩雖僅寥寥百數十首，固當以少許勝多許。曾博學嗜古，胡天游稱其志清行和，臨事有守，蓋學行俱美，不徒以詩鳴也。

秋聲吟館稾一卷 仁和吳氏刊本

清符之恒撰。之恒字聖幾，號南竹，仁和人。諸生。與同郡汪沆、王曾祥、杭世駿、張增號松里五子。少從厲鶚游，過城東泉園，有寒烟棲木末，活水盪城根之句，為一時所稱。嗜古勤學，遇異書鈔錄校勘，歷晝夜不輟。為文簡遠，有魏晉風。詩尤清峭，脫棄凡近。年甫逾三十而卒。其友汪沆、杭世駿、王曾祥為刊遺稾，并分作誌傳哀誄，以傳其人。案之恒詩格頗近樊榭山房，辦香所在也。早歿名未大顯。遺稾為乾隆四年所刊，寫鐫精緻，而傳本甚稀。此本卷首有華宜館小印，猶是同縣吳振棫編杭郡詩輯時所收得，近由仁和吳用威据以播刻，悉仍原式。當雍乾之間，杭郡詩人以厲杭為領袖。小山堂趙氏昆季，繡谷亭吳氏，並多藏書，博雅擅名一時，沾溉薰習，雅才林立，而遭際不盡得志，如之恒者，負超俗之概，壯年摧折，百餘年後，猶有重刊遺集，俾吉光片羽光氣不泯，亦云幸也。

樗庵存稾八卷 傳鈔本

清蔣學鏞撰。學鏞字聲始，號樗庵，鄞縣人。乾隆辛卯舉人，與同縣全祖望為中表，師事最久，以其學教授鄉里，殁時年才四十。其弟子黄定文為編刊存稾，序稱七卷，而今本文五卷、詩三卷，合為八卷，其文之第五卷乃摘錄學鏞所撰鄞縣志稾列傳、敍論，及水利考全篇，後附跋語云：鄞志考凡二十篇，後改為甬上先賢傳，今撮其每傳敍論，以見大概，水利考關係鄉邦尤重，亦備錄焉。據此則似出於續增，故與原序卷數不同也。案學鏞篤守全氏之學，尤勤於治經，集中有讀經偶鈔自序云：少有志於經，蒐獵先儒成說，自注疏外，摘錄宋元明諸家經解，旁及文集說部，約成百卷，為人竊去，晚因授徒，復成偶鈔，不及昔時之百一。黄序故謂偶鈔僅發策決科之書，其書亦未傳。集中關於經義者僅有數篇，論五事配五行，論江慎齋河洛精蘊，論戴東原文集，論錢氏袷禘考，大抵兼採漢宋之說，以求其是，於戴氏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兩書，力持諍義，可謂不苟同者矣。交游不出里巷，故誌傳之文無駿猷偉行，以資其發揮，而於氣節之士，貞烈之女，敍事凜凜有生氣，與鮚埼亭內外編實見沆瀣一氣，全氏門下如董秉純、盧鎬等，皆稱高第，然必以學鏞首屈一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校經廎文稾十八卷 道光刊本

清李富孫撰。富孫有七經異文釋等書已著錄。是集詩文合編。凡詩七卷。詞一卷。文九卷。嘉興李氏自富孫高祖良年以文學著稱。數世相繼。富孫尤為傑出。阮元督學浙江識拔之。為詁經精舍高才生。佐輯經籍纂詁。定香亭筆談稱其與兄超孫從弟遇孫當時號嘉興三李。而著述則富孫推最。其詩文淹雅。綽有秋錦山房遺韻。經學考證則又過之。稾文集中備載所著書諸種自序。生平學術具見大意。又諳習掌故博洽多聞。其答王述庵書。為補正續詞綜撰人仕履至數十條之多。不獨鶴徵兩錄搜羅翔洽。為世之考掌故者所取資。尤殫心鄉郡文獻。續輯梅里詩。補前人之未備。於朱彝尊曝書亭詩詞皆為補注。編搜考其遺稾遺事。蓋私淑所在也。其校勘古籍諸跋。博而且精。行文駕雅有度。不蹈經生樸僿之弊。可謂辭章考據兼擅其長者已

倚晴樓詩集十二卷續集四卷 同治刊本

清黃燮清撰。燮清原名憲清。字韻甫。又字韻珊。海鹽人。道光乙未舉人。官湖北知縣。自為諸生時。負才績學。為學使陳用光所激賞。鄉舉受知於翁心存。期以遠到。六赴禮闈不遇。以謄錄得官。中更寇亂。晚始權攝宜都松滋兩縣。其初集刊於咸豐中。已燬。身後續集始出。其女夫錢塘宗景藩。連初集并刊於武昌。案燮清初以詞曲擅名。後乃致力於詩。古今諸體並工。初集藻韻清新。衆推才人之筆。續集皆服官以後所作。時當兵事方殷。憂生念亂。沈鬱蒼涼。又進一境。其觀雲詩五章。及感事諸篇。論者謂其優入韓杜。蓋其遭際迍邅。羇懷抑鬱。寄託吟詠。亦所謂窮而後工者。遺集原附詩餘傳奇諸種。及國朝詞綜續編。並屬專家之業。例當別為著錄也。

古紅某閣遺集八卷附紫藤花館詩餘一卷 光緒刊本

清劉履芬撰。履芬字彥清，號泖生，又號漚夢，江山人。初入貲為戶部主事，後改官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夙以文學稱，久冤書局、權嘉定縣事，以治獄與同官不協，得心疾自戕。長官番禺許應鑅出資為刊遺集。凡駢文二卷、古近體詩四卷、懷舊詩一卷、詞一卷。案履芬以淹雅之才，浮沈簿領，仍鉛槧不輟，同光之間吳中號儒吏者，推其與湖口高心夔齊名。履芬遭遇尤阨，以身殉職，時論惜之。駢文步趨齊梁，其秀在骨，自稱與近人效法洪北江，第才力較弱，集中篇題亦惟國初名臣頌差稱鉅製耳。詩則藻韻相宣，其警策者上追玉溪、昌谷。懷舊詩七十首，所紀皆咸同以來江浙耆舊，蓋履芬自少隨其父官吳中，一時名流無不捧袂定交，流連觴詠，注載名篇雋句，與遺聞軼事同傳。所附紫藤花館詩餘一卷，乃其弟觀藻撰。觀藻字玉叔，先履芬卒，所作亦有典則，可附傳也。



縵雅堂駢體文八卷 光緒刊本

清王詒壽撰。詒壽字眉叔，山陰人，貢生，權金華校官。績學工文，從事浙江書局最久，校勘精審，勤於其職。局中雅材所萃，湖山觴詠，壇坫爭推徐樹銘，重其文行，疏薦之，因同薦有拂上意者，事寢不行，貧老終無所遇。仁和許增惜其牢落，為刊文集。工未畢而詒壽歿，時咸惜之。案詒壽之文，步趨齊梁，氣息淵懿，不作初唐以後語。集中如秋感賦、越壹論、九招、七歎諸篇，騷辨遺音，不懈而及於古。讀葛壯節公年譜書後與諸暨義軍統領包君書，壯采騫騰，識議俱勝，皆稱傑作。當時越中工駢體文者，推會稽李慈銘為巨擘。詒壽與之雅故，雖才分較弱，不及慈銘之蘊蓄宏深，而志行芳潔，文有胎息於藻縟之中，不掩風骨。慈銘亦引為同調，固咸同以來一作家，非俗手所及也。

蘇文忠公詩合注五十卷 乾隆刊本

清馮應榴撰。應榴字星實，桐鄉人。乾隆辛巳進士，由內閣中書歷官鴻臚寺卿。蘇詩宋人舊注行世者，王施兩家。王本匯集衆注，分類而不編年。盡當施本流傳宋槧非完帙，邵長蘅所補不愜人意，查慎行補注足匡前人所未逮。原先列施注，後列補注。傳刊時專取所查氏所補。應榴謂讀者有偏而不全之憾，爰合王氏施氏查氏之說而加以訂正，故名曰合注。卷首列凡例二十則，發明合注之義，辨訂一卷以證舊注之誤，年譜則因王宗稷原本，以傅藻紀年錄分注，用備參考。邵氏訂補者亦間取之，而逐條附案語。錢大昕序稱其彙三家之長而加以正補，立言愈慎，考古愈詳。讀蘇詩可得所折衷。案應榴撰此編，閱七年而成，徧搜舊說，參證羣書，編年則先考史事之異同，引注則務求出處之本始，校訂原詩，載歧出之文，附錄他人詩序無關之作，注語刪除複見，文義酌加疏解，其取例詳密，過於前人。後王文誥撰編注集成，猶多異議，彼此各一是非，亦正可互證耳。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一百三卷 道光刊本

清王文誥撰。文誥字見大，仁和人。是書編年總案四十五卷，[編年古今體詩四十五卷] 帖子口號詞一卷，前列諸家弁言一卷，王施注諸家姓氏考一卷，墓誌銘注一卷，本傳注一卷，恭錄聖祖高宗御評一卷，詩目一卷，後附兩宋雜綴一卷，蘇海識餘四卷，牋詩圖一卷。自序稱自少從事蘇集，未嘗一日去左右，搜注義百十餘家，其纂輯大旨分編注兩大綱，及論辨諸注家之得失，具見凡例三十則中。案清代注蘇詩者，以馮應榴合注與是書最為有名。馮氏例取謹嚴，文誥則力求浩博。馮氏專數典，文誥則兼論詩。蓋其寢饋於中者數十年，取材羣籍，細大不捐，而辨駁紛繁，蔓引不已，頗類閻若璩之古文尚書疏證，往往泛論他事，連篇累牘，使讀者為之目眩。阮元序稱其學深於史，匪特聚百家之大成，更可訂元修宋史之舛陋，頗為推挹。其旁徵曲證，可補馮氏所未備者，匪尠。而馮氏之孫景沂修補合注序則謂文誥游談臆說，筆舌尤漫，以相詆諆，固由門戶之見，而是書過於求密，辭繁不殺，亦其所累，要其

包羅之富，覃索之勤，考論眉山詩事，終不能不以是書為淵藪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未庵初稾四卷 江陰叢書本

清曹禾撰。禾字頌嘉，號峩眉，江陰人。康熙甲辰進士，初官内閣中書舍人。己未舉博學鴻詞，召試，授翰林院編修，與修明史，累遷國子監祭酒。曾從太倉陸世儀講學，世儀介之游柏鄉魏裔介之門。又學詩於新城王士禎，為高第弟子。案江陰縣志載所著有未庵初集一百卷、二集一百四十卷及靖難十六功臣傳，江南通志載有峩眉集，皆未見傳本。此稿為康熙十二年門人翁叔元等所錄刊，為未試鴻博以前之作。僅文五十七篇，其詩未見專本。舊有王士禎選錄者，列燕臺十子之一，今亦罕見。沈德潛輯國朝別裁集，僅錄詩二首，注云，舊識其子全倫，旋即下世，清門零落，訪詩不能多得。道光中，江陰顧心慈輯江上詩鈔，載詩數十首，此外別無所見。近年江陰輯鄉先哲遺著，重以文稾刊入叢書，畧存全豹之一斑。禾文取法唐宋八家，於明服膺宋潛溪、唐荊川、王遵巖、歸震川諸人，筆勢浩瀚，一洗明季纖佻詭誕之習，以興象勝，雍容揄揚，有臺閣體，蓋異於山林枯槁之士也。

顧梁汾詩集五卷詞三卷補遺一卷 無錫楊氏活字本

清顧貞觀撰。貞觀字華峯，號梁汾，無錫人。康熙丙午舉人，官内閣典籍。盛負才名，著述頗富。据門人鄒升恒撰傳，有古文選畧、唐詩選、宋詩刪、明詩記、五代詞刪、宋詞刪、今詞初集、徵緯堂詩、花對雜言、扈從詩、清平遺調、纑塘詩、竹爐詩、彈指詞、涇皋淵源錄、無錫縣志補訂及文集若干卷。文獻徵存錄又載有積書巖集。當時或已刊或未刊，傳本甚稀。至光緒中重刊者，僅有纑塘集、彈指詞二種。近年厰甸書攤授見詩五册，纑塘集一卷，為刊本；楚頌堂集二卷、扈從詩一卷、清平遺調一卷，皆屬鈔本，審其册式，乃國史館徵集遺書，由江蘇原籍採進者，不知何時流落人間，邑人楊壽枬私淑顧氏，搜訪遺事，因以此本校印，並附彈指詞於後。案貞觀詩為詞名所掩，人皆畧之。文獻徵存錄載其游京師題寺壁斷句云：落葉滿天聲似雨，關卿何事不成眠。魏裔介見而詣訪，名大起。無錫縣志亦載此事，則謂出於龔鼎孳。又載其滸溪行七古一首，今集中皆未見。沈德潛選別裁集，僅見纑塘集，蓋餘集散佚已久。



今觀楚頌堂集，皆早年未入仕之作，出入中晚唐，秀韻天成，京朝諸詩，高華俊朗，纑塘集為晚年作，以清微澹遠為宗，詩境最高，在清初諸家中能自立一幟者。又今詞初集近年亦出，乃與納蘭成德同選，為粤人某所購去，他日當有傳刊，不致泯沒也。

謝梅莊先生遺集八卷附西北域記一卷 光緒活字本

清謝濟世撰。濟世字石霽，號梅莊，全州人。康熙壬辰進士，由翰林遷御史。雍正中，以直言謫戍軍臺。乾隆初，赦還復授御史，出為湖南糧儲道，又被劾，讞雪後改授驛鹽道，以病休致。在臺諫時負盛名，迭遭讒毀，生平著述，散佚不傳。光緒末，同州趙炳麐亦為御史，慕濟世之為人，訪獲遺稟，以學集二卷，居業集一卷，史評一卷，纂言一卷，西北域記一卷，俱非完本，重加編次，合為八卷，而於西北域記中摘其成文者若干篇，併入集，餘仍原名，附於集後，以聚珍板印行。案濟世文有清剛之氣，如其為人，論事有識，遣詞簡峭，論學大旨，宗宋儒，闢佛老，不取陸王之說。然在戍所曾以所著大學古本注、中庸疏義被劾，稱其毀謗程朱，幾罹禍。在湖南忤大吏，亦密奏其離經叛道，并上所著書，賴高宗原之，不以為罪。故其說經之書晚年自行燬板，為息謗也。世傳初入臺時，言錢法鹽法及劾田文鏡一疏，集中未載，蓋所佚已多，其詩雅健而有絃外之音，亦可傳也。據趙炳麐後跋，別有離騷解一篇集，因無深意，故不錄焉。

午風堂集詩六卷叢談八卷 嘉慶刊本

清鄒炳泰撰炳泰字曉屏無錫人乾隆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自為庶常時充四庫全書館纂修至全書告成始終其事當朝野承平之世身居清職雍容揄揚詩多和雅之音王昶稱其與明之高青邱清之王沅亭體格相近蓋生平宗法所在也叢談則究心掌故旁及文章藝術以至書畫古器賞鑒家言莫不原原本本辨論詳贍同時紀昀稱其置之宋人說部堪與對壘明人冗雜之書不足道也王昶稱其考据似王深寧閣富似洪容齋皆非虛譽其中述四庫館編輯始末文淵閣職掌制度編校諸臣由他官改館職原委乾隆朝改建辟雍親臨釋奠講學盛典皆身在班聯言之詳盡可為證史之助於惠山聽松庵竹鑪圖詠一事所記補圖補題諸節尤為纖悉無遺允備名山掌故在清代雜家紀載中典雅有則與王士禎居易錄等書先後媲美而考證辨析縝密且將過之



玉山閣集四卷 嘉慶刊本

清徐鏻慶撰鏻慶原名嵩字朗齋亦作閬齋原籍崑山刑部尚書乾學之玄孫因父虎臣贅於無錫顧氏遂隸籍為金匱人乾隆 舉人官湖北候補知州歷署武昌府通判崇陽縣知縣是集出於手定僅存文四十餘篇多附時人評識案鏻慶清門中落少負隽才以詞賦擅名客京師應巡幸召試不遇游闌中為陜撫畢沅所激賞與幕中諸文學士相角逐鄉舉受知於朱珪名益起及宦湖北官私文字之役多出其手駢體不以塗附為長森森挺秀其桃花夫人廟碑最為時譽太上皇帝授受禮成賦及平苗碑頌高文典冊淵懿稱之散體堂[illegible]清而不厚要自異於俗筆長洲王芑孫跋其護花旛賦後云乾隆甲寅春正直隸吳學使棨考獻賦諸人初試以芥舟賦命題朗齋云豈慕青紫之拾庶作濟川之用學使重之以第一名錄進特和相欲罷天津召試學使力爭忤和意和抑朗齋卷不以上聞文人數奇為可慨也

尊聞居士集八卷 道光重刊本

清羅有高撰。有高字臺山，瑞金人，乾隆乙酉舉人。少負才不羈，慕古豪俠奇偉之行，及交雩都宋道原，師事贛州鄧元昌，始讀儒先書，由程朱陸王上溯六經，於經尤深於禮，篤嗜濟陽張爾岐學說，兼通小學訓詁。後因家難佛鬱，遂窮究內典，與吳中彭紹升汪縉為同志，融會儒釋之義，為文益汪洋閎肆，而多深湛之思。歿後彭紹升編其遺文為八卷，後二卷為古今體詩及制義。制義入集非恒例，取其足見生平論學宗旨也。案有高天亮獨高，理解深邃，其論學論文具見於致同志諸書牘中。如曰，陸王二先生世儒詆為不讀書守空寂，詆之為禪，而二先生之文包孕事理有條而不紊，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歐陽子之言其信已。又曰，欲入古人堂奧，總得大艱大豎一番，乃有實地。與參禪念佛一樣道理。參禪怕光滑滑的禪念，佛不可光滑滑的念，只如從知解光景邊蹉過，終不結果。有高文雖未造自然瑩澈之境，而不肯作一淺率語，所述真甘苦有得之言。彭序稱其出入乎儒釋，汎濫乎莊荀，兼綜乎訓詁辭章，既博又有以約之，固知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 九水山房文存二卷 咸豐刊本

清畢亨撰。亨原名以珣，改以田，又改此名。字恬谿，文登人。愛勞山九水之勝，以名其居，人稱九水先生。嘉慶丁卯舉人，官江西崇義縣知縣。少從休甯戴震遊，精漢人故訓之學。陽湖孫星衍為山東糧道，聘其博雅，招與校刊叢書。世傳星衍纂易書二經，多得其助。刊孫子十家注、撰敘錄一卷，亦出其手。生平於尚書致力最深，謂舊注無善本，疏通大義，欲有纂述。晚年專於史事，未及成書，僅存雜文一冊。咸豐初，聊城楊以增得其稾，序而刊之。其文多考證之作，以尚書多古文古義，迪字迭見，其訓不一，為之分疏廣證，凡十條，最為得意之作。禹貢兗州地理考、漢武塞河沿瓠故迹考、湯居亳考、澹臺墓考，諸篇穿穴古籍，並極精博。其中湯居亳考有夾注，辨駁甚詳，而未有折衷。楊序謂若正文為自撰，則注當得之諍友；或注出其手，則為箴規良友之說，抑學與年進，自立兩說，原無題識，疑不能明。案孫星衍岱南閣集初印本亦有湯都考一篇，主濟陰為湯發祥之地，偃師為湯會盟之地，而以皇甫謐分三亳，附會非經義，與注中持論悉合，疑注即出於孫氏，正文仍屬亨作，因有異議，存此以待論定。通行岱南閣集與初本不同，無湯都考之文，或孫氏宗旨改變，故刪去，亦未可知。考古之事，易於聚訟，實者不免，兩存以待折衷，亦虛公之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養一齋文集二十卷光緒重刊本**

清李兆洛撰。兆洛字申耆，號養一，陽湖人。嘉慶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授安徽鳳臺知縣，時稱循吏，歿祀名宦。中年辭官歸田，主講江陰暨陽書院垂二十年，成就人才甚衆。兆洛之學，博通天人，有體有用，凡羣經考史、天文地輿、曆算音韵、掌故辭章，莫不貫串，而不以著述自為表襮。於門弟子，性之所近，使各專一藝，為之發凡起例，使之編考訂編輯，各自成書。常郡風多淹通之士，於前輩遺書未顯及尚未定稿者，為之校補刊行。遠近學者多向就正，折衷一時，奉為山斗。故集中序跋碑傳，多足徵學術淵源。平生論文，謂世之治古文者知宗唐宋而不知宗兩漢，六經以降，兩漢獨得其遺緒，故輯駢體文鈔，以示古文駢文異流而同源。其自作者悉本此義，世推為陽湖派之一大宗。文集未自編定，歿後弟子高承鈺萃同學所錄藏者，為二十六卷，排印之。其中往往有及門代作者，且有私竄糅雜。咸豐初諸弟子續有增輯，删除譌偽，重編付梓。光緒戊寅郡人據以重刊。然其中仍有互見他人集中之作，蓋删汰猶未淨盡，以文之氣息、體格求之，亦可辨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十經齋文集四卷 道光刊本

清沈濤撰。濤有常山貞石志等書已著錄。其以十經名齋者，取南史周續之五經五緯號曰十經也。蓋以緯為經之輔。濤師事阮元、段玉裁，治經專重古義。乞玉裁作十經齋記，玉裁又廣之為廿一經，自名其堂。而屬濤為之記，文具在集中。集共文三十五篇，道光末畿南時所編刊。晚年所作時有見於此集之外，惜未有搜輯續補以成足本者。其文多關考證，尚書曰若稽古論、尚書平章百姓解、論語舞雩說，為說經之文。他如霍山即衡山考、匡城考、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唐莊宗生平考、劉仙傳斠注序、魏太和三年銅斝斗跋、書元和姓纂後、書翁校尚書大傳後，及與段茂堂先生二書、答馬珊林書、答方鐵珊書，諸篇於地理厤書字書姓氏書古器古錢史傳雜集校詮考訂，莫不淹貫。至紀游談藝雜文，駢散兼行，各觥情韻，並屬雅令之作，在學人為餘事也。

衎石齋記事稾十卷續稾十卷續良吏述一卷刻楮集四卷旅逸小稾二卷 光緒重刊本

清錢儀吉撰。儀吉有三國會要、晉會要已著錄。其學由考據以通義理，治經明漢儒家法，而不薄宋儒。晚年在河南輯刊經苑，搜宋元人經說以補通志堂所未備。於史學致力最深，所著三國會要、晉會典、國朝碑傳集，皆掌故家不可不備之書。所為文，嚴於義法，而不馳騁空論，故以記事名其集，以明職志。博覽載籍，多識先正遺聞佚事，其序跋碑傳書事諸篇，廣採詳訂，以矜慎出之，鮮蹈郢書燕說之弊，蓋兼才學識之長以為文者也。其詩源於鄉先輩竹垞、蘀石之宗風，自闢蹊徑，以臻深造，由閎肆入遒鍊，於閒澹見精警，境凡屢變。曾錄近人詩曰氷蔬集，專取閒靜深峻之作，用示微尚，可見其志已。据其子彝甫後跋，詩有閩游集、北郭集、澄觀集、定廬集、刻楮集、旅逸小稾，沒稾凡七種，所自刊者僅刻楮集、旅逸小稾二種，附文集之後，重刊仍之。入民國以來，私淑者頗徵求其遺稾，崑山李傳元刊定廬集，平湖金兆蕃刊沒稾，改題

曰衎石齋晚年詩。餘稾猶藏於家。



甘泉鄉人稾二十四卷餘稾二卷年譜附四水子遺著一卷邠農偶吟稾一卷 同治重刊本

清錢泰吉撰。泰吉字輔宜。號警石。嘉興人。貢生。官海寧州訓導。勤於教士。且於地方庶政能盡佐治之職。辭薦舉在任三十年。至老著述不倦。與從兄儀吉同為學者所宗。時稱錢氏二石。事具曾國藩撰墓表及王拯撰家傳中。是集咸豐癸丑原刊。自編定二十四卷。前二十卷為文。後四卷為詩。重刊時以曝書亭雜記加入文集中。而卷之總數仍同於舊。增餘稾年譜二種。



附四水子遺著及邠農偶吟稾。則其兄友泗與其長子炳森之作也。案二錢學派不分漢宋。合考據義理辭章而一之。頗與桐城姚氏相近。泰吉自幼問學於儀吉。後雖遠別。質疑問難。手札往復動數千言。人稱二石家書。皆為至文。儀吉名位較顯。著述規模闊大。泰吉終身冷官。潛修自得。購藏書數萬卷。覃精校勘。於鄉邦之文獻。家門之世德。搜佚訂墜。尤不遺餘力。錢氏累葉清芬。世敦孝友。泰吉培養而昌大之。皆可於集中徵驗也。詩亦和平篤雅。不涉浮囂。雖不及儀

吉精詣、要皆為有德之言。競與驂靳，殆無媿色焉。



㐆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咸豐刊本

清張穆撰。穆有蒙古游牧記等書，已著錄。道光中，京師治樸學者，推徐松、程恩澤、俞正燮、何秋濤、沈垚、何紹基諸人。穆與之上下其議論，名重輦轂。歿後，同志綴輯其遺集，大學士壽陽祁寯藻與同郡至交，序而刊之。業穆抱不羈之才，抗直忤時，順天鄉闈因搜檢懷挾受誣，雖讞白其枉，竟坐擯廢。其學浩博無涯，經義之外，於輿地致力尤深。蒙古游牧記、延昌地形志皆精心之作。生平私淑顧亭林、閻潛邱，輯兩家年譜，



博搜詳考，幾於纖悉無遺。講求經世之學，兵制、農政、水利、海運、錢法，靡不究心。集中如經說諸篇，通於漢學家法，所見者大，非瑣屑考據可比。俄羅斯事輯，熟悉邊情，足補俞氏正變原輯所未備。金石諸跋，或明訓詁，或徵地理官制曆算，其確鑿足以補正前人。書論通達政體，皆可見諸施行。致陳頌南一書，正言規切，深得責備賢者之義。祁氏序中推其多聞直諒，殆非虛譽。其文雄深雅健，言皆有物，不落小家窠臼。詩亦俊拔，排奡藻韻，並饒學人而兼擅詞章，且平生篤

於風義清中葉後三晉人才未有或之先也



第六絃谿文鈔四卷 道光刊本

清黃廷鑑撰。廷鑑字琴六，常熟人，諸生，殫心載籍，喜考據之學，館於同縣張氏照曠閣及日精廬兩家，並富藏書，見聞益擴，校讎益精。弟子張金吾傳其學，所傳藏書志悉承指授，蔚為目錄專家。廷鑑最留意桑梓文獻，曾撰琴川三志補記、拾遺、訂訛，有功邑乘。其生平蘊蓄，則具見於是集。案海虞一邑，自絳雲汲古以藏書名天下，其風久而不替，復起最著者，則有陳氏稽瑞樓、張氏愛日精廬、若瞿氏鐵琴銅劍樓，且至今歷百餘年而世守勿失。廷鑑漸染錢氏毛氏餘緒，目錄考辨，諳習源流，張氏既屬及門，陳氏瞿氏皆為文游親炙，沾溉所及，廷鑑於常熟藏書統系，有承先啟後之功。集中如古文尚書論、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秦三十六郡考、五穀辨、三十六字母辨及讀書跋，往往有特見，足為舊說之折衷，補前人之罅漏，學經考史，饒有根柢，非第以目錄校勘炫其博洽也。光緒中，書賈鮑氏得道光原本板片，改題後知不足齋重刊，實僅補缺板數葉而已。其侈稱重刊者譎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耳、





汀鷺文鈔三卷詩鈔二卷詞鈔一卷 同治刊本

清楊傳第撰。傳第字聽臚，一字汀鷺，陽湖人。道光己酉舉人，咸豐末客河南，佐河督幕，慟母死冦難，飲藥殉。特詔旌表孝行。友人編其遺稾付梓，蓋蒐集於僅存者也。案傳第文行並美，承昆陵先輩北江、茗柯、卷一諸先生餘緒，娶涇包世臣孫女，學有淵源。壯游京師，徧交當時名流，如葉名灃、朱琦、孫鼎臣、許宗衡、吳昆田等，詩歌酬答，皆見集中。文僅存十餘篇，如有女同車鄭忽論、箋戴東原書小雅後、七廟說等篇，說經鏗鏗，綽有家法，擬顏延之赭白馬賦、武昌瑞麥頌，過雄湯弔賈誼文，摹古而自見骨幹，詩詞雅具典則，而有清剛之氣，卓然足以自立。中道隕折，未及充其才分以造於深厚，論者咸惜之。

虹橋老屋遺集文四卷詩二卷病榻吟一卷 光緒刊本

清秦緗業撰。緗業字澹如，無錫人。道光丙午副榜貢生，同治中官浙江候補道，歷署金衢嚴道、兩浙鹽運使。父瀛，乾嘉時以古文名，與桐城姚鼐為執友，文派相近。緗業承家學，壯游京師，從鼐高第弟子梅曾亮游，問古文義法，故為文一宗桐城。及官浙，有清望，提倡風雅，宏獎士類，一時奉為尊宿。晚歲歸田，則以文學誘導鄉人，頗有繼起者。歿後門人鄧濂裒集其遺稾刊行。案緗業老於名場，嫻於政事，集中論海防、論保甲、論漕運，皆明練曉暢。祁文端神道碑銘，義法嚴，波瀾濶，特為傑作。他諸雜文，意度清遠，有俯仰揖讓之致，於桐城諸家中，雅近惜抱。其論文之旨，具見於儀衛軒集書後、答袁條良書二篇中。平生師友切磋得力甘苦言之甚詳。蓋授受淵源，確為桐城別子，而於無錫衍為支派者。詩則自然雅音，楊昌濬序稱其夷猶澹蕩，直入香山遺山之室，亦篤論也。



壽愷堂集三十卷補編一卷 家刊本

清周家祿撰。家祿有晉書校勘記，已著錄。治經史考證之學，著述甚富。別有詩箋、字義疏證、三禮字義疏證、穀梁傳通解、三國志校勘記、海門廳圖志、朝鮮國王世系表、朝鮮載記補編、朝鮮樂府、國朝藝文備志、反切古義、公法通義，幾盈百卷，未盡刊行。歿後其次子坦先寫定是集付梓，詩文各十五卷，存錄從寬。精光時見，案家祿與同州張謇范當世朱銘盤齊名，諸人皆雄於文，才氣橫溢，家祿兼擅考據辭章，斂才就範，獨見精覈。詩派略近樊榭，雅鍊之中，戛戛生新。文亦駢散並工。中歲辭校官，歷佐幕府，代言之作居多，表奏箋啟，古人例都入集。曾隨吳長慶督師定朝鮮，晚遭變法，籌議新政，其論述所及，亦頗可徵時事也。家祿制行篤謹，雖久處冠蓋之場，不改書生常度。薦舉經濟特科，亦不就徵。張謇序其集，謂其生平刻意為文人，蓋晚年兩人塗轍各異云。

紀文達公遺集文十六卷詩十六卷 嘉慶刊本

清紀昀撰。昀字曉嵐，一字春帆，號石雲，獻縣人。乾隆甲戌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謚文達。乾隆中，特詔開四庫全書館，充總纂。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冠於簡首，皆一手裁定，綜括四部，貫徹其異同，評騭其是非，胸有千秋。嘗謂今人所見狹隘，偶有一得，矜為創獲，往往古人所已言，或為古人所已闢，故生平不輕著書，辭章本屬餘事，所作宏富，不自裒集，歿後孫樹馨始為薈萃編刊。案昀生際文運極盛之世，典冊賡颺，當代推為燕許。進呈四庫全書表文，最稱偉製，撰成後，當事復令陸錫熊、吳省蘭別合撰一篇，終不能愜，仍用原作，而書陸吳兩人銜名以進，高宗覽之，謂必紀某所作，特加賞焉。見劉權之識語。其他序跋考古諸篇，多可與提要參證者，論持大旨，亦時見於集中。自述學詩初從玉溪生集入，後頗涉獵蘇黃，於江西宗派亦闖涯涘，乃甘苦自得之言，大抵於東坡得力特深，晚年典會試，曾以元遺山論蘇詩之公案發策試士，可見瓣香所在。才大學富，不屑矜奇立異，而有涵蓋一切之量，蓋尤以理趣勝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寶奎堂文集十二卷筸村詩集十二卷 道光重刊本

清陸錫熊撰。錫熊字健男，一字耳山，上海人。乾隆辛巳進士，南巡召試，授內閣中書舍人，直軍機處，累遷刑部郎中，總纂四庫全書，改授翰林院侍讀，歷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文淵閣直閣事，奉敕覆校盛京文淵閣所度四庫全書，卒於瀋陽。其子慶循輯遺集凡文十二卷，前九卷以類編排，卷十爲炳燭偶鈔二十九則，乃考證史事筆記，卷十一十二爲代他人所作。詩十二卷，原分浚湯前稾、東歸稾、浚陽後稾、浴鳧池館稾、席帽稾、稾中稾、雪颿稾，皆有自撰小序，出於手定。末爲筸村賸稾，則慶循所續錄者。付梓後板燬於兵，道光中其孫成沅官河南按察司經歷，重爲刊行。案錫熊少擅詞賦，及官京朝，工爲應奉之文，當時館閣鉅製多出其手，與紀昀同事祕閣，所纂提要並列街名，聲望相亞。學術規模，詞林根柢，雖未足以抗衡河間，而鼓吹休明，所作多關朝章國故，詩有雲間餘韵，使節輶軒，山川能說，清時觴詠，猶可想見風流，故亦稱乾隆朝一作手也。



紫竹山房文集二十卷詩集十二卷 家刊本

清陳兆崙撰。兆崙字星齋，號句山，錢塘人。雍正庚戌進士，初官福建知縣，薦舉博學鴻詞，待試，授內閣中書。乾隆丙辰應御試，授翰林院檢討，歷官太僕寺卿，直上書房，授皇子讀，充實錄、會典、明史綱目、續文獻通考、詩經補注纂修。遺集爲孫桂生所編刊。案兆崙少以制義擅名，起家詞科，久官侍從，奉敕編纂諸書於續文獻通考任事最久，後晉副總裁，分門各序多出其手，商確體例，考訂疑義，每見集中。其他考證之文，如辨王通中說、元經之僞，舉唐初佐命諸臣年歲時事種種不符，斥胡氏說揚雄未嘗仕莽之誤，皆證據賅洽。其論事之文，如上鄂文端書、議酎酒禁，及荅方制府觀承書、議罷官車，皆深明政體。至同時名公卿碑傳十數篇，胥關時事，可資史料，不特經進賦頌爲潤色鴻業之文。詩亦浙派，指事類情，不以摹仿傍前人門戶也。

惜抱軒文集十六卷後集十卷詩集十卷後集一卷外集一卷 家刊遺書本

清姚鼐撰。鼐有九經說、春秋三傳補注諸書，已著錄。文集詩集初刊皆由手定，文後集亦手定而未刊，詩後集為晚年之作，其子所續編，外集曾為門人錄刊，後經重定，統歸入遺書刊行。案清代古文作家，自方苞始精言義法，傳之劉大櫆，再傳之鼐。鼐之持論，謂義理、考證、辭章三者不可缺一，世推為文學正宗，稱之曰桐城派。門人親承指授者，如陳用光、梅曾亮、管同、



方東樹諸人，最為高第，各得其一體，其他親炙私淑者幾半海內。至道光後，曾國藩才力雄大，為文一以鼐為依歸，舉生平宗仰之聖哲，繪象作記，以鼐與周孔並列，尊之至矣。故其文派至清季，傳衍益廣，根柢淺薄者，墨守緒言，或涉於空廓，少實義，貽優孟衣冠之誚，然不得以末流之敝為作者病。集中如儀鄭堂記、贈錢獻之序、程綿莊文集序等篇，力持漢學宋學之平，為宗旨所在。其餘亦多敘銘經義，胎息子史，擷其精華，而遺其糟粕，不特以波瀾意度為文家圭臬也。詩宗明七子，晚兼取山谷，而融以渾雅，合唐宋諸家之長，以成其體格。帖體詩別列外集，與紀文達遺集同例。紀氏所作專取法唐人試帖，鼐則以杜陵排律之法運入應制體裁，益更高一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乙舟文集八卷附觀象居詩錄二卷 道光重刊本

清陳用光撰。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江西新城人。嘉慶辛酉進士，由翰林歷官至禮部侍郎。新城陳氏為江西望族，自其祖道，恪守宋儒之説以教於家。用光承其學，幼習文於舅氏同里魯仕驥。繼從桐城姚鼐受業，篤信其學說，終身恪守，不踰榘矱。其文集為同學梅曾亮所定，門人黃右曼初刊於揚州，其孫大焕重刊於武昌，卽是本也。案姚氏門弟子人才稱盛，用光名位特顯，奉師法最謹，為文波瀾意度與姚氏流溢一氣，論學論文，言必稱師，其心悦誠服不啻七十子之於孔子。集中上姚先生書凡存十餘篇，別有摘刻惜抱軒尺牘，與用光者積至三卷之多，合觀之可得其授受之淵源矣。雖官至卿貳，澹於榮利，意致蕭然如寒素。作名位說，以見志，晚歲物望益崇，樂善好士，亦有姚氏之風。梅曾亮序其文，謂德性粹正，得之天而禄其真於外，信為知言。附觀象居詩錄，乃其子蘭瑞所撰。蘭瑞字小石，才而早殁，婁詩人吳嵩梁之女，詩錄卽嵩梁所定也。



柏梘山房文集十六卷續一卷詩集十卷續二卷駢體文二卷 咸豐楊氏刊本

清梅曾亮撰。曾亮字伯言，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不樂外吏，入貲為戶部郎中，少受古文義法於桐城姚鼐，為高第弟子。官京朝後，久居輦下，當時私淑姚氏者多從就正，名重一時，推為祭酒。咸豐初告歸江南，遭粤寇之亂，轉徙淮上，依河督楊以增，以增為刊全集，據朱琦書後云，同時琦與龍啟瑞亦刊其文，板藏唐氏涵通樓，與全集本小有異同。蓋全集經晚年手定，視舊槀間有增損也。案姚門諸弟子，名位顯晦不同，所學亦各自有塗徑，曾亮浮沈郎署，老學不倦，而文益昌，信從日衆，桐城文派因之傳衍日廣。其文雖源出姚氏，要自有特立之處，明於歷代治亂興亡，論事往往見特識。其民論一篇，懲於嘉慶時教匪之變，謂治亂民姦民本於教化，上汪文端書後，深切言之。更歸本於慎選親民之吏，使無累而有權，然後能治民。其利害至咸豐時而益著，故朱琦書集後特表揭之。此文之最有關係者。詩則出入蘇、黃，陳言務去。駢文

以骨幹勝，俊來長沙王先謙最推挹之，胎息似未深厚，殆專力古文，後有所偏重，故所存者亦無多耳。



因寄軒文初集十卷二集六卷補遺一卷附小異遺文一卷 光緒重刊本

清管同撰。同字異之，上元人，道光乙酉舉人，少肄業鍾山書院，受業於桐城姚鼐，鼐特賞其文，謂才氣一時無出其右，後貽書勉之，云知過於師，乃堪傳法，須立志跨越老夫，乃為豪傑耳。有志經世而無所遇，晚客安徽巡撫鄧廷楨，廷楨與同里同學，歿而為刊遺集，至光緒中，里人集資重為校刊。案同治古文，雖受法於姚氏，而不襲姚氏之派，在同輩中自立一幟。鄧廷楨序稱其於古人篤好賈生之文，所作於唐宋諸家中近似蘇明允，而未嘗誦法明允也。集中擬言風俗書，切中時弊，最為衆所推許，雜論及讀諸子各篇，皆精悍獨到，其與人論文書，取姚氏陰柔陽剛之說，主於貴陽而賤陰，伸陽而絀陰，以養氣為文之本，則自道所得也。姚氏又盛稱其詩，當時陽湖黃景仁才名最著，姚氏評論謂同詩如有成就，或尚過之，惜其詩未有傳本，無從取證矣。子嗣復，字小異，諸生，亦有才，死於粵寇之難，遺文零落，重刊時附數篇於後，僅

吉光片羽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劉孟塗集四十四卷 道光刊本

清劉開撰。開字明東，號孟塗，又號方來，桐城人，諸生。少負雋才，年十四，以書謁同縣姚鼐，鼐大奇之，因從學，落拓不羈，漫游四方，人多重其才，而迄無所遇，卒年甫四十一。其經史雜著皆未成，姚柬之、元之等蒐集其遺稾刊之。凡詩前集十卷，後集二十二卷，文集十卷，駢體文二卷。案開雖從姚氏受業，其為文不盡用姚氏法，惜抱軒文集及尺牘，載有與開書數通，於裁成獎勉之中，不無微辭，大抵富於春華，慊於秋實，存詩特多，刊後集時，其執友鄱陽陳方海同為校訂，有致姚元之書，論其純駁兼存，而特為補駢體文闕篇，又有書駢文後，稱其才雄氣盛，不讀唐以後書，不作宋以下語，記體未嘗不尊，推挹獨至，蓋開所作以才勝，學猶未臻於純粹，惟駢文確有以自立，觀集中與王子卿論駢體書及書文心雕龍後諸篇，頗徵微尚，其成就實在古文之上也。

海愚詩鈔十二卷 嘉慶刊本

清朱孝純撰。孝純字子穎，漢軍旗人。乾隆壬午舉人，歷官兩淮鹽運使。家世遼東，從龍入關，父倫瀚，官都統，直內廷，工畫有盛名。孝純襲其餘風，少而孤貧，負不羈之才。從學於桐城劉大櫆，因與姚鼐為友，又因鼐以交於丹徒王文治。三人相得甚歡，嘗同登墨崖，飈酒酣歌呼，旁若無人。及鄉試出文治之門，主司得卷遲，欲於紀昀房中易一卷，昀閱其月中桂試帖，有倚樹思吳質，吟詩憶許棠之句，許為博雅士，遂擬房薦焉。閬後謁昀，以詩彙為贄，昀閱其古北口七律頂聯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曾於數年前見旅店題壁，極賞之，至是詫為文字夙契，事見閱微草堂筆記。是集為其子朱爾賡額編刊，有大櫆原序，復乞文治與鼐序，以其同志深契，惟此二人也。案鼐序稱其詩為天下雄才，縱論文章之陰柔陽剛，得之天賦，各有所偏，雄偉而剛直者，貴於陰柔而深婉兼之者始得為雄才，古今僅數人，今世其子穎乎。傾倒可謂極至。集中五古，如擬古雜詩、述懷及歌行諸傑作，直摩青蓮之壘。近體雄渾高亮，不作中唐以後語，鼐之所稱洵無愧色，是為乾嘉時一大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聽松廬詩鈔十六卷 家刊本

清張維屏撰維屏有國朝詩人徵畧已著錄生平專力於詩所作甚富是集晚年自定存詩頗嚴其交游徧海內聲氣相尚而論詩不乞他人作序惟載翁方綱粵東三子詩序一篇三子者維屏及黃香石譚康侯也初粵人曾以三子詩合刊方綱序言宜博精經史而後詩乃大醇詩必精研杜韓蘇黃以厚根柢而後其詞不囿於偏蓋勗之也維屏少特詩為欽州馮敏昌所特賞有空摩之目敏昌為方綱弟子論詩格



奉師法及維屏謁方綱論詩亦最契淵源一脈實在於斯故晚定專集仍取前序以冠全編特示宗旨案維屏自題小引有曰波瀾須才根柢在學肆必先醇苦乃得樂自道甘苦與方綱所論不啻衣鉢相承其詩一歸於篤雅才力健而不妄為馳騁藻采暉而不捎涉纖佻詠史之作盈一卷褒貶精確尤徵學識别有聽松廬詩話持說亦不外乎是詩家正聲非野狐禪所可同語也

程侍郎遺集十卷 粵雅堂叢書本

清程恩澤撰恩澤有國策地名考已著錄是集原為平定張穆所編據穆序稱遺稿塗乙潦草首尾不完疑别有清本而不可得偕其門人何紹基排比之為賦一卷詩四卷又凡失題者及詩餘試帖共為一卷碑志哀誄儷體雜著之文五卷由祁尚書寯藻為之付梓此初本也洎後咸豐中南海伍崇曜續得詩餘首補入第五卷而刪去失題不完之作及試帖又併文為四卷共十卷重刊入粵雅堂叢書案恩澤



天才奇偉學無不通士林歸仰與儀徵阮太傅聲望相亞阮氏作墓誌稱其詩文雄深博雅張氏序則云卓然可傳者在有韻之文又述恩澤自言吾詩險而未夷能飛揚而不能暗澹尤得失自知之論其文之有關考證者如肇十有二州說答祁淳甫論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狄叔穎孟子編年序及重修明何文簡公綽楔記之論爭大禮跋黃忠端書孝經石刻之辨今古文諸篇皆有特識非苟作也

天真閣集三十二卷 家刊本

清孫原湘撰。原湘字子瀟，號長真，又號心青，昭文人。嘉慶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歸里後終身未赴散館試，主講毓文、紫琅、婁東、游文諸書院。所著詩詞古文駢體文及外集凡六十卷，世尤推其詩，為可傳。當時蒙古法式善主京師壇坫，聚海內詩人之作，賦之詩龕中，推原湘及大興舒位、嘉興王仲瞿為奇才，為作三君詠。案陽湖李兆洛為原湘作墓誌，稱其論詩之旨，以為一人有一人之性情，無性情不可以言詩，無風韻亦不可以言詩。若徒以格律體裁規摹唐宋者，則失己之本來面目，而性情亡矣。有真性情，然後涵泳經史百家，以培根柢。自古大家名家，何嘗不以學力勝，要之必從性情來也。斯說發明原湘得力之處，觀其所作，皆出以自然，蘊藉不必矜才，而自足以籠罩一切，非如舒、王兩家之橫使其才，炫博矜奇，反致華過於實，其品格固在兩家之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簡學齋詩存四卷詩刪四卷附館課賦存一卷續鈔一卷試律續鈔一卷 咸豐刊本

清陳沆撰。沆字秋舫，蘄水人。嘉慶己卯一甲一名進士，官翰林院修撰，內行純篤，學宗宋儒，著有近思錄補注。詩尤有名於時，歿時年甫逾四十。論者謂其學猶未有止境。子廷經繼入翰林，編遺稾，凡經友朋選定者曰詩存，餘曰詩刪，併刊行之。卷首載諸執友評跋數則，魏源稱其探源三百篇，虛心實力，嚴察而樸存之，無一語非從真誠流出，包世臣謂水大者風已定，必有滄浪琴古者響已徹，必有泛音，詩境似之，二人所論最得其真。祭案沆詩五古力追漢魏，近體取法杜陵，已有返虛入渾之妙，吐棄糟粕，直湊單微，則由入理之深，故同時作者莫不斂手推之。其試律在坊行七家詩中，家絃戶誦，奉為圭臬，本以入集，所附館課詩賦，雖當時之體，要皆戛戛獨造，異於凡筆者也。

萬善花室文集六卷續集一卷 雲自在龕叢書本

清方履籛撰。履籛字彥聞，大興人。自其高祖以下寄居常州，而籍貫未改。嘉慶戊寅舉人，官福建閩縣知縣。博學多聞，自天文地理氏族金石錢幣及六書九章之法，靡不綜貫。其於辭章，詩詞之外，尤工駢儷文。昆陵老輩多擅此體，履籛少隨父官甘肅，過金匱楊芳燦，驚為異才。及歸江左，於鄉里所服膺者，為張惠言、李兆洛，與同輩最善董祐誠，而所作自闢蹊徑，一洗纖側俗調，期以獨立一幟。集中如網山賦、重修塗山大禹廟碑、嵩山啟母廟碑，鉅篇湯開陰闔，有雲譎波詭之觀。陳壽祺為誌墓，稱為涵漢魏晉宋作者之風骨神韻，糠秕齊梁以下者，庶幾足以當之。若擬古諸作，雖亦得古人之一體，猶非其至者。其答陳伯游書有云：六代同尚華腴，百年屢經翦汰，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又云：意以文宣，文以氣植，精采煥越，非尪羸之是求；神思淵通，豈枯槁之能化。運藏舟於大力，百儷何傷；滯穟軸於方穿，單辭為梗。可見其宗旨所在也。

䜱䜪亭集三十二卷後集十二卷 家刊本

清祁寯藻撰。寯藻字叔穎，號淳甫，避穆宗諱，改號春圃，晚又號觀齋，壽陽人。嘉慶甲戌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大學士。同治初，復起直弘德殿，諡文端，事具史傳。是集手定刊行，晚年之作為後集，据其子世長識語，則為隨時分卷付梓者也。案寯藻三朝宰輔，清德為一時之冠，宏獎士類，提倡文學，猶有乾嘉盛時遺風。畢生致力於詩，所存幾三千首。其自序論詩宗旨，謂非學無以擴識，非識無以範才，窮通顯晦，境遇各殊，敦厚溫柔，體要斯在。所作指事類情，言皆有物，雖不以格調詞藻相尚，而隸事精當，包孕閎深，實兼學識之勝。且於道咸兩朝時事掌故，頗可徵見，即一時名流著述，細至圖畫題詠，皆資論世知人之助。晚年詩語澹意深，拳拳忠愛，溢於言表，尤非尋常臺閣之體所可幾及。寯藻學有本原，雖無他著述，而於古籍之罕傳，及同時深於經史之學者，或校刊精本，或代傳遺稾，沾溉藝林者匪尠，而其所蘊蓄，則一寓於詩，故卓然可以傳也。

李文清公遺書八卷附志節編二卷 光緒刊本

清李棠階撰。棠階字樹南，號文園，又號強齋，河內人，道光壬午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禮部尚書、軍機大臣，諡文清，世稱理學名臣，事具史傳。遺書前五卷為文集，卷六卷七為語錄，卷八為四書約解，附志節編，則主講河朔書院時所輯，以教諸生者。棠階學術醇正，身體力行，不分門戶，慕中州先達湯文正公之為人，於先儒程朱陸王學說，無所偏主，督學滇粵，勤於教化，力以倡明正學為己任。中歲家居，治團練，於寇氛雲擾之時，講學不輟。及應名復出，正色立朝，力持清議。同治中興，大亂戡定，尤兢兢焉憂盛危明，於治本君德，剴切敷陳，諸疏悉被嘉納。既參機務，得君行志，其際遇更出睢州之上，蓋時為之也。其論治論學，具見集中。遺書由義寧陳寶箴官河北道時付梓，別有日記數十冊，當時未經同列。近始以手蹟印行，其省察之密，自治之嚴，終身不懈，與是書參證，愈可見進德之真際也。



怡志堂文初編六卷 同治刊本

清朱琦撰。琦字伯韓，臨桂人，道光乙未進士，由翰林歷官御史，數上疏論天下大計，多未見用，與同官蘇廷魁、陳慶鏞號諫垣三直。咸豐初，廣西兵事起，歸籍治團練，敘勞以道員候選，後在浙江充杭州團練局，城陷殉難。遺文六卷，据譚獻序，稱咸豐末吳門曾有聚珍印本，此本則為同治甲子京師所刊也。案廣西治古文者，嘉道間呂璜最有聲。璜官浙江，由其友吳德旋得桐城姚鼐之文，服膺其說，歸以倡導鄉人。琦與臨桂龍啟瑞、馬平王拯和之。後官京師，與鼐弟子梅曾亮游，日夕講摩，故其文一宗於姚氏。集中辨學上篇，即以姚氏義理考證辭章三途立說，中下篇擴之於義利之辨，則其生平為學之宗旨也。孟子說五篇，又就義利極言之。其最切中時弊者，為名實說，痛抉士大夫徒博謹厚廣靜退讓之名，而無剛毅大節，號為名公卿者，蒙榮譽，鎮薄俗，保晚節，借至美之名，為藏身之固，不足以任國家大事。所言實有關於治本，而其所上諸疏，集中皆未載，為可惜也。其文在粵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諸家中特為首出由其孤忠亮節言為心聲非僅以文事擅長者所可幾及耳



適適齋文集二卷 咸豐刊本

清馮志沂撰志沂字魯川代州人道光丙申進士由刑部主事歷官徽寧池太道署安徽按察使所著詩文曰西喻山房集是集為單行本案志沂官京曹時與上元梅曾亮游問古文義法與臨桂朱琦馬平王拯等相切磋故集中多載拯評語又從平定張穆論學兼究心於說文聲韻而其致力最勤者為古文文體修潔清言見骨碑傳之作敘事有法序記持論正大情文相生有俯仰揖讓之致所心摹手追者一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於梅氏所不及者限於才力差弱耳可稱桐城派之支流餘裔當道咸之間私淑桐城者以粵西江右湘南為盛而北方學者傳衍尚未多志沂自言文學淵源於梅張兩氏皆所服膺梅氏惡漢學張氏不喜八家文自從梅氏治古文每為張氏誚讓而終於周旋兩家不之攻可謂篤信者已

儀顧堂集二十卷　光緒家刊本

清陸心源撰。心源有皕宋樓藏書志、儀顧堂題跋續題跋諸書已著錄。曾彙刻舊本古籍，為十萬樓叢書，又重修湖州府志，是集以序跋及纂輯湖郡人物諸傳居全書之泰半。家富藏書，見聞賅洽，服官粵閩，自負幹濟之才，頗招特忌，罷職後，屢被中外大臣薦舉，迄不復出，亦以自有田園圖書之樂，足堪娛老，故以著述終。其論事諸篇，力破拘儒之見，而矜氣未除，考證之作，引據雖博，而勇於自信，不能盡無遺議。此由學養未深，不能變化氣質之故。其以儀顧名堂者，一生瓣香私淑，惟在亭林，亦見自命之高。其藏書身後未久即已散盡，等於雲烟過眼，遺刻遺著，流傳不泯，是集薈萃精華，撮其綱要，猶為藝林所甄錄，不負其平生掇拾之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顯志堂稾十二卷　光緒家刊本

清馮桂芬撰。桂芬有校邠廬抗議已著錄。生平學術主於經世，經學小學之外，殫求厤算天文輿地及兵刑河漕鹽法錢幣源流，洞達，期有實用。中歲辭官家居，會東南寇亂方亟，閒參戎幕，籌畫兵事及善後動關大計，久主吳中書院講席，造就鄉邦人才甚衆，著述閒有流傳，非其全本。歿後，子芳緝芳植始輯文稾付梓。案桂芬建言見諸實行者，以迎曾軍減浮糧二事為最著，自援軍由江達滬，遂以恢復三吳為平寇根本，當江南未復，先議減漕，不特袪數朝積弊，且以收拾人心，其中機宜委折，具見集中。迨亂定，議行清丈，為清賦釜底抽薪之策，惜奉行未能盡善，未竟全功，桂芬猶自咎策畫未盡周密，引以為憾，諸篇所言並足為後來龜鑑。校邠廬抗議原為四十篇，今入集祇存十五篇，吳大澂序稱桂芬嘗自言，古法有難復，有易復，有復之而善，有復之而不善，是晚年所見有進，則於其去取之間，當有深意，可於此觀其通焉。至於雜文小牘，間有應俗之作，原不必以之入集，由於

後人編輯，但求保存手澤，瑣屑無遺，而不知有所別擇，觀者可置之不論不議也。



神農本草經四卷攷異一卷 日本嘉永刊本

日本森立之重輯，並撰攷異。立之字立夫，為福山醫員，績學博聞，長於目錄之學，與澀江全善輩同撰經籍訪古志，於醫籍為專任。因本草累代增改，朱墨二文已不盡合陶宏景之舊，後人於神農本草經卷數次第，言人人殊，乃徧徵古籍，合攷互證，重輯是編，自序略謂讀證類本草，始知綱目之杜撰妄改，再校以新修本草，又知證類之已經宋人删改，更以真本千金方、醫心方及太平御覽所引校之，而知蘇敬時校改亦復不少，由是始得求陶氏之舊，據輯保昇之說，上中下三品合序錄為四卷，乃古本之定論，以本草和名部分及藥名次序，本之新修本草，故各藥次序依之，每條體例，藥名下直列一名，次及性味出處主治，其次序乃本之御覽，至唐宋以前諸書所引文字異同，備列於攷異。業中國重輯本草經者，傳有盧之頤、孫星衍、顧觀光三家，盧氏創始，譬之大輅椎輪，孫氏旁徵博引，號為詳贍，顧氏辨其不考本經目錄、三品種數，顯與名例相違，故特正之，蓋後起較精。顧本晚

出立之所論僅及盧孫二家是書專重攷定本經卷次類例是正文字校勘之功最密與孫氏之兼考古注加之疏證者取義不同丹波元堅序稱立之更著本草經攷注殆與是書相輔而行宜都楊守敬有手校是書謂所據古籍如醫心方頓醫鈔本草和名等書間有俗字譌字立之概用以駁本經猶嫌其未盡審愼亦足為諍義之一端也



男科二卷 光緒重刊本

清傅山撰山有女科產後編等書已著錄其書為世所通行而男科初未廣傳道光中始有刊本同治中湖北書局與女科合刊光緒中京師又專刊是書分證二十三門附雜方及兒科女科此女科僅載數條多為女科專編所未及者葉山高人逸致醫由神悟其於女科每闢常解專從血氣本原着手乃其特識是書雖取簡括而辨證必精如論厥證當分風厥痰陰虛陽虛之不同論虛勞當分虛損勞瘵之不同治痰嗽有從標從本之辨治嘔吐有脾病胃病之辨治心腎不交有主心主腎之辨一切陰陽虛實之見證有真有假皆為剖析施治不盡用古方而得古人法外之意動止肯綮迥異於庸醫籠統陋習且多涉學者泥古之偏執語不求深便於俗而適於用亦可稱善本也至是本卷後雜附諸方書美惡兼收乃輯刊者非出於醫家無辨別之識不足為本書之累也

女科經綸八卷康熙刊本

清蕭壎撰。壎字賡六，號慎齋，嘉興人，著有醫學經綸，博採方書，號為詳備。別撰是書，專論女科，分月經、崩漏、帶下三門，嗣育亦成專門，詳論生理及胎前、產後諸證，末為雜證。每證集古今名論，自加案語，折衷。桐鄉陸以湉冷廬醫話評論清代醫家著述，於女科推是書為善本，業女科中以胎產為最要，是書言之亦最詳。古無生理專書，受孕成胎之理，諸家臆說，多出附會。所引褚澄遺書以下十餘條，皆加辨駁，於巢元方逐月分經養胎，陳良甫以五行分四時諸說，闢之尤為有識。所論妊娠十月而生，乃其常。其有踰期者，若唐堯之與漢昭是也。若云二年四年，則怪誕不經。陸以湉據元史黃滑傳，二十四月而生，及王學權重慶堂隨筆載周維人妻孕兩年餘乃產，謂事之或有，未可概以為不經。然其事出於偶見，終非常理，不足為是書之疵。至其所載諸家論治，各有心得，亦不免各有成見之偏，一一為之剖別利害，歸於允當，援引既博，又析理精而持論平，洵可為女科指南。醫林圭臬。陸氏之推許為不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醫家部

醫學啟蒙彙編六卷 康熙刊本

清翟良撰良有痘科類編釋意已著錄是書首為醫畧諸論舉要領大綱次為病症歌括病分外感內傷而於五運六氣論之尤詳次為方藥歌括列二十四劑三十六方為綱次為諸證要方歌括分四十四門集方二百四十有八次為補遺諸方歌括增方一百九十有三次為藥性歌括論藥性及用法自序云嘗舉平素心得著有脈訣說統經絡彙編痘科彙編業刊行在是書之後改名痘科類編釋意乃重訂者本草藥性對搭古方講義諸書復著此編為初學入門之路知其大概然後探討於前數種此特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階梯其論啟蒙大旨畧謂先知一病有一病之名一病有一病之方再求方劑之運用得其貫通不以一證定一方不以一方治一病可因證以擇方可擇方以治病必於陰陽交錯氣血變遷之內探討大畧乃能不落於下庸業良學有根柢於靈素甲乙並有研究所集方論兼綜諸家不失正軌惟開卷列八卦先天後天兩圖論辨陰陽推測易理究不免涉於附會非實事求是之道近於畫蛇添足學者分別觀之可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平易方四卷 道光重刊本

清葉香侶撰。香侶名未詳，以字行。又字慕樵，杭州人。府志藝文載是書，云有嘉慶九年潘庭筠、邵志錕、楊日禮三序。此本無前三序，而有安康張鵬翂序，乃道光甲午刊於成都。都者日本多紀氏醫籍攷亦收是書，但載嘉慶甲子香侶自序，當仍據嘉慶本也。書分八十八門，首為醫學摘要，通論醫理及臟象經穴脈法一切宜忌，次為創造門，為製藥諸法，以下乃分病證諸門，末為補遺諸方及論脈諸條。據自序，乃本於新建曹嗣庵之萬方類編，因其方多而雜，且猛毒之藥不宜輕施，故是書改從簡約，並以經驗良方補其未備。義取平易，名曰平易方。案自來集方成書有二弊：一曰濫，以多為貴，不暇別擇，甚則攙入不經；一曰偏，攻補寒溫，各有所主，不免側重一法二端，雖隋者不能盡免。是書以平穩無害、簡易可從為宗旨，自屬持之有故。張序云：此書得之烏程淩厚堂，勸其重刊濟世。厚堂名堃，著有醫宗寶笈，於醫事研究有素，所稱許殆不虛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 觀聚方要補十卷 小字刊本

日本丹波元簡輯。元簡字廉夫，其父藍溪原纂觀聚方八十卷，編帙浩繁，未經播行。元簡刪掇精要，更補其遺，以為是書，尚欲重加改訂，未及而歿。子元胤、元堅始為校勘付梓。目錄之後有元胤跋識，謂自古經方之書，至晚近諸書所試驗者，拔萃摘要，莫不載晉。業方靈劑，森然臚列，惟癩疾痘瘡二門未載。凡分病證七十餘門。卷首載採用書目，自張仲景傷寒金匱至清乾隆時諸家，止共二百五十餘種。業丹波世傳醫學，是書經三世研求，所據之書，多出善本，博採約存，斟酌不苟，一善也。每方皆標出處，並著他書加減異同，發明其義，名稱之或同或改，主治之專用兼用，間附治效，編類可通，二善也。非博覽群籍、貫通古今者，不能如此較洽，與俗工之稗販成編，不可同日而語。書中字體頗似日本刊本，每頁有聿修堂藏板字，而帙端題草書大字二行云，玦字當恭避仁宗睿皇帝廟諱，或是道光以後中國人繙刻之本也。

## 女科輯要二卷 同治重刊本

清沈又彭撰。又彭字堯封，嘉善人，精於醫，著述甚富，有醫經讀、傷寒論讀、證治心編等書，皆稱善本。是書稿本流傳，歸錢塘徐虹橋政杰，為之補注。政杰之婿海鹽王士雄又加參訂，始為付梓。稱其多入理深之談，發前人所未發者。卷上論經水、崩漏、帶下、求子、受胎、辨胎、妊娠諸病，卷下論產及產後諸病、乳證、雜病，末列所集諸方。無證選輯前賢名論，或加按語，或載古今醫案，以為徵驗，闡明精義，無一影響之語。其於諸方，合參諸家異同之處，融會貫通，皆有心得。自來醫家論生理，各出臆解，惟蕭塤女科經綸多辨其誤。是書附載近醫合信氏全體新論，士雄按語亦採及王清任醫林改錯，足證舊說之虛誕。蓋蕭氏由理想以申疑義，是書始得實據以明正解，虛衷特識，在中醫為先覺。陸以湉論清代女

科，推二家為最善，此亦其一端。當時西人醫說傳至中國者尚未詳備，使其多得異聞，加之實驗，心悟固當益增，惟學理深者斯能擇術精也。



外科真詮二卷 同治刊本

清鄒岳撰。岳字五峯，盱江人。父景波，業醫有名。岳復從胡俊心、吳鏡堂二人受學，兼通內外科。是書有道光戊戌自序云：博採羣書，刪繁就簡，分門編輯。師授之心法秘方，不復珍惜，悉明載之。分上下二集，以發有定位者為上卷，發無定位者為下卷。後附所師胡吳二人醫案數十則，以資規儆。稾藏於家，兵燹遺失。同治中，石埭沈振瑞得其傳鈔本，試之屢驗，刊於杭州。書中首載瘡瘍總論及治瘡瘍要訣數十則，多經驗心得之言。其外科書臚列成方成法，分陰陽，察順逆，論證詳明，即為善本。至於見微知著，熟審病機，隨方救濟，其權衡在於心得。其師承在於口授，往往秘而不宣。蓋成方成法出於前人，皆其糟粕，用方用法自有機宜，乃其精華。是書皆縷悉言之，和盤托出，足資啓發者良多。附論經絡色脈，亦簡而得要。所附各案，並有發明。非兼治內外科、深通醫理者，不能如是中肯。在近人外科書中，有裨實用者也。

增廣大生要旨五卷 咸豐刊本

清唐千頃原編，葉灝增補。千頃字桐園，上海人；灝字雅卿，婁縣人。千頃儒而兼醫，著有內經疏證、傷寒論疏證等書。集輯產科舊說，間出新義，以為是書，刊於乾隆中。灝又採休甯汪喆產科心法及家藏胎產諸方，附列千頃書中。原分種子、胎前、臨盆、產後、保嬰五門，一仍其舊。案產科書約分二種：一為醫家專論治病，各就經驗自抒心得，如傅山之女科、產後編等類是也；一為集論調攝，集合成方，以備採用，此類最多，亦最雜。是書乃兼論調攝，於前人成法，披載詳備，選擇不謬，久為世所通行。灝所增補者，如產科心法，尚出於專門之醫；至採及天師符籙，殊為有效，則涉於迷信，無裨醫事，可見其學識不逮前人，未免蛇足之誚。唐宋人產書中亦間有此類者，推之時日方向吉凶宜忌，皆術數之說，雖由古義，俗見相承，存而不論可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醫學窮源六卷嘉慶刊本

明王宇泰撰，殷宅心補釋。宇泰有證治準繩，四庫已著錄。宅心，盧江人，宇泰弟子。證治準繩一書，曾萃諸家方論，而於運氣之說畧之未詳。宇泰别有尺木樓圖說，彙集天元玉册、玄珠密語等書，論三元五運者，兼有參訂補闕之作，故與諸家或小有異同。宅心錄為成編，并選輯宇泰晚年醫案，分隸五運，為之解釋，以發明依經審運之法。宇泰定書名曰窮源，先為撰序，補釋成書則在宇泰既歿之後，稾藏於殷氏。至清嘉慶中，江右湯世質過宅心後裔宇合宗者，傳鈔其書，始序而刊之。案運氣為醫經古義，醫家不可不明其理，然治病究以人之體氣虛實强弱為主。昔人謂運氣之主病，猶分野之占天，有應有不應，最為通論。若每病必泥其說，恐終不免於附會。是書各案方藥，頗多新異，不同常法，在深於醫事者，臨證别有會心，自具機杼，其中應有可採者，仍須審證的確，始能責效。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正無事騖於高遠，以炫世。宇泰著述甚富，惟證治準繩久為醫家所行用，是書



僅以廣異聞耳。至立說雖出於宇泰，成書實由宅心之手，舊題仍以歸之宇泰，今姑仍之，而著其始末如是。

古今名醫彙粹八卷 嘉慶刊本

清羅美撰、美字東美、歙縣人、康熙中以醫名、著述刊播者有古今名醫方論、是書流傳較罕、嘉慶中、吳中徐文明家藏鈔本、用以付梓、書面有五柳居藏板字、吳中著名書坊、所謂陶五柳者是也、卷一為論集、附先哲格言、卷二為脈要集、卷三以下為病能集、分雜證七十三門、末卷為婦人治例、其闡章明義、採載論文十篇、不出張介賓趙獻可喻昌三家之外、先哲格言凡九十餘則、引明代及清初共十餘家、大概皆歸重於溫補、標目曰古今名醫、不特無唐以前人、即宋金元諸家亦未採及、名實不符、其宗旨之偏、顯然、可見、案清初浙東張趙醫派、其風方熾、美殆亦揚其波而逐其流者、吳中自徐大椿撰醫貫砭、痛詆趙氏、此類學說幾懸厲禁、徐文明當乾嘉之際、獨亟亟表章是書、亦可異已、是書雖有傳刊、未為時所推重、徐序有云、曾經慈谿柯韻伯參校、柯氏學派與之不同、其言恐出於附會、未足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本草詩箋十卷光緒重刊本

清朱鑰撰。鑰字東樵，吳縣人。乾隆中為蘇州惠民局醫士，療治貧民多效。鑰以李時珍本草綱目篇帙繁重，異說紛歧，學者望洋，俗傳指掌藥性賦、蒙詮等書復多蕪陋，乃編為七言詩，或絕或律，自加箋釋。業醫家方論，往往以歌括便讀，皆為初學入門而設，其義蘊之淺深，則視作者之學識所及。至於本草，近代名著如徐大椿之百種錄、葉桂之經解、陳念祖之經讀，皆擇要藥切實研求，重在心得，乃裨實用。是書品味繁多，無分輕重，第就舊籍演以韻言，不足為提要鉤元之作。箋釋悉因舊說，未見心得發明，詞句亦未諧適，并不便於記誦，似此轉不如徑閱原書。同時錢塘陸文謨亦有本草詩七律五百餘首，陸以湉冷廬醫話稱其徵引廣博，勝於是書，則是書之無可取概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齊氏醫書四種二十卷嘉慶刊本

清齊秉慧撰。秉慧字有堂，宜賓人。卷首有嘉慶丙寅自序，其自述略云：少年病羸，讀薛氏醫案，餌服補劑獲痊。貿易漢鎮，從黄超凡受醫學，黄之學出於喻嘉言、舒馳遠，因復研究古今醫書，於近代服膺喻氏、薛氏及趙氏醫貫、馮氏錦囊、密齋集解、石室秘錄等書。晚年自梓其著述，凡醫案六卷、家傳醫秘二卷、痘證匯參、醫案二卷，自著實僅三種。痢證匯參十卷，乃吳道源原編，秉慧採取重鐫者。其醫案分門臚錄前人舊說，加之論辨，後列己治之案。醫秘自識云：外感初起不外羌活湯、敗毒散、逍遙散、五積散之類，內傷始終不外補中、歸脾、四君、四物、六君、八珍、十全、養榮、六味、八味，吐血虛勞及雜證諸法，熟讀徹有，自然神而明之。痘證有鐵鏡諸家之偏說一篇，大抵斥寒涼而尚温補。業秉慧之論醫，實以薛氏先入為主，繼讀喻氏書，稍擴眼界，而仍不離故見，故所採如趙獻可、馮兆張等，皆沆瀣一氣。其醫秘首列乩語，附會神道，與陳士鐸之言親見古聖賢者如出一轍，愚妄不可為

訓。至其老於醫事，生平治效，自亦不盡出虛誕。惟其立言，往往辨人之偏，而不悟己之偏，附載詩句，且及時文，可見其陋。陸以湉冷廬醫話收其效方數則，亦所謂菲葑之採爾。



增訂傷暑全書三卷　醫學大成重刊本

明張鶴騰撰，清葉霖增訂。鶴騰字鳳逵，穎州人，萬歷進士，官戶部郎中。霖於醫學著述頗夥，有脈說，已著錄。案六氣之病，古通賅於傷寒，後乃別有專論溫熱者。至傷暑之病，舊無專書。鶴騰乃探原素問，發揮天時地氣致病之由，以別寒暑，而明治法。次集古今名醫暑證彙論，次列備用諸方。周禹載論其申明理蘊，精確不磨，雖有小疵，不掩大德。霖以近人專習溫病條辨、溫熱經緯等書，避深而就淺，特表章是書，謂其有功醫學，又自申己意，釋之、正譌、補略，其精確之論，



謂寒暑辨易，溫暑辨難，則足為張氏進一解也。附名醫類案，亦為葉氏所增。張氏原序云，分上下兩卷，葉序云，仍釐為二卷。葉氏藏稾入民國，紹興裘慶元始為刊行，其序亦稱二卷，今本作上中下三卷，當為編輯者所改。又康熙中有林起龍刊本，附喻昌瘟疫論及疫證治案，葉序謂其無所得失，似屬贅疣，故行刪去。今輯醫學大成，既用葉氏增訂之本，又從林本載入附錄，似為進退失據，喻氏瘟疫論當別為論列，不

必籍此以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本草原始十二卷 光緒重刊本

明李中立撰。中立字正宇。杞縣人。多紀氏醫籍考載是書。引朱彝尊所撰高士李君彥貞塔銘。云。其先世曰尚褒。曰中立。皆舉進士。尚褒未授官。中立官大理寺右評事。意即以為撰是書。詳繹彝尊原文。有云。先世又有立武功與倭戰歿者。建祠南匯。代為士族。而與君游者多不知其門閥。又云。受業於李文中梓。士林撰醫學等書。業中梓醫名最著。居松江。與中立之貫杞縣者未合。是否先世由杞遷居。亦無明證。撰書之人果否即官大理評事者。未能確定。尚待詳考。卷首有禮部儀制司主事渤海馬應龍序文。應龍為山東安邱人。萬歷壬辰進士。中立之為明代人則無疑也。原序未著年月。云寧杞時得李君年幼而姿敏。多才藝。亦未言其登第服官事。是書所載藥凡四百七十四品。所引諸說間有稱李時珍曰者。蓋以綱目為藍本。而從簡要。雖未見有心得之處。視後來之備旨從新等書。為較詳。為醫者沿用。故歷久書坊猶為之重刊也。

症因脈治四卷 [illegible]刊本 康熙

明秦昌遇原撰，從孫之楨重編。昌遇字景明，自號廣野道人，松江人。之楨有傷寒大白，已著錄。昌遇初撰是書，自序云年邁神衰，恐多疵漏，未敢授梓傳世，稾藏於家，用待後賢。至清康熙中，之楨始為重編刊行，雖仍著昌遇之名，世或竟稱之楨之作。是書以朱震亨脈因證治一書，列脈因於證之前，執脈尋因尋證，不若以證為首，然後尋因之所起，脈之何象，治之何宜，為合於古四診之次第。其大旨凡證分外感內傷兩大因，使臨證者辨明不致誤用治法。外感內傷相兼者，治法亦相兼。推之一經見證，用一經主藥；兩經見證，合兩經主藥。緩急輕重，若綱在綱，自無失治及妄有誅戕伐之弊。其論中風、卒中、陰虛、陽虛、水腫、腹脹、膈氣、嘔吐諸證，合內經及仲景書，勘其異同，而後來劉張李朱諸家之是非得失，皆君然理解。至李中梓醫宗必讀，雖多分別外感內傷，而猶有所未盡。趙獻可醫貫，於外感內傷往往混合立論，皆為指辨糾正。以兩書皆同時風行，故特分別論之。案自李杲倡內傷辨惑論，以矯濫用攻伐之末流，明人遞相祖述，至趙獻可而偏敝已甚。是書將外感內傷兩因分疏並舉，較若列眉，辨脈辨證，蒙混偏執之失，根本消除，其有功醫術匪淺，足稱名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五百二十卷 通俗圖書社活字本

清陳夢雷奉敕編康熙中命夢雷纂輯圖書集成分六編其四曰博物彙編博物又分四典其一曰藝術典醫乃藝術中之一部為彙考凡五百二十卷全書共一萬五千餘卷卷帙浩繁人難徧閱光緒中敎上海道用西法重印當事因醫部切於民用別為抽印單行至民國復縮印此小字本其書首載內經難經及脈法外診法臟腑經絡身形運氣次為諸病分門皆合載諸家論病治法方藥次為鍼灸次為醫案次為醫術名流列傳次為總論雜錄案清代欽定醫籍以乾隆朝醫宗金鑑一書號為精當有裨實用當敕編之初原議分兩部一為初學入門之書一為參考之書後改其例專編一種綱要畧備意取徹上徹下由淺入深而參考之編輟而未作是書頗合參考之用可與金鑑相輔而行所採之書雖多亦不能搜括無遺如內經僅收馬蒔張志聰兩家之注難經僅收滑壽本義所遺尚多脈法於王叔和脈經及後來偽作之脈訣兼收並列未衷一是各門所列諸家方論較為詳備至附輯名醫列傳大致取明徐春甫醫統大全所載歷代名醫姓氏為之基礎加以訂正增補於明代以後醫者多採方志諸書所增數倍差嫌濫及而於李濂醫史傳文轉未涉及其總論雜錄則採古籍子史方及說部叢編其中頗多精語可觀綜覈全書雖未能盡愜人意然所據內府秘籍間有民間罕覯之本究為醫說淵藪若古籍儘有後出為當時所未獲覩者則限於時除不得以遺漏議之也金鑑主修者吳謙為醫學專家故其書有心得可作準繩夢雷乃文學之士但從事於薈萃編排兩書原難等量齊觀要同為一代鉅帙有關於醫事掌故用特著之

醫宗説約六卷 坊刊本

清蔣示吉撰。示吉字仲芳，吳縣人。明末清初避亂居穹窿山下，以醫濟人，博涉羣書。先撰山居述四卷，有方有論，兼經權常變之義。晚復為是書，就前書之義編為歌訣，簡其要者為主方，隨證加減，一證一方，以見其常；加減附論，以通其變。其大意具見康熙二年自序中。首卷論診法，論藥性，論製方，論治要。卷一卷二雜證，卷三傷寒，卷四兒科、女科，卷五瘍科。言淺意深，詞簡法備，非勦襲陳言者比。業書中傷寒賦二篇，



上篇綜論綱要，下篇自抒心得，實能貫串仲景書。參證宋以後諸家而得其要領。又説約歌七十三題，取陶華之意而彌縫其疏漏，並為全書之精英。其總論諸篇中，有病在上而求諸下，病在下而求諸上，虛中實，實中虛，治病須求其本，製方定見，調攝得宜七則，并附治案，皆自道所得，現身説法，最足啓悟學者。自序謂得會歸之源，去煩苛之失，非夸言也。

傷寒論述義五卷 日本刊本

日本丹波元堅撰。元堅字茝庭，父元簡，著有傷寒論輯義，捜集諸家之説，號為博洽。元堅繼為是書，意主剖析病情病機，以求仲景微言大義，疏其要而通其異，故不全列仲景原文，特舉其梗概，俟人隅反。自述撰例有三：一發輯義之蘊，一酌諸家之中，一補輯義之遺。敘大綱為正文，其所以為説及援據諸説為夾注。首述陰陽總義，次述六經正病，次述合病、併病、温病、風病、温瘧、壞病、霍亂、差後勞復，末為答問，別附補義



則已刊行後增入者。案丹波氏世傳醫學，精古義，注重考訂校勘，成為家法。元堅後起，益進求於理蘊，是書乃置糟粕而擷精英，其論仲景書之義例，有名稱之例，篇第之例，章次之例，辭句之例，即顯以知隱，由著以通微，深得讀古書之法。其門人稻葉元熙，後跋述其訓語曰：世有穿鑿拘泥，固執偏見者；有膚淺浮疏，自夸心得者，皆不善讀書之過。又有臆測懸揣，字訓不究微意者；有徒騖論辯，不察證治者；有牽拘以為得經旨，倘有不合己意者，概謂後人攙入，此且

見蟲語冰越犬吠雪又曰古人之言既妄無須贅說讀醫經過訓義確擬舉一二已足不必繁先凡立說非通貫全經不可謂之盡理蘊非該盡萬理不可謂之得經意斯皆不刊之論是書實能不背所言元簡輯義所採盡中國注家舊說於日本作者概未收入元堅亦稟此訓僅間引一二而已觀其所論於近代醫說偏蔽抉發無遺可作龜鑑者也



藥徵三卷續編二卷 日本刊本

日本東洞吉益撰續編邨井杶撰吉益字為則以研究古醫學擅名從游甚衆杶字大年乃其高第弟子吉益原編載藥五十二品每藥說分四項一曰考證以仲景方所用證其主治二曰互考以仲景諸方合考並引他古籍以證其異三曰辨誤舉本草諸家說與仲景不合者辨之四曰品考以中國朝鮮及日本所產者比而擇之杶續編仍用其例補載藥七十餘品原編有吉益自序續編杶有附言十七則其撰



述大旨謂本草雜服餌家陰陽家之言其混合由於陶宏景而葛洪肘後方亦與同調唐之孫思邈千金方王燾外臺秘要並因之周官本有食醫疾醫之分求合於古疾醫治病之道惟仲景書為可徵而晉唐醫學猶非仲景之真面目也陳義可謂甚高案清鄒澍撰本草經疏專用傷寒金匱之方疏證經義與是書用意正同凡諸方之同一藥各分君臣佐使一方有一方之作用鄒氏於其所以然之故發揮深細較是書持論為更精杶附言有云先師非文儒著書重

在事實不為修辭自謂續編亦然觀此知其於奥義未盡透發之處或亦為文筆所累學者以是書與鄒氏書互證參觀當各有所裨補皆治仲景學者所不可廢也



女科切要八卷　[illegible]刊本

清吳道源撰道源有痢證彙參已著錄是書薈萃前人方論於調經廣嗣胎前正產產後及諸雜證等應有盡有惟末附婦人修飾一門為近人女科所罕見似無關於切要之義古籍如孫思邈千金方及日本丹波康賴醫心方則具載之未嘗非先例也道源纂輯主於詳備臚列方論聽人隨證擇用是書宗旨與痢證滙參相同尚無偏僻之弊全書於胎產較詳所採之方皆有斟酌在女科中尚為平正通達大凡生



產本屬常理而人之體氣强弱及受病原因各有不同隨宜應付斯為穩著他書或偏主溫通戒用寒涼或專主滋塗反涉膩滯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言之莫不成理用之未必全宜是書無特殊之見近於老生常談要在乎臨證者之虛衷體驗惟切病乃能得治要或轉勝於自樹一幟專用數方者利在而弊亦隨之也

醫林改錯二卷 坊刊本

清王清任撰。清任字勳臣，玉田人。當嘉慶道光間。西醫之說，傳入中國，猶未大昌明。清任素疑古臟腑經脈諸說，每有歧異，必期徵諸實驗，以明其誤。會灤州值大疫，後野多孩屍，殘毀之餘，歷驗數十具。得其確形。又於都市觀刑決凌遲重囚，證新死者，以測生前之狀態。兼訪諸老於軍中之人，參其聞見，考索數十年，以成是書。所繪臟腑，以古說相傳及親見改正者二圖並列，疏其異同。因得人身氣血出入周流之真象，就氣血之盈虧通滯，以求病源，故其論治不拘舊法，自創新方，悉出特見，主於執簡以馭繁。案中國夙重人道，毀屍有禁，解剖之事，難以通行。醫家於臟腑經絡，悉承舊說，即有疑義，各以意推測，不能畫一，益以滋疑。清任勇於考索，特闢生面，可稱醫林傑士。至其論證治，謂傷寒瘟疫雜證婦科，古人各有所長，其所自命者，惟小兒之抽風，老人之半身不遂二證，獨有心得，主於氣虛血瘀，故所列之方，以通竅活血湯、血府逐瘀湯、補陽還五湯為大綱，餘方皆就之加減而已。其治小兒與莊一夔遂生編用意略同。惟還五湯之治半身不遂，乃其特見，持論近泥。承用者遇病藥適合，亦有奇效，而究不足以一法應萬變也。書中方敘云，因著臟腑圖記數條示人以規矩，並非全書，不善讀者以余書為全書，是誤人且誤余也。然則其書之得失，清任亦自知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知醫必讀一卷　醫學大成本

清李文榮撰。文榮字冠仙，晚號如眉老人，丹徒人。儒而為醫。道光之末年近八旬，作是書以訓其後人。共十三篇，廣為二十五則。論古今醫學源流，諸家得失，於近代最服膺者為喻昌，而幼科則推馮兆張，他如張介賓之景岳全書，吳有性之溫疫論，亦皆所引重，而謂其一流於偏，一涉於粗。於瘧痢時邪肝氣類中胎產皆有專論，亦間以自行治療者為印證。大抵多閱歷有得之言，而宗旨平易，不為放言高論。謂溫熱證則用河間，遇陰虛則用丹溪，遇脾虛則用東垣，遇虛寒則用景岳，何書不可讀，亦何致誤人哉。又謂內經精深奧妙，每診一證，但有經文一二句可靠，即可無誤。故李士材汪昂薛雪所選注皆可取，醫宗金鑑解傷寒論，以成注為主，各家之說亦備載，果能考覈即是通醫。其言為淺人說法，歸於簡約，但求親切易曉耳。當其時吳中醫者歸依葉桂一派，江淮間則多從吳瑭之說，是書於二家竟全未道及，頗可見其微意也。



醫學指南十卷　康熙刊本

清韋進德撰。進德字修己，號鐵髯，揚州人。少攻舉業，兼習醫。豪俠好奇，游京師，因事被罪戍廣西。思恩會軍興，以醫從行間。尋桂林疫作，召至治療多效，遂留焉。在廣西凡十餘年，成是書。邊方多癘疫，少明醫，大吏重其書，為之刊行。事具見唐綏祖李錫秦夏暄陳齊賢諸人序中。書分上下部，各五卷。上部論證，下部列方，各以病證分類，曰外因、內因、外體上竅、胸膈腹腰膝下竅、外科、婦科、兒科，凡十一門。其論證首為口傳歌括，以提其綱，次集諸書要旨，互相發明。其選方奇正兼收，待人自擇。進德於醫事頗有經驗，論證亦能貫通。惟素習導引，兼探丹經鉛汞之說，立言雜而不純，復附會易理，無極太極之說，合釋家圓覺道家金丹儒家太極而一之，言更汗漫，於醫術無關矣。

脉症正宗四卷 乾隆刊本

清方肇權撰。肇權字秉鈞，休甯人。自序畧稱，少貧讀書未卒業，因母病而研醫。後以術游江浙漢湘，歸而就所心得著為是書。其論脈法，力闢僞脈訣之誤。論前人通行之方，多宜有加減。論傷寒與雜證不外乎表裏陰陽，備列諸證，渾括立論，各附己之醫案，以發明之。案所列治效，以貧寒勞苦之人為多。其注意者往往在外感而兼内傷，或出於治誤，攻補不主故常，溫涼互用，於醫理不可謂無心得，而評騭古方多出己見，不無一隅之説，則因研求古籍之功未深，而於近世名家論説涉獵亦濫。其中儘有暗合處，蓋由天亮頗高，而見聞未博。如論白虎湯不如古義，而云色白故名之類，不免雜入洒語。至採用古方，臨證原有變通，乃先預行加減，則乖古人製方本意。果至臨證又豈能盡合乎。此類實所見之未融。然其論證論治時有心得，究勝庸工。不能貫串古今之説，輒矜創獲，沾沾自喜，則亦不得為通醫也。



溫證指歸四卷 刊本

清周杓元撰。杓元號靜居，又號澹然子，江甯人。是書多本吳有性溫疫論、戴天章廣溫疫論之説，而尤服膺楊璿傷寒溫疫條辨，推為溫證之涯海。楊氏嘗竊取陳堯道之傷寒辨證，稍加增易，冒為己作。乾隆中江南大疫，楊氏用其法施治，全活甚衆，名噪南中。杓元與之同時，親見其效，故奉為導師，而不知其出於陳氏也。是書既本戴、楊之説，於寒溫之辨固甚明晰，惟所論皆瘟疫之溫，而於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及尋常風溫暑溫濕溫諸證，未加分別。元和陸懋修書嘗論吳氏、戴氏，未將瘟溫二字辨清。是書亦正與之相同。其論五兼十夾，就戴氏説加以推闡，補其所未備。論舌胎辨溫病與傷寒之分別，亦見精細。論羊毛瘟則為前人所罕言。附自治瘟疫醫案十餘則，蓋特醫之有經驗者。其書雖不足自立一幟，亦可為戴、楊作羽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囊秘喉書二卷　醫學大成重刊本

舊題楊龍九撰。王景華編訂。張諤增評。龍九籍貫事實未詳。景華字士翹。新陽人。諤字汝偉。常熟人。据俞鍾鑾序畧云。是書鈔本細字小册。舊藏常熟陳巷陳氏。光緒中假得。取其方製藥。施治輒效。因其體例駁駁。方名詭異。屬王君釐訂之。醵資刊行。至民國初年。張諤復為增評。付紹興醫藥學社重印。今刊入醫學大成叢編中。首為診法辨證。次為分類四十證。次為治法四十一則。次為丹散湯丸七十九方。次為製藥十法。於咽喉口齒諸證治尚為詳備。案近百年來白喉證多危險。尤為喉科所重。是書於白喉一證尚未加詳。似其書成當較早。撰書之人時地皆無可考。其所載末一方。出於王夢隱。則已在咸豐之後。然醫籍中往往數經傳寫。隨時遞有增加。則亦難以確指也。据王跋。謂原本文義踳駁。一似鈴醫所為。此類專科之書。淵源出於祕本。淺人羼亂。在所不免。其中儘有單方善法。第取其有裨實用可耳。



對山醫話四卷　醫學大成本

清毛祥麟撰。祥麟字對山。上海人。博物通醫。是書乃隨筆記錄。多取異聞。或採諸舊籍。或聆諸客譚。或得諸目睹身歷。參以物理醫理。言之娓娓。其中有傳聞不足盡憑。及詭異近於迷信者。亦屬不免。祥麟別著有墨餘錄一書。多載咸同間人物逸事。中亦有涉於說醫。輯醫學大成者摘錄為補編。附於卷後。業醫家稗說自宋明以來多有傳作。要各視其學識之淺深以為優劣。是書第四卷。多言藥物食物。其論本草古今多有變遷。甚至有是名而無是物。肆中遂以他物代之。嘗欲明出處。辨氣味。詮真譌。去所無。補所闕。更勒一書。名曰本草時宜。以切於用。必考證詳確。而後筆之。僅得七十餘種。不知其書果成否。當咸豐同治時。上海已有西醫。而信從者尚少。故所附論數則。言頗淺畧也。

證治合參十八卷 傳鈔本

清葉盛撰。盛字公子，慈谿人。是書有雍正己酉自序，畧謂於古今諸家畧短取長，以證合方，因脈施治。內外男婦大小疾疴畢備。外感則祖仲景，內傷則法東垣，熱病則用河間，陰虛則仿丹溪，大旨如是。卷一為總論，卷二為脈法藥例，卷三以下諸科證治，以風勞鼓膈四大證居首，次乃詳列內科諸證，次婦科兒科外科。末卷列食物單方，為便窮鄉僻壤之無藥及無力延醫者。其書條理清晰，酌繁簡之中，無偏執之弊。尚非苟作。山東葉氏，世多聞人，而盛之名不見於方志。明末清初，浙東以趙獻可高鼓峯之書盛行，醫名最著。盛是書宗旨平正，與趙氏高氏之說不同。總論所載古今醫家之說，各注出處，最近以李仲梓喻昌汪昂為止。（所注醫盤雖出李天來所撰，實全取汪昂之說，見四庫存目提要。）其先天後天水火陰陽兩論，出李仲梓，而不取趙說，可見其淵源之異。據自序，其書當時已付刊，而行世不多見，此乃傳鈔舊本也。



脈學輯要三卷 日本刊本

日本丹波元簡撰。元簡有金匱要畧輯義等書已著錄。是書以脈書自王叔和而降，支離散漫，殆無統紀。元明數家不過辨駁偽訣之誤，而叔和所定寸關尺三部分配五藏六府，左為心小腸肝膽腎，右為肺大腸脾胃命門之說，內經仲景皆無明文，後來諸家各有異義，是非棓擘，迄無定論。因輯諸家要言，編為是書。卷一為總說，卷二為二十七脈形象，卷三為婦人小兒及怪脈，於宋元明清諸家論脈之說，博採詳辨，擇善而從，大旨不取寸關尺分配藏府，但以脈之現象證病之陰陽虛實而已。案古之論脈有三：曰人迎，在結喉兩旁；曰寸口，在兩腕上側；曰趺陽，在足。難經始專於寸口分關尺之目，為三部。脈經始以左右三部分配藏府，後人沿用其說，人迎趺陽之診遂廢，而於藏府分配又復不同，雖各有所見，究不能歸於一。是元簡悉屏之，亦斬除葛藤之意。謂四診當並重，其專以脈象定病者為不足信。又謂許參軍有言，脈之候幽而難明，心之所得口不能述，其以難為易，固存

爭其人尤通論也近時井研廖平有是書評本謂古今論脈之書不背古而適用者惟此書惟以專診寸口出於難經而脈經實祖之是書歸獄王叔和乃因相傳難經爲秦越人所作而回護之也又謂是書診法直以一指診之此節書中未有明言論脈既不分左右不拘寸尺則三指與一指已無闕宏恉廖氏高談復古更執内經太素輯古法及診絡診骨診筋診皮諸說而猶歉然於是書未能書除後世俗說丹波氏累世名醫於臨診甘苦知之較深其立說固未肯大遠於人情然已爲診家別開一生面矣



先哲醫話二卷 醫學叢書本

日本淺田惟常撰惟常字識此號栗園信濃人舊幕府醫官晚年隱居不仕著書三十餘種是書所錄日本亨元至大政間明醫之說凡十三家爲後藤艮山北山友松和田東郭荻野台洲華田青洲永富獨嘯軒惠美寧固福島愼獨齋田中適所福井楓亭高階枳園多紀桂山多紀茝庭就諸人著述採摭論說方案間加評騭有中國使臣張斯桂黃遵憲序跋皆與惟常通縞紵經治療者據惟常自述畧謂素治仲景之書又貿於治驗數十年始知國中先哲各有獨至錄此爲後生解悟之資案書中首述艮山因其根柢醫經經方取法千金外臺以彰復古之盛友松善得法外之意東郭雖取古法而自出手眼台洲善治瘟疫青洲兼工瘍科獨嘯以古方汗吐下治諸病寧固適所尤重吐法愼獨不拘古方取自然之理楓亭論病多本千金外臺別開生面枳園融會楓亭台洲東郭諸說桂山茝庭則家學湛深著述通貫爲一時泰斗諸家雖深淺不同塗徑各出皆於醫術確有心得

足以立幟者，日本近世醫派已具梗概，其中時有附見之人，欲考東醫之傳中國舊學者，於茲可得其大凡矣。



虛損論二卷 傳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山陰周氏藏舊鈔本，周錫瓚同光閒官郎鄂如縣老於醫事，奉是書為枕秘。是原為一卷，傳鈔者或分為二卷。上卷論證，下卷列方。總論原本經義，歷溯古今，謂自李東垣作脾胃論，主非陽無以生陰，偏於補氣；朱丹溪主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大發滋陰之論，偏於寒涼；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咸以先天命門為主，專重溫補，諸家皆本內經，不可為非，亦未至全是，因折衷衆說，著為此論。分氣虛、血虛、氣血兼虛及五臟勞傷、五損治法，為大綱。論證分吐血、欬嗽、遺滑、泄瀉、發熱、出汗。論治分兼補精氣、滋陰降火、引火歸原、填補精髓，並陳其利弊，明其是非。所載之方，皆臚列諸家成方，每方各附論說於所用之藥，君臣佐使，逐味闡明功用，頗為切實。末附勞瘵論及方法。案虛勞之病既成，欲藉尋常藥餌挽回，已無把握，惟當損未成勞之際，治之果能審機中肯，猶可補救危痾。是書融貫前人成法，有條不紊，權衡切當，足為治虛損之準繩。書中所引諸家至薛立齋、張景岳、李士材、喻嘉言為止，文向明暢

不涉俗陋。審測撰者，當在清代順康之後、雍乾之前，而名氏翳如，流傳未廣。近世如綺石理虛元鑒一書，姓氏籍貫亦不可考，經諸家表彰，遂稱治虛勞之珍籍。是書之平正詳明，有裨醫學，較之綺石殆可驂靳，亟當著錄，用示來者。



虛損啟微二卷　醫學叢書本　乾隆刊

清洪煒撰。煒字霞城，號緝菴，餘姚人。是書有羅山張廷枚乾隆辛巳序，及煒自序。上卷首述經義，次論證論治，分陰虛陽虛兩大綱，次詳諸見證，次論勞瘵及傳變，次論五勞七傷六極，次論虛火，次論脈，次論危候，諸論似損非損。下卷備列諸方，共七十餘方。案治虛損古無專書，近世作者鮮有善本，衆推葛氏十藥神書為獨有心得，然方論簡而不備。是書論證詳晰，其辨似損非損一條，因外感誤治，伏邪久留不散，見證全似勞損，苟再用治損之法，久久非損成損，持論最為透澈，深中庸醫之弊。所採諸方多出前人，隨宜因應，變通多於臨證，原不必多創新方。西醫於此類見證，多主於肺病，別有治法，足補中法之未及。若專論舊法，則是書尚稱條理分明。煒自序云：寢瘵也久，旁涉方書，於虛損一證尤加體會，自救也，因以救人。蓋亦所謂三折肱者矣。

客塵醫話三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清計楠撰楠字壽喬秀水人為校官平湖陸以湉冷廬醫話稱其博雅工詩深諳醫理尤精婦科是書有嘉慶九年吳江沈鞏跋卷一為雜證述畧卷二為婦科述畧卷三為產後述畧其於婦科胎產編考方書摘取試效者載入自云治胎產諸證二十餘年遇大險大危之候十中挽回七八皆以用補得宜不隨世俗以治標逐瘀為先務也冷廬醫話載其論墮胎難產一條云半產由於虛滑者半由於內火者半火盛陽旺而陰劫血益少治宜養血為先清熱次之若泥於膩補反生壅滯之害難產者胞漿先破胎已枯澀其治亦不外於養血為主血生則胎自出若誤用攻下氣脱血崩危在呼吸矣其説最中肯綮又載其論欬嗽因風寒外襲而內鬱生火急宜瀉之失於提解久之轉變生疾誤服陰藥反成勞瘵數語甚的當是書雖詳於婦科於雜證較畧然亦多饜心切理之言如論喉痺痧實與金匱陽毒之證相類古方生麻鼈甲湯中有蜀椒雄黃二味似當加於陰毒恐有傳寫之訛不可泥古獨取李雲浦之説謂邪透則痧透痧透則爛自止論脇證肝火犯胃病在賁門與反胃之證病在幽門者判然兩途論諸痛氣逆滯真氣虛者疏劑中不可無補養之品脾胃之液宜養陰以潤之肝血不足宜補肝腎氣不能納氣宜溫腎兼養血徒事攻擊則痛無休止論吐血治有三訣宜行血不宜止血宜養肝不宜伐肝宜降氣不宜降火諸條剖析入細調劑得中皆可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外科醫鏡一卷 光緒刊本

清張正撰。正字貞庵，嵊縣人。少業儒，因母病疽，為庸醫所誤，乃究心瘍科方藥。母病既痊，遂施其技以濟人，久之就所經驗以成是書。有光緒癸未自序。凡癰疽疔毒要證及喉科傷科，皆畧備。所載六十餘方，雖多有所本，而每自有加減，別創新名者過半。每方下酌注應用次第要義。首列癰疽提綱，及癰疽真假例論，辨別陰陽虛實及疑似變象，乃閱歷心得之言。案外科治法不出成規，而病機病候，輕重緩急之間，則在臨證者因時制宜，始能收效。俗工僅恃膏丹數種，於湯方墨守前人，罔知變通，亦是通弊。是書雖卷帙無多，不馳騁泛論，於辨證審機具有體會。間附治案可資印證，較之俗工故步自封，拘於隅見者，自當勝之。在近時外科書中，尚為可取者。



傷寒補例二卷 周氏醫學叢書本

清周學海撰。學海有脈學簡摩等書，已著錄。是書大指以傷寒論缺畧難讀，敘證太簡，常與方藥不相對，近賢多方釋證，終未有能大暢厥旨者，故作此以發其端。所持論大綱，曰三陽三陰分經名義，曰傷寒重病多是下焦伏寒，曰伏寒觸發與傷寒時溫脈證并病機異同，曰即病伏氣直中傳經四證異同，曰晚發是傷寒正病，曰兩感有三，曰水氣凌心即是三焦傷寒雜病皆有之，曰無端暴喘即是寒入命門，傷寒雜病皆有之。又總論傷寒論讀法十四條，又論南北傷寒溫病異治，附治瘧宜破血發汗及治痢宜和營衛養筋絡男女傷寒溫病舌黑異治。附讀傷寒雜記四篇，末附牢脈病機，及發汗別法。案仲景傷寒論一書，世奉為方論之祖。自王叔和以來，傳本有異同，錯簡訛文，原所難免。又文義古簡，中有包含，非盡可以今人文法認解，方有執、喻昌等就編次發難，門户之爭，迄無定論。故柯琴、尤怡等專就證論證，徐大椿更以方為綱，頗期息聚訟之紛。學海覃學醫籍，以實事求是為歸，謂諸家論說

皆不先於穿鑿附會當先讀内經難經金匱千金外臺然後及傷寒論以考其變持論甚高然内難兩經即有歧異究將何所適從其所指論中方藥不相對之處畧舉其端亦未逐條辨析以求其著落至所謂諸大綱皆持之有故讀法十四條尤足以啟悟學者開拓心胸若云盡可補仲景所未逮則猶待斟求謂抉發餘義則有之未足當補例之目也



藥證忌宜一卷 翠琅玕館叢書本

陳澈撰澈表字未詳舊題三山人未識確為今何縣時代亦未詳是書於用藥之忌宜首分風寒暑溼燥火六門次列陰陽五臟六腑虛實各證再次為諸瘧諸痢諸氣諸痛雜證每病畧著見證於所忌但舉補瀉升降寒温燥潤大綱不著藥名注曰諸藥列後於所宜則隨證詳著諸藥名别於卷末附諸病應忌之藥分十三類為總例即前所謂諸藥列後者也然於分證條下亦間有明指所忌之藥數味及含物等其



編例未盡畫一案古人製方君臣佐使各有精義互相調劑為用乃能得力近世醫家始有專以某藥某藥論治者已非古義至論藥必應詳其性用若第以寒温補瀉渾括言之亦無以盡其功能是書不言方專言藥近於賣櫝還珠刻舟求劍殆為粗涉方書者畧舉其梗概或業醫者錄此備忘以便臨診觸機之用未足與言醫術之精義也

市隱廬醫學雜著一卷 醫學大成本

清王德森撰。德森字嚴士，號鞠坪，崑山人。偶而知醫，遂以為業，故用市隱名其居。是書凡十四篇，大旨糾俗醫因襲之失。第一篇曰苦口婆心語，次論溼溫用藥之失，論麻證喉痛以喉證治之必死，論急慢驚風，論產前以攻病為安胎，論產後以甘溫退虛熱，論虛弱人及幼孩遇當用剋伐之劑者宜早宜重，論小兒慢驚痧子痘證臍風四者為難治之證，治得其法則難者亦易，論夾陰邪說害人，論陰證忌用寒凉，論血證不盡屬火，論喉證亦有陰寒，論暑證有宜用參者，論傷寒正名。其說皆近世諸名家所已言，此特薈萃諸說，稍加闡明，俾淺識者有所啟悟耳。其中亦不免有瑣屑拘泥之處。至傷寒正名一論，原本於難經傷寒有五之語。陸懋修世補齋文集所論，謂風寒溼熱溫之病古統於傷寒，意在使人知仲景書實賅五者之治法。德森欲分揭風寒溼熱溫之名，意在防人誤以治寒病之法統治諸病。彼此互論，各有其用意所在也。



驗方新編十六卷附痧書三卷咽喉秘集二卷 海山仙館重刊本

清鮑相璈撰。相璈字雲韶，善化人。原書刊於廣西武宣官廨，南海潘仕成又重刊之於廣州，增入林森痧書及合編吳氏張氏咽喉秘集二種。因其書皆通俗易曉，世所風行。相璈編輯大旨，以窮鄉僻壤及客行羈旅，醫藥不便，故所錄為多單方外治，藥則賤且易得者。其中惟婦科胎產畧本於達生編，兒科驚風則取莊一夔福幼篇，外科則取王洪緒全生集，論治皆可徵信。餘多隨手採錄，良楛雜陳。至內科中風傷寒溫暑等證，過於簡畧，全無頭緒。瘧痢專取倪涵初之三方，雖屬偏而不全，尚較有依據。兩粵邊地，素少良醫，信用最深，傳播頗遠，以其諸證皆備，治法簡易，樂於家置一編，時有收效，而要證貽誤者亦復不少。蓋為濟急便衆而作，卑之無甚高論，原不足苛責以著述精義也。痧書大半剿襲郭右陶之痧脹玉衡，咽喉要集合吳張二人之書為一編，例淆雜，別已就其單行者論及，不復贅述。

何澹安醫案一卷　醫學大成本

清何游撰。游字澹安，丹徒人。縣志稱其先世皆以醫著，家多藏書，游承父金琇之學，名益起，四方爭延致之。所著書別有醫學折衷十卷、何氏十三方注解一卷。此醫案稾本未刊，曹炳章為之分類編次，印入叢書。案游之處方取法，大都出於葉桂一派，編分十三類，皆屬雜病，而未及傷寒，是否專長僅在雜病，抑原稾初非全本，皆不可知。自來醫案流傳，足資學者參考，必略具治效始末，方能得其要領。是書所載按診之方，寥寥無幾，則其方之果否中肯，有效無從懸斷。蓋所錄僅出於診時方案原稾，非名家審擇自定者可比，此亦普通醫案之恒習，輯叢編者第以取充卷帙，恐其有裨於醫學者殆無多也。



籍貫本書未見，俟考明補填

全幼心鑑四卷　明刊本

明寇平撰。平字衡美，○○人。是書作於成化中，於幼科方書援引繁富，其明著姓氏者，有錢氏、閻氏、董氏、楊氏、陳氏、湯氏、阮氏、胡氏諸人，他如寶鑑、百問，或不著書名者，亦復不少。鉅帙密行，每卷皆百數十頁，當時頗行於世。王肯堂幼科準繩序中，與類萃、新書、百問諸書並舉，評論是書，病其蕪穢，然準繩採取是書甚多，如通論中言小兒半歲之際，有病當於額前眉端髮際之間，以名中食三指按之，以辨脈形，及諸脈形圖說，全出是書，標明為心鑑之說，其他或未標書名，而實出是書者不勝枚舉，其字句間有小小異同，蓋肯堂有所潤色也。此本猶是明時原刊，無序跋，并撰書人名未見。今滿洲醫科大學中國醫書目載有是書，每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成化四年刊，即同此本。有寇氏自撰全幼堂箴，此本亦缺。業專科醫書出於明中葉以前者，無論其編次精當與否，要之所見宋元人舊說舊方，究較後人為多，在今日皆當存而不廢也。是書及嬰童百問，明人幼科書中援引並

多因其所載舊說較詳、今所存明代舊刊之本日稀、不當因王氏蕪穢之評、而輕視之也



東醫寶鑑二十三卷目錄二卷朝鮮刊本

朝鮮許浚撰、卷首結銜曰、御醫忠勤貞亮扈聖功臣崇祿大夫陽平君臣許浚奉敎撰、蓋官書也、無序跋、不著成書年月、以所引書推之、當在明中葉時、書分五類、曰內景、凡四篇、言人之精氣神臟腑、曰外形、凡四篇、言人之形體、曰雜病、凡十一篇、言五運六氣四象三法、內傷外感諸病之證、曰湯液、凡三篇、言採藥製藥方劑藥性、藥分十五部、曰鍼灸、一篇、言鍼法灸法及經絡俞穴、其集例、即載內景篇之首、謂當時傳李東垣之學者曰北醫、傳朱丹溪之學者曰南醫、朝鮮僻在東方、醫藥之道不絕如線、亦可謂之東醫云、載引用歷代醫書目、自天元玉冊本草經靈樞素問以下、至明中葉、凡八十餘種、其本國之書、僅有醫方類聚、鄉藥集成方、醫林撮要三種而已、案朝鮮接壤中國、風氣大同、自昔文物稱盛、載籍互相流通、是書所引唐以前古籍、間有中土已稱佚、本第未知其是否猶存原書、抑從他書轉載及之者、然為數無幾、較之日本所見古佚遺書、多寡懸殊、其本國著名醫家、閒

敘無聞、醫方類聚鄉藥集成方二書、亦出官撰、醫方類聚中有古佚醫方可採、其國於藥有唐藥鄉藥之分、唐藥者中國產、鄉藥者本國產、鄉藥則書鄉名與產地及採取月諸法、時惟醫林撮要爲鄭敬先撰、楊禮壽校、私家纂述略存其名、至流傳國外者、惟見是書及康命吉濟衆新編、康書在是書之後、亦奉敎撰、以簡要爲主、方多論少、不及是書之詳洽、欲考朝鮮醫學概略者、仍不得不以是書爲淵藪也、



諸證提綱十卷萬曆刊本

明陳文治撰、文治秀水人、是書萬曆四十年刊於山西、有左布政使郭光復按察副使吳士奇兩序、皆言中丞惺吾魏公愛是編、授之梓、而於文治事蹟未詳、書凡百篇、首中風、次傷寒暑濕溫病、次諸雜病、皆備以虛勞損瘵終之、每證有總論、詳言病源治法、溯源內經、取證金元四家、而於丹溪之說引用尤繁、蓋明人醫學宗丹溪者爲多也、選列之方、古今竝收、傷寒一門、猶取仲景正方、所附後世之方無多、中風門小



續命湯與金匱原方不同、其論云、較金匱多藥五味乃不可少者、雜病治法不盡以金匱爲宗、各門後有新增之方、於加味荊防敗毒散方下、附載關中楊竹牖病治案一條、每卷皆有關中秦應禎校一行、與文治名竝列、是新增諸條當出於應禎之手、非文治原書所有、末卷勞瘵門後附葛氏神書十方、當亦出於後增、是書辨證詳而取方慎、無偏執之弊、在明人醫籍中尚爲可取者、棠彙輯方論之書、無證不備、大都因襲前人、取盈卷帙、或出於研究治法、自備檢查、或

因於教授及門以示塗徑欲求其隨證皆能自出手眼戛戛難之但能宗旨不謬別擇有序不苟同亦不矯異即稱合作此類是也



摘星樓治痘全書十八卷 道光刊本

明朱一麟撰一麟字應我涇縣人萬歷中副榜貢生儒而習醫尤精於治痘著述甚富初作遽廬集三篇及游戲篇發明治痘義法繼輯痘成發揮一書歸於旌德戴氏又自纂治痘大成集廣搜古今醫籍旁及稗官野史彙集便覽曾經付刊板旋毀廢僅稾藏於家至清乾隆中族裔名法者彙合諸本有所訂補改題今名摘星樓者一麟著書之所也道光中始刊行是書首為採集古今名公概論次為痘證逐日論治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醫後落痂論治次為痘後餘毒論治次為婦女痘疹論治次為彙集痘科雜證諸家論治次為治痘經歷次為古方總列後附遽廬集游戲篇末卷為補遺所採名公論說凡十餘家其集方皆取前人成方非已見效者不載至為矜慎其治效則見於自記經歷篇中當時書未大行族人世守其業歷百年之久而旌德戴氏傳其遺稾亦數世以痘醫稱族裔珩為經學大師博通百家作序述其始末如是其言足以傳信是書在痘科專家中博而不濫正而不偏節次詳

明用以循序施治，可為痘醫楷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食鑑本草二卷附養生食忌一卷養生導引法一卷

明刊格致叢書本

明甯源撰。源字山臞，丹徒人。是書專就本草中服食之品，別為疏證。凡獸部十三種，禽部二十五種，蟲魚等部三十三種，菓部三十一種，米穀等部十六種，瓜菜等部五十九種，共為一百九十七種。於本草原書之外，援引方書及雜說子集紀載六十餘家，附方一百三十有奇，雖著語不繁，頗為賅洽。李時珍撰本草綱目，採及是書，用增補前人本草所未備者，凡收四種。源成書在嘉靖時，是本為錢唐胡文煥刊入格致叢書中，同刊者有養生食忌一卷，後附急救解毒諸方，乃文煥所纂輯；又有養生導引法一卷，則自巢氏諸病源候論中錄出，文煥編校彙刊者也。蓋服食養生，皆醫家之所重，古籍散佚，散見於各書中者，後人零星蒐輯，藉存古義。文煥於養生家言，特為留意，多所搜採，其刊入叢書中者，此外尚有數種，而其叢書卷帙繁重，足本流傳甚尠，往往數種彙合單行，世皆珍之。此三書以類相從，足備醫家之學考也。

## 明目良方二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有序，作序人名亦已殘缺。其序畧言：早歲患目疾，父樂志翁得遼陽老軍贈是書，按方用藥，所患得痊。父命他日有力當付刊以濟人。及後得官，以是書質諸郡守王公、貳守馬公、節推趙公，皆謂宜傳，因命工鋟梓云云。未著年月地，所惟卷末有存德堂牌子。審其板式紙墨，當出於明代。首卷載目疾證候總論，及論五輪主病根因、五輪病證、八部病證、五輪所屬輪廓貫通、五輪虛實用藥法，凡六篇。上卷為諸經丸散類，又分論藥性品目，及洗眼藥類，共方一百七十有奇。下卷為五輪所屬主病圖、八廓所屬主病圖、內障外障分證諸圖，共七十二證，各附歌訣，末為用藥便覽。業眼科舊少名著，桐鄉陸以湉冷廬醫話言：明周定王橚普濟方第三十一卷，專載眼證，分十類，共五百八十八方，最為詳備，其書世罕足本。眼科一卷，別有傳刊單行，亦不易覯。是書載方幾盈二百，不及普濟之半，然其中儘有罕見之方，論證詳明，亦為眼科善本。雖由瀋陽老軍所傳，不能考見原撰之人，要為出於專家之作，可備治目疾者採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草亭目科全書一卷 藝海珠塵本

明鄧苑撰。苑字博望，江西清江人。是書首篇為目論，發明目之關於臟腑，及受病之由。次篇為目議，言目之部位屬於某臟某腑，於其病分外障內障為兩部。外障諸證，用目科專方，內障諸證，辨明病由何臟腑，仍用內科各通治之湯方。去翳則兼用丹膏。所載備用四十餘方，執簡馭繁，使人易於尋究，而方論兼載古人成案，隨證指揮，頗資啟悟。業目科自昔有七十二證之說，專科之書往往臚列諸證，薈萃方藥，以略詳備，固可備臨診者之採擇，而頭緒紛繁，貫串非易。是書多經驗親切之言，且多述異聞，如視物以正為斜，因醉中閃倒，肝葉搭於肺上，及乳婦因悸而病，病既愈目張不得瞑，兩條治法，一則仍飲酒至醉，扶坐轎中，擡者傾側展轉，久之使臥，酒醒而愈；一則飲以郁李仁酒，去其膽中結氣而愈。皆非尋常方藥所有，其集錄之意，在為治目疾者觸類引申，以求活法，視墨守例方者為益轉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馮氏錦囊秘錄四十九卷 康熙刊本

清馮兆張撰。兆張字楚瞻，海鹽人，業醫四十餘年，康熙中，屢游京師，多識京朝士大夫，為是書作序者如杜立德、魏象樞、于準諸人，皆一時名臣，可見聲氣之廣。凡內經纂要二卷，雜症大小合參二十卷，痘症全集十五卷，雜症痘症藥性合參十二卷，統名曰錦囊秘錄。帙首標所著書凡八種，其女科精要、外科精要、脈訣纂要，即在雜症大小合參之內，惟修養靜功一種未見。其論醫宗旨，主於培本。雜症合參首列論說，如水火立命、調護水火、尊生救本、諸病求源諸篇，大抵淵源出於薛己、趙獻可等。又附錦囊治療方案數十條，無論何病，泰半歸於用六味、八味湯加減，即諸序文中所推許者，亦不外此義。業自李杲、朱震亨提倡補脾滋陰，各有心得。薛己承其流而揚其波，以溫補得名。趙獻可更以補腎為治病總綱，遇對症固能收效，而流弊孔多。徐氏大椿作醫貫砭，痛斥獻可，其風始殺。兆張老於醫事，當清初趙說盛行之時，亦沾沾以此義相標榜，雖博時名，其書究不為識者所重。

即在於此、至其論證甚詳、女科瘂科皆稱完備、其中固有可取、是在分別觀之耳、



外科證治全書五卷附錄一卷 光緒重刊本

清許克昌撰、克昌字倫聲、和州人、少嗜學、經史之外旁及諸子百家、嘗從東臺周鈞軒研究瘍科、施送藥餌、遂以醫名、是書為其友畢法字蒼霖創稾、未成而卒、克昌廣集諸名家書、考證訪求效方、其宗旨一取吳縣王氏全生集、不輕用刀鍼、即瘍科通用之升降兩丹、亦防流弊、不採其方、惟重在辨陰陽、調氣血、以和平為治、立論精醇、取法詳備、道光中蕪湖司榷程懷璟始為刊行、同治光緒時、成都汴梁兩次重刊、首



為總論、次以部位分證治、又次以發無定處、及內景惡瘡奇疾怪蟲外因雜傷各治法、又次為通用法、附錄一卷、為全生集醫案、及曹畸庵瘍醫雅言之丹藥集方、乃後人重刻所增入、以備參考者也、案近代外科書、咸推王氏全生集為正宗、是書私淑王氏、故採其方為尤多、而論證集方、亦有足補其未備者、屠仁守序稱、有學問之醫、有閱歷之醫、克昌頗能兼擅其長、蓋全生集猶是秘傳心得、是書則探原靈素、博採古今、其考索之功、正不可沒也、自來外科書往往言

詞俚俗蓋其擅長者在製藥各有秘法及手法之熟於經驗其能研究古今者頗不易得是書能兼閱歷學問固當為庸中佼佼矣



讀醫隨筆六卷 周氏醫學叢書本

清周學海撰學海有脈義簡摩等書已著錄是書為其讀書臨診之際隨所見而記分六類曰總論曰形氣曰脈法曰證治曰方藥曰評釋其總論四篇曾萃古今之說而貫通之於論升降出入承制生化二篇尤為透澈其於脈學研究最深詳見簡摩等書中此特發其未盡之義賅括言之其論證治頗多心得謂中風一證有陽虛陰虛兩大綱醫家往往偏於一義惟金匱分脈遲而緊脈遲而緩兩證實兼陽虛陰虛



之別虛勞損極有內因外因兩大綱仲景小建中湯治勞之初起復脈湯治病後陰虛不復薯蕷丸治久病大虛大黃䗪蟲丸治久病血痺或攻或補莫不從血分講求手法而推張石頑治案每仿內經烏鰂金匱䗪蟲之義使瘀盡而病除又有用辛溫透表之法使汗出而邪盡為能上接仲景真傳其評釋謂讀傷寒論有十四法能括前人作注門徑而歸於涵泳白文為主洵是探驪得珠又謂讀書須是篤信方能深入近代作者每著一書必痛詆前人以為立名之地

仲景不敢毀，則遷怒於叔和，胥有菲薄之心，便不能入，惟讀某書即信某書，平心求之，各有其理，久久貫通，自臻萬殊一貫之妙，蓋學海主於腳踏實地，不尚超頓頓悟，其言平實，頗足為門戶虛憍之見下一鍼砭也。



黃帝內經素問節文注釋十卷 萬曆刊本

明黃俅輯注。俅字毅如，歙縣人，自序略稱讀滑壽素問鈔，苦無注釋，因錄王冰、馬蒔兩家之注以釋之，又謂滑氏所鈔前後錯簡，苦無頭緒，更採諸明醫引經辨證以補滑氏之所未備云云。案滑氏讀素問鈔乃分類摘錄經文，與後來張介賓類經體例略同，醫家讀經貫串，具有深意，俅乃譏其錯簡，所輯各就素問原篇節取，失纂言之本旨，至其注釋專取王冰、馬蒔二家之說，以王注附經文句下，兼錄宋林億等校正，而以馬注總列於每節之後，間有自加按語，計全書不過十有餘條，四庫存目載明丁瓚素問鈔補正，汪機續素問鈔兩書，皆補滑氏之未備，兼採王冰注，體例一仍滑氏之舊，是書則變滑氏之例，而更以馬蒔之說羼入。馬蒔素問注證發微一書，四庫提要斥其無所發明，而多訾議前人，其說本不足取為定論，而俅乃多所信從，經義深奧，非淺學所能輕言纂述，是書更出丁、汪兩家之下，等諸自檜可也。

茹草編四卷 夷門廣牘本

明周履靖撰。履靖字逸之，號梅顛，又號梅墟山人，嘉興人。是書集草類可食者，列為圖詠，又徵諸經史圖經及雜家文辭，分紀言、紀事，輯以成編。其自跋曰：圖為細人事，世之博碩奇偉者，疑弗屑顧，而余耽耽嗜之。若有厚味焉者，亦各有所適也。又曰：庶草蔥蒨與芝蘭比潔，余方寶此為竹花棟實，云云。案服食養生原屬醫家範圍之內，前人於本草每有專取食物加之考訂辨證者，重在研究物之性味，分別宜忌，以為醫術之輔。是書命意則不然，蓋為鄙棄肉食腥膻，澹泊明志，所謂山居清供，雅人深致，明人小品往往類此。書中徵引頗繁，而於本草僅取一二條，其原未留意可知。雖以茹草名書，與食物本草等書絕不相同。若謂其近於養生家言，猶可展轉附會，與醫事則無所干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厚德堂集驗方萃編四卷 光緒刊本

清奇克唐阿輯。奇克唐阿字慎修，滿洲旗人，歷官禮部、戶部，候選知府。裒集成方編為是書。卷一以身體部位分類，卷二雜列諸證，卷三為婦人小兒，而以中暑霍亂痢瘧痺入之，卷四為癰疽折傷癬疥，而以通治之膏藥藥酒併入之。編次之亂，不得頭緒，每類有總論，偏舉而不全，所採之方不能辨別雅俗，且傷寒溫病大證，僅收籠統之方及單方數種，於醫術知識淺薄，不過就耳目所及，鈔錄成方，原不得謂之著述。其子松椿後官漕督，是書乃松椿在山西布政使任所刊。序云：細撿全編，別類分門，依次編輯，告成似付梓時始經編定，然則舛亂之失不僅在原輯之人也。世有不學之人，但知以表彰先人手澤為繼述之美，其在詩文集之類，縱極弇陋，無害於人，若醫家方書，動有關於人命，苟出固陋襲謬，幸而付諸覆瓿則亦已耳。倘為無知者承其誤而施用，欲濟人而反以害人，不可謂非醫道之厄矣。

內經評文素問二十四卷靈樞十二卷 周氏醫學叢書本

清周學海撰學海有脈義簡摩讀醫隨筆等書已著錄是書兼評註其註甚簡於名物訓詁皆在所略僅標每篇節次蓋專重論文也學海讀醫隨筆中論讀傷寒論之法以涵泳白文為最要是書於經文眉次起伏細為分析使讀者得有綫索易於貫串用意正同第素靈文義與仲景書根本不同傷寒論證異同參比一字分合具有深意不可忽略經文宏博大而陰陽運氣細而臟腑經絡天地人物包涵萬有古人立言義理寓於名物其行文直抒所見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若以後世辭章案向揣測模擬未免太落小家局面明人之檀弓論文僞本蘇批孟子以及周秦諸子左國史漢無不以帖括文法鈎𤀹揣畫久為通人所不取是書終覺結習未除仍蹈其轍學海於古今醫籍皆有研究持論亦多切實此殆其誦習之本尋繹工夫具有塗徑不自割愛然文人技倆究無當於醫術精深也

銅人腧穴鍼灸圖經三卷附腧穴都數一卷 明正統重刊石本

宋王惟一奉敕撰惟一官尚藥奉御天聖中奉敕考明堂經穴之會鑄銅人式又撰鍼灸圖經三卷事見王應麟玉海當時刻圖經於石宋仁宗御書題篆元至元中自汴移置燕京三皇廟廟祀三皇并歷代名醫東有神機堂置銅人碑石於堂中見明一統志至明正統中以石刻漫滅不完銅像昏暗難辨乃命範銅鑄石依前重作加精緻焉建諸醫官有英宗御製序文具其原委即此本是也四庫總目有銅人鍼灸經七卷出明鄞縣范氏天一閣藏本提要云不知撰人名氏疑或天聖之舊本而後人析為七卷其本為明時山西平陽府所刊與此雖是一書而經分析非其原狀天聖原刊世久難覯此明刊拓本亦殘缺不完上卷所缺尤多原序及諸圖皆未見（明本徐氏鍼灸大全合刻銅人圖經即出於正統石本卷首有英宗御製序上卷有臟腑經穴圖像二十一幅可考見此拓所缺各節）此是書載於崇文總目宋時兼刻木版行世晁公武讀書後志撰人作王惟德不知何以致誤金大定

中有無名氏補注五卷、元余志安勤有堂有重刊五卷本、朝鮮又有重刊余本二本、一整板、一活字、並見經籍訪古志、然元明之間、傳本已稀、故滑壽所撰十四經發揮、乃據當時忽氏公泰金蘭循經、與是書所言無甚差異、而滑氏實未覩是書也、說見多紀氏醫籍考、多紀氏聿修堂藏有是搨拓完本、用校諸本、訂訛正謬、頗多、稱為醫家鴻寶、其腧穴都數、乃正統重刊所附、非宋本之舊、別有徐三友校刊、列為第四卷、是書經宋明兩代數刊、表章甚力、而別本歧出、撰人名則有惟一惟德之殊異、編次又有三卷四卷五卷七卷之參差、四庫所收、既非正本、提要所考案而不斷、他書所載、疑以傳疑、亦少定論、今為折衷諸說、訂其沿革概畧如此、又朱彝尊曝書亭集有太醫院銅人腧穴圖拓本跋、乃專拓銅人圖、未有圖經、所記靖康之亂、自汴輦入金、或謂安撫使王檝使宋以進於元者、世祖命阿尼哥新之、至元二年、銅人象成、明裕陵命工重修、製序載實錄、其說與序文所言詳略稍異、銅人與圖經原屬一事、附述以備考焉、



景宋本備急灸方不分卷附鍼灸擇日編集一卷光緒刊本

舊題宋張渙撰、渙有雞峯普濟方、已著錄、是書中國舊無傳本、日本有宋槧本、首載淳祐乙巳鄉貢進士孫炬卿序、見經籍訪古志、清光緒中、貴陽陳榘隨使日本得之、疑是景鈔之本以貽上杭羅嘉杰、序而刊之、業書中分三段不相連屬、第一段為備急灸法、署曰寶慶丙戌正月望杜一鍼埍楞李闇人者年述畧、謂本朝名醫團練使張渙著雞峯普濟方外、又立備急一卷、其方皆單行獨味、緩急可恃者、張公用心可謂切於濟人、僕自幼業醫、今齒髮衰矣、施藥患人、力不能逮、患而不費、莫如鍼艾之術、鍼不易傳、倉猝救人、惟灼艾為第一、今將已試之方、編述成集、鋟木以廣其傳、云云、下列灸法凡二十二證、絶無用方藥者、第二段為騎竹馬灸法、後附數方、第三段為竹閣經驗備急藥方、凡三十六方、尋繹聞人氏所言、似因慕張氏備急方之切於濟人、乃專以灸法之經試驗者編集行世、未言即用張氏之書也、證以孫炬卿原序、謂初曾

自服烏辛茶方、治愈頭風、其母患耳疽、未用灸法、以致不治、後得蜀本灸經與竹馬灸法、乃知諸證無不可治、遂與烏辛茶方併刊、以傳、是灸經與騎竹馬灸法、原是兩事、而藥方有經孫氏增入者、則所謂竹閣經驗備急藥方、是否聞人氏原本所有、難以臆定、又訪古志著錄、依原書標題、曰備急灸法、而無方字、亦未言書出張氏、最見矜慎、羅嘉杰新刊、始指為張渙所撰、標題不曰灸法、而曰灸方、皆出武斷、且難峯普濟方、汪士鍾刊有景宋殘本、嘉杰跋中乃云、惜已無傳、其譾陋可見、附刊鍼灸擇日編集、亦得自日本、全循義金義孫同撰、其結銜一曰醫院官護軍、一曰司直、有奉訓郎集賢殿副校理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世子左司經全禮蒙撰序、皆是朝鮮官制、全金亦其國著姓、書正統十二年者、乃奉明正朔、嘉杰釋跋為明醫官、亦誤、當時奉使東瀛者、蒐訪佚書、成為風氣、受欺贋鼎、亦所不免、備急灸法一書、出於宋槧、見於著錄、非全作偽、寶慶淳祐兩次輯刊、序述中蹤迹甚明、流傳既久、因張渙醫名較著、後人借端影射其



名以增重、容或有之、嘉杰等不能辨別、轉滋疑竇矣、

## 徐氏鍼灸大全合刻銅人圖經共九卷明刊本

明徐鳳撰、鳳字廷瑞、江西人、是書標題曰新鐫太醫院參訂徐氏鍼灸大全、凡六卷、與銅人圖經三卷合刻、圖經標曰太醫院原本、是全書即太醫院所刊也、明史藝文志載徐氏書作七卷、醫藏目錄作鍼灸捷法六卷、與是本卷數相合、別有通行本作鍼灸捷法大全、蓋明志訛六作七、至書名繁簡互異、此本重經參訂、刪去捷法二字耳、前二卷為總論諸賦及歌訣、卷三為諸經穴數、卷四為竇太師八法流注、及主治諸病證、卷五為金鍼賦、乃受其本師倪孟仲彭九思二人所發明竇太師之法、以子午流注按時定穴、編成歌括、卷六為點穴避忌諸雜論、并附諸圖像、案元明以後鍼灸諸家、大抵多傳衍竇氏之法、遞有附益、與靈素古義不盡相同、是本銅人圖經、即宋天聖中王惟一所撰、明正統中重刊、立石太醫院、原名銅人腧穴鍼灸圖經、已經著錄、詳其沿革、其依據多出唐以前古籍、論者謂足正俗本之謬失、是本據之傳刊、視諸別本出於重編者、較可徵信、不失為善本也、

## 醫學入門七卷明刊本

明李梴撰、梴、南豐人、是書分內外集、首卷諸圖、歷代醫學姓氏、陰騭、保養、運氣、卷一卷二、經絡、臟腑、形色、脈訣、鍼道、灸法、為內集、卷三以下為外集、分外感、內傷、雜病、婦人、小兒、外科六門、卷六卷七為雜病及婦人小兒用藥賦、雜病及急救諸方、附怪病及統論治病之法、全書多自編歌括、大抵溫暑以劉完素原病式為主、傷寒以陶華六書為主、內傷以李杲諸書為主、雜病以危亦林得效方、朱震亨用藥總法為主、婦人以陳自明大全良方為主、小兒以楊士瀛仁齋直指為主、外科以薛己外科樞要為主、而各參以諸家之說、其雜病用藥賦、古方歌括、則依仁齋捷徑而修補之、大旨為初學示其塗徑、依傍前人、雜纂而成、卷末有訓弟子語一篇、論讀是書之法、及臨診規則、蓋是書專為授徒而作也、

堤疾恒談十五卷　歸雲外集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號九雲道人，又號環中迂叟，應城人。萬曆中自刊其雜著曰歸雲別集、外集各十種，多紀楚中故事。是書則養生家言。自序謂鬻熊、老萊、亢倉、鶡冠四子皆楚產，皆能養生，其著書所言，汎汎不切養生之術，茲編述而不作，醫籍之外，多採子史雜家之言，大旨在切於事實，不僅空言名理。分十一類：曰抑情欲，曰保形軀，曰恤津液，曰順天時，曰謹寢處，曰審沐櫛，曰節飲食，曰慎藥餌，曰察物理，曰辟邪惡，曰習宣導。其飲食藥餌物理三類，皆翔實可據，於宣導一類，言之最詳，以巢氏諸病源候論所載導引法尤備也。古醫籍於養生一門，乃所必備，所謂上工治未病之義。明代山人逸客，多喜談此，以為適志頤養之方，小種記述，多不勝舉。是書義類賅括，蒐集甚博，於服食燒煉等弊亦有辨別，不失為雅言。此近代言養生之可取者，亦醫林所不廢也。



醫學原始不分卷　傳鈔本

清王宏翰撰。宏翰字惠源，號浩然子，松江人。自序言生平於三教諸子，辨論詳考，潛學有年，得艾儒略高一志性學等書，於格物窮理，實為明顯，天圜地圜既有定論，益明人身一小天地，乃千古確言，性命醫道之理，皆從此悟入，因作是書。首列天形地體圖，次為四元行論，四元行變化見象論，以天下萬物之純體惟土水氣火為四元行，其他物皆為雜體，四元行有數有序有情有形，因變化而有見象，次論人身合四元行生長，賴其補養，次論四液及脈經之血、動覺之力、總知覺之外官，由五官以推知識，受相分別，涉記之職，辨記之在腦，及寤寐夢噓吸之理，寔中醫舊說以陰陽五行為本，此說則以金木二體實有大氣水土之雜，不得為元行，如是則相生相剋及四時臟腑五色五味之分配，皆無所屬，乃中西醫術根本之殊異，故中醫論病多關氣化，西醫則偏重形質，然其論生長補養及四液之所結，仍出於燥溼冷熱之氣，則形質究亦不能離氣化而成，揆其原理，初無二致，是書所

言。悉本西儒格致精義，其足補中醫舊說所未及者，正復不少。氣化形質，各有所長，相資正以相成，各分門戶，互相非議者，皆一偏之見。宏翰事實未詳，觀其天形地體圖論中，有我朝睿聖擢用泰西南懷仁之語，當是康熙時人。西學初入中國，宏翰不泥舊說，表章及之，亦徵通識矣。



**醫鈔類編二十四卷** 光緒重刊本

清翁藻撰。藻字稼江，武甯人。因母病究心醫術，博覽羣書，致力數十年，晚年乃集錄眾說，編為是書。道光中刊行，江右言醫者重之。光緒中，奉新許振褘官東河總督，重為校刊於汴梁。首列運氣要訣、經穴圖考，次為前賢要論，次為諸證，分為百門，次為婦科、兒科、外科，兼及攝生外功，終以本草。每證詳論病因，分別虛實異同，附錄古今治驗醫案，方列於後，各注出處。間有評論發揮。藻論醫本喻昌，為纂輯甄錄眾說，隱以



其意旨為進退。於瘟疫則以吳有性瘟疫論、劉奎說疫為主，於兒科則以陳復正幼幼集成為主，於痘科則以朱純嘏痘疹定論為主，而皆兼參以他說。因傷寒六經之文繁重，另輯總畧，及八法、七方、十劑，尤見貫通。雖以醫鈔為名，而多有心得，與泛採方書臚列成編者不同。業是書博而不濫，辨而不紊，能袪類方蕪陋之弊，是近代醫書總集之可觀者。其所推崇者，多出西江一派，喻氏固所服膺，陳復正、關鶯風，全宗喻氏之說，朱純嘏辨香清江聶氏久恒，凡此不無鄉曲

之見然醫事惟求其是學者各有從入之途得力之處凡學皆然此固不足為之疵而亦不必為之諱也



研經言四卷醫學大成本

清莫文泉撰文泉字枚士號苕川迂叟歸安人同治庚午舉人績學通醫精研經論著述甚富於神農本草經傷寒論金匱要略並有校注又有金匱證原及脈法經方釋例等書自錄存其論醫之作編為是書自序謂凡所論述不敢故為高深獨標新異惟務切近平實求當於古人之書之義理而已文泉素以經學小學為眾所推元和陸懋修序稱出其緒餘治醫家言俾世有識字之醫同縣陸心源舉其精詣據說



文以釋疝癩之殊據玉篇以明癲癇之異邪哭證之巢氏謂即風癲瘀削證之周禮定為瘀消蛟龍乃龍咬之訛蚘咬有例柔痓即惡寒之症元本可徵推為仲景功臣俗醫鍼砭然其醫學之通深不僅在此如論傷寒六經發明仲景說與靈素不同之故論雜病必兼千金外臺始補金匱所未備論劉河間說傷寒之任意增改論成無己注傷寒論於脈證方藥則當於章節義例則疏他諸論證論方多有心得蓋於唐以前古籍實能貫串以覩其通其學醫說謂學者必

先讀無方之書莫善於巢氏病源論引申經義別類分門比靈素為易知易入於是以上探靈素及難經甲乙讀傷寒金匱必兼資脈經推及於肘後千金外臺宋以後則畧取許叔微一家蓋自道所得力者如是故書中於巢氏病源引據獨多醫家有長於治驗之書有長於考論之書文泉於治驗未知何如若考論之長在清季諸書中可謂矯矯矣



## 形色簡摩二卷 周氏醫學叢書本

清周學海撰學海有脈學簡摩等書已著錄其於切脈之學致力最深又以四診之中望居首而切居末臨診先望聞問而後以切決其真既切之後又待望聞問以決其疑互為主輔而望聞問之中尤以望為主故繼為是書以發明之於望之中分形色為兩大綱上卷論形診總義二篇生形類九篇病形類十二篇絡脈形色類三篇下卷論色診面色總義四篇面色應病類八篇目色應病類三篇舌色應病類六篇



後附外診雜法十一法則聞法問法亦列其內每類載靈素原文為主採難經以下諸書補所未備於經文古奧不易解及說有異同者間加疏證近代諸家之說有足發明要義者亦附載之其外診雜法皆參取古今切要之說於問法條下自著按語謂診脈得真然後從脈上理路問去方得就緒又以病家所答往往依違影響未可盡信故內經有曰明知順逆正行無問又曰謹熟陰陽無與眾謀且有以泛問為戒者此真閱歷有得之言且可見其通識非泥古不化

者比。案論四診之書。言脈者備矣。明人有四診發明世罕傳本。盧之頤有色診一書。王琦於學古診則跋中言及而未之見。是書後出。採輯精當。體例謹嚴。為考望診者不可少之作也。



望診遵經二卷醫學大成本

清汪宏撰。宏字廣庵。歙縣人。少孤貧。同治中流寓浙江衢州。有志於醫。衢人程鏞樂善施藥。見其勤學。資之典籍。俾成其業。以四診並重。切脈之書甚多。而言望診者專籍猶罕。因撰是書。凡百一篇。上卷統論望色。下卷徧及周身形體。各分提綱條目。推廣合參。於四時晝夜陰晴老少居養之不同。及臟腑之主應。脈象之參證。尚為詳備。經文以外。多採前人之說。融會言之。不復着其出處。惟行文淺率。間有冗複。頗以為累。醫家著述。重在有裨實用。普通薈萃諸證之方書。令已汗牛充棟。苟非確有心得。體大思精者。卷帙縱繁。難成傳作。是書專論望診。詳人所略。說宗靈素。取義甚當。穿穴經文。具見組織之勤。雖雜以他書。未盡分晰。不及周學海形色簡摩。條考之精嚴。然自成義類。大綱細目。一覽了然。學者易尋頭緒。就此以進學經義。足為津逮。取其便於淺學。至文字之剪裁未能盡善。可恕論也。

玉函經三卷醫學大成本

舊題廣成先生杜光庭撰、紫虛真人崔嘉彥注、是書依清初程林刊本重印、有林及程應旄兩序、四庫存目有杜天師了證歌一卷、注為宋人高氏伍氏所作、不題其名、提要指為偽作、而論錢曾敏求記誤信之非、是書見於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有宋刊一卷、本題衛稱傳真天師特進檢校太傅太子賓客主管大學士戶部侍郎徽國廣成杜光庭撰、盱江水月黎民壽注、其本先歸吳中黃丕烈、黃氏跋云、敏求記有杜光庭了證歌一卷、云光庭謹傍難經、各推了證、為之歌以決生死、此書自序則云謹傍內經、略依決證、乃成生死歌訣一門、實是一書、惟注本不同、乃更其名耳、業今本題崔嘉彥注、則與錢氏黃氏所藏之本、又復不同、故卷數亦異、然卷首自題生死歌訣、正文原是一書則無疑也、凡醫卜術數等書、七言歌括、皆出宋以後人所作、唐以前無此體、四庫提要以其詞不類唐末五代人、又引王叔和脈訣、而不知叔和有脈經、斷為北宋以後人、自屬定論、程林原序云得於斷簡殘編中、而不詳何時何人所刊傳、程應旄序文尤陋、皆非能辨別古書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類聚方二十四卷 傳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有康熙十六年閻中飛熊氏序引略謂連年同諸將士以野為家以幕為宇風寒暑濕饑飽勞役無非病因本草綱目附方酌用獲效適際休秣皋蘭病忽劇需方藥尤切類而聚之羣而分之始知綱目附方無盡藏也云云飛熊為靖逆將軍張勇表字清史稿本傳作非熊同音之字當時通用勇陝西人康熙十六年王輔臣之亂初平正休兵之時情事亦合武將談醫當出於幕客纂輯書中分諸中諸傷寒熱諸氣嘔逆諸血諸痛痿痺諸風神志雜證共十一門每門畧具總論案輯本草綱目附方始於蔡烈先之萬方鍼線但標其目不錄全方又有無名氏之本草方滙乃詳分門類全錄諸方編成鉅帙卷盈四十亦僅見鈔本是書與方滙取義正同而不及彼編之整瞻軍中應用取便檢閱而已固無事深論編纂之當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醫暇卮言二卷 醫學大成本

清程林撰林有聖濟總錄纂要四庫已著錄於難經金匱皆有注又輯即得方為醫林所稱是書乃其緒餘包羅衆有天地萬物之繁靡不言儒釋道術數家之言靡不採或載舊說或抒己見蓋隨筆纂錄之作不盡涉於醫事有吳綺尤侗薛寀三序以林有醫名故皆以醫理推之平湖陸以湉採其論夜卧一則謂有裨於養生今舉其發揮醫理者如謂服滲利之藥不已則水病成服破氣之藥不已則脹症成服四物黃柏知母不已則瘵症成服青陳枳樸寬中之藥不已則腸症成論治積之法理氣為先氣既升降津液流暢積聚何由而成辨丹溪謂氣無形不能作塊成聚只以消痰破血為主之誤論凡火有二在臟腑者升降自如則為氣衝逆上攻則為火在經絡筋肉間者流行不滯則為氣壅於一處則為火辨丹溪氣有餘即是火之誤諸條皆閱歷有得之言至其考論物理援引甚雜多徇俗說未足見格致之精義也

張氏溫暑醫旨一卷醫案二卷 醫學大成本

清張畹香撰。畹香以字行，山陰人，道咸中行醫郡中。是書為隨筆記錄之作，其舌苔辨僅舉碧滑厚苔一端，謂足補傷寒舌鑑所未備。論傷寒治法，雖舉數證及南北各行省風氣習慣之不同，論溫邪瘄疹風溫熱入血室痢瘧暑溼伏暑諸證，各舉所治驗數事，頗類醫案。終以十二經所屬及切脈，僅舉前人成說大畧而已。醫案數十則，未記人名及診之次數，於是否接續診治，效果如何，皆無從考見，驟難得其頭緒。其醫派出於吳中葉桂，亦時引用張璐之說，為醫數十年，越中推為老宿。零星紀錄，本不成書，鄉里後進鈔集流傳，書名亦後人所題，遇好事者搜羅及之，遂亦強稱著述。至於醫案，凡業醫之人，莫不家有存稿，苟非有特見有發揮者，亦收不勝收也。



胎產護生方不分卷 曼陀羅閣叢書本

清李長科輯。長科字小有，揚州人。是書首為產家要訣，次列經驗諸方，分產前安胎臨產產難產後保嬰七項。其產家要訣，乃會稽金世英原本，餘皆蒐集前人舊論成方、世所通行者。案近世產科諸書，以亟齋居士達生編原本為最善，以胎產為生生常理，當順其自然，不擾為主，故其列方極少，而最要。後人踵事增繁，反失其本意。至於產前產後諸病，人之虛實不同，各有病因，醫家隨宜因應，亦難以刻舟求劍。是書所列方治，不為不備，其中不無偏勝之劑，非無可概施者。所謂祕製丸丹，尤有香竄諸藥，用之不可不慎。此乃產科諸書之通弊，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

靈樞識六卷 日本活字本

日本丹波元簡撰元簡字廉夫丹波氏世傳醫學於古籍並有纂述元簡既撰素問識復成是書素問自唐王冰作注宋林億等校正以後代有纂述之書靈樞晚出在林億等校正醫籍之後史崧始有刊本二十四卷僅附音釋明清以來周曰校重刊悉依史氏之舊趙府居敬堂本吳勉學醫正統脈本熊宗立刊本皆作十二卷道藏本作二十三卷並無新注其詳注全書者惟馬蒔有注證發微八卷張志聰有集注九卷至張介賓之類經汪昂之類纂約注則皆合素問而為之非專注靈樞也元簡於諸本並資援據編次八十一篇為六卷與諸本卷數又復不同其注多採馬氏張氏之說亦自有引申增補卷首有綜概一篇詳列諸家之考論并自述作注之旨案靈樞一書既為晚出或謂即古之鍼經或謂後人偽託四庫提要謂譬之梅賾古文尚書雜採逸書聯成篇目雖牴牾罅漏而古訓賴之以傳允為定論素問多明精理靈樞多言實用元簡求諸切實立言謹嚴其校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籍之異同則徧引難經甲乙金匱要略巢氏病源千金外臺諸書集後賢之疏證則兼採滑氏樓氏以及顧英武徐大椿諸說發明於馬氏張氏之外者正復不少其孫元信元琰有後跋云靈樞與太素可參證者最多當撰是書時揚上善太素殘本猶未出故未引及非遺漏也

程杏軒醫案三卷　醫學大成本

清程文囿撰。文囿字觀泉，號杏軒，歙縣人。績學工詩，隱於醫，著有醫述十六卷。平湖陸以湉醫話中曾引其書。與同縣鮑桂星為友，桂星未第時，有痼疾，為療治得瘳，後乃為序醫案刊之。復有劉權之、程國仁兩序。是為初集。道光初，板燬，併續錄重刊，彙皆自定。其後門人倪榜等又為輯錄未刊者，連前共為三編，每編一卷。文囿學有本原，交游多聞人，所錄諸案，審證處方，援據經論，體驗病機，皆中法律，不同俗醫。後來陸以湉輯續醫案，多所採錄。案醫家存案，貴在治法有所發明，而紀述文字，關繫亦重。尤以彙經自定為可信，即如葉氏臨證指南一書，其中固多精義，而言當然者多，言所以然者少，啓發之功，不免差減。且由後人搜輯，真偽或有相參，故論者不無遺憾。是編詳贍曉暢，乃因文字生色，非作者手定不能如是也。此叢書本每篇附有安波按語，其人陳氏，名光壽，山陰人，咸同之間，曾與海甯王氏士雄為友，與之討論醫術，故能多有發明，評騭不苟，亦可取也。



吳鞠通醫案五卷　醫學大成本

清吳瑭撰。瑭有溫病條辨，已著錄。是書為所治驗之案，舊從手稿傳鈔，入民國，杭州金月笙分類編次，釐為五卷，始有印本。案瑭醫學淵源於吳中葉桂，用其說撰溫病條辨，風行一時，墨守仲景書者，則以其專論三焦，不審六經，為失舊法，而指所製清宮增液一甲二甲三甲復脈小大定風珠等方，不免有引邪內陷、滋膩傷陰，所論亦各持之有故。是書為瑭手定，所載諸案，於諸溫病為最詳，居全書三分之一，治法全與條辨相符，至諸雜病，多能自出手眼，本舊法而臨證變通之，變而不失其正。每案詳載接診時日次序，著其結果，皆有線索可尋。視他家醫案僅載一二方不見始末者，其體例固為勝之。醫家自述，大抵各抒所得，不言所失，然就一案數方，或十餘方，為之前後互相印證，其施治之是否應手得效，及轉變曲折之處，十可得其七八。再合所著條辨一書，隨證體察，於吳氏一家言之或得或失，亦可思過半矣。

醫原三卷醫學大成本

清石壽棠撰。壽棠字芾南，安東人，咸豐　舉人。其家七世為醫，幼時入塾，父授以醫書與諸經並課，及長侍父疾，與醫者參診，學乃益進，以善醫名，視其方似與人無殊，應手輒效，曰世人習用之方，大率類此，而輕重之準，剛柔之質，先後之宜，則非識者難言之矣。咸豐末，江北寇擾，出治團練，於軍中成是書。有耕餘書屋刊本流傳，已罕。醫學大成收入重印，發明陰陽與理天人相通之故，及古今醫家殊塗同歸，兼採西醫之說，凡二十篇，命其名曰醫原，蓋皆探本之論，不屑屑分證列方，而亦時引前人所用之方藥，就其取效，以為證明，非託空言也。其精確者，謂五行生克生為長養，克為制化，不克則不生，如有妻而無夫也。謂望而知之之謂神，以我之神，會彼之神，故望色必察神氣，謂昔人以胃根神三字為診家要訣，有胃即是有神，有氣即是有根，萬物非氣不能融貫會通，故言根不若言氣，言胃不若言神，心主神，肺主氣，乃脈之大原，謂仲景傷寒論，萬病皆當取法，不僅作傷寒書讀，看法分兩大段，前段言表，後段言裏，其法雖分六經，亦不外於三焦，論中所言胸中心中心下胸脅下胃中腹中少腹，未明言三焦，較言三焦更細。謂女子天癸，取馬蒔陰精之說，而辨王叔和以月事為天癸之非。本之西醫所言卵珠，最合生理，一洗產科書相沿陋說。又謂人身氣血祇有不足，斷無有餘，見為有餘者，乃不足而邪湊之故，亦有至理。其論濕氣燥氣兩篇，分析尤細，凡葉桂薛雪吳瑭王士雄諸說，包括而推闡之，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重訂產孕集二卷補遺一卷 醫學大成本

清張曜孫撰，包誠重訂。曜孫字仲遠，陽湖人。道光癸卯舉人，官湖北武昌縣知縣，有政聲，以軍功累擢候補道。父琦，績學通醫，曜孫承家學，亦以醫名，以產孕多危證，奉母命撰是書。誠為其姻戚，亦通醫，有傷寒審證表，已著錄。曜孫曾與言所撰尚有未備，誠乃為之續補。是書原為十三篇，曰辨孕，曰養孕，曰孕宜，曰孕忌，曰孕疾，曰辨產，曰產戒，曰用藥，曰應變，曰調攝，曰懷嬰，曰拯危，曰去疾。誠於養孕、孕疾、辨產、產戒、應變、調攝、拯危、去疾八篇並有增補，別為一卷附之。案近世所行產科書，往往出於俗醫之手，勦襲前人，雜收方論，以多為貴，無所折衷。曜孫學有本原，又長於文事，薈萃古今名論驗方，持論明通，選方皆注出處，不敢取峻利劫劑，產戒、用藥兩篇言之諄諄，尤為可法。其生平論醫有偏於溫補之處，是書則主於和平醇正。其論產後富貴之家必服人參而致死者多，矯其弊者并倡產後無補益之說而致死者亦多，產後諸疾多出於虛，人參非不可用，而用之自有法，得其法益身而御疾，不得其法得疾而從生，立說尚得其平。至包氏所續，不過拾遺補闕而已。是書傳刊有數本，以包氏所訂為足本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溫熱逢源三卷 醫學大成本

清柳寶詒撰寶詒字穀孫江陰人貢生是書上卷輯靈樞素問難經傷寒論所言伏氣化溫諸條附暑熱濕溫數條為之詳注中卷輯周禹載蔣問齋張石頑吳又可諸家書中有關溫熱者為之辨正下卷言溫病與傷寒病情不同伏氣發溫與暴感風溫病原不同辨六經形證分論諸經見證各明治法清代中葉以來江浙醫家論溫熱治法悉宗葉桂之說吳瑭溫病條辨始具規模王士雄溫熱經緯集諸家之論益為詳洽其後繼述日多要不出其範圍是書搜剔經論為之曲暢旁通評騭近賢為之析疑辨似於溫熱要義闡發殆徧視吳氏王氏之書更為周密援引近代論溫熱之說不下十餘家亦繼事者易為功也其論各證如熱結胃府及伏溫竄絡發斑疹喉痧熱鬱少陰不達於陽等條皆附治案具徵心得又論陰陽淆亂見證錯雜無一定路徑可尋者須權其標本輕重緩急分別因應可為治疑難證之法蓋於斯事經驗頗深矣



盤珠集胎產症治三卷 醫學大成本

清嚴潔施雯洪煒同撰潔字西亭又字青蓮雯字澹寧又字文澍煒字緝庵又字霞城並餘姚人是書所列胎前三十四證產後六十一證共九十五證諸方分補劑散劑攻劑濇劑熱劑和劑瀉劑及胎前產後備用共二百五十三方每證總論病情分列病因各有虛實寒熱燥濕臟腑經絡受病之不同量宜論治一證分析有多至十數條者胎產為人生常理故亟齋居士達生編以順其自然不輕服藥為主固為至論然人之氣體有盈虧遭遇有常變至生疾病不能無消息調護俗傳治療往往以籠統之方施之藥不對證轉生支節或於寒溫攻補有所偏主尤易誤人是書審證明晰斷制簡嚴於病因治法詳而不紊不致臨證游移融會前人方論於膚泛不切之說詭誕不經之方刪除不載不使徒亂人意實事求是一掃浮言其書卷帙雖不繁方證賅備有倫有要不失為產科善本也

科分俟查志書補填

瘟疫霍亂答問一卷附霍亂審證舉要一卷 醫學大成本

瘟疫霍亂答問、清陳虬撰、霍亂審證舉要、連文沖撰、虬字保善、號蟄廬、溫州人、光緒舉人、文沖字聰甫、錢唐人、光緒丁丑進士、官至江西贛州府知府、虬治經世之學、於溫州創建醫院、光緒二十八年、值大疫、多患霍亂、死亡相踵、虬素擘五運六氣司天在泉之說、定為熱證、融會中西治法、主以仲景白頭翁湯加減、參以新義用桃根銅錢為引、施治多效、記答問五十餘條、以發明之、錄所製方、曰利濟定亂方者九、曰利濟天行應驗方者八、利濟秘製保命平安酒方一、先是光緒二十五年、京師霍亂盛行、文沖製方施藥、復集前人舊說、分陰陽兩證、及陰證似陽、陽證似陰、作霍亂審證舉要、以辨其異同、集錄成方、多取王士雄所用、而以己方附之、案瘟疫之作、由於天時人事運氣偏勝、雜以穢濁醞釀而成、遇其酷毒、非常法所可治、然因時制變者、亦未必可用為常法、濟變奏效陳氏所長、辨證審機、連說較備、二者正可互參、至論硫磺氣之可以蝕銅、因藉相感之氣、以化毒、及瘟蟲之生、易於傳染、由物理以匯通中西醫術、可以擴新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杜子良醫書五種五卷家刊本

清杜鍾駿撰。鍾駿字子良，號藥園，甘泉人。父為瘍醫，幼孤家貧，輟廢讀書，十餘歲即繼父業，徧覽方書，兼通內外科。光緒中官浙江縣令，晉秩知府。德宗病徵醫，大史薦之，晉供奉內廷，晚復去官為醫，有名於時。所撰五種，曰藥園醫案，曰德宗請脈記，曰白喉問答，曰抉癮芻言，曰管窺一得，各一卷。醫案凡廿餘條，皆能自出手眼，如所記布店夥某濁陰中下，馬某溫證戴陽，吳媪痰厥，周家目濕溫，經壽庵水腫，吳東升外證，沈詩言疔腫誤治數案，或出疑難，或已危篤，化險為夷，雖有把握，論亦透闢。請脈記言羣醫雜進，難期治效，事實有關國故，足以徵信。白喉問答以清溫邪為主，條理最晰。抉癮芻言論鴉片之害，戒法悉取和平。管窺一得則兼論中西醫術，意主持平，而慨中國醫學之衰，必賴有人振興，以求進步。其生平論醫大旨，謂病有一定之法，法有一定之方，必賅貫其法，臨證乃能加之變通，以盡利，淺學者但於古人之書斷章取義，希冀偶合，不足以言醫。其在晚近醫人中，較為學有根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胎產指南八卷　醫學大成本

舊題單南山撰。南山事實不詳。舊傳為清初紹興人。同郡錢升遂奉其書為秘本。乾隆中，伊學曾得之，用其法以產科名身。後其甥蔡益亭鈔傳於歐孔章。咸豐六年，歐氏屬天台陳彩鍾為之付梓。周丹忱為之序。所述如是。而彩鍾序云：其伯祖素園於康熙丙寅得此書於荊襄道署。（彩鍾於咸豐丙辰作序，距康熙丙寅一百七十年，祖孫輩行，是否相及，亦一疑問。）彩鍾更為增補移改次序，始定書名曰指南。說與周序歧異。今收入醫學大成叢書中。又稱道光中丁蘭谷有輯訂單南山胎產症治錄傳本，非一。書名各異。此用指南之名。所據乃陳彩鍾之本也。案世傳產科書不勝枚舉，大抵採集前人方論，略參己意，改頭換面，便稱自撰之書。又有同是一書，甲本乙本各有移動增刪，往往不同，或隱沒原撰名氏，冒為己作，或偽題名人姓字，以為市重，變幻錯出，幾難究詰。閱者但論其書之有當與否，著書之人與流傳之緒，無暇深考。是書所載方論頗詳，胎前從朱丹溪法，產後以生化湯為主，方宗旨不謬，此醫家之常識，胎產諸書大概不越此範圍，亦無足矜異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幼科直言六卷 醫學大成本

清孟河撰、河字介石、江甯人、世習幼科、其子東山承其業、重刊是書、卷首有雍正四年孫嘉淦序、稱其治效、書中首列痘證疹證、各為專卷、其餘內外諸證及雜證方論皆備、言從淺近、取其便俗易曉、故以直言名其書、業此類專門醫家、大抵長於經驗、各有心得遞相授受、臨診多能取效、其所奉為圭臬、家傳之本、往往了不異人、蓋非由於博通古今載籍、溯本窮源、故持論不離凡俗、如書中謂真傷寒乃冬月受之而即逢春末夏初發者、方為確、餘月不過類傷寒與傷寒論所云、中而即病者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說、顯不合、又屢言陰臟陽臟之不同、名目亦不應經法、類此非一、至其論治病、有雖病而不須服藥者、有宜攻伐者、有宜安守者、病家急欲求好、醫家又圖速效、兩家相急而致於壞者、此等不可不知、又論送方送藥、錯傳為害則皆閱歷有得之言、觀者節取可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鮮溪醫案選摘要四卷 家刊本

清陸錦燧撰、錦燧字晉笙、吳縣人、光緒癸巳舉人、官福建知縣、晚治醫家言、博覽載籍、從事纂輯、大旨以薈萃群言、兼收博採、合觀同異、以待折衷、凡有數編是書乃其中之一種、先有醫案選、採擇古今醫案之佳者、輯為一編、卷帙浩繁、艱於刊印、乃別為摘要每案以病原病因為正文、兼證辨證為分注、下列治法為正文、藥味為分注、以病證分類、一類數證、一證數案、以見同中有異、彙列互參、俾求真諦、並觸類旁通、自述例意如是、所採不下二千數百案、古今兼收惟摘敘之語、約而又約、僅存崖略、雖提其要、不得其詳、於原案闡發透闢、動中竅要之處、無以全見、則其啟悟者猶淺、學者果欲學求精奧、於名家佳案、仍須尋繹原文、方能深造、而得其真諦、是書特可存其綱目、為指導之途徑耳、錦燧又有醫方選、與是書相輔而行、自謂醫方道其常、醫案窮其變、益可見錄案者宜精而詳、不宜濫而略也、

痘論萃英一卷 醫統正脈本

元王好古撰。好古有醫壘元戎，此事難知，湯液本草等書，四庫已著錄。陰證略例，今亦著錄。絳雲樓也是園兩書目，載好古痘疹論一卷，四庫未收，日本多紀氏醫籍考亦云未見，久已罕傳。是書題曰萃英，醫籍考云未知與痘疹論果為一書否。想係節鈔者。初見於元杜思敬濟生拔萃中，此本升麻葛根湯、瀉青丸、導赤散、泄丙三方下注云，方在前保命小兒條下。犀角地黃湯下注云，方在拔萃內脈訣中。考雲岐子脈訣、保命集二書，濟生拔萃所收，列於是書之前，據此可知醫統實從彼採出無疑也。書中首列瘡疹標本，引錢氏乙說三條，好古各綴論於後，所採諸方半出於錢氏，好古亦各有綴語。次為張氏潔古痘論，附三方。又次為好古自著痘論，治法分三類，一未顯痘證所用之藥，二已顯痘證所用之藥，三瘡疹輕重之候。持論大旨與傷寒同治，謂經用藥不可闕，痘證未見之先，不可疑作痘治，若強發之，其變不可勝數。前人言首尾俱不可下，雖是常理，亦不可執而不移，用藥要以脈為主，察其虛實，可以萬全。其說皆持重允當，異於痘科專家，張皇之習。痘疹論不可得見，得是書亦可覽其綱要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痘疹慈航二卷 光緒杭州重刊本

明聶尚恒撰。尚恒字久吾，江西清江人。萬歷中官福建寧化縣知縣。少承父訓，博覽方書，於幼科治痘尤究心焉。是書上卷首總論四篇，曰辨虛實寒熱之異，曰晰氣血盈虧消長之理，曰精炮製用藥之法，次治法。自初發熱至出齊，按日先後分節並列方論。下卷痘兼諸雜證方論，附或問醫案及古今治痘要方。其卷末附錄治疹及驚風痢諸條。有尚恒原跋及康熙張中鈺、乾隆顧洵兩序，光緒四年杭州善堂以顧本重刊。案曰：本多紀氏《醫籍考》載尚恒《活幼心法》二卷，有自序，略謂寫吾心所獨悟，而發前人所未發，取其長，棄其短，矯其偏，救其失，命之曰《活幼心法》，以吾之心悟為後世法。又附問辨醫案於後，以志吾之言非無徵云云。是書卷數既同，下卷附或問醫案正與自序符合，明是一書而異名。康熙張序有云：閱舊序，則明季歐陽諫議從憂患之後獲《慈航》之效，而梓以公世者。今歐序不傳，尚恒自序此本無之。此本之原跋亦舊本所無，為顧氏所增錄，不言所本。跋首有「慈航既成」之語，頗似書名亦由尚恒自定。其書中與《活幼心法》有無異同之處，須兩本對勘始得其詳。惟是書上下兩卷中，皆論治痘，未言及疹，附錄之首僅有治疹一論三方。其論尾引高士宗之說，稱之曰師，乃清代人語，後所增入，斷非聶氏原書。以此觀之，則書名兼痘疹二字（乃痘科相沿之例稱），殊為失實，而顧氏增錄之原跋未可盡信。向來醫籍展轉傳刊，或別標新名，或增刪舊本，或冒名以市重，或竊書稱自撰，歧出多端。明人痘科書中此風尤甚，不獨是書。至此書論治確有心得，大旨以培元為先，解毒為後。後來治痘以氣血為主者，多宗其說，固自成一家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外科大成四卷 坊刊本

清祁坤撰坤字廣生山陰人先世忠敏公彪佳明末殉國難後人遂業醫坤通儒書於醫尤精外科順治康熙時入太醫院為御醫直內廷擢院判薈萃舊說加以折衷成是書首為總論部論癰疽原委脈法綱要經絡大略及證治總訣次為分治部以形體分類先詳大證次具小證小兒別為一部末為煉取諸藥法其自序有云辨證辨名從博雖微疵悉備而不遺用藥用方從約在單刀直入以取效至於獨悟之心



法不傳之秘方一盤托出具見著書之大意而醫術得力之所在亦可知矣案日本多紀氏醫籍考載是書有其孫宏源後跋此本闕之宏源承世業乾隆朝敕纂醫宗金鑑其中外科一門尤為精當世稱善本實為宏源所承輯自言多取是書之意而敷揚之用兩書相證可得其授受之淵源而詳略互見之處有資考索者當復不少也

張卿子傷寒論六卷 醫學大成本

清張卿子撰卿子以字行錢塘人事實郡邑志皆不詳毛奇齡所撰林瀾墓表言林撰傷寒論折衷與一時名流如張卿子沈亮宸盧子由陳易園潘師贊輩皆互相發明昌大其說又張志聰傷寒論宗印自序亦稱藉卿子師開示廣覽前代諸書於此略見卿子生平明清之間杭州醫家壇坫頗盛志聰出卿子門下名最著所撰諸書皆行於世而卿子著述則罕流傳今人輯醫學叢編乃得是書重刊無序跋僅載凡



例悉依成氏無已舊本成注之外採叔維(當作叔微)潛善潔古安常丹溪安道三陽宇泰諸家之說以補六經未發之旨其所舉者雖僅數家外此自宋至明諸名家採取尚多也成氏原編十卷是書約為六卷止以先後勻適至遺方併入論集乃與原編稍異耳案清初傷寒諸書踵方氏喻氏之後多以攻王叔和為能事即張志聰集注本亦與成氏原編立異是書以成氏說為主以諸家之說為輔並採兼收尚無門戶之見然亦因未獨立一幟故後來治仲景書者少稱道

及之於此可見一代醫林之趨向也



銀海指南四卷 醫學大成本

清顧錫撰錫字養吾桐鄉人諸生僑寓松江以眼科名嘉慶庚午自刊是書有朱方增張起鱗等諸序醫學大成收入重刊首為守正闢邪論以目疾肝腎為本舍本治標皆非正宗次面部定位圖次五輪八廓解次論運氣次論六氣七情次論瞳神次論臟腑主病次論雜病次論兼證次辨脈辨舌用方用藥諸法次湯丸點藥諸方而以治驗之案附於後案目疾兼證最多書中於六氣七情五臟六腑致病之由言之



尤詳誠為探本之論列方亦詳於兼證而於本證反略以肝腎為本中之本故其用方宗張介賓者為多門人吳芬跋中述之證以守正闢邪論所言及諸方首列六味丸八味丸其宗旨顯然可見至治目專科所用鍼挑刀割火炙水洗諸法皆斥言有害懸以為戒近於因噎廢食非標本並治之義要之是書於治兼證最為擅長專恃正本清源以蠲痼疾用救粗工鹵莽之弊頗為有見若欲括眼科之全當更為進一解也

集驗簡易良方四卷 道光刊本

清德豐輯德豐字懷庭滿洲旗人道光中官湖北鹽法武昌道是書前三卷為羅思舉所集雜方後一卷外科為聶落峯家傳之本德豐得之彙為一編刊行其諸圖則幕客莫樹藩所補也案思舉字天鵬四川東鄉人少為劇盜改行充練勇從軍身經百戰為嘉慶初剿川楚陝教匪第一驍將積功官至湖北提督有自紀年譜中載生平多遇奇事異人久歷行陣編歷深山窮谷軍士傷病難覓醫藥賴有秘方起死回



生往往有效晚官專閫猶時時用其方為人治傷治病時稱絕技德豐官湖北值思舉閱兵過境因從乞得鈔稾刊行後思舉亦有刊本附年譜之後其方或亦見於古書記載或由名肆所製膏丸訪錄方法或出於武術家秘傳及鄉僻習用之土法軍中歷經試用多有成效可信其書之足貴者在此不得因出於武人而輕視之也聶氏外科方則出於落峯之曾祖字樂山世為瘍醫所列病證甚備方藥皆應法律言有經驗亦稱善本草藥圖形六十種有為本草所已

收者而名異或自来本草所未見亦足為撰本草拾遺者廣異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歸硯錄四卷 同治刊本

清王士雄撰。士雄有潛齋五種，已著錄。自其先世久寓杭州，咸豐中避寇亂，乃卜居海甯之渟溪，取其近鄉地僻，自以客游久，惟恃硯田為活，歸亦僅載一硯。適是書成，遂以歸硯名之。書中多載儒門雜事，要不外乎論醫。半屬醫案，古今兼採，並述身歷，皆以己見發明之，謂魏之琇續名醫類案，乃初稿而非定本，辨其編次之未當者凡數十條。評論吳瑭溫病條辨，亦多所糾正，謂仲景傷寒論風寒溫暍濕五氣備列，本於難經傷寒有五，吳氏於此大綱未明，弟就葉氏臨證指南溫熱暑濕各案，穿插而成，即葉氏之溫熱論幼科要略，亦未彙參，故不得已而有溫熱經緯之纂。論扶陽抑陰，謂人身元氣陽也，外邪陰也，仲景謂傷胃液為無陽，醫者欲扶陽須充其津液，欲抑陰須撤其熱，趙養葵不明此義，僅知溫補為扶陽，貽誤後人。論外科刀鍼原是古法，但當慎之，非可盡廢，或懸為厲禁，矯枉過正。又辨女子無羞秘骨，正俗說之傳訛，皆立說有特見者。士雄學有根柢，於內外科並經驗甚深，非僅步趨葉氏為治溫熱專家而已。是書所論頗有補其自著各種之未備，可資以參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伏陰論二卷** 醫學大成本

清田宗漢撰。宗漢字雲槎，號瀛嶠，漢川人。咸豐同治中，歷以勞績晋秩同知，後不得意，隱於醫。是書以寒疫有類霍亂者，而實不同。自序言同治庚午春夏多雨而寒，至秋多病。先痢後嘔，厥逆轉筋。醫者投以苦寒芳香之劑，或加鍼砭，皆不效。宗漢因悟其爲沈陰内伏，晚發爲患，以仲景治陰病法，用理中、四逆、白通、吴茱萸等方，歷試皆效。撰論以發明之。至光緒戊子，沿江海數行省復見此證，全活甚衆，始以是書付梓。首揭總説，次載證辨，又分原病、變證、死候、禁令、瘥後、比類、舌鑑七則，體例略仿傷寒論，文取簡要。寔喻昌醫門法律有陰病論，用傷寒三陰經諸方法治中寒暴病，補仲景之佚義，而未論及伏陰之證。是書摭其義，殆亦從暑邪晚發治法推類而得，實足補喻氏所未備。至其穿穴仲景書爲發明，仍仿喻氏文例。霍亂本有寒熱之不同，治法或清或溫亦異。是書辨伏陰與霍亂之分，以嘔利之先後及有無腹痛爲據。霍亂四時皆有，伏陰專在夏秋。霍亂發暴而退速，伏陰發緩而退不易。霍亂脈大爲可治，伏陰脈暴復洪大，反不可治。皆體驗有得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 喉證指南四卷 光緒刊本

清嚴江寄湘漁父撰，其名氏未詳。有自序，光緒丁亥作於甘肅泰州官舍。是書以程鍾齡、程瘦樵、鄭梅澗、陳雨春、張善吾、黄冉生、黄陶菴諸家之說為底本，並博採專科善本經驗秘方，彙集成編。書中分辨證用藥、證治、採方四類，方法甚備。有一證專治之方，有各證通用之方，自稱宜兼分看合看，乃不致顧此失彼。並略採治驗之案，以資參考。案喉證關係至重，前代名醫著述中雖有論及，畧而不詳。明代始有成書，多出於專科之醫，墨守一家言，未必能觀其通。乾嘉以後，白喉始行。至清季而愈盛，最為危險。其治與普通喉證迥異，頗有專論之書。而彙合諸證治法，以供探討者，尚少集成之編。是書合新舊之說，列證詳備，條理清晰，宗旨亦無偏倚。謂論證先辨寒熱，再於寒熱中分表裏虛實輕重，尤為名言。不愧指南之作。至其論印方傳送，偏寒偏熱，誤人不少，尤為切中時俗流弊，可為殷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 溫症斑疹辨證一卷 光緒刊本

清許汝楫撰。汝楫字濟川，莆田人。光緒中官刑部郎中，出為知府。在京師行醫頗久，有名於時，長於治溫。以溫症中發斑疹尤為險證，而斑與疹有發於陽承於陰、發於陰承於陽之别，相似而實不同，治各有宜，不可混為一例。擬定諸方，其普救化溫散、加味清毒化斑湯、加味青蒿鱉甲湯、養陰復液湯，以治斑；荊防鬆肌敗毒湯、清毒散、清營解毒湯，以治疹；有兼喉證者，必先用刺法洩其毒；又有外敷辟溫丹、沖和膏、及取羊毛疔法，皆經驗歷效者。後附治霍亂諸方。其治法大致參取吳有性、吳瑭之說，加以變通。其認證則閱歷久而自得之，乃時醫中之條理清晰者也。醫籍有裒然大集無所發明者，有寥寥小簡轉為可取者。是書仿館閣楷字，傳寫精刊，所載數序，皆當時病家得其施治獲效，稱揚不無阿好。然其治致固非誣爾。

萬病回春八卷 坊刋本

明龔廷賢撰。廷賢有古今醫鑑已著錄。是書首卷為萬金一統述。總論醫理病機，融會舊說，自運成文。次藥性賦及諸病主藥，次釋形體及周身臟腑形狀，背面諸圖，次十二經絡歌、七十二候歌。卷二以下分列諸病證治法，後三卷為婦科、兒科、外科，附雲林暇筆、龔氏家訓各數十條，雜論醫要及行醫規則。於醫事亦應有盡有。廷賢在萬歷中官太醫院吏目，老於醫事，著述頗多。其古今醫鑑先成，又有種杏仙方早行於世。是書及壽世保元後出，不為高深之論，方藥多取便俗，兼投時好，故其書頗通行。鄉僻淺醫尤奉為模楷，而博雅好古者鄙之，為不足道。近代醫書發明新義漸多，又以其陳言相因，益不復齒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緘堂醫痘書二卷 雍正刋本

舊題部仙翁痘疹正傳、大隱仙書慈幼玄玄秘錄。清陳誠襄補方。誠襄以字行，濟南人，其名及事實無考。有雍正五年濟南張廷璧序，云誠襄善醫，此書得之秘傳，舉以相授，因為捐資付之剞劂。版心有三緘堂字，其為誠襄原署，抑廷璧所加，無從臆測。卷首為原痘篇，上卷為總論，次列六十四證，附方三十有四；下卷為見標怪證吉凶篇，次列諸逆證，附方四十有九。其分證六十四者，謂按周易卦數名目，繁碎，看法治法隨證說明，所載方新舊兼收，逆證門諸方尤多詭誕不經。其書既託之仙傳，故列怪異之說，不經之方以惑欺人世，無識者不能辨正，奉為異寶。此誠俗醫最惡劣之習氣，足以貽害者也

痘科醉緣二卷乾隆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劉文煐參訂刊行文煐字憲章滿洲旗人有乾隆辛未序略謂得鈔本於楊氏見其治法詳審精密書中辨證賦諸篇出於翁仲仁玉髓金鏡錄其他多心悟參酌於立齋會卿諸家急付梓以公諸世云云其書名醉緣不知何所取義劉序亦未言及案是書乃集舊說而成不特諸賦出於翁氏也八卦捜髓論及六十四證亦見於三緘堂所刊郎仙翁痘疹正傳彼書詡為仙傳語多附會此則標題不同



字句移易差為簡淨後卷七言歌訣彼書亦間引及數則而未全載不及是書之詳具至所載之方亦頗有相同而說誕不經者概未收入二書相校雖有出入似同是因襲前人各以意為增減而是書文義謹嚴差為勝之痘科諸書泰半出於因襲人云亦云視編纂者學識條理而分優劣耳

筆花醫鏡四卷道光刊本

清沈涵暾撰涵暾字禹門號筆花歸安人嘉慶戊辰進士官廣東會同知縣中歲究心醫學往來江浙之間及宦粵東見其俗病家但以神鬼為禍醫士往往於理法未清受其誤而不知因作是書以簡要之說發明臟腑陰陽表裏虛實寒熱使按病對情一覽了然故於內傷外感傷寒虛勞疫痢瘧腫各有專論其餘雜證以五臟六腑分類而一切經絡源委皆未縷敘僅為綱舉目張之法謂欲得其全自有諸名家書



在也兒科女科各有專卷兒科中非驚論辨俗說驚風之誤言之最詳女科本程國彭之說謂其從諸大家論說中斟酌盡善無近世臨診指南等纖巧習氣平湖陸以湉冷廬醫話不以其說為然謂葉氏女科之證必主奇經獨出手眼程氏豈能見及讀程氏書可與立不若讀葉氏書可與權其說較涵暾更進一層案涵暾是書為淺醫示以軌轍義取簡明病家閱之可資啓導不致無所適從而醫者樂其便用頗行於時然以此自畫不求深造則無以臻博通之境矣

專治時疫白喉捷要合編 光緒刊本

清黃炳乾撰、炳乾字陶普、湖南人、光緒初官游甘肅、值時疫流行、白喉多險證、土人泥舊法治之、罕效、因述其鄉先輩張紹修善吾所著白喉證論、續成是書、其論兩篇、及看法治法、皆出張作、鍼刺之法、則炳乾別有所受、特為補入者也、藥方多出於經驗、或清或溫、隨證而施、末附歌括十餘首、辨證尚為清晰、其刺法、製西瓜霜法、及救急異攻散、頗為治白喉者所沿用、歷有明效、案白喉險證、近數十年來、徧及南北、非從時疫治法着手、不能挽救、是書雖篇帙無多、辨證既清、內外兼治、各法頗有足補前人所未及者、其精要之處、同時嚴江寄湘漁父已採入喉證指南中、是書仍存其目、庶不沒其編集之功焉、



素問靈樞類纂約注三卷 坊刊本

清汪昂撰、昂字訒庵、休寧人、是書有康熙己巳自序、及自定凡例、謂滑壽素問鈔割裂全文、有失原書之面目者、又靈樞未有合編、特撰是書、其分類九、曰藏象、經絡、病機、脈要、診候、運氣、審治、生死、雜論、與滑氏書十二類互有出入、歸併其注、素問則取王冰、林億、馬蒔、吳琨、張志聰諸家、靈樞注家少、僅取馬蒔一家、從舊注者十之七、增己見者十之三、義歸簡明、故名曰約注、自稱積三十餘年、書始就、案以素靈分類合編、始於明張介賓類經、益以圖翼、附翼、卷帙頗繁、雖多發明、而非提要鉤玄之作、昂是書仿例滑氏、益加謹嚴、集注亦約而不苟、為學者示以準則、引以階梯、使研究古經義者、免望洋之歎、同時李中梓有內經知要、更為簡約、不及是書之簡而賅、後來醫家類此之作、薛雪之醫經原旨、陳念祖之素靈集要、皆有名、薛氏論疾病、特詳發揮歷代醫家得失、不盡墨守經文、陳氏注多從張志聰說、不及是書援引諸家之詳、允昂論醫平實、他如本草醫方諸作、皆不修語閎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而有裨實用此書亦猶是也日本丹波元簡靈樞識於昂注頗採及焉



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九卷 明刊本

明馬蒔撰蒔有素問注證發微已見四庫存目靈樞經宋中世始出未經林億等校正紹興中史崧據家藏舊本九卷增修音釋為二十四卷元至元中古林胡氏重刊併為十二卷熊宗立重刊從之（四庫提要云熊氏所併者因未見元刊本故誤見日本多紀氏醫籍考中）說蒔以神聖經典大都以九為數九九重之各有八十一篇仍改編為九卷其注釋之旨則以本經為照應素問有相同者引之後世醫籍有訛者以經旨正之說見於自序案靈樞晚出注家絕少元呂復有靈樞經脈箋見九靈山房集滄洲翁傳而其書佚不傳明以後惟蒔是書最著汪昂內經約注（類纂）多取其說謂其疏經絡穴道頗為詳明有功後學雖其中間有出入而以從來畏難之書能闢壇坫以視其素問注則遠過之張志聰撰靈樞集注乃謂蒔書專言鍼而昧理俾後世遂指是書為鍼傳而忽之然蒔自序有云學者當明病在何處經用鍼合行補瀉則引而申之用藥亦猶是矣切勿泥為用鍼之書而與彼素問有所軒輊於其中也觀此則

張氏所謂專言鍼者，不足為是書之短。汪氏謂其勝於所注素問，自是定論。四庫提要譏其注素問無所發明，而未見是書，亟當補為著錄者也。



## 經驗痘疹不求人方論一卷重刊本

明朱棟隆撰。棟隆字子吉，號春海，又號瓶城子，丹陽人。錦衣籍，為京庠諸生。父字平野，官江西憲副，棟隆隨宦歷兩京、三吳、江右、閩粵。侍母病十年，徧訪醫師，遂通醫術，尤注意痘科，參考錢乙、陳文中、聞人規、魏直諸家之說，撰為是書，以易簡切要示人。分十門：一曰總論，二曰預防，三曰計日，四曰通解，五曰托裏，六曰化斑，七曰化毒，八曰餘毒，九曰疹症，十曰孕痘。所載方凡七十有二。雖書僅一卷，而論證清晰，治法詳備。其辨陳氏木香異功散辛熱，僅可用之陰證；魏氏保元湯以人參為主，於毒氣方熾時反為不宜，說皆折衷平允，蓋實有經驗，非食古不化者比。日本多紀氏醫籍考載是書，有渤海徐維揖萬曆乙未序，述其生平甚悉，云：明農於靜海（業靜海，近天津，為南運河、淀河下游。萬曆中徐貞明議召募南人興治水田事，雖中止，南人應募置屋者尚不乏人，棟隆正當其時也。）捨藥三十年。又云：其所捨自製稀痘丸、快斑丸、解毒丸三種，應效如神。其方皆見於書中。棟隆雖南士，久居北方，工醫樂善，可見梗概。重刊本缺徐序，專載棟隆自序。又

未著年月，故著錄者誤以為清代人，特為補正之。



醫籍考八十卷　日本國本社印本

日本多紀元胤撰。元胤有難經疏證，已著錄。多紀氏世傳醫學，著述相承，其父元簡博覽多識，編聚古今醫書，欲撰醫籍考一編，以辨醫學源流本末而歿。元胤纘述遺志，以成是書。其體例一仿朱彝尊經義考，分存佚未見三類，備錄原書序跋及諸家考論。凡歷代史志、各家藏目，以至別集方志、脞記臆說，事涉醫書者，莫不搜載，每有參考異同，訂正譌謬，並附己說於後。所收古今醫書三千數百餘種，分九門：曰醫經，



曰本草，曰食治，曰藏象，曰診法，曰明堂經絡，曰方論，曰史傳，曰運氣。有天保二年弟元堅序，述纂輯義例及成書原委甚悉。并於成書之後，有續見之本，補錄於各門中。卷帙繁重，久未付刊，世僅有傳鈔本。迨近時昭和十年，始由日本國本出版社以富士川游家藏本印行，而中國中西醫藥研究社亦有重印縮本。業歷代官私目錄，於醫家雖亦粗具梗概，而學非專門，往往視為方伎小術，不加深考。其出於專門者，僅有明殷仲春醫藏目錄一書，亦嫌簡略。一由於聚書

之非易事一由於習醫之少通人多紀氏累葉傳學收藏富有搜訪尤勤而又長於考訂元胤父子兄弟合兩世之經營乃能成茲盛舉為醫家溯源窮流辨析派別可謂兼擅三長獨有千古矣規模既大其中偶有小小紕漏如古籍後出之未收門類分配之未當人名歧出之未正猶為論者所指摘推之未見者尚儘有傳帙異名者或原是一書一家見聞所及豈能毫無遺議要不足為作者之病是書成後已閱數十年儻有賡續者為之拾遺訂墜亦不朽之業也



瘍醫大全四十卷 坊刊本

清顧世澄撰世澄字練江蕪湖人三世為醫乾隆中僑寓揚州四十餘年醫名甚著以歷代醫家於內證闡發無遺而外科雖間有施治之方終未得窺全豹因採古今確論都為一集經歷歲月而後成書首纂內經闡發機微次論診候以別表裏虛實順逆死生次論五運六氣以明歲氣盛衰次述銅人圖經絡穴道庶攻補不致妄施次輯諸家論治逐類分門繪圖列說並參己見所列諸方凡古今各家經驗方皆備



家傳秘方亦併載入別增南方婦女腳氣幼科痘疹推及傷毒急救古今奇病又冬月傷寒原屬內科亦附卷末焉業外科專家之書多以經驗見長於辨證選方各有灼見即為盡其能事清代作者素推醫宗金鑑外科一門為善本治法已稱詳備而於研究病機發明精奧猶未盡也世澄學有淵源兼通內外科故能上探靈素奄萃前賢名論兼賅本末蔚然大觀與尋常瘍醫向守偶見者不可同日語陸以湉冷廬醫話尚論清代著述於外科獨推是書為名作非虛

譽也



串雅內編四卷外編四卷 光緒重刊本

清趙學敏撰、吳庚生補注。學敏有本草綱目拾遺、已著錄。庚生字平格、錢塘人。學敏原書成於乾隆乙卯、因其宗人柏雲通醫、操走方業、徧游南北、有名於時、老歸杭州、學敏好奇、與質醫術、得其傳鈔秘本數種、有名百草鏡救生海養素園及江閩方本者、删其旁及玄禁、瑣及游戲之條、彙編為是書。走方醫以截頂串三字秘訣為治病大法、斷章取其一字、而斥去其言不雅馴者、故以串雅命名。內編分截藥、頂藥、串藥、單方為四類、每類中又分總治、內治、外治、雜治、奇證諸門、外編分二十七門、其論治者、曰禁藥、字禁、術禁、起死、保生、奇藥、鍼法、灸法、熏法、貼法、蒸法、洗法、熨法、雜法、凡十五門、其論藥者、曰偽品、法製、藥品、食品、雜品、凡五門、其餘事、曰醫禽、醫獸、鱗介、器用、花木、取蟲、藥戲、凡七門。咸豐初刊於餘杭、未久版燬於兵燹、流布甚稀。光緒中、仁和許增從錢塘丁氏八千卷室藏本傳鈔、僅有內編、又從越中藏書家得外編、乃成完書、屬其友吳庚生為之補注、多有辨正、重付刊行。業

走方醫人品猥雜，荒誕欺詐，甚且恣用刼劑，種病網利，故世多鄙為賤工。然其中賢者未嘗無通醫理之人，各有秘方授受，亦往往能致奇效。學敏於卷首緒論篇中抉發其隱弊惡習，而節取其方法，用廣異聞，詢芻蕘而採葑菲，醫家稗編固不盡廢也。



醫學舉要六卷 醫學大成本

清徐鏞撰。鏞字玉臺，南匯人，貢生，儒而通醫，治疑難病有特識。是書論治，皆合諸證之相類相關者，對勘而得其樞要。曰六經合論，曰時邪合論，曰雜證合論，曰治法合論，附以古今方補注及自條醫案。開卷言仲景作傷寒雜病論，原未嘗分為兩書，六經分司諸病之提綱，不專為傷寒一證立法，故其論六經於仲景諸方貫串旁通，歷舉傷寒之方為雜病所宜用者，以金匱互證而益明。論時邪有常氣異氣之不同，是邪非邪之互異，暑有陰陽，陰非寒也，陽外而陰內耳。



溼溫先傷於溼，又中於暑，乃暑溼相搏而為病，治溼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治熱又宜苦溫佐以甘辛，以汗散之。內傷必稍兼外感，勞倦傷為不足，飲食傷為有餘，夾食者先散其邪，次可消導。秋燥有兼時邪者，非概以清燥為治，必合袪邪法乃備。論雜證，偏枯與風痱不同，痿與痹不同，原氣虛與虛損不同，痰與飲不同，噎膈與反胃不同，嘔與吐不同，欬嗽有外感內傷之不同，血證有傷陽傷陰之不同，欝證有六氣五行

之不同腫脹及黃疸有陰陽虛實之不同消渴有中消腎消之不同眩暈有痰火盛肝腎虛之不同論治法臟腑之外奇經不可不究以奇經所主雖不同正經之證其關於營衛則一也經絡不可不究以初病在經久病在絡也重證緩治而有不可不急者病在危急必出奇制勝方能速愈治虛邪者當先顧正氣補陰即所以攻熱補陽即所以攻寒諸說皆統觀常變斟酌經權可稱通論補注諸方發明其功用兼與相類之方互參醫案則可以證明論中之意義是書於古今醫說實能貫通融會由辨別以折衷所謂提要鉤玄非同尋常之一知半解也



黃帝內經素問校義一卷家刊本

清胡澍撰澍字荄甫一字甘伯號石生績溪人咸豐己未舉人官戶部郎中博通古今勤於校勘年未五十而歿所著述多未就中年多病因治醫術時有超悟得宋本內經以元熊宗立本明道藏本及唐以前古書校勘發明撰校義草創未成僅存數十條歿後潘尚書祖蔭收其遺稿刊入滂喜齋叢書中其族人培系復為重刊澍通聲音訓詁之學服膺顧氏炎武江氏永段氏玉裁之說後見高郵王氏諸書尤篤嗜之是書義例略如王氏念孫讀書雜志彙校諸本異同採掇全元起楊上善遺說旁及經子古義古韵以補正王注林校之譌漏書中如解素問之命名引乾鑿度太素質之始也以發明全氏素者本也之義最為的當論肺氣焦滿謂焦與瘁論肺熱葉焦之焦同義滿與痹論肺痹者煩滿之滿同義糾王注焦為上焦之誤論聖人傳精神之傳當為摶與專同言聖人精神專一不旁騖也糾王注精神可傳惟聖人得道乃能之誤他若句字之顛倒及形近而訛者多以古

詁古訓正之義，據通深非如吳崑、黃元御、張琦等動以錯簡臆斷者比，可稱醫家樸學。惜未畢業，僅此書先片羽。劉壽曾序之，謂端緒已立，必有賡續之者。學人而知醫，用其義例以治義疏，俾軒岐大業昭揚於世，洵可一洗庸師俗工之陋矣。



脈說二卷 醫學大成本

清葉霖撰。霖字子雨，揚州人。是書上卷總論古今說脈之異同，首脈原一篇，參西醫之說，謂雖異於中醫而道則同。次論獨取寸口及寸關尺之義，次論臟腑部位，次論三部九候，次論脈分左右，有陰陽，有上下左右前後，次論診法，脈貴有神，貴有根，有真偽之分，有稟賦之不同，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有新病久病，而統之以脈機，別有婦人幼兒診法，復論死脈、神門脈、奇經八脈，終以脈色兼察，多參內經、難經、脈經以



立說。下卷列脈之綱目，定為三十脈，謂內經止浮沈緩急大小滑濇八者為綱，仲景以浮大滑動數為陽，沈弱濇弦微為陰，王叔和脈經增至二十四脈，近則繁為三十餘脈，盧子繇分綱領條目，以浮沈遲數大小滑濇長短為綱，而條目繁至六七十種，茲刪其繁複，節其精義，為三十脈。業醫家持脈大綱無能外於八脈、十脈舊說，至細分條目，各以意為刪併，實亦不能出前人之範圍。是書多因襲舊說，昧有新義發明，可備診家之參攷也。

外科醫鏡十二卷附外科問答一卷外科三字經一卷五臟六腑圖說一卷運氣指掌一卷六氣感症一卷逆症彙錄一卷　活字本

清高思敬撰。思敬字憩雲，江陰人。幼學醫，兼内外科。光緒中，宦游天津，會善堂設養病院，司其事，專主外科。臨診萬計，技乃益進。後與同人創醫社，就所經驗成書十種。其治驗綱要，多詳於醫鏡一書。以十二辰分部，子部為論說，丑部為選方，寅部腦疽發背搭手疔瘡諸大證，卯部流注，辰部頭面諸證，巳部以下備諸雜證。其選方以歷試有效者始收入，否則雖名方不載。其持論重實驗，於前人推陳實功外科正宗、高錦庭瘍科心得，而謂王洪緒全生集有奧妙微言，立方不免偏執，又謂刀鍼不可廢，當用不用，亦有養癰之失。蓋所治多藜藿之體，以去病速為主，無所瞻顧。然人之血氣虛實強弱，固不可一概言之也。醫者傳授各異，經歷不同，各就所得力之處為說，是在覽者善會之耳。所附問答，多辨中西治法之不同。三字經倣陳念祖之例。臟腑圖參中西之説。運氣指掌、六氣感症，參究氣化，詳瘍醫所略。逆症彙錄，則載施治未能收功者，以備參考。其用意亦可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絡歌訣一卷　琅玕館叢書本

清汪昂撰。昂有素靈類纂約注，已著錄。是書十二經脈歌，乃增潤古本，加注詳釋。奇經八脈，昂所補輯。業醫家專言經絡之書，以元滑氏壽十四經發揮為最著，以素問靈樞為本，加之訓釋，綴以韵語。明人繼作，諸家無以出其範圍。昂既類纂素靈，又撰是書，即就類纂中經絡一門約言之，編為歌訣，其注釋亦即類纂之原注。蓋為學醫者便於誦讀而作。昂自稱非岐黃家，而喜讀其書（見本草備要自序），生平著述，皆由博反約，不妄侈高深，但求便於實用。如所集本草、醫方諸書，皆守斯義，是書命意亦同。其取材內經，乃合諸篇融貫之，自出機杼，其注亦兼採諸家，有所折衷，非苟作也。因其說已全具素靈類纂約注中，可勿重疊著錄，特存其目焉。



辨證錄十四卷　嘉慶重刊本

清陳士鐸撰。士鐸有石室祕錄，已見四庫存目。自稱親遇岐伯、張機、華陀、雷公等受醫法，提要斥其怪妄為向來所未有。是書自序亦言康熙己卯秋客燕市，有二老者衣冠甚偉，叩門相訪，與論醫五閱月別去，記其所傳方法，以成書。凡傷寒及雜證，以至外科、婦科、幼科，共分百餘門，每證數則或數十則，每則先設一治法，辨其不合，然後出正治之法，備列方藥，具其神效，又附一其次之方於後，其中未嘗無思理獨到之處，而矜奇誇異，自信太過，所言一劑見效，數劑病除，實難盡信。其用藥之重，黃氏白求論迺，石膏地黃論斤，他藥稱是，往往而然。又謂病以辨證為易識，苟能知證，何必辨脈，專諱五行生剋之理，生中有剋，剋中有生，經權常變，顛倒紛紜，自云在乎人之善讀。故必託為仙傳神授，以堅人之信從，測其醫旨，似出浙東張介賓一派，而議論之夸誕不經，徒以自失信用。乾隆中，天都黃晟有刊本，是本乃嘉慶丁丑鄭鴻章重刻黃本於滇南，後道光中太醫院使錢松刊辨證

奇聞十卷不著撰人名氏審閱實即是書但删第八第十兩卷他卷亦略有删移書名加奇聞二字此類醫籍經學有根柢者之識别或亦有可節取若無識麤工盲從之則誤人非尠矣



同壽錄四卷續集一卷道光重刊本

清項天瑞撰天瑞字友清歙縣人是書初刊於乾隆壬午道光二十年松江張鴻書重刊於京師首為養生法修養法所錄方分培養種子通治雜證婦科兒科外科雜錄共為八類續集略同其列證詳備急證奇證均入雜證類諸傷附入外科類選方薈萃前人舊籍及通行丸散膏丹詳載炮製法及因證加減蓋集方之書以宋時敕編和劑局方聖惠方號稱淵藪明周定王橚普濟方尤為鉅編古今醫家每有述作大抵各就聞見所及宗旨所在自為去取其陋劣者勿論差有規模者亦有二弊曰偏曰濫是書於詭誕不經之方屏除不錄亦無偏溫偏攻偏補之見大致是非尚為不謬自序云曾據曹氏經驗良方中修製數種施送又加擴充考之他書徵之同人有經驗者別為增輯以待病者之求方故名其書曰同壽錄蓋天瑞雖非深於醫事亦樂善之士也

傷寒方經解一卷內經脈法部位考一卷 光緒刊本

清姜國伊撰。國伊字尹人，郫縣人。是書解傷寒論一百十三方，全以神農本草經為主，本經所無者，始採別錄之說。卷末自跋，論醫服膺陳念祖，謂傷寒淺注十得五六，而長沙方歌括一書，命子蔚等作注，不免有誤，故作此解。自稱可見神農仲景心心相印，足為後世取信。案武進鄒澍撰本經疏證，其疏本草多以仲景方為證，國伊則以經解方，其用意無二。鄒氏書雖為本草而作，於仲景書貫串發揮，其精透非國伊所及。國伊因有陳氏書在前，既不屑剿說雷同，而又新義無多，故形減色。其中固有可補陳氏所未備者，究未足與之抗衡也。其內經脈法部位考，分定法治法二義，於古今齟齬之處，藉以斡旋，亦自有見。後附嬰兒及目疾各數則，似出於隨筆記錄，未足成編。近代學者嗜古成風，談醫亦上宗漢唐，陳義甚高，而於醫術未必盡深有心得，此類是也。至其文義謹嚴，力戒馳騁空論，而於病機發揮未暢，亦一短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醫心方三十卷 日本古典全集刊本

丹波康賴撰。康賴官從五位下，行鍼博士，兼丹波介。居丹波，賜姓丹波宿禰。永觀中，撰進是書，僅有鈔本，閱數百年晦而未彰。寬政初，始傳寫儲之醫學。至安政元年，命其後裔多紀元堅、元昕校勘付刊。元昕有序，記其始末。卷首列安政元年六年兩次校刊銜名。至是始行於世。每卷後有背記及校勘札記，卷末有多紀元佶識語，云校勘之事，小島尚真、高島久貫、澁江全善、森立之、佐藤長諸人最與有力。昭和十年古典刊行會，復縮印袖珍小本，即此本是也。是書編次義法從古，目錄列入每之首，別無總目。卷一治病大體、治藥、諸法，卷二鍼灸，卷三中風，卷四頭面，卷五耳目，卷六胸心腹藏府氣脈筋骨髓皮，卷七前後陰及諸痔諸蟲，卷八腳氣手足，卷九欬嗽氣噎奔豘淡飲癖積嘔噦，卷十積聚疝瘕腫疸，卷十一霍亂諸痢，卷十二消渴諸淋大小便，卷十三虛勞，卷十四卒死諸瘧傷寒，卷十五癰疽，卷十六丁創毒腫瘰癧瘻病諸瘻，卷十七丹毒癬疥雜瘡，卷十八火灼金創諸雜

傷毒、卷十九二十服石服丹、卷二十一婦人諸病、卷二十二妊娠、卷二十三産婦、卷二十四無子及相子諸法、卷二十五小兒、卷二十六延年美色及避危險諸法、卷二十七養生、卷二十八房內、卷二十九食禁、卷三十穀菓肉菜。其分門名目次第、大致與千金方相類。纂集舊說、皆著書名、與外臺秘要同例。所引方書凡八十餘種、今世所存者不及十分之二。自唐代中國醫籍流傳海外、日本舊時醫派皆守古法。而中國宋金以後醫派繁興、各標新義、古籍漸以散亡、丹



波氏世傳醫學歷數百年不替、著述繁博、多能恪守古義實事求是、康賴時代最先、是書所採一鱗片甲、為嗜古者所珍貴、不特已佚之書藉存梗概、即未佚者亦可互校文字之異同、而音註皆可見唐以前舊音舊訓、其有資考据者非尠也。

黃帝八十一難經疏證二卷 聿修堂本

日本丹波元胤撰。元胤字紹翁、人稱柳沂先生。是書標題依隋書經籍志、編次亦遵之作二卷。用元吳澄說、分全書為六篇、一難至二十二論脈、為第一篇、二十三難至二十九論經絡、為第二篇、三十難至四十七論藏府、為第三篇、四十八難至六十一論病、為第四篇、六十二難至六十八論俞穴、為第五篇、六十九難至八十一論鍼法、為第六篇。集諸家說為注、所採呂廣、楊玄操、虞庶、丁德用諸家、出於王惟一之集注、



滑壽本義世所通行、故採用最多。其書中間及周仲立、王誠叔、馬玠、袁淳甫、謝堅白、陳廷芝之說、亦有採錄。紀天錫、張從正之說則採自張守節史記正義扁倉傳注中、乃滑氏所未及著者。於滑氏以後僅錄徐大椿經釋一種。凡明人熊宗立、張世賢、王文潔之作、皆置而勿取。其己所心得、全入疏中。訓詁悉取爾雅、說文、玉篇、廣韵及經子古訓、於素靈異同、取證諸家所考論而折衷之、義皆謹嚴。別有解題一篇、乃因其父所撰補續膾義、列於卷首。業難經一書、舊注多佚

明以後新注多不足取，惟滑氏本義推為善本。是書用疏體，視滑氏較詳，大義無異，於近代之作，畢取徐大椿一家，鑒別不茍，又明古訓，精考據，尤近代醫家所罕，此丹波氏家學之特長也。



保赤全書二卷萬歷刊本

明管橓撰。橓表字籍貫未詳，諸生，有從弟橘。萬歷丁酉序畧云，縣令沈君（但云沈侯治陵，未知的是何縣）因縣中故有業問本草版本，欲增刊治痘方書，知橓嘗業兒科，發其藏書，命醫士李時中等就所編遺稿參核校訂，勒為成書。上卷總論四十餘篇，分證五十篇，下卷為婦女痘證及麻疹水痘，集方三百六十有五，終以論藥性二篇，全書共為百篇。纂合舊說，集腋而成，雖無特見新義，編次井井有條，不涉繁碎支離之失。葉桂論兒



科諸書，各地行用者不同，京口江甯咸推是書（見葉氏幼科要略，作管樫保赤業，樫乃橓之譌）。流傳之本，後凡數刊。滿洲醫科大學編中國醫書目所載凡三本，一本作管橘撰，有橘序文，則誤橓為橘，又誤以弟橘之序為自撰。其本乃明龔居中增補，仍作二卷。又別一本題康熙中毛文銓鑑定，有文銓序，作四冊，皆與此本稍異。證以葉氏之語，可見是書頗通行於世。惟明聶尚恒撰活幼心法，於是書有微詞，謂方論詳備，博而不精，用方鹵莽，乖舛不得其宜，明者得之可備參考，昧者執用鮮不

誤事、蓋醫家門戶之見各一是非、是在臨證之別擇耳、多紀氏醫籍考載是書、有縣令沈堯中序、而無管橘序、此本則缺沈序、明時官縣令者、往往刻書充饋贈、所謂書帕本、或沈序為後所增易也



本草綱目拾遺十卷 同治刊本

清趙學敏撰、學敏字恕軒、錢塘人、諸生、父曾總鹺下砂、海溢疫作、以醫藥救濟災民、全活無算、創議築塘捍潮、名曰利濟、因以名其堂、俾生學敏及弟楷、並承父命學醫、學敏尤究心本草、著書甚富、統名曰利濟十二種、有乾隆庚寅自序、僅有傳鈔、嘉慶中同里張應昌為之校訂、同治辛未付刊、惟串雅及是書時所通行、是書專為補李時珍本草綱目之未備、間有糾李氏之失者、別於卷首列正誤一卷、全書分十八部、



視綱目有增有併、共六百六十餘品、附見者亦數十品、初稾於綱目未載者注曰增品、綱目已載而治法未備者注曰補治、後定稾、於補治刪除八九、惟罕用之物綱目所略、仍為補治、而削去分注之目、至於普通常用之品、古今產地變遷、功用亦異者、言之最詳、自稱所据有得之於書史方志者、有得之於世醫先達者、必審其確驗方載入、并附其名、以為傳信、業本草歷代遞有增加、至李氏綱目號稱大備、服膺古訓者、猶崇信本經、謂後世所言藥之性用、未盡可從、即

綱目一書，或且病其雜濫。然古今天時地氣實有變遷，僻遠邊荒交通日闢，同一物而古今異宜，或古無而今有，皆理勢所當然。是書採取甚博，辨別亦慎。惟其中為醫家所通用者，尚居少數，而於草木諸品，亦加化驗，於性用方無疑義，果能普及，乃可多所信從。述古通今，二者不可偏廢，是書特其嚆矢，要其搜輯之功不可沒也。



痘疹會通五卷 乾隆刊本

清曾鼎撰。鼎字香田，南城人。幼從父習醫，中年乃專精於痘科，游京師數年，徧稔南北風土之異，天時人事之不同。自序謂自宋以來，劉河間、錢仲陽、張潔古、王海藏、陳文中、朱丹溪諸家所論痘科治法，溫涼攻補，各執一義，學者無所貫通，於是拘泥古方，不察虛實而妄之投，流布禍害。故是書大旨重在究其根源，參其常變，不泥古亦不離於古。首列看痘之法，以部位、氣色、日期為大綱，次論諸見證，次論逐日治法，次論逆證、怪證，而於婦人別有治法，次論藥性，次列諸方二百有九，附取苗種痘法，次附治麻疹方論，又以痘後眼證一有不慎，為害終身，彙列方治終焉。業醫家薈萃眾說以成一書，其取材不外於人所共見，而其中自分優劣者，則視撰者之學識程度為何如。是書引用古書，或摘一二句，或取一二節，或兼採數人之言，或備錄一家之說，辨證明晰，取法詳備，由於體驗親切，不蹈籠統偏執之失，在痘科中為中正無弊軌轍可循之書，醫者多沿用之。

幼幼集成六卷 乾隆刊本

清陳復正撰、復正字飛霞、廣東人、修道羅浮、自少知醫、長於幼科、括衆說以為是書、故名曰集成、其所服膺者、喻昌之論幼科誤以痙病為驚風、為之推闡發明、又就諸家所言驚風、逐條辨駁、因驚風之說相沿已久、概為抹摋、庸俗所駭、故論證以搐字代之、分立誤搐類搐非搐三門、誤搐者即傷寒病痙、類搐者即幼科所云驚風餘證、原非小兒固有、由遷延而致、非搐者即幼科之慢驚風慢脾風、三者各就外感內傷



之本證為治、次乃臚列不涉驚風之諸雜證、會萃治法及諸方、後二卷論痘證麻證、專取萬密齋之說、刪潤重編、述而非作、凡例稱痘科諸家多另立一門、今併纂入者、使知痘實幼科本有、不可不經心體察也、是書大旨、重在辨驚風之非正義、以救俗醫妄施鎮墜引邪歸內之失、頗足為幼科廓清障紛、惟其拙於文事、不盡合乎體要、凡例中有語雖不倫理實非誣二語、頗能得失自知、即如三搐之說、為一書主要、理足而語未圓、開卷詳列胎產證治、蔓及婦科、殆以小兒稟賦先天、由於母氣、然賓主究不分明、醫家樸儓、難盡責以文辭、節取其意可耳、

傷寒指掌四卷 坊刊本

清吳貞撰。貞字坤安，湖州人，僑居吳中，究心醫術，親炙於葉桂薛雪，其論傷寒，稟參張仲景劉河間兩法，又合近代喻昌柯琴王子接周揚俊及葉氏薛氏之說，而折衷之。謂仲景麻黃桂枝等湯，原治傷寒，河間雙解通聖等法，原治溫熱，兩不相侔，不可移易。是書大旨，從葉氏之說，貫通仲景河間兩法，傷寒先分六經，溫熱須究三焦。據其自序云，述六經本病一卷，變病類病一卷，先古法，次新法，今本分為四卷。有太醫使范映堦嘉慶十二年序云，貞弟所輯成，始定名曰傷寒指掌，前二卷，首為類傷寒辨，標全書宗旨，次為察舌察目法，次為六經本病，第三卷傷寒變證，第四卷傷寒類證。當是仍貞之原稟，第分二卷為四卷耳。案難經云，傷寒有五，古於中風溼溫熱病溫病，原悉括於傷寒之內，後世溫病多於寒病，於是謂仲景書經王叔和所亂，補亡條辨，迭生異論，紛紛不已。多所迴護斡旋，是書以本病變病類病，分析詳明，釐然各當，頗足息衆說之紛。古法終不可廢，新法亦各有所



長，分條臚列，俾臨證者辨證取法，可無偏執之弊。桐鄉陸以湉評論清代作者，謂是書會萃群言，合之喻氏柯氏王氏葉氏之書，於傷寒幾無餘蘊，可謂知言。若吳瑭溫病條辨，王士雄溫熱經緯等書，終覺囿於一隅之見，不及是書之純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王旭高醫書六種六卷 坊印本

清王泰林撰、泰林字旭高、晚號退思居士、無錫人、在道咸之際、以醫名吳越間、著書數種、歿後無嗣、遺稾零落不全、常熟方耕霞曾刊其退思醫業一種、此類方歌注一卷、醫方證治彙編一卷、增訂醫方歌注一卷、溫熱論歌訣一卷、西溪書屋夜話錄一卷、乃無錫周鎮得其叢稿、屬吳縣陸錦燧為之校理印行、其類方歌注本徐大椿傷寒類方之意、併合金匱諸方、唐以後名家要方、亦間有採附、分二十四類、編為歌訣、其注於徐氏舊說多經收入、又增採喻昌柯琴王子接之說、參以己意發揮之、醫方彙編、分通治及補益發汗攻下和解四劑、共一百五十方、亦以徐氏蘭臺軌範為藍本、編歌便誦、博採羣書作注、去取審慎、溫熱論歌訣專發明薛雪之說、增訂醫方歌注、乃泰林初稾所有、與後來之本詳畧互異、常熟曹仁伯復掇拾以補後本所未備、西溪書屋夜話、原書已佚、僅傳錄論治肝病若干條、併附編焉、葉泰林醫學蓋私淑徐氏、其合傷寒金匱之方、併加疏證、足以窺仲景之全



體、昔人謂傷寒方亦治雜病、是書頗得其意、可作徐氏羽翼、近世南方醫家多不敢用仲景方、泰林獨能援今證古、觸類旁通、醫林根柢於斯稍見也、

脈學四種十四卷 家刊本 叢書本

清周學海撰。學海字澂之，建德人。光緒壬辰進士，官至江蘇候補道。潛心醫學，校刊古籍甚夥，精審不苟。論醫以實事求是爲歸，不取放言高論。於論脈學究舊說，自抒心得，著脈學簡摩八卷、脈簡補義二卷、診家真訣二卷、辨脈平脈章句二卷。自述云：簡摩，正義也；補義，餘義也；真訣，本義也；辨脈平脈章句，古義也。其簡摩分部位、診法、形象、主病爲四類，次爲名論彙編，次爲婦科、兒科，因婦人小兒兼察色問證，故別言之。以王叔和脈經述古大備，浩博而未易尋其緒，後世脈書，精粗純駁不一，博採內經、難經、傷寒、金匱、中藏、甲乙，下逮近代諸名家之說，會萃而折衷之。補義則己之心得，前人所未盡言者。真訣總論脈象指法主病，定爲二十四象，八字真言，又推論位數形勢及微甚兼獨之義，約之又約，以爲施用。辨脈平脈，審爲仲景論百病之脈，不專於傷寒，其文亦撰用古經，不皆自作，所爲章句，不拘舊注，自成一家之說。四書皆爲一貫，互相發明。案自李時珍瀕湖脈學行於世，醫者便其簡要，不復觀其會通。學海以簡固良法，但無勞心苦思之功，則少心得之士。故是書雖以簡摩爲名，而於古今脈法之異同沿革，臚舉得失，融會貫通，以求一是，乃能由博返約，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鄉

崇實堂醫案不分卷光緒刊本

清姚龍光撰。龍光字晏如，丹徒人。諸生。因病學醫，讀書十年，於近代服膺喻昌葉桂兩家，又上溯元明，於李杲汪機孫一奎諸人，以為能辨證應變。所存醫案數十則，大半為他醫誤治成壞證之後，其論證處方能自出手眼，不隨時俗俯仰，而得挽回全愈者亦僅及半。深慨庸醫誤人之多，學醫之不易。卷首列醫學芻言若干條，略謂學醫必明軀殼之血脈經絡，而後推及臟腑，能知未病時之形狀，始得已病時之真情。



中國少入門考據之書，入手工夫須讓西醫獨步。及入理既深，憑脈取證，推測病情，則中醫較勝，而中西互相訾議者，皆不知深淺者也。又謂中國醫學代出名人，其中弊端有二：有驕心者，每以攻訐為事；有吝心者，每以秘藏為事。歷舉傳書以證之，皆有確徵。欲救二弊，宜立學堂學會學報，使學有宗旨，有公理，醫術乃得昌明。其持論皆明通切實。案名醫存案，重在勘破疑難，確有把握，收效如響，始足徵信。若僅取一時之效，旋復別生枝節，則難免有理想之談。治此或反致失彼。是書列案如林，其中有未竟全功之處，猶待推求，要其讀書得間，不為俗囿，可採者究居多數，亦近人著述之可觀者也。

醫要集覽六册不分卷 明刊本

不著編輯名氏分禮樂射御書數六册第一册脈賦、附劉三點脈訣第二册用藥歌訣第三册藥性賦附珍珠囊第四册傷寒賦第五册諸病論第六册難經。書爲軟體字每句有圈刊印皆工備藍花綾册面白綾籤籤題亦係原刻裝訂精整非尋常坊肆間物明代諸藩邸多嗜刻書往往兼及醫籍是書所收多通俗之本而以難經古籍列於末頗不相類原書撰人除劉三點之外皆未著編次殊爲草草無序跋不能定爲何人所集然如其非出醫學專家細審版刻裝式與明之藩邸遺籍實爲近之其中既無罕見之本又無注釋可採姑存其目以備舊刊之一種云。



難經正義九卷萬歷刊本 存前五卷殘本下缺

明馬蒔撰蒔有素問註證發微四庫已入存目是書刊於萬歷八年有陳懿德鄭復亨馮行可[illegible]隆四序、自撰凡例十條第一條論難經未盡合內經當以內經正難經之失第二條論諸家注釋不能以內經正難經之失第三條論八十一難當析爲九卷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論考證不敢不詳故分正附凡出自內經有大書者以其爲聖經也有細書者以其猶待詳注也羣賢之書及自言者皆細書之第七條論本



注文法皆宗越人口氣第八條論所繪之圖必以難經正文本意爲主第九條論經絡骼穴之當明第十條論此書或有補於經典之旨其總目錄於八十一難各以每難之主意爲標題後附諸圖目錄亦每難爲一圖各標圖名篇中每難以意分節每節下先列自注次列考證凡引內經皆具原文必書素問某篇靈樞某篇自謂欲學者對證之詳而領略之易且使素靈之語朝夕玩誦久久純熟也案徐大椿撰難經經釋一書以經釋難與是書用意略同是書之繁文

過徐書數倍，而辨釋不及徐之明瞭。四庫提要謂素問經王冰補佚，林億等校改，已爲後人所亂，而難經反爲古本，滑壽列難經所引内經，且有爲今本所無者，故不盡以徐氏所駁爲然，是書正可類推。蒋所注素問，提要謂其無所發明，而於前人著述多所訾議，爲過。其書不爲世重，徐氏稱前人注難經十餘家，所見四五種，惟滑氏有條理，餘多支離淺晦，未言及是書。日本多紀氏醫籍考載是書之目，注曰未見，蓋刊本流傳甚稀，此本僅存前五卷，可見大意，用存其目，而述其編輯梗概，以備考焉。



醫宗寶笈一卷 傳經堂叢書本

清凌堃撰。堃字仲訥，號厚堂，烏程人，道光辛卯舉人，官金華縣教諭。承父鳴喈經學，泛覽群書，性嗜奇，好立異論，旁通星卜，岐黄家言。是書論醫六篇，一論陰陽順逆之理，二論陰陽離合之理，三論五行生成，四論心包絡三焦，五論形神精氣，六論脈，雜採古書，間參己意。論陰陽離合，歸重心腎，謂疾病夭折生於多慾，故取易理坎離水火交濟爲言。論五行母子相生，而於脾獨不言子肺，謂脾土爲萬物之母也。以五行配五臟五腑，又採五臟加胃膀胱大腸小腸爲九臟之說，而未爲判定是非。論三焦，謂即命門，主宰三才，故名三焦，而未言及上焦中焦下焦之分，似於理論未盡圓足。論脈最詳，洋洋六千餘言，括脈經之說，而自分節次，在諸論中獨爲充實。蓋醫經古籍，說多異同，衍爲新論，易生牴牾，亦如儒家經學，或守家法，或求新義。其中臟腑經絡，關乎實驗，不由解剖，猝難得其定形。是書所言，仍出理想，其他新義，亦屬無多，如病以心腎爲重之說，張介賓趙獻可輩即已標爲宗旨。

故以敘述方雅論是書、儼然自成一子、若論醫家經驗實用、固當分別觀之也、



增輯難經本義二卷 家刊醫學叢書本

清周學海編、學海有脈學四種已著錄、是書第就元滑壽難經本義、增輯若干條、滑氏原書四庫已著錄、學海重為校刊、因增入徐大椿張世賢丁復中三家之說、并自附案語於滑書各條之後、案徐氏難經經釋、張氏圖注難經、皆見四庫存目、丁氏乾隆時松江人、著有難經闡注、是書所採徐說三十條、丁說僅數條、張說并無專條、偶於案語中引及之、其自加案語亦僅二十條、餘仍滑氏原書之舊、似不得別稱學海



之專著、且徐氏書世已通行、張丁之說更無甚可取、徒以羼亂原書、而原書首列諸圖、此本盡行削去、蓋因徐氏云、不待有圖、注自明備、可以推測、然徐氏經釋乃自撰一書、故可不援用滑氏之例、此則滑氏之書、何必去其固有、醫家自是習氣、往往輕增輕刪、既不足為一家之言、又失前人本來面目、非矜慎之道也、

活幼便覽不分卷　明刊本

明劉錫撰。錫字廷爵，徽州新安人。世為童醫，因小兒之病，在孕胎教無素，致受邪於胚胎之時，養育過事姑息，又過傷於萌芽之際，以為施方治已病，不若示法治未病，選擇諸書，參互祖訓，作為是書，見於自述序略。多紀氏醫籍考載是書作二卷，此本合而不分，據自序有云，前三十餘條，首明保胎原本之理，次著隨時愛養之法，後百餘條，各究受病之原，隨附經驗救急之方，此本有正德五年同邑吳漳序，醫籍考所未載，今繹吳序，但云書一帙，其條百三十餘首，未言卷數，似原本不分卷，而後來重刊，乃以前三十餘條為上卷，後百餘條為下卷也。業書中所引前人之說凡十餘家，除葛洪肘後方，巢氏病源候論，孫思邈千金方，錢乙小兒直訣，聖惠方，諸通行古籍之外，頗有罕見之書，如所稱寶鑑者，即栖真子嬰孩寶鑑方，張煥論者，即張渙小兒醫方妙選（宋史藝文志作張渙，與煥字形相近，恐宋志之訛），楊氏者，即楊士瀛嬰兒指要，皆宋人遺籍，或已久佚，或不經見，一鱗片甲，並足見珍，錫世業兒科，其中頗有



出於家傳秘授，所言多由經驗，親切可據，在明人兒科中為較善之書。此出舊刊，尤為善本也。

滇南本草三卷雲南叢書本

明蘭茂撰、茂字止庵、雲南人、雲南號為產藥之區、相傳明代輯其地所產藥品成書者有三、一為沐琮所撰、曰滇南本草、茂及楊慎各有撰集、皆曰滇南本草、沐氏楊氏兩書僅有傳鈔、且罕見、惟茂是書舊有坊刊、卷端有劉乾識語數條、不詳其為何許人、別有新刊、更為採雜書中時稱止庵先生、則非茂手定可知、是本為雲南集刻叢書、仍用舊刊之本、有劍川趙藩撰序、具詳原委、又云、道光中皖人孫兆蕙合楊慎所撰與此彙為一編、繪圖刊行、載藥凡四百十種、較此本多逾三分之一、當皆出於楊本、而叢書不取者、殆因非滇人遺著、故不羼入也、是本所載藥二百七十八種、多屬草木部、其禽獸蟲部僅十種耳、如最著之茯苓、及邊地之桂、普洱之茶、皆未之及、參類多至十六種、除沙參丹參苦參外、皆他方所罕行用者、牛膝分四種、防風分三種、夏枯草分三種、遠志分二種、辨列甚詳、其餘名目亦多異稱、惟青葙子注云、即雞冠花子、今證以綱目所稱、即草決明、別有野雞冠及雞冠莧之名、乃因形狀相近、實非雞冠花子、此條顯誤、殆因邊方舊籍難覯、其時李時珍綱目尚未行世、考訂之功尚疏、可以類推、每品後多附載醫方、土人經驗當有可取、業古今物產日出不窮、故本草諸書愈後愈增、乃理之常、且同一物產地不同、往往性用即異、醫家所宜研究、滇南僻遠、舊籍罕傳、是書雖非精博、未嘗不可備參考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痘疹心法金鏡錄二十三卷乾隆重刊本

明萬全撰、翁仲仁輯、全字密齋、羅田人、是書原名痘疹世醫心法、多紀氏醫籍考載原刊本、作十二卷、注云密齋全書析為三十二卷業疑是二十三卷之譌有全嘉靖乙酉年自序、略稱父名筐、號菊軒、家世業醫、志有異傳、嘗言痘疹一科、錢氏用涼瀉、陳氏用溫補、各有所為、虛補實瀉、所謂無伐天和、無翼其勝也、於是蒐輯家教、彙成歌括、命曰世醫心法云云、後萬歷中、翁仲仁輯諸書為金鏡錄、乃改題此名、是本乃乾隆中重刊、有貴陽孫應



鰲序、僅存撰序人名、其文已缺、前有康熙甲戌張萬言序、又隆慶紀元楚藩某序、而缺其名、又有王一鳴刊書之跋、一鳴與全諸子有舊、跋未紀年、但云相隔已四十年、而全之自序則未載、亦無翁仲仁之序跋也、是書首為痘疹碎金賦二篇、醫籍考隆慶戊辰萬氏自書碎金賦後曰嘉靖丙午、予手作小兒及痘疹賦、西江夕以教豚犬至乙酉冬、又著痘疹心要、久藏於家、不知有交相傳錄者、并劉竊為己作刊之云業萬氏此跋是本賦後未載次為五論、次為藏府十二經主證、次為諸證論治、次為治痘要畧、次為諸辨、次為先哲格言、次為或問、次為治痘凡例、次為藥性主治、及氣血解毒諸類、次自十二卷以下、為治痘歌括、末二卷為古今經驗諸方、業是書大旨、察證之虛實、以定攻補、不執一偏之說、其臚列證治、號為完備、自明代嘉隆以後、痘科諸書多宗之、或暗為剿襲、或明為撏撦、如黃廉之痘疹全書、翁仲仁之金鏡錄、翁氏別有此錄凡三卷陸道元之痘疹金鏡錄補遺等書、大都不能出其範圍、見醫籍考所引日本池田柔行之說、全撰是書、自稱其名曰心要、或曰心法、或又加世醫家字、他人傳刊、又有秘傳經驗痘疹方痘疹片玉諸異



稱、不獨是本增金鏡錄之名也、而世傳丹溪幼科捷徑全書痘疹部、并襲萬氏之說、託之丹溪、其中真偽羼雜、蓋不勝枚舉云、

三補簡便經驗方四卷 順治重刊本

明王象晉撰。象晉字子進，山東新城人。清尚書士禎之祖也。萬曆甲辰進士，歷官至浙江右布政，晚居林下，著述不輟，順治中始卒。著有羣芳譜行世，康熙中進呈，重輯為廣羣芳譜，乃就象晉書擴充之。是書輯古今醫方以便用，初刊於萬曆甲寅，再刊於崇禎己巳，後燬於兵燹，復加補輯，遂有所增益。卷首為用藥須知，論運氣主病、四時發病、病有五損、古今病名，及藥性用藥隨時、用藥隨證、五味所禁、諸藥禁忌、諸藥相反、孕婦所忌、立方、分兩、製藥、煎藥、服藥，凡十餘篇。分春夏秋冬四集，特用標次第，非以時令分隸也。諸證共為三十門，隨證列方，間有簡註，著語不多，並有心得。業象晉雖不以醫名，而文學博雅，是書選方不涉迴套，專重經驗，其諸論皆醫家常識，而言之親切，足為病家之指導。據自序云，如交廛以相求，是當時頗見通行，故及身三次刊補，而後來醫家亦有特取其方、援引其說者，不第以簡便見稱也。

痘科類編釋意三卷 鈔本

清翟良撰。良字玉華，益都人。卷首有金鐸、盧紘兩序，金序稱之曰徵君，而事實未詳。盧序言漕憲林大司馬重刻是書於淮上，紘又於康熙丙午刻之於虞山，是本為日本所傳鈔。多紀氏醫籍考亦載之，可見是書流傳頗廣。據良自序云，申酉之間，時氣流行，痘症大作（金序亦稱歲丙申北海疫作，業丙申為順治十三年），有同道遇一痘症天庭稠密，誤指為毒參陽位，感於書之誤人，與人之誤書，因取舊稟復有增益，刪潤古人之論，闡發古人之意，以成是書。上卷言治痘節要之總括，中卷言因病用方之合宜，下卷言藥性立方之指歸。其精要尤在上卷諸論中，於舊說推闡詳盡，每論皆窮其變態，以見成法之不可不守，亦不可盡拘，歸重於就人以定症之治法。篇篇互相印證，以得其通，自云活潑其法，以症運方，而不以方泥，以我用古，而不為古膠。觀其全書貫串，一氣相生，信能得釋意之旨。痘科書行世最繁，往往不離窠臼，如是書之融會了澈，未易多覯，言簡而賅，勝於鉅編之詞繁意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醫經允中二十四卷 康熙刊本

清李興和撰。興和字時育，武進人。諸生。從同縣楊雪臣顏石英講學。石英兼通醫，有著述。興和受其學，增補為是書。前四卷題曰醫經允中集成，自卷五以下題曰增補顏石英先生醫經允中。介雪臣乞序於盩厓李顒。顒未目見其書，序中猶稱為顏氏之書也。興和自述著書大旨，謂病者氣血之偏勝，過者瀉，不及者補，隨其偏以致於中，故命書名曰允中。以醫莫先於切脈，故採擇增損脈經為首要。而臟腑經絡非熟



讀靈素不能審，是書惟以素問靈樞甲乙本草脈經為宗。論證則獨錄仲景傷寒論，其他方書但備參考而已。其前四卷以論脈為最詳，自卷五至卷十六論病，將內經原文分隸於諸證，而不載方藥，惟論動氣及婦人保産二篇，略載數方。自卷十七至卷二十三論藥，以臟腑各有温寒補瀉之宜分配之。卷末集論醫格言，多援引儒先之說，案宋人如郭雍之傷寒補亡，程迥之醫經正本，並以理學家談醫。清代汪紱之醫林纂要探原，亦以經學兼醫學，皆與方技專門氣象不同。興和講學具有淵源，是書辨脈辨證分疏本草，不為無本之談，而有折衷之識，所闡明者醫理，而不沾沾於方劑，儒者之言，亦可為醫籍開一生面矣。

證治彙編八卷 康熙刊本

清李用粹撰。用粹字修之，號惺庵，上海人。是書分門，首曰提綱論總，風寒暑溼燥火；次曰內因；次曰外體；又次分上竅、胸、腸、腰膝、下竅。每證首列素靈經文，次列諸家之說，各注出處，參以己見，隨證載方，多取平正之方，不取奇異。其持論謂正中有奇，奇中有正，加減變化，存乎其人，善將將者不嫌其少。繹其旨趣，頗與華亭李氏中梓宗派相近。明季清初江左醫家大率類是，深淺不同，淵源無二，亦猶文字之有桐城派，詩家之有別裁集，初學以為依歸，則軌轍可尋，循不涉歧異，而數見不鮮，不足於醫林自立一幟。然較之矯執詭誕之流，尚奇而叛悖於正者，則當取此不取彼。凡例中言脈法為治病之本，書中每證先載脈之順逆吉凶，以示學者入門之法，至脈之體狀，另有專本。又言傷寒傳變方法最嚴，另有特本續刻，未知果有別本傳世否。其不并入是書者，殆不欲龐亂全編之體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傷寒論集注十卷外篇四卷乾隆刊本

清徐赤撰。赤字五成，吳縣人，諸生，少與同里何焯游，寢饋百家，晚精於醫，致力於仲景書。其持論，謂方有執、喻昌治傷寒論，各自分章著論，非無卓識，而主張太過，後人效之，轉搬不已，幾無定本，故是書於六經原文，悉仍王叔和之舊，脈法等篇，叔和所以羽翼仲景，應列六經之後，序例弁諸卷首，不入卷目，至先哲緒論，去瑕存瑜，或錄全文，或摘一二語，或參取其意，皆標出處，其有以己意定之者，加某按以別之。又採集金匱脈經千金方、龐安常總病論、朱奉議活人書、郭白雲補亡論及方氏條辨、喻氏尚論篇，別為外篇，不使亂原書篇目。書成，其友吳士鎮申培復為增訂，原有論無方，士鎮增載，閒附方論，弟子蔣棨為刊行。棨亦編輯，宗旨謹嚴，注中於論文字梳句剔，往往於一二字勘出義意，頗見讀書之深，細明清以來註傷寒者，多喜出特見，自立一幟，是書不尚崇論閎議，兢兢於章句之閒，故於醫林無卓卓之稱，而實際可取正復不少也。卷首有薛雪乾隆壬申序，謂醫道之荒，唐至不可以理窮數究，有憫世之心者，必先治其醫，然後可使治人，其言甚激，而舉是書之長，曰取長沙之微言妙論，條疏節解，其稱許可於言外得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喉科秘本一卷附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舊題錫山尤氏秘本蓋尤氏為喉科專家世傳此本乾隆中常熟吳炳纂得其鈔本陳石泉亦以重資購鈔之嘉慶中張海鵬患喉證甚險得藥而痊當時黄琴六吳心葵皆多識秘籍勸海鵬刻是書因合吳陳兩本校定傳刊此本又以張本重刊者也是書分辨證總論辨證細條治證秘法用藥秘法製藥秘法配藥秘法及煎劑丸散吹藥諸方各若干條其附卷之方則吳氏所增者於喉科諸證應有盡有乾嘉以來大江以南治喉科者多宗之沈氏尊生書大致收入而非全本其他專業此科往往家各有所著錄名目不同要不能出此範圍　案喉證至清季白喉為禍最烈乃由於疫氣當以祛疫為重當乾嘉時此病猶未盛行故書中未注重及之至普通咽喉及口齒諸病治法已略備其尤可貴者製藥配藥諸法縷悉言之皆確有經驗一一可據為規則其霑溉者匪尠也



**三家醫案合刻三卷** 道光吳氏刊本

清吳金壽輯金壽字子音震澤人吳中名醫葉桂稱首薛雪繆遵義名亦相亞金壽就搜訪所得合而刊之葉氏方案舊有門人華南田等編臨證指南金壽謂其書所存皆當時門診為多此本出於禊湖毛氏邱氏乃彙存赴診之案較為精到故與他本有異薛氏傳本僅有吳門朱氏鈔存者為數無多此本又就震澤沈氏鈔本補入較朱本增十分之四繆氏傳本更少此本乃張友樵所錄謂其專於調養可為治虛勞雜證者所取法葉氏醫名煊赫及門與私淑者各事搜求人各有得故傳本不一其後裔復有葉案存真之刻而俞震醫案按所收又出諸家之外各以所得者為勝而醫派不同者亦不免互相菲薄元和陸懋修世補齋文集中頗詆是書謂用藥之謬彼此相似詞句亦多雷同又云薛葉素不相能豈肯亦從葉派業陸以湉冷廬醫話載薛葉相軋由於在醫局同診更夫之疾薛辭不治而葉治愈之因是啟釁二人同以治溫熱名醫派初不甚相遠源末之後遂有掃葉

莊踏雪齋之互謗。然治病應有定法，必謂兩家不相能，即治病不當同法，似於理由非充足者。醫家門戶之見，亦猶文人相輕，毀譽不盡可憑，要視其書之有無可取，斯為持平之道也。



醫門擥要二卷 雲南叢書本

明蘭茂撰。茂有滇南本草，已著錄。是書上卷言四診之法，於脈法獨詳，分部以定其主病，立論但以浮沈遲數為大綱。下卷論諸證治，證不求備，獨論暑證最詳。以滇南節候不定，四時皆有此病也。其諸證所採之方，多出於經驗，普通常用方外，頗有單方異品，為他處所不經見者。蓋邊方天時地氣與中原不同，即人事亦有特別之處。感病情形，亦與中原不盡同，而物產稟受異氣，其治療功用，亦惟土人諳悉之。世傳茂潛心理道，通於術數，曾從尚書王驥征麓川，熟於蠻區風土。其醫術之因地制宜，非盡可以常法拘束。惟於羊癇證方，有引石碩老人治法，責之於肝風，用逍遥湯一條。張璐生當明季清初，醫通等書康熙間始行於世，茂當明中葉，無由得見，則是書已有後人附益，非其原本。蓋醫籍數經繙刻，往往亂真，乃屬恒情，即滇南本草亦有後人增益之語，無足異也。

醫效秘傳三卷附溫熱贅言一卷道光吳氏刊本

舊題清葉桂撰。桂醫術為吳中開派，生平不以著述名，而盛名之下，假託遂多，論者謂可信為桂手定者，惟幼科要略一種，王士雄採入溫熱經緯，題曰三時伏氣溫熱篇，其同時採入所謂外感溫熱篇，則出於顧景文所筆述葉氏之語，二者為葉氏微言大義，章楠、吳瑭等皆宗之，是書專言傷寒，未明論溫熱，與葉氏醫派無關，後來墨守葉氏學者，亦罕聞稱舉及之，其未可信為真本，不問可知，當時偽託葉氏書者，約



分二種，一為同時人所作，假名以市重，如冷廬醫話所載，景岳發揮一書，原為無錫姚頤真所撰，初出無人過問，坊賈偽改葉名，而其書大著，一為葉氏家藏舊書鈔本，不著撰人，而常為葉氏採用者，展轉傳鈔，即誤以為葉氏所撰，如荔牆叢刻中眼疾方，實明人程松厓之書，且有重刊新本，而汪曰楨誤題為葉作，竊疑是書，恐與眼疾方同例，特未有他本以證明耳，所附溫熱贅言，王氏溫熱經緯採之，分為二篇，上半題曰陳伯平外感溫熱篇，下半題曰薛生白濕熱病



篇，注云，相傳為陳薛所著，究難考實，姑從俗，又云，吳子音連篇併為一書，題曰寄瓢子述，疑下篇非薛著，揚州葉霖增批溫熱經緯，始考明，原名溫熱病指南，松江陳祖泰字伯平所撰，金山錢氏刻入叢書中，王氏分篇大誤，是本別題贅言之名，亦非，當仍以錢氏刊本原書著錄，方為得實，大抵好事者流，於醫籍原未博考，依草附木，卮言繁生，此類正多，茲就可證明者，述其概略如此。

溫疫析疑四卷 光緒刊本

清唐毓厚撰。毓厚字載庭，安徽人。自署籍貫曰湖陵，湖陵漢縣，據姚鼐考，今太湖望江宿松三縣皆有其地，未知究屬今何縣。同治光緒間，筮仕山西，不得志，以醫游大江南北，又齊豫燕趙，尤究心於溫疫。是書分門凡八：曰論證，曰伏氣，曰歲氣，曰時疫，曰疫毒，曰婦科，曰運氣，曰選方。其大旨以溫與疫本屬兩途，而論溫者多兼疫，言疫者又亂溫，不免於[illegible]混淆，故以伏氣、歲氣、時疫、疫毒分析言之。又以歲氣時疫皆關於五運六氣，故亦特為指出。案近代醫家，如吳有性之溫疫論、戴天章之廣溫疫論、劉奎之說疫、吳瑭之溫病條辨、王士雄之溫熱經緯，皆為名著，各有所長，而元和陸懋修論吳戴兩家之書，治法有識，而於病名溫瘟兩字分別未清。是書所見與陸氏正同。其論證門中諸論，雜引[illegible]古今醫說，以己意為從違，未見統系貫通。如趙獻可醫貫之以六味地黃湯治溫疫，久為前人所詆斥，亦頗取之，為增液之法，此類又當別擇論之耳。末附治驗二十餘則，多係壞證，施治亦見膽識，然非可例諸尋常初病者。統觀其書，雖駁而未醇，其見地亦自有可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本草方滙四十卷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無序跋。是書以李時珍本草綱目所附載之方，分證臚列，於諸方出處皆注明，後列主藥之異名及其性用。案李氏原書徵引浩博，其附載之方，每取一二味，性專力足，如遇對證，較集衆藥以成方者，取效更易。坊刻綱目全書，附載康熙中山陰蔡烈先所編萬方鍼線一書，分通治、外科、女科、兒科及上中下三部諸病證，將綱目附方臚列其下，惟僅標見於某某卷，以便檢查。是書即本其義，變通體例，



全載諸方原文，其分證較蔡氏更加詳密，儼成鉅帙。詳繹而書大旨，李氏因闡明諸藥性用，博採傳方，以資印證。是書則直列諸證，以備醫者按證施治，較蔡氏書省檢查之煩，尤為便用也。凡古人方書專帙，皆博徵載籍，薈萃成編，以便用為主，原不必盡參己說。是書取材不出李氏書之外，正以廣其利用，述而非作，乃綱目之支流餘裔。雖因襲前人，不足自成一書，編者不標姓名，或謙抑不以著■作自居，然視不知妄作者，猶差勝之也。

本草集要八卷嘉靖重刊本

明王綸撰。綸有明醫雜著，已著錄。是書分三部，上部一卷，採内經及東垣諸人之說有關於本草者，為總論，以示本草之源。中部五卷，分載本草各類，凡藥五百六十七品。下部二卷，以藥性分門，曰治氣、治寒、治血、治熱、治痰、治溼、治風、治燥、治瘡、治毒及婦人、小兒，凡十二門。其大旨謂古人因病以立方，非製方以待病，病情萬變，非一定



之方可盡。丹溪多不襲古方，惟究心本草，以某藥治某病，以某藥監某藥，以某藥為引經而已。故綸之論學醫，莫先於讀本草、識藥性，藥性明然後能處方治病。又以潔古、東垣、丹溪諸說補大觀以前所未備。綸深於醫事，書中多有心得，非漫為薈萃售說、無所別擇者可比。李時珍本草綱目引用其書，而以無所增益少之，似持論較苛。天一閣書目作三卷，當以三部分卷。案綸

自序、明言八卷、分別編次甚晰、天一閣所
著錄者、或是別為一本、是本為嘉靖己酉
陝西巡按御史邢君重刊於秦中、有布政
司參議李時達後跋、每藥各有圖、據跋云、
悉仍舊本、亦明刊醫籍中之不苟者、



食物本草四卷 隆慶重刊本

明盧和撰、和有丹溪纂要已著錄、是書於
食物分水穀菜果禽獸魚味八類、共三百
七十九則、和之學出於丹溪、書中每引丹
溪之說、於芥菜子曰、痰在皮裏膜外、非此
不能達、於莧曰、莧有六種、下血、又入血分、
且善走、於茄曰、屬土、故甘而善降火、於冬
瓜曰、性走而急、久病及陰虛者忌食之、總
論菜類曰、司疏洩者菜也、謂之蔬、有疏通



之義、食之則腸胃宣暢而無壅滯之患、於
棗曰、屬土而有火、味甘性緩、經云甘先入
脾、又謂補脾未嘗用甘、今人食甘多者惟
脾受病、於柿曰、屬金而有土、乃陰而有收
之意、止血治嗽、亦可為助、於杏仁曰、性熱、
因寒者可用、於石榴曰、榴者留也、味酸性
滯、戀膈成痰、於梨曰、梨者利也、流利下行
之謂也、於胡桃曰、屬土而有火、性熱、本草
言甘平是無熱、又云、脫眉動風、非熱何以

傷肺、於橄欖曰、味澀生甘、醉飽宜之、然性熱、多食能致上壅、於茘枝曰、此果内屬陽生、散無形質之滯氣、故能消瘤贅赤腫、於椰子曰、生海南極熱之地、土人賴此解夏月毒渴、食多、動氣、總論禽類曰、諸肉能助起濕中之火、久而生病、於鯽魚曰、諸魚皆屬火、惟鯽魚屬土、故能入陽明、有調胃實腸之功、於鱻魚曰、消癩疾、用此魚以代蛇之或缺、是亦去風、總論魚類曰、魚在水無



一息之停、食之動火、於胡椒曰、性燥、辛辣快膈、人喜食之、大傷肺氣、於蜜曰、喜入脾、食多之、害必生於脾、於沙糖曰、甘屬土、甘生濕、濕生胃中之火、所以損齒也、於飴糖曰、大發濕中之熱、於香油曰、須以芝蔴取之、不致病、若又煎煉食之、與火無異、於酒曰、濕中發熱、近於相火、喜升、大傷肺氣、助火生痰、變為諸病、凡二十四條、皆具精義、可見淵源所自、其餘亦並簡要、時有親驗

之言、明人以是書與王綸本草集要並稱善本、故屢有傳刊也、丹溪論解本草專書今已罕傳、是書略見一斑云、

養生類纂二卷養生月覽二卷附攝生集覽一卷（傳抄本）

明楊守中撰。守中字榕庵，籍貫未詳。萬歷中，錢塘胡文煥刊是書入格致叢書中。其序養生類纂云：楊君既輯養生月覽，乃復有是書。余因覩其大有裨於人，用是併梓之。是守中乃與胡氏同時。叢書總目注曰：明人，而近出人名辭典，稱為宋人，其名作守忠，未知所本。此本傳鈔即出於叢書本，較為可據。至攝生集覽不著撰人名氏，但題胡氏校正，於書名加新刻二字，似錄前人之作也。業醫籍言養生者，以孫思邈千金方為最詳，是書總論百有餘條，其十之九皆道家言。全書所引雜收道醫兩家之書，而醫書頗有已佚或罕見者，當皆取材於道藏。其食物宜忌，分類畧依本草，四時月令關於攝生養命者，古人並有專書，踵事而增，頗徵博洽。所附攝生集覽，言約而精，謂保養之道有三：一養神，二惜氣，三隄疾。又曰：六慾七情無能為，則內事不生；內事不生，故外患不入。本草之用，實世之芻狗耳。其說與全書蓋交相為用，此道家與醫家相關之要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醫家秘要五卷附正陽篇一卷要語一卷

筆談一卷 方氏印本

明周子幹撰、後三卷別本稱慎齋三書、已著錄、前二卷為脈法七十八則、陳家瓚注、慎齋三書所未收、萊州方伯屏據鈔本影印、後附正陽篇要語筆談、亦已見慎齋三書本、案慎齋三書為石瑞章所集刊、謂經陳嘉瓚鑒定、是本則出於嘉瓚所纂集、惟增脈法一種、餘與石本大致相同、而別題



總名曰醫家秘要、其例言謂脈法兩篇、言簡義賅、乃學醫者之遠聞文字、故陳氏列為上篇、立說不舉病證、普論脈象、蓋積臨診經驗、就所心得、以為權衡、其注亦闡發詳盡、子幹學出於東垣李氏、在明代醫家中與薛己張介賓兩家時有出入、而自成一派、流衍亦盛、毘陵醫者尤樂道之、其親承指授者、已具見於附錄方伯屏序中、所述繼傳者、又有周誠生孫元甫許文豹薛

理還陳員已陳仲希諸人、其著述則不概見也、慎齋三書雖已著錄、其脈法一種亦當兼採併述、兩本同中之異如是、石本稱嘉瓚尚有醫案傳心錄一書、而未採入、其書亦宗周氏者、此本亦復缺如、不知別有傳本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痢證滙參十卷 乾隆刊本

清吴道源撰。道源字本立，常熟人。道源以治痢舊無專書，惟近代李中梓、喻兩家，於外感內傷分別最清，因偏採前人治痢方論，以資參考。首載諸賢總論，次言外感內傷三陰三陽濕火燥火致病之由及諸痢之別，次言患痢者之見證，次言女科産前産後諸證，次言兒科諸證，次集治痢諸方，引用諸書至四十種，可謂詳博矣。案仲景金匱要畧嘔吐噦下利合爲一門，而方論與傷寒論三陰篇之文畧同。喻氏疑金匱原有脱失，而後人以傷寒文補之。其說雖別無確證，要是讀書得間。其醫門法律中治痢之法，最多心得。道源是書，實以其說爲主要，復博採衆說至數十家，以爲數佐。分證臚敘，惟諸家立論於清溫攻補各有偏見之不同，曾不貫串，頗費斟酌，自述凡例云，間有輯引多端，涉於繁瑣處，大指仍無雜出，亦所謂得失寸心知也。所載諸方，各就原書臚列，不避重複，蓋取案而不斷之義。然醫家之事，重在實驗，熟於利害，方能折衷歸於一是。若第就羣書轉錄，可資借鏡之資，而不免多岐之惑，閱是書者正在善會之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吳醫彙講十一卷 乾隆刊本

清唐大烈輯、大烈字立三、一字笠山、號林嶝、長洲人、諸生、選授蘇州府醫學正科、以同郡名醫輩出、康熙中曾有過繹之輯吳中醫案一書、因賡續為此、搜集先輩及同學諸人之作、凡四十家、而以己作附之、名曰彙講者、蓋取各抒心得、析疑賞奇之義、所收多發揮名理及有關考訂之文、其體例與醫案不同、而成編鉅製、亦以集隘未



登、其中醫名最著者、為葉桂、溫病論治乃口授門人顧景文所筆述、世行臨證指南已載之、章楠醫門棒喝、王士雄溫熱經緯亦並錄入、私淑葉氏者奉為綱要、王丙之考正古方權量說、後經陸懋修刊入世補齋醫書中、亦不磨之論、薛雪名與葉桂相亞、而不屑屑於醫家著述、僅採日講雜記數則、乃吉光之片羽、其他或擘摩經義、或評騭醫林、不乏碎金零璧、亦間有僅錄一二小文、為表彰耆舊、誌美同聲而已、大烈所作分列卷後、凡數十篇、多翔實之文、則賴此以傳也、清代吳中醫家、以徐大椿尤怡為巨擘、行輩較前、不在此列、乾嘉以後大都衍葉氏一派、至清季陸懋修墨守仲景、其學出於王丙、在當時矯然立異、而百年風氣、仍未大變、是書頗可證源流概略云、

醫書彙參集成二十四卷嘉慶刊本

清蔡宗玉撰。宗玉字茗莊，■■龍泉人。是書首列内經類要，本汪昂所撰類纂，撮其綱領，冠於全書。其注則雜採王冰、馬蒔、吳崑諸家。次爲傷寒論辨，以柯琴來蘇集及論翼爲主，而節採諸家注附入。次爲瘟疫，以吳有性瘟疫論爲主，間以他說附入。次爲雜病，金匱而外，金元諸家皆取之，意在删補。王肯堂證治準繩，歸於簡約，以便閱者。次爲婦科、兒科，以陳自明大全良方、錢乙直訣爲主，而節取諸家附入。諸方隨證分見，間加按語，以申己意。自序云：六閱寒暑而成書，致力甚勤。其於薈萃羣書，尚有別擇，不肯輕爲掇拾，惟綜括諸證，必精通醫理，體驗深切，始能貫串諸家，取其長而捨其短，庶所施必效，而不致滋弊。集成之事，談何容易。故近代良醫，每專究一二門，以求深造，方可信今傳後。若兼營並進，於數年之中，成數十卷之書，不得不取諸人，以爲善。往往出於淺嘗之輩，但無大剌謬，已爲不易。宗玉於醫家派別甚明，知以名著爲宗主，旁採者亦有斟酌。較之膚濫蕪雜者，流差爲庸中佼佼耳。

本草述鉤元三十二卷 同治重刊本

清楊時泰輯。時泰字貞頤，號穆如，武進人，嘉慶己卯舉人，官山東莘縣知縣。武進陽湖合志，稱其工醫，宗周慎齋，得其閫奧，尤善辨脈。所著僅傳是書。門人伍愉為刊行。板燬於兵燹。同治中門人桂昌重刊於山東。業劉若金本草述原書，貫串金元諸家之說，發明醫理，自闢畦町，而文辭蔓衍，讀者倉猝不能測其指歸，時泰為之刪繁就



簡。自序歷六年而後成，致力甚勤。同時武進鄒澍治本草最有聲，專據本經別錄，疏證重在發明仲景之書，與劉氏取徑不同。其為是書作序，稱時泰博雅通儒，精治素理。於原書，汰其冗十之四，達其理十之六，而其旨粲然益明。所推許甚至。自來刪節前人之作者，往往不及原書，以過於求簡，或併其長處而失之。劉氏原失於繁冗，去其蕪穢，乃見精英，是輯足為劉氏之功臣，不得與簡率者同識。惟末卷所載紅鉛人胞等，原屬不經，仍復連篇累牘，不加刪薙，殊為無謂。時泰自序云，猶病末數卷未歸一律，是其得失未嘗不自知之也。

歌方集論四卷人身譜一卷 光緒刊本

清祝源撰。源字春渠，海鹽人。諸生。家貧以醫養母。其學由金元諸家而上窺漢唐，頗有述作。咸同之間遭兵亂，稾多散失，惟存傷寒論箋注，未刊行。晚乃作是書。其歌訣就同縣許培之舊稾加以擴充，選集古今名醫諸家之論，臚列方後，以便參究。所收七百方，歷代著名之方略備，以治氣理血、補養固濇、表散、涌吐、攻下、消導、和解、表裏、



袪風、袪寒、消暑、袪濕、治燥、瀉火、痰飲、殺蟲、經帶胎產、嬰孩、癰瘍、眼目，分二十三門。採前賢名論，至同時費晉卿而止。又以人身陰陽升降、藏府輸化為醫之原理，所係凡氣血營衛、經脈俞穴、筋骨肌肉孔竅不可不究心，因作人身譜。舊說異同，並為採集備考。兼醫籍至近代，汗牛充棟，雖有心得成一家言者，稀如星鳳。大抵奪卒前人之說，改頭換面，陳陳相因。其有一知半解者，

又易囿於偏見。是書約有二長：其所列之方古今兼收，皆出名家，博而不濫，一也；其所集之論，利害並陳，折衷互勘，切而不偏，二也。據自述凡例，原於各方出處標注未能全備，又諸論原皆標明某氏，編定時略之，差為可惜。要之無一字無來歷，雖是述而不作，於斯道甘苦親切，足為學者取資，較彼臚列諸證之鉅編，裨益轉多矣。

本草崇原集說三卷宣統刊本

清仲學輅輯。學輅字昴庭，錢塘人。績學通醫。光緒中曾應徵召，供奉內廷。歸主杭州醫局二十餘年。其醫術一宗同里先輩張志聰、高世栻之傳。以張氏、高氏同撰本崇原一書，為近代治本草經者之模範，其後起者，則徐大椿百種錄、葉桂經解、陳念祖經讀，皆多精粹。因採諸家之說，以為崇原羽翼。又以張氏所撰侶山堂類辯、高氏所撰醫學真傳二書中，亦有關於本草者，取為疏證，用備一家之學。於崇原原文略有刪潤，間附己說。徐氏、葉氏、陳氏之說，亦分別去取。至陳氏等所收藥品，有為崇原所未載者，別歸附錄，列於卷末。學輅屬草甫定而未清繕，歿後，餘杭章炳森為寫校，始付刊行。業世行鄭汝騶所輯本草經三家合注，以張氏、葉氏、陳氏之說集錄合為一書，蓋承陳氏之旨，是書實為同調，第以張氏為主，諸說為輔，又增採張氏、高氏所撰他書，並參己說，與鄭氏合注之全錄舊文一辭不贊者，機杼不同耳。惟既以崇原為主，而於原文輒有刪改，雖曰去冗，究非矜慎之道，似亦可議之一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醫家部

醫學正印種子篇二卷 崇禎刊本

明岳甫嘉撰。甫嘉字仲仁，號妙一居士，武進人。儒而為醫，著書統名曰醫學正印，此種子篇乃其中之一種，分男科女科為上下卷。大意男以養精為主，而去病宜先，女以調經為主，兼養胎之法，持論尚為平實，無偏倚詭誕之言。業生理乃人之常，無子者病為之耳，治其病則可復生生之常理，無待別求種子之法。世人不能寡慾清心以端其本，醫者狗俗，往往以溫補之劑求效，反以助慾，流弊無窮。是書於男科所列治效諸案，尚能對證選方，而其丸丹等方，仍無以異於通行者。蓋既以種子為專書，已出於俗見，終不能脫去窠臼。至於卷首總論生理諸條，俗說相沿，揆以科學新理，皆成芻狗，當科學未發明之時，雖可勿苛論。然名醫著述於此類無佐證之言，正不必人云亦云，加之發揮耳。考武進陽湖縣志，甫嘉子魯巒，崇禎辛未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議。是書為魯巒官杭州時所刊，有其後跋云：醫學正印全書不下百卷，先刊一種，其他種並未見傳本，不識果有成編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脈會辨一卷 順治刊本

清莫熺撰、熺字丹子、錢塘人、是書錄論醫之文二十篇、其論脈及經絡者僅八篇、如命門考、三焦不當專主於尺辨、又論心包絡有經足據、論十二經皆有動脈、論乳脈諸篇大旨、皆以當從王叔和脈經、世傳脈訣為偽書有誤、餘則泛論醫事、而篤信運氣之說、其論順治丁酉年九月二十八日地動、謂酉為陽明燥金司天、六氣君火在泉、右間五氣風木位於西北、正司九月十月之令、其所動者、乃風木之氣化使然、未免涉於附會、總名其書曰脈會辨、似名實不盡符、明清之間、杭郡醫學頗盛、前有盧氏父子、後則張志聰高世栻輩、開社講學、多以擘古義相提倡、熺與同時、文章爾雅、漸染流風、於醫學途經瞭然、自序云、醫以實為主、而所造未深、此等小品、選入叢編一鱗片甲、尚可附驥以彰、若自樹一幟、則羽毛未豐、不足具有規模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胎產輯萃四卷 乾隆刊本

清汪嘉謨撰。嘉謨字至言，常德人，自署曰新安，蓋其族望也。據楊錫紱序云，嘉謨以儒家子業岐黃，有聲湘沅間，恂恂寡言，叩其業，條理井井，日以購書為事，業勤而心虛，可見其生平概略。自述凡例云，根柢準繩，博訪群書，精擇方論，間附管見。又云，廣採有明及國朝諸名家之言，以便適用。業是書以王肯堂女科準繩為藍本，其分證悉據王書，僅有小小出入，方論顛倒前後，略有增刪，所增明中葉後及清初諸家之說，僅見張介賓、張璐、喻昌各數條，於全書乃百分之一。其云博訪廣採者，蓋夸詞也。王書首列求子一門，是書刪去，尚為有見。王書列難產於產前，是書改列於產後，殊為不合。卷末食忌、藥忌二門，特增王書所未及，食忌寥寥無幾，藥忌編為歌訣，僅見藥名，未見當忌之故，亦甚草草。嘉謨於近代名醫著述，似所見無多，雖志在增補王氏準繩，而學力未逮，與武之望濟陰綱目之因襲準繩，堪稱魯衛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

本草經三家合注六卷附本草經百種錄一卷 坊刊本

清郭汝驄輯。汝驄字小閔，臨汾人。業陳念祖撰本草經讀，於近代之注，專取張志聰本草崇原、葉桂本草經解，汝驄用其說，遂集三家為合注，徐大椿百種錄為陳氏所採亦復不少，而其經讀凡例中，未經論及。殆出於後增。諸家於醫林註負重望，徐錄語語出於經驗心得，實兼張葉兩家之長，汝驄墨守陳氏成規，不敢稍參變通。其末廣為四家者，似因徐錄於本經原文中有小字分注，與張葉陳注例稍異，統入則眉目不清，又未敢削去，故以徐錄別附於後耳。四家之書，為清代治本草經者最善之本，久有定論。汝驄但從集錄之役，彙為一書，便於學者，然無所發揮，未足矜為新著。其中徐氏百種錄，四庫已收，張氏崇原、葉氏經解、陳氏經讀皆當專為著錄，是本亦存其目，不沒汝驄編錄之勤而已。



張氏醫案十二卷 活字本

清張乃修撰。乃修字聿青，無錫人。同治光緒間，為醫三十年，頗有聲，門下亦盛。長於治風溫暑濕，其學亦出於葉桂、王士雄一派。時醫之矯矯者，是書為門人集其生平方論，編為醫案，仿葉氏臨證指南之體，乃修文筆條暢，所敘脈案論證，能圓其說，於病之棘手者，往往從疑悟入，是其所長。案醫案之有益學者，重在脈藥後之效果。書中一病診多次者，尚可尋其線索，若僅載一二方，則其方之是否有效，茫然不可知。臨診指南之滋人疑惑，即在於是。是書編者亦蹈其弊，夫醫者以術謀食，遇不可治及猝未能得要領者，不得不有以敷衍病家，類此者其方本不當存，臚列千百案，何能免此。徒然裸其所短，故名醫之留案，必具有特見，確獲治效，或灼知病之不可為，其後悉如預斷者，乃可筆之於書。有資

啓發，若普通之治法，人云亦云，何足稱述，淺見者不明斯理，但以多為貴，成效無徵，此醫業之日出，而醫術反晦也。



南雅堂醫書全集十七種七十七卷 光緒甲午刊

清陳念祖撰。念祖字修園，長樂人，乾隆壬子舉人，官直隸南樂縣知縣，以醫名，晚歸林下，殫心著述，家刻凡十七種，傷寒論淺注六卷，長沙方歌括六卷，金匱要略淺注十卷，金匱方歌括六卷，靈素節要淺注十二卷，本草經讀四卷，醫學三字經四卷，女科要旨四卷，景岳新方砭四卷，時方妙用四卷，時方歌括二卷，醫學從衆錄八卷，醫



學實在易八卷，傷寒真方歌括六卷，傷寒論串解六卷，十藥神書注解一卷，共七十七卷，其傷寒金匱淺注二種，最為時所稱。傷寒從張志聰、張錫駒所分章節，專注六經諸篇，至勞復止，以平脈辨脈傷寒例諸可與不可與等篇，為王叔和所增，皆置之不論，而於仲景原文，襯以小注，意主明暢經旨，不驚高遠，故名曰淺注，金匱亦同例，從徐鎔本，於書中附方及末二篇皆不加

注、兩書之方皆為歌括、則念祖所論定、命子蔚元庠分編之、靈素節要分八類、與滑壽張介賓所輯互有出入、注則約取張志聰之説、間附己意、本草經讀於近人專取張志聰葉桂兩家、間採徐大椿之説、而以己意發明之、三字經述醫學源流、證治大綱、自為之注、別附方論於後、簡而得要、女科要以金匱為正法、旁採諸家、至為矜慎以景岳新方破壞古法、於其戾於經旨者



細為辨駁、而仍有節取、亦持平之論、時方妙用及從衆錄、實在易諸種、皆降格徇俗藉以導之、求不悖於經方、傷寒論串解及真方歌括、晚作以補淺注等書所未盡、十藥神書為治虛損開一生面、故特注解以表彰之、蓋念祖墨守仲景、篤信經方、或謂其變化較少、治效未必盡符、然宗派純正、議論明通、實足以闡發先賢、津梁後學、故晚近醫者多奉為圭臬、光緒中湖南益元書局、及近日商務印書館、並有重刊印本、增至數十種、會連他人之作、泛濫無當、今仍以初編之本著錄焉、

幼科鐵鏡六卷 貴池先哲遺書本

清夏鼎撰、鼎字禹鑄、號卓溪叟、貴池人、康熙己酉武舉、縣志有傳、稱其工小兒醫、起死回生、百試百驗、其自述所學出於其父初明、累世之傳、皆經驗可據、其治法方藥與推拿並重、亦時兼燈火燋及艾灸、卷一為總論及推拿六道圖說口訣、卷二至卷五辨諸證、卷六論藥性、列諸方七十有五、其論治嬰兒病、以望顏色審苗竅為主、於



四診之中、惟望色為可憑、而謂前人驗手指筋紋以論證、未可盡信、其說甚辯、於驚癇痘熱瘧諸證、論之最詳、而不及痘證、謂治痘別有專科、故不載、所載惟痘後數則而已、諸證下分列疑難治效四十案、就現狀以剖析病情、斟酌施治、不泥古亦不悖古、所言皆切實、是書辨證頗細、行文通俗、不加修飾、多取譬喻、使人易解、語皆出於經驗、不涉臆斷、幼科書鮮善本、陳陳相因、非蕪即陋、如是書之有實驗有心得者、頗不易覯、當時風行於楚皖、清季傳播北方、屢有重刊、貴池劉氏滙入叢書、較為精整、用著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診抉微八卷管窺附餘一卷 雍正刊本

清林之翰撰。之翰字憲百，別字慎庵，烏程人。是書以望聞問切，醫家並重，而四診之中，惟論脈有專書，故採往哲精言，分門彙輯，以靈素難經為本，諸名醫之說羽翼之，間以己意疏證。望診一門，在兒科尤重，所論特詳。脈法前人已詳，重在審其常變，觀其會通。所採諸說，多從經驗心得，非泛為徵引者。附餘一卷，因已見有與舊說不同者，不入正編。其存疑一篇，論大小腸之分隸兩寸脈，出自王叔和脈經，後多因之。元滑壽乃言二陰之病，有關於膀胱大小腸者，兩尺亦得憑診而主其病。然所作診宗樞要，配合臟腑部位，仍遵脈經。至喻昌直以大小腸改隸兩尺，之翰力辨其非。又以靈素所言人迎寸口，分上下，不分左右，而王氏脈經直云左關為人迎，右關為寸口，顯與經旨不合。引滑壽難經本義云，古法以俠喉兩旁動脈為人迎，以正王氏之失。業內經以六脈候藏府，其分配即與脈經不同。後來李時珍、張介賓之說，皆參互其間，不盡畫一。與脈經立異者，不獨喻氏一人。南海何夢瑤醫碥有云，小腸與心為表裏，診於左寸。大腸與肺為表裏，診於右寸。此越人之說也。有謂小腸候於左尺，大腸候於右尺。前說從其絡，後說從其位。二說相兼而不可廢。蓋二腸位居於下，而經脈上行，則候經於寸，候府於尺，不必歧議也。其調停二者立說，較之翰為圓。至人迎寸口，分上下，不分左右，於經旨相合，之翰之說，持之有故。古說歧異之處，後人各有所主，惟當擇善而從耳。

病機彙論十八卷 康熙刊本

清沈朗仲撰、門人馬俶校定。朗仲以字行、俶字元儀、並蘇州人。據俶序稱朗仲受醫學於松江李中梓、又介俶同事之。中梓著述風行一時、而朗仲是書晦而未彰。俶與弟子尤怡、就遺稾參訂、誤者正之、闕者補之、始為刊行。是書分證凡六十門、小證不另立門、分附各證之下。每病先論脈、次論因、次論證、次論治、採輯集先賢議論、自軒岐以下、至近代張氏介賓、喻氏昌、李氏中梓為止、詞取簡約、義法該備、後列諸方。治表治裏、或攻或補、以類分劑。每門後有總論、以明大意、則俶所增者。是書卷帙不及王肯堂證治準繩四分之一、其博洽不減而眉目益清、斷制益謹、反為勝之。業明清之間、江左醫家以李中梓為最著、朗仲得其傳、為入室弟子、再傳為尤怡、學益深造、是書經二人繼續編摩、頗徵完粹、俶自著有印機草、為醫林所重、是書序末云、生平之一得、亦備錄於後、用表淵源之有自、凡例云、俶五十年所治危險之證、凡經驗者竊附卷末、是印機草原亦附刊。此本闕而未備、尤怡著有金匱翼一書、亦為世重、其體例一仿是書、更加簡約、薪傳所在、益徵霑溉之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印機草一卷 建德周氏叢書本

清馬俶撰。俶有馬師津梁，四庫列入存目。又有校定沈朗仲病機彙論，今亦著錄。據俶撰病機彙論序例，是書乃自訂醫案，原附刊於病機彙論之後，當時別有單行，傳刻不止一本，其中文有異同。是本乃附刻於葉案存真者，光緒中建德周學海新加評點，仍附葉案重刊。所載凡七十餘案，而傷寒居十之四，多為疑難之證。辨證用藥



皆有特見。周評謂其為張璐門人，其學出於李東垣。細讀此書，理法可見。又云葉氏治溫熱用甘寒輕揚，馬氏治傷寒用苦辛溫散，二者不可差互。兩家醫派不同，而前人以是書附於葉案者，藉以發明溫熱傷寒異同之故也。俶之醫學淵源所自，於病機彙論序中言之甚明。初師沈朗仲，後師李中梓，於喻昌未及親炙，竊私淑之。故四庫總目於馬師津梁提要中引汪灝夫序，

直言李喻兩家皆所師事。至周評稱為張璐門人，則未見於俶所自述，未悉有無明據。張氏傷寒緒論有論傷寒兼濕熱者甚多一條，因南方地氣濕熱薰蒸，人多氣虛多痰，一受風寒，便與濕痰相結。俶之治案，往往從瀉心陷胸諸方套出，與張氏持論相合。江浙卑濕之區，醫者多主斯義，蓋不獨張氏一家之言也。

何氏心傳一卷 槐廬叢書本

清何炫撰。炫字嗣宗，松江人。是書專為治虛勞而作，大旨主於陰虛則生内熱，謂服參芪受補者為可治，氣虛陽虛之證也；服參芪不受補者為不可治，血虛陰虛之證也。世醫不知陰虛者，多將氣血陰陽模餬調治，其誤有七：一曰引火歸原之誤，二曰理中温補之誤，三曰參芪助火之誤，四曰苦寒瀉火之誤，五曰二陳消痰之誤，六曰辛劑發散之誤，七曰治療過時之誤。其主治之要有三：一曰補腎水，二曰培脾土，三曰慎調攝。又詳飲食藥物之宜忌，為養生卻病之方法。選前人成方及自製者共二十方以備用，附歷來治驗為印證，於病之淺深異候，分别甚晰。叢陳念祖論金匱虛勞諸證治，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從腎虛立法，建中湯從脾虛立法，黄芪建中湯從氣血俱虛立法，八味地黄丸、天雄散從脾腎俱虛立法，至薯蕷丸主祛風，大黄䗪蟲丸主逐瘀，併前補謂虛法為治虛勞之三大綱，此古法也。自朱震亨創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論，後人尤注意於陰虛，是書即宗其說者。其論治要雖以補水培土為主，而自製之清金散、加味清甯膏、白鳳膏等方，力避温燥以保肺，實於補腎補脾之外更申廣義。綺石理虛元鑑標明三本二統，謂陽虛之證統於脾，陰虛之證統於肺，立論較是書尤為剴切，其宗旨則無大異。綺石之説，治虛勞者奉為指南，是書亦正可與之參證也。

天花精言六卷乾隆刊本

清袁句撰。句字大宣，以字行，自號雙梧主人。卷中未明著籍貫，據方有光序，述其言有肄業大梁書院，及鄉薦後赴京應春闈，凡遇名公，必潛心奉教，又其原痘論中，記乾隆丙寅逢兵過洛，出痘者甚多，知其為河南舉人而居洛陽也。有乾隆癸酉自撰小引，略謂因兒女半殤於痘，發憤究心十有六年，考之前人，參之聞見，以成是書。凡論九十三篇，論氣血、經絡、部位、形色、表裏、順逆、溫涼、攻補，及夫疹夫痧夫斑諸兼證，隱發留漿倒發結痂見疤之次第，大證分二十四圖，小證分十圖，皆就經驗闡明，不徒因仍舊說，其論方藥，詳於藥性，而簡於存方，謂病無定形，方難預度，與其定方，何如辨藥，藥性與病證相合，方自成矣，故方非百試屢驗者不錄，慮人不能審證，執成方反以誤人，持論實為有見，其審機一篇



於虛實攻補之中，參以活法，隨時審度，尤為心得之言。大宣於醫無赫赫之名，是書親切有味，可稱痘科中善本，不易多得者也。

慈幼新書三種三卷道光重刊本

清莊一夔撰。一夔字在田，武進人，官直隸布政司理問。以醫聞於時，尤長兒科。是書彙刻三種，曰遂生編，曰集驗方，曰福幼編，各一卷。其集驗方雜採內外科婦人小兒之方，無編輯義例，殆因專取曾經試驗有效者，錄以備用，非經意之作，乃後人彙刻附入。考武進陽湖合志藝文，但舉兒科，稱曰慈幼二書。是初本集驗方原未在內也。



遂生編專論治痘之法，兼附治疹。其言曰，痘科一證，順者不必治，逆者不能治，可治者惟險證耳。始終全憑血氣，故以培補氣血疏通經絡為主。又曰，治痘宜溫散，治疹宜清散，此其大旨也。福幼編為生平得意之作，尤注意於慢驚一證，專以溫補為長。所製逐寒蕩驚湯，加味理中地黃湯，二方於虛寒證頗著神效。近時兒科治慢驚者多宗之。一夔醫派頗近於周于幹，於疹證喉證多取周氏之說，蓋私淑所在，由之以上追李杲。雖主張溫補，有所偏重，似未足賅兒科之全，然實有見地，非僅隨聲附和人云亦云也。遂生編有嘉慶二年畢沅序，又稱其治一切癰疽，應手而愈，神於外科。而一夔別未傳外科專書，僅於集驗方中列治外證十方，略見一斑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醫方叢話八卷 光緒刊本

清徐士鑾撰。士鑾字沅青，天津人。咸豐戊午舉人，由內閣中書歷官浙江台州府知府，晚歸林下（年家居），著述不輟，留意醫方，是書多採宋人說部，至近代雜家，凡應驗之方，及有關於論病論藥論醫者，隨筆散記，編為八卷。自序謂與世行驗方新編經驗良方等書，旨趣稍殊，故不復區分門類。書中故事較多，間亦自加考按，士鑾見聞賅洽，所載不濫，及說誕無稽之言，於醫事雖非專家，而有別擇之識。近代醫家中最服膺吳江徐大椿，所錄其說為獨多，其書之義例頗類宋張杲之醫說，視明人之續醫說者，翔實過之。業近人所傳醫話，陸以湉之冷廬醫話，號為名作，所收清代醫書等見者甚夥，評騭亦最允當，鄭文焯之醫故，考訂古義，是所擅長，士鑾醫學不及兩家之深造，所作固不如兩家之精博，然不蕪不陋，亦自斐然可觀，用備醫家之涉獵，未嘗無濟物之功，勝於強作解事，自撰新編，徒供覆瓿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舌鑑辨正二卷 光緒刊本

清梁玉瑜撰、陶保廉筆錄。玉瑜字特巖，茂名人。保廉字拙存，秀水人。玉瑜世傳醫術，以察舌為治病要訣。光緒中緣事出塞，保廉時隨父新疆巡撫任所，病久，醫不能治，就診獲痊，購求張登傷寒舌鑑、新疆地僻不可得，得蜀人王文選所刊活人心法中有舌鑑，條舉以問玉瑜，辨其誤而正其偏，錄為是書。案張氏舌鑑一書，四庫已著錄，乃合元杜清碧金鏡錄三十六圖、明申斗垣觀舌心法一百三十七圖，（四庫提要作三十七圖，乃誤脱一百二字）刪繁去複為一百二十圖。王氏又合薛己醫案三十六舌，段正誼瘟疫十三舌，增為一百四十九圖，已非張氏原本。玉瑜謂前人統論舌色，不分藏府部位，又為增全舌分經總圖，冠於首，於諸條多有辨駁，不盡錄原文，以原本拘執五行，用顏色之生剋決病之或劇或死為未當，今皆廢棄其說。原本專論傷寒，今則兼論種種雜病，舊說論證治有偏於溫補者，今則不避苦寒重劑，乃醫旨殊異之大端。玉瑜自謂其說出於家世秘傳，小證以舌脈互參，久病及較重之病，脈有時不可憑者，則當舍脈憑舌。保廉之病，因服苦寒得效，故尤篤信之。夫察舌辨脈，原醫家所並重，至同一舌象，而治法有偏溫偏寒之異，則醫家派別不同，見仁見智，彼此各一是非，遇兩說歧出者，必待折衷，仍當以舌脈互參為允，若如所言，重證憑舌不憑脈，未免過於自信矣。

徽瘡秘錄二卷 光緒重刊本

明陳司成撰。司成字九韶，海甯人，累世為醫，因徽瘡舊無專籍，搜集方論，參以治驗創為是書。首總例，次或問，次治驗，次方法，次宜忌。大旨以此病多由傳染，治之以去毒為主，而人之氣體强弱不同，病之經絡感受亦不一，輕重緩急，審證宜先，其議證議藥，有條不紊，惟溯原運氣，理涉虛渺，剋期徵效，語近誇張，乃醫家之結習。是書久已



通行海外，日本醫員和氣惟亨有批評本，其論徽毒初受，原自奇經任督衝三脈傳變，後乃見各經之諸證，補義最精，故於初證不主附會臟腑，標本兼治，其他條足糾正原書者，亦復不少。又有傍訓，為惟亨門人村上圖基所作，僅以箋釋文字淺義而已。光緒中，上海潘氏得其本重刊之，批評傍訓亦同附入。案徽瘡涉於猥褻，大醫罕所稱述，其專科業此者，各秘其方藥以牟

利，恣用劫劑，流弊孔多。是書傳自明季，條理尚明，規模略具，差異俗惡者流，亦可為痼疾中暗室一鐙也。

萬壽丹書臟腑篇不分卷 崇禎刊本

明龔居中撰。居中字應圓，金谿人。卷首有同邑周懋文序，稱其初習儒，風游金陵，往來建陽書林，達官貴人多下榻投轄，奚囊甚富云云。又屢刊其養生家言，殆儒而賈兼通醫者也。是書首列臟腑十二經之圖，雜採靈素之說，分列藥品宜忌於下。又以臟腑之虛實定應用之藥，而以李東垣所論各引經藥為主。末言製藥諸法，附養生家五則。考滿洲醫科大學中國醫書目載萬壽丹書五卷，三冊，八行，十八字，有桂紹龍鄧之祥龔廷獻三序，又有龔居中自撰安養篇延齡篇兩引，而未載此臟腑篇周懋文之序。是書每頁有萬壽丹書及臟腑篇五卷小字，其半頁行數，實與彼一律，明是一書。何以書目中不見是書篇名及周序，疑書目所載尚非足本，而是書亦殘本單行者耳。



新鐫三福萬壽丹書服食篇一卷 崇禎刊本

明龔居中撰。居中有萬壽丹書臟腑篇，已入存目。是書為金陵書林周如泉所刊，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與臟腑篇行款字樣皆不同。卷首有居中自序，序末缺半頁，未見其名。然文中有云，乃以愚闇廣其所集等語，確是自序。業滿洲醫科大學所編中國醫書目，所載萬壽丹書五卷，無此服食篇名，居中序文亦未見於目，別有臟腑篇行款與彼一律，當是滿洲大學本之所缺。是本則行款不同，刊刻之地亦異，是否原本再刊，抑出於後之續增，非得其書互勘，不能臆斷。明季士大夫好談養生，講服食，江左此風尤盛，居中以醫與貴游相習，是書為逢迎之具，本無可取，藉此亦可見一時風氣。其標題有三福二字，未詳何解，乃他篇中所未有也。

删訂痧證全書三卷 山西濬文書局重刊本

清林森撰、王凱重編、何汾删訂、森字藥樵、閩縣人、凱字養吾、海甯人、汾字迺升、流泰興人、據凱序略云、遇森於荆溪、手授痧書一冊、并授手法、因復綜核古今、即所聞見、編成是書、又得張一庵訂釋、詹紫庄付梓、二十年來、始得有成、紀年丙寅、為康熙二十五年、業治痧舊無專書、嘉興郭志邃著痧脹玉衡、論證論治、始具規模、於康熙十四年乙卯刊行、在是書十年之前、今以兩書互勘、是書卷上總論諸篇、採郭說者居半、卷中分證、除前十餘條為郭書所未見、餘五十餘條皆出郭書、閒有删節原文、於治業删去人名而已、卷下六十四方、編為歌訣、與郭書不同、餘為應用諸方、與郭書互有出入、揆其始末、森之原書、論證簡而未備、其要義多在方訣中、凱後見郭書、稍為移易加入者數十之七八、而不明言其故、掠



美之譏、殆所難辭、至嘉慶重刊、又經何汾删節、據汾序稱、沈氏尊生書亦已收入删本、較原書詞理簡淨、視沈刻眉目清疏云云、屢經增删、已非林氏本來面目、大致不能出玉衡之範圍、郭氏書已著錄、是書亦存其目、而揭其原委備考焉、

咽喉秘集二卷 山西濬文書局重刊本

不著撰人名字。海山仙館所編刊，乃合張氏、吳氏兩家之書為一。兩家名字書名亦皆未見。各有總論，分列卷首。吳氏二十四證歌訣，祇存其二十二。張氏七十二證，並有圖說。張氏湯方十有三，吳氏丹方三十，附煎方一，分合前後，亦無定式，無序跋。兩家之書，是否全載，抑有選擇，皆不可知。據張氏二十四證，僅見二十二證，似已有去取。



業流傳舊籍，自以依照原本，各自為書，始昭矜慎。若欲彙衆說為一編，則宜妥議編例，辨別異同，折衷求是，乃為合作。若第隨手排比，忽彼忽此，徒形雜遝，亂人心目。無識者但知流播方書為濟人善舉，率意為之，於原書之美惡，大都以耳為目，至編輯之體例，更少明瞭。此傳刻醫籍之通弊，不獨是書為然。閱者但可藉廣見聞，偶獲異方，以供採擇，無關於醫術之精要也。

醫方考八卷 萬歷刊本

明吳崐撰。崐有黃帝內經素問注，已著錄。是書集古今良方，以病證分七十二門，每門有小序，於其證之各有所因，且有所兼，舉其大綱。每方有論，於其藥之各有主治，及君臣佐使之用，皆有發揮。其選擇精要，雖奇正兼收，而胥出於名醫所製。其瑣屑詭誕之方，不濫及。宗旨頗為純正。末二卷為脈語，分下學上達二篇。下學



篇取脈之法，上達篇論脈之理。末附自定臨診脈案之式。明代新安一郡，醫家甚衆，著述亦繁。崐學有本原，其所注素問，亦多可取。論者猶譏其輕改經文，刪有師心自用之處。是書則謹嚴精覈，自當勝之。在其所著諸書中，最為完粹。案多紀元胤醫籍考載是書有崐自序，中有云：考其方藥，考其見證，考其名義，考其變通，考其得失，考其所

以悉具見其著書之旨、而此本佚之、又醫藏目錄載是書爲六卷、蓋脈語二卷原別爲一書、故別有序、此本合編二書爲八卷、與醫籍考所收者、非一本也、



上醫本草四卷 明刊本

明趙南星撰、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爲明名臣、事具史傳、是書成於庚申、爲泰昌元年、先以吏部郎鯁直招忌、罷職家居已二十餘年、自序謂久病數年、至不能用藥、取本草所載穀蔬肴核之有益者、隨宜損益服食、病竟愈、乃知飲食之於養生大矣、因輯此編、又謂古語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及上醫



治未病之義、故以上醫本草名其書、書中取材不出於李時珍本草綱目、簡而能賅、兼附簡易之方、皆切用者、業治本草、療病與服食原屬並重、其專言服食者、自漢志以下歷代著錄甚多、是書更以服食濟方藥之窮、編次體例文句、亦雅瞻異於俗醫陋筆、古之名臣、如陸贄蘇軾諸人、皆於遷謫失意時、寓意方藥、遺著流傳、爲世所重、南星是書堪與媲美、日本多紀氏醫籍考搜羅

最博僅載其名未見傳本此本尚為明代
原刊尤以罕見珍也



內經知要二卷　重刊坊本

明李中梓撰中梓字士材號念莪華亭人在
明清之間以醫名門下甚衆著多行於世其
論醫主於恪守規範以淺近導引後進使識
塗徑以求深造是書輯內經精言分八類曰
道生曰陰陽曰色診曰脈診曰藏象曰經
絡曰治則曰病能案採輯內經自為一書者
倡始於楊上善之太素僅存殘缺之本元
羅天益內經類編即本其意而其書已佚滑



壽有讀素問鈔分十二類汪機有續鈔丁
瓚又有補正皆因滑氏書而為之張介賓
類經亦分十二類與滑氏所分畧有出入
而所採加詳多所發揮是書於門類減併
約而又約注亦取簡易顯明蓋備學者
簡練揣摩之用明清以來類此之作不勝
枚舉乾隆中吳縣薛雪撰醫經原旨一書
卷帙倍於是書而稱是書至簡至要尤覺
近人為之撰序重刊即此本也至今吳中

後進以是書及薛氏書爲圭臬。習醫者每先成誦，其所霑溉者匪尠矣。



士材三書八卷 重刊坊本

明李中梓撰。中梓有内經知要，已著錄。三書合編診家正眼二卷、本草通元二卷、病機沙篆二卷，附壽世青編二卷，共爲八卷。三書門人吳縣尤乘增訂合刻，其壽世青編則中梓之說而乘所手輯也。論脈主王叔和脈經，而於二十四脈增長短二脈，分牢革爲二，又增疾脈，共爲二十八法。其諸論中寸關尺之義及内經分配藏府定位、政運



有不應之脈三篇，出於乘所增補。其論本草，共取三百四十一種，不盡主本草經，多採歷代醫家之說而加以折衷。其論病機，分雜病三十七門，而未載傷寒，雜採古今之說，治法方論合而爲一，蓋皆由試經驗所得，以示學者，無所偏倚，簡雖而賅，故習醫者多資爲入門之書。壽世青編多取養生家言，兼載服藥、煎藥、製藥諸法，於服食諸品宜忌言之尤詳，與方藥治療相輔而行，亦

病家所不可不知者也。兼為尤侗同族。侗作三書序云：中梓之治病，多任意而不任法，其著三書，則詳且慎，蓋使後之學者，高者神明吾意，次者亦固守吾法，足矣。數語頗能得作者之意焉。



審視瑤函六卷 明崇禎刊本

明傅允科撰。允科字仁宇，上元人，世為醫，以眼科名。子國棟，字維藩，為南京醫院侍直御醫。繼父編纂成書，又名眼科大全。分禮樂射御書數六集：定眼疾為一百八證，卷首載前人醫案，卷一諸論，卷二病有三因內傷外感，分十八類，卷三至卷六，分列一百八證，是書所採自龍木論、銀海精微、眼科專門之外，宋元以來名醫治眼方論，搜羅甚備，并



及鍼灸諸法、製藥諸法、醫案，繼錄之外，分證亦間有附入。案日本多紀氏醫籍考載清康熙中王協所刊無名氏眼科全書三卷，青囊完璧七卷，協序云：二書皆出舊鈔，詳略不同，實是一書。傅氏審視瑤函全竊其書，改頭換面，原書共一百六十證，傅氏所得蓋殘脫之本，不得已改為一百八證，試較之，真贗妍媸自然畢露。原本但曰眼科書，另無題號，故更題曰青囊完璧。又云：傅氏之子亦明季尚

門世業士、名於一時者、其論說非無一二發明可採、故今命短取長、以潤色此書、等語、據王氏之說、則傅氏此書雖有藍本、而書出重編、自有發明、世久通行、且青囊完璧傳本較稀、未經目見、今姑以此著錄焉



救偏瑣言十卷 嘉慶重刊本

清費啟泰撰。啟泰字建中、湖州人。是書專論痘科、以證分陰陽、各有所宜、不可偏攻偏補、首列救偏總論、以見大意、次原痘論、以痘原於先天、胎爲所受之地、此於脾絡、自脾而行於肝、以及心肺、而證之順逆則係乎氣血之盈虧強弱、以是爲總綱、而運氣有從違、治痘者亦不可不知、所論諸證治法、多列醫案以爲驗、後附備用六十方。案痘科之書、然於[illegible]汗牛充棟、大抵陳言相襲、人云亦云、是書以救偏爲主、宗旨純正、所列親歷治驗甚多、然於每證皆備有事實可資印證、異於空談無據者。於諸書中較可徵信。見於湖州府志藝文略、而藝術傳中闕載事實、卷首有順治乙未方大猷序、文言其著書討論、耄而愈篤、則其人在明清之間也

冷廬醫話五卷 烏程龐氏刊本

清陸以湉撰。以湉字定圃，桐鄉人，官杭州校官。博雅通醫，是書作於杭州學舍，故以冷廬署名。卷一總論醫理，卷二論古今醫家醫書，卷三以下分論諸病證。涉獵醫籍至為廣博，事事體驗，不為影響之談。論古搜羅佚闕，不遺鉅細；於今人著述所採尤多，自乾嘉至道咸百餘年來江浙醫家幾於畢備，評隲皆為允當。業醫家通



弊，莫重於門戶之見，溫補與寒涼攻伐各執一偏，蔑古泥古，亦互相非議。以湉持平立論，不徇一家之說，但求實驗於諸醫家，皆有折衷，即非出於名著，苟有片長，並為採錄。單方有效者，亦所不遺，謂非博不能反約也。雖自謙為意或辭瑣，託於不賢識小，而有裨於醫術者實多。至其保生慎藥諸條，於俗說讕言，及好奇鹵莽者，痛下鍼砭，又論古人用藥有於衆人所用方內加藥一二味而獲效，及痼病不能速愈，數劑難以收功，不耐久服，易醫雜投，轉為增劇，婦人肝證疏泄過甚，陰受其害，小兒驚風香竄重鎮每貽隱患，引火歸源用桂附而不知所以用之，動輒誤人，皆親切有味之言，醫家病家所當取為龜鑑者也。

傷寒全生集四卷　刊本

舊題明陶華撰。華有傷寒六書，已著錄。是書自序，即用六書中傷寒瑣言之序文。卷一五十二條，卷二二十九條，卷三二十七條，卷四六十六條。其論或證、或用仲景說、或不用仲景說，方亦雜採古今，意為加減。既不以六經為次，前後錯雜重複。汪琥謂其紕繆誤人，殆非苛論。多紀氏醫籍考，謂此書不知何人所作，卷中有會稽朱映壁訂正，鎮江何爣重校之名，故或指為映壁所集，鎮江府志竟以為爣所著，皆誤也。案華自命傷寒專家，六書中諸種雖不免師心自用，輕於立論，斷不致如是書之雜亂。自序襲用傷寒瑣言序文，尤為妄人作偽之據。且卷首引用書目，明列華所著傷寒六書、十段錦、殺車槌、傷寒治例、明理續論諸種，亦可為書非華作增一憑證。無識者震於華之醫名，顧有信從。故汪氏昌言糾之。醫籍考言，乾隆中有山陰劉大化字參，自加補說、點次、評釋，重為鋟梓。此本有點次而無補說、評釋，當在其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丹臺玉案六卷　重刊本

明孫文胤撰。文胤字對薇，休甯人。自序云：因病學醫，游齬先，邂逅仙師，授以金液丹大還口訣，故所述時及養生之說。謂醫術不過方技家言，不養生，而欲求助於草木金石，已為下策。第一卷凡四篇，曰先天脈鏡，其論脈尤重胃氣，詳人之所畧；曰調攝養生，共十六款，謂不假藥石，其用較藥石尤精；曰蘭臺秘典，論藏象，附圖形，及補瀉溫涼引經之藥；曰仙授蒸臍，記遇異人所傳彭祖蒸臍接命之方。卷二以下，臚列病證，分七十門，婦科、兒科、瘍科皆在其內。所集古今諸方，竟為去取，如傷寒門中，桂枝湯即未收入，蓋自有其用意也。自云書初成於明丙子年，已刊行，後遭鼎革，板毀於兵燹，重為卒業，以還舊觀。明季醫籍繁蕪，各以己見著書，師心自用，清初學者始倡言復古，研求靈素，歸依長沙，雖醇駁不一，而詭誕之風漸變，此醫林風氣之沿革，顯分界限者也。

嵩厓尊生書十五卷 刊本

清景日昣撰。日昣字東陽，一作暘，號嵩厓，登封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戶部侍郎。少因母病研究醫書，手輯是編，及通籍初任廣東高要知縣，乃刊行之。是書編次分氣機、診視、藥性、論治、病機、民病為六部，其民病一部，臚列病證，以人身之上中下及周身分為子目，而附婦科兒科於後。日本多紀元胤《醫籍考》載是書



有日昣自序，今本闕，略謂少治周易，後讀《內經》、《靈樞》、《素問》及《難經》，恍然於醫易之同原。證以伏羲文王卦圖，圓圖象天，其陽在東南，故天不足西北，人身之耳目所以左明於右也。方圖類地，其剛在西北，故地不滿東南，人身之手足所以右強於左也。人身之配天地，不過此一陰一陽之道。醫理之贊化育，不過此為升為降之機，合之四聖之書，陰陽象數剝復消長，一以貫之云云。故其書首論氣機，於五運六氣言之最詳。案易理無所不包，醫理不能外之，然必以之事事附會則鑿矣。運氣不可不知，然天道遠，人道邇，亦非可泥言之。書生治醫，好談精微，求深反淺，是書亦蹈其弊。至以形體分隸諸證，傷寒瘟疫大病皆析入其中，本末倒置，不可為訓也。

傷寒五法五卷 重刊本

明陳志明撰。志明字養晦，黄州人。别本有安陸雷芳序，稱為羽客，蓋道流也。又稱其書出自陳氏長卿，多紀氏醫籍考，因以為陳長卿所作，是本無雷序，有志明自序，五五法一書，未知叔自何人得之，如獲異寶，予遂詮次參以舊聞，俾得成帙，付之剞劂，參考兩序，是書受之於陳長卿，而非長卿所作，志明又增補之，故後來有指重刊，遂竟題為志



明著，醫籍考所言猶未詳確也。五法一曰發表，二曰解肌，三曰和解，四曰攻裏，五曰救裏。又申之曰，發為表之表，藥用辛甘；解則輕於發，藥用辛涼；和又輕於解，藥用辛少涼多；攻則重於和，藥用苦寒，救與攻不同，藥用溫熱。其卷一為總論，及五法大旨次序；諸證問答；卷二為五法似證，及雜論；卷三為五法治例，藥方；卷四為雜纂仲景論愈證、死證、吐證、諸證，及陶節庵六經用藥



法；卷五為傷寒賦，賦注中附列湯法及續補。統觀之，前三卷為原書，四五兩卷有志明所增。其編帙或倍於前，汪琥評是書，謂闡發表裏陰陽，誠為至理，論兩感等證，亦多偏僻，至其擅亂仲景之方，藥不分經，動輒增補，更甚於陶氏之殺車槌，痛斥其謬。蓋不知信古而好自用者，亦不能免之弊也。

丹溪手鏡三卷 天啓刊本

元朱震亨撰。震亨有脈因證治等書，已著錄。是書為義烏令吳尚默所刊。據尚默序云：得藏稿於丹溪裔孫文英。又有陳乾陽序云：丹溪秘惜此書，左右行游，常挾以俱，不輕示人。又當時尚默令醫官丁承祖同校刊。卷末有承祖跋云：舊本係國初孝順方處善、浦陽戴原禮同集，於洪武庚戌三月初二日，今詮次於天啓辛酉年八月中秋日。觀此，則曾經方、戴二人之手。原稾必有記錄，而刊者略之。案震亨諸書，鉅帙多出於門人之手。四庫所收格致餘論、局方發揮、金匱鉤玄，號為自撰，而鉤玄已經戴原禮補正。此外則脈因證治一書，繆遵義亦稱為親筆。是書首列評脈、察視諸條，即脈因證治卷末雜脈、察視二篇之文，出入無多。其諸證論脈及附方，往往有與脈因證治相同之處。疑震亨先有是稾，自便檢閱，後乃更變體例，撰為脈因證治，較是尤為精密。是書遂置而未行，藏稿於家，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百年。裔孫不知始末，珍為秘本。吳、陳諸序因明季體例，舉丹溪著述，獨不及脈因證治，因其書已流傳甚罕，喻昌寓意草中嘗言及之。是書見於錢曾讀書敏求記，為鈔本，趙清常所手校。述古書目作二卷，二乃三字之譌。吳騫有藏本，即此刊本。諸家皆頗重之。清代於脈因證治，數經重刊，而是書僅存舊刊本。蓋二書迭為顯晦。今合觀述其梗概略如此，至二書互有詳略，不害其並行也。

**診家樞要一卷附錄一卷** 建德周氏刊本

元滑壽撰。壽有難經本義，四庫已著錄。是書分六篇，曰脈象大旨，曰診脈之道，曰脈象陰陽類成，曰婦人脈法，曰小兒脈法，曰診家宗法。其詳在陰陽類成篇。所分脈象，曰浮沈遲數虛實洪微弦緩滑濇長短大小緊弱動伏促結芤革濡牢疾細代散，共三十字。自浮沈至動伏二十字，皆兩字對待，自促疾以下十字，則病脈之重者。其所謂診家宗法，又以浮沈為一項，遲數為一項，虛實洪微為一項，弦緊滑濇為一項，長短為一項，大小為一項，分六項，以統諸脈，以見陰陽表裏之大綱。集王叔和脈經為脈學之淵藪，而諸名醫各以其實驗心得自定執簡馭繁之法。壽是書大旨，從陰陽對待之理以求有統系，而不拘於昔人七表八裏九道之說。後來諸家多本其義而於法數畧有變通出入，減而又減，大致不能出其範圍也。建德周學海校刊是書，畧為加注，僅十餘條，又附錄諸病脈辨及持脈總論，乃本程氏醫述所輯張介賓、李中梓兩家之說，以其有可補滑氏所未備。學海亦為之加注附刊焉。



**丹溪纂要四卷** 明嘉靖重刊本

明盧和編注。和字廉夫，號易菴，東陽人。有成化甲辰自序，其凡例云，丹溪有衣鉢一書，據病論治，最為切當，但畧而未備，門人各為增錄，名蒼萃鉤玄、心法、師友淵源等書，其中互有得失，今為刪正裁取，更為潤色，歸一。謬說雜方刪之。其書凡分七十八門，論證分晰而簡當，附二百四十二方，古來名方畧具，於俗傳雜方概不濫收，能副其所言。自以己意注釋，具有條理，間有徵引，多載原禮之說，他家不泛及，別擇不苟。丹溪門下最盛，明世業醫家沿派其學說，服膺者衆，往往襲其遺說，編纂成書，或託言得其秘本，真僞難分，榛蕪不翦。是書彙集諸書，加以訂正，頗有鑒裁，體例亦甚嚴謹，較為可取。卷後有其孫竟亮跋語云，四方翻刻舛誤，故重為校刊。想見當時亦頗風行於世，別有嘉靖己未江陰趙應春刊大字本，鋟印頗工，而改作八卷，編次移動，非復舊觀，不及此本之善。

既不載盧氏原序，卷中亦未著其名，不無掠美之嫌也。



續醫說十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明吳勉學鮑士奇同校刊。前後無序跋。吳氏所刊諸書，往往序跋漏載，且有刊時未漏載，而印本缺之者。是書雜採諸書，或注出處，或不注出處，大抵明人之說為多，間及宋人說部所載逸事，唐以前書僅偶及之。共分二十七目，隨意標題，有一類僅二三條者。其論病證既非賅備，而以證分目，又時參入他證，義例未純，案宋張杲醫說取材宏富，編例清晰，



夙稱名著。明初周恭輯醫說續編，雖不及張氏之博洽，而所採多名醫撰述，論病切實，亦不失為有用之書。是書既名曰續醫說，意固在繼張氏之後，專收遺聞佚事，其宗旨與張氏相合。見聞未廣，理解未深，較之周氏續編，程度更在其下。而書出較晚，於明代事較周氏所載增多，談醫林掌故者，亦可資參考。吳氏於醫統正脈之外，所集刊醫籍尚復不少，雖疏於考訂，要不可謂非好事者耳。

醫宗必讀十卷 坊刊本

明李中梓撰中梓有內經知要士材三書等已著錄是書首總論及骨度部位藏府內景諸圖次脈法色診次本草徵要次病機分諸證為三十四門採擇古今之說而約言之間附自治醫案觀其醫案中精到者諸則具見識力明季浙東張趙一派立言偏宕喜用我法不肯詳求中梓鑒其末流所言循循矩矱寧淺毋奇不失中庸之道世以其平淡無奇輕為淺謏然其條理自清淵源自正無偏駁詭誕之說撓雜其間長樂陳念祖論近代醫家謂是書及士材三書雖曰淺率卻是守常初學者所不廢也平心而論其融貫古人條分縷析以立說淺乃使人易曉似不得謂其率爾較之繁稱博引馳騁浮談者其得失為何如其自序有云文人之舌思若泉湧詞若藻發縱其才之所之而無所不極醫宗則不然蓋亦自道其甘苦矣至其收集古方刪繁去僻亦已千有餘方擴而充之待人引申後來名著或精研仲景或博究漢唐遺籍乃進而深造之詣非中梓所幾及故相形見絀然循其途以溯洄之非斷港絕潢之不可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乙神鍼心法二卷 康熙刊本

清韓貽豐撰。貽豐字芑齋，慈谿人。康熙丙戌進士，官山西石樓縣知縣，擢汾州府同知。自記弁言，於杭州吳山紫霞洞遇雲水道人，自隱其名，授以太乙鍼於證治穴道、用鍼訣法，言之甚詳。因述為是書。上卷言證治法，下卷為門人邵天佐記貽豐平生醫業，據自記道人口授要穴四十有九，續有推廣，於靈樞、素問及鍼灸大成諸書參互考訂，刪繁就簡，所列病證二十三門，附以諸論則貽豐所增入也。所述鍼狀用法，與世所行用雷火鍼大略相同，惟所云雷火鍼之方中有蜈蚣全蝎、烏頭、巴豆諸毒品，此鍼皆不用之，而其所用之藥則秘而未言。案古於鍼灸之外別有砭法，今已不傳。此鍼撓藥為筒，佐以火力，頗與砭法相類，與鍼灸義本相通。果能辨證確，取穴準，收效自捷。貽豐仕宦所至，以術濟人，附載醫效，似非盡虛誕。其筆記道人蹤迹奇異，重訪於崆峒山，復授以穴道圖十四幅，視世傳銅人圖更精，胥縮繪小幅，以備檢閱，而未入附是書。此與製鍼之方藥不為明示，二者並留疑竇。醫家附會神仙，良方自秘，成為結習，賢者不免。竊意道人所授之穴道圖，其時西醫全體新圖尚未通行中國，度其與銅人圖未必大有異同，而太乙鍼方或除諸毒品外，與雷火鍼亦未必別有奇異之處，故略而未詳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時病機十四卷 光緒刊本

清鄒登瀛撰。登瀛字步青，元和人，諸生。為名醫薛雪弟子。是書專詳温熱病治法，卷一內經論温熱諸條，附以近代儒家之說；卷二傷寒論春温諸條，亦附諸家之說；卷三前賢論春温諸條附己說；卷四時令春温異於冬不藏精之春温附温瘧；卷五春温選用諸方；卷六卷七濕温方論；卷八濕之雜症方論；卷九暑證方論；卷十卷十一諸瘧方論；卷十二伏暑晚發方論；卷十三卷十四冬温方論。案葉桂治温熱病最負盛名，清中葉後醫家多宗之。薛雪與桂同時，論不相下，然其於治温熱實稍同調。王士雄温熱經緯以兩家之說為標準。葉氏所傳醫說多出門人筆記，薛氏濕熱論或言非其所作，實有疑義。登瀛為薛氏高弟弟子，其言自悉本師說。是書以內經仲景書為根本，博採前賢之說以疏證之，字字皆有來歷，所選諸方並皆矜慎，較葉氏之但明大意者更足徵信，而於薛氏宗旨治法正可證明，傳薛氏之衣鉢，並為葉氏之



羽翼。其書家世相傳，至曾孫炳揚遭亂殘缺，重為訂補，至元孫景堯始為付刊問世。差晚，未及如吳瑭温病條辨、王士雄温熱經緯之風行，然其書視兩家更為謹嚴，亦治温熱者所不可廢也。

本草滙纂十卷 思賢書局重刊本

清屠道和撰。道和字燮和，孝感人。是書取本草常用所及之藥五百餘品，以主治為類。凡溫補、平補、大補、滋水、溫腎、溫濇、寒濇、收斂、鎮虛、散寒、驅風、散濕、散熱、吐散、溫散、平散、滲濕、瀉濕、瀉水、降痰、瀉熱、瀉火、下氣、平瀉、溫血、涼血、下血、殺蟲、發毒、解毒、毒物三十一門。其服食諸品，仍以穀菜禽獸鱗分部，後列藏府主治之目，自稱所採太草諸書，自本經以下至清初諸家凡二十餘種。書中統叙於某某之說，未經標明，但於更端之處空格示之，不相淆。其分類過於求詳，頗嫌繁碎。藥之功用有非一端所能盡者，故又列藏府主治之目，以彌縫其闕。案本草自本經以下，皆以生質為部，而各詳主治。是書以主治為綱，乃治本草之變格。夫以生質統主治，體用兼具，專標主治，則偏重於用。然用生於體，藥之性味乃主治之根本，仍不能不詳。二五之與十，不過編纂者藉此別開一生面耳。蓋為醫者因病擇藥，便於應用，塗徑較捷。其於藥之應避忌者言之特詳，又於藥之間接見功者，皆有疏通證明，斯其可取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傷寒審症表一卷 崇文書局刊本

清包誠撰誠字興言涇縣人同治中官湖北同知少遊山左從陽湖張琦學琦服膺昌邑黃元御醫術令誠校讎元御諸書尤致力於傷寒論因作是書以提其要六經各分表於太陽分本病中風本病中寒兼病陽盛入府陰盛入藏壞病不治病七項於陽明分府病連經府病陰病不治病四項於少陽分經病本病入陽明病入三陰病壞病五項於太陰分藏病連經藏病二項於少陰厥陰各分藏病連經藏病不治病三項於汗下宜忌分可汗可吐可下不可汗不可下不可汗下六項諸項下各以方藥附之業誠之學出於黃氏四庫提要謂黃氏於素問靈樞難經皆以錯簡立說多出於武斷傷寒論則經王叔和編次已非仲景之舊黃氏有所糾正更定其失較輕誠文學之士嫻於著述體例是表就證列治言簡義賅差芟葛藤為治仲景書開一直捷途徑學者所便也



世補齋醫書前集三十三卷後集二十五卷 家刊本

清陸懋修撰懋修字九芝元和人祖與父皆儒而兼醫懋修承家學恪守古訓研求靈素以表章仲景為己任前集六種文十六卷不謝方一卷傷寒論陽明病釋四卷內經運氣病釋九卷附內經遺篇病釋一卷內經難字音義一卷皆所自撰之書其陽明病釋為生平得力所在謂今醫於傷寒不明陽明治法直至於無法可治故分陽明經病府病為二類前二卷列仲景書諸條而發明之後二卷集古今諸家之說而疏證之昌言陽明無死證苟能用仲景之法雖瀕於危尚可得生治之於早即不致於危其釋運氣謂人在氣交之中而為病仲景論傷寒所以撰用素問者無不如是又謂素問不見疫字以刺法本病論二篇之遺也後人誤以溫熱病為疫即因此故並為之釋以明疫之原其發揮仲景精義全在文集中大旨以難經言傷寒有五風寒溫熱濕皆在其中古今之病不外寒熱兩途古今之治不外溫清兩法仲景於法原已具備

後人不能引申，故多疑誤，反覆言之，不外此義。於近代治仲景書者之優劣，評騭尤詳。後集四種，重訂傅青主女科九卷、重訂戴北山廣溫熱論五卷、重訂綺石理虛元鑑五卷、校正王樸莊傷寒論註十二卷，傅氏、戴氏、綺氏之書，世所通行，懋修重加改訂，意見有不盡相同之處。王氏為懋修之外曾祖，其醫學淵源所出。王書晦而未傳，特為表章。諸書皆已列為著錄。四庫總目載東垣十書、薛氏醫案，其中並有他人著述，或由後來彙輯，或因曾經訂正，皆所互見。今用其例焉。案傷寒、溫熱之聚訟，為醫家最大公案。清中葉以後，治溫熱者多從葉桂之說。懋修於葉氏特申諍義，侃侃論辯，雖亦不無過激之語，而於傷寒解疑釋滯，允為仲景功臣，不得不推為清季治傷寒者一鉅子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丹溪總錄十二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無序跋，無總目，帙首有明善堂、安樂堂兩藏印。卷一首行外感門下有萬歷丙戌孟五字，下缺，似是鈔書年月。每卷目錄亦不全。其有卷數可考者，卷一為外感門，卷二為內傷門，卷三為風門、寒門，卷四為燥門、火門，卷五缺，卷六為痰熱門，卷七為鬱門，卷八為寒鬱門、濕鬱門、大鬱門，卷九為積門，卷十為虛損門，卷十一為婦人門，卷十二為小兒門。其無卷數可考者，暑門、濕門，應列燥門、火門之次，為第五卷；風熱門、濕熱門，應列第六卷痰熱門之次；血門、痰門，應列第九卷積門之次。共二十一門。每門諸證分子目，每證首列脈法，次丹溪心法，次諸賢論，次醫案，次附方。其以諸證分配門類，頗為雜亂，如以跌撲損傷及諸瘡疽入火鬱門，以淋證、遺精等與諸血合為一門，以關格等入痰門，未盡允當。婦人門僅載廣嗣及胎產，於目下注云詳婦人

良方、小兒門僅載涓驚風數方、於目下注云詳小兒袖珍等書。各卷之繁簡頗相懸殊、諸論長篇間有朱筆鈎刪頗疑是未定之稿又經鈔胥𢑥亂者。多紀氏醫籍考、所載丹溪一家之言、自著及後人纂輯者、共十餘種、而未載是書、姑存其目、待有别本校定焉。



太素脈祕訣二卷 明刊本

明張太素撰、劉伯詳注、太素號青城山人、伯詳爲汀州醫官、卷首有龔廷賢序、上卷首論、次以心脈定人之官品、及喜驚憂、以肝脈定職任貴賤、以脾脈定官品、以肺脈定及第、以腎脈定官品壽數、又以諸脈定移官先進退先福德等重先富貧智慧餘論五藏六氣五運、下卷論治病、藏府有餘不足、以脈定方藥、不言見證、次診脈法、次神樞玉樞經、論運氣、次節錄靈樞經、定生死、大抵以陰陽



五行、附會河圖八卦、其言汗漫不盡言醫、而亦不離於醫、自來著錄者、於太素脈之類、隸之醫家、四庫總目以崆峒仙翁太素脈訣、改入術數類存目、提要闢其荒誕、指爲術者所依託、是書則爲醫者依託術數以立言、用示玄妙、彌復糾轕、故仍列之醫家存目、明汪機作矯世惑脈論、其論太素脈畧謂、脈之變見無常、四時各異其脈、是以今日診得是脈、明日診之而或非、春間診得是脈、至夏按之而或否、彼太素者以片時之尋按、斷人一生之休

然殆必無是理。又曰：人稟天地之氣，不能無清濁純駁之殊，脈清者如其主富與貴而已，若曰何年登科，何年升授，何年招財，何年生子，吾不得而知之矣；氣之濁者，如其主貧與賤而已，若曰某時招悔，某時失財，某時損妻，某時剋子，吾亦莫得而知之矣。吾之所謂以脈知人富貴窮通者，一本於理而論也，豈敢妄為之說以欺人哉。斯實持平之論。至是書所謂以某藏脈主某事，尤為穿鑿，緣論尚未及之，亦不待辨者也。





## 麻證全書四卷　光緒蕭山湯氏刊本

舊題元滑壽撰。壽有難經本義，四庫已著錄。診家樞要，今亦著錄。二書之外，又有讀素問鈔、讀傷寒論鈔、痔瘻篇、醫韻等書，惟是書不見著錄。光緒中，蕭山湯鼎烜官江西縣令，於南昌書肆得之，付刊。前二卷論一百八篇，又總括證治二十條。後二卷載方三百五十有一，卷後附各藥詳注。案壽為元代遺民，明初猶在，故明史入方技傳。書中引及張景岳、李士材、繆仲醇諸人，遠在其後，非壽所及見。其所載諸方，出於明以後者，數見至銀翹散、桑菊飲，乃清吳瑭溫病條辨中所自製方。且文筆凡近，與壽他書不相類。其論四方之病名異同，歷舉各地，有十九行省名目，非元明之間語，顯是清嘉道以後之人所作，偽託壽名。卷首有壽原論，自述所著諸書云：以內經文理深奧，注內經真詮、難經博議、脈理存真，因家貧不能付梓。惟脈學一書，行世最先。今此麻證新書，吾與張先生共製等語。其書名皆與傳本不合，

同撰是書之張先生、亦未著其名字、又有浮海道人原序、及無名氏原評數則、皆淺泛類近人之筆、審其書中方論、詳晰可取、何必冒名以自累其書、或是原稾佚作者之名、無識者裝點增飾、假壽名以市重、醫籍中類此固恒有之、今節取其書、而辨其作者之不足信如此、湯氏新刊序稱與戚友參互考訂、可見者、四方麻名論後有增補一條、其他論末間有加愚按之說者、或亦其所補、而於可疑之處、皆無辨訂、每卷首行、列總纂湯某會纂某某之名、其陋可知矣、



醫學滙海三十六卷 道光刊本

清孫德潤撰、德潤字慎之、號笠山、豐潤人、有嘉慶庚辰自序、畧謂因病學醫、歷經卅載、以今病證古書、觸類旁通、折衷歸於一是、薈萃統乎羣言、顏曰滙海、取其包納無遺也、其分列病證二百餘門、瘍科傷科婦科兒科皆具、其所採多金元以後之說、普通習用之書、總論多常談、歷叙醫學源流、於清代僅舉葉天士薛一瓢二人、其引前人書名最習見者、為東醫寶鑑、萬病回春、及王肯堂證治準繩、李中梓醫宗必讀等、其全書宗旨、尚無偏僻駁雜之弊、而見聞寡陋、上未究軒岐仲景之精奧、下未窺近代名醫之著述、遽標滙海之名、殊覺不稱、醫貴心得、故近代名著、皆專精一門、窮畢生之心力、成書數卷、方能自立、若諸門畢備、無所不包、而所據皆習見之陳言、為鄉曲醫者饋貧之糧、未始無補、不足附著作之林也、

脈學歸源五卷 刊本

清姚克諧撰。克諧字海艛，四川人。卷首有同治甲戌自序，略謂中年游宦兩江，多疾，友人授以方書脈訣，始研究切脈，撰為是書。取前人舊訣彙輯成編，經絡藏府，專遵古法，所言脈家、臚列後人諸集。卷一總論，專取黃元御內經解、玉楸解之說。卷二為黃元御二十四脈論、李時珍二十七脈歌。卷三為李中梓四言脈訣及雜說、陳念祖切脈法。卷四為仲景傷寒脈法。卷五則切外三要，兼言望聞問，以備四診之法也。尋繹其大義，於切脈之法，取李中梓、陳念祖兩家，而持論多取黃元御之說。陳義求高，按之條理，殊無歸宿，於古今言脈諸書、異同分合、非能博稽貫串，以別白是非。蓋黃氏之說，汪洋縱恣，實際轉疏。克諧從其書入手，好作大言，宜其涉獵所及，終多影響，未足言專家之業也。



備急千金要方三十卷附考異一卷 日本影宋刊本

唐孫思邈撰。四庫著錄九十三卷，承明人傳刻，其源出於道藏。宋代晁氏、陳氏書目，皆作千金要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元本及明正德本尚仍其舊，後來之本，混合為一，強分卷帙，全失本真。嘉慶中，孫星衍據石刻重刊千金寶要，為原書之摘本，已識通行本全書之誤。此本乃日本嘉永二年影寫宋本重刊，後載宋治平三年奉聖旨鏤版，列校正諸臣高保衡、孫奇、林億、錢象先及監修韓琦、曾公亮、歐陽修、趙槩諸人銜名，日本醫官多紀元堅等撰序，稱原本為北條顯時舊藏，第四卷止存二葉，重刊時從元本補完，後附考異一卷。所據諸本，一真本、國傳李唐遺卷，未經宋校，存序並第一卷，末云正和四年和氣嗣成以秘本寫，是本異同甚多。一元本，不記梓行年月，題曰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其標亦出於宋本。一正德本，行款字數全與元本同，有正德辛巳歲孟秋慎德齋劉氏刊記，即覆刻元本者。一嘉靖本，喬世寧刊，即鈔於道藏中九十三卷者。一萬歷本，方中聲據嘉靖本重刊。於是書沿革甚明。書中第一卷

序例、第二卷至第四卷婦人方、第五卷少小嬰孺、第六卷七竅病、第七卷風毒腳氣、第八卷諸風、第九卷至第十卷傷寒方、第十一卷肝藏、第十二卷膽腑、第十三卷心藏、第十四卷小腸腑、第十五卷脾藏、第十六卷胃腑、第十七卷肺藏、第十八卷大腸腑、第十九卷腎藏、第二十卷膀胱腑、第二十一卷消渴淋閉尿血水腫、第二十二卷丁腫癰疽、第二十三卷痔漏、第二十四卷解毒并雜治、第二十五卷備急、第二十六卷食治、第二十七卷養性、第二十八卷平脈、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卷鍼灸。其第五第六第十五諸卷皆分上下。就其編次可證後來移改之誤。案千金方原本。自明正德後傳刊罕見。世所通行者僅有嘉靖萬曆兩刊之九十三卷本。四庫即以之著錄。賴有此影刊宋本。得存廬山真面。清末武昌柯氏復用此本重刊。校勘加詳。並稱善本。是書雖經四庫著錄。而所據之本不同。當時未見原本。故提要言之不能詳確。凡古書真本足本之後



出者皆當補行著錄。茲特縷述原委。以補其所未備焉。

千金翼方三十卷 日本影元刊本

唐孫思邈撰。思邈既撰備急千金要方，復撰翼方，相輔而行。宋林億等奉敕校正。後因二書仍分爲二，各三十卷。歷宋至元，刊本仍之。而流傳漸稀，明嘉靖中，喬世寧所刊千金要方，出於道藏編次，卷帙大異於原本，萬歷中，王肯堂乃刊翼方單行，猶仍原本，未至如喬本之歧出。王氏序稱苦無宋本校讐，於其譌誤之灼然無疑者，然後改正。不然，寧仍其舊。故其中儘有足以正誤之處，而因校而誤者亦復不少，文句亦有顛倒移改，甚至脫落數條，失原本之真相。不得謂之善本。此本是爲日本文政十三年據元大德本影寫重刊，後有樗園杉本良跋，并校刻諸人名氏。雖校以諸書所引，外誤仍多，而跋稱一點一畫不差，其舊墨守元刊，不失矜慎之義，據經籍訪古志云，刊



本時有殘缺二卷，附後。此本未見脫佚，可惜。案是書分藥錄、纂要、本草、婦人、傷寒、小兒、七竅眼病等，養性、辟穀、退居、補益、中風、雜病、總療萬病、飛鍊、瘡癰、色脈、鍼灸、禁經，凡十有八門。與要方互有出入，所載之方，亦有重複異同，其中傷寒二卷，與外臺秘要所引各條，多相合，並足考見唐時傷寒論舊本，與宋林億等校定、金成無已所校注者不同。近代注仲景書者，尤奉爲典要云。

千金寶要六卷 平津館叢書本

宋郭思編錄。思宣和中官徽猷閣直學士，擇孫思邈千金方要語，編為是書。宣和六年刻石於華州公署。明正統、景泰間，俱有木石刻本。隆慶中，秦王守中嘗以付梓，復刻石於耀州真人祠。清乾嘉間，陽湖孫星衍遊關中，得其搨本，後刊入叢書。當時四庫著錄千金方一書，為後人僞亂之本，星衍謂是書乃宋人所錄，猶出於舊時原本，甚重視之。阮元收採四庫未收諸書，遂以進御，見於揅經室外集。是書目分十七篇，曰婦人第一，小兒第二，中毒第三，飲食中毒第四，解百藥毒第五，蛇蝎等毒第六，喉痺金瘡第七，瘡疽癰腫第八，霍亂吐瀉第九，虎犬馬傷第十，舌耳心目等大小便第十一，中暑大風水氣第十二，瘧痢癥等第十三，頭風吐逆第十四，痰癖濁淋第十五，頸面手足瘰癧瘡漏第十六，痔第十七，附論及千金頌。知孫序云共十八卷，今本作六卷，未知即孫氏所合併否。考宋史藝文志於採錄孫真人書者，有楊曄千金纂錄二卷（亦見通志藝文略，作一卷），田誼歸千金手鑑二十卷，崔行功千金秘要備急方一卷（亦見通志藝文略），獨是書未見著錄，殆因石刻之本流傳未普歟。三家之書已佚不傳，而是書以石刻經久獨存。今千金方宋元原本並有覆刻，譌誤仍不盡免，用是書所見者以證異同，不特删繁存要，便於選用，其有資校勘匡復匪鮮也。

衛生簡易方十二卷 乾隆重刊本

明胡濙撰。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庚辰進士，歷官至禮部尚書。黃氏千頃堂書目載是書作四卷，注云：濙為禮部侍郎，出使四方，輯所得醫方進於朝。一作十二卷。明史藝文志同之。錢塘丁氏八千卷樓書目：有明刊本四卷。又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嘉請刊本作十二卷。有永樂廿一年七月初四日濙進書表，略稱：奉沐寵榮而任使，俾馳軺傳以諮詢訪輯搜求，經十七載，討論講究，閱千萬人，網羅



南北之奇良，蒐輯古今之秘要，取其有易，不特便於旅途，拔其精華，實有利於人。已謹集簡易諸方，方資惠安萬姓云云。卷後有濙自誌，及夏原吉、楊榮、黃淮諸序。此本為其裔孫所刊，僅有乾隆四十六年重刊自序，於表誌原序皆缺而未載，蓋未見明刊舊本也。案濙於永樂初年，以給事中奉使巡行各行有，先後至十七年之久，陽稱頒御製書，及尋訪仙人為名，成祖實隱使偵建文及從亡諸臣蹤跡，還朝已晉秩禮部侍郎。千頃堂書目所言尚未詳悉。是

書凡載三千九百六十餘方，但明主治，無附論，故名曰簡易。搜輯甚廣，其中當有秘方，王嘉請中奉敕校刊，當時頗重其書也。

嬰童百問十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有嘉靖十八年吏部尚書許讃進書疏，云原刻於陝西藍田縣，今乃少見，進呈後奉旨着禮部校正刊行。其後復有王肯堂刊本，載夏言、王雲鳳、蕭謙、王肯堂諸序。據考藍田原本，正德初縣令郭坤所刊，其父靜之得此書於鄧州，命坤刻之。王雲鳳、蕭謙兩序皆為郭氏作，謙云相傳書出於魯伯嗣，而無左驗，故書曰學而不曰撰。王肯堂序亦云說者雖謂出於魯氏，而不復可考。然則後人竟以為魯氏所作者，當存疑也。此帙似出於嘉靖時校刊之本，字體猶存明中葉以前式樣，夏言序即為此本作，而卷首未見，當是脫佚。以王肯堂刊本與之對校，頗有異同。此本總目分上下二卷，各五十問，每卷中又各分子卷五，每篇皆以第幾問標題。王本則删去上下二字，而第幾問字改注每證之下，不合古醫書舊式，卷中往往改竄文句，意在便俗，失古人文法。原本方藥中丸字皆作圓，宋人諸醫書皆如是，王本悉改丸字，雖屬無關宏旨，要失舊本真象。明自嘉靖以後所刻書，輒以意改舊本，大率類是，因是可定此本為嘉靖本。而封面有聚錦堂書坊跋語，標題曰王宇泰先生訂，則大誤。果從王氏所訂，當用王本重刊，何以轉用王氏未訂之本？明是修補嘉靖舊板，而慕王氏重名，妄題此語，不知其名實不符，乃書賈不學常態，不足為異也。是書方藥大多出於錢乙，而兼採葛氏肘後方、孫氏千金方、楊氏仁齋直指方、陳氏病源方，要以錢氏為宗，又引揚[湯]氏之說，亦影未詳其名字。自朱肱作傷寒百問，錢聞禮繼之作百證歌，醫者因其法推廣於諸證，每以百問名書，以示詳備。是書於小兒科中足稱善本，而此本乃未經改竄之舊本，亦可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醫說續編十八卷　明刊本

明周恭撰。恭崑山人，蘇州府志藝文載恭所著書凡八種，其關於醫事者，有增校醫史四卷、醫效日鈔四卷、事親須知五十卷、醫統續編五十卷，獨未及是書，未知與醫統續編是否一書有傳譌，抑是各為一書。是書為續宋張杲醫說而作，恭自序略謂，張氏書所敘，求其精微，取法於後世，闡三皇以來之道，則未有闡發，故因其所未備者搜而得之云云。其目分醫書、鍼灸、脈法、論醫、用藥、藥戒、養生、調攝、食忌、雜忌，以及臟列諸證，分門治法，終以諸方，統名曰醫說會編，蓋與張氏書合刻並行。張氏書四庫已著錄，此單行續編十八卷，則恭所自輯也。綜觀兩書，張氏博采子史說部，多出醫書之外，於醫書僅及許氏本事方、雞峯普濟方等所載罕見之證，以廣異聞。恭書則多采通行醫書，以張從正、李杲、朱震亨、羅天益諸書醫案為大宗，而旁徵載籍，不及張氏之博采。北宋以前，猶承六朝隋唐遺風，學重博通。金元以後，學分門戶，取裁較狹，醫術亦然。恭生明代，耳目濡染於金元諸家，轉以病張書之未極精微，未闢大道，不知張氏三世傳醫，旁通群籍，用資攷證，重在佚聞，原非以為醫家科律正法。恭之所采，雖足補所未備，而於張氏之編輯本意，實未盡合。其論古書一門，所取金元諸家之說，亦未盡甄錄精當。末卷諸方一卷，多半屬普通常用之方，人所共知者，既無發明，似涉疏贅。大凡著述稱續某書者，往往求勝於前人，而反不及前人。然彼此互證，究可增益見聞，且可覘學術風氣之變遷沿革，是書固所不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今醫鑑十六卷 萬曆刊本

明龔廷賢撰。廷賢，金谿人。父信，先有纂輯，廷賢續成是書。書中標題冠以王宇泰先生訂補字。據廷賢自序云，釐為八卷，蓋初本如是，後乃增為十六卷，或據王氏書擴充，故有訂補之稱。首為脈訣、病機、藥性、運氣，以下分門臚列諸證，婦人、小兒、外科、傷科皆備，而以通治、救荒二門終之。其書融會古今，所據前人之說，不標名氏，參以己意，自運成文，條理甚清，發明不少。薈萃諸科，歸於簡括，不漏不蕪。於傷寒大門，上承仲景書，貫通宋後諸說，別分中寒、暑溼、溫疫，不相夾雜，宗旨中正，在明人醫籍中頗稱不陋。廷賢父子累世為醫官，有經驗，其纂述宗旨重在實用，故不涉門戶之見，於古今醫說並蓄兼收，雖不及王肯堂證治準繩之閎博，而語有條貫，便於尋覽，此醫家實用之書，異於修談著作者也。自序發明書名醫鑑之義，謂鑑惟空而後無遺照，醫必明而後無遺疾，上考諸古，下質諸今，皆於明驗者取之，亦持平之論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本草述三十二卷嘉慶重刊本

明劉若金撰。若金字雲密，潛江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至刑部尚書。崇禎中乞病歸里，隱居著書。是書載藥四百九十種，搜集諸家之説，自加論斷，凡八十餘萬言，歷三十年而後成。清康熙中，其子官浙江臨安知縣，始以付梓，而流傳未廣，四庫未經收入著錄。嘉慶庚午，武進薛鎬爲之重刊。案歷代考論本草之書，自本經以下，梁陶宏景廣爲別錄，唐宋數經增修，至唐慎微類證一書，號爲集成。明李時珍撰綱目，益爲詳備。繆希雍撰經疏，多參新義，並爲明代名著。若金所述，藥不求備，臚列舊説，於金元醫家張潔古、李東垣、王海藏、朱丹溪諸人方論精言，載之尤悉。其宗旨在於辨明藥性之屬陰屬陽，以與病證之陰陽求其沂合，體會前賢製方之意，於醫理尤爲親切，有裨實用，足爲注本草者特開生面，自成一家。故其藥品次序，亦頗異於綱目等書，蓋別有所用意，具詳於目錄後陳訏跋中。後來武進鄒澍撰本經疏證，其藥品專取本經，其引證專取仲景方，較是書尤爲謹嚴，而體例實由是書開其先也。論者謂鄒氏疏證於讀仲景書者可資啓發，然則讀是書者，於金元諸家醫術兼有闡明，亦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潛邨醫案二卷臨症指南二卷 乾隆刊本

清楊乘六撰。乘六已有任篇，已著錄。其論醫最推重高鼓峯、呂留良二人，蓋源出於浙東張介賓、趙獻可，專尚溫補。是書自述醫案四十則，然全用參附取效。其中如吳長人瘦證案、論格陽戴陽，汪聞遠血症案、論脾肺氣虛下陷不能攝血，許五常室人產後腸痛案、論血虛肝葉燥硬，皆有獨到之處。然治病斷無一概屏絕寒涼之理。自云行醫三十年，歷症多矣，而所列諸案無論何症，展轉推勘，終必歸於溫補而後已，其偏執顯然，無可為諱。臨症指南論臨症專以驗舌為準，其分虛實、分陰陽、論病法，皆無可議，至以舌色分藏府、配主方之法，雖援內經立說，總涉附會，難以盡驗。分配之方三十有奇，竟其宗旨，在於執簡馭繁。自云經絡藏府，無病不統於其中，通塞正變，無法不備於其內。又云臨症者若因此趨於簡易之途，而不復於瀆蒙著力，繁冗縈心，則開後學一直捷之徑，適貽後學以疏陋之譏，並其流弊，已自知之而自言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六經傷寒辨證四卷附一卷 刊本

清蔡宗玉撰。宗玉字茗莊，泉州人。隱於醫，長樂陳念祖曾師事之。是書稾存於念祖家，侯官林昌彝從念祖之孫濟之為補論數條，又附說辨等十一條於後。又原書但載方名，不詳藥味，林氏為補錄全方，別為一卷附之。案原書就傷寒六經見證，每證臚列原文，辨別治法。林氏所舉，如均一惡寒，一用附子湯，一用白虎湯，口中和與不和之辨也；均一惡風，一用桂枝湯，一用小柴胡湯，有脇滿無脇滿之辨也。他證皆可以此類推，不待繁言，蔡氏自見可為讀仲景書者示其塗徑。至林氏所附諸條，大半藉以辨傷寒溫熱之治法之當分，多從吳瑭溫病條辨之說，似與宗玉原書別為一義。其救治羊毛瘟神方、急救軟腳瘟及沙疵七十二種神方、雷擊散急救霍亂神方、大瘟疫金砂雷擊黃散等，皆涉迷信，又與研究仲景書無關，頗為不倫。文人談醫，俗見未除，雜登大雅，是反足為原書之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黄帝内經素問校議殘本四卷附難經校訂一卷稾本

清姚凱元撰。凱元字子湘，號雪竽，歸安人。禮部尚書文田之孫，光緒中官光祿寺署正。是書稾本，闕前二卷，存卷三至卷六。校例分數類，存者曰通證，曰摘衍，曰攷異，曰訂誤。所據之本為林億等新校正之王冰注本、吳琨注本、張琦釋義本，黄元御之説，亦偶及之。所援引他書，為皇甫謐甲乙經、王叔和脉經、楊上善太素注、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孫思邈千金方。其通證以素問本書互證，頗有發明。攷異亦根據鄭寶。至摘衍訂誤，則諸家校注非義難通曉者，往往謂之衍文錯簡，各以意為之説。本難盡信，今為薈萃，仍未易有折衷。凱元致力甚勤，稾中塗乙甚多，似尚未以為定稾。前二卷已佚，序例不見，所闕之類，亦未悉其目。僅此四類，儻有人為之勘定，亦尚可存，庶不沒其苦心也。其難經校訂，則大多取材於日本丹波元胤之書耳。



活幼心書三卷校記一卷宣統重刊元本

元曾世榮撰。世榮字德顯，號育溪，衡陽人。儒而工醫，尤長於幼科。其學出於世醫劉思道，思道五世祖杞，得宋翰林待醫戴堯道之傳，傳授有緒。世榮又就遺書精加編次，有刪有增。自序云，書非可用不敢錄，方非已効弗敢取。訂為上中下三卷，下卷又分子卷四。上卷訣證編為詩賦七十五則，中卷為明本論，下卷為信效方。千頃堂書目有是書，盧文弨補元藝文志、湖南通志載之，皆作二卷，似未見全書。明宣德中有修補本，日本富保中亦曾為校刊。是本猶是元至元甲午曾氏原刊，吳縣黄丕烈士禮居收藏，後歸江陰繆荃孫藝風堂。宣統初，武昌柯逢時據以重刊。案是書前人著錄多作新書，殆因傳聞音同而混。黄氏士禮居題跋亦沿其誤，且誤曾為曹。蓋以醫籍不甚經意，涉筆偶疏。世榮學有淵源，兼多心得，其書辨證

詳明，處方精審，且所取多宋以前舊方，柯氏所論至允，後附重刊校記百有餘條，讐勘精當，允稱善本。



眼科龍木論十卷 萬曆刊本

舊題葆光道人祕傳。葆光道人名氏未詳。是本明萬歷乙亥御史敫所黃氏所刊，廣東按察司僉事王問為之序。醫林大觀書目載是書屬之王問者，誤也。卷首為葆光道人眼科祕傳各法，臚列七十二證問答，隨列諸方，卷一至卷六為七十二證方論，每條附審的歌，卷七宋代諸家名方，卷八鍼灸經，卷九卷十辨論藥性



考崇文總目，有龍樹眼論一卷，趙希弁讀書後志作三卷，跋云，佛經龍樹大士者，能治眼疾，或假其說，集治七十二種目病之方。日本多紀元堅從朝鮮醫方類聚中輯出為一卷。劉氏幼幼新書亦引龍木論，謂即世言龍木王菩薩之書。是書蓋從舊傳龍樹原論增演成編，證之聖濟總錄、幼幼新書所引者相符。日本多紀元胤醫籍考載狩谷掖齋藏永應中鈔本，其時當

明洪武季年，定是書為宋元間人所作，其說近是。後有別本大字鈔本，卷首不著姓先道人書，又宋史藝文志有劉皓眼論審的歌（通志畧作劉皓眼論審的歌），原書已佚。是書七十二證方論後所附歌詞，及總論首審的發揮，即出皓書，多紀門人木村友賢、岡本椿年據之輯錄，以還皓書舊觀。至若危氏得效方中有龍樹眼論一卷，校之是書，全然不同，乃別是一家之書也。蓋方技家言往往附會仙佛，以神其說，治法方論，非盡荒渺無稽。凡古佚籍流傳，如唐之千金、外臺，宋之聖濟、聖惠諸書所收集者尚多可據。龍樹原論出於隋唐以前，唐宋人皆經援引，不同杜撰，後人遞有增加，具見專家舊說，終為眼科中可據之書也。

慈濟方一卷（宣統海豐吳氏刊本）

明釋景隆撰。景隆號空谷，吳人。卷首有正統四年臨川聶大年序，稱景隆戒行精專，經禪之餘，旁及於醫。是書雜記丸散膏丹及單方，凡內外諸證，治傷療毒皆具，而不以類分，蓋出於隨得隨記。其中儘有秘與之方，自撰病端說一篇，畧謂病端者，心識也。病無自性，依心體而後病緣，是以記得我有頭運之症，頭運便至，記得我有寒熱之症，寒熱便至，氣噎轉食，耳鳴眼花，吉凶夜夢，莫不皆然。此心是妄心，亦名緣慮心，升天墮地，皆此心也。此心依乎佛性而成妄體，輪迴生死，而無有了期。修行學道，要鎖此妄心，發明佛性也云云。以禪理論病，於攝生持養原有特見，若以醫理言之，心果靜定，七情自可無傷，六氣外輕犯，然天時人事，亦終有不可避免者，以言減病之量則可，竟謂絕病之緣，仍未

能信也釋氏之説往往有獨到之處而無以賅其全於此可見是本出於吳鶩舊藏明刊本又有明善堂安樂堂兩藏印宣統初海豐吳氏石蓮盦據以重刊亦醫籍中之稀本也



世栻別有醫學真傳一書前已撰有提要按世栻所撰之書應以此種列於前而醫學真傳提要中應將本書籍目刪去改為世栻有素問直解已著錄請於跋業改正為妥

素問直解九卷 康熙原刊本

清高世栻撰世栻字士宗錢塘人與同縣張志聰講醫於侶山堂同肇軒岐仲景之書各有著述志聰於內經素問靈樞並有集註士宗謂志聰之注義意艱深其失也晦故撰是書義取直捷明白大抵依經演繹訓詁易曉按素問一書自王冰作註已異舊本林億等重加校正得者固多失者亦仍不免歷代註家各以意為增損世栻自撰凡例云舊注於字句文義有重複而不作衍文者有倒置而未經改正者有以訛傳訛而妄加詳察者皆細為考校確參訂正順以自信後來黃元御撰懸解動以衍文錯簡變亂古經以申己見張琦校義亦復同之世栻宗旨中正尚不致如彼之失於偏蔽其體會經文貫串曉暢自云期於可合正文誦讀俾便於學者世栻與張志聰同志共學闡明古義一求奧賾一取明通兩人著述頗有相輔而行之意皆有功於醫學不可廢也

松峯說疫六卷瘟疫論類編五卷 道光重刊本

清劉奎撰。奎字松峯，諸城人，大學士統勳之子。劉氏家門鼎盛，奎獨淡於榮利，家居不出，以醫術濟人，不邀財賄。其父字引嵐，素精醫學，有所受。子秉錦，亦世其學，助為編輯。於治瘟疫致力尤深。是書分六門：曰述古，曰論治，曰雜疫，曰辨疑，曰諸方，曰運氣。其述古兼載論說及醫案。其論治有統治八法，又有仿傷寒六經治法。其雜疫備列俗稱各種瘟名、類名、擇名，多屬齊魯閭土



語，而北方燕冀豫秦晉亦間有同稱。其治法則亦得之泰山石壁中，試之而效，故廣流傳。其辨疑雜辨前人治瘟疫偏誤之失，及傷寒與瘟疫之不同，并論證之獨見與舊說異者。其諸方之隨證應用者，多分見於論治之下，此特普通辟瘟除穢等丸散方。其運氣詳論五運六氣司天在泉於瘟疫所係最重，病情之變幻不測，醫家之隨宜因應，關鍵全在乎此。奎專家之學，而通古今，其施治尤注意於鄉僻貧寒，其處方用藥往往就隨地可得之植物，發明應用，不尚珍奇，蓋為窮鄉僻壤而設，如當時昌邑黃元御之以浮萍代麻黃，實自奎創之。奎於前人治瘟疫之書，得力於吳有性瘟疫論，重加訂正編次，名曰類編，分諸論、統治、雜證、擬要、正誤為五卷，頗有發明，當時稱之，流傳日本，為重刊通行焉。據劉嗣宗序云：奎所著書行世者，尚有濯西救急簡方一種，又所著復有景岳全書節本、四大家醫粹、松峯



醫話等，並未見傳本云。

醫林大觀書目不分卷 原稿本

清改師立編。師立字蓮洲，宛平人。以監生効力太醫院，充纂輯醫宗金鑑謄錄官，見於修書館臣銜名中。據是書自序，略謂乾隆四年開館修醫書，宮府秘笈悉予奉至館局，其購自書肆者復數千卷。師立時充館職，裒集其目，區分門類，都為一帙，以備學者之稽詢。又謂其漸滅無存，徒有空名，而仍筆之者，則以宇宙茫茫，名山之藏，古有其人，示學者之所當留意，庶幾遇之也。其編目前列不分類者，以時為次，自古代至清初，凡六百七十餘種；後復分類臚列諸科，凡五百餘種，共一千一百七十餘種。其中前後分合互見者，亦不下數十種。案乾隆朝敕修醫書，據館臣兩次奏疏，初擬分兩部，小而約者為初學誦讀，大而博者備學成參考，先發大內藏籍，並徵集海內古今醫書，以備採輯，繼乃縮小規模，改為專修一書，徵書之令亦未舉行。據師立所述，僅於書肆訪購，目中所載兼有未見之書，當出館中擬開以待徵訪者。師立因以為私錄，惜其未將已見未見注明，無從考見當時館中實有之書。獨於醫宗金鑑注釋傷寒論所採錄十九家，詳為標出，而後來四庫總目於十九家中著錄僅及數家，餘并其目亦未存，不可謂非闕典。此目於未分類者，時代混淆，撰人亦有誤者，蓋未詳加考訂，編次草草，然孤稿僅存，亦談醫林掌故者所不廢也。

痘學真傳八卷　乾隆刊本

清葉大椿撰。大椿字子容，無錫人，與吳縣葉桂同族，受醫學於桂，尤精於痘科，有名於時。就閱歷心得，撰為是書。首論說三十二篇，次逐朝證治，次兼證，次醫案，次古人醫案，次古人哲言，次方釋，次藥性，而以痧疹諸論附於後，使與痘證不相混淆。其諸論說貫串古今治痘諸書，發明闡繹，皆從體驗得來，尤精者如痘不為害惟毒為害及兼證誤藥諸篇，實為治痘者度盡金鍼。其方釋一卷，薈萃方書，逐味加以詮釋，使用方者臨診有所斟酌。藥性一卷，詳其宜忌，既可悟古人製方之作用，又以防誤用之流弊，非同於普通之注本草者。案痘證為小兒生死關頭，其病最普，其書亦最夥，在專業者墨守一家之言，未必全通奧理，在兼擅者略舉大綱之法，未必深究根源，下之則陳言稗販，衆說雷同，求



其名編，稀如星鳳。大椿學有淵源，富於經驗，是書論醫理則究委窮源，論治法則分條共貫，使學者按節而施，確乎可據，為痘科最詳明最切用之書，百年來醫家奉為指南之導，無間言焉。庫

古今醫案按十卷 光緒重刊本

清俞震撰。震字東扶，號惺齋，嘉善人。以醫名吳越間。年七十始成是書，蓋歷五年而後脫稿。以向來刊行之醫案醇疵並收，故辨其真偽是非，析其同中之異，期於無誤後人。其所取於前人之成案，如江氏類案，最有名，入選者不過十之三四；他作不過十之一二。此外見諸史傳及說部雜書，但有新意奇法，闕皆採擷。同時名醫治奇病有奇驗者，必目擊始載之，不以傳聞為據。分證為類，未滿十三科，每類多寡不拘，以有心得為主。體例至為矜慎。案醫案一門，廣載異聞，足以益人神智，第作者苟有鶩博之心，未必逐條深加體驗，則耳食之識，終難取信。四庫所著錄者，以江瓘父子所輯類編較多可取，魏之琇續編即多可議。震老於醫事，博中求約，每證酌採精要之案，或有同證異治，必發明其殊塗同歸之所以然，彼此參證，以求真諦。於傷寒溫熱兩病尤為剖析入微，其中自出心語者，不勝枚舉。論其書之精審，較之江氏類編尤為後來居上。至魏氏續編，或論其為未定之本，精粗顯判，不可同日語矣。震生當乾隆時，於吳葉桂為後進，其醫派頗相近，故所載之案至葉氏而止。其論近代治仲景書諸家評騭平允。謂讀書與治病，時合時離，古法與今方，有因有革，善讀書斯善治，非讀死書之謂也；用古法須用今方，非執死板方之謂也。可見其宗旨所在。桐鄉陸定圃冷廬醫話甚推重是書，謂其選擇簡當，論說精透，可為醫林圭臬，洵知言也。

時病論八卷 光緒刊本

清雷豐撰豐字少逸衢州人布衣世習為醫其父字逸仙集古人醫書為醫博四十卷又自著醫約四卷咸豐中遭兵亂失之豐就僅存之方案為編四卷是書據自序亦淵源於家訓專為時病而作專論四時之病取內經陰陽應象大論所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以八語為綱集四時之病為目兼考古今之說先論病論其常次治案治其變卷後附諸論曰治時病常變須會通曰五運六氣曰溫瘟不同曰傷寒書統治六氣曰闢俗醫混稱傷寒曰闢時俗齙齞班證曰夫證兼證曰成方須損益曰胎前產後慎藥（曰輕病宜細心重病宜大膽曰醫家[illegible]）曰古今醫書宜參攷共十三篇案豐所編定條理清晰本於古而通於今不特寒溫不相雜溫瘟亦不相混於自來醫家糾葛刪除殆盡其論溫瘟之異及傷寒書統治六氣夫證兼證等篇薈萃諸家之說而擷其精蘊博而不雜與吳瑭王士雄等可相肩隨其擇言尤慎偏駁較少亦因後起有所取鑒故益嚴謹耳在晚近新著中可觀者也

痘疹博愛心鑑二卷 嘉靖刊本

明魏直撰。直字廷豹，號桂岩，蕭山人。能詩，以醫聞吳越間。治痘疹奇驗。見縣志。日本多紀元胤醫籍考，載是書有嘉靖乙酉自序。此本已失之。上卷為圖說及諸方，下卷論見證及藥性。大旨謂痘全由於氣血，宜補不宜攻。其主要方為保元湯，人參為君，黃芪為臣，甘草為佐，即李東垣之黃芪湯，改此名。隨證加入他藥，以理氣血，尤重在扶氣。其諸圖謂人身一太極，於氣血傳變以示四序流行陰陽交會，仿太極圖意演為諸圖。其要領在於扶陽以抑陰，故用藥以溫補為主。案痘以氣血為主，原屬不刊之論。然人體有稟賦強弱之不同，天時有寒燠偏勝之各異，病因萬變，兼證最繁，治本不治標，守經不達權，終非通識。其立說附會易理，涉於玄虛，求明而反晦，頗蹈明人講學之習，失醫家實事求是之道。蓋其書有體而無用，以矯寒涼攻伐之失，非無可取；若奉為痘科之準繩，則籠統施治，必歸偏執。其流弊正復不免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眼科秘書二卷 光緒重刊本

清釋月潭撰。月潭四川人，住峨眉山，以眼科名。康熙乙酉，翰林荊南張志清游蜀，喜醫方，於鎮將席上遇之，乞其書不可得。因效朱彝尊竊取錢曾讀書敏求記故事，於中秋節日，設宴招月潭，陰使鎮署胥吏賄其徒，啓鑰發篋，衆手分鈔，半日而畢。其書遂傳。上卷首為通治諸丸散膏方，次分證四十方，下卷號為千金不易方，以四物湯為主方，次分心肝脾肺腎五藏虛實應用各方，次為點洗雜治諸方，共方一百二十有八，各疏主治、為製藥之法，頗為詳晰。案眼科之陳二相因，運用仍在經驗心得。是書論證於內傷外感分別明瞭，分經為治，尚有軌轍可循。咸豐中有重刊本，光緒中湘陰李氏復刊之，卷首有總論一篇，未著何人所作，謂治眼當究所由，或驅風或清火，病多在肝腎，亦有虛實之分。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不可輕用刀鍼點割，以貽終身之害。又謂北方人患目最多，因日冒風沙，夜眠熱坑使然，宜於涼藥，亦足補月潭方論中所未盡也。

黃帝內經始生考三卷 隆慶刊本

明陰秉暘撰。秉暘汲縣人，自號衛涯居人。明史藝文志有內經類考十卷，未見傳本。是書自序，略謂內經考者，考內經而錄之也。醫經志論鈔，區別有八，曰始生，曰修養，曰病因，曰診視，曰醫療，曰鍼灸，曰運氣，曰藥性。又謂原病有式，鍼灸有經，醫療有方，診視有訣，運氣有全書，藥性有本草，修養種種，比之虛寂者有矣，固不必內經。獨始生尚未及聞，於是再鈔詮次，修條疏云云，則是書乃就類考中提出重次者。其凡例有云，本經直書，而此則分款列圖者，經文深奧，必如此而後一覽可知，推其用意，與張介賓類經，雖詳略不同，其取義頗相近。復重以諸類分類多，已詳他書，特重次始生一門，以詳人所略。案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有是書，作六卷，是本僅三卷，未知其是否缺半，抑錢記六卷之數有譌，待得別有本校證，方能定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醫學傳心不分卷 舊鈔本

舊題明李中梓撰。中梓有刪補頤生微論、雷公炮製藥性解，見四庫存目。內經知要、士材三書、醫宗必讀，今亦著錄。是書爲舊鈔，卷端有壽陽祁氏藏印，未見刊本。首載用藥賦、治病主藥歌，引經藥七方之方十劑之法，診脈訣、七表八裏九道主病診脈總要，包絡爲六腑病因賦、六氣四因，以下列諸病證，自傷寒瘟疫至婦科產後，凡六十九則，附腹痛牙痛雜方、司天在泉，及太醫院淩漢章編鍼灸步穴歌。案中梓在明清之際，醫名最著，門徒衆多，是書名曰傳心，顯是教授門人之本，或出自編，或出門人記錄，皆未可知。義取簡括，以示醫家常識，或賦或歌，便於誦讀，蓋爲中人以下說法。世稱中梓治病變化不主故常，而著書教人則恪守規矩。四庫提要引江南通志，載其醫書僅列五種，雷公製藥解即不在其中，疑爲坊間託名炫世。是書雖未經前人著錄，然證以中梓所著各書，宗旨尚不相悖，亦不能竟指爲僞託也。



瘍科心得三卷 嘉慶刊本

清高秉鈞撰。秉鈞字錦庭，無錫人，績學工醫，內外兩科皆有傳授，積三十年經驗研究，作是書。凡論一百四篇，大旨重內外兼治，不襲瘍醫窠臼，畧其瑣屑，究其本原，分人身上中下三部，病在上部者多屬於風，風性上行故也，在下部者多屬於溼，溼性下行故也，在中部者多屬氣鬱火鬱，以氣火之俱發於中也。他如痘毒瘋瘡廣瘡結毒等類，發無定處，另列於後。要以陰陽虛實臨證分別，故以心得名其書。案世之瘍科多恃秘製珍藥及刀鍼手法，即有富於經驗，號爲良工者，往往於其得力處秘而不宣。清代徐氏大椿爲醫學大師，而於外科未有專著，僅批評外科正宗一書，以示刀鍼毒藥之戒。王氏維德全生集分別陰證陽證，最爲清晰，而於內治外治之關係密切處，亦未發揮詳盡。是書獨抒心得，暢所欲言，其總論有云：瘡瘍之部位，其經絡氣血之循行，即傷寒之經絡，一言最爲扼要。論外證而與軒岐仲景之奧義息息相通，洵足啟矇解惑。秉鈞於醫林雖名不大顯，其書實可

為瘍科闢一正軌也



靜香樓醫案二卷 柳氏評選四家醫案本

清尤怡撰。怡有傷寒論貫珠集、金匱心典、金匱翼、醫學讀書記、諸書已著錄。讀書記後附靜香樓醫案三十一則，非足本也。光緒中，江陰柳寶詒於故家得鈔本，選其精粹者一百餘則，居全編十分之五，逐案加之評語，重編刊行。案怡醫術湛深，貫珠、心典兩編，於仲景書致力最勤，讀書記貫通古今，金匱翼於雜病分門別類，薈萃前人方論，簡括得要，若醫案則見運用之妙，實可相輔而行。其全編晦而未顯，柳寶詒始



表彰之，所評亦有發揮，惜僅取其半，未盡備尤氏一家之學。其總論此書，謂論病則切理饜心，源流俱澈，絕不泛引古書，用藥則隨證化裁，活潑潑地，從不蹈襲成方，可見食古而化。又謂古方今病，往往鑿枘，以尤氏服古之深，而立方之妥帖易施如是，可為治病之良規，讀古之心法云云。蓋猶未免時醫方隅之見。寶詒有自撰溫熱逢原，今亦著錄，其醫派以吳葉桂為宗。所評選醫案同刊凡四家，別有常熟曹存心、無錫王泰林、蘇州張大曦，雖亦各有所得，視尤氏有大

小巫之別非其耦也



產寶一卷 同治重刊本

清倪枝維撰枝維字佩玉號鳳賓浦江人其書成於雍正六年舊無刊本僅有傳鈔道光中海甯許槤得之於仁和趙魏用其法屢效謂治產諸書無出此上者畧加刪潤始序而刊之是本為同治中桂氏重刊於金陵案是書實本於傅山女科產後編其開卷總論全襲傅氏并文句相同者十之七八治法以生化湯為主隨證加減出於傅氏者過半雜證分類與傅氏互有出入大畧亦同論證文句亦時有襲用痕迹



顯然而無一語述及傅氏夫醫術重在活人著書原屬公器承用舊說而得效不害其為良工何必冒為已作而又稍事改頭換面欲蓋彌彰蓋因傅氏書作於清初傳播較晚枝維偶得枕秘遂欲掠美市名獨怪許槤素號博洽竟亦未發其覆從可知傅書雖刊於道光中當時流傳尚未廣也楊璿傷寒溫疫條辨一書全襲陳堯道傷寒辨證自增者僅十之一楊書盛行於時陳書反晦不甚顯其情事與此殆畧似清季元和陸懋修改訂傅氏女科仍用原名斯為直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醫學指歸二卷 同治刊本

清趙術堂撰、術堂字觀瀾、號雙湖、高郵人、寄居興化、諸生、旌表孝行、少以侍祖母病習醫、學窮古籍、不襲時醫陋說、在道光中、行醫三十年、樂善好施、遇貧者不受酬、且助以藥餌、江淮間稱善人、事蹟具朱琦撰趙孝子傳及兩邑志乘、晚著是書、卷首載十二經絡圖、書中以十二經分部、每部首經絡解、次病證解、次治法解、並載經絡分寸歌、及本草臟腑虛實標本用藥式、與他醫籍以證候分類者不同、案考經絡、辨藥性、醫之體也、審證候、製方劑、醫之用也、古經素靈甲乙本草、皆發明本體之原理、後來諸家方論、則審證以施治、各有所長、而醫術始備、是書先體而後用、可謂知本、其論病證治法、亦畧具綱要、觀其自序云、先討論是書、奉為指歸、然後參讀古聖賢各家注集、庶幾脈證相參、經絡既明、用藥自有把握、原非謂醫術已備於是、可無待他求也、亦以明代趙養葵輩師心自用、輒欲以數成方治一切諸病、足以誤人、欲使學者按理切脈、實事求是、勿涉於影響模糊、其宗旨尤

可取焉。



存存齋醫話稾二卷 光緒刊本

清趙彥暉撰。彥暉字晴初，會稽人。究心軒岐之學。初不以醫自名。因命劑輒效。四方求治者接踵。其生平見同邑孫垓所撰序中。是書涉獵古今醫籍。雜取前人名論及治案。以己意發揮評騭。凡七十二則。所引亦有不恒見之書。購求通假而得之。參證異同。商榷得失。頗見會心。案醫林著述。其規模具體者。或注釋古經。或纂集方論。因仍故步。欲求自有表襮。殊非易言。故近代作者。每託於醫案醫話。猶可獨抒所見。然非見聞賅博。實有心得。亦少可觀。嘉道以來。此風日盛。如桐鄉陸以湉冷廬醫話。其所引近人著作。至一百餘家。最稱博洽。而不免於瑣屑。是書引書雖不及其繁。持論則較精湛。其學派頗與海甯王士雄相近。而論士雄所編徐氏洄溪醫案。疑有託名之案。則別有會心。至論鮑氏驗方新編之龐雜。趙氏串雅之不經。皆未可漫焉輕試。洵足為流俗箴砭。淺學者不可不知也。

金匱瘧病篇正義一卷 民國初年刊本

清惲毓鼎撰毓鼎字薇孫號澄齋大興人原籍陽湖光緒己丑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學士通醫欲纂金匱新注未成先以是編刊行案瘧病寒熱往來醫家多指為半表半裏屬之少陽惟葉桂臨證指南所載治瘧諸方不用柴胡同時徐大椿詆之毓鼎舉素問刺瘧篇有足少陽之瘧足陽明之瘧足太陰之瘧足少陰之瘧足厥陰之瘧又有心瘧肝瘧脾瘧腎瘧胃瘧之名是瘧不專屬於少陽謂金匱所列蜀漆散柴



胡去半夏加括樓湯柴胡桂薑湯三方乃宋時高保衡等校正據外臺附錄申葉以難徐又謂瘧病之寒熱往來與傷寒見證根本不同不得概論其立說不為無據竊以為瘧之受各有原因變證亦多由傷寒轉變者間亦有之謂必當用柴胡法固不盡切合謂必不當用柴胡法亦近於固執徐為醫學大師瘧病又為江南恒有之證兩家經驗皆多當各有所見似不必編主一說强分門户也

今吾集一卷 傳鈔本

清錢曾撰曾有讀書敏求記等書已著錄生平依附其旌祖謙益謙益既歿得其遺書承其餘緒初學有學二集皆為作注時稱博洽其詩亦最為謙益所心契晚編吾炙集以曾詩為冠特賞其秋夜宿破山寺作摘其中警句云莫取琉璃籠眼界舉頭爭忍見山河謂取出世間妙義寫世間感慨并題二絶云籠眼琉璃映望奇詩中心眼幾人知思公七尺屏風上合寫吾家斷句詩高樓額粉笑如雲還鉢休隨慶喜羣



大叫曾孫莫驚怖老夫原是武夷君傾倒至矣其族人陸燦為是集作序亦舉此事以證謙益論詩與曾之流澀案是集存詩不多而特雋妙即其生平與謙益唱酬之作見於他書者未收入此集正復不少其題集曰今吾者明其與於少作也明清之間虞山稱詩夥頤其人二馮默庵集鈍吟稾之外斯其矯矯者已

石園存稾一卷舊鈔本

清萬斯同撰斯同所撰經部史部諸書四庫多已著錄其隸集部者明樂府今亦著錄是稾僅文八篇詩六十九首前有全祖望撰傳及馮景題詞後附楊无咎撰墓誌劉坊撰行狀又卷首載一草目凡原稾文三十五篇竹枝詞五十首別有不載之文八篇即此本之目後識云以上此間有存稾尊齋中藏本將此目一對如無者乞錄一底稾寄示并將諸詩及竹枝詞連細注一併錄示以便謀梓云云乃萬氏後人搜訪遺文時所記此本為鄞縣徐時棟所藏有時棟藏印及親筆跋語跋中畧稱舊藏有石園藏稾一巨冊較此本文目多不啻倍遭刦失去同治五年得此本蓋萬氏子孫將刻石園集屬友人同校此其底稾也其家中原有之文不復錄但錄從倪韭山處所鈔得僅此八篇耳案光緒鄞縣志藝文集部載萬斯同石園詩文集二十卷注云見溫睿臨紀元稾考序全祖望撰傳劉坊撰行狀俱作八卷可想當時尚未有刊行定本志即為時棟所總修於此八篇存稾未經敘入或因志之成書付刊已在時棟身歿之後他手未及全照今章此殘本僅存流傳於世彌足珍貴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董文友全集不分卷 康熙刊本

清董以寧撰以寧字文友武進人諸生少喜為歌詞及排偶之文後棄去專意於詩及古文窮治經學兼學天文厤象樂律方輿教授弟子甚盛著籍者至數百人事蹟見縣志是集收古文七十三篇為商邱宋犖所選定不分卷詩分體排編分十八起訖亦未題卷數惟蓉渡詞分上下二卷考光緒武進陽湖合志藝文集部載以寧正誼堂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注存是集文乃選本其刪汰者多矣詩與詞合計亦



符二十卷之數志又别載有國儀集十卷則未入是集之內未知全稾今尚有存本否案宋犖原序云當時士於古文者以以寧與商邱侯朝宗並稱竊謂朝宗雖號雄才然其文少實義以寧則學經論史兼於厤律多所發揮其精實處非侯氏所及也詩則源本漢魏縱之杜韓樂府及五七言古風不落小宋谿徑律體亦有明七子遺韻排律波瀾闊逼唐賢惟倚聲尚沿明季側豔之體未足稱為雅音清和毘陵文士以寧與兄文驥及陳玉璂鄒訏謨鄒長衡輩皆名噪

一時要以以寧為巨擘焉

清芬閣集十二卷 光緒活字本

清朱采撰。采字亮生，嘉興人，優貢生，歷官廣東雷瓊兵備道。少有大志，講求經世之學。光緒初，佐大學士李鴻章幕府甚久，鴻章器之，奏為援例以知府分發直隸，尋簡授山西汾州府，勤政愛民，擢雷瓊道，在任五年，政績稱最，以染瘴乞病歸，卒年六十九，無子。其姻家歸安趙濬彥收遺稿刊之。案采學有本原，體用兼備，文無空言，記事論事，能見其大。其治河及海防諸議，皆統籌全局，剴切詳明，多為當時所採用。尤熟諳五洲大勢及本國利弊，所謂知彼知己者。及海軍既立，復見舊習未除，難期實效，於上長官及致知友書牘中，不啻瘏口嘵音，言之沈痛。迄今數十年後，言皆歷驗。如讀賈長沙太息流涕之文也。至其在晉在粵施行實政，臚載公牘，可見大端。合肥幕僚號稱濟濟，似此切實閎通，亦未易多覯。是集固可為考鏡時事所取資，而非文士之常語也。

活幼心法九卷 乾隆重刊本

明聶尚恒撰，清周京加評。尚恒有痘疹慈航，已著錄。乃杭州重刊本，有康熙周京銓、乾隆顧洵兩序，是書與之大同小異，乃康熙中東吳周京雨郇所編評語甚詳。考日本多紀元胤醫籍考載是書，據醫藏目錄作二卷，又載尚恒自序，有云：命之曰活幼心法，以吾之心悟，為後法，而可以迴生起死也。其與痘疹慈航異者，卷一總論彼書僅有四則，此增辨虛實寒熱之異，晰氣血盈虧消息之理二條，末論雜證多有增入，蓋為後定之本。書名之異，當因彼專重痘疹，此則兼載雜證，故以活幼統之也。至卷數之不同，或周氏所分析。本書目錄第八卷下注曰：痘疹同惜心法止論發熱見影留毒三方，因詳補孟氏諸症治法，以成全卷。是周氏又有所增益也。明人醫籍往往先後自易其名，增補亦所時有，後人傳刊，各據所見，此猶出於康熙舊本，周氏之評多所發明，亦自可取，故二本並列以備考焉。

初學集一百十卷有學集五十卷有學集補遺二卷

投筆集一卷 宣統活字本

清錢謙益撰。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明萬曆庚戌一甲三名進士，歷官禮部侍郎。弘光時，為禮部尚書。入清，以禮部侍郎署秘書院學士。事蹟見國史貳臣傳。其初學有學兩集之詩，舊有錢曾箋注本。乾隆時，遺書列於禁令，遂罕流傳。清末吳江凰昌氏（未著姓名）亦因禁令雖弛，未敢彰明其事，搜求遺佚，重為編次，以活字印行。謙益著述乃有總彙之本，故稱曰牧齋全集。以錢曾箋



注之詩分冠兩集。初學集第二十一卷以後為文，一百一卷以後為太祖實錄辨證，一百六卷以後為讀杜小箋二箋。有學集第二十二卷以後為文。至有學集補遺，世傳鈔本非一，每有異同。此本校印例言云所據乃何義門所藏，朱墨燦然，並有圖記，有與正集重出者，茲特刪去，故卷數較隘。投筆集他本亦有鈔入正集者，此本別為一卷，附後。案謙益在明清之際東南壇坫，推為領袖。其所自負者，尤在勝朝掌故、內典禪宗，發為辭章，縱恣汪洋，浩無涯涘。雖虧名節，幾為士林所不齒，咎由自取。然一時文章之士，治溯淵源，終不得不推為一大家也。

紉蘭集七卷 舊鈔本

清吳兆宗撰。兆宗字履吉，一字巽夫，錢塘人。先世家福建之仙游。父振豪，舉人，崇禎中官浙江臨山衛經歷。明亡，隱於錢塘，遂家焉。兆宗十歲能屬文。康熙中游京師，主檢討孫勷家。尚書王士禎奇其詩，招之不往。翰林何焯亦稱之。終無所遇，病死於京師，年甫三十三。見趙泰臨所撰傳。業兆宗之詩，清迥不作唐以後語，格韻甚高，而輯杭郡詩者多未收，及杭州府志文苑未載其人，既不應漁洋之招，感舊集亦不見其名。詩中惟第一卷有浙中之作，餘皆作於北游之後。編遺稾者，署同學甯海李永紹、長洲何焯、德州孫勷、綏德劉祖任四人。殆因在杭入籍未久，早歲出游，交友中浙人轉少。鈔本紙墨甚舊，未必付刊，孤本流傳，反為鄉里所罕覯，表章未及，殊可惜也。幸此舊鈔未泯，藉留光氣，亦足珍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覲庵詩鈔六卷附亦有集二卷雲溪吟一卷 雍正刊本

清陸貽典撰。貽典字敕先，號覲庵，常熟人。諸生。為錢謙益弟子。其為詩，與同縣馮班最契，而同游於牧齋之門，最為牧齋所稱許。卷首載其序，而不著名字，蓋因後來禁令，有所諱而削之也。又有陳瑚序，詳述其淵源所自。是本為其友張文鑌所編刊，分復存集一卷，映劍集二卷，漸于集三卷，其復存集乃三十後將少作之青歸、百盬、玄要諸刻刪併為一，存其概畧，故改是名。每集首皆有自述小序。案貽典博雅好古，號為藏書家，鈔校之本，猶為後來所重，與毛晉、錢曾相頡頏。詩名亞於馮班，尤傳牧齋衣鉢。張文鑌者，字以純，號就庵，原籍休甯，僑居常熟。縣試為人所攻訐，遂棄舉業，專力為詩，與貽典討交，受其詩法。貽典無子，病篤，以稾授文鑌屬為流傳。文鑌子道淙始為刊成，遂以父之自有集，及己之雲溪吟，附於其後。常昭合志載馮班遺著，皆貽典為之編輯付梓，而貽典之詩亦賴張氏父子之力，表章於蠹蝕之餘，人謂食報不遠也。

梅村詩集箋注十八卷 同治湖北書局重刊本

清吳偉業撰吳翌鳳箋注。翌鳳有興稽齋叢稾已著錄偉業詩文全集著錄四庫先有黎城靳榮藩吳詩集覽一書於乾隆間刊行。翌鳳以靳氏所注每字必詳出處繁瑣無當而於引用史傳反寥寥畧無端緒因重為箋注以求詳畧得宜是編創始於乾隆甲申乙酉間歷五十餘年至嘉慶甲戌始刋成編次悉依顧湄原本梅村舊無年譜顧湄撰傳陳廷敬撰墓誌皆載卷首案偉業身際滄桑愴懷家國詩多關係非非有精注讀者不能得其要領翌鳳號稱博洽羣書又致力甚久屢經改定其精密視靳氏之作自為過之清初詩中大家如王士禎朱彝尊輩後來皆有注本不止一種王士禎精華錄以惠棟訓纂本為長而金榮箋注遜之吳詩以翌鳳箋注為長而靳氏集覽遜之百年以來久有定論此本湖北書局重刊悉依嘉慶中嚴榮本之舊別有粵東黃氏小字本每卷後附補注數事此本未經收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香亭文稾十二卷 乾隆刊本

清吳玉綸撰。玉綸字香亭固始人乾隆辛巳進士由翰林院檢討歷官兵部侍郎是集有紀昀序論文頗相推許以為得文中之巧於古人不必求肖亦不求不肖於今人不必求同亦不求不同案玉綸之文以議論見長如戰淝水論養生論文論陶朱公論西施說撤去常解自抒己見雜記諸小文別有會心皆紀氏所謂巧者也家人諸傳狀每見真摯之語故道家常而有生氣不致黯然無色亦巧之一端諸篇皆附時人評語多以歐曾相擬然其廉峭斷製似得力於柳州非盡以紆徐敷暢為能事也應制進冊乃館閣常語奏疏皆瑣屑非有特別建白在諸體中為最遜吳氏家世顯仕鮮以文采見稱玉綸是編尚非庸庸院體紀序比以嚴瀨山水一樵一漁一花一草皆蕭爽有世外意勝於西湖金碧其磬之不可謂不至矣

波餘遺稾一卷教旨官文書一卷附錄二卷 嘉慶刊本

清王翼孫撰。翼孫字以燕，號聽夫，長洲人。官湖北襄陽縣呂堰驛巡檢。嘉慶初，教匪之亂，禦賊被戕，殉難。卹贈雲騎尉世職。遺稾詩七十首，附文四篇，乃在呂堰備賊規條及臨難乞援稟牘與家書也。案翼孫兄芑孫，以文章名世。濡染家學，自負不羈之才，以氣節自礪。隨馬蘭鎮總兵昭信伯李奉堯幕，能吏事，善騎射。出入邊塞，歷有歲年。繼官湖北攝荊門州建陽巡檢，因事罣誤，復職後補呂堰，遭亂，竟以身殉。所存詩半為與昭信在鎮唱和之作，磊落不凡，饒有氣格，如覩其人。其備賊八條，尤見經畫。芑孫交多賢豪，附錄誌傳哀祭之文，及題詠諸篇，皆一時名作。故所敘述，奕奕有生氣，足使毅魄英風，乘諸不朽。後人以其集與芑孫淵雅堂集並傳，英靈可以不泯矣。

示樸齋駢體文六卷 同治刊本

清錢振倫撰。振倫有樊南文集補編箋注，已著錄。清代駢體文，號稱起衰，出於宋明作者之上，大抵胎息齊梁，高者上希魏晉。李氏兆洛輯駢體文鈔，上溯秦漢，以明駢散之異流同源，其旨深矣。振倫早登詞館，學精斯事，專重唐體。其持論，謂駢儷之文，以六朝為極則，唐人體雖沿乎舊製，才已引其新機，有以見古今遞嬗，正變相通之故。其所作亦以此為宗，不必騁博奧之奇，不專尚藻飾之麗，自能華實相宣，意義並茂。此其所獨擅者也。樊南文具義山一生之出處，兼見當時政局，故詳為之箋證，非謂唐文之盛盡於是也。集中唐文節鈔序、江鮑二家文鈔序及與弟笆仙兩書，具見生平著述大旨。至其諸文，陳義周匝，隸事精當，自然莊雅，實能於西河、迦陵、天游、倉山、鄂北、江之外，自樹一幟，足於道咸以後駢體中成一家也。

頤學堂詩存二十二卷 光緒刊本

清部亨豫撰。亨豫字汴生，常熟人，寄籍宛平。道光辛亥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咸豐中為安徽學政時，皖境半為粵匪所踞，學政僻居皖南一隅，倥偬兵間，亦與聞戰守。久之以病乞去。同治初復出，洊歷封圻，歷陝西、湖北、湖南巡撫，晚乃內名，終於吏部侍郎。案亨豫少耽吟詠，長於近體，雖無奇警，而倜儻熨貼，能達其意。皖南諸作，身在兵間，亦頗足以徵時事。其己未借闈杭州舉行鄉試一事，詩中以破例奏請自以為功，易然後來杭城陷賊，相傳間諜內應，即因此事而發，則論事之難也。子松年，光緒癸未進士，亦官翰林，著有墨緣萃觀一書，書畫碑帖，累世搜羅，頗稱美富，亦足見家風之濟美也。

梅村家藏稾五十八卷補一卷年譜四卷 宣統武進董氏刊本

清吳偉業撰。偉業梅村詩文集四十卷，四庫已著錄，乃康熙中門人顧湄等所校刊。宣統初，武進董康於京師廠肆得鈔本吳氏家藏稾，凡六十卷，卷一至卷八為詩前集，卷九至卷二十一為詩後集，卷二十二至卷五十九為文集，卷六十為詩話，以舊刊本合校之，此稾本多出詩七十三首，詩餘五首，文六十一首，及詩話，刊本有而稾本無者，詩文各八首，因以付梓，而以顧師軾所撰年譜附之。據康跋云，稾中有朱筆校注，稱先大夫云云，的是偉業卒後其子暻等所記。至原編五十六卷之後，篇帙寥寥，今編歸併二卷也。案偉業身歷滄桑，感愴時事，號為詩史，久經膾炙人口，無庸贅論。其編集刊成在臨歿之前二年，所遺而未收之作，從未經人見而述及，不意歷數百年，而家藏全稾猶在人間，詩文溢出各數十首，其中有關考證者不少。董氏得而傳刻，發潛闡幽，其功匪細。清初名集，如顧炎武、朱彝尊，後人得其逸稾，皆為編列集，以補闕遺。此就全稾重刻，即篇題同異，皆可考見其

稗益更多矣。顧師軾所撰年譜，號稱詳洽。道光間成書，兩次刊行，而於家藏之槀亦未曾見，及可知藏槀之沈晦已久也。



霞光集詩二卷柳外詞一卷詩話一卷 毗陵沈氏雜著舊鈔槀本

清沈鍾撰。鍾字鹿坪，武進人。康熙戊子順天舉人，官福建屏南縣知縣，有惠政，以忤上官罷職。曾纂屏南縣志，自輯雜著十三種，有總目。詩詞詩話三種合為霞光集，餘為藝文二卷、藝文續補二卷、世系、大宗紀畧、宗譜溯源、本支世德錄、全臺沈氏宗譜，右七種乃自輯家譜，似尚未編定，未經付梓。又古蹟列傳書目三種，則從屏南縣志摘錄者也。卷首有光緒丙戌侯官楊浚跋云：柳外詞有籤校錯刻之字，是當時曾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付梓，而不見傳本。武進陽湖合志僅於選舉志中見科分官職，而事蹟未詳。所著各種，藝文志中全未載及。案鍾為萬歷中名臣應奎之裔，世有聞人，治縣有聲。所作詩詞斐然，皆有可觀。所輯族中藝文，兼贈言其詩文集並有名流之序，及毛奇齡答書，頗相推挹。惟游官閩中，罷官後猶久留，遺著亦流落於閩，百年之後，猶為人所重。而故鄉紀載反不能詳，得此可補志乘之闕畧也。

子仙詩鈔八卷文鈔二卷拜玉詞二卷 道光刊本

清李福撰。福字備之，號子仙，吳縣人。嘉慶庚午舉人。主講崑山玉峯書院。少負文譽，受學於嘉定錢大昕。中年始登乙科，未出仕，與吳下當時諸名輩觴詠流連。其與顧蒓酬和特多。嘉慶初，巡撫宜興因事濫捕諸生，將興大獄，福與蒓同被牽連，後奉旨查辦昭雪。兩人同患難，尤以氣誼相孚。集中有南雅擢侍講感事長句，述始末甚詳。又有中秋月夜紀恩一律云：「恩自鸞書半天降，榮於蕊榜一名標」，亦指其事也。福之為詩，承歸愚沈氏舊說，雖無奇情異采，莊雅不佻。饒有唐音，詠物詠古，清切自抒意義。古近體並循循矩矱，不失為雅鍊之作。文亦修潔有法，但才力較薄，少充拓耳。倚聲以南宋為宗，是青浦王氏續詞綜一派，在嘉道時吳下諸子中，亦足稱一作家也。



壑舟園初稾一卷 道光刊本

清王鎏撰。鎏有錢幣芻言已著錄。是稾凡文三十一篇，有新城陳用光序，稱其得古文法於族兄芑孫，學有本原，講求經濟，多可見之施行。據稾中族兄惕甫先生傳云，幼從宛平鍾勵暇先生游，鍾乃方望溪高弟，蓋芑孫文初源於望溪，而鎏亦桐城派之支流餘裔也。故其論讀書以求有得不外四者，曰義理、經濟、考據、詞章，然其自命尤在經世之學，謂為政必先理財，理財尤在行鈔。其方畧條目，具見於錢幣芻言中。生平持論多諄諄於是事，稾中富教論，以行鈔為不易之法，而論畿輔水利，論海運，亦推及之。生當道咸之間，國家多故，財源枯竭，故謂非此不足救貧。然咸豐朝大錢鈔票皆見施行，實利未沾，流弊反滋，則由政本不清，民信未立，所謂徒法不能自行，非可因饐而廢食。其考禘祫，博綜衆說。靜觀齋詩序，謂古人詩少而詩教盛，後世詩多而詩教衰，並屬通人之論。陳氏序稱其學有本原，非虛譽也。

蒿庵遺集十二卷 光緒刊本

清莊棫撰。棫字中白，丹徒人，候選主事，僑居揚州，曾游京師，未入仕籍，績學好深湛之思，於經通易、春秋，與仁和譚獻論學最契。獻曾為刊周易通義一書，詩詞皆深造，與獻齊名。是集為其女夫仁和許傳家刊於江西，凡詩九卷、詞三卷，別有學易數種及文集、筆譚稾，皆為傳家所收，待續刊也。案棫詩得力於樂府最深，由六朝上溯漢魏楚騷，而能融今事於古調之中，意義氣息，淵然以醇，非如徒襲取格調以為古者可比。集首古賦八篇，論者謂與陽湖張氏惠言相近，其春秋賦發揮大義，囊括精要，可見學之淵源。樂府盈二卷，可見致力之深，其他古今體諸篇，體格雖分，旨趣境界一以貫之，為晚近詩家所罕覯。詞初高出五代北宋，繼又窮南宋諸家之變，近人別有專刻，增續補遺一卷，學人之辭章，由蘊蓄醞釀而出之，所謂詞林根柢是也。當時譚莊齊名，似棫之造詣尤較深厚爾。

水雲樓賸稾一卷 粟香叢書本

清蔣春霖撰。春霖字鹿潭，江陰人，官兩淮鹽場大使，幼隨父湖北荆門州任所，性倜儻自喜，不溺於章句，好吟詠，得江山之助，嘗登黃鶴樓賦詩，老宿為之斂手。父歿，家落，久困場屋，遂棄舉業，就鹺官。咸豐中，權富安場大使，能於其職，久任不調，遭母憂乃去。後寓揚州之東臺，時兵事方亟，慷慨陳當世利弊，為長官所禮遇，而伉直不諧於俗，又勇施予，晚境益困。同治戊辰，將游浙，卒於吳江垂虹亭下。其於詩洞貫源流，為之甚力，積稾累寸，中歲專力於詞，遂以名世，而自焚其詩，僅留者不及百首。同縣金武祥刊之叢書中。案春霖抱自瑰奇，不得志於世，不能有所發抒，一寓之於辭章，文詞成大家，而自棄其詩，殊未有詩不工而能工於詞者，即以此僅存之吉光片羽，斷非流俗之循聲摘句者所能望其項背，論

其詞者，謂成豐兵事，天挺此才，為倚聲家老杜，其詩之意趣神味亦源出少陵，故重其詞者，亦莫不重其詩也。



評琴書屋醫畧三卷 同治刊本

清潘名熊撰。名熊字蘭坪，番禺人，居縣之西村，好禪而工醫，是書因子姪輩客居就學，慮其有病延醫不便而作，列證三十有三，皆恆有之病，首為四時外感，叉温暑痧氣痢瘧，次為雜病，意在不知醫者臨時檢閱，有所適從，不致舛誤，言主淺近，而條理甚清，方法畧具，隨證加減，當慎不苟，間附治案，以證明其義，尋其醫派，頗與吳中葉氏相近，時感温濕等證治法，取諸葉氏之說為多，至雜病則會萃古今治法，擇其平妥切合者，不矜奇立異，致涉於偏勝，於血證痰欬為尤詳，詞雖淺近，義有包埽，非讀破萬卷實有心得者不能，案世之重病，固有感受之非常，而因治法之誤，釀輕成重者亦正匪尠，是書雖為普通淺識者說法，立言不取高深，而精奧自在其中，理原徹上徹下，治重證亦無以易之，昔宋樹戒子詩，意謂不可不知醫，而不可輕言醫，尤為達識名言，可以徵其蘊蓄矣。

中西骨格辨正七卷 光緒庚學會活字印本

清劉廷楨撰。廷楨字銘之，慈谿人，受學於英國教士梅滕更，通西文及醫術，因中西醫籍所言人之骨格，其說不同，因撰是書。首為全體骨格總論，言骨之原質體質、連綴、生長、形狀、名數，次為髑髏之骨，次為脊梁之骨，次為胸膛之骨，次為上肢之骨，次為下肢之骨，末為中西骨格圖說終焉。案中國醫家言骨格，多承素問、靈樞、甲乙經舊說，至宋人洗冤錄所載尤詳，醫家亦襲據之。清代吳江沈彤撰釋骨一書，世稱簡覈通咸豐年間，西人合信氏全體新論譯本始出，其說多與古異。西人學由解剖目驗，自較舊說之以耳相承者為可據。醫家之識通變者，已多採用，而堅執舊說者，仍不盡信從。其用新棄舊者，又肆為詆諆，遂成門户之見。廷楨在光緒中，擘究斯事，合中西新舊之說，詳為分析，骨格乃質質之物，不同虛空，兩兩相形，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非自定。測其用意，至為平實。人身經絡，則筋骨相維而成。是書言骨而筋亦畧具，至絡則關於血管之質輸，於疾病所係尤重，亦應將中西醫籍所言之異同，闡明具相，是書猶未兼及，殆亦別具專書而後備也。

直木齋集十三卷附錄一卷　光緒重刊本

清任繩隗撰繩隗字青際號植齋宜興人順治丁酉舉人因通賦之累於江南奏銷案中削籍遂以著述終老康熙中子宏嘉編刊遺集凡詩七卷詞三卷文三卷有徐元文尤侗陳維崧諸序松久毀至光緒中裔孫道鎔復重刊之案繩隗與陳維崧同學在鄉里早負才名壯游京師蜚聲國學詩詞嘗為王士禎所賞謂其才氣有杜紫薇之風維崧序中述之其體格頗與維崧相類足稱驂靳詩尤勝於詞喜作盤空硬語而浩瀚流轉氣足舉之古文辨香八家未離科臼要其筆力健拔亦可謂不懈而及於古當時同里多從事古文者繩隗特為矯矯附錄其子宏嘉奏疏六篇宏嘉字葵尊康熙丙辰進士官至通政司右通政曾任御史巡城以風力著稱因遺集無傳故後人以僅存者附於是集之後也



橫雲山人集三十二卷　雍正刊本

清王鴻緒撰鴻緒有明史稾已著錄是集分賜言集五卷橫雲山人集二十七卷各為編次賜言集統載經進賦頌及詩橫雲山人集則專載詩內分數集未通籍以前所作曰山暉集官京朝時曰望雲集致仕里居曰谷口集起用總修明史曰還朝集奉使勘工南河曰河干集再解官歸里曰谷口續集復應召修書曰還朝續集據張伯行撰墓誌載所著書有文稾六十卷詩稾三十卷文稾別行詩稾較是本少二卷觀是本末二卷還朝續集中屢有恭和御製詩未經編入賜言集或此二卷出於後人增刊入集亦未可知案鴻緒詩高華朗潤猶有幾社餘風以文學受聖祖之知屢躓屢起頗關中朝黨局詩集編年其出處蹤迹交游聲氣有資參證者甚多晚年再被修書之名恩禮仍優視同時徐乾學之一蹶不振者差為倖遇矣

東莊遺集四卷 乾隆刊本

清陳黄中撰。黄中字和叔，號東莊，吳縣人。諸生。乾隆初薦舉博學鴻詞，廷試未遇。父景雲，乃何焯高第弟子，學長於史。黄中承家學，有經世之志，游迹半海內。歷佐疆吏幕府，學益進，中外大臣多諮以時務。晚歸里杜門著書。事詳彭紹升撰傳。紹升為輯刊遺集，而屬瑞金羅有高序之，推挹甚至。集黄中為學體用兼備，其京東水利議，主濬下游、開支河，以復營田。邊防議主興屯墾以實邊，練兵議養兵議主用土兵、興屯



牧，以節餉。四議實為一貫。尊河書言南河積弊不易挽，主改北流，以順地勢，百年以前之先見，非故為立異也。上海甯相國書，論用人理財武備三大端。與王次山書，論言職，謂在裨主德肅紀綱，持大體而已，苟抨劾所加，無繫紀綱之大者，則願勿言。又謂今之權貴，初非有奸人之雄，如偃月格天之甚也，特以頑鈍無恥為有度，以模棱兩可為合宜，則深切切時弊之言。皆屬閱歷有得，不同於書生常識。其修宋史稾一百七十卷，自序亦見集中，謂就向所筆記者討論審訂，歷八寒暑乃克成稾。建隆以訖紹興，載籍極博，涉獵取材較為完備，厥後文獻無徵，旁搜廣羅，不遺餘力，蓋當時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等書尚未通行，南宋新編鉅集，原不及北宋之繁富，然視明人柯氏王氏之書，僅就原史刪節者，優劣迥不相侔矣。

秋士先生遺集六卷 光緒重刊本

清彭績撰。績初字其凝，改字秋士，長洲人。彭氏為吳中望族，簪纓鼎盛。績自曾祖以下，則皆布衣，食貧。少嘗一應縣試，厭其喧沓，歛手視日景，投卷出。自是絕意科舉，併力為詩，偶為文，出入魏晉之間，不輕示人，人鮮知者。惟與族子紹升相習。紹升之友同里汪縉、瑞金羅有高，得見所作，皆歎賞之。年未五十而卒。紹升為編刊遺集，幷誌其墓。汪縉序其集，題評至於再三。稱績為人耿介絕俗，詩文亦如其人。取境曰真，曰澹，一切浮華，刊削淨盡。紹升及縉，皆篤志於禪，故於績所作，有癖嗜。然績於禪契合在神理，凡禪家一切口頭卮言，無所沾染。集中論詩，於古人特拈李賀、孟郊兩家，亦不效其險奥，品格實出紹升等之上。宜紹升等傾倒之至也。詩與文在吳中為特派。長沙王先謙效姚鼐輯續古文辭類纂，於有清一代作者，桐城派諸家之外，所採取無多人，而績文則兼收之，亦可謂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已。



沈氏羣峯集五卷外集一卷 嘉慶刊本

清沈清瑞撰。清瑞原名沅南，字芷生，長洲人。乾隆丁未進士。少有雋才，讀書強記，隱辭僻事，輒能舉其原委。人稱之曰小鴻博。為學使劉墉所識拔，謂其才如芝草鳳皇，清時之瑞，因易其名。嘗曰：余在大江南北，獲其雋者一人而已。繼果舉鄉試第一，通籍後未仕而卒，人咸惜之。同里石韞玉，與其角丱締交，為刊遺集。由其甥柳衍祥搜輯散稾，編成詩二卷，賦一卷，詞一卷，雜文一卷，詞曲則入外集。據韞玉序稱，所著別有帝王世本、春秋系世考、史記補注、孟子逸語，皆未成。惟孟子逸語序見集中。蓋於經史考證亦嘗究心，僅成韓詩故一種，附刊別行。案清瑞詩賦出入六朝初唐，清麗天然，謝去雕飾，詞亦綽有南宋餘韻。論其風調，頗與明唐寅諸人相近。然不乖經訓，吐屬雅馴，非浪騁才情，流於俳體者可比。使天假之年，俾著述成就，其造詣尚不止於此也。

犢山文稾六卷詩稾四卷 犢山類稾本

清周鎬撰。鎬字懷西，號犢山，無錫人。乾隆己亥舉人，歷官福建漳州府知府，署汀漳龍道。初以大挑浙江，歷任嵊、景寧、平陽、餘姚、常山、鄞諸縣，皆有政聲，時稱循吏。自刊所著書，文詩之外，別有課易及筆記，統名曰類稾。鎬長於吏才，治縣政績，各有紀畧見於集中，規畫措施，悉中肯綮。論古論事諸篇，皆具通敏之識，讀之如共解事人語。至其行文朗暢爽健，不必摹放古人，自超塵俗。言為心聲，練於事者未有不優於文也。同時作吏而稱文雄者，陽湖惲敬、李兆洛，學術閎深，非鎬所及。若以文論，肩隨其後而無愧。詩亦從容倜儻。詠古之作，最為擅場。服官以後，存詩較少。其留別剡中父老、御征紀事、留別景寧百姓，藹然仁者之言，不減元道州賦舂陵也。鎬以制義擅名，百年以來，膾炙人口，古文及詩反為所掩。然其可傳者，正在此不在彼耳。

蘊愫閣詩集十二卷文集八卷別集四卷詩續集二卷琴竹山莊樂府二卷附嘯雨草堂集十卷 道光刊本

清盛大士撰。大士字子履，號逸雲，鎮洋人。嘉慶庚申舉人，官山陽縣教諭。少時肄業婁東書院，青浦王昶主講，特賞其才。及游京師，多接名流，學益進。以辭章著稱，尤工於詩。樂虞山風文物，留寓凡數年。吳越山水，輿區游蹤屢至。數上公車，經歷齊魯燕冀，編探輦下名勝，莫不見諸題詠。篇什日富，以歌行敘述古今佚事，美談藻麗，纏緜情韻俱勝，咸推才人之筆。其體格堪與同里彭兆蓀相抗衡。晚年論詩，每舉杜少陵、元遺山以為宗，則刊落浮華，更進一境。其學長於史，見聞淹博，發為論說，足以達其旨趣，傳誌之文，謹守義法，而不掩其風神。駢文清腴見骨，不以塗附為工，雖不及詩功力之深，要非弇陋者所能幾及。其子徵璵，字小雲，年少有才，不幸早歿，為所至戚，遺稾十卷，附刊集後，亦所以塞悲也。

借秋亭詩草五卷補遺一卷吳歈百絕一卷 道光刊本

清蔡雲撰。雲字立青，號鐵耕，元和人。優貢，肄業紫陽書院，稱高才生。嘉定錢大昕主講，賞其制舉文，亦通經學小學，著有蔡氏月令考。同郡汪縉、張覲潤講求心性之要，考辨朱陸異同，雲與交密，而學派不相依附。性喜為詩，自抒所得，祕不示人。門下弟子程嶺梅編輯付梓。案雲詩質而不俚，淺而有味，名為制舉文所掩，不甚為時所稱。惟同郡顧蒓江沅推重之。蒓謂所作皆有真意，詩與人符。沅謂推敲嚴密，即制題亦一字不苟。後來葉廷琯搜鄉哲遺著，稱其表揚奇行，考證故實，推闡詳盡，絕無率易之聲，為吳中一作手。諸人評論皆確當。雖其平生不鶩聲華，自有可傳者在。吳歈百絕仿朱彝尊鴛鴦櫂歌之體，而不詳古蹟，專紀歲時，言外頗寓箴俗之意，亦稽吳中風土者所資也。



珍藝宧文鈔七卷詩鈔二卷 珍藝宧叢書本

清莊述祖撰。述祖有尚書古今文考、毛詩考證及解釋夏小正弟子職等書，已著錄。其經學小學諸書，鑽堅古義，鉤深探微，凡訓詁音韻三代古制，皆獨具心得，開乾嘉諸儒未闢之境。勒成專書之外，或綜括立說，或搜剔餘義，多歸文集，實相輔而行。與人書及序跋諸篇，大抵有關於學術，上下古今，闡明奧義，而於自著諸書之要旨，亦畧具焉。賦頌高者直逼漢京，小篇擬古，亦無唐以後語，非所經意，故存無多。紀事之文，或簡或繁，要必徵諸實。嘗見所手批歸震川[illegible]文集，取近代桐城古文家義法之說，以勘其得失，間出己意補苴之，剖析甚悉。至自作者，一洗科臼，發揮實義為主，斯為學人之文，不復以波瀾意度空行為能事。詩雖餘事，氣體自然高潔。莊氏之學，自成一派，承其緒者為文往往以古藻見長。述祖獨存本色，不事雕飾，無意為文，而文愈高，斯亦其特異者也。

蝶廬詩集八卷 道光刊本

清夏翼朝撰。翼朝字循陔，號梳薌，又號蝶廬，江陰人。嘉慶辛酉舉人，歷官淮安府教授。道光中，陽湖李兆洛主講江陰書院，以古學提倡後進，與相契洽。縣令蕭瑾于以霈，亦耽風雅，招延賓客及邑中文士，聯吟結社，翼朝與青浦陸我嵩、同里季芝昌，並為其中眉目。芝昌為作序，述其生平情事甚悉。初任盱眙縣教諭，歷十餘年，勤於課士，從游甚衆，各有成就。盱眙吳棠、泗州傅桐其最著者也。晚遷淮安，未久即歿。遺集門下弟子為刊成之。案翼朝績學好古，藝事多能，書翰篆刻，並為時所重。其詩不侈談高格，而指事類情，組織熨貼，歌行詠古，尤所擅場。兼工制舉之文，別有專刻行世。教授鄉里，奉為老師，淮泗之間，被其教澤尤深，流風餘韻，猶為後進所稱道，歷久不沫焉。



吳侍讀全集二十三卷 道光刊本

清吳慈鶴撰。慈鶴字韻皋，號巢松，吳縣人。嘉慶己巳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侍讀。少隨父宦粵東、山左，才名甚著，及入詞林，屢司文柄，督學河南，教士有法，甫滿任，復調山東，蓋出異數。是集分蘭鯨錄詩八卷，外集文二卷，自刊於粵東；求是錄詩六卷，二錄詩四卷，自刊於河南，其續錄詩一卷，外集文二卷，歿後經梁章鉅鑒定續刊者也。案慈鶴少壯時，詩摹杜韓，卓然大家風格，中年以後，酷嗜東坡集，時時展玩不輟，然所作兼出入山谷、劍南之間。因初從杜陵入手，變而不離其宗。文工駢體，英思壯采，顧視不凡。南城曾氏採入駢體正宗者，皆為少作，後乃駢散兼行，上希魏晉，將由絢爛漸趨平淡，而兀奡之氣，精警之色，猶流露於行間。集中有檢錄舊作感賦長句云：少小詩才苦不縱，束縛霜毫萬牛重。有如工女守寒窗，刻翦衣裳作鸞鳳。又云：流黃奪得九張機，織出天衣盡無縫。李杜韓蘇生不再，衮衮羣公空簸弄。放翁詩訣已輕傳，秋窗誰更敲清夢。其意在自成一家，不終傍他人

此雖專論詩，於文亦可一例觀也。



拜石山房詩鈔八卷 道光刊本

清顧翰撰。翰字木天，號簡堂，又號蒹塘，無錫人。嘉慶庚午舉人，官安徽宣城縣知縣。工於辭章，游蹤徧浙西江淮間，遠及魯豫秦蜀，客京師最久，一時名流多相投分。其蘊蓄一發於詩，清麗瀏亮。洪亮吉贈詩云：玉篇奇字真家學，何止詩名紹阿翁。又謂其詩七言勝於五言。楊芳燦評其詩如碧桃滿樹，風日水濱，又云一代銷魂王阮亭，近惟蒹塘足以當之。芳燦為其中表丈人行，曾佮佐纂修四川通志，淵源有自，故所作藻采高翔，頗與芳燦為近，而又特以風韻勝也。集中多未出仕以前之作，至官皖中後僅存末卷之半。詩格改歸平澹，惟詠楊花四律疊韻至再，猶見故時風調。尤擅倚聲，致力甚深，恪守白石、玉田軌轍，別有詞集，為時所推重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澤古齋文鈔三卷 道光刊本

清吳士模撰。士模字晉望，武進人。諸生。績學敦行。舉孝廉方正，力辭不就。教授鄉里，從游甚衆，一時推為名師。案常郡人文在乾嘉時稱為極盛，博通經史百家，著述傳世，指不勝屈。工古文者首推惲敬、而錢伯坰、張惠言，皆久游皖中，熟聞方苞、姚鼐緒言。說者謂陽湖諸古文家，間有與桐城一派相出入。士模與伯坰、惠言論文最契，而惠言經學出於漢儒，士模則以宋儒為宗，深窮義理，故其論說之文，多從心術上推勘，知人論世，不屑苟同。序記誌傳，義法謹嚴，尤與方姚為近。集有姚元之、吳德旋、李兆洛三序。德旋述士模有言，為人當先有所得，使物皆出於心，而心不為之囿，則神鬼之與作息之常，其趣一也。此其自道所得，言行合一，不徒以文字表襮，故所作不貌為高古，矯然有以自立。所謂言為心聲，儒者氣象固不凡耳。其制舉文最有名，猶守唐順之歸有光遺榘，合古文時文為一貫。李兆洛亦盛稱之。



萬綠草堂詩集二十卷 光緒刊本

清管繩萊撰。繩萊字孝逸，晚號艾齋，武進人。官安徽含山縣知縣。祖世銘，乾隆朝以部郎直樞垣，文章氣節負盛名。繩萊能承家學，尤工於詩，名場蹭蹬，道光中，援例就縣令，在官卓著政聲。巡撫鄧廷楨謂其詩人而為循吏，欲振拔之，而以病去職，家益貧，含山民每歲附糧艘供其食米，至歿方止。兩子晏、樂，後亦皆有才譽，仕不得志。遺稾咸豐中曾以活字印行，兵燹多燬。迨光緒初年，始重付梓。案繩萊之詩，才學相副，古近體無不工，當時名流競相推重。孫星衍云：如萬斛泉源，滔滔不竭。李兆洛云：雄肆奔騰，一時無對。姚椿云：中年以後，蒼涼悲壯，格調尤高。惲敬云：詩才奔放，古文詞則簡靜樸茂，蹊徑迴別。陸繼輅云：其運用書籍，妙手天成。郭麐云：不用險韻拗句，自然奇卓。諸家評騭，已盡其長。常郡作者如林，論其品格，與劉嗣綰尚絅堂集、陸繼輅崇百藥齋集，旗鼓相當，可稱伯仲，無愧色也。

丹魁堂詩集五卷附茗韻軒遺詩一卷 咸豐刊本

清季芝昌撰。芝昌字雲書，號仙九，江陰人。道光壬辰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閩浙總督，追謚文敏，國史有傳。案芝昌父麟，官鉅鹿令，稱循吏。嘉慶中以治教匪不事株連，獲譴戍新疆，家遂中落。通籍時已年近五旬，受宣宗特達之知，散館試列第一，御筆硃書魁字於卷籤，故以丹魁名集，蓋紀恩也。兩次大考翰詹，皆列一等第三名，不數年累擢內閣學士，督學山東、浙江、安徽，迭奉使各行省勘事，入直樞廷，晉秩總憲，平生遭際，始困終亨，具於自撰感遇錄。咸豐初出督閩浙，未久即以病乞休。自少以詩名，論者謂其雅近東坡，及養疴林下，吟詠不輟，風格益上。如雜詠庭中草木、前後對酒諸作，意遠詞高，七言律亦渣滓盡去，與東坡晚年詩可稱沆瀣。在詞館時，以律賦擅名，其擬古之篇，尤異俗筆，別有專刊行世。附茗韻軒遺詩，其室王甥稙所撰。甥稙為衛輝知府蘇之女，詩承家學，不乏清麗之作。

儀宋堂文二集十卷 光緒刊本

清吳嘉淦撰。嘉淦字清如，吳縣人。道光戊戌進士，歷官戶部員外郎，充軍機章京。咸豐初告歸林下，主講平江書院，所著文詩積數十卷，稾燬於寇亂，後乃追憶錄出一二，加以晚作，故曰二集。歿後始付梓。案嘉淦少擅辭章，與同里彭蘊章、朱綬、沈傳桂、潘曾沂、王嘉祿、章光黻，號曰吳中七子。通籍後由中書遷宗人府主事。道光丙午考試試差，為宣宗所特賞，曰吳某寫作俱佳，何以不入翰林，遂命典試四川，感激知遇，宣宗薨後，始以末疾謝職去。其論文於唐宋八家最服歐陽氏、曾氏，故以儀宋名其居，明以後尤推歸有光，乃其私淑所在也。所作長於敘事，生平所歷，悉以文紀之。吳中先輩所及見者，及交游契友，多為傳誌，思舊之情，溢於言表。同里曹懋堅官湖北按察使，國史列入忠義傳，而蘇州府志則云不知所終，其殉難為疑案。嘉淦誌其墓，但書卒於治所，於臨難情事不著一字，頗見載筆之慎。立言有體，以此推之，他文必皆翔實可信，非徒以諛墓為事者。別有珠塵集、秋鐙詞

秉桴小草未經合刊。嘗自謂詞不如詩，詩不如古文，時以爲定論也。



嗣雅堂詩存五卷　道光刊本

清王嘉祿撰。嘉祿字綏之，號井叔，長洲人，諸生。父芑孫以詩古文辭名海內，諸子皆世其學，時有三鳳之譽。嘉祿其季也，尤雋異。錢塘陳文述官於吳，提倡風雅，品第其尤者，號爲吳中七子，嘉祿列其中，年最少，才氣壓其儕輩。卒年僅二十八，所爲詩不下數千首。文述收其遺稾，曾爲選刻四卷，是本爲同學彭蘊章所編，別就所錄存者，偕曹懋堅參酌審定，釐爲五卷，視陳本去取不盡相同，於道光丙午刊行。案嘉祿於詩，學有淵源，六代三唐，通其正變，沈鬱幽秀，不拘一格，皆相題行之。其歌行尤見力量，昔人論高青邱之詩，能備諸家之美，殆可並稱。至其尚未自成一家，則亦限於年耳。其以嗣雅名集，繼芑孫淵雅堂之後，不媿名父之子。詩中篇末每注同學諸人評語，多能發明作意，道其甘苦，非空爲標榜，其才分在七子中要爲特異也。

小鷗波館詩鈔十二卷補錄二卷詞鈔一卷經進文二卷文鈔二卷駢體文鈔一卷 家刊本

清潘曾瑩撰。曾瑩字星齋，吳縣人，大學士世恩次子，道光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吏部侍郎，乞病，閒居京邸凡十餘年，光緒中卒。其詩及駢體文付刊最早，後又續有增補，歿後裔孫乃彙集諸種刊行。叢曾瑩以王謝之門風，兼燕許之手筆，清班早涉，九列迴翔，迭掌文衡，聲華甚著。咸豐癸丑典試禮闈，值其父重宴恩榮，都下尤稱為盛事。詩才清雅，無臺閣達官



習氣，兼工書畫，三絕之譽，一時名重。辭官後雖久依輦轂之下，蕭然物外，惟以觴詠翰墨自娛。自道咸以迄同光，海內畫家多投分訂交，嘗集所贈畫幅扇冊，各繫題跋，彙為一編，曰墨緣小錄。又仿司空圖詩品撰畫品十二則，自道所得。其詩亦以題畫者居其半。綜其生平所作，畫為最，書次之，詩詞駢文又次之，古文取徑簡淡，少鉅篇讜論，蓋非經意之作也。

海日樓詩二卷 民國刊本

清沈曾植撰。曾植有蒙古源流箋證等書，已著錄。早年為詩，取法於鄉先輩錢儀吉，篤嗜山谷，寢饋於西江諸家。官京師時，與會稽李慈銘、桐廬袁昶相唱和，角逐後先，咸推作手。繼乃隨使海外，歷監司，久權皖撫，迄未即真。宣統初，辭官寄寓上海，尋遭國變，遂隱居不出。遺逸諸公多聚滬瀆，聯吟結社，推為祭酒。是集皆晚年所作，海日樓乃寓廬所自題，故以名其詩集。曾植博極羣書，晚益沈酣釋典，發為辭章，玄



解在心，奇氣噴薄，又軫虞淵之惆，寄意深遠，故每有所作，如大海洪瀾，波瀾壯闊，魚龍變幻，珊瑚木難，光怪眩人。至其奧衍沈鬱，仍出西江本色，稱為清末大家，人無間言。是集中與相唱和者，以義甯陳三立、恩施樊增祥為最多。兩家皆詩壇老宿，而學之閎博差遜之，奇肆處似猶穠出一頭。曾植著述皆精博，而未盡完成，詩文全稿亦尚藏家待刊，讀是集者僅嘗鼎之一臠耳。

盋山文錄八卷詩錄二卷 光緒刊本

清顧雲撰。雲字石公，上元人。曾一為校官，晚游遼東客邊師幕府。性豪放，嗜酒好事，慕名士風流，自命長於古文。是錄乃中年所自刊也。自述為文之旨，謂生平篤嗜史記，於是有所作，變動其筆，使靡常，充實其氣，使非憍。持論不可謂不高，然其所作，不計題之大小，輒橫空發端，夾議夾敘，以事實銷納其中，忽斷忽續，首尾往往不具，至論斷之處，則閃鑠呑吐，以示微妙，蓋專以摹放史記為事，力矯平衍庸冗之弊，而於事理反覺顢頇，少所發揮，故氣盛而言未必宜。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曰自古於文必已出，文從字順乃識職，正為專摹古人反致支離者下一鍼砭。歸有光評太史公文，有嶺斷雲連之妙，乃言長篇分敘，前後相顧，非謂尺幅中故作離合，轉失文從字順之義。雲之為文，殆未悟及此。詩有氣格，似勝於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華山房詩鈔十六卷 乾隆刊本

清張鵬翀撰。鵬翀字天扉，一字抑齋，號南華，嘉定人。雍正丁未進士，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久直講幄，詩畫皆為高宗所特賞。是集首載御製賜和之詩，次賡韻集，為恭和御製諸作，次全蓮榮遇集，因進呈春林澹靄圖畫，自題六詩，御題依其原韻，君和臣詩，前古所罕，徧徵同時詩人和作，彙為一集，以誌榮遇。次進呈詩稾，為經史法戒詩五十章，耕籍歌辭，萬壽獻詩，歷年恭和御製詩，及御試詩賦，合為一卷，以冠全編。正集十五卷，分海螺集、楚游集、紀游集、北游集、春歸集、使滇集、鶴天集、落葉詩、接葉亭集、清真倡酬集、奉使紀恩詩，共十一種。沈德潛選別裁集，稱其天才敏捷，賦雁字詩，日未午成七言律三十章，賡和御製，頃刻數篇，上褒美賞賚之。案鵬翀之詩，不徒以敏捷見長，經史法戒詩，陳義甚高，而多諷言。詠物小題，雅切而有寄託，如和御製元宵粉團五十韻，其警句云，甘白皆能受，升沈總不驚，寓意自見身分，為世所傳誦。春歸集游黃山諸詩，高情逸韻，而

風景宛在目中、斯為集中高作、沈氏謂其唱韻成篇、捷於擊鉢、而風格亦少減者、猶未足概論全詩也、



小木子詩三刻共六卷 嘉慶刊本

清朱休度撰、休度有壺山自吟稾單行本、已著錄、是刻為其全集、首為梓廬舊稾一卷、皆未出仕時作、次為壺山自吟稾三卷、官廣靈令及初歸時作、次為俟甯居偶詠二卷、晚年作、據自敘、壺山自吟稾最先刻單行、續刻偶甯居偶詠、最後乃刪存舊稾刻之僅一百五十四首、已刪者間有分年存其目、其曰小木子者、因其祖別名木、因以自號也、嘉郡舊多詩人、自朱彝尊以博學宏才、為詩出入風騷漢魏六代三唐、晚乃喜用宋人體、嗣後錢陳羣錢載皆襲其餘韻、休度為彝尊族裔、服膺家法、聲律恪守唐賢蹊徑、則取宋體、情真景真、奧折曲達、無一語拾人牙慧、又詩人而兼循吏、人品甚高、乃元道州韋左司一流、凡響浮聲、滌除淨盡、當時錢大昕王鳴盛皆極相推重、鄉人衍其遺風、至今猶自成一派、然休度逸情雅韻、自有其不可泯沒之處、非徒以格調傍人門戶者可比也、

畫亭詩草十七卷詞草二卷 乾隆刊本

清朱黼撰。黼字與持，號畫亭，江陰人。乾隆乙酉拔貢，歷官四川蘆山縣知縣，初為沭陽縣教諭，薦擢官，告歸後仍僑居沭陽。是集有乾隆四十一年自序，刊於沭陽，猶在未擢蜀令之前。目錄僅詩十四卷，乃後有續刊增入也。案李兆洛養一齋文集有畫亭詩集序，畧謂其子天石盡出遺詩見示，依年編次，里居時曰紅塔集、崇蘭集、北渚集、蘆溪集、蘆溪後集，經自刪削，僅可二卷。未刻。赴蜀後曰不意集一卷、川南集二卷，曰歸集一卷，皆曾付梓。自蜀歸後居沭陽，曰東郭集三卷、南枝集八卷，亦未刻。而自得拔貢至官沭陽，前後十餘年，其詩皆缺，天石薄田不給，無力為營剞劂，慎守以待後人可也云云。用校是編，分集諸名，全不相應。考江陰續志藝文載畫亭詩鈔二十六卷，注嘉慶初刊本，竊以天石薈萃遺詩，僅據未刻已刻之散稾，於乾隆嘉慶兩次所刊全稾，反未收及，頗滋疑竇。是黼身後清門零落，僅存散稾，而已刊之全集亦歲久罕傳，即李氏作序亦未曾見耳。李序稱其詩入蜀以後，傑綦鬱蟠，為集中最盛，惜是本所未載，又惜未得嘉慶本與是本對勘，以明其異同出入。卷首盧文弨序，稱黼原姓許氏，為元詩人許恕之後，可補志傳之闕也。

雙佩齋詩集八卷附補梅書屋詩草一卷 嘉慶刊本

清王友亮撰。友亮字東田，號葑亭，婺源籍，世居江甯。乾隆辛丑進士，歷官通政司副使。初以內閣中書入直樞曹，遷刑部郎，歷諫垣，久官輦下，與當時詩人法式善、張問陶、何道生、吳嵩梁等相唱酬。卒後，其子鳳生奉遺稾請諸執友審定編次，先有金陵雜詠、視漕小草，傳刊，並採其尤者入集焉。案友亮論詩，曰不可欺人，以矜氣淩人、曼聲悅俗為戒，故所作清而不俚，和而有節，無塗附鋪張之習，其洗鍊功力頗深。袁枚序其集，謂蒯通著書號雋永，溫子昇論文重通峭，友亮能兼之，所評騭最為允當，在當時可稱一作家。補梅書屋詩草，為其仲子麟生所作。麟生字孔翔，諸生，早卒，亦有清綺之思，而才力薄弱，囿於隨園一派，雖為法式善、張問陶所獎許，氣格尚未成就也。



戲鷗居詩鈔八卷 嘉慶刊本

清毛大瀛撰。大瀛字海客，寶山人。諸生，參總督惠齡西藏軍事，積功擢授四川簡州知州。嘉慶七年，教匪犯境，率團禦賊，戰歿於金堂，卹贈世職。無錫楊揆、婁縣姚令儀收其遺稾，於蜀中付梓，罕見傳本。是本為同里陳如升手錄，今藏長洲章氏四當齋。案大瀛少耽吟詠，擬古為多，壯入京師，久困場屋，幕游浙東山左，筮仕秦蜀，所至憑弔山川，詠懷古蹟，皆託諸篇什，幾無虛過，即事抒情，頗足覘其蘊蓄。集中所見交游知舊，除嘉定錢大昕外，罕知名之士。綜厥生平，殆樸誠廉謹一流，及危疆守土，身為國殤，宦轍同人，憫其孤忠，為刊遺集，藉留光氣，而又流傳不廣，其才未竟，其遇可哀，僅賴好事傳鈔，不致終於泯沒，是猶不幸中之幸也。

還讀齋詩稾二十卷 道光刊本

清韓崶撰。崶字桂舲，元和人。乾隆丁酉拔貢，歷官刑部尚書，因事罷，効力吉地工程，賜三品頂戴，晉二品，仍署刑部侍郎，以疾予告。詩承家學，歷中外，政事餘暇，不廢吟詠，故以還讀名其齋。編稾自中年外任嶺南時始，宦轍所經，由粵而湘而閩，及復官京朝，至於告歸里止。年屆七十，其婿吳毓鈞因付梓為壽。案清代故事，於司寇一官，用人最慎，每遴選秋曹之精擘律例者出任郡守監司，閱歷繁劇，以老其才，仍行內名，洊擢卿貳，久任不調他部，或至終身。嘉道之間，崶在官聲績最著，雖經罣誤，旋復起用。其詩有和平愷悌之音，無噍殺質淩之氣，仁人之言藹如，蓋聲音政事固息息相通，讀其詩可知其人已。自序云，歸里後無案牘勞，轉得怡情翰墨，所作稍多，則是稾尚有未及收載也。



寶鐵齋詩錄不分卷續錄一卷 光緒重刊本

清韓崇撰。崇字元芝，號履卿，元和人。官山東雒口批驗大使，少耽吟詠，不慕榮利，隱於閒曹，中年辭職歸田，與吳下勝流唱和，詩名益著。咸豐中，粵寇擾江南，佐治團練，未久即病歿，先於道光末，姻家顧元凱為刊詩錄，經亂板失。光緒初，外孫吳大澂汪鳴鑾覓集未刻之作為續錄，併前錄重付剞劂。案崇家累世以詩鳴，父是升，在乾隆時授經藩邸，名重輦下，兄崶官至卿貳，皆有詩集傳世。崇名位遠不逮其兄，詩則精到過之，古近體皆安雅縝密，歌行詠古諸篇尤見持論之不苟，筆之自如，非腹笥淹博研鍊功深者未克臻此。當時詩人如嘉興沈濤、歙齊彥槐、陽湖湯貽汾、同郡翁大年、朱綬、孫麟趾、褚逢椿、潘曾沂，及方外達受、覺阿等，訂交結社，角逐騷壇，各相引重。後進如吳大澂、汪鳴鑾在清季朝士中，亦以金石詞章擅名風雅，其淵源蓋有所受之也。

有真意齋文集二卷 同治刊本

清潘世恩撰。世恩有讀史鏡古編已著錄。案世恩以大魁起家，官登宰輔，身享大年，晚歲予告，重宴恩榮，世稱鉅人長德。直樞廷甚久，道光朝柄政者，初為曹振鏞，繼為穆彰阿，世恩一生和平恭恪，溫樹不言，集中於時政頗少可考見，惟臨殁遺疏，薦林則徐、姚瑩，為世所稱，集中亦未經載入。其文序跋居泰半，蓋因名位冠時，乞文者取以增重。湯金釗題辭，以比張玉書、張英，玉書文貞集多名臣碑傳，可考時政，有裨掌故，似難並論；英文端集，詩多於文，亦不相同，惟其家門鼎盛，世繼簪纓，世恩亦子與孫並躋卿貳，在清代漢大臣，實堪後先媲美。阮元稱其文中正和平，博雅醇厚，封公行狀、宗譜序、陳情乞養疏諸篇，皆有關係之文，足見性情之真，所評至當。世恩初不以文炫世，此集原欲存而不刻，後人付梓，以傳世德，亦盛事也。



小浮山人閑門集六卷 船庵集十二卷 船庵詞一卷

光緒刊本

清潘曾沂撰。曾沂字功甫，號瑟庵，吳縣人。嘉慶丙子舉人，官內閣中書，為大學士世恩長子。少有異才，澹於榮利，壯歲即謝職歸里，終不復出，惟以吟詠自娛。閑門集為自道光甲午至丁酉所作，船庵集為自戊戌至咸豐壬子所作，其姪祖蔭於光緒己卯為之付刊。案曾沂志行高潔，屢避塵囂，里中有閑門相府似深山之語，賦閑門自訟四言詩三十六章，以見志，自稱前生為僧，於紛華靡麗之緣屏除淨盡。論者謂其詩由厲樊榭入手，肖其冷雋，繼乃出入蘇東坡、楊誠齋、姜白石諸家，後於寒山拾得，取其神而不襲其貌，時見妙悟。潘氏為王謝高門，一時羣從多以淹雅擅名，曾沂則別有會心，矯然拔俗。吳中先輩如汪縉、彭紹升等，以禪理為詩，自成一派，曾沂即景即事，胥見道心，與之亦不相同。生平為詩甚多，分編數集，斯集為最後付刊，尚未具其全稾也。

大小雅堂詩鈔十卷文鈔二卷 道光刊本

清郜堂撰。堂字元戳，號子山，青浦人。嘉慶丁丑進士。官河南汜水縣知縣。少以雋才受同里王侍郎昶之知，肄業吳中紫陽書院，擩染書碩學，乃益進。在官有政聲，早歿，未竟其才。同官無錫鄒鳴鶴收其遺稾，屬婁縣姚椿、海甯蔡逸分為點定刊行。寀堂之詩，取法少陵、昌黎，卓犖瑰麗，逼近大家。其感述十章，抗論河工、海防、漕政、吏治、邪教、錢法、風俗、淫祀、文體、士習，箴砭時敝，識高而氣茂。七律英詞壯采，有明七子之遺音。駢體文僅存十餘篇，蔡逸序稱其多古文奇字，然長處不僅係於此，如與吳巢松太史書、劉大觀弔武虛谷詩卷書後、河營參將盧將軍廟碑諸篇，縟藻之中，而有清剛之氣，自以骨韻勝也。當時袁枚論詩，專主性情，其流弊往往易涉淺俗，駢體文亦未免參以宋調。堂之所作，猶遵古轍，不襲時風，矯然能自樹立。自為諸生時，與吳縣吳慈鶴論學稱同志，後慈鶴為河南學政，互序詩稾，兩家詩文體格皆相近，可謂笙磬同音者也。



小谷口詩鈔十二卷續鈔一卷紀事畫引一卷 傳鈔本

清鄭祖琛撰。祖琛字夢白，湖州人。嘉慶乙丑進士。由江西知縣，歷官廣西巡撫。是集曾刊於道光二十四年，猶在未任巡撫之前。後因失意去官，集罕流布。光緒中，同郡嚴迪莊喜訪求桑梓舊著，鈔藏此本。案祖琛幼慧，年十四試詩古，受知於學使阮元，曾侍定香亭觀荷之宴，賦詩被賞，一行作吏，吟詠不輟，與當時名流多有唱和。宦轍所歷半海內，紀游紀事，能達所見，頗多瀏亮之作。晚年才退，差遜。其撫廣西，在道光季年，暮氣已深，政多姑息，遂釀亂源，因之被黜，一經蹉跌，身名俱隳。湖州府志不入人物傳，藝文亦未載其詩，平心論之，詩格雖不高，未窺大家，要能自成結搆，未嘗無可取者。附紀事畫引凡六十圖，圖各有記，於宦蹟時事兼詳，亦資考鏡也。

世忠堂文集六卷守城善後記畧一卷鄒氏家傳一卷同治刊本

清鄒鳴鶴撰鳴鶴字鍾泉無錫人道光庚辰進士歷官廣西巡撫罷職起幫辦江甯防務城陷殉難謚壯節國史有傳案國史有傳案鳴鶴初官河南守令循績卓著道光末河決水圍省城守禦八閱月及水退善後諸事胥賴其力後蒞廣西賊犯桂林力保危城繼因全州失陷罷職時軍事由欽差督辦非其罪也佐防江甯事權不屬知事無可為至死不避身後鄉典枉被言官論撤中外爭辨終為昭雪可見三代直道之公生平私淑東林學有根柢其文論事剴切卷有裨於政治學術集中父母及生母行述諸篇至情至性之文語語沈痛其真摯處歐陽公瀧岡阡表不是過也守城善後記畧實心實政足為捍禦患者前事之師梅曾亮稱此種文雖韓蘇之才非身歷其境不能道一字曾國藩謂所論開惠濟河為善後第一要圖雖不行他日必有采用之者當時為識者推重如是是為經世之書不僅以文論即論文亦可稱一時健者已

古杼秋館遺稾文二卷詩一卷 同治刊本

清侯楨撰。楨字子勤，號二眯，金匱人。道光丙午舉人。以通小學訓詁，受主司祁寯藻之知，從上元梅曾亮受古文法，於桐城方苞、劉大櫆、姚鼐之說，篤信服膺。少時早以辭章擅稱，及歸依梅氏後，舊所服習者悉屏棄勿道，專力於古文，撰著甚勤，而所自定詩文稾甚約。身後其甥吳景堂始為印行，從孫蔭庭復為付梓。稾楨自撰二眯先生生壙銘，載所著書凡十餘種。治經考史之外，天文、地輿、兵、河、鹽、漕皆備，蓋有經世之志，而未得遂，又遭寇亂，轉徙避難，客死於常熟之滸浦，人咸惜之。其文於忠義節烈之事，叙述尤多，凜凜生氣，非徒以格調摹仿前人。自稱所學長於地理，其遺著惟禹貢古今注通釋一種刊行，乃其得意之作。詩存甚少，亦見清迴之致，其功候似遜於文也。同里治古文者，以秦瀛及其子緗業為最著，緗業與楨皆宗法桐城。又有張端甫者，與楨同受業於梅氏，早歿，存稾無幾，楨曾為之刊行云。

梧生文鈔十卷詩鈔十卷 光緒刊本

清傅桐撰。桐字梧生，號味琴，泗州人。諸生，負才不遇，數客東南疆吏幕中。其文初於同治中刻六卷，光緒中，其子孟新官山東甯海知縣，彙集詩文合刊，足本。稾桐熟精選理，為文由齊梁上希魏晉，駢體尤工，集中與陶梟鄉、劉彥清兩書，暢論駢文，上下古今，抉發肯窾，即以自道所得。紀事之文，如代倭相國作何丹畦墓表、伊忠愍公行狀、年辰園墓表等篇，洞明時勢，氣息安雅，非襲取八家皮毛者可比。詩尤長於五言，翏然清音，源於鮑謝，七言間涉宋調，亦不落小家。在咸同時淮泗之間知名者，桐與盱眙吳棠相亞，吳棠名位獨顯，有所建樹，桐則淪落不偶，然其文學成就實出棠之上。壯歲交游，猶及見安吳包世臣，為序其文，謂壁壘堅深，波瀾鼓盪，信乎能自樹立，蓋不愧為雅材也。

一規八棱硯齋集十卷 光緒刊本

清徐廷華撰。廷華字子楞，陽湖人，諸生，與同里吳頡鴻、莊縉度、趙申嘉、周儀顥、陸容、汪士進齊名，號爲毘陵後七子。父賡揚，嘉慶中官翰林，曾繕御製集，賜硯有一規八棱，因以名齋，廷華遂名其集，示繼述之意。集分詩鈔六卷，詞鈔、文鈔、類鈔、時文各一卷。其類鈔乃師友題辭及書札也。案廷華名家子，少孤，嗜學，濡染者碩，學有淵源，斐然志在著述，懷才不遇，幕游東南數行省，爲時所推重。道咸以來，兵事迭起，久而不



息，傷時感事，每託於篇章，有蒼涼沈鬱之致。集中存詩最多，亦最工，詞與文皆有鄉先輩風格。晚值江南淪陷，久客武昌，歿於旅次，鄉人官游楚中者，爲保存遺稾，至光緒中，始得刊行，距其歿已閱二十餘年矣。毘陵文學，乾嘉時號稱極盛，廷華晚出，亦足爲後勁也。

蘇盦集十六卷 光緒刊本

清楊葆光撰。葆光字古醞，婁縣人，諸生，從戎，歷官浙江知縣，晚歸林下，享大年，淞泖間推爲耆舊。是集凡文錄二卷、駢文錄五卷、詩錄八卷、詞錄一卷。案葆光早以辭賦擅名，浮沈簿領，不屑爲俗吏。初攝黃巖縣丞，去任後，北游欲應順天鄉試，格於例未果，膺聘佐修畿輔通志，歷數年始復回浙，需次杭州甚久，亦未有除授。生平多接勝流，寄情嘯傲，非風塵中人也。文有兀奡之氣，雖多應酬之作，而不掩其風骨。詩直抒



胷臆，不以浮藻塗附爲工。兼工書畫，氣韻蒼潤近古，尤爲時重。論其所作，畫第一，文次之，詩又次之。其開卷丙說篇，語雜莊諧，形容官場情態，可恥而尤可憫，蓋以自發其牢騷，而生平志事亦於斯可見，其列之編首非無意也。

蒿盦續稾三卷 民國刊本

清馮煦撰。煦有蒿盦類稾已著錄。是稾為晚年編刊。以繼類稾之後。起光緒癸卯擢四川按察使時。至宣統辛亥國變止。凡詩二卷。文一卷。稾煦服官安徽最久。政績亦最著。中間敭歷他省。終任安徽巡撫。辭官後屢奉詔治賑務。入民國未出仕。而每遇災賑猶賴其籌策。是稾存詩以在蜀為多。江山之勝。足以發之。退休之後。往來江淮間。鬥韵聯吟。詩律愈細。其時國步艱難。危機已見。漆室之憂。伊川之歎。悉寓於篇章。文多應酬之作。安徽財政表序。宗譜自序。經緯學堂章程跋數篇較有關係。憂時砭俗之意。有觸即發。言為心聲。可徵抱負。夙以倚聲擅名。僅附數闋於詩後。晚以遺老總修江蘇通志。未及告成而歿。其國變後有所述作。亦未入是稾也。

柳如是尺牘一卷湖上草一卷 傳鈔本

清柳是撰。是字如是。嘉興人。或作雲間。常熟錢謙益側室。稱為河東夫人。生平事蹟。見於傳記題詠。膾炙人口。明鼎革。勸謙益殉節不聽。及謙益歿。竟以身殉。兩事尤為論者所取。其與謙益遇合。始於杭州西湖舟中。易幘服為諸生狀。投刺改名柳隱。謙益驚異。汪然明為言其詳。謙益遂百計納之。此本湖上草。即其時之作。標注己卯春。為崇禎十二年。尺牘三十通。自稱曰弟。仍署隱名。皆未歸錢氏以前者。詩固清麗。尺牘尤雅雋。類六朝人吐屬。洵閨閣中未易才。宜為謙益所傾倒。尺牘有林天素小引。由汪然明彙題。當時與詩合編。必有專刊。以誌豔遇。此本為光緒中江山劉履芬所鈔藏。卷首有其印記。案如是有我聞室鴛鴦樓詩詞。見衆香詞小傳。今未見流傳之本。好事者如就詩詞各選本所見。輯附斯編之後。亦足補散佚備考證也。

楚些吟是底言不分卷 稾本

清葉閶撰閶字林屋吳縣人是本原為二巨册皆未分卷楚些吟分四言古五言律絕句四類後又合古近諸體為一每類有選閒友人姓名每首批明已刻未刻是底言前合古近體為一次分詠史擬古題畫三類又次為文鈔册面注選存未刻定本字樣又楚些吟有甲子年康熙二十三年曹溶序畧謂閶自述少好韓退之孟東野李長吉之詩晚乃染指三唐諸家後復希擬古溶於其十二集中選存僅十之二云云兩册一年所錄行楷甚雅餘紙雜錄斷句審為作者親筆有葉閶之印林屋氏林屋埜史一卅亭米青軒東山老痒屈原弟子白髮明經千金敝帚諸印今歸長洲章氏有四當齋藏書印記案閶詩私淑東野長吉紀事論古擴之以杜韓家法文亦不懈而及於古據云先有刻本重定互有增删然兩册閒有複見之作編次亦不畫一似尚不足為定本其詩罕見於諸總集選本蓋明末遺民韜隱不事表襮者也



瓢中集一卷鶴皋集一卷楮葉集一卷迂村文鈔二卷 乾隆刊本

清周準撰準字欽萊號迂村長洲人諸生據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注云錢塘人而學籍則為長洲蓋杭人居吳應試而改籍者也與德潛為摯交同輯本朝人詩皆以蓋棺論定臨終自幸曰我詩可入別裁集矣其集原總名迂村漫稾付刊時分詩為三集文鈔附之案準論詩與沈氏同旨以唐代為宗上溯六朝不涉中晚以後語兼工於文其友陳培脉序之謂心契六朝又謂其異於優孟韓歐者今觀集中紀游山水諸篇能副其言論古之作多有特見若遼云不蹈入家蹊徑猶未盡然要之詩文皆不失為雅品準與同里盛錦同佐輯別裁集故集中以二人為殿所錄之詩特多沈氏菟詩於吳中作者收取從寬固由耳目接近所得較繁論者不免疑其瞻徇鄉曲為遺議之一端然如二人者皓首耽吟萃畢生之精力造詣可觀未便與悠悠者並論而準臨終以得入集為幸名心為尤切矣

## 于湘遺稾五卷 乾隆刊本

清樓錡撰。錡字于湘，長洲人。選本作錢塘人，今據本集自署較確。諸生。客游江淮、梁宋間。一至京師，沈德潛奬譽其詩，欲加振拔，而未有所就，最後贅於揚州王氏，與諸名流相酬唱，為韓江雅集中眉目。卒年未及四十，其友錢塘陳章醵貲為治喪葬，恤其家，編刊遺稾，凡詩四卷、詞一卷。案乾隆中揚州繁盛，為人文薈萃之區，韓江雅集者，結社於張四科別墅之讓圃，李斗揚州畫舫錄載當時社中有前五君、後五君之目。前五君為胡期



恒、唐建中、方士庶、厲鶚、姚世鈺；後五君為劉師恕、程夢星、馬曰琯、全祖望及錡。陳序稱錡年最少，往往落筆屈其座上老成。其詩清而不雄，雅而不厚，詞亦如之，雖露頭角於名場，不獲永年，以閟其造就，詞客飄零，古今同慨。陳章不負死友，俾遺稾流傳，不致湮沒，藉留光氣於人間，亦藝林所同聲稱歎者也。

## 浣玉軒集四卷 光緒刊本

清夏敬渠撰。敬渠字懋修，號二銘，江陰人。諸生。少孤貧，力學，通經史，旁及百家，靡不學究。乾隆初，游京師，同里先達楊名時激賞之，欲加薦引，會名時病歿，而未果。足迹半海內，迄未得志，著述終老。有經史餘論、綱目舉正、全史約編、學古編、讀杜臆解、詩文集若干卷，多未刊行，或存或佚。身後其從孫祖燿採輯散佚，編為是集，文三卷、詩一卷。其前二卷即摘錄經史餘論也。至光緒中，族曾孫子沐始為付梓。案敬渠論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宋儒程朱之說為歸，闢佛老，闢陸王。讀書欲求真際，不屑拘守常解，為文上下古今，以雄辯自喜。其論陳壽三國志帝蜀不帝魏，歷舉二十四事，於前人舊說臚列折衷，最為翔實有據，他論或未盡稱是。又有經世志，喜兵家言，於算學、醫學亦具有心得。詩則取法大家，頗見魄力，而少蘊藉之致，殆由學養尚未造深醇，不免自矜一得，然其光氣終不可掩也。

永有生齋集詩三十二卷文二十卷樂府二卷詞五卷 嘉慶刊本

清趙懷玉撰。懷玉字億孫，號味辛，又號收庵，武進人。乾隆庚子南巡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歷官山東青州府同知，署登州、兗州知府。父憂去職，遂不復仕。主講關中書院，晚攖末疾，家居著述不輟。是集刊於嘉慶己卯，皆七十歲以前之作。案懷玉為尚書申喬元孫，名臣後裔，少負文望，與郡中洪亮吉、孫星衍等齊名，有七子之目。時常州多異才，經學、史學、考據、辭章，各開宗派。懷玉兼通並擅，而蘊蓄深沈，不屑矜奇立異。其自序有云：詩境必取其真，不敢有意塗飾，蹈前人偽體之弊；文必謹於體例，不敢漫求人悅。故所為詩，即事抒情，不乖溫厚；文於書序、題跋、熟語學術源流，有所發揮；志銘、碑傳、狀、碑誌、紀事諸作，翔實而謹嚴，兼有俯仰揖讓之致。蓋由績學博，積理深，更事多，始成通儒之文，不刻意期工而自工。晚年養痾鄉閭，蔚為江表耆獻，風流文采，沾溉士林，非偶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試畯堂詩集十二卷賦鈔二卷 道光重刊本

清王蘇撰。蘇字儕嶠，江陰人。祖為吳縣學官，生於蘇州，故以為名。乾隆戊申天津召試，賜舉人，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河南衛輝府知府。棠蘇少以辭賦擅名，在翰林應奉之作，雅贍敏捷，為時所稱，遷御史，敢言有直聲，而生平未預衡文之役。一麾出守，作詩述懷，頗有淪謫之感。治郡有風力，膺上考，久滯不遷，引疾乞退，久之復出，注選，歿於京邸。為諸生時，與長洲王芑孫同受知於學使彭元瑞，同舉召試，兩人論詩最契。芑孫序其集，稱其為人剛介，而詩特情詞婉約，吐納風流，如宋廣平之賦梅花，韓昌黎之詠金釵銀燭，集中歌行最見才力，與芑孫淵雅堂詩相亞，近體組織工穩，詠物多寄託，時有絃外之音。其詩自定原為十卷，同年友嚴烺為之付梓，增入晚年之作，及諺謠樂府二卷，板存嚴氏，流傳不多，身後其家重刊，又增賦鈔，則其壻季芝昌所補編者也。

雙硯齋詩鈔十六卷詞二卷 家刊本

清鄧廷楨撰。廷楨字嶰筠，江甯人。嘉慶辛酉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兩廣閩浙總督，因禁煙開兵釁奪職，發新疆効力。再起官至陝西巡撫，署陝甘總督。事蹟見國史本傳。是集初編於道光中，方東樹為之序。卒後有所續增，見咸豐初梅曾亮序。入民國，其曾孫邦述始為刊行。案廷楨為道光朝名臣，績學好士，尤耽吟詠。梅曾亮序稱其詩潔淨而精整，如其為人。官安徽巡撫最久，賓客多名流，如方東樹、梅曾亮、管同、陸繼輅等，皆在幕中，疊相唱和，集中存詩以其時為最多，亦最工。晚年與林則徐同被譴謫，在戍所篇什酬答不絕，寄託深遠，悉泯怨尤，彌見大臣風度，為世所監稱。詞亦精審聲律，情韻不匱，生平留意聲韻之學，著有雙聲疊韻譜及雙硯齋筆記，足以徵其根柢，非如尋常達官，藉吟風弄月以飾風雅者可比也。

咄咄吟二卷附一卷 吳興劉氏嘉蔭堂叢書本

清貝青喬撰。青喬字子木，自號木居士，吳縣人。諸生。道光中，揚威將軍奕經督師援浙江，投効軍中，曾臨前敵，繼佐理文案，於軍事皆目擊始末，輒紀以詩，共七絕一百二十首，自加詳注。詩分二卷，其附卷乃紀事後造軍用報銷之事。稾藏於家，入民國，吳興劉承幹得之，始刊入叢書。案廣東禁煙之役，始則操之過急，兵釁遂開，粵海防禦尚嚴，敵師未得逞，移犯閩浙，先後陷定海、鎮海、甯波，踞之。朝廷厭兵，以琦善代林則徐督兩廣，始創和議，為敵所誑挾，貝子奕山率師往援大挫，乃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往援浙江，青以恢復失地。奕經以兵將不可恃，招募壯勇，廣收投効，冀得奇材異能之士，然懵不知兵，為疆吏所輕，不聽調度。所募新營率多烏合，浮薄游士爭獻奇策，輕舉妄動，每戰輒敗，敵焰轉增，及江蘇亦被蹂躪，江甯城下之盟，和議遂成，喪權辱國，後患無窮，奕經之敗，適以促成之。青喬作詩以抒憂憤，身在軍中，紀載翔實，古人所謂棘門灞上皆兒戲，此殆兒戲之尤者也。官家

史册所不能詳觀此可為殷鑑云



止庵遺集三卷 常州先哲遺書本

清周濟撰濟有晋畧等書已著錄其學以史為本而上下古今融貫百氏志在經世屈於閒散不得展布世稱其遇小試輒著實效而迄不獲大用故其蘊蓄悉發揮於撰述泛濫而為辭章於文於詩於詞莫不探原古人自闢境界遺著如晋畧介存詩存及文典詞味雋齋史義折肱錄皆經生前自刊是集乃身後友人所編刊文詩詞各一卷後裔重刊晋畧復有求志堂存稾彙編之刻武進盛氏又以是集刊入常州



先哲遺書其文論奕異論樂皆有特見摘子史之精英論詞尤得其深窮聲家之正變他如傳之奇傳之論醫江之桐傳之論武術亦稱傑作詩主復古詞重尊體並足鍼砭淺俗為藝林之導師當時與陽湖李兆洛涇包世臣論學最契同號通儒而濟於文字尤為精嚴研鍊是集所收蓋無一率意之作也

端虛勉一居文集三卷 常州先哲遺書本

清張成孫撰成孫有重訂說文諧聲譜已著錄是集專載其新文不盈三十篇同里盛氏輯常州先哲遺書始為刊行案成孫承茗柯家學而能以己意引申之故所訂諧聲譜與其父原稾頗有異同論學大旨具見於集載與方彥聞書三篇中其精語謂漢之學要在禮宋之學要在理漢儒非不言理以為言禮即具理也宋儒非不知禮以為言理而後可明禮也漢儒人自明故其言宏宋强人為善故其言密又云傳孔子之道者惟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其說正而無弊自是之後代有其人漢失之雜唐失之浮宋失之拘謂由之以入於聖可也謂守之即入於聖不可也又云由禮之說可為中人以下言之由理之說可為中人以上言之孔子之教顏淵曰克己復禮克己者所以定其中復禮者所以束其外蓋聖人貴制其心然心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故必有以制其外誦斯言也漢宋之同可知漢宋之異可知而漢宋之或得或失亦無不可知矣綜觀數說蓋乾嘉以來漢學極盛之後學者多有由糟粕以求精英之意故議論漸歸平允原氣二篇文仿古子實發明儒先氣質之義傳誌紀事之文不尚虛鋒不媿茗柯之肖子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沈四山人詩錄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滂喜齋叢書本

清沈謹學撰。謹學字詩華，號秋卿，元和人，居甫里左近之楓莊橋。家世業農，少喜為詩，道光中，歲潦田業壞，棄產，率婦子為人傭耕，遂益困，作詩仍不輟。同郡江湜錄存其詩。洪鈞頗為之付梓。光緒中，吳縣潘氏又刊入滂喜齋叢書。案謹學以鄉農讀書嗜學，耿介絕俗，類古獨行傳中人物。所與交游者，吳江徐達源、吳縣潘曾沂、江湜，集中相與唱和，以三人為多。於吳中先輩見諸詩者，獨慕徐俟齋、曾沂因唐沈千運貧而樂道，為士流敬慕，號為沈四山人。謹學行四，而志趣相類，遂以稱之。江湜即以題其遺集。其詩吐棄凡近，真率有味，無一毫渣滓，頗近楊誠齋。又善事其親，有沈孝子之稱。詩本性情，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品格超乎學人才人之上。附錄吳中人士題詠之作，凡二十餘篇。天隨遺風，曠世相感，數十年內，梨棗再登，表章者出於彝好之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丹棱文鈔四卷　常州先哲遺書本

清蔣彤撰。彤字丹棱，陽湖人，諸生。受業於同縣李兆洛，久從門下，為高第弟子。佐修武進陽湖兩縣合志。是集道光中曾以活字印行，傳本罕靚。光緒中，武進盛氏刊入常州先哲遺書。案彤為學一奉李氏為依歸，於經史百家悉有心得，為文華實並茂。李氏晚年每由門人代作文字，出於彤手者尤多。集中論辨諸作，經術湛深。於望溪方氏喪服或問，多持諍義，考訂古今著述，輒為書後題跋，積數十篇，精博不減四庫提要。鄉邦先達傳誌，翔實而得體要，多修志時所作，義法精嚴。集中上黃南坡太守書，於志傳義例言之甚晰。其論管荀二子、賈董二子，及白虎通、法言、元經諸書，疏通大義，與近代專言訓詁校勘者不同，別有編輯李養一先生年譜暨陽問答二書，詳紀李氏生平學術，集中養一子述，尤綜括綱要。李氏學主博通，而不瑣屑之考據，彤實有其具體。又慕鄞全祖望結埼亭內外集，能表彰學術，而未見其傳誌為補撰謝山全先生述，亦其辯香私淑所在也。仁和龔自珍詩

有云、江左晨星一炬存、魚龍光怪百千吞、迢迢望氣中原夜、又有湛盧劍倚門、即指彤而言、其為碩儒所推重久矣、



## 翰錄齋稾四卷 宣統刊本

清夏煒如撰、煒如字永曦、江陰人、恩貢生、就職直隸州判、受學於陽湖李兆洛、為高第弟子、教授鄉里、同治重游泮水、推為耆舊、續修江陰縣志、為總纂、未竟而卒、子勤邦為輯刊遺稾、凡文三卷、詩一卷、案李兆洛主講江陰暨陽書院、以實學課士、成就甚盛、如承培元之經學小學、宋景昌之文麻算、六承如之史學輿地、並成專書傳世、煒如博涉百家、尤工於文、駢散皆守師法、兆洛晚年名益重、乞文者日不暇給、輒令煒如代作、後門人編養一齋集、往往闌入、不能辨、是集凡題下注代者皆是也、其中以三閭大夫祠堂銘尤為時稱、其自撰者、以擬陸機文賦、發明古今論文精語、詞義並美、最為傑作、論本邑事宜數則、皆切中利弊、至清季蠶桑紡織大興、頗徵實效、非書生之紙上空談可比、於詩不甚措意、所存多應酬之作、然學人吐屬、亦異俗筆也、

問奇室詩集二卷續集一卷文集一卷秋雅一卷光緒刊蔣侑石遺書本

清蔣曰豫撰曰豫字侑石陽湖人初官直隸知縣歷署雞澤元氏淶水蔚州有政聲以軍功晉補用直隸州知州佐修畿輔通志歿時年未五十志局為刊遺書事蹟見貴筑黃彭年所撰常州二子傳二子者一為方恮與曰豫同里同在通志局為編校遺書因以附傳者也案曰豫為學守鄉先達洪亮吉孫星衍張惠言諸人遺派別有滂喜齋學錄十一卷以聲音文字為窮經之要重在漢學然其論學則曰純內不克以寡事純表不足以闡道綜變知貫庶不為形象蒙中年即世著述未竟其志人咸惜之其詩與文亦守常州派博麗精能彭年謂似其鄉人董祐誠咸豐中佐戎幕有年編歷燕冀形勢飛書羽檄屢以報最於當時朝局軍事多見篇章往往言中有物如詠肅順勝保等功罪皆持論平允非僅以隸事工切見長秋雅乃詞集深入南宋人之室亦可傳之作也



庸盦全集二十一卷光緒刊本

清薛福成撰福成字叔耘無錫人少有大志講求經世之學同治初上書曾國藩為所激賞招入幕國藩卒繼佐李鴻章北洋幕光緒中初授浙江寧紹台道治績稱最法兵犯境籌防有功出使英法義四國歷官都察院副都御史是集為所手定分文編四卷續編二卷外編四卷海外文編四卷附籌洋芻議一卷英法義比日記六卷案福成久在曾李兩公幕中參預要政熟諳中外大勢朝章國故洞知本末得失出膺使節建白最多當時國勢孱弱又多牽掣自強之策未盡力行猶賴操縱補苴以支危局者數十年福成身在局中親歷甘苦不敢放言高遠難行之事與新進喜事者不同然即就其切籌約言者亦未必盡致實效此論世者所為長太息也追述咸同間往事於軍事朝局得失是非頗多可徵真象至其為文親承曾氏指授一守桐城渠矱而才識足以充之故自可傳是集於清季史事乃最有關係者也

栗香文稾不分卷 光緒刊本

清金武祥撰。武祥有栗香隨筆，已著錄。生平諳習掌故，尤留意於鄉邦文獻。官游所至，隨地搜求，有得則考補闕遺，輯刊叢書凡二十餘種。自撰序跋，悉入是稾。傳誌諸作，亦以關於桑梓先達者為多。其江陰藝文志，出於創搆近年續修縣志，已全部錄入稾內，但載序例，具見搜羅之勤，取義之慎。至其文筆之修潔不苟，亦自可取。江陰地居僻壤，士風淳樸，自宋以來，人文代出，而舊籍流傳不廣，又屢經兵燹，往往家藏孤稾在若存若沒之間，較之鄰近郡邑，遜其繁富。至光緒中，武祥與同里繆荃孫藝風、夏勤邦彥保三人相約勤為搜訪，有所得則互相錄副。武祥、荃孫各有傳刊，勤邦以一老諸生，無力付諸梨棗，而所特多，悉出手鈔，積盈箱篋，晚遭回祿，付之一炬，最為可惜。金繆兩家所付刊者，亦有出於轉錄，幸藉存其百一，附記其事，以備一邑藏書之掌故焉。



撫雲集九卷 稾本

清錢良擇撰。良擇字玉友，號木庵，常熟人。少喜為詩，為族祖陸燦所賞。游京師，客藩邸。曾隨使節至海外，又歷塞北數千里，足跡徧中原，未有所遇。生平蘊蓄一發於詩，所作盈萬首，多散佚。其自編者共千首，陸燦為之序。既而又自刪削，存其半，此九卷者，為晚年定本。卷首有查慎行題詩，猶其親筆，曾為江山劉履芬所藏，後歸長洲章氏四當齋，世傳有十卷刊本，又瞿氏鐵琴銅劍樓有八卷舊鈔本，與此本編次皆有異同，詳於張蘭思所跋。案清初虞山詩人，大柢依附絳雲樓，良擇雖與為族屬，而詩派不盡相沿襲。集中寄友人索畫詩有云：我詩慕沈雄，俎豆子美與昌黎；我詩愛閒澹，彭澤右丞我所師；或為怪奇李長吉，或為寒峭孟東野，毋為齊梁靡豔體，毋為章許平熟調諸語，自道所得，蓋能矯矯自立者。查氏贈詩云：人皆信手成，孰是苦心作，同心得錢子，洞見無隔膜，其精思健筆，頗與查氏沆瀣一氣，故推許特至也。

歸來草堂録不分卷 傳鈔本

清吳兆騫撰。兆騫有秋笳集，已見四庫存目。是録載其繫獄及戍甯古塔所寄，凡家書十五篇、與友人書二十篇，中有歸後小簡附詩七首。卷首一札，則其父寄諭者也。父名晉錫，崇禎十三年進士，永明王時巡撫衡永郴桂長寶，出家九疑山為僧，事定復歸鄉里，見蘇州府志。諸書自初被逮至賜環歸里，首尾畢具。案兆騫高才罹禍，為時論所憫。書中情詞哀惻，所述邊地寒苦、人事艱辛，頗為詳悉。法當全家流徙，捐贖得免，後惟其妻遣往，一妹慷慨伴送，長逵顧貞觀亦有詞特紀此事。至其獲赦生還，賴貞觀乞援於納蘭成德，實由報效太常寺衙署工程集資從事，則出徐乾學昆弟之力。同縣徐釚亦為之籌畫奔走，具於書中見之，可補秋笳集所未詳。所附詩惟述懷奉呈郎侍中一首為集中所未載。是録舊少流傳，光緒中上海姚文棟得舊鈔於冷攤，卷首有四世孫毓裴五字。府志吳育傳稱為兆騫後人，未明世次，說者據班固東都賦豐圃草以毓獸注毓同育，謂即其人，於是好事互相傳鈔。此本為長洲章氏四當齋所藏，足為考吳中文獻之資也。

二林居集二十四卷 光緒重刊本

清彭紹升撰。紹升字允初，號尺木，長洲人。未冠即舉於鄉，乾隆己丑成進士，歸班候選，家居講學，終身不出。其以二林名集者，自稱讀古人書，負志節，慕梁谿高忠憲公之為人，已而無所試，有出塵之思，復慕廬山劉遺民之為人，兩人往來修學地同名東林，故因以題所居，即以名其集。案紹升承家學，以陸王之說為宗，少有用世志，研求當代掌故甚勤，繼乃歸心淨業，自成學派。是集首列述古二卷，皆讀經史儒先書有得之言，次諸雜文九卷，次名臣事狀七卷，次儒行述二卷、良吏述二卷，見經世志願之所在，末為家傳及孝節諸傳一卷。其論學大旨，具見於與同志友人諸書中。休甯戴震與學派最不相合，貽書往復辨難，終不相下。其父啓豐曾從方苞受古文法，紹升之文源出桐城，紀事傳狀碑誌諸作，義法謹嚴，氣息近古。論辨之作，自抒所得，則當以義理衡之，不僅以文字形迹論矣。



一行居集八卷 光緒重刊本

清彭紹升撰。紹升有二林居集，已著錄。其先世自高祖瓏傳梁溪高顧之學，曾祖定求、父啓豐，皆以高科致通顯，講學近心宗，漸入於禪。至紹升益擴其遺緒，與瑞金羅有高、同郡汪縉、薛起鳳論學最契，遂會通儒釋，大閱藏經，決去藩籬，昌言佛法，非復前人陽儒陰釋之可比。凡闡繹儒先、發揮政學之文，編為二林居集，其專論佛法者，則入是集。首願文，次書後，次讀古，次雜著，次書問，次跋引，次記，次銘傳，次書事，次祭文，次題偈，以自撰知歸子傳列於卷首，紀其生平，空空子書後補其未備。誠心信仰，身體力行，自壯年即素食絕慾，傳刻經論，建諸善會，晚更坐關念佛，迴向淨土一門。撰蓮池、紫柏、憨山、藕益四大師傳，發明禪宗大義，又於近世谷聲、昭月、聞學諸儒及同志之諸善男信女，各為立傳，或專書其事，闡揚可謂不遺餘力。後附儒門公案，歷舉孔門及宋明諸儒舊語，加之評判，各系一詩，直欲以佛法埽盡一切。自來論學術者，於朱陸異同，各有是非，尚齗齗爭辨不已，若此

書者、乃西竺之功臣、而非鄒魯之餘裔矣、



## 汪子遺書六卷 光緒重刊遺集本

清汪縉撰、縉字大紳、號愛廬、吳縣人、諸生、少有經世志、博通百家、迄無所遇、與長洲彭紹升同講學、出入儒釋及周秦諸子、所見特大、著述多為紹升所定、是書分二錄三錄各三卷、三錄者、合論象山陽明之學、附以陳同甫、蓋兼闡道經世之體用、而以尊朱子為歸、又附格物說規矩說於後、則以朱子與陸王之異同、論格物為大端、特為疏通證明、以示規矩也、三錄者、統論周秦諸子、以儒家為歸、儒家又以孟子為歸、而荀子為之輔、故曰準孟繩荀、案刑兵陰符三家其立說貫通支派、滴滴歸源、實有合於博學詳說約守之義、縉與紹升皆以會通儒釋為宗旨、而紹升所著儒門公案拈題一書、乃以佛法為儒學之折衷、有所偏重、流而忘返、喧賓奪主、是書則持論特正、不失儒家真諦、紹升書格物說後、謂縉猶狃於朱子補傳、蓋紹升終囿於陸王之見、仍落偏際、與縉尊朱之指未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汪子文錄十卷詩錄四卷 光緒重刊遺集本

清汪縉撰。縉有汪子遺書已著錄。其文錄原為彭紹升所刊，詩錄亦為紹升所定，而方昂刊之，皆於嘉慶中付梓行世。至光緒中，紹升族裔祖賢彙集重刻，并合遺書，總題曰汪子遺集。案縉之為學，會通儒釋，文則六通四闢，辨才無礙，得力於內典者為多。其論學精要甘苦之言，具見於與彭紹升、羅有高二人書中。蓋三人雖同志共學，縉之識力獨高，規模較大，故鍼砭二人處不少。雜文因文見道，隨境指點，亦多超詣。紹升稱其詩出入於陶淵明、李太白、王摩詰、蘇子瞻四家，寒山為宗，其不襲寒山之貌而得其意趣者，仍不失為詩人之詩，斯稱高作。然率意本色語仍不能盡副此直。自來如邵康節、陳白沙諸人，殆亦未能免此，此其雖有得於陶李王蘇，而終自成其汪子之詩也歟。

拜經堂文集五卷 常熟宗氏石印本

清臧庸撰。庸有拜經日記及說經諸書已著錄。阮元為撰別傳，稱有文集四卷。拜經堂叢刻中僅列其目，未有刊本。此本出於漢陽葉氏傳寫，卷端有葉名琛、名灃名印及會稽趙之謙諸印記，當亦曾經收藏。民國庚午歲，常熟宗舜年得諸上海書坊，以歐西攝影法印行。卷一為解論考釋，卷二為古今諸書序跋，卷三為與師友論學書札，卷四卷五為題記贈序傳狀諸雜文。較阮氏所稱多出一卷，是否編次分析，抑後有所增，未能懸斷。案庸承高祖琳之家學，經術湛深，先後在阮元幕中纂訂經籍纂詁，佐輯經解，校勘注疏，有功於經學甚鉅。微言軼事，及與同時通儒討論發明者，具見於是集。實為經義之淵藪。又篤於內行，不愧純儒。卷首載阮傳之外，有宋翔鳳撰誄，及秦瀛、吳士模兩序，兼著其殫精漢學，不薄宋儒，非當日依傍門戶炫博競名者可比。卷中間載郝懿行、孫星衍、阮元、許宗彥、嚴元照、汪喜孫、陳壽祺、洪亮吉、畢沅、胡秉虔、許瀚、宋翔鳳諸家評語，可見聲氣應求之雅。且

足為小小異同資考證也



儀鄭堂詩文殘稾五卷 稾本

清曹埥撰埥字稼山吳縣人諸生道光中與魏源同佐賀長齡輯經世文編及陶澍巡撫江蘇亦以文學受知為王芑孫妻曹貞秀之姪當時吳下名流皆相引重其詩文曾經上海春暉堂徐氏付梓即用是稾今為長洲章氏四當齋所藏猶屬埥之原稾其妻戴氏文璣所手錄楷字工整凡文甲集二卷乙集一卷古今體詩二卷末卷尾有缺頁又詩卷一中呈鄭夢白都轉二首題下注云此詩應錄第三卷誤編於此



據此則詩原有三卷而缺其一故題曰殘稾也案埥文取徑幽折戛戛獨造駢體尤高秀胎息齊梁不作宋以後語詩抽思發藻情韻盎然惟喜作香奩語未能免俗為評者所指摘造詣尚未大成要不失為才人之筆埥為小峴山人秦瀛之甥又受學於陳頤道文述詩文皆有淵源而又能自立不屑傍人門戶雖足本全稾未見即此故自可傳也

心白日齋集六卷 光緒刊本

清尹耕雲撰。耕雲字杏農，桃源人。道光庚戌進士，禮部主事，遷御史。伉直敢言。咸豐戊午科場獄起，以監試失察降調，從軍河南，游擢道員，授河陝汝道。國史有傳。集分奏議二卷，雜著二卷，詩二卷。案耕雲在諫垣最著風力。咸豐中，海内兵事方棘，外患迭乘，疏論各行省防剿事宜，屢劾罷僨事疆吏。籌夷諸疏，一意主戰。佐治京師團防，多所建白。當時御前大臣肅順最用事，初頗引重，後乃持議不合，遂因科場之獄罣誤去職。集中有劾兩江總督何桂清，請授曾國藩為欽差大臣總督一疏，計其時日已在降官之後，無由得自上疏，或係代他人草奏，而目錄又未注代字。若薦湖南舉人左宗棠一疏，則注明代字，其疏為南書房翰林潘祖蔭所上，雖未全用其文，此殆其初稾耳。耕雲才氣過人，以節操自勵，其論詳務，雖未深悉外情，而忠義奮發，一時咸推為名諫官。詩亦伉爽超俗，如其為人也。

陔蘭書屋詩集六卷二集二卷文集一卷詞一卷 咸豐刊本

清潘曾綬撰。曾綬字紱庭，吳縣人。道光庚子舉人，歷官内閣侍讀，四品卿銜。為大學士世恩第三子，尚書祖蔭之父。家門鼎盛，少擅才名，而澹於榮利，性耽恬退。壯歲即辭官侍親，終養後遂不復仕。晚以子貴，就養京邸，蕭然物外，喜宏獎後進，士林尊為耆舊。事蹟見會稽李慈銘所撰墓碑。是集為未辭官時所刊。與兄曾沂、曾瑩友愛最摯，塤篪同聲。道咸之間，名卿碩士，如曾燠、顧蒓、李宗昉、吳嵩梁、陳文述、錢儀吉、姚瑩、張際亮、葉名灃、陸繼輅、宋翔鳳諸人，皆忘年結契，追逐詞場。阮元序其少作，謂清而不失之薄，華而不失之靡，巧而不失之纖，所期許者甚厚。錢儀吉則稱其詠歎之間，性真流露，如朝日初升，神人和暢，亦評隲適如其分。文雖非精詣，要不失為雅言。潘氏多才，各以風相尚，正所謂烏衣子弟，綽有家風者也。

碧梧桐館詩存一卷附皖鄉詩集一卷 活字印本

清秦炳文撰。炳文字誼庭，無錫人。咸豐戊午舉人，初仕為吳江教諭，後官戶部主事。工畫山水，詩名為所掩。入民國，曾孫岱源為輯遺詩，以活字印行。案炳文浮沈郎曹，客京師最久，當時朝士以風雅相尚者，吳縣潘文勤祖蔭、南皮張文襄之洞為之魁。同治辛未禮闈榜後，兩公名集落第諸名士大會於龍樹寺，即席賦詩，炳文為繪圖紀事。又為文勤繪除夕祭書圖，並稱名蹟。文襄嘗於極樂寺看海棠，會客置酒，亦倩作圖，文襄詩所云「秦翁白髮非少年，心情猶逐春風顛，手裂冰綃寫豔骨，醉來輒就陰眠」是也。承平之日，中朝士大夫觴詠風流，壇坫勝事，猶可想見。是集皆中年以前在鄉里所作，其官京師酬唱諸詩，皆未見，僅有題畫短章，別編為曝畫紀餘，蓋遺稾零落多矣。附其子皖鄉詩數十首。皖鄉名廷璧，詩存甚少，亦有家風。無錫秦氏夙稱望族，有詩鈔總集行世，以別專集單行者，嘉道以前指不勝屈。其與炳文同時，惟緗業之虹橋老屋集，以古文擅名，膾炙人口。是集雖寥寥，亦僅存之碩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歸盦文集八卷 光緒刊本

清葉裕仁撰。裕仁字復三，鎮洋人。諸生。咸豐初舉孝廉方正。教授鄉里，主講安道書院。是集為門人所編刊。蔣銘勳跋稱，所著別有詩文字考、三家詩考箋釋、喪禮易從、喪服畧例等書，及詩稾，尚未付梓。案裕仁學以朱子為歸，於鄉先哲服膺陸世儀、陳瑚，輯錄兩家文鈔以誌私淑。序見集中。又有書皇朝經世文編學術門後云，宜以崇正學黜異端為首務，要使求治者知所振興，後學者端其趨向。又謂乾嘉以來，去湯陸諸君子已遠，儒者一趨於訓詁考據，理學衰息，孔孟之道不著。宜其所見止此，可見其宗旨所在。親歷粵匪之亂，於鄉郡近邑失陷及恢復情形紀之甚詳。平寇將弁立功殉難者，多為立傳。鄉里士女節孝事尤力為表彰，與地方官吏書，陳述民生疾苦不厭詳盡。蓋有心世道之文也。其學派文體，與同徵友平湖顧廣譽頗相近，門徑出於桐城姚氏，故撰廣譽行狀其相契最深。駢體文十餘篇，亦無俗調，列於末卷中年後不復作云。



藝風堂文漫存辛壬稾三卷癸甲稾四卷乙丁稾五卷 民國刊本

清繆荃孫撰。荃孫有藝風堂文集續集，已著錄。自宣統辛亥，辭官歸隱，寄居上海，年逾七旬，著述不輟。每閱兩年編成一稾。其正集續集皆專載文，此則詩文合編。陸續付梓，乙丁稾歿後始刻成也。案荃孫目錄金石之學，清季號為專家。晚年名益重，問字訪古踵接於門。故家世族亦爭乞文字，以為先德表章，故所作以碑傳序跋為多，皆有關於掌故。生平喜傳播古籍，數有叢刊，於編刻校勘之事，深諳甘苦，言之尤詳。用以啓迪後進。其紀事之文，私淑鄞全祖望鮚埼亭內外編。藏書題跋，素嗜吳黃丕烈之詳洽親切，而學之根柢過之，可追配仁和盧文弨。皆其辦香之所在也。詩不空摹格調，而情景取其真實。晚年尤清老，自成學人之詩。其中年以前所作詩四卷，詞一卷，自視歉然，不以為可傳，故編成而未付梓。近亦有分為印刊者。

陶廬雜憶五卷 光緒宣統續刊本

清金武祥撰。武祥有粟香隨筆，粟香文稾已著錄。是編分五集，以七言絕句紀事，每首自為之注。第一集曰雜憶，第二集曰雜憶續詠，為官粵東西時思鄉而作。第三集曰雜憶補詠，第四集曰後憶，第五集曰五憶，為歸田後所作，述鄉居之樂，兼追紀粵東及江西湖北游迹所歷之事。每集詩百首，惟三集增多五十首，始作於光緒癸未，終於宣統辛亥，於人事古蹟風俗文獻，靡不備載。自記云：大率感懷朋舊，洄溯游蹤，而敷陳風土，尤為職志。案古人竹枝詞實為此體濫觴，近代如朱彝尊之鴛鴦湖櫂歌、厲鶚等之雜事詩，尤以詳加注語，為考古證今之助。武祥此編以詩為綱，以注為目，廣桂海虞衡陽羨風土於詠歌之中，用備採風之選。每詩附友人評語，亦資參證。至其詩之情深文明，洵稱雅馴之作，生平於詩致力頗深，而遺集未傳，於此藉見其一斑云。



切問齋集十六卷 乾隆刊本

清陸燿撰。燿字朗甫，又作朗夫，吳江人。乾隆壬申舉人，考授內閣中書，充軍機章京，歷官湖南巡撫，清操循績，世稱名臣。是集前三卷為述聞，乃讀書有得，分類為題，於性命經義術數，皆參考百家，折衷其說，大抵祛疑辨惑，以明正義為主。卷四至卷十為雜文，卷十二十三十四為歷官公牘文字，末二卷為詩。案燿之為學，研求義理，不廢考據，尤重身體力行，歸於致用，不蹈講學虛聲，故以切問名其齋，即以名其集。律身蒞事，一以貫之。生平服官在山左最久，為治以正人心勵風俗為本，而地方利弊因革罔不考鏡往迹以資損益。曾輯近代名臣大儒所著，為切問齋文鈔，自序云：力破空虛之習，切求身世之宜，最為精語。論者謂其自著亦不外於是。顧亭林氏謂人自命為文人，便無足觀，又云：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是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如燿是集，真能如其所言，而一洗文人之習，即以文論，無不詞達理舉，詩亦綽有風格，所謂

有德者必有言也





獨學廬集四十八卷 道光刊本

清石韞玉撰。韞玉字執如，號琢堂，又作竹堂，吳縣人，乾隆庚戌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直上書房，歷官山東按察使，因事罷，復授編修。是集分五稾，初稾詩分留雲舊草、江湖集、玉堂集、劍浦歸帆錄、湘中吟，凡八卷，文三卷，二稾詩玉堂後集、鷦聲集、學易齋吟草，凡三卷，文二卷，三稾詩晚學樓集六卷，文五卷，四稾詩池上集六卷，文五卷，五稾詩燕居集六卷，文三卷，又餘稾一卷，別有文稾一卷，則在四川入總督勒保幕所代作章疏也，共為四十八卷。案韞玉之詩，圓美諧適，在香山劍南之間，雙旌謠，為侍郎廣興驕貪獲罪而作，吏生居士輓辭，敍其直言謫戍，皆委婉曲盡，身以禁近文學之臣，出為外吏，且蹭蹬退休，如無題、雜感，及讀史諸篇，多寓言寄感，深婉可誦。其文則於蜀湘兵事，皆所身歷，言之悉見經畫，末卷為蜀督幕中代言之作，於剿撫教匪情形，尤資考證，又有致龔定庵書，論御史曹錫寶劾和珅家人奢僭事，辯錫寶實未罷官，定庵紀事之文，乃傳聞有誤，則尤關掌故，至晚居

林下，多應俗之文，非所經意，固當分別觀之耳。



三松堂集詩二十卷文四卷年譜一卷 道光刊本

清潘奕雋撰。奕雋字榕臯，號三松居士，吳縣人。先世以業鹽商，注籍錢塘。舉浙江鄉試，乾隆己丑成進士，殿試讀卷取列前十本，引見未到，降三甲，授內閣中書，典貴州鄉試，升戶部主事，年甫五十，即告歸。壽躋九旬，重宴恩榮，賜四品卿銜。案奕雋早登朝籍，澹於榮利，未老歸田，優游林下數十載，克享大年，家門隆盛，子世鏷，姪世恩，皆以鼎甲起家，世恩貴登首輔，貤封極品，居吳會名勝之區，際國家承平之日，有湖山清境以供其游眺，有高賢逸客以同其酬唱，有祕函名迹以資其陶寫，凡文人怡情悅性之事，靡不備焉，故能頤養天和，發攄藻韵，無噍殺之音，而葆淵沖之度，稱心為文，亦自然淹雅，不染塵氛，不特得天獨厚，蓋遭際之隆有以致之也。是集雖無過人之識解，特異之境界，乾嘉以後吳中耆舊風流，不得不推為領袖，終為後進所欽挹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尚絅堂詩集五十二卷箏船詞二卷駢體文二卷 道光刊本

清劉嗣綰撰。嗣綰字簡之，又字醇甫，號芙初，陽湖人。嘉慶戊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詩集初編四十卷，繼增入通籍後所作十二卷。歿後其子延和併詞集與駢體文合刊。案嗣綰為大學士於義元孫，負沈博絶麗之才，胥疏江湖，得名最早。年逾强仕，始舉禮部試第一，相傳元卷進呈御覽，揭曉後仁宗曰，朕久知其名，稱為得士。在詞館十餘年，清貧牢落，晚歸主無錫東林書院講席，遂未復出。其詩少作遒麗，在昌谷玉谿之間，後益駿邁，體物深細，而運筆清超，蒙古法式善論其詩，如水銀瀉地，天馬行空。又謂常州多詩人，比之黃景仁洪亮吉孫星衍諸人，竊以為洪孫兼經史根柢之學，非嗣綰所及。若景仁之清才逸調，追配殆無愧色。兩當軒詩窮而愈工，嗣綰雖得膺清職，亦不免於窮，而無抑塞不平之氣，見於章句間，蓋所養有不同。其試帖亦最有名，為世所膾炙，雖應試體式，不掩其才人光氣也。



崇百藥齋文集二十卷續集四卷三集十二卷附五真閣吟稾一卷 道光刊本

清陸繼輅撰。繼輅字季木，一字祁孫，號修平居士，陽湖人。嘉慶庚申舉人，初官安徽合肥縣訓導，以薦舉授江西貴溪縣知縣。是集詩文合編，初集前十二卷為詩，卷十三為詞，卷十四至卷二十為文。續集前二卷為詩，後二卷為文。三集卷一至卷十為詩，卷十一十二為文。附五真閣吟稾，則其室錢惠尊之作也。案繼輅自少以詩名，其丙子祭詩文自稱三十年中，棄去祝壽賀婚之作，猶四千餘首，去多用僻字以為奧衍，一往奔放以為豪放者，復去閒情無所寄託，詠古無所比傅者，及模仿太似，持論太偏，敘別過悲，遇感過激者，所存不及千首，續集三集數亦相等，可見淘汰之嚴。大抵少作倜儻多奇，中年後斂其才氣，彌見深穩。同郡詩人洪孫黃趙之次，允推作手。文則私淑桐城，誌傳紀事之篇，義法謹嚴，而不掩其才氣。集中七家文鈔序，言同里錢伯坰親受業於海峯劉氏，誦其師說於惲子居張皋文二子，始治古文，淵源在是，所

謂七家者。於桐城方劉姚三家陽湖惲張兩家之外。以朱梅崖彭秋士益之。是其觀摩所在也。長沙王先謙輯續古文辭類纂一宗桐城。於繼軌特錄是序。足補湘鄉曾氏論桐城傳派之未備云。又有合肥學會札記雜錄考訂。當隸子部雜家類。其書談藝之言居半。與是集可互資印證焉。



青埵山人詩十卷 光緒刊本

清洪飴孫撰。飴孫有世本輯補。及補續漢書藝文志諸書。已著錄。為名父之子。其學長於考史。而詩亦綽有家風。少隨父亮吉貴州學政任。徧歷黔疆山水之勝。悉見諸吟詠。其父亟賞之。曰。汝欲學謝宣城耶。中年屢試禮闈不第。以謄錄効力史館。議敘知縣。銓授湖北東湖縣。莅任未滿一歲即病歿。世多稱其補史諸書。詩名為所掩。光緒中。曾孫述祖佐閩縣陳寶琛江西學幕。寶琛見其遺稾。屬長樂謝章鋌刪訂付梓。



始行於世。亮吉文章氣節。當代聞人。諸子皆能紹承家學。據弟符撰行畧云。當代父為人撰銘誄。古雅淵懿。人不辨為代言。是飴孫亦工於文。而無傳稾。獨詩稾藏家。百年之後。始有人表彰之。亦顯晦有定也。謝章鋌序。稱其集中以山水行役諸作為最勝。黔中紀游之篇。北江集中亦多有同作。不相襲擬。各見本色。可見其於詩確有以自立。不待憑藉前光。附託驥尾。無愧色也蘇家過邁。繼美東坡。古今人相衡。為何如耶。

夫椒山館詩集二十一卷補遺一卷 民國活字重印本

清周儀暐撰。儀暐字伯恬。陽湖人。嘉慶甲子舉人。初官宣城縣教諭。擢陝西山陽縣知縣。調鳳翔縣。以老乞休。其詩初分維雒齋集福居集夫椒山館集。後自删併。定為夫椒山館二十一卷。歿後女壻宣城李文瀚為之校讐付刊。又附補遺一卷。其板已毀。入民國裔孫重印是本。案儀暐集經手自删訂。每卷首皆有自識之語。自少抗心希古。探源漢魏。下及六朝三唐諸家。無不效為之。集中有擬古七言十六首。可見梗概。中年游顛粤。則流連山水之作為多。晚漸趨於平澹。畧近蘇陸。服官縣令後。則無存詩矣。在同里知交中。與李兆洛陸繼輅最為投契。繼輅官職聲名。與之相等。詩才亦在伯仲之間。惟繼輅後治古文。取法桐城。儀暐則猶守六朝文體。其文之流傳不及詩之繁富也。季弟儀顥及子騰虎。亦竝以文學名。能世其業云。



聞妙香室文十九卷 道光刊本

清李宗昉撰。宗昉字靜遠。號芝齡。江蘇山陽人。嘉慶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禮部尚書。是集為門下士梅曾亮所編次。早膺館職。詞賦是所擅長。首列賦至四卷。應制進奉之外。擬古紀事。皆敷陳詳贍。彬彬文質。其傳畧一類。福文襄錢薾堂管松厓諸篇。似是史館擬稾。紀文達諸篇。則以年譜中要事參入史傳而鈔雜事無甚關係者為附錄。編集者因國故所關。彙而存之。王壯節傳。似出特撰。而叙事仍襲史傳。後無論贊。或為未成之篇。汪文端公行狀。最為經意之作。後附阮鍾瑗所撰遺事狀。則以補原狀所未備也。雜文中游記諸篇。能狀難狀之景。最見特色。宗昉在道光朝。累司文柄。洊列清卿。雅負一時人望。治部事覈實。不矜高名。文亦篤雅從容。往往有裨掌故。其詩別有專集。未合刊也。

詩舲詩錄二卷詞一卷 道光刊本

清張祥河撰。祥河字元卿，號詩舲，江蘇華亭人。嘉慶庚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謚溫和。其詩數次編刊，是錄爲道光中奉諱家居，及再任河南按察使數年間之作。案祥河淵源家學，兼工書畫，風流文采，輝映一時。晚與吳縣陶樑同官卿貳，並爲日下騷壇主盟，詩沿婁東舊派，才氣欲與吳省欽、王昶諸人相頡頏，每多佇興而成，自然馨逸。故一行作吏，而此事不廢。其官中州時，嘉興錢心壺儀吉，方主講大梁書院，無錫鄒鍾泉鳴鶴亦官開封郡守，與兩人酬唱最多，詩篇旁午，當時稱爲嘉話。儀吉衎石齋晚年詩集中，具載同作諸篇，其篇目且有出是錄之外者。又兩次入覲行役之作，川塗風景，盡入吟囊。其後官陝西巡撫，因縱情詩酒，被人彈劾，不知兼人之才，文章政事，原兩不相妨，其豪情勝概，於斯益見矣。詞僅存十餘首，亦以清空爲主，無餖飣之習也。



歸樸龕叢稾十二卷續編四卷 道光咸豐兩次刊本

清彭蘊章撰。蘊章字琮達，號詠莪，長洲人。道光乙未進士，由吏部主事充軍機章京，洊擢大臣，歷官武英殿大學士，以病乞休。同治初，復起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卒謚文敬。是集初編，道光戊申刊於福建學政署。續編無序跋，所載文紀事至咸豐丙辰丁巳止，晚年之作，似未盡也。案蘊章累葉巍科，稱爲吳中望族，家學相承，兼綜儒釋，別成一派。早攻辭賦，文采斐然，說經之文，於易致力爲多，大都用李光地之說，其伊尹、張良兩論，能見其大。佛法論四篇，持儒釋之平，於昌黎之說有所斡旋。紀述先世遺著甚詳，具見舊德相承，而所論不涉迂信，較有斟酌。從事樞務最久，後登宰輔，與端華、肅順不合，引避去位，集中與時事有關者，僅見籌畝錢幣兩策，他皆未及，蓋守溫樹不言之義。當時贊治號稱持重，惟於湘軍初起，未加信任，與袒護僨事江督何桂清二事，爲輿論所不孚，見薛福成庸盦集，而援引文祥，後爲同光朝名相，綜其生平，瑕瑜不掩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楓南山館遺集七卷駢體文雜存一卷 同治刊本

清莊受祺撰。受祺字衛生，陽湖人。道光庚子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湖北布政使。因事鐫級，改授福建按察使，復擢浙江布政使，皆未到任。以病乞休，寓居湖南卒。是集為其子怡孫編刊。前六卷為散體文，大都為在湖北時官私紀述之文，而為常州鄉里中故舊作者亦間及之。第七卷為駢體文。受祺素工此體，據怡孫跋云，舊有四十餘篇，稾經遺失，僅存七篇。其畸零之詞館撰擬及歷官謝恩摺，別編列為末卷。詩僅



附存四首。案受祺文學守常州派，雅有淵源。服官在湖北最久，為巡撫胡文忠公林翼所倚任，政績可稱。集中湖北兵事述畧一篇，始末甚備，皆其身所親歷，而持論得失，亦有與文忠不盡一致之處。至於後撫嚴澍森則深致不滿。考史者要可資參證。其致何子貞編修書，及示兒子怡孫二篇，論文論學，具見其生平宗旨所在也。

餐芍華館遺文三卷附隨筆二卷 光緒刊本

清周騰虎撰。騰虎字韜甫，陽湖人。諸生。負才不羈，喜談經世之學。父儀暐，官陝西縣令，騰虎亦在陝，依巡撫林則徐幕。（見則徐撰夫椒山館詩集序）咸豐初，御史宗稷辰疏薦奇才異能，未經錄用。偏游淮揚吳越皖贛，每以書抵當事，論兵論饟，頗有時名。是集光緒中其孫述祖始刊於長沙。凡卷一諸說，論銀貴不足害，鴉片為大害當嚴禁，乃道光中之建言。卷二諸書，多論江浙兵事。其上江蘇巡撫李少荃中丞書，言馭夷籌饟振興



人才，整飭吏治，最為剴切。卷三籌辦淮鹽因時變通之法，修議章程甚為詳備，可考鹽法之沿革。其平賊策，乃咸豐中上欽差奕經者。其時琦善初歿，江南江北劃之師，尚未歸統一。奕經僅領後路偏師，未膺重寄，其言雖切，非奕經所能施行。後從曾國藩軍中，國藩亦加禮遇，而未有大用，殆以議論之士待之也。所附隨筆二卷，論性理，論經義，論史事，皆有所特見，而未必盡可據。元和胡玉縉有識語，為之別白是非，條舉評隲，頗得其平，可不復贅論也。

悔餘庵詩稾十二卷文稾九卷樂府四卷 同治刊本

清何栻撰。栻字廉昉，號悔餘，江陰人。道光乙巳進士，授吏部主事。咸豐中出為江西建昌府知府，粵寇方熾，城陷，駐新城圖恢復。新城又陷，家人皆沒，坐罷職。後從曾國藩軍中。國藩舊為其座主，憫其遇而惜其才。時以詩唱和，賞其七律權奇倜儻，關韵往復。幕府諸人多和之。及克江甯，遠近爭以詩賀，亦推其所作為傑出。復職後不再出仕，僑居揚州，業鹺致富。大亂既定，園林觴詠，漸復承平舊風，與諸名流聲氣應求。所作益多，詩名益播。槩栻之詩，才氣足以運其藻思，組織工麗，層出不窮，差近清初尤侗一派。詠古樂府時有新論，惟專意於色澤，而骨韻差減。其文亦多駢儷，非六朝，非唐非宋，才恣而體不堅，藻豐而響不沈，由於過求駿快，澤古未深，視詩為遜。然因不涉奥僻，華縟動人，亦多為後生膾炙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嘯古堂文集八卷 同治刊本

清蔣敦復撰。敦復原名金和，字純父，更名復敦，字克父，一字劍人，號麗農山人，寶山人。少孤貧，有異才，以詩名大江南北。當道咸之際，知天下將大亂，上書疆吏言事，觸其怒，將中以法，避禍為僧，名妙塵，號鐵岸。有聞其名而物色之者，復出應試，始補諸生。既而粵匪陷江甯，東南鼎沸，轉徙吳越間，後歸，避亂居上海。憤世亂無已，抱才無所試，一發洩於詩文。據自序，生平著述有詩集、古文、駢體文、詞集、詞話、宮調譜、英志游杭日記、兵鑑各若干卷。臨歿以稾屬友永康應寶時，寶時先以古文付梓。槩敦復自負經世之畧，尤好談兵。集中前後憤言各三篇，擬上萬言策一篇。其旨謂天下本無不可為，惟人安於無能為，遂至無可為。其議戰、議守、議團練諸篇，可見經緯之一斑。久居上海，稔於洋情，有擬與英國公使威妥瑪書，駁其致總理衙門論畧，及總稅務司赫德所上局外旁觀論，亦其得意之作。當時人多目為奇才，素行不羈，縱情詩酒，亦終無援之出任事者。自云慕魯仲連、陳同父一流

於魯仲連未知何如若其議論縱橫視陳同父才氣似不相讓也



嘯古堂駢體文一卷 長洲章氏傳鈔本

清蔣敦復撰敦復有嘯古堂文集已著錄其集專載古文於駢體文未經收入是本為同邑陳如升所錄原僅十三篇長洲章鈺向其傳鈔又補輯一篇附後敦復於清代駢體文作者服膺山陰胡天游鎮洋彭兆蓀兩家天游才大如海光芒萬丈非敦復所能頡頏即兆蓀之學騷選陶冶功深亦未易言抗手第為鄉郡先達私淑所在要屬淵源莫二軌轍是循所得意之文為文學王君蕉香誄感舊傷時哀豔悱惻頗具徐庾風格可推集中傑作其與友人論文論詩論詞諸書剖析源流發明旨趣具多心得之言又有答法蘭西國學士儒蓮書因其遠震文名先施縞紵可與古人價重雞林者同稱嘉話然歐西亞東非同文之國以橫佉縱頡之分歧談駢儷六之製作謂之聞聲相慕則可若遽引為文字知音恐虛語耳其書中於斯義尚能顧及立言差有斟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抱拙齋文集八卷詩二卷詞一卷 民國活字本

清顧雲臣撰。雲臣字子青，一字持白，號蒼波，江蘇山陽人。同治乙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督湖南學政，以母年老乞養歸，教授鄉里，遂不復出。据自序略云：少而困學，以舉業博科名，歸田後，於詩古文辭稍涉作者藩籬，以補生平履齒所未到。是其所作皆在中年以後。集中考辨經史地輿水道，訓釋名物諸作，博採舊說，平心折衷，足徵讀書精審，持論不苟。雜文詩詞皆篤雅有則。擬修復鎮江文宗閣揚州文滙閣鈔藏賜書兩記，及甲午祭閻徵君祠感賦，題羅叔蘊陸庵尉書圖兩詩，具見徵尚。同里段朝端撰傳，長沙王先謙撰序，皆稱其天懷澹定，辭官後奉母讀書二十餘年，課名學有成，鄉里生徒，服膺訓迪，歿後改遺塾勺湖別業為書院，奉祀栗主，教澤未湮。淮郡先達，潛邱之後，以丁晏最為經師鉅子；其官朝列者，有汪相國廷珍、李尚書宗昉，雖皆著述無多，各以儒學文學提倡後進。雲臣固未遑追躡閻丁，若以近攀汪李，亦稱具體而微，猶有流風遺韻者矣。



蒿盦類集三十二卷 民國初年刊本

清馮煦撰。煦字夢華，號蒿盦，金壇人。光緒丙戌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安徽巡撫。是集分賦二卷，詩六卷，詞二卷，揭子二卷，雜文十八卷，彭城答問一卷，安吳書譜一卷。案煦在江寧書院肄業最久，以辭賦擅名，大江南北推為巨擘。迨通籍已年近五旬，廷試時讀卷者採時譽列於上第。入翰林，大著作多出其手，總纂會典國史兩館，皆著勞勩。出為安徽鳳陽府知府，治行卓越，洊擢至巡撫，清勤持正。見時事日非，乃以老乞休。遇四方水旱災荒，輒奉朝命籌治賑務，鬱為東南耆獻。既負時望，人爭欲得其文以為榮，故序記傳狀銘幽祝嘏之文，所存特多。生平於詩詞皆深造有得，所甘苦自喻者，蓋在此不在彼也。集中章疏僅存三篇，乃官翰林論遼東兵事所上，局外談兵，未必確合情勢。其最後論自強之策，於時弊抉發明暢，要為名論。至外任時實政堪紀，概未載入，當因別有政書之輯。晚年詩詞益臻老境，亦當見續編也。

奇觚廎文集三卷外編一卷詩集三卷前集一卷補遺一卷詩讔二卷 民國刊本

清葉昌熾撰。昌熾有語石及藏書紀事詩等書，已著錄。其文集為門人潘仲午所編刊。詩集仲午未及竣事，同里年家子王季烈為之編次成帙。又輯原稾所未備為前集補遺。其詩讔一編，則生前自訂，一併付刊。案昌熾博通經史百家，於目錄金石尤為專家絕業。自少至老，勤於著述。久居館職，網羅文獻，見聞既廣，又優於辭章，故所作皆貫串古今，沈浸醲郁，彬彬然質有其文。集中如桂氏遺書、漢西域圖考、許學叢書、持靜齋書目、邠州石寶錄自序、隨盦叢書經編、寒齋集古錄序，諸篇皆發揮義例，為學者指南。釋克鼎、釋鐙、釋幢，於故訓古製，具有懸解。石刻古籍諸跋，博稽精考，尤所專長。一時名卿碩學，銘幽祝嘏，每乞導揚，雖屬應世之作，淵懿古茂，不減典冊高文。詩則隸事精切，託意深婉，非徒漫為綺麗。詩讔為光緒甲午戊戌庚子之間，國家多故，感事抒懷，隱存彰闡。杜陵詩史，可以傳信將來。清季作者林立，如是集之卓然可傳者，亦不多覯也。

寄姑廬詩集二卷文集二卷 民國活字本

清袁寶璜撰。寶璜字壞禹，號渭漁，元和人。光緒壬辰進士，官刑部主事，隨使日本。少有雋才，與同郡管禮耕、王頌蔚、葉昌熾齊名，號為吳中眉目。詩文集原有自定之稾，在錢塘汪侍郎鳴鑾所，不幸遺失。歿後三十餘年，其子檢家藏叢殘稾草及搜訪所得，付門下士分為編錄，此本以印傳之。案寶璜早擘訓詁詞章百家之學，靡不博涉，家寒，稾筆漫游，客兩廣最久，依人幕下，自感與洪亮吉少壯時畧同，故亦以寄姑名其廬，蓋寓慨也。迨通籍，已年屆五旬，更歷世事，自悔少作，冀有所建樹，一隨使節赴東瀛，未久即歸，鬱鬱而歿。其詩鋒發韻流，憂時感事之篇，蒼涼沈鬱，是其高作。與同輩王、葉諸人相比儗，陶治鑄鍊之功，或有不及。瀟灑跌宕，處幾突過之。文則代言為多，考證議論根柢蘊蓄，悉可見焉。惟稾經散佚，難窺全豹。門人胡玉縉跋云：生平著述甚夥，不自收拾，間有存稾為人攘竊，是所存者未必盡所愜意，而愜意者又未盡存。此編集之必以自定為貴，而文人之著述流傳有幸不幸也。

顨盦集七卷 民國活字印本

清鄧濂撰。濂字似周，號顨盦，金匱人。諸生，候選訓導。光緒中，無錫金匱後起之秀，推濂與華世芳、裴廷梁、楊模、楊楷、秦寶琛、奉熙號為梁溪七子。秦緗業有七子詠以紀之，辭章之美，以濂稱首。才高運蹇，迄無所遇，年未五十而殁。其甥杭諸以仁編次遺稾，為詩二卷，詞一卷。同里廉泉等又廣為搜輯，續補詩三卷，文一卷。民國乙亥歲，以活字印行。案濂之詩若詞，以纏綿之思，結清麗之體，駢體齊梁遺韵，尤為時所重。而存稾甚少，搜訪所得，文僅十有五篇。又從秦緗業問古文法，自謂喜太史公、昌黎、永叔之文，為之十年，猶未有得，集中僅有三數篇，畧可見其一斑。其友裴廷梁素治古文，後忽一變而尚白話文，濂極不以為然，與之力爭。夫世之侈談白話文者，以齊民難解文言，取白話以便用，若屈淹雅之士，俯習鄙陋，則誠無謂矣。濂當風氣之始開，慦焉憂文言之將廢，然數十年來，成效畧見，如濂之清才俊格，終為藝林所愛護，非所謂江河不廢者歟。



之溪老生集詩八卷勸影堂詞三卷 康熙刊本

清先著撰。著字遷甫，號觸齋，又號染庵，江甯人。先世居四川瀘州，遷江甯已十世，猶每自署舊籍。博學工詩詞，性高潔絕俗，晚更號盍旦子，自撰盍旦子傳以見志。詩分嚴許集二卷、藥裏集、後集、續集六卷。嚴許者，早年為詩與友嚴克宏最契，所存乃其所許者；藥裏則以生平善病而名之也。其詩古體導源漢魏，近體饒有唐音，而真氣嘖薄，異於專規形似者。末卷五言雜詩八十二首，用阮公詠懷韻，平生志事寄於其中，見之末數首分詠交游，首為顧亭林，餘皆無赫赫名。論詩之風格，在清初遺老中可推高作，當其時王漁洋司李揚州，大江南北名流高大莫不投分訂交，多載感舊集中，著乃未與其列，所共酬唱者多山林黯澹之流，人品孤高，概可想見。於詞亦深造，自序云：宋人於詞，人各一面目，故為一代獨絕。今人好尚不免雷同，所以不及古人。可見其託旨所在。別有詞林紀事一書，採博而論精，為倚聲家所重，亦可與所作互證也。

絳雪詩鈔二卷 咸豐刊本

清吳宗愛撰。宗愛字絳雪，永康人，嵊縣教諭士騏女，適同縣諸生徐明英。幼慧工詩。明英早卒，既居孀，猶在盛年。康熙十三年，閩藩耿精忠叛，部將徐尚朝犯金華，游兵至永康，無人惶懼。尚朝素知宗愛才色，宣言以來獻者免，衆議從之。以紓難，宗愛自分不免，慷慨請行，中途至三十里坑，投厓下潭死。至道光中，桐城吳廷康官永康丞，欽其才節，為刊遺詩，事具詳海甯許楣撰徐烈婦傳，是本為海鹽陳其泰所重刊，跋稱吳廷康提倡之後，傳刻不止一本。詩後附迴文圖，依法讀之，可得詩詞多首。永康應氏有單刻本，故不備載。又附錄彙諸家紀事八則，未著何人所輯。案宗愛詩原分六宜樓稾、綠華草兩集，是編合而為一，附錄燃脂續錄中所摘警句二十聯，半出是編之外，則其詩之已佚者正復不少。論詩格清麗，已屬閨房之秀，況大節完貞，論者謂古明妃、文姬皆當對之生媿，湮沒百餘年，是編出然後顯襮於世。嘉興黃憲為譜桃谿雪傳奇，流播愈遠，是集遂推浙東名著矣。



晚聞存稾二卷 乾隆刊本

清陶正靖撰。正靖字稺衷，號晚聞，常熟人。雍正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太常寺卿。父元淳，為康熙時循吏，官廣東昌化縣知縣。地瘠民貧，有浮糧之累，自前明已豁而復徵，屢請重行豁免，格未上聞。至乾隆中，正靖官御史，疏陳其事，始得俞旨，飭部查免，民困以蘇，時傳為美談。是集上卷為奏議，下卷為經說。其奏議論曲阜賢裔設博士，待遇不均；論衍聖公官屬應有限制，且禁賄充；論北嶽廟應仍舊制祀於曲陽；及歷代帝王廟不應濫祀衰亂之主，從禮諸臣尚有應增之人；又民間習俗簡於祭祀，侈於婚喪，應加嚴禁。所言皆有裨禮制。論課吏宜因地定制，錢法當除巨蠹，兩疏實有所指，不同泛擬。經說半屬經筵進講之作，於吏治士習發揮至為剴切，亦當作奏議觀。治經不分門戶，能觀其通，駁方苞囿官辨偽於田賦市征諸條，尤為持之有故。正靖名父之子，學有本原，存作雖不多，體用兼備，非尋常經生家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匠門書屋集三十卷 雍正刊本

清張大受撰大受字日容號匠門嘉定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居蘇州干將門又名匠門故以自號早著才名未登第時聖祖南巡名見御舟賦詩命入館修書及官翰林一典四川鄉試視學貴州連任未去卒於官集為自定凡詩十卷詞一卷駢體文七卷散體文十一卷案大受平生服膺韓菼汪琬朱彝尊三人撰述多奉為導師沈浸經史百家發為文辭自然淵雅而詩尤工鄭方坤詩鈔小傳稱其幹以風骨潤以丹青諧以金石非拘墟學究所能及沈德潛別裁集錄其詩諸體皆勝謂清新獨出披其集如覩其人為當時推重如是又喜宏獎後進陶成甚衆故士論歸之是集為其外孫顧祿百所校刊祿百從學最久有贈詩見集中其後跋云餘豪傑作尚多以非自定不敢增入張雲章序則云祿百將編刻外集惜未見傳本也

與稽齋叢稾十八卷 嘉慶刊本

清吳翌鳳撰翌鳳字伊仲號枚庵又號漫叟吳縣人諸生年四十即絕意進取獲未見之書必手鈔讎校精覈湖南巡撫姜晟延課其子繼主瀏陽書院講席游楚南北二十餘年乃歸著述終老成書甚富尤工於詩見蘇州府志及石韞玉撰墓誌是集十六卷以前為詩末二卷為詞刊於嘉慶壬戌有元和韓崶序光緒中常熟故家有手稾本詩詞二十卷篇目視此本較多二十一卷之後為雜文四卷西窗懷舊錄四卷詩聽一卷楚游紀程宋游紀程共一卷別又有傳鈔本文集八卷皆未經付刊者案翌鳳所著書府志載其目凡三十種所已刊者惟是集及吳梅村詩注國朝文徵國朝詩選懷舊集印須集餘皆未刊經籍畧一種尚有傳鈔之本其論字書音韻及考證金石諸書多已散佚生平於詩致力尤深府志稱其格律深穩得温柔敦厚之旨蓋窮究正變返樸歸真有真才識真性情非依傍摹擬者所可同語也詞亦如之為學淹貫百家網羅文獻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注載遺

聞軼事甚悉，與當時士禮居諸家專重版本者派別差異云。



**幼學堂詩集十七卷** 先後合刊本

清沈欽韓撰。欽韓有兩漢書疏證等書已著録。其詩文稾初於嘉慶癸酉寫定，凡詩十卷、文四卷。錢塘屠倬為之刊行。後於道光中復有續刊，詩增七卷，文增四卷。此本專屬詩集，合先後共十七卷，而文集八卷未在內，蓋分行者也。案欽韓學極淹博，考據精詳，其詩取材豐富，足以供其運用。如金元宮詞各百首，及三國新樂府等篇，貫串史事，如數家珍，即憑弔山川、詠古詠物之作，莫不藻思綺合，觸類旁通，食古而化，故能無窮出清新，非如小才臨事乞靈陳籍，但以獺祭為工者可及。包世臣撰行狀，稱其手繕古籍甚夥，所節録太平御覽、雲笈七籤、法苑珠林，較原書十存二三，而菁華悉萃。其詩始則導源漢魏，晚乃益放，屬辭比事，必有所處。又稱博聞兼綜，可繼顧亭林、錢曉徵，文采鴻曜，非顧錢自完邊幅者比。其推挹可謂甚至，即以詩論，於學人才人之能事實兼之也。

冷廬詩鈔一卷感懷小詠二卷集蘭亭敘詩一卷槀本

清陸以湉撰。以湉有冷廬雜識、冷廬醫話等書，已著錄。歷官台州、杭州教授，先後幾及二十年之久，故所著書皆以冷廬名之。此本乃其手槀。詩鈔有咸豐五年自序，而所載詩至同治初居滬之作，皆經收入。統計不足二百首，蓋屢有增刪，去取甚嚴，始為定本，頗見不苟。感懷小詠乃庚申辛酉兩年所作，時去杭州避亂東林山中，分感舊懷人各為一卷，以人之生死為



區別，每人七絕一首，詳注事實。集蘭亭敘為詩，亦其時之作也。案以湉績學廣交游，藏書多秘本，詩中言曾鈔文瀾閣書至千餘卷，經亂盡失。晚年轉徙兵間，籍訓蒙懸壺以自給，憂生念亂，悲寓篇章，而不改天懷之澹定。其詩能適性情，清婉可誦。感舊懷人合共二百首，大都籍隸杭嘉湖三郡者居多，尤可考見當時浙西耆舊之概畧。詩鈔中評點及改字句，乃吳中葉廷琯之筆，廷琯并有同治二年春題辭。以湉著述雜識、醫話二種，頗為人所膾炙，獨其詩未經刊行，此



槀為長洲章氏所藏，蓋孤本也。

斯未信齋文編二十六卷 咸豐刊本

清徐宗幹撰。宗幹字樹人，江蘇通州人。嘉慶庚辰進士。由山東知縣，歷官福建巡撫，諡清惠，祀福建名宦。事蹟見國史列傳。是編分奏議二卷、官牘七卷、軍書四卷、藝文四卷、語錄三卷、雜錄六卷。案宗幹為道咸間循吏，以官山左牧令及福建監司時為最著。臺灣平亂於兵驕餉絀之際，苦心支拄，戡定巖疆，當時毀譽紛淆，可徵任事之不易。嗣佐豫皖軍事，皆未有專任。及莅浙藩，國短解甘肅協餉，鐫級去任。時浙江兵力單薄，竭全力供江南皖甯兩路軍需，以資屏蔽，猶虞不給。吳論遠濟邊者，非其過也。同治初，以夙望再起撫閩，已在是編刊行之後，故晚年政績皆所未載。宗幹清德仁聲，昭於當代。際政弛俗敝之餘，處寇逼財窮之地，不在貪功競名之私，一守奉職循理之素，懇懇至誠，溢於言表，斯見循良本色。是編原為政書藝文一類，仍以有關政治為衡。語錄不空談性理，而多閱世見道之言。雜錄則隨筆所及，或採先哲格言，或記舊聞瑣事，而生平出處蹤迹，亦畧見於其間焉。



齋莊中正堂詩鈔十五卷 光緒刊本

清殷兆鏞撰。兆鏞字序伯，號譜經，吳江人。道光庚子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禮部侍郎。自咸豐中入直上書房，迴翔禁近數十年，數上封事，其論海防和戰論江蘇賦稅諸疏，皆為當時所稱，而文集未傳，是集存詩甚夥。早古諸詩，頗見論古之識。通籍後屢秉文衡，洊躋九列，還官奉使，歲時拜賜，無一事不有紀恩之詩。久直內廷，與天潢諸邸尤多唱酬，雍容揄揚，不失臺閣之體。其秋悲七律十二首，乃咸豐庚申所作，英法聯軍入京師，而故鄉吳郡亦陷於粵寇，念亂憂時，特見警策，為集中不可多覯者。至於尋常題圖和韻應酬之作，一例兼收，差嫌無所別擇。久官朝列，見聞較廣，其中亦頗有關於掌故，覽者所不廢焉。齋莊中正乃文宗所賜御書匾額，因以名其堂，并名其集，蓋紀恩也。

有不為齋集六卷 宣統刊本

清端木埰撰。埰字子疇，江寧人。道光丙午優貢，歷官內閣侍讀。績學志在經世，早受知於大學士祁寯藻，薦授中書舍人。同治初補官，浮沈內閣垂三十年，都下推為耆宿。殁後久之，其嗣孫出家藏遺稾，乞同縣鄧嘉緝為之選錄。嘉緝序稱，稾積盈尺，頗多沈博絕麗之作。擇其有關係者編為是集，凡文四卷，詩二卷。案埰身歷道咸同光四朝，國家多故，於兵事國計吏治洋務皆有體驗。深明政體，陳今論古，不為無本之言。曾著經史粹言、讀史法戒錄各四卷，先後進呈御覽。祁相國延課其孫，久居邸中，每有進御之作，多出其手。集末備載長白倭仁亦稱賢相，學宗宋儒，恥言功利。埰上書極論律身當以濂洛為歸，求濟時之才則不拘一格。其言尤為切中，亦集中之傑構。詩歌出入韓蘇，足以發其懷抱，不同凡響。晚年以倚聲提倡後進，別刊薇省同聲集，詞壇推為祭酒，而意氣非復曩時矣。



小松圓閣詩錄八卷雜著二卷 傳鈔本

清程庭鷺撰。庭鷺字序伯，號蘅鄉，又號箬庵，嘉定人。諸生。昭文蔣寶齡墨林今話，載庭鷺因嘉定四先生最著，李長蘅住址猶在，取蘅鄉為號，以誌嚮往。中年後夢前身為青箬庵僧，故又以為號。工詩畫，往來吳越間，名益噪。江都符葆森輯正雅集，載所著有以恬養智齋詩集。又載其子祖慶有小松圓閣詩文集稾。小松圓閣者，以族望繼程孟陽之後，表著清芬，亦猶號取蘅鄉之意。惟父子同以名集，略無區別，事屬罕聞。此鈔本為長洲章氏所藏，跋云，得之寶山陳如升之手。如升為庭鷺摯友，曾合刻詞集行世。末卷乃如升手錄，不當有誤。蓋庭鷺原稾初題此名，後又改題以恬養智齋。而祖慶編已集，取重族望，復襲舊閣之名耳。符氏寄心盦詩話，稱庭鷺詩氣清而腴，比之孟陽傳派。今觀全集風格上波瀾老成，其精刻處復近樊榭。多識道咸間吳越名流，迭相酬唱，遺聞逸事，多成掌故。自是一時作手。文亦雅品，序跋尤長。於書畫金石考訂精覈，鄉邦文獻，最所經意。惜僅存上中

二卷，缺下一卷，不識人間尚有足本否。子祖慶，能世

其學，詩書畫亦為時所稱云。



劍虹居集四卷 光緒刊本

清秦煥撰。煥字文伯，江蘇山陽人。咸豐己未進士。由戶部主事歷官廣西按察使，有政聲，事蹟見國史循吏傳。是集古文詩各二卷，為門下士恩壽、汪樹堂所同刊。二人當光緒季年，皆官江淮間，不忘師訓淵源，以表彰之者也。案煥服官粵西最久，由郡守至台司，盡心民事，頗有遺愛，歿後得邀宣付史館立傳。在京曹時，以制義擅名，從游者甚衆。及為外吏，鉛槧不輟，其為古文亦以制義之法行之，時有清快之論，而體格凡近，醞釀不深，無俯仰揖讓之度，蓋於古人義法氣息，蓋猶未達一間。古近體詩寄託遥深，才氣足以運藻采，所造詣在古文之上。煥在當時頗負文名，文人立言非易，雖學識未至深醇，苟其行誼建樹尚有足觀，文藝片長可錄，亦在節取之列，此類是也。

璞齋集詩七卷詞一卷附清足居詩一卷蕉窗詞一卷 光緒刊本

清諸可寶撰、可寶字遲菊、號璞齋、錢塘人、同治丁卯舉人、官江蘇崑山縣知縣、昆季皆有才名、與兄可權同舉於鄉、兄可炘入翰林、而可寶屢上公車不第、幕游楚北最久、及以縣令需次吳中、為書局提調、以文學名噪一時、先有詩詞五卷、以活字板印行、後復增編是本、其詩兼清麗疏雋兩派、又通小學訓詁、歌行長篇間效翁方綱考據之作、近體尤工詠物、寄託遙深、其鄉舉值南皮張文襄之洞典試、所取多知名之士、集中贈答最多者、如會稽陶方琦、錢塘張預皆同榜者也、應官吳中、為按察貴筑黃彭年所優禮、以詩畫相契、簿領風流不同俗吏、吳郡為文物名區、游宦其地者、衙官屈宋代不乏人、同光以來、湖口高心夔、江山劉履芬皆以詩鳴、各有專集、可寶繼其後、堪與輝映、附清足居詩、蕉窗詞、為其繼妻鄧瑜所作、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字慧珏、金匱詩人濂之妹、詩詞清婉、閨房酬唱互見集中、卷首璞齋題銘、即瑜為所書、一門風雅、人傳嘉話云、

王貞文先生文集十卷別集四卷制義一卷溪山詩存二卷 民國刊本

清王祖畬撰。祖畬字紫翔，號溦山，鎮洋人。光緒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河南湯陰縣知縣，母憂去官，遂不復出，家居著述以終。其門人太倉唐文治為編刊遺集，稱貞文先生者，及門所私謚也。案祖畬學宗宋儒，而不空談心性，說經之文，會通漢宋諸說，於周秦先漢傳授淵源，實事以求其是，不存門戶武斷，尚論史事，亦多平允。早抱經世之志，見時事日非，遂絕意仕進，出處不苟。其論國是，不免囿於講學家舊旨，亦為新法新學所激而然。當時贊成新法新學者，天津嚴修主張最力，晚年為是集作序，乃深致同情，推為老成之見，則其說之不可廢，亦可信矣。其文之無關學術政治者，歸於別集。制義二十篇，皆有特見，非當時體。昔人編集亦有坿入者。詩直攄胸臆，清剛之氣，如見其人。祖畬所著之書，不僅此集，其序跋見於集中者，有春秋臆說、讀左質疑，皆能條列歧誤，折衷聖言，非苟於立言者也。



素問識八卷 聿修堂叢書本

日本丹波元簡撰。元簡字廉夫，號櫟窗，亦作櫟蔭，東京人，世傳醫學，為醫官，著述繁富。是書卷首為解題，次彙考，次諸家注解書目，次全元起本卷目，以示大綱。其治素問，原以王冰注為主，而採歷代諸家之說，補其遺漏，正其紕繆，凡文字同異，釋言訓義，可以闡發經義者，皆細字標識簡端，後乃別為繕錄，以成是書。其宗旨在薈萃群言，不分門戶，以待學者之擇善而從，不復自加臆斷。案素問一書，義蘊宏深，文字奧古，又傳本異同，源流歧出，自來注家各有闡發，亦不免有穿鑿附會，互見短長。元簡雖兼收並採，而隱有折衷，且訓詁悉宗古義，博徵子史，每契微言，是所專長。而於論運氣者，則屏而勿錄，蓋以王冰補亡諸篇，非素問原文，不使相溷，其義例尤為謹嚴。虛衷特識，兼而有之。近代注釋內經者，往往各存己見，冀成一家言，不盡合於經意，如黃元御、張琦輩之作，皆不及是書之實事求是也。

傷寒論輯義七卷 聿修堂叢書本

日本丹波元簡撰。元簡有素問識、靈樞識，已著錄。其論醫大旨，主於博通。傷寒論一書，前人注解尤夥。元簡舉所見，即至四十餘家，是書所引各標姓氏者，自成無已以下凡二十八家。其非專釋本書，作注外之注，未標姓氏者，尚不在其列。說見凡例中。又謂傷寒論舊本有二，一為宋治平中高保衡等校定本，一為金成無已注解本。是書所据原文，遵用宋本，而以成氏本及金匱玉函經、並千金翼方脈經外臺秘要所引，校其異同。卷首列綜概一篇，發明傷寒總義，命名緣因，及歷代著錄沿革，仲景著書淵源，後來編輯端緒，亦猶素問識解題彙考之例，而加詳焉。書中薈萃諸家之說，於其新奇炫世有誤後人者，畧加辨駁，而古今方書有加減仲景方者，亦隨所見附原方之後。業仲景原書二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同條共貫，變化無窮，自成一家之書。世推專家之業者，謂一句一字皆當參證互明，以求真際，不欲羼入後世之方，致有淆溷。若丹波氏則累世傳學，自成家法，搜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援用，甯詳毋畧，主博與主約，顯分派別，要之各有利亦各有弊，學者固當分別觀之。至考辨詳賅，不輕竄改，乃作者之特長，非他家所及。後有其子元堅，跋論前人注解諸本之得失，至為允當，謂不為取舍，無以一學者之聽。斯為元簡作書之微意也。

救急選方二卷 聿修堂叢書本

日本丹波元簡撰。元簡有注解素問、靈樞、傷寒、金匱等書，已著錄。是書因其父藍溪曾撰國字方書，又將別編一書，以為醫家應急之便，而未成。元簡乃紹述為之，分三十門，所引書凡一百四十餘種，各於方下注明出處，自金匱、肘後、千金、外臺，下至宋金元明清及日本諸方書，兼採雜編小記，鉅細靡遺，可謂博矣。案方書原不專貴多，而貴有效，救急之方，尤貴於簡，且貴於便。元簡自序謂皆取倉猝易辦者，凡例中謂病有陰陽寒脫之不同，間揭其匡畧，以為指南。又謂一證而臚列數方者，地異產殊，時移物換，此之所有，彼之所無，欲因便取材也。此乃其拯危救急之本意。世多樂善之士，隨意蒐集方書，以期濟人者，汗牛充棟。元簡見聞既博，醫術根柢尤深，採擇具有精意，與泛泛者固不可同日語耳。



傷寒廣要十二卷 聿修堂叢書本

日本丹波元堅撰。元堅有傷寒論述義，已著錄。是書變通義例，蓋推廣之。父元簡撰輯義，採集前人注解傷寒之書凡數十家，是書則偏取古今醫籍一百五十餘種，凡有關於論傷寒者，罔不擇錄，分十四類：曰綱領，曰診察，曰辨證，曰太陽病，曰少陽病，曰陽明病，曰太陰病，曰少陰病，曰厥陰病，曰兼變諸證，曰餘證，曰別證，曰婦兒，曰雜載。以前人論說按證分隸，間附簡確評語，於治傷寒正法變法賅括殆盡。又深明難經傷寒有五之義，凡溫與疫治法統屬於中，使醫者但以證定治，古法今法皆可一以貫之。近世將治傷寒溫疫絕然分為二事，互相爭辯，仲景舊法幾等於廢置，而新法又不盡可恃。讀是書庶可覩其通而得其要，破方隅之見，救墨守之弊，謂之仲景功臣，當無愧焉。

金匱述義三卷 聿修堂叢書本

日本丹波元堅撰。元堅有傷寒論述義、傷寒廣要，已著錄。是書亦繼其父元簡金匱輯義而作，與傷寒述義同例，而旨趣不盡同。其述傷寒，重在發明全經大旨，是書則逐條考證，列諸家舊說為輯義所未備者，又自加案語於後，辨論得失，似經注之有疏，取義益為詳密，校勘文字，闡明訓詁，一承輯義家法。時引其兄元胤之說，元胤於金匱未傳專解之書，其研究所得，亦附此以傳矣。案丹波氏父子之治醫書，全用經生治經之法，由考證以求義理。其門人江戶堀川濟撰後序云：先生之學，主乎考證，其所考證，必求實際，否則說理雖密，要為無用之辨，引證雖精，多屬不急之察。數語頗能道作者之甘苦，可為固陋鶩博兩家作一箴砭，而示醫林之榘矱。至元堅自撰題辭，附記清代注解金匱者，如高世栻、李彣、李瑋西、盧之頤、張志聰、黃元御、戴震、李炳、陳念祖諸家之書，並載元胤所撰醫籍考，而未及見，自以為憾，則因時地所限，未足為全書之大疵也。



西亭文鈔十二卷 光緒刊本

清王原撰。原字令詒，號學庵，又號西亭，青浦人。康熙壬子進士，歷官工科給事中。初授廣東茂名縣知縣，罣誤復起，補貴州銅仁縣，所至多惠政。行取擢諫垣，因劾文選郎中陳汝弼，牽連私書罷職，事具青浦縣志。生平撰述甚富。光緒中，邑人修志，訪求遺書，劉汝錫為編次文稾刊行。案原先後受業於陸隴其、湯斌之門，故所學一以宋儒為歸。在諫垣諸疏，多就外任所身歷而言，剴切不同浮辭。退歸林下，身亨大年，關心鄉郡利弊，於水利糧賦、建言皆有可取。文體雅馴。別有學庵詩類五十二卷，以卷帙繁重未刊。錄其諸原序，附載卷末。刊集時有江蘇學政楊頤序，頤為茂名人，序述原在任治狀甚悉，時隔二百年，遺愛猶未泯也。志載其所著尚有學庸正議、論孟釋義、春秋咫聞、周易咫聞、歷代宗廟圖考、明食貨志、深盧雜記、深盧集、終制雜說、自訂年譜諸種，惟春秋咫聞、歷代宗廟圖考自序二篇見集中，又未出仕時，曾佐徐乾學修一統志，亦見於縣志云。

孟亭居士文稾五卷 嘉慶刊本

清馮浩撰浩有玉谿詩集樊南文集詳注已著錄是集為子集梧所編刊有阮元秦瀛兩序案浩早登翰苑游陟諫垣未久即以母憂去官服闋引疾不復出迭主書院講席重宴鹿鳴身享大年著書不輟晚歲兩子應榴集梧並登朝列各有纂述浩為詞林耆宿時望甚隆其文與詩皆篤雅不苟阮元推其說經之文及雜考諸作學醇而氣靜出於儲養有素秦瀛稱其學有根柢言皆稱心文不一體不必分其若者為史漢若者為八家兩家評隲皆知言也竊謂浩之為學蘊蓄深而心氣平發為辭章不矜標榜自遠浮囂匪獨閎篇鉅製臻於醇雅題跋小文亦每關考据不為苟作至其自述先世行誼諸篇尤見真摯律賦所收最多別成一卷宜今而不悖於古館閣擅名當時所傳誦也論其生平著述以玉谿詩文詳注最為精心傳作而學術行誼之大端則是編可得其梗概焉



韞山堂文集八卷詩集十六卷附袛可軒刪餘稾二卷 嘉慶刊本

清管世銘撰世銘字緘若號韞山武進人乾隆戊戌進士戶部主事充軍機章京歷官御史生平以制義擅名從游甚衆多所成就登第已晚在樞曹為大學士阿桂所重每歲議重獄及隨便按事多倚之當乾隆季年和珅用事世銘蓄志彈劾以除國蠹及授言官阿桂仍奏留之不欲其輕發使可待也乃未久而世銘歿和珅亦尋敗遺志終伸世銘之忠悃阿桂之惜才世並稱之案世銘人品絕高學備體用其文通政事而嫻掌故篤雅有真意於詩致力尤深嘗輯讀雪齋唐詩選擷諸家之精華各存其真面目足救沈氏別裁集科臼之失故所作典贍而精切非空襲格調者比言中有物絃外有音足徵蘊蓄之深厚文集末卷載讀書所紀數十則論文論詩宗旨具見於中袛可軒刪餘稾為其子學洛撰學洛字道明勤學不遇諸父執集貲為捐知州候銓未及除授而卒其詩綽有家風所著別有半人集的的詞及文集雜錄附刊

者僅此一種。孫繩荣曾孫晏樂並有才名遺澤孔長矣。



茗柯文補編二卷家刊本

清張惠言撰惠言文初二三四編已著錄此補編乃後所續刊故光緒中鎮海張氏重刊之本未經彙入其書劉海峯文集後自述為古文受法於執友王明甫明甫古文法受之於其師劉海峯淵源出自桐城初不諱言是編中最經意之作為文質論及吏難三篇又有與吳仲倫論文質書皆義蘊宏通波瀾壯闊非深於經術而貫徹子史百家者不能辨其義法雖取諸方劉而根柢之學非桐城派諸家所能並論



餘小文雜著信手抒寫自然簡古樸茂蓋源出於漢魏至其擬保甲章程重督察而杜擾累剿教匪以堅壁清野為急務乃扼要之論旁及藝事論篆分論刻印多出於心得兩小賦一以理致勝一以藻韻勝惠言於賦專家能事殆無美不臻是編乃補前四編之遺故鉅細雜收碎金零璧皆足為寶也

放猿集一卷桐江集一卷江山風月集一卷 咸豐刊本

清潘曾沂撰。曾沂有小浮山人集，已著錄。原合閉門、船庵兩集并詞，爲其姪祖蔭光緒中所刊，非足本也。此三集乃咸豐中所自刊。放猿集爲道光丁酉游杭州住西湖及游徑山、天目之作，桐江集爲戊戌春游桐廬、兼及浙東天台之作，江山風月集爲戊戌夏游洞庭及來過往楚北、江西、皖北之作。卷末附閉門自訟四言詩三十六章，自此閉關息影，不復遠游，以後所作詩皆入船庵集矣。曾沂天懷高曠，舉止異於恒流，素蓄一猿甚馴，出游亦挈之以行。其在杭州時，猿病，將放之靈隱山中，未及而猿死，詩中屢見，遂以名其集，藉見逸致之一端。紀游諸詩，隨處皆有會心妙悟而不染禪偈氣，生有自來，殆非虛語。故當時皆以異人目之。至奇崛之筆，幽冷之味，論格似更出閉門、船庵兩集之上，蓋得助於江山。觀曾沂詩者，不可以小集而遺之也。



清籟閣文集一卷賦一卷詩一卷試帖一卷 手稾本

清褚逢椿撰。逢椿字錫庚，一字僊根，長洲人，諸生。六歲能詩，有神童之目。長與同郡朱綬共學，交契最深。詩古文辭並工。是集乃手稾，今歸同邑章氏四當齋。凡文三十二篇，賦十篇，詩三十二首，試帖三十七首。案長洲縣志載逢椿所著，有公羊測義、泉志備考、桐蔭叢話二卷、桐蔭筆談四卷、行素齋詩集十卷、文集二卷、外集一卷、午月詞一卷，共七種，今皆罕覯。是本標題與縣志所載全集不符，所錄之文尚具概略。賦僅駢文中之一體，詩尤零落無多，且多屬應考之作，蓋出於初稾之一部分，未經編定者也。嘉道之間，吳中績學之士，以吳翌鳳最號淵雅，逢椿與朱綬皆相應和，足爲驂靳。全集既少流傳，是本藉見一斑，其學長於史，而論詩多精語，讀是集可徵其所蘊蓄矣。

東山酬和集二卷 虞山叢刻本

清錢謙益柳如是同撰，屬和者程嘉燧、徐錫胤、沈璜、蘇先、徐波、朱隗、林雲鳳、周葵、張紀、馮班、錢龍躍、馮舒、何雲、陳玉齊、吳宗榮、陸貽典、馮孝威、顧凝遠、錢龍惕、許經、周永年、周永言，共二十二人。卷首有沈璜撰序，孫永祚撰賦。自如是過訪贈詩起，至迎娶催妝止，唱酬之篇，及諸人和作，彙為一集，名曰東山酬和者，取謝安東山攜妓之意。案謙益為明清間騷壇鉅子，而有文無行，初希驟進，失意罷歸。其納如是，亦類信陵醇酒婦人之寄託。事在崇禎季年，然謙益既事兩朝，著錄多歸清代，不得不從一律。如是懷才慕士，相傳初欲歸雲間陳子龍，子龍不納，後乃託身於錢。曾於南都陷時勸謙益殉國，不聽。及謙益歿，默以身殉之。世人每喜表彰，借以揶揄謙益，則謙益所自召。此集當時豔稱嘉話，久已罕覯。近年常熟丁家蔭綱羅桑梓遺事，重以刊入叢編，南朝花月，桑海餘痕，或非盡無關勸懲也。



惕齋遺書四卷 傳鈔本

明吳易撰。易字日生，號惕齋，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宏光時官兵曹。南都陷，跳身湖海，結義勇士，出入波濤。大軍圍攻，相持一歲。一日，走嘉興，飲巨紳家，為所紿，執送錢塘軍前，不屈死。事見婁東無名氏見聞雜記。是書卷一為東湖遺稾，詩六十五首；卷二為雁門子山中雜詠詩二十一首；卷三為北江小詠詞十九詞；卷四為文六篇。未見刊本，此傳鈔本，為長洲章氏四當齋所藏。案明詩綜載其詩九首，小傳但云有東湖唱和集，似未見其全本。靜志居詩話盛稱其六公詠，謂原本杜老八哀之作，當時第知卧子起衰之功。然卧子豐縟，日生戍削，各有所長。今誦其諸體，多慷慨鬱勃，望而知為氣節之士。詞亦有豪氣，稼軒、龍川一流。恢復中興末議四篇，南都所上，皆為規畫剿平流寇而言。其時清兵尚未南下也。所存吉光片羽，光氣炳然，不減於雲間陳夏諸公，不可不為表彰之。

心止居詩集四卷文集二卷 嘉慶刊本

清楊夢符撰。夢符字西墅，號六士，浙江山陰人。乾隆丁未進士，歷官刑部員外郎。自其先流寓常州，夢符徧交其地文學之士。幕游關中，受巡撫畢沅之知，寄籍舉陝西鄉試，後仍改歸浙籍。及官秘曹，能於其職，屢隨大臣赴各行省按事，以才幹稱。事蹟見洪亮吉所撰墓表。案夢符績學工辭章，著述一出於常州派。詩有讀史樂府四十首，與洪亮吉之作堪稱沆瀣。駢體尤所擅場，胎息六朝，而有清剛之氣，與洪氏為近。



南城曾燠選輯國朝駢體正宗亦錄之。蓋清代駢儷之文有軌則者，莫過於常州一派也。秦瀛、趙懷玉、孫星衍序其集，皆引為同調，推挹甚至。洪氏述其詩文原為十二卷，是集卷數僅及其半，當出於重編。又有三惜齋筆記四卷，則未見傳本也。

頤道堂文鈔十三卷詩選三十卷外集十卷 道光刊本

清陳文述撰。文述原名文杰，字雋甫，號雲伯，又號退菴，錢塘人。嘉慶庚申舉人，官安徽全椒縣知縣，後改江蘇，歷署寶山、常熟、奉賢、崇明，補江都，兼攝淮南監掣同知。初受阮元之知，招佐撫幕。及在蘇，諳鹽漕河諸要政，大吏每採其議，倚以助理。故其文以關於鹽漕河三端者尤為詳實有用。曾旅居京師，為人代撰進冊，典重矞皇，亦稱傑作。其詩初刊曰碧城仙館集，中年重加刪定，改名頤道堂詩選。據曹墉序，原為



二十卷，又續集四卷，補遺四卷，後又并為三十卷，外集十卷，與文鈔合刊行世。論者推其博麗，而不免有貪多之累。外集僅香奩一體，至盈十卷，不自割愛也。案文述官江蘇最久，風雅好士，提倡後進，翕然歸之，號為騷壇盟主。文詩皆以博贍為宗，於當時事蹟可資掌故，沾溉良多，則亦不必以貪多為病矣。

存素堂詩稾十四卷文稾四卷補遺一卷續編四卷年譜一卷 同治刊本

清錢寶琛撰寶琛字楚玉一字伯瑜太倉人嘉慶己卯進士翰林院編修歷官江西廵撫調湖北未之任以病乞休居林下十餘年始卒詩分十四集集各一卷近體多於古體猶承婁東舊派兼館閣之體以工穩為尚文亦循循榘矱修潔有度其續編專載奏疏乃光緒間續輯補刊案清代故事雍乾之間禁臣工刊播奏疏且有因之獲罪者往往見家藏鉅編不敢付諸棃棗其後弛禁乃有專刊或以入集至陶林曾胡左李諸名臣奏疏皆關軍國大計讀者以其可補國史之未備益為增重寖致相習成風凡為疆吏皆欲效顰雖非特有建樹亦復裒然成帙具文例摺濫廁其中既無關於政要又不足以徵文事誠無謂也是編沿其例補入全集未能免俗後人表章先德或亦舉莫敢廢之義耳



扶雅堂詩集十四卷 咸豐刊本

清楊炳春撰炳春字潄芸吳江人道光己亥舉人官浙江候補知縣其詩首載讀昌黎詩集一首開章明義以示一生瓣香所在於妥帖排奡之中有抑揚操縱之妙古體固守家法近體亦用其法行之有時參以學李學杜學歐梅學蘇黃而要以昌黎為歸蓋其寢饋者深矣詠古紀事諸作學識兼勝浮藻悉祛尤見氣清峻韻味深長清代詩派自沈氏別裁專尚唐音漸成窠臼袁趙矯之性靈才氣易沾俳俗識者始知取法大家方蹐工乘炳春之墨守昌黎才力足以副之造詣較深同時東洲韓齋皆相倡和允稱同調其成就不止驂靳幾欲過之論者謂與伏敔堂集品格相等而聲譽不及諸人之煊赫則遭際之不同也其編詩終於咸豐乙卯晚年之作當有未傳者

繆武烈公遺集六卷光緒刊本

清繆梓撰。梓字南卿，溧陽人。道光戊子舉人。大挑浙江知縣，歷官全衢嚴道、署按察使、鹽運使。殉難，贈太常寺卿、騎都尉世職，謚武烈。國史有傳。久官浙省，所至有政聲。咸豐八年，粵匪犯衢州，圍守九十餘日，援兵至圍始解。自此以知兵名。十年，賊犯杭州，時署鹽運使，總筦軍事，城陷死之。案浙省自軍興以來，倚江南皖南兩路為屏蔽，全力供鄰軍，而未自治勁旅。迨是賊氛驟至，實欲藉以掣動江南大營，倉猝籌防禦，既無可恃之兵力，又官紳不和，人心紛亂，以致不守。歿後猶為人指摘。卹典久之而後定。梓既完大節，未宜吹疵苛論。當時會稽趙之謙上書訢辨，詔下疆帥，終為昭雪，尚不失直道之公。首尾具見於集，集為其子德棻所編刊。凡文四卷、詩一卷、附錄一卷。文與詩具有氣格。此等忠烈遺編，要以事蹟可資考證為重也。

蓬萊閣詩錄四卷同治刊本

清陳克家撰。克家字梁叔，元和人。道光甲辰舉人，候選教諭。咸豐中，粵匪擾江南，佐提督張國樑軍幕，及江南大營潰，同被難。在軍中自刪定其詩，編為四卷。被難時失去。吳江沈曰富錄有副本，海甯蔣光焴為之刊行。其以蓬萊閣題集者，客游山左，曾觀滄海，用寄廣大之意。案克家志行卓犖，慷慨憂時，當道光朝世變機兆已迫，蒿目關懷，意深而隱；後則身經離亂，哀怨更不待言矣。其詩之胎息，得諸杜陵者為多，醞釀深厚，退虛入渾，淺俗之態汰除殆盡。同時詩家，上元梅曾亮、桐城姚瑩、婁縣姚椿、善化孫鼎臣、任邱邊浴禮、同郡曹懋堅輩，莫不傾心推重，評騭各有發明。吳地雖多才，其卓然成為名家如克家者，不易多覯。惜其晚年之作，燬於兵燹，已無傳者。其祖稽亭撰明紀未畢，克家為續成之，則又不僅以詩鳴已。

西圃詩集十卷續集四卷補遺一卷詞續一卷題畫詩一卷續一卷文集四卷 同治刊本

清潘遵祁撰遵祁字順之號西圃吳縣人為戶部主事奕雋之孫大學士世恩從子道光乙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澹於榮利授館職未久乞假田籍遂不復出自刻小印曰四十歸田在籍立義莊贍族振荒積穀盡力地方善舉主講紫陽書院二十餘年卒八十有五一時推為耆宿吳中潘氏簪纓累葉代有聞人遵祁不為好爵所縻早歸林下與從弟曾沂同慕高隱各以詩鳴曾沂詩矯然清迥自成孤調遵祁詩則志和音雅不必離俗立異自見高致中年遭粵匪之亂全吳淪陷避地海上雖有憂時感事之作而不致其常度事定田里復享承平閒逸之樂論者謂其詩與祖奕雋三松堂集允稱繼美迨光緒中從子祖蔭在朝提倡古學主持風會吳中後進亦翕然嚮風多以經小學目錄金石標勝視曩時三松西圃書舊風流為之一變矣

通隱堂詩存四卷梵隱堂詩存十卷 咸豐刊本

清張京度撰京度字蓮民元和人諸生出家為僧名祖觀號覺阿少負才有出世志不娶後遂披剃富道光咸豐時吳越之間釋名而儒行者祖觀與杭州僧達受齊名達受以書畫金石檀稱祖觀則尤深於詩詩分在家出家時作為兩集先各以活字印後乃合刊此本是也其詩近體和雅蘊藉源出三唐五古山水清音融情於景至於歌行詠古感事諸作卓識緯以高詞有尋常士大夫所不及馮桂芬序引臨桂朱琦之論曰出家前作似和尚詩出家後作似秀才詩最為得之蓋其早讀儒書學有根柢出世而未忘世故能以敝屣視功名而仍不能恝然於時局案清初諸詩僧半為明遺民故詩多寄託幽憤而其言隱祖觀所遇又不同方外閒吟而兼杜陵詩史之義固非蔬筍中語所可概論也

聽雲僊館儷體文集四卷續集二卷詩集二卷詞一卷西游吟草一卷 同治刊本

清湯成彥撰、成彥字秋史、陽湖人、道光辛丑進士、刑部主事、因寄籍直隸清苑、為人所訐、落職、漫游豫秦滇鄂、客蜀中最久、以文學為時重、執贄受業者甚衆、遂終老焉、門人為刊遺集、附其舊刻西游感懷吟草五律百首、皆言親舊交游、而平生蹤迹亦具見其中、案成彥於駢體文致力尤多、導源六朝、復參唐宋人之法、文繁理富、骨韻未高、同里董思誠序其文曰先曰密、衰中寓諷、後來屠寄輯國朝常州駢體文錄、入選者十餘篇、稱其能文而有攬向竊任之喻、殆有所指、詩則藻麗為主、詞較清婉、竊謂成彥比之鄉先輩如北江淵如茗柯養一諸公、固屬望塵勿及、與同時方立彥聞所作、亦有雅鄭之別、然振筆摛藻、蔚然闢篇、自非弇陋小才可比、光緒武陽易志竟未登文苑之列、究為屈抑、未得其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尚簡堂詩稾九卷 同治刊本

清韓印撰、印字介孫、江浦人、道光甲辰副榜、歷官直隸保安州知州、少孤、依姻戚於汴梁、長歸里、肄業惜陰書院、時婺源胡培翬主講席、與汪士鐸楊大堉同學、以詞章相角逐、頗負時譽、金陵耆舊如侯雲松湯貽汾、猶得追陪文讌、咸豐中試令畿輔、歷二十餘年、晚乃退歸林下、詩分數集、曰夷門集、曰長干集、曰廡下集、曰吾園前後集、曰盋山課存、曰劫外餘編、曰北來上下集、案印老於名場、詩才灑落、抒情賦物、筆能曲達、服官邊郡最久、於關塞山景、探險窮幽、摹寫如繪、是所擅場、古近體皆真率自然、每有雋語流露、特饒風趣、此由胸有蘊蓄、雖涸簿領、不汩性靈、非如俗吏謬託風雅、塗附浮詞、反形其陋者所可同日語也、

仰蕭樓文集不分卷 光緒刊本

清張星鑑撰星鑑字緯餘號南鴻新陽人諸生受學於長洲陳奐奐為經學大師星鑑恪守師承說經一以漢儒為法究心掌故有經濟才屢佐學使幕歷皖豫蜀鄂諸行省至老不遇貧病而歿同縣朱以增搜輯遺文得二本一為同治丁卯以前作二卷有自序一為丁卯以後作間與前本有重複重定目錄今為一冊刊行案星鑑學有本源實事求是又多接聞人耆碩見聞淹博集中擬請漢儒河間獻王許慎從孔廟兩疏已見諸施行陳碩父李尚之戴子高三傳發明學術其餘記當代名臣名儒言行具有所見游歷所經山川形勢皆言之明確其持論謂文章之道奇耦相生自昌黎有起衰之說而駢散之體分明人以制藝為文而古文之名立故其所作不分駢散樸老高簡自合古法不襲八家空言科臼而韵味淵雅在晚近文集中獨為高格卓然可傳者也



病榻懷人詩一卷雜詩詞不分卷 手槀本

清陳如升撰如升字同叔寶山人諸生少工倚聲在道咸間與同邑蔣敦復劍人嘉定程庭鷺序伯相唱和其詞集刊入滄江樂府頗自一時之譽晚年潦倒光緒中子身客吳門為人司記室脩脯所入不足以贍家老而益困性耽風雅平生多識淞泖婁水間騷人逸士篋中儲僻編牘帙甚夥每自錄副用贈知交頗資軼聞長洲章鈺式之與過從最密所得其手鈔之本最多是編晚年所作亦以貽之自題冊首曰別無副本不可遺失意甚鄭重懷人詩百首每首自為之注詳略不一殆猶未編定之本雜詩多詠物以見寄託詞乃應社之作非復少時之精湛矣典衣行一詩自寫老境迍邅讀之令人心惻有子曾夔才而早歿卷末附其古賦三訣別書一震川思子之亭不足喻其悲戚文人厄運區區手蹟不忍付諸湮沒耳

醫賸三卷 聿修堂醫書本

日本丹波元簡撰。元簡有素問識、靈樞識及傷寒金匱輯義等書，已著錄。是書雜考醫事，隨時筆記，彙為一編。上卷言醫理原始、古書淵源及歷代醫事制度、醫術沿革，中卷言病證繁賾，以時地之不同，多載異聞，下卷言藥物，足以補本草之未備。其論五運六氣之不盡可憑，望聞問切之不專以脈為重，及息數諸家之說不同，動脈之已見靈素，解剖之遠出上古，皆滙中西之理以得其通。其記病證藥物，徧採古今載籍，下至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瑣屑不遺，非淺見寡聞者所能辦。彙是書精要，具見於上卷，雖僅數十條，包括醫家正變，古今紛歧，足為後學示以塗轍，不僅作小品觀。事皆徵實，無一語出於空談懸解，則丹波氏著述家法如是也。附考五篇，一名一物，皆薈萃諸家之說以徵其實。考募原及銅人鍼灸圖經二篇，尤精確可據。



傷寒補天石二卷續編二卷 坊刊本

明戈維城撰。維城字存橋，蘇州人。初集自傷寒統辨起，至預防中風止，凡九十七條；二集自惡風惡寒起，至百合病止，凡四十六條，統共一百四十三篇。明時刊行，歷久板毀。清嘉慶中，同郡朱陶性為之序，重以活字板印行。是本乃坊間重刊嘉慶本也。案是書雖云宗法仲景，實雜取宋元以後諸家之說，所用方劑亦每出後人。其論證候，多列名目。汪琥謂其中有曰黃耳傷寒、赤膈傷寒者，為向來諸書所未言，及用藥錯雜不純，其方大半皆難取也。唐大烈則云：舉凡四時感證，無論正傷寒、類傷寒，分條辨論，可謂博而詳，詳而約。前人於是書毀譽不一。案明代諸醫家於傷寒一科，藉口於今昔異宜，往往好抒己見，自陶華六書開其風氣。維城自名其書曰補天石，在發明仲景未盡之意，原與墨守古訓以作注解者宗旨不同。其人在當時亦有醫名，不免徇俗，於仲景學說非有深擘切究，故於仲景言外時有引申，而於仲景本義未必盡能貫徹。清代學派又一變，是書為不為時重，然是

非得失要亦可資考鏡耳



古今名醫方論四卷 康熙刊本

清羅美撰美字東逸號澹生歙縣人寓居常熟以醫名是書有康熙乙卯自序及凡例云原輯為八卷名曰古今名醫經論證治彙粹其末為方論因剞劂費繁茲編先出凡論一百五十二篇又補十九篇案乾隆朝敕撰醫宗金鑑中有刪補名醫方論八卷即以是書為藍本篇數增至一倍有餘其小序即摘錄是書凡例中語論中間有評語金鑑未經採入所收諸論以柯氏韻伯之文為最多柯羅二人皆寄寓常熟卷首題柯氏參閱名當是同事纂輯者是書採擇精當有裨醫學故為官撰所取則雖官撰益臻詳備而原本評語點睛之處頗資啓發亦自有特長至其彙粹全編嘉慶中始由吳中陶氏柏筠堂刊行有徐文明序傳本甚稀日本丹波元胤醫籍考搜羅最博僅得彙粹乾隆鈔本於方論則注未見是本康熙原刻彌為可珍今特著錄焉他書載作者或稱曰羅東美先生蓋誤合名與字為一據此可以正之

痢疾論四卷　乾隆刊本

清孔毓禮撰。毓禮字以立，新城人。（直隸、山東、江西皆有新城縣，未詳何省。）自述畧謂成童即嗜讀醫書，及補博士弟子員，不專攻舉業，以藥方試輕病而效，遂勤於醫。因瘟疫而外，惟痢疾最險，能死人於數日之間，而舊無定論可為章程，乃撰是書，欲以配吳又可之瘟疫論。首補注內經及仲景書，又折衷諸家，次統論五篇，辨證七條，治法十三則，次諸證十三門，次諸家治案，次一百零六方，又要方及諸藥案。毓禮之治痢，初以聶氏可久為法，繼知其太簡而偏，閱歷既久，於河間、丹溪之說亦不盡遵，故博究舊籍，以為折衷。其所取證者，為劉河間、朱丹溪、戴原禮、衛生寶鑑、徐東皋、王海藏、趙養葵、王肯堂、張景岳、李士材、喻嘉言、張石頑、脈因證治、聶可久、繆仲醇、楊子建，凡十六家。（或稱名，或稱字，或舉書名，不盡一，姑據原目。）引諸說多所辨難，自謂確有所見。然陸以湉冷盧醫話引是書五色痢一條，毓禮謂當溫補脾腎，以湉曾治一幼孩患五色痢，用鳳尾草方一服而愈。鳳尾草性冷，主治熱毒，云是證亦非盡屬虛寒，足以補是書之未備。要之，虛實寒熱，仍在臨證審確，難執一而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言醫選評一卷　潛齋醫學叢書本

清裴一中撰。一中字兆期，海甯人。原書罕見傳本。道光中震澤吳子音欲刊之，見於三家醫案例言，後亦未果。同州王士雄摘錄精要五十條，加之評語，以付定州楊照藜刊入叢書，非足本也。卷首載順治十四年丁酉趙善鳴序、康熙中錢唐高世栻撰醫學真傳一書，論古今醫學，以是書與薛己醫案、趙獻可醫貫、李中梓醫宗必讀並舉，謂皆穎悟變通，而非軒岐仲景之大道。可見其醫名亦頗播於當時。士雄序是書，謂雖辨香醫貫，而識見實超於趙氏，尚屬平允之論。書所採諸條，如謂慎起居節飲食則外感不傷，若情志所傷者，不可徒以藥治。謂素問不曰補虛而曰治虛，大有精義。謂治脾胃當分講。謂藥有偶中而病愈者，亦有誤中而病愈者。謂久病後不可恣投以藥，胃氣以穀氣為本。謂病到危急時非峻重之藥不能救。謂醫家之治病，與文家之相題行文無二，不可專以頭痛治痛、脚痛治脚。謂用藥如用兵，皆為名言。雖多經前人道過，而立論之親切貫澈，每有獨到。惟間涉瑣屑，如論診脈不當用書籍為墊手之具一條，實無關於醫理，何必泛及。耆選者不加删汰，未免白璧之瑕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重慶堂隨筆二卷 潛齋醫學叢書本

清王學權撰。學權字秉衡，海鹽人，乾隆中遷居杭州，世為醫。晚著是書，子國祥字永嘉，為之注，至曾孫士雄，醫名尤著，復閒加識語以發明之。定州楊照藜與士雄論醫最契，為刊入叢書。上卷論六氣、論虛勞、論治案、論方劑，下卷論藥性、論看法。案學權之為學，博通古今，於病證治法，剖析入細，每以薛己、張介賓偏於溫補為戒。其於藥物及人身形體，多採異聞，探求新義。當時如趙學敏本草拾遺尚未通行，王清任醫林改錯、合信氏全體新論書猶未出，而能不以方隅之見自囿。照藜序稱研窮久則聰明出，閱歷多則機智生，比以繆希雍之廣筆記、尤怡之醫學讀書記、徐大椿之醫學源流論，堪匹以媲美。別有總評十七則，歷舉精要，推服甚至。士雄著述傳世，頗與吳中葉桂稱同調，證之是書，則實出於家學。古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可見淵源之有自，成一家言，非易易也。



柳洲醫話不分卷 潛齋醫學叢書本

清王士雄輯。士雄有溫熱經緯諸書，已著錄。是書因魏之琇續名醫類案原為未定之稾，雖經四庫總目著錄，而提要病其編次潦草，士雄特為校刪蕪複，別為編訂，又專錄魏氏按語八十五條，以已見發明之，兼採續類案中簡妙愈病之方，附於其後，以備擇用，統名之曰柳洲醫話，以示一家之學。其刪訂續類案未經付梓，僅以醫話刊入叢書。案四庫提要於魏氏原書數有指摘，特稱其按語多所發明，辨駁較諸空談醫理，有實徵虛揣之別。故士雄承其意，亦特就按語再加發明。尋其大旨，每於薛己、張介賓兩家之喜用溫補，痛加鍼砭，往往引徐大椿、葉桂之說以資印證。蓋士雄之學即出於徐、葉，其自著諸書，皆主斯義。醫家傳派，各立門戶，入主出奴，凡論醫者多不免，宜分別觀之。其末條士雄言肺主一身之表，五氣之感皆從肺入，肝主一身之裏，七情之感必由肝起，其論最確。謂魏氏從內經肝為萬病之賊六字悟入，治內傷必求其本，為獨得經旨，此等精粹語，正未易多得

耳、



吳門治驗錄四卷 道光刊本

清顧金壽撰。金壽字曉瀾，如皋人，貢生，為校官，精於醫。晚年辭官，寓蘇州十餘年，活人甚衆，門人彙集其醫案，編為四卷，每治一病，錄先後方案，終以門人問答為總論，詳其病因，及所以施治得效，體例特善。案金壽學有本原，經驗亦富，最為吳人信仰，尤長於雜病。戴聯奎序稱其考核博，論證精，用藥活，循覽諸案，三言實足副之。陸以湉冷廬醫話有一條論是書每用人所不恒用之藥而奏捷效，婦女解鬱調經而以



合歡皮煎湯代茶，婦女反胃痰飲，則用東壁土墻白螺螄殼，入墨騾溺，連土陰乾，研末入藥。又治痰迷心竅，忽於數日之內所讀書皆不記憶，用茯神、遠志、半夏、菖蒲、南星、珠母、甘草，以惜字鑪灰煎湯代水，獲效，又加益智仁、靈磁石，服之而愈。婦科兩方，猶可說也，至謂以惜字鑪灰取效，近於附會，此類皆小慧，非醫家正軌，不足以盡金壽之長也，特附辨之。

診餘舉隅録二卷 光緒活字本

清陳廷儒撰廷儒字匊生陽湖人醫承家學光緒中客游南北頗著治效是書乃其自述所經凡五十餘則每證往往兼數案治法迥乎不同於虛實寒熱辨之最明絶無含糊偏執之弊案世傳醫案汗牛充棟其佳録方案無所發揮者固無論矣即偶有佳案無所合參易令閲者偏於隅見未足以資參證並觀之益其啟發者猶鮮也故凡醫案書必以自編自訂合前後數案以為一案方能確有定見其説乃可信今傳後是書之可取即在於此至於論證必宗經訓其冬月傷寒兩感一條經言不治之證能闡其言外之意於不可治之中求得可治之法尤見讀書得間非死句下者可比審證既確施治又見魄力則由明而後決宜其應手奏效立説透暢亦非俗醫所能辨别又開於文事不得因出近人之作而忽之其後跋云别有醫學可觀一書較是書更詳備不知有定稾否必更有可觀也



蒼雪齋詩十二卷 乾隆刊本

清史承豫撰承豫字衎存號蒙溪宜興人諸生與兄承謙並擅才名嘗隨父宦湖湘間徧歷吳越山水勝區三應南巡召試終未遇所交多知名士聯吟結社著述甚富詩詞文集外有蒙溪詩話蒼雪齋隨筆碧雲雜録所選輯有荆南風雅唐賢五十家詩雋唐賢小三昧集國朝詞雋舊雨集等書蓋於詩致力最深是集為門人天都朱受所編定卷首載同邑萬之蘅撰與兄合傳具見生平行誼案承豫之詩一取法於唐賢清麗為宗其持論謂作詩未論工拙先辨雅俗未能辨氣骨之雅俗先辨字句之雅俗又謂用假聲調不如用真性情故所作無俚言空調集中有讀國朝諸家詩二十四絶句末篇云竹垞老去漁洋逝虛設平生一瓣香又論同邑陳維崧一首云陳髯跌蕩擅詞名文藻芬芳號筆精不解東陽述黑白翻言詩律冠平生雌黄褒貶可見歸依所在與沈氏德潛顯分派别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悔廬文鈔五卷補一卷詩鈔四卷古文尚書私議二卷光緒重刊本

清張崇蘭撰。崇蘭字猗谷，號悔廬，丹徒人。諸生。績學未遇，尤以古文擅名。其文與詩，道光、咸豐間原有分刻，板燬於兵。光緒中，其陳克劭乃重刊之。詩原分中聲、粗才兩集，合而為一。由文尚書私議，亦與文詩並行焉。案乾嘉以來，經學極盛，經生家言，但期辭達。崇蘭澤古之功特深，其說經之文，往往別有會心。尚書古文久有定論，而猶必欲與閻氏、惠氏立異。同邑柳榮宗號為經學專家，序其文，謂於經每多懸解，殆徹辭也。詩以中聲、粗才命集，似分正變之意，要之皆非凡響。集中有獨孤生別傳，蓋自述也，於生平著述旨趣言之甚悉。其長在深於名理，自抒所得，不屑傍人門户作生活，可謂嶠然特立之士。又集中論詞諸文，頗有精語，所作當異凡近，惜未并刊傳也。



蓬盦詩鈔七卷文鈔不分卷光緒刊本

清柳商賢撰。商賢字質卿，號蓬盦，元和人。同治庚午舉人。為同郡馮中允桂芬所識拔，受學門下。佐修蘇州府志，潘尚書祖蔭亦引重之。晚游武昌，膺修通志之聘。詩鈔目錄凡古今體十二卷，自序云先以七卷付諸梓人，已卯以後詩，擬掇拾叢殘，俟諸異日。文鈔目錄凡五十四篇，附讀史贅言十九則，後又附五篇，為目錄所未載。案商賢之詩，質而不俚，氣息深穩。身歷咸同間粵寇之亂，江左淪陷，傷時感事，不失溫柔敦厚之旨，勝於騁才炫博、專尚詞華者。文亦老成，學長於史，喜為古人辯護，於今事亦有體驗，異於書生之見。擬古諸篇，似是應課所作，具見風格。惟卷末一篇爲是鏡辨譌，未免信之過堅，要出善善從長、惡惡從短之意，然恐不足為定論也。

黄帝内經太素殘本二十三卷 日本鈔本

唐楊上善奉敕撰注、依經籍訪古志作唐代人 上善官通直郎守
太子文學、考通志職官魏武始置太子文學自後
並無、後周置、而復省、唐龍朔二年始置四員開元
中定三員正六品、通直郎散官從六品、又試官起於
天授二年、注試者未為正命、凡正官皆稱行守階高
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者無行
守字、上善階從六品、官正六品故稱守、此制唐以
前所無、或以上善為隋人者、未足為據、清光緒
中黄以周表裡於是書並有校本、皆沿稱為隋人、蓋
以書中所引素問之文、多與全元起舊本相同、未經
王冰竄亂、遂謂與元起同時、然隋書經籍志未載
此書、唐書藝文志始著錄、唐志别有楊上善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又注莊子十卷、老子指略論二卷、又道德經三略論三卷、皆不見於隋志、可知其非隋以前人 王冰為寶應中人、上善當在其
前、故所據猶是隋時舊本、宋治平中林億等校正醫書
太素亦在其列、於素問甲乙經所書校語、頗引上善之
說、宋史藝文志載黄帝太素經三卷、楊上善注、誤脱
十字元以下不見著錄、湮佚已久、日本舊有傳鈔殘
本每卷後署有點校年月、最初為仁安二年、當宋之
乾道三年、原書三十卷、所缺卷一卷四卷十六卷十八、
卷二十卷二十一凡七卷、其存者共二十三卷、又卷二卷
三卷六卷八卷十二卷十四卷十七卷二十二卷二十九卷三十諸卷中、
皆有缺葉、其完全者僅十有一卷耳、是書以内經
素問靈樞之文分類改編、其所分之類注於每卷
首大題之下、除佚卷外、其可見者、曰攝生、曰陰陽、曰
人合、曰藏府、曰輸穴、曰營衛氣、曰身度、曰診候、曰
證候、曰設方、曰九鍼、曰補□、曰傷寒、曰邪論、曰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曰氣論、曰雜病、其意畧取法於甲乙經、而無破碎
雜糅之弊、亦不同王冰之輕於竄改、疑字因所據為唐
以前本、可以校今本素問靈樞者甚多、說具黄氏
以周社[illegible]本經中、黄氏復取其書、撰内經素問重校、及
内經九卷集注、古籍之可寶、不得以殘佚忽視之、
袁氏昶所刊本、於佚注無他本可證、止之所缺、闕以
素問靈樞補其首尾、其意在便於讀者、茲仍就
原鈔本著錄、以存其真焉、

黃帝內經明堂殘本一卷 日本鈔本

唐楊上善奉敕撰注。上善有黃帝內經太素注已著錄。案唐書藝文志載楊上善黃帝內經明堂類成十三卷，宋以後不見著錄，其佚更在太素之前。是殘本舊出日本傳鈔，僅存第一卷，雖卷首未著類成之名，據上善自敘，稱此經分為三卷，診候交雜，窺察難明。是以十二經脈各為一卷，奇經八脈為一卷，合為十三卷云云，證之唐志，卷相脗合。所存第一卷，為手太陰肺經，卷中正文，首列肺臟形性、經脈，次為腧穴，分敘中府、天府、俠白、尺澤、孔最、列缺、經渠、太淵、魚際、少商八條，其注發揮詳晰，音釋多主義，間及舊說異同。見書名者有蒼頡，見人名者有秦承祖，本卷完具，所佚各卷，可以類推。考隋唐諸志所載明堂諸書，俱佚者多，皇甫謐甲乙經最為完書，古明堂三卷之文，略具其中。黃氏以周謂是書與甲乙經體例之異，以十二經脈總領孔穴，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較之甲乙本末原委，尤為明晰。其全書不可得見。黃氏依其例分經類解，補單行。是本從卷子本影鈔，於篇文穿穴處依描摹，卷後點校年月人名，與太素卷內互有先後出入，計其初出時代，亦當宋南渡之後。舊因太素殘本缺第一卷，此亦殘，僅存第一卷，傳鈔者遂以廁於卷首，相沿合裝為一。清光緒中，袁昶校刊是書，改附太素之後，並古籍珍本，固當分為著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神農本草經贊三卷附月令七十二候贊一卷 道光粵東刊本

清葉志詵撰。志詵字東卿，漢陽人，官至兵部郎中。博學好古，為金石專家，收藏最富。其子名琛，官兩廣總督。是書為志詵就養廣東巡撫官署時所作。據孫氏星衍所輯神農本草經，每物為之贊，採列孫馮翼、吳普等所述，又自注其贊中所引與寶於古今本草注說，頗有取材。志詵見聞賅洽，辭章雅令，非俗陋者所能幾及，與醫家之疏證發明之學，固屬殊塗。鄭王楚材序謂既仿郭璞山海經圖贊之例，更當為是書作圖，其論甚允。至謂其於藥之本性功用，瞭然在目，自有會心，為神農功臣，則揄揚太過矣。前人著錄郭璞山海經圖贊，不隸於文集，後仍附屬於山海經。茲援其例，亦可備本草駢枝之一種。後附月令七十二候贊，以類相從。自序考古今節候之異同，訛舛注中引證經義，亦均不苟。



神農本草經三卷 問經堂刊本

清孫星衍、孫馮翼同輯。星衍有周易集解等書，已著錄。馮翼字鳳卿，星衍從子。神農本草三卷，始見於梁七錄。星衍謂漢書藝文志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賈公彥周禮醫師疏引作食藥。又賈公彥引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疑皆即此書。卷數不古今分合之異，其說持之有故。案隋書經籍志，神農本草經八卷，注載梁有神農本草經五卷，五疑三之譌。神農本草屬物二卷。唐書藝文志神農本草三卷。宋史藝文志未著錄。本經藥凡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增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注釋為七卷。唐顯慶中李勣等因之撰本草二十卷，又增一百十四種。宋開寶中李昉等重定本草二十一卷，又增一百三十三種。嘉祐中掌禹錫等重加校正補注，凡新舊藥一千八十二種。至大觀中唐慎微撰證類本草三十卷，復有所增。蓋自唐人廣採歷代眾說，為集成之書，數經重修增益，世所通行，故宋以後本經原書遂不復見。幸賴大觀證類本草所載本經白書，後所增補墨書，其分別猶出於陶宏景，函

之未改、星術據以輯成是書、用正後來割裂增竄之誤、仍以上中下三品分爲三卷、後附序例、逸文、又據顔之推、陶宏景舊說及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經云生山谷川澤者、定爲本文、其有後世郡縣名者、定爲後人羼入、附刊吳普及名醫所述、普從華佗學、見後漢書華佗傳、見錄隋志、並載其書、至宋已佚、散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後漢書注、事類賦、太平御覽諸書所徵引、並蒐集以備大觀證類之未備、又於舊說之外、博引毛詩爾雅說文



方言、廣雅、諸子雜家、以資辨析、則本於馮翼之助輯、星衍通儒、稽古考證、皆有依據、非尋常醫家所及、至於辨藥性論方劑、乃專家之事、固不可同日語、其後顧氏觀光、又加考正重編、繼事易爲力、而拾遺訂墜之功、是書實開其先云、

神農本草經四卷 刊本

清顧觀光輯、觀光有古韻算學等書、已著錄、神農本草、自宋以後、不見著錄、清嘉慶中孫星衍與從子馮翼同輯、始有專書、依舊本上中下三品定爲三卷、而三百六十五種之分列於三品者、經歷代醫家編錄、遞有增減移改、不能與原數脗合、由於未見本經目錄、難免間有違誤、然目錄具載李時珍綱目首卷、孫氏原據大觀證類本草爲主、以綱目晚出明代、畧未考及、失之眉睫、觀光據以重編、又編考唐宋類書



所引、出於證類之外者、以校經文、其證類本書、宋金元明刊本、間有異同、亦擇善而從、但求其是、載序錄於首、別爲一卷、以符陶宏景別錄序及韓保昇所謂上中下並序錄爲四卷之說、孫氏於叢雜淆亂之中、搜剔考求、創始之功、不可沒、又兼輯附唐以前舊注、主於多存古義、觀光則專在揭明本經真面及原編次第、用意各有所重、二者不可偏廢、合而觀之、雖不能謂全無遺議、要已十得八九、觀光績學之士、深明醫術、書出全

山錢氏校刻守山閣叢書及珠叢別錄，學益博通，於內經素問、張仲景傷寒論研求深造，並有考述。補注傷寒論，僅成辨脈、平脈、太陽上中凡四篇，載武陵山人雜著中。其於醫學有成書者，僅此種，彌可貴也。



素問六氣元珠密語十七卷 舊鈔本

唐王冰撰。冰所著內經素問注，宋林億等新校正引唐人物志云：冰仕唐為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案素問注自序末題寶應元年歲次壬寅，是書別有十卷本，載麟德元年自序，不距寶應已閱百年。此本序文相同，而未著年月。序云：則天理位，退志休儒，繼日優游，棲心志道。又云：余於百年之間，不逢求志之士。是其棄儒學道，實在武周之時。史載孫思邈亦百餘歲始卒，似不得謂冰之享大年，竟非事實。既云百年不逢同志，則序必非少作，且麟德時武氏尚未臨朝，與序文亦不相應。十卷本之不可信，宜為前人指摘。此本不紀作序之年，於義為長，惟與唐人物志所云八十餘壽終者尚有參差，代遠存疑，更待論定耳。新舊唐書藝文志、文獻通考皆不載是書，鄭樵通志作十卷，不著撰人，宋史藝文志作一卷，疑一為十之訛。書名六氣作六脈，疑脈字亦訛。焦竑經籍志與通志同。素問新校正謂王氏玄珠世無傳本，今有玄珠十卷、昭明隱旨二卷，蓋後人附託之文也。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第十九至二十二四卷頗有發明，

其隱旨二卷，與今所謂天元玉冊者正相表裏，而與王冰之義不同云云，辨別至為明晰。近世藏家鈔，曾有十六卷刊本（見讀書敏求記），又鈔本（見述古書目），孫星衍有十卷影鈔本（見平津館鑒藏記），黃丕烈有十六卷明鈔本（見讀書敏求記校證，謂出於道藏），吳騫有十六卷傳鈔本（見拜經樓藏書題跋），陳鱣有十七卷鈔本（見題跋云得之吳中袁氏），丁丙有十七卷鈔道藏本（見八千卷室善本書目）。陳氏跋云，以所藏十七卷本校吳氏十六卷本，實以十一十二兩卷合為一，今此本正與陳本相同。孫氏記十卷本前有五運六氣數訣，此本無之，蓋諸法皆分列卷中，無待總括，可見十卷本之大有異同。林億、鄭樵所見，當即其本，而完存收入道藏，賴以流傳。醫家以其罕言治療，署而不觀，傳本之稀，殆亦由此。冰於素問序云，辭理秘密者，難粗論述，別撰玄珠，以陳其道。本書序稱得遇玄珠子，師事之，故自號啟玄子，密語者，密而口授之言也。其見撰述原委。是書分五運元通紀、迎隨補寫紀、運符天地紀、天元定化紀、觀象應天紀、天運加臨紀、占候氣運紀、天罰有餘紀、陰虧平正紀、運臨超接紀、運通災化紀、災祥應綸紀（綸當作輪）、南正順司紀、北正右遷紀、司天配輪紀、正化令專紀、司天間化紀、三元配輪紀、地應三元紀、地合運勝紀、勝符會對紀、地土間物紀、五行類應紀、六元還周紀，凡二十四篇。於天運地氣物理與人生相關之故，言之頗詳。世以宋代林鄭諸人所未見之本，疑信參半，要之漢唐以來，此類固是專門學說，淵源有自，不得概以附會五行，目為荒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黃帝內經素問注二十四卷 明萬歷刊本

明吳崑撰。崑字鶴皋，歙縣人。卷首有萬歷甲午自序，謂全元起、王冰、林億所訓是經，庶幾昧爽之啟明；小明則彰，大明則隱，謂之揭日月而行，未也。因釋以一得之言，署曰內經吳注。其注多因舊說，於其繁者則就簡括，於其簡者引而申之。卷次一仍王冰之舊，而篇目間有改竄。三部九候論從全元起本改作決死生論，猶有所據。刺志論改作虛實要論，經絡論增色診二字，則出於自用。於經文亦間有以意增減字句，明人著述輕改古書，往往如是。案林億等校正王冰本序云，正謬誤者六千餘字，原有前例可援。崑於林氏所校之外，更有推廣。生氣通天論篇經文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一節，崑謂因於寒三字是錯簡，當在下體若燔炭，汗出而散之上，詳其文義，所說為長。天元紀大論篇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二句，崑以其與上下文不合，改入六微旨大論篇中，以甲篇之文入乙篇，不得謂錯簡矣。又六微旨大論篇木火土金水火句，崑以下火字為衍，則與論中火有君相之說相背。又以論中複言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十六字為衍文，徑行刪去。與王、林舊說皆顯異，別無所據，未可為訓也。六元正氣大論篇、五運氣行歲紀諸節，崑訂其誤，謂諸言正化度，有言生數者，有言成數者，以理推之，言五運宜以甲丙戊庚壬陽年太過從成數，乙丁己辛癸陰年不及從生數，言上下之氣化度，宜以正化從成數，對化從生數，如子午俱為少陰君火，午為正化，子為對化，其卯酉、寅申、巳亥、辰戌皆準此。對司化令之虛，正司化令之實，正化從成數，對化從生數，惟土主長生，故無成數，而常五也。內經歷世久遠，上言化度不無訛謬云云。其說近是。然經義淵奧，包蘊無窮，難於執一而論，林氏於此諸節與他書不合者，但著其異文，而不加判定，意存審慎。如崑所訂者，果否正確，亦未易言。明人注素問，馬蒔本最為流傳，四庫提要議其改王冰篇卷，於前人多所譏議，為過。崑是書雖未盡純，所失尚不致如馬氏之甚。論病每就舊說有所闡明，是為可取耳。

脈經十卷 金山錢氏守山閣刊本

晉王叔和撰。叔和高平人，西晉時官太醫令。行事見唐甘伯宗名醫傳。隋唐志卷數並同。宋熙甯中林億校定序稱世之傳授不一，其別有三。億等除去重複，補其脫漏，篇第改易，以類相從，仍爲十卷。初刊大字本，紹聖三年再刊小字本。嘉定閒廣西漕司復改刊大字本，元泰定四年江西宗濂書院重刊，一因廣西漕司之舊。明萬歷三年晉安袁表校正補注重刊，又有趙府居敬堂本。



是勉學醫統正脈本。自宋時傳有叔和脈訣一書本。出於後人僞作，脈訣通行，而脈經本書轉晦，雖有刊本流傳，醫家措意者漸少。宋史藝文志即缺而不載，四庫亦未著錄。存目載圖註脈訣提要云，脈訣出於僞撰，今脈經十卷尚有明趙邸居敬堂所刊林億校本，是明知脈經原書尚存，而終未採錄，館臣之疏也。嘉慶中阮元進呈四庫未收書，從宋嘉定何大任刊本影鈔，蓋與廣西漕司本出於同時。世所通行明刊諸本，以袁本

爲善。居敬堂、醫統兩本皆多脫誤。道光中，金山錢熙祚彙集衆本，重加校訂，刊入守山閣叢書，最號善本。叔和自稱集岐伯以來逮於華佗經論要訣，撰爲是書。又云，王阮傳戴吳葛呂張所傳異同，咸悉載錄。西晉去古未遠，其所見醫籍今多亡佚，即尚有傳本者，亦不盡同。錢氏跋中所舉與素問靈樞難經傷寒論字句異同諸條，排尋文義，當以脈經爲正，洵爲篤論。錢氏刊書校勘諸人，如顧觀光輩，深通醫術，精於攷訂，故



所校爲可信。其後光緒中建德周氏重刊嘉定黃鋐校本。黃鋐與錢氏同時刊成，稍後其所據舊本，不出錢氏所據之外，間有補刊校語，未盡確當，蓋多錢氏所棄而不取者，此由學識深淺之別。今仍以錢本著錄焉。

本草集注敘錄一卷 上虞羅氏吉石盦叢書本

梁陶弘景撰。案隋書經籍志載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七卷，唐書藝文志同。全書久佚。此特其敘錄一卷。清光緒中，敦煌石室發見唐人小字寫本。末署開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遲盧麟於都寫本草一卷。辰時寫了記。上虞羅振玉得其影本，印入叢書。卷末弘景自題：本草第一卷敘錄。華陽陶隱居撰。其序文中稱：本草經今之所存，有此四卷。又云：本草經卷上卷中卷下，合三百七十四種，右三卷。其中下二卷藥合七百卅種，各別有目錄，並朱墨雜書，并子注。今大書分為七卷。是本草經原以敘錄列為一卷，合藥品三卷共為四卷。知弘景注敘錄為第一卷，乃因其舊。羅氏疑序四卷為三卷之譌者，非也。大觀證類本草首列序例二卷，亦載弘景原文。自序首至合藥分劑料理法則諸條列之上卷，題曰陶隱居序。其後半諸病主藥至引藥對五條，分列入下卷，不復注明陶氏之說。中羼他書序例，次第子目皆有竄亂。羅氏跋中具發其覆，而證其沸。蓋自漢晉以後注



本草家弘景實集其成。唐顯慶新修，據為藍本，加以增廣。歷代遞有擴充，新本行而舊本廢。今舊籍僅存大觀證類本草為完書。唐宋諸本皆為弘景一脈所傳，御而增改竄亂，更一次即生一次之異同，糾轕紛歧，或至不勝究詰。斯帙獨僅存敘錄一卷，而全書綱領所具，其足以訂正後來之舛誤，已自不尠。弘景一家之言，精要畧在其中。後之欲搜輯弘景佚注者，當以是為基礎焉。又本草經文朱書，餘墨書。其例創自弘景，敘錄中有云：本說如是者凡十條（本行敘錄原十四條，此第一條乃合四條為一條，非有所遺漏）皆前列經文，下申注義。此本未分朱墨，乃鈔寫者急就從簡便。大觀證類所引則黑白分明，可見原書真面。鈔字間有譌誤，而亦多古體，固當分別觀之。

新修本草殘本十卷補輯一卷 德清傅氏纂喜廬叢書本

唐李勣等奉敕撰。原二十卷，今存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共十一卷。案唐書藝文志，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藥圖二十卷，圖經七卷，注云：顯慶四年，英國公李勣、太尉長孫无忌、侍中辛茂將、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許敬宗、禮部郎中兼太子洗馬弘文館大學士孔志約、尚藥奉御許孝崇、胡子家、蔣季璋、尚藥局直長藺復珪、許弘直、侍御醫巢孝儉、太子藥藏監蔣季瑜、吳嗣宗、丞蔣義方、太醫令蔣茂昌、太常丞呂才、賈文通、太史令李淳風、潞王府參軍吳師哲、主事顏仁楚、右監門府長史蘇敬等撰。大觀證類本草引孔志約所撰序曰：蘇敬摭陶氏之乖違，辨俗用之紕紊，表請修定，詔趙國公无忌等二十二人與蘇敬詳撰本草并圖經目錄等，凡成五十四卷。宋掌禹錫注曰：蜀本草作五十三卷。英公進表云：勒成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藥圖二十五卷、圖經七卷，凡五十三卷。又英公序云：撰本草圖經等，凡成五十三卷。今用校唐志卷數，稍有不符，疑是志有脫字。於以見藥圖、圖經第與本草止



編，原是彙合相輔而行。當時預修之人，孔志約判撰本草音義二十卷，蘇敬別有新修本草二十一卷，又新修本草圖二十六卷，本草音三卷，本草圖經七卷，並見唐志。宋時著錄，据錢侗所輯崇文總目，僅有本草二十卷。鄭樵通志略則藥圖、圖經並載，而多見兩處。至宋史藝文志，僅載孔志約唐本草二十卷，而無音義字。顯慶敕修完本，已不見志中，蓋宋開寶、嘉祐、大觀三次重修醫書，多因新編，唐本漸就湮佚矣。宋嘉祐三年敕撰本草圖經證書已云：顯慶藥圖、圖經世無有完本。

此本出於日本卷子本，始寫於天平三年，當唐開元十五年。後亦殘缺，存凡十卷。藏書家遞有傳鈔。清光緒中兵部郎中德清傅雲龍游歷日本，得小嶋知足家舊鈔本，於十卷之外，又有補輯之第三卷，行款一仿天平原鈔，遂以影寫付刊，稱為善本。此書元明以後久已不見著錄，即孔志約、蘇敬之書，亦同歸湮沒，僅留此半部流傳海外，藉見六朝以後自唐至宋本草之增改沿革，並可考大觀證類之異同，固醫林之珍帙也。

聖濟經十卷 歸安陸氏十萬卷樓叢書本

宋徽宗御撰。吳褆注。褆事實無考。書中結銜為部武人太學生。案晁氏郡齋讀書志云。御製聖濟經十卷右徽宗皇帝所製也。政和八年五月十一日。詔頒之天下學校。九月二十四日。大司成李邦彥等言。乃者從侍臣之請。令內外學校課試。于聖濟經出題。臣等竊謂令內經道德經。既已選博士訓說。乞更以聖濟經附二經兼講。從之。（陸心源重刊序文引此。謂出書錄解題。乃涉筆偶誤。書錄解題僅載書名。未有考證。）疑褆或即在所選博士之列。故有是注本也。是書久罕傳本。清代藏書家惟吳縣黃丕烈士禮居有舊鈔足本。昭文張金吾愛日精廬有明刊殘本。從黃本鈔補完全。光緒中。歸安陸心源亦得舊鈔本。遂以刊入叢書。經分十四篇。曰歸真。曰化原。曰慈幼。曰達道。曰五紀。曰食頤。曰守機。曰衛生。曰藥理。曰審劑。每篇又分子目。凡四十二章。其中達道藥理審劑三篇。於臨診辨藥製方皆有闡發。乃專家精詣。褆注隨文衍義。亦稱雅馴。北宋累朝提倡醫學。校正古籍。官撰之書。本草局方。屢成鉅製。徽宗是書之外。復敕纂聖濟總錄二百卷。輔是書而行。號為醫方淵海。北宋名醫迭出。於古籍探討各啟新義。亦在上者有以振導之也。四庫所錄宋太醫局程文。具見當時考試之法。合觀政和八年詔跡。是書亦在內外學校課試命題之列。可於程文外補一故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聖濟總錄二百卷 日本活字本

宋政和中奉敕撰。首載徽宗御製序文。徽宗著聖濟經四十二章，以發明內經之旨。又詔天下以方術來上，並御府所藏，類之以成是書。卷凡二百，方幾二萬，名之曰政和聖濟總錄。後來僅見元刊本，題曰大德重校，不著政和字。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皆未載是書。蓋南渡以後，傳本益稀。汴京圖籍流轉金源，故大定中有重翻本。迨元大德四年奉敕重為校刊，有焦養直序及校刊等銜名。後來傳鈔皆出此本。海甯陳鱣藏有舊鈔本，後歸陸心源皕宋樓。清程林撰纂要二十六卷，乃聚三殘本互相補苴，仍闕數卷未見，以他書補之。四庫收入著錄。乾隆中，潭濱黃氏始得全書付刊，工未竣而中止。震澤汪鳴珂鳴鳳兄弟購得之，復偕程勛刊補畢工，又刪去符籙脈餌二卷，仍非足本。四庫未收，殆其刊成在徵未及採進也。日本天文中，吉田宗桂留學中國，曾為明世宗醫病獲痊，得賜書畫珍玩，中有是書，世守不失。後由醫官子弟捐資活字印行。有文化十一年東都醫學提舉司杉本良仲溫序。是書包羅宏富，為宋以前醫方淵藪，以病分門，門各有論，皆詞簡理明，可資考訂。惟因卷帙繁鉅，重刊不易，致少流傳。近世刊印完足者，獨存此本，彌足珍貴。程氏纂要有云：元朝奉詔頒行者，大板大字，每卷首篇署元耶律楚材五字。日本丹波櫟窗亦藏大板大字零本，無耶律楚材字，謂楚材以元太宗十五年卒，在大德二年前五十二年，何由得此五字。知程氏所見本妄人所加，非刻本之舊。此足證元本流傳亦間有異同也。

素問集註九卷靈樞經集注九卷 通行本

清張志聰撰。志聰字隱庵，錢塘人。明末杭州盧之頤父子究心醫學，志聰繼之。構侶山堂，招同志及門弟子講論其中，參考經論。自順治至康熙初年，談軒岐之學者多歸之。先注傷寒論、金匱要畧，成，乃注素問、靈樞。經歷數十年而後竣事。案素問唐王冰編注本二十四卷，宋林億等校正。因之靈樞經至宋紹興中始出，未經林億等校定。史崧增音釋，附於卷末，亦二十四卷。後併為十二卷。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王冰據晉皇甫謐甲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為內經，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故後之合注者仍用各九卷之數。然因靈樞後出，世多疑義，專注素問者多，合注靈樞者少。志聰自序，謂素問明病所由生，所載陰陽寒暑之所從，飲食居處之所攝，五運生制之所由勝，治六氣時序之所由逆從，靡勿從其本而謹制之。靈樞明病所由治，榮衛血氣之道路，經絡藏府之貫通，天地星時之所由法，音律風野之所由分，靡勿藉其鍼而開導之。讀素問而知病之所以起，讀靈樞而知病之所以瘳，自是通論。其注集諸家之說，隨文衍義，詳贍勝於明馬元臺。而古籍歷久殘佚，竄亂附會皆所難免。讀者當就文研求，以窺精蘊，見仁見智，心得各存。後之黃元御所著懸解，而兩書動以錯簡攻擊舊本，自伸己說，愈見糾紛，反不如隨文衍義，便於學者平心探討，為得尺得寸也。四庫於內經僅收王冰、林億、史崧舊本，明以後注本皆不錄，持旨甚嚴。亦因可取者本自罕覯。竊謂如志聰之學，有本原，墨守古籍，在明清之際，轉移醫林風氣，其書固不可盡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傷寒論集注六卷附本義一卷（通行本）

清張志聰撰。志聰有素問靈樞經集注，已著録。自云於仲景書致力最久，歷二十寒暑，於康熙庚子歲初稾始成，梓以問世（其書名傷寒論注疏宗印，凡八卷，見原刻金匱要畧注卷首載張氏所刻自著書目）。又歷數年，慮有未盡，復聚同學及門參正講求，加之訂正，故卷首署高世栻纂集，蓋迭經易稾，乃成定本也。大旨謂王叔和原編以辨脈平脈為卷一，以序例合本論痓濕暍，復截太陽三十條為卷二，混列不合。今改先證後脈，首列六經病六篇，次列霍亂易復并痓濕暍汗吐下，後列辨脈平脈，而刪去叔和序例。又謂成無己舊注以風傷衛、寒傷營、脈緩為中風、脈緊為傷寒、傷寒無汗宜麻黃湯、中風惡風有汗宜桂枝湯，說皆未當；而風寒兩感、營衛俱傷宜大青龍湯，為尤謬。其注分章以明大旨，節解句釋，兼晰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經絡臟府之貫通流行，不徒求之糟粕。蓋傷寒論一書，以王叔和所編為最先，後人議其竄入叔和之說，方有執條辨、喻昌尚論篇、程應旄後條辨，攻之最力，或未盡得其平，久成聚訟。志聰重定篇次，意在泯叔和立言之迹，息後人辯駁之釁。其後張錫駒、陳念祖並服膺其說，奉為導師。吳縣王丙取唐孫思邈千金翼方所引，證以王燾外臺秘要，始明叔和原本真象。據以撰注，又作迴瀾說以駁方喻兩家之謬。志聰未見千金翼方，故所言猶有未協。然與王注對勘，固亦各有所發明也。

金匱要略注四卷 康熙刊本

清張志聰撰。志聰有素問靈樞經傷寒論集注，已著錄。案金匱玉函經，原與傷寒論合為一書，宋林億等奉敕校正醫書，先校定傷寒論，繼王洙得館閣蠹簡，曰金匱玉函要略，凡三卷，復經林億等校錄，單行，遂與傷寒分而為二。其後醫家著述，討論傷寒者不勝僂指，而為金匱要略作注者，元明以來不過數家，四庫著錄金匱要略，用徐彬注本，因其有論有注，較為詳贍，其他新舊諸注皆未之及。志聰是書與徐注同成於康熙時，其自序云：傷寒論有成無己一注，而要略自數千年曾有人道隻字否？是直以前人之注皆不足道。又云：事必為己經者後起之智，言不襲才慧者先事之師，其意不欲拾人餘唾。其凡例謂本經與傷寒論同者十有一二，取意固有相同，而亦有微別，或章句同而中更數字，各有所取，故注釋亦少加分別，非自相矛盾。又謂千般疢難不外氣血陰陽，是以注中多有經氣之論，諸條可見。作注大旨，志聰注傷寒論多歷年所，再易稿而始成，就會衆說，故名曰集注，注金匱要略數月遂脫稿，不稱集注，自謂仰承仲祖之淵微，涉筆瞭然，何煩歲月，其自信之堅，目無餘子，或不免為大言。然要之自成一家之學，非掇拾餖飣者比。其第二十三篇以下，因為後人補輯之方，未加詳注，間於方下著數字，明所治之證。第二十四篇以下，并未載全文，選取數方而已。蓋宗旨專在發明仲景大義，略之以示區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素問釋義十卷 兜部書屋本

清張琦撰。琦字翰風，陽湖人。嘉慶癸酉舉人，官山東館陶縣知縣。見清史稿循吏傳。案唐王冰素問注，移易篇第，多所改竄。宋林億等校以舊本，於其異同離合外雜真偽，畧見大凡。琦撰是書，篇次仍王氏之舊，而以林氏校正分注，以存其真。重為詮釋，闕疑去偽，存是正誤。其中指為錯簡脫衍者，不下百數十條，更廣王氏所未及。其校正字句，間引甲乙經等書為證，而以意定者為居多。古書散佚之餘，屢經竄改，疑義原多，至文義重複，間有互見，亦屬事理之常。於千年後非有他書可證者，亦動輒謂某文當在某篇，不當在某篇，似未可盡信。其必照乾隆中黃元御撰素問懸解，輒以錯簡立說，辨駁王本之誤，四庫提要斥為其以此法說醫經，漢以來舊帙，幾無能免於點竄矣，亦是持平之論。琦是書頗用黃氏說，見於自序所述。相傳官山左時，政暇每以醫濟人，為循良餘事。論醫重於扶陽抑陰，亦與黃氏相同。其釋生氣通天論，謂篇中備陳陽氣衰弱致病，申以固密陽氣之義，蓋百病之生，無不因陽虛而起者，後人泄火補水之說，離經畔道云云，可見宗旨一斑。琦家世文學，著述方雅，異於俗醫之筆，取義雖與黃



氏為近，而不似黃氏之肆為詆訶。研究古書者用以啓發心思，信古而不泥古，其說固有可備抉擇者焉。琦子曜孫，咸豐中官至湖北候補道，承家學，亦以醫名。海甯王士雄謂其感疫自服溫劑而殞。偏溫偏涼，皆有流弊。宋金元明以來，諸醫互相爭執，要亦各明一義耳。

扁鵲心書三卷附神方一卷 醫林指月本

舊題宋竇材撰。據材自序結銜，真定人，宋紹興中官武翼郎、前開州巡檢。卷首自序外，有告天文及進書表。大旨謂草木小藥，僅可治小病，不能治大病。自仲景以下方劑，皆不足恃。其自用之法，以扶陽為主，忌用轉下，禁戒寒涼。於古方獨取金液湯，硫黃為君，遇大病輒用之。其次亦多用桂附。又大病必用灸法，有黃帝灸法、扁鵲灸法、竇材灸法。其論傷寒，祇有四經，無少陽、厥陰，尤為不經之說。自稱其書乃扁鵲真傳，為三世扁鵲。嘗遇婦人患腫，夢神告以扁鵲過



此可治，與陳士鐸石室秘錄所云曾見岐伯、張機、華佗、雷公諸人親受法者，其說誕可謂無獨有偶。書中有河間、丹溪遺訛後世之語，鍾乳粉方下，謂製法見李時珍本草，材著書於南宋之初，何由見劉、朱、李三家之書？鍾乳粉一條見於小註，猶可謂後人羼入，至排斥劉、朱，乃其論醫宗旨所在，且非止一見，不得諉為後增。其為偽託附會，顯然易見。清雍乾中錢塘胡珏得是書而好之，附以參論，雖於詆毀古人之處加之辨駁，而頗信用其法。卷末歷引昔人用金液湯之驗數條以證其不誣。夫偏勝之劑，偶遇對證，得效事所恒有。若奉

為正法，以治諸病，殺人何可勝計。王琦刊入叢書，猶復附和曲為之說，可謂好奇之過，不足為訓者矣。

傷寒論後條辨十五卷 康熙刊本

清程應旄撰。應旄字郊倩，歙縣人，明諸生，入清遯世，僑寓蘇州，棄儒為醫。是書繼方有執條辨、喻昌尚論篇而作，故曰後條辨。專攻王叔和，其肆行詆毀視方喻為更甚。好以時文文義讀古書，疏別字句，自謂深細，不免鑿枘。又行文曼衍，多取譬喻以申己見，不免支離。應旄謂序例是叔和偽作，平脈辨脈及可與不可諸篇乃仲景之言。後來陸懋修並詆其誤，引千金翼方及葉氏病



源、陳延之小品、王燾外臺秘要為證以駁之，最為有據。又斥其是書卷首各論文學金聖歎為醫中魔道，而第四卷論溫切切教人以麥冬生地為治，乃病後骨蒸勞熱之源頭，流弊孔多。醫家門戶之見，聚訟之端，應旄自命非高，喜駕空立論，文多恢譎，尤為人所集矢。方喻兩書，四庫已著錄，應旄特揚其波而逐其流，疵累經人指摘，已有定評，而書在當時亦頗流行，欽定醫宗金鑑訂正傷寒

論間採其說，今姑存其目焉。

傷寒瘟疫條辨六卷 乾隆刊本

清楊璿撰。璿字玉衡，號栗山，夏邑人。諸生。棄舉業治醫學。晚客江南。其友孫宏智官溧水令，值江南大疫，用其書治療多所全活。宏智因為刊梓其書。盧文弨、袁枚並為之序，稱其辨證之精。然其書實全襲三原陳堯道傷寒辨證，稍為移易次第，改換篇題，增刪字句。前五卷出於補義者十僅一二。第六卷辨論本草，陳書所無，乃璿所自纂。據璿自序，刊於乾隆四十九年。陳書初刊於康熙戊午，流傳未廣，至嘉慶十一年始有重刊。璿得其書在重刊之前，奉為枕秘。縱略有推闡，亦當重為刊布，附注已見，乃為不欺。竟敢郭象之盜向秀，殊堪齒冷耳。堯道原書條理精核，本自可傳，重刊之後，仍未通行，而璿書因一時鼓吹，醫家淺學者頗奉為準繩，坊本流傳轉盛。元和陸懋修始發其覆，而稱其自定十五方，升降散、神解散、芳香飲、大小清涼散、大小復蘇飲、增損三黃石膏湯、增損大柴胡湯、增損雙解散、加味六一順氣湯、增損普濟消毒飲、解毒承氣湯之類，特將僵蠶、蟬蛻之不擔重任者，加入芩連膏黃方內，乃因世人畏用仲景古方，使人人看似楊氏新方而已，暗將仲景方參入，是其度世苦心。又謂於陳氏原書閒有誤處，未能改正，蓋璿於醫術亦有心得，第不應剿襲他人，以為己作。今當仍以堯道原書著錄，而璿書亦存其目，以符其實焉。

元和紀用經一卷 清程永培六醴齋本

唐王冰撰、冰有素問玄珠密語、已著錄、是書見於宋史藝文志、卷首有許寂序、云唐末入四明山、有羽人梁自然授以是書、後用以療病、起死者不可勝數、（寂、會稽人、蜀王建時、杜光庭薦、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繼降後唐、以工部尚書致仕、見十國春秋）後來傳本甚稀、惟明王肯堂證治準繩曾引其說、清蘇州程永培得其書、頗有闕字、據冰素問原注補之、仍有未盡者、案是書分三章、六氣用藥增損六法、為上章、五味具備服餌九法、為中章、令古效驗八十一方、為下章、其工章以歲運司天定藥味之宜、並據素問六元正紀大論篇、諸條宋林億等以玄珠密語校素問、於其甘酸溫熱等字、閒有不同、是書與前二書又各有小異、三書同出一人之手、而未盡畫一、或古籍迭經傳錄致譌、或是書出於冰所自著、特出已晚、皆未可知、其以藥品分配每病補瀉所宜、則前人所未有、而冰所自定也、中章服餌諸品、首列其師玄珠子秘授耘苗丹三方、又引仲景戒人妄服燥烈、持論甚正、下章於諸方各有疏證、又云外理傷折蠱毒備急別存專錄、是更有瘍科傷科之書、惜已無傳、文辭爾雅、多屬駢偶、的是唐人之作、非宋以後所偽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匱玉函經二注二十二卷附十藥神書一卷（道光重刊本）

清周揚俊撰揚俊字禹載吳縣人因趙以德金匱衍義一書揚俊所見非全本為之補注其闕故名曰二注案以德名良仁元末長洲人從朱丹溪學見懋修下工詩程林金匱直解引以德注稱為明初人揚俊所得本序中稱為宋人錢塘陳文述為是書作序云趙氏文筆醇雅語多近儒非明人所及且謂據本宋字不可輕改乃臆說也金匱玉函經王叔和原編宋時已有分析王洙所得名曰金匱玉函要略此注要略而仍襲叔和之原名失之未考自宋以後注金匱者以德為最先立說原本靈素取證傷寒發揮詳審揚俊所補自稱大半採取喻嘉言之說衍義既稀全本藉此以傳備舊注之一種亦可重也（日本流傳中國醫書舊本頗多據丹波元簡金匱輯義亦云未見趙氏此書）揚俊原序成於康熙二十六年此本為道光間重刊後附十藥神書一卷（元葛可久撰）揚俊亦為之注可久亦長洲人有至正乙酉自序戊子年自跋其書僅列十方或出成方或由自製序中專論[illegible]嘔血欬嗽二證治法之次第因此二證誤治易成勞瘵言之特詳清葉桂吳中名醫奉為秘本凡治吐血證悉祖其法同郡程永培亦有刊本字句與此本繁簡間有不同藥味輕重亦小異殆由傳鈔之別後來閩醫陳念祖得程本謂是書奇而不離於正重為注解更以金匱正法疏證之其說尤備葉氏陳氏皆近代醫家鉅子鑒於張景岳趙養葵之末流專以六味地黃湯等方治虛勞流弊孔多提倡葛氏是書以為救正故有取焉葛氏原序謂得自至人未見姓字方技家每附會神仙以張其說無足異也

傷寒論直解六卷 康熙原刊本

清張錫駒撰。錫駒字令韶，錢塘人。世治醫學。父大章，欲著書未就，命錫駒繼志為之。其時同郡張志聰、高世栻等結社講學，錫駒宗旨與之相同。是書不錄王叔和序例，編次章節悉依志聰集註之例，惟仍以辨脈、平脈兩篇列於六經病證之前，與志聰稍異。注解多因志聰之說，志聰薈萃群言，故曰集注；錫駒加之條貫，故曰直解。其所解視志聰更為簡當明瞭。間附與門弟子問難辯論，是以引申增益志聰所未盡。志聰於素問、靈樞、傷寒、金匱並有注，高世栻因之作素靈、金匱諸直解，獨闕傷寒。蓋以錫駒已有是作也。錫駒持論謂傳經乃傷寒之大關鍵，傳經不明，雖熟讀是書無益，故於太陽之首反覆言之。又謂仲景文義高古，往往意在字句之外，若不紬繹思維，無由得其意趣。又謂書雖論傷寒，而藏府經絡、榮衛血氣、陰陽水火寒熱虛實之理靡不畢備。古人云：能醫傷寒，即能醫雜病，信非誣也。皆確切不磨之論。案清代治傷寒論者約分數派：從方有執之說，專攻王叔和之竄亂，幾無一是者，喻昌尚論篇、程應旄後條辨是也。但斥叔和序例，虛衷分別是非者，張志聰集注及是書是也。不用叔和原編，以病分篇，條析方法者，柯琴來蘇集、尤怡貫珠集之類是也。諸書中除後條辨原非醇詣，餘皆非苟作。當乾隆前，喻氏之名最顯，四庫於傷寒專收尚論篇，於金匱專取徐彬注，亦喻氏之學，而二張、柯、尤諸書皆不見錄，不免遺珠之憾，所亟當表章者也。

聿修堂讀書記一卷 鈔本

日本丹波元簡撰。元簡字廉夫，號櫟窗，丹波氏世傳醫學，元簡著述尤夥，彙刻聿修堂叢書中。是書未收入，乃校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所記也。所據凡三本：一元刊本，一鈔本，一明江濟川刊本。又以他書互校異同，以千金、外臺為最多，餘如素問、靈樞、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本草經、甲乙經、脈經、肘後方、鬼遺方、醫心方、聖惠方、醫說、婦人良方、幼幼新書諸醫籍。兼及爾雅、說文、玉篇、類篇、一切經音義、字箋、毛詩、儀禮、禮記、後漢書、晉書、隋書、宋史、山海經、文選注、六典、玉海、晁氏讀書志、青巖叢錄、紫桃軒雜綴、四庫總目提要，茲資考證，以為注解。引用書凡四十種。校注總共不下千三百條，徵引之博，用力之勤，有功於巢氏書匪淺。卷末有子元胤跋云：此冊於醫學中與衆醫官校書所劄記，中間未免虎帝，渉庭風葉，俟他日再勘云。蓋當日亦合衆力所成也。業經籍訪古志補遺所載諸病源候論，尚有南宋槧本，懷仙閣、酌源堂各藏殘帙，互補合為完璧，見醫籍考中。而此記未經引及，諒是宋本後出。又云：楓山秘府舊鈔本，係三四百年外書，行款與宋本同，文字間異，惜未校過。以上二本皆足補此記之所未備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醫家心法一卷　醫林指月本

清高鼓峯撰。鼓峯以字行，鄞縣人。明季諸生，入清隱於醫。是書首列診法十二則，及其常用二十五方，以五行分配。而五行各有所兼，各配五方，合成此數。次列傷寒及雜病治法，間附治驗。醫案。鼓峯醫派承浙東張介賓景岳、趙獻可養葵之後，時出己見，亦有奇效，而持論不本經法。錢塘胡珏評論是書，於其診法諸條，多有不合軒岐正義者，逐條為之辨正。王琦謂其二十五方，某方治某藏之辨證，核其五行生化之理，不盡相符。近於刻舟求劍。世傳鼓峯任俠好事，曾游杭，見舁棺者血瀝地，曰是未死，啓棺與藥而甦。又自述語溪呂氏婦產後驚悸，診脈而知其幼時有齒病大驚之事。當時人驚其奇，醫名甚盛。是書亦頗風行，而說多偏執，瑕瑜不掩，久之多非議者。蓋鼓峯天資絕人，師心自用，不得謂醫中高手。而其書未足奉為準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醫徵三十七卷附客窗偶談一卷 康熙刊本

清沈明宗撰。明宗字目南，嘉興人。是書凡五種：曰金匱要略編注二十四卷，曰傷寒六經纂注八卷，曰溫熱病論二卷，曰虛勞內傷二卷，曰女科附翼一卷，又附客窗偶談一卷。其凡例略謂：金匱傷寒原為一書，金匱首章原賅傷寒雜病通部之序例，而第一卷乃通部察病治法之綱領，故立望聞問切表裏陰陽寒熱虛實標本汗吐下和溫之法，悉已闡明，而王叔和復添蛇足於傷寒，更作序例，頻舉汗吐下諸條，今一概刪去。惟以仲景原論合梓，惟溫熱之證並內傷虛損，原無全論湯法，故撰述四卷，附末。其論金匱，謂仲景原文夾於傷寒論中，後人未窺其微，以致分出編次，失序。今以次章冠首為序例，次以天時地理脈證湯法，俾有條不紊。其論傷寒，謂王叔和先以痙暍雜病諸篇冠首，湮沒主病，更雜己見而為敘例，讀者如入晦途。喻嘉言尚論篇超越眾人，而尚有未分晰之處，今編六經篇



目，步嘉言之舊，惟以正治汗吐下列前，誤治變端列後云云。案是書大旨出於喻氏為多，而於方法發揮切實，不涉矯激，詆毀前人之習。其溫熱病論，謂六氣時令感冒之溫熱之病，非止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一端，於四時感冒及客氣加臨非時感冒，各著論辨正。其虛勞內傷論，謂諸病已經載於金匱，惟七情內傷未經悉具，各按臟府經絡推論病源，二者各分證候，選集古今諸方為治法，意在以外感內傷合參其理，為全體之用。女科別為一編，用以附翼全匱。其書綱紀分明，說歸簡要，無偏徇駁雜之弊。所附客窗偶談，皆答客問，其論醫學必明人身臟府，應乎天時地理、五運六氣，論情志虛勞之病，以清心為主，論四十九難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諸篇，皆探源靈素，自有心得。門人李蕙跋載明宗所著書，尚有天元樞法、傷寒解潔、坤儀髓要、治證神機等書，今已無傳。是書康熙癸酉刊於揚州。光緒嘉興府志僅

載其傷寒論注一種。蓋流傳之本已稀見也。



外科證治全生集不分卷 瓶花書屋刊本

清王維德撰。維德字洪緒，號林屋山人，吳縣人，居洞庭山。曾祖字若谷，精瘍醫。維德傳其學，著是書，藏於家為秘本。至子琢如通籍後，始刊行於世。有乾隆庚申年自序。原分前後集，是本乃道光乙巳鮑氏所刊，不分卷，以論證治法、醫方、雜證治、製藥、醫案分為六類。謝元淮序稱與原刻先後次序有異，頭緒較為了然。業外科書素鮮善本，世所通行外科正宗一



書，列證較詳，方多泛而不切，又喜用刀鍼及三品一條槍諸酷毒之藥，增病者之痛苦。吳江徐大椿批評其書，糾之甚嚴。清代治外科者，徐氏最有名，而未有自著專書。維德宗旨與之相同，戒用刀鍼，慎用補托，其精言曰：以消為貴，以托為畏。尤致辨癰疽二證之異同，分為一陽一陰，治法迥別。製陽和湯、陽和解凝膏以治陰證，醒消丸、蘇麝膏以治陽證，備前人所未及。選方治藥，悉由治驗心得。自云傳業三世，親歷四十餘年，癰疽原

無死證、首在辨別陰陽、乃不致枉死論皆平實、於
近代外科中、最為簡明純粹之書、是本編校審
當、亦最稱善本、後來屢經傳刻皆從之



痘疹傳心錄十九卷 六醴齋叢書本

明朱惠明撰惠明字濟川吳人卷首有萬歷
甲午乙未潘季馴朱鳳翔沈子木三序稱
其治痘獨有心得、籍甚吳中、是書第一卷論
陰陽五行痘見部位、第二卷論諸證候、第三卷
論看法治法、第四卷列諸圖、第五卷論發熱、第
六卷論報點、第七卷論起脹、第八卷論養漿、第
九卷論收靨、第十卷論靨後餘證、第十一卷論
痘後禁忌及痘後雜證、第十二卷論婦人痘疹、
第十三卷專論疹、第十四卷論藥性、第十五卷古
今信效諸方、第十六卷論行醫利弊、第十七卷
十八卷附慈幼心法、論調護小兒及小兒雜病、末
卷朱純嘏採痂種痘各法則程永培所增附、
非原書所有也、案痘證為小兒生死關頭、視
他病尤重要、顧經始發明、宋錢乙繼述之、明
以後乃多專科之書、王肯堂云、平生聚麻痘
書百數十家、率人所寶祕、千金不傳者、然
多猥陋不足採擇、蓋諸名醫或僅發明原

理少陳治效，庸醫專業此科者，又限於學識，多株守而鮮會通，即肯堂之幼科準繩，於此門特詳，博採諸家之說，而未有折衷，殆由執非專門，所言難盡親切，欲求善本，未易覯也。是書自初病以迄善後，循次論其診治之法，隨證臚列治驗，不棄不雜，具徵心得，俾覽者貫徹始終，熟諳利弊，自非猥陋者所可同日而語。後附採痂種痘法，朱純嘏康熙中官太醫二十餘年，以種痘名，其法久已普傳，減除痘疹之害，為功不淺。近時西法種痘無庸採痂，尤為簡易無弊，又在舊法之上矣。



慎柔五書五卷　六醴齋叢書本

明釋慎柔撰。慎柔胡姓，武進人，本儒家子，為僧，名住想，以字行，究覽宗乘，兼通儒書，見石震為作小傳。以病瘵求治於涇縣查了吾，獲痊，因從學醫，又問業於太平周慎齋。會熊魚山為吳江令，妻久病七年，慎柔為治愈，醫名益揚，常往來吳會間。是書分五章，曰師訓第一，醫勞歷例第二，虛損第三，癆瘵第四，醫案第五，多述其師查氏周氏之言，其淵源實出於薛氏立齋，而不為所囿，凡損證瘵證，皆由於虛，變證百出，泛言培補非當也。慎柔因病學醫，體會親切，所列方證賅括，又能參以治法，乃時醫之鍾鍾者。是書清初刊於石震，後經程永培刊入叢書，治虛勞者頗多取資。光緒中，建德周學海有評注本，稱其書格律謹嚴，頗有精語，又謂觀其醫案，藥力太薄，不足以治大病，講方法者必有傷寒金匱之矩矱，兼千金外臺之魄力，乃能任艱鉅，適變

而不竭其論不爲無見然可與立乃可與權當於謹嚴中求變化正不必專以高談古調方爲吐棄凡庸也



## 韓氏醫通二卷 六醴齋叢書本

明韓懋撰懋字天爵號飛霞子籍貫未詳父號石隱兄號雪崗宏治正德間並官邊方武職知醫懋幼而多病承家學讀醫亦有心得是書乃醫話小品所論診治六法井井有條脈訣諸則參合古今諸家之說別擇而從亦具徵體驗多論雜病好用血肉有情之品如霞天膏鹿峻丸異類有情丸小刀圭之類皆是也末章四曰同類勿藥口呵掌擦按拿人壞須以人補乃養生家言謂本內經形不足者溫之以氣之說所載諸方每取巧思後來亦間有採用之者醫術自有大經大法理貫天人當求諸本原若此類者偶憑治驗藉廣異聞未嘗不可啟瀹新知爲涉獵方書者所喜閱以言醫學則管窺蠡測終難免方隅之囿矣

本草備要醫方集解不分卷瓶花書屋重刊本

清汪昂撰、昂字訒庵、休甯人、是二書簡要易明、為便俗而作、於本草初收四百種、重訂又增六十種、大旨本於李時珍綱目、兼採諸家之說、補李氏所未備、間亦自加案語、尤注意於藥品畏惡兼施制防互用之說、於所採前人舊注、畧有考訂、醫方一編、相輔而行、分補養發表涌吐攻裏表裏和解理氣理血祛風祛寒清暑利溼潤燥瀉火除痰消導收濇殺蟲明目癰瘍經產、凡二十一門、末附救急及勿藥二門、諸門方分正附、正方三百有奇、附方之數過之、大致出於王肯堂證治準繩、而增採者亦不少、其持論謂古人治療用意深遠、有上病下取下病上取者、有陰病治陽陽病治陰者、又有隔二隔三之治者、宜得古人立方之本意、又謂古人立方、分兩多而藥味寡、譬如勁兵專走一路、則足以破壘擒王、後世無前人之識、分兩減而藥味多、譬猶廣設圍攻、以庶幾於一遇、然品類太繁、攻治必雜、能無宜於此而不宜於彼乎、故於藥味過多者不錄、數皆為通論、是書雖未能深探精奧自成家數、而條理秩然、疏證明晰、使俗而不傷雅、世最通行、但庸醫取其易解、奉為鑽貿之糧枕中之秘、而不復研求古籍以期深造、為通人所鄙薄、然名醫如徐大椿陳念祖輩、降格為鄉曲淺學說法、亦未嘗不節取及之也、

誠書十六卷 舊鈔本

清談金章撰。金章字心掞，號黄浮，嘉興人。家世業醫，凡二十一世，祖與父皆名動一時。金章承家學，（生當明季清初）亦稱名手，所與游皆通人碩士。著述淹雅，是書專明兒科，取保赤誠求之義，以名其書。卷一通論，卷二五運六氣，卷三原脈，卷四藥理，卷五論臟，卷六頭部諸證，卷七目耳鼻齒諸證，卷八驚風，卷九吐瀉，卷十五積癥瘕痞癖腫脹黄疸，卷十一疳痙，卷十二發熱、傷食、語遲、失聲、行遲，卷十三傷寒，卷十四痰喘，卷十五出胎諸毒、癰疽疔瘡，卷十六痢、夜啼、中風蠱痓，列證賅備。其總論諸篇皆有本原，諸證治法辨別明晰，所集古今諸方詳而不蕪，在兒科中為罕覯之書。是本出於乾隆閒嘉興沈仲梅傳鈔，同治中歸同邑（郡）唐翰題，補入朱一是序文，翰題跋稱其搜古審證，足為小兒科圭臬，惜世罕



傳本，欲議校勘付刊而未果。後為海豐吳重憙所藏，前人未見著錄。光緒嘉興府志亦未載，是書恐將成孤本矣。

醫經正本書一卷 十萬卷樓叢書本

宋程迥撰。迥字可久，寧陵人。見宋史儒林傳。有古易考、古占法，四庫全書已著錄。迥著述甚富，朱子稱其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是書見陳氏直齋書錄解題，而流傳甚稀。清陸心源得影鈔宋本，重刊入叢書。其撰書本旨，專論傷寒諸病無傳染，以救薄俗骨肉相棄之敝。凡十四篇，首二篇言唐宋兩代醫政，視史載加詳。次論傷寒溫病熱病無傳染之理。次論五運六氣感傷總名曰時氣，亦無傳染。次論四時不正之氣，謂之天行，即無傳染。次論醫書。次辨本草千金方權量度。次辨弦脈屬陰。次辨傷寒兩感不治。次辨發汗宜對證，不論早晚。次辨方士者書乃采俚俗，不合醫經。次記仲景事實。終載與許進之論醫書，亦專辨傳染。其於醫術頗深孳究，非無本之言。案天行時氣，往往一家一方同患一病，由於人感異氣而病，有輕重之殊，且有或感或不感之分，則由人人之氣體強弱不同。迥謂所感之異氣，盡由於天，固屬持之有故。第人之病氣薰蒸，何嘗不足以增天氣之厲。就事實論之，則傳染勢難言其必無。然因避傳染，遂致家人骨肉棄病者而不顧，大傷倫紀，故不恤過甚其辭，以矯正薄俗，其用意至厚。近世尤重衛生，防疫之法益嚴，檢驗隔別，因而致病人之加重者有之。且醫院不能徧容，貧寒之家艱於設備，但知畏避，轉為治療障礙，流弊滋多，則是書之提撕警覺，誠不可不引以為鑑，而圖有以善處。名儒著述，藹然仁者之言，有關於人心風俗，不第以闡明醫學為可貴也。迥，隆興元年進士，官上饒令，嘗為德興丞。是書卷首結銜，文林郎知隆興府進賢縣事，可補史傳他書所載歷官之未備云。

女科二卷產後編二卷　海山仙館叢書本

清傅山撰。山字青主，一字公佗，陽曲人，明諸生。康熙己未以博學鴻詞徵，至京辭以病，未與試，特授內閣中書，放歸。世重其高節，餘事精於醫，多心得，治療奇效。惟女科一書傳於世，當時傳鈔甚夥，畧有異同。南海伍氏據道光中祁爾誠本刊入叢書。案是書大旨，因俗醫拘於成法，不能探求氣血本原，故每證闢常解而標新義。祁氏序稱其談證不落古人窠臼，制方不失古人準繩，是為得之。蓋權衡求是，非出於立



異於奇也。至其各方，雖皆自定新名，實亦脫胎古人。用藥多取純和，不以峻烈為治。產後諸證，正編原已載入，復專為一編者，殆以產後諸證關係生命為尤重，故更詳言之耳。光緒中，元和陸懋修有重定本，文字繁簡，編次先後，無關宏旨，惟於產後篇所列類傷寒以陽明府胃家實一證屬之三陰一條，糾正其誤，謂由後人羼入。又謂產後治法另為一編之意，專為闢癸錢氏生化湯而設，因易其名曰生化編，似近武斷。今仍以傅氏原本著錄，以存盧山真面，而陸氏重訂本歸入世補齋醫書，聽其互見，以各成一家之言。山高節逸才，顧炎武稱其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原不以方技為重。是書辨證詳明，疑難處書然理解，想見得心應手，純出天機之妙。世傳其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素喜看花，置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爲與善者誘致之。病者呻吟，其側言羈旅無力延醫，即為治劑，無不應手而愈。高人軼事，亦足為醫林佳話云。

洄溪醫案一卷慎疾芻言一卷 徐氏醫書八種本

清徐大椿撰。大椿原名大業，字靈胎，號洄溪，吳江人。有神農本草經百種録、蘭臺軌範、傷寒類方、醫學源流論，四庫已著録。難經經釋、醫貫砭，亦見存目。醫案、芻言二書，其時猶未刊行，故未採及。醫案共列五十五證，每證間有兼收數案者，中多疑難，半出他醫誤治。一經診辨，斡旋補救，其效如神。殤證尤屬專門，所列近二十案。諸案每有傳播一時，見於他人紀載，終不及自記之確。其闡明理法，皆足資隅反，啟悟無窮。芻言分補劑、用藥、中風、欬嗽、吐血、中暑、痢疾、陰症、老人、婦人、小兒、外科、治法、製劑、煎藥、服藥、延醫、秘方、詭誕、宗傳，凡十九篇。精理名言，出以淺顯，於俗醫之失，亦多糾正，為醫家言之，兼為病家言之，雖篇帙無多，實非讀破萬卷者不能道也。大椿於清代醫家，號為泰斗，天才績學，尤長於文事，其著述皆貫串古今，博考約言，於聚訟紛紜之際，斬斷葛藤，直標真諦，而論說明暢，能達其委曲，淺人皆可了然共喻。是二書言之尤為親切，一則使臨證者有所抉擇，不致淆惑，以善其運用之法；一則使治醫者有所指歸，不致茫昧，以杜其歧誤之途。其有功於醫術者甚鉅，允當奉為南鍼也。醫案間附王士雄按語，亦頗審當，可資印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醫醇賸義四卷醫方論四卷 同治家刻本

清費伯雄撰。伯雄字晉卿，武進人。貢生。咸豐同治間以醫名大江之南，就醫者麕集。凡數十年。所居孟河遂成繁盛之區。初撰醫醇二十四卷。分六義。曰脈。曰證。曰治。曰理。曰法。曰意。甫刋成而遭寇亂。板燬於火。稾亦無存。晚年追念醫醇中語。別錄之。故題曰賸義。分證成篇。先論病證。隨載自製方。後附成方。意在先了然於治法。然後以古方一一參看。印證古人而不拘成法。亦不離成法。乃為能自得師。以傷寒一門頭



緒紛繁。非數千百言所能盡。集隘故不復登。所編專載雜病。其論醫大旨。謂古之良醫。曰和曰緩。眩異標新。用違其度。欲求近效。反速危亡。不和不緩故也。故其治療。志厲神奇於平淡。無一偏論之說。在清季醫林中宗旨最正。其醫方論。則因世行醫方集解一書漫無別擇。故於各方逐加評論。乃欲為初學示範圍。不外醇之一字為宗旨。其自序曰。標一醇字。非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之謂。若僅如是。是淺陋而已矣。庸劣而已矣。吾之所謂醇者。在義理之的當。而不在藥味之新奇。如仲景三承氣湯頗為猛峻。而能救人於存亡危急之時。其峻也正其醇也。持論至為平允。伯雄持脈最精。臨診戒病者毋先言。以脈象定其應有之證。遂事詢其然否。乃定方。一診之後預決愈期。故老傳述遺聞軼事甚多。而未有醫案流傳。僅以是書行世。子孫世其業。門下傳衍多有名於時。咸稱為孟河派云。

隨山宇方鈔一卷 荔牆叢刻本

清汪曰楨撰曰楨字謝城號荔牆烏程人官會稽校官博學多通喜談醫術所輯荔牆叢刻多載醫家小品別擇不苟於王世雄溫熱經緯一書校訂精審其識語足以補正王氏之說者頗多是書所載凡一百五十方自識云諸方或平時試效或他處流傳隨得隨鈔故雜編無次其卷首題曰甲編蓋意在廣搜博採以備考覽先就所得錄之以待續增耳其中多屬普通之丸散膏丹於製法加減皆詳細備載間有單方秘製亦經收入其採錄頗見審慎案此類方書取便應用既未有發明亦無編定義例原非盡出於專門撰述歷代史志所載類此者連篇累牘不勝僂指流傳於後百之一二若蘇沈良方等書四庫亦間登著錄因其古籍僅存乃足珍異至於近時之作固未可與之同例是書雖出通人有方無論但資通俗之涉獵不足言醫學之準繩也



劉涓子鬼遺方五卷 讀畫齋叢書本

宋龔慶宣撰慶宣崇文總目作宋人自序作於永元元年實已入齊代別本亦作齊人序稱劉涓子晉末於丹陽郊外得異人遺一卷癰疽方并藥一臼時從宋武北征有被瘡者以藥塗之即愈用方為治千無一失涓子姊適龔氏慶宣與涓子孫道慶鄰居因得其書為定次第云云是書歷代著錄流傳有緒而書名卷數互有出入隋志劉涓子鬼遺方十卷療癰經一卷均慶宣所撰唐志作劉涓子男方十卷（按男字為鬼字形近之譌）直齋書錄解題有劉涓子神仙遺論十卷東蜀刺史李頔錄注云唐志劉涓子男方十卷未知即此書否卷或一板或止數行名為十卷實不多也宋志同解題而李頔作李頓錢曾讀書敏求記有劉涓子鬼遺方五卷又有劉涓子癰疽神仙遺論一卷均屬宋鈔分為兩種其鬼遺方一種後歸吳黃丕烈猶未與神仙遺論相合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有宋刊鬼遺方五卷本亦未有所附光緒中歸安陸心源得舊鈔本鬼遺方五卷附神仙遺論一卷有周錫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跋二則、疑其或祖錢本而謂宋刊非一、不得執彼議此、案古籍傳久、時有異同、綜考諸說、鬼遺方與神仙遺論卷數相同、頗似一書而異名通稱、解題因所見僅一本、故未遽斷定、卷數本零星出於後人歸併、宋刊宋鈔皆已作五卷、隋志鬼遺方下、原別有療癰經一卷、後來所附神仙遺論者、是否即其原本、亦未可知、讀畫齋叢書所刊、未附載此論、其所祖出於何本亦未有跋識、今臚舉諸本之異同如是、書中方治致詳、固瘍科傷科最古之籍也



傷寒九十論一卷　琳瑯秘室叢書本

宋許叔微撰、叔微有傷寒百證歌傷寒發微論諸書、已著錄、是書見昭文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謂諸家書目俱未著錄、惟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於叔微傷寒歌百篇下注云、又有治法八十一篇、未見、金吾疑即此書、以篇數不符、未能確指、或當時先有八十一篇、後復增為九十篇、抑陳氏原稱未經目覩、出於傳聞之小誤、亦未可知、咸豐中、仁和胡珽據張氏傳鈔本刊入叢書、附校譌三十則、於舛誤處糾正詳審、稱為善本、案叔微醫學精深、百證歌發微論二書於仲景傷寒論闡明精蘊、是書乃其自述醫案、多屬疑難之證、悉以仲景之法論定之、預決其可治及不可治、其脈證與仲景說相合者、用其正法、有不盡合者、參用仲景他法以變通之、要以會通仲景諸說、并援素難之精義為折衷、又謂脈訣等書、其法與仲景不盡同、傷寒脈當以仲景為準、法藥品之功用異同、亦擇要發明、其持論與百證歌發微論多可互證、蓋貫串仲景全書而神明其用者也、近世治傷寒論者說

出多歧空言易生門户撰之實用轉覺茫然是書一一出於實驗義法明而功效著其足以啟人之領悟堅人之信從視註解家其功十倍雖卷帙無多實醫家之寶筏也



傷寒論本義二十卷金匱要略本義二十二卷雍正刊本

清魏荔彤撰荔彤字念庭號淡庵柏鄉人大學士裔介子歷官江南江常鎮崇道嗜古勤著述經傳百家皆有心得所注傷寒論首卷列序例辨脈平脈次為太陽三卷陽明三卷少陽一卷合病併病壞病總論一卷分論三卷痰病一卷此目尤為添設過經不解一卷太陰一卷少陰二卷厥陰一卷若差後勞復陰陽易一卷霍亂一卷末為辨發汗吐下可不可一卷於近代注家間採方有執喻昌程應旄諸說而不取其詆斥王叔和過甚之語大旨隨文闡繹義取謹嚴金匱要略依原次二十二篇各為一卷雜病方以下不載分節悉仍舊本其注主就仲景原文玩索探討不可蔓紛間有別標附論不入正注故兩書並名曰本義自方喻之後注仲景書者皆欲自出手眼得固有之失亦不少後來長樂陳念祖論及荔彤之書謂其與方中行喻嘉言程郊倩程扶生柯韻伯等皆有學問有識見之人而皆蹈改經之弊竊謂其間亦分輕重荔彤雖不免有徇方喻之處尚見去其泰甚其論傷寒序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於王叔和非一筆抹摋語尚持平似較方喻富從末減重念祖兩書淺注主於涵泳原文以暢經旨是書解釋用意亦正與之相近在當時治仲景學者不得不推為一家也



沈氏尊生書七十二卷 湖北書局重刊本

清沈金鰲撰金鰲字芊綠號再平無錫人乾隆某科舉人初習儒書兼習醫家言中年為醫彈心纂述身後其弟子奇豐額官江蘇布政使為刊遺書七種曰脈象總類一卷曰諸脈主病詩一卷曰雜病源流犀燭三十卷曰傷寒論綱目十八卷曰婦科玉尺六卷曰幼科釋謎六卷曰要藥分劑十卷共七十二卷其論脈以浮沉遲數滑濇六字為大綱以為統類而所主之病又分詠之其論雜病分臟腑奇經八脈六淫



內傷外感面部身形六門為大綱每門自著總論而採古人論說及諸方分別於後其論傷寒六經以仲景原書為綱王叔和各家以下之說為目大體以柯氏琴傷寒論證為據其論婦科分九門別崩漏於經血外自立一門是其獨見其論幼科分二十四門而缺痘證謂痘屬專科非所素習弗敢言也其論藥劑從徐三才說分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溼十種為類所收四百餘品尋常日用之品不取險僻主治直書前人語或附己說於後其幼科自叙云曾醫傳自孫

慶曾、孫與前輩葉天士同出一門、可見其淵源所自、於清代醫家諸書涉獵亦多、各門中多有所因仍徵引雖繁、未必盡合體要、而採摭之功頗勤、無所偏倚習醫者便於蒐討、故其書亦流行於時云



## 松厓醫徑二卷 明刊本

明程玠撰、玠字文玉、號松厓、歙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據其族孫櫝序、稱玠通九流、醫卜之學、著有八門遁甲及是書、是書分前後二集、各一卷、前集首論傷寒諸證、謂雜病治法皆當準之、以為繩度、次以藏府分六經、每經列為圖、各以脈之浮中沈分三候、浮沈之中又分遲數平、以定虛實冷熱、所見之證候及應用之方名分列於下、每經各首列引經藥數種、餘藥分虛實冷熱分隸之、圖後別列合用之一百六十五方、



蓋以圖為綱、以方為目、後集分雜病四十四門、各有總論、所載湯方以秘傳者列於首、次及常用諸方、其所謂秘傳者、亦就常用者加減之而已、案其所載、皆醫家常識、變體為圖、取其便於檢閱指掌了然、名曰醫徑、蓋謂為醫者開一捷徑也、玠仕履事實未得其詳、序云同時邱濬稱為異人、其書雖卑無高論、而平實無偏、意原為學醫入門之資、固不必以名醫著述苛繩之爾、

傷寒補亡論二十卷 道光刊本

宋郭雍撰。雍字子和，號白雲，洛陽人。乾道中，被薦，徵召不出，賜號沖晦居士。宋史入隱逸傳。雍承父忠孝家學，深於易，著有郭氏傳家易，已收入四庫。雍理學名家，兼通醫理。自序云：仲兄子言曾與名醫常器之康醇道游，深得仲景之學。雍聞其緒論，亦篤好仲景書。於宋代諸醫，尤推龐安時、朱肱二人。是書論辨問答，合一千五百餘條，分七十餘門，凡二十卷。後附方藥五卷。宋時刊本至元燬於兵火，其第十六卷已佚。明萬歷中刻存十九卷，有誠意伯劉世延序。清道光中，長洲徐錦家舊藏鈔本，復為校刊，共得六十四門，一千四百餘條，視原序所稱少百條左右，即在所缺第十六卷中。而方藥五卷傳寫久失。徐氏謂其論列諸方，傷寒論之外，亦多見於千金、活人諸書，不復補入，恐轉失真也。案是書首卷列傷寒名例十問，敘論五問，治法大要九問，脈法、刺法六問，仲景元化五問。諸篇辨別古說，各有闡發。其論傷寒有五一條，謂其為病熱則一也，而有五名者，因四時之變氣而言也，最得綱要。故其論傷寒、溫疫，論溫病，論風溫、溫毒，論傷寒相似證諸篇，尤為清晰。清代醫家之辨別寒溫，多取其意義。名曰補亡者，其論集岐黃以至近代諸書，以資印證，闡仲景所已言，并及仲景所未言，著書之旨，蓋在於此。在宋代諸醫中，固足以驂靳龐朱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傷寒金鏡録一卷　醫林指月本

元杜清碧撰清碧名本以字行至正中官學士初敖氏（元人，名不傳）有辨舌十二法清碧又增二十四法定為三十六圖并方治列左明薛己潤色刊行故編薛氏醫書者亦收入之清錢塘王琦復刊入醫林指月中案仲景傷寒論原有取證於舌者數條是書推廣其義以為脈候之輔驗證更為顯著有裨於醫術甚鉅其後申斗垣觀舌心法推廣至一百三十七圖張登傷寒舌鑑加之刪汰定為一百二十圖號為詳備然王琦論其太為分析恐有毫釐千里之差不及是書繁簡得中足以賅括其說不為無見清碧自序謂舌本者心之竅心屬火水火勝剋亢則害承廼制變生諸象治法因之發明最精錢塘盧復推為識傷寒之捷徑又謂傷寒惟視舌識病則風暑溼恐亦有定法當俟後之作者後來葉桂論溫熱薛雪論溼熱皆以驗舌為主其體察精詳足與是書相輔而行張氏舌鑑別附妊娠傷寒舌圖推之諸病無不可以隅反又案薛氏醫案附他人著述凡數種與東垣十書同例其中卓然可傳者皆當別為著録如是書及錢乙小兒直訣等可類推也

醫學真傳一卷醫林指月本

清高世栻撰世栻字士宗錢塘人與同里張志聰講學侶山堂同研岐黃仲景之學志聰之註素問靈樞傷寒金匱皆預參訂本草崇原一書則志聰創稿而實由世栻成之其自撰者惟傳素問直解及是書是書乃教授及門之言而諸門人所纂述者也其名曰真傳因時醫淺陋但習一切方書不知溯本尋源無由窺見經論精要故首明五運六氣六淫外感七情內傷藏府經絡水火陰陽簡括素靈要義以探其原理次論諸證皆抉其受病之由指其誤治之弊以求正法之準甘苦自知乃不致膚泛不切其用藥辨藥二篇即本於本草崇源之說剖析言之於籠統泛用及偽藥誤人之失抉發尤多卷末自述早年習醫不得要領誤人自誤後與張志聰參究傷寒金匱神農本經及素靈諸書始窺門徑謂醫理如剝蕉心剝至無可剝方為至理洵屬名言是書雖卷帙無多實為體用兼備中國醫籍汗牛充棟學者苦無傳授淵源非陋即偏至於不振必賴明哲先導端其根本攄其規模然後窮究源流深窺堂奧庶幾貫通新舊體用益宏侶山堂講學遺風蓋令人神往也

千金方衍義三十卷 席氏刊本

清張璐撰。璐著有張氏醫通、傷寒緒論、纘論、本經逢原、診宗三昧諸書，四庫并列入存目。是書初未與諸書合編，後席氏別刊單行，故四庫未經載及。孫思邈千金方包羅宏富，自來醫家未有箋釋之本。璐於諸方，每藥詳其功用，疏通貫串，發明製方之義，致力甚勤。後來葉桂撰許叔微本事方釋義，即倣其義例也。璐當年績學醫派，與薛己、張介賓相近，當時頗負盛名，其著述皆以平實為宗，不尚矜奇立異，四庫於清代醫家諸書懸格甚



嚴，大抵重在自出手眼，方見收採。提要於璐之諸書未盡加以貶辭，而概歸屏棄。其長子登所撰傷寒舌鑑，次子倬所撰傷寒兼證析義，片長碎義，反登著錄，似輕重不無倒置。案是書在璐諸著述中，未為上駟，然平正通達，不失實事求是之意。千金方古法甚多，得其發明，俾學者就以研求博奧，有稗於醫術非鮮。拾此遺珠，藉於四庫去取之間，稍申廣義，非輕翻前人之成案也。

濟衆新編八卷 朝鮮刊本

朝鮮康命吉奉教撰。命吉為朝鮮太醫，卷首署曰內局首醫，後跋結銜曰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前有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李秉模序文。是書分六十九門，婦人、小兒之外，別增老人一門。每門列脈法、治法，採用諸方，隨證分列，各標所見之書。末卷為藥性歌。卷首列引用書，為靈樞經、醫學正傳、丹溪心法、萬病回春、壽世保元、本草綱目、醫學入門、百代醫宗、痘疹心法、保嬰撮要、痘疹彙編、赤水玄珠、醫方集略、景岳全書、濟



陰綱目、得效方、張氏經驗方、趙氏經驗方、黃氏經驗方、醫林撮要、東醫寶鑑，凡二十一種。命吉自跋云奉教以我朝醫書惟許浚寶鑑，雖稱詳悉，然文或繁冗，語或重疊，證或闕漏，而應用之方亦多有不錄者，命取諸方芟其煩而取其要，別作一方書以進。蓋其書仍以寶鑑為藍本，刪繁就簡，增補者不甚多，而編次整齊，明晰，文亦雅馴。案朝鮮醫學，一承中國舊法，其所据諸書，多明清以來通行坊肆之本，於古籍及近代名著未見博採，故少特起名家。是書出於官修，刊印皆精，有潘祖蔭藏書

記朱印或為當時朝貢使臣書帖之品序跋紀年己未向奉中國正朔而未詳年號錢塘丁氏八千卷樓書目載有藏本他藏書家目録皆未見也



纂圖方論脈訣集成四卷 元刊本

不著撰人無序跋末卷後有牌子至正己丑廬陵竹坪書堂刊行案脈訣一書舊題王叔和作出於偽託與叔和脈經實多抵牾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其鄙淺之言然最行於世久有定評是書雜採通真子潔古雲岐子希范池大明成無己杜光庭諸家之說以為之注方藥亦在其中名曰纂圖實無一圖元代坊估刻書輒加纂圖集成等標目當時俗尚如是是書不題撰人且無序跋顯是坊肆率爾之作四庫存目有明張世賢圖注脈訣提要謂其原書偽作根本既謬因脈附方病之變現無方限以某脈某方亦非圓通之論云云是書正復與之相類其刊本字體板式及紙墨則確是元代舊物卷首有安樂堂明善堂兩印記蓋屢入藏家秘笈長沙葉德輝書林清話謂元代坊行本於醫書帖括經義淺陋之書傳刻最多如此之類為嗜古者所收而不為讀書者所重在著録當嚴為之鑒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匱翼八卷　嘉慶刊本

清尤怡撰。怡有傷寒論貫珠集、金匱心典等書，已著錄。是書乃自輯雜病證治，分門編錄，各門有總論，融會諸家之說，參以心得，挈其大綱。其於繁重諸證，詳分治法，如中風門則有卒中八法，諸濕門則分散濕、滲濕、上下分消三法，痰飲門則分攻逐、消導、和、補、溫、清、潤七法，失血門則分風熱、鬱熱、暑毒、蓄熱、氣逆、勞傷、陽虛、傷胃八法，膈噎門則分痰膈、血膈、氣膈、蟲膈四法，虛勞門則分營衛不足、肺勞、心勞、脾勞、肝勞、風勞、熱勞、乾血勞、傳尸勞九法，發熱門則分勞倦、火鬱、血虛、陽浮、痰積、瘀血、骨蒸、食積、酒毒八法，瘧疾門則分風瘧、溫瘧、濕瘧、痺瘧、牡瘧、痰瘧、食瘧、虛瘧、瘴瘧九法，諸痢門則分寒下、疏解、溫通、溫補、收澀五法，皆列為子目，所載諸方，自金匱以外，博採古今名醫之方，精選慎取，分隸條下，俾讀者隨證求方，不致籠統施治，昧於適從。怡所著諸書，及身皆已刊行，惟是書祇有家存寫本。嘉慶中，長洲徐錦始校刊行世。案醫籍中分類鉅編，往往但求蒐集繁博，古論雖詳，而無所折衷，難免蕪泛之弊。近代惟徐大椿蘭臺軌範一書，論證悉遵古訓，選方不涉淺陋，最稱典要。怡深於醫術，洞澈本源，學識與大椿相頡頏。大椿篤於信古，多所採唐以前書，怡則兼採宋金以後諸名家，而悉由心得，不存門戶，繁簡適中，不蕪不漏，洵足羽翼金匱，名實允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傷寒六經定法一卷 翠琅玕館叢書本

清舒詔撰。詔字馳遠，進賢人。是書首列六經見證，各有正治之法。又擇同是一證見於此經與見於彼經，而治法迥異者，分別論之。大旨以病有陰陽之辨，且有純陰純陽與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之辨，更有陰多陽少、陽多陰少之辨，其錯雜在厥陰一經為最甚。醫者不察，開口動手便誤。於厥逆、譫語、煩躁、昏睡、咽痛、打呃、頭痛、泄瀉、嘔吐、畜飲諸證辨之尤詳，每引喻昌之說，且語人曰：習醫不得喻氏之傳，雖皓首窮經，終歸無用。可見其淵源之所自出矣。附傷寒問答，與門人等所論醫案，其所案皆少陰病，一闢世醫用人參生津之誤，次用附子、炮薑，驅陰以回陽，陽回而津回。一見病者誤服芩、連，疏陽損劑，斷其不治。摠論二案，謂昏睡在陽明為熱盛神昏，法當清熱；在少陰為陰寒盛而陽不開，法當驅陰。正陽陽明直視者，腎水垂絶之徵，法當驅陽。少陰直視者，不患水竭，而患陽虛不能蒸騰津液，法當回陽。蓋以申明兩經同證異法之說。是書雖卷帙無多，於六經之法分疏合勘，以求其通；理解文義，明辨以晰，亦可為讀傷寒論者啓其扃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痧脹玉衡四卷 康熙刊本

清郭志邃撰。志邃字右陶，嘉興人。是書專論痧證。上卷首痧脹發蒙論，次玉衡要語，及脈法，中卷、下卷諸證次法，各附醫案，終列備用方，後卷增前卷未備諸證，條痧證古無其名，實即霍亂之較重者。宋時醫說始有用蠶紙治痧之法，至明清之際，其病漸盛，自南而北，故又有滿洲病及番痧之稱。東南地居卑溼，尤易感此病。志邃以古無專書，推原極變，參以治驗，著為斯編。同播說以青筋為痧證之據，治法輕則提刮，重則刺，必出紫血淨盡，副以藥劑。辨脈識方，諸證名目，顛繁。又有類證兼證之分，以及病後禁忌，闕繫一一臚列，頗徵詳備。海甯王士雄著霍亂論，於是書治法要義多見採取，而謂其方藥間有未盡合者。兼引江瑩、張璐、王子接諸家之說以



為行證。又引長洲龍青霏脈學聯珠有云：痧脹之發，多屬奇經，奇經為十二經之支流。五臟清氣不升，六腑濁氣不降，譬如五湖四瀆，漫溢泛濫，盡入江河。清濁已混，水盛土崩，沙泥渾擾，流蕩不清，并喻壅塞。痧脹者，沙漲也。總由十二經清濁不分，溢入奇經，邪氣滯於經絡，絡與臟腑無涉，不當徒以藥味攻臟腑，先以提刮及刺法，使經絡疏通，然後用藥，始能應手。其說最為透闢，尤足為是書發明精義也。凡痧證流行，貧寒勞苦之人尤易致病，無力延醫服藥者，往賴刮刺，亦能起死回生。是書所活溉，其功匪淺。不得因其文辭樸質，不盡附會古義，而輕視之也。

溫病條辨六卷 嘉慶刊本

清吳瑭撰。瑭字鞠通，儀徵人。是書以溫病治法與傷寒不同，傷寒原分六經，溫病當分三焦。前列原病篇，採取內經言溫諸條為提綱。次以上中下三焦各為一篇，臚列證治，以免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再次雜說及病後調治，以盡餘義。末卷附婦人產後及小兒諸病。案難經傷寒有五，風溫暑溼原賅括在



內。仲景書雖未明言分別，其理無所不包。宋以後醫家頗有疑義，故郭雍傷寒補亡論，於溫熱暑溼論之獨詳，其他諸家亦每論及之。三焦分治，劉完素已發其端。吳有性溫疫論，於治法始有專書。喻昌尚論後篇，專論溫證，仍以六經立說，多所迴護。葉桂於治溫病號為專長，標明首先犯肺，逆傳心包一語，即從有性論瘟疫自口鼻入之說，墨守古義者猶

議其不應經法。瑭是書開章明義曰：凡病溫者始於上焦，在手太陰，實以葉氏之說為主。治法方藥亦從葉氏者為多。其凡例有曰：傷寒論六經由表入裏，由淺及深，本論論三焦由上及下，亦自淺入深，與傷寒論為對待文字，條理甚晰。時醫多從其說，究其異同，則傷寒溫病所異，僅在受病之初，至傷寒化熱入陽明後，溫病入中焦後，傳變證治仍



同一理，亦終不能外先哲之範圍。如是書旨以救正粗工濫用表散攻下之失，瑭自言粗立規模，所詳者前人之未備，蓋以前人可據之法自在。若專守一書而不深求素靈遺蘊，長沙大法，終不得盡醫之能事爾。

潛齋醫書五種二十六卷 刊本

清王士雄撰。士雄字孟英，一字夢隱，海甯人，生長杭州。道咸之際，以醫術遊吳越間，名甚著。當時吳醫葉桂一派盛行，士雄頗用其說。桂罕傳書，士雄則殫心著述，和有自刊及友人代刊者凡十種。後有重所訂，輯其精要五種，曰溫熱經緯五卷、霍亂論四卷、飲食譜七卷、醫案二卷、醫案續編八卷，共二十六卷。其溫熱經



緯一書，辨傷寒與溫熱之異，溫與疫之異，伏氣與外感之異，輯內經仲景之說為經，葉香巖、陳平伯、薛生白、余師愚四家之說為緯，並係自為之釋。其中凡採近代醫家之說，又數十家，為論溫熱集成之書，烏程汪曰禎稱其生平撰著以此為冑。霍亂論乃晚年重訂，採內經、仲景及歷代諸家之說為總義，分熱證、寒證兩類，以定病情，次及治法、醫案、方藥，亦號詳富。飲食譜廣本草之例，以及飲食諸品，別其性用，古醫家原與方藥並重，此得其義。醫案初名回春錄，同郡周鑅所輯；續編初名仁術志，山左張鴻所輯。士雄辨證精細，或譏其用藥偏於寒涼。同時陽湖張曜孫亦有醫名，承其父琦之學，主於扶陽抑陰。曜孫以事至上海，或為士雄所著書就正，士雄謝不往，而曜孫之子適以病暑服溫劑不起，曜孫未幾遽殁。書中記其事，



江浙畢經鬱蒸，病熱多而病寒少，殆亦地氣使然也。葉氏醫派徧於大江南北，其中著書傳誦者，以儀徵吳瑭及士雄為最著，而士雄研古特勤云。

醫門棒喝初編四卷二編傷寒本旨九卷 道光刊本

清章楠撰。楠字虛谷，會稽人。初編彙論金元以後諸醫家之書，各有流弊，分別糾正，間有自附治驗，以爲之證。二編爲自著傷寒論本旨，其分篇目依方有執之說，删去王叔和敘例，辨脈平脈亦不列專篇，而採其附於本論者，列於各病證條下，其間採諸家之說，自爲之釋。於溫熱暑溼論之尤詳，葉桂之論溫病，薛雪之論溼熱，全篇附入其末第八卷。爲脈證合參，乃摘錄辨脈平脈之文，加之注釋。第九卷爲仲景原方，全採王子接注，間有自加案語。楠論諸家之弊，謂劉完素六氣皆從火化之說，原有至理，而概論用涼藥則誤。朱震亨云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張介賓云陽常不足，陰常有餘。兩家各發明一節經義，而非全經之理。李東垣云相火元氣之賊，張介賓云相火元氣之本，一言其變，一言其常，各有其理，未可相非。吳有性戴天章於瘟疫有發明，而未將溫病與瘟疫分清；鄭志遜論痧證，但詳形狀，不究六氣病源，皆能貽害；吳瑭通於溫病，雖多發明，未盡分晰，尤怡溼將黃芩白虎列於太陽傷寒正法內，未免混淆，其說具見於條例，固多可取，而諸篇論說，動至數千言，泛論陰陽，求詳反晦，亦是一累。其傷寒本旨內，於溫病下全錄葉薛氏之書，自加注釋。元和陸懋修識之，謂天士之溫，本非仲景之溫，虛谷之溫又非天士之溫，蓋楠未融貫衆說，以歸於壹是也。楠議張介賓多引易說論醫，而其諸論內，有醫本於易論，又論易理太極五行，發揮諸篇，正蹈介賓之轍。案清中葉以前，浙東諸醫多源於張氏，楠自序服膺葉氏最切，謂讀其醫案，乃窺醫理之奧，而見諸家之瑕疵，而不可掩，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右所著曰棒喝者，謂取解黏去縛之意。是其於論醫宗旨，先後實有變遷。故統全書觀之，亦非純於葉派。視王士雄等專奉一書崇為依歸者，殆有閒耳。



華氏中藏經三卷 平津館叢書本

漢華佗撰。佗事蹟見後漢書、三國志。是書著錄於鄭樵通志藝文畧、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並作一卷。宋史藝文志作黃氏中藏經，黃乃華之誤。其注云，應靈洞主探微真人撰者，乃鄧處中之號，因處中作序，遂誤以為撰書之人。明吳勉學刊入醫統正脈，作八卷。清孫星衍見元趙孟頫手寫本，卷上自第十篇起，至第二十九篇，為一卷。卷下自萬應圓起至末，為一卷。又見周氏所藏元人寫本，亦稱趙書，具上中下三卷，而缺第四十八、第四十九兩篇。星衍以今兩合為足本，一卷凡四十九篇，分為上下二卷，藥方六十道，列為下卷，定為三卷，於嘉慶戊辰年刊入叢書。同時又有嘉慶庚申年周錫瓚刊本，作二卷，後有宋樓鑰跋、錫瓚跋。畧云，是書一刊於宋之閩中，為倉司本；一為樓攻媿鑰所校本。今得舊鈔本，前後多缺，無序跋目錄，避宋高孝兩朝諱，疑即攻媿校本。因取新安吳氏刻本補其缺，并從攻媿集中錄跋附後，始得為完書。又云，書凡十卷，疑十為一之譌。後附方六十道，因

為上下二卷。日本澀江全善等《經籍訪古志補遺》二本並載，謂周本二卷，而孫氏云周氏所藏具上中下三卷，語似牴牾。然檢孫上下文意，不過言全帙具存，蓋周所藏實一卷，憑臆分二卷者，原為失之。其說允當。按《隋書·經籍志》所載閱於華氏之書，有《華佗方》十卷，注吳普撰。梁有《華佗內事》五卷，又《華佗觀形察色并三部脈經》一卷，又《華佗枕中灸刺經》一卷，自唐以後，皆無專本傳世。孫氏謂《觀形察色并三部脈



經》即是書中卷論診雜病候已下二篇，其說近是。古書流傳既久，往往篇卷更易。吳勉學所刻諸書，粗疏不加考訂，孫氏謂其脫落舛誤，每篇皆有，而藥名次序分量俱有刪易，此志為校正，自較可據，故以之著錄焉。（吳本藥方分為三卷，不特脫落舛誤，所增藥方亦不少，其地黃散一方注云出《僧文瑩湘江野錄》，又附存方歌，與全書體例不符，蓋後羼亂，顯然可見。）

脈因證治四卷（建德周氏醫學叢書本）

元朱震亨撰。震亨有《格致餘論》、《局方發揮》、《金匱鉤元》諸書，四庫已著錄。是書分七十類，每病先言脈，次言因，次言證，次言治，故即以名其書。乾隆乙未，吳門繆遵義得舊本付梓。光緒中，建德周學海以繆本重刊入叢書。繆原序云：丹溪著作類出門人記載，惟《脈因證治》簡而該，約而盡，蓋其意謂獨是書為震亨所手定也。考震亨傳世諸書，《金



匱鉤元》為門人戴原禮校補，周學海謂原禮乃節錄丹溪醫案中語，故各類證治殊不能全。後來作《丹溪心法》者，即取其語以冠各類之首。今審覈《心法》每類首數條與《鉤元》詳略實不相同，周說未盡可據，而兩書皆不詳病脈，不及是書論脈因、合之證治，為確然有憑。至其治法，每援引劉完素、張元素、李杲之說，擇善而從，亦非固於一家，與所撰《局方發揮》之專闢溫補、戒燥熱者有

異。其生平擅長治鬱、治痰，而未立專類，散見諸證中。治法皆切實，不作籠統之談。繆氏推爲所著諸書之冠，誠爲有見。震亨與劉、張、李並稱四家，雖不盡墨守古法，皆能自出手眼，亦所謂當時之體，江河不廢者。明以後醫家門戶各分，黨同伐異，清代高談復古，金元以下等諸自鄶，平心而論，未免近隘。是書爲震亨最經意之作，且未經後人羼亂，尤可取焉。



丹溪心法五卷 醫統正脈本

元朱震亨撰。震亨有脈因證治，已著錄。是書明成化中，經休寧程充重編，據充序略稱：景泰中，楊楚玉刊於陝右；成化初，王季瓛附方重梓於西蜀。楊之集篇目或有重出，而亦有所遺，附以他論，玉石不分，王因之附添諸方，多失本旨。充取諸書校之，又得丹溪曾孫（一本作元孫）賢家藏本，參校之，刪去繁冗，增所遺闕云云。書中臚列諸病證，分九十五門，首卷爲十二經見證，及總論五篇，末卷九十五門之後，復有論倒倉法，論吐法，及救急諸方，拾遺雜論，秘方五篇，統爲百篇，各篇中間有隨證附載原禮之說，及稱附錄附方者，亦偶附充之案語。附錄中間有叙及丹溪先生云云，其非震亨原文顯而可見。然則楊、王兩人所增，實未盡刪除，特充復以意爲去留耳。案震亨之學爲河間劉完素之再傳，主於瀉火而兼滋陰，大

旨仍宗完素、而有所調劑、明醫家王孟英有則與劉氏同加抨擊、彼此實各執一偏、四庫所錄震亨三書、但取其議論簡切者、以存概略、是書列證備、治法詳、較為完具、雖屢經羼輯、本來面目尚可尋求、未致大為淆亂、其金匱鉤元一書、經門人戴原禮校補、是書有稱戴云者、正與彼同一例、或原編亦出原禮之手、今補為著錄、以備震亨一家之言焉



質疑錄一卷 醫林指月本

明張介賓撰、介賓有類經景岳全書、四庫已著錄、是書未入全書、初有東海呂氏刊單行本傳世甚稀、乾隆中、錢塘王琦復刊入醫林指月叢書、介賓學有本原、在明中葉、醫名最著、而不無偏於溫補、錄凡四十餘條、大抵於劉完素張元素朱震亨諸家持論近偏者辨正最詳、大旨在救其寒涼攻伐之失、三家醫術原各有心得、而流



弊實所不免、介賓為之剖析利害、語皆切實、可取者多、王琦跋稱其所列諸論、有見於全書類經者、亦有與全書類經之說少異、而悔嚮昔立言之未當者、以此疑其為晚年未定之論、又以知其學愈老愈明、求止於至當、惟摘其論傷寒春變溫病夏變熱病一條、持說之非、為千慮一失、案醫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於前人之得失、固不可妄詆、亦不必曲諱、即介賓自著之

書。後來葉桂有景岳發揮，陳念祖有新方八陣砭，尤怡醫學讀書記中、通一子雜論辨，亦有評隲數十條，皆可互證得失。醫術為濟世之具，折衷彼此，但求其是而已。是書瑜多瑕少，在介賓所著諸書中尚稱較為精覈，亦當著錄以補全書之所遺也。



醫學心悟六卷 活字本

清程國彭撰。國彭字鍾齡，自號普明子，歙州人。是書內科五卷，外科一卷。其自跋略云，余自普陀生長天都，業醫三十餘年，著醫學心悟一書行世。康熙壬子歸還普陀修行，逢歲節修寺，寺僧及工人不下數千，多患疔瘡疥癬，施治收功，因著外科十法，後乃兩書合併，凡所（故其中有重複）著述普明子自謂前生為普陀僧也。凡例言，仲景論傷寒而於溫熱溫疫有未暢，河間論溫熱溫疫而於內傷有未備，東垣詳內傷而於陰虛之內傷尚缺，丹溪廣之以補前賢所未及。亦總四家，會通其意，以適其用，蓋猶襲明以來相沿之舊說，以仲景與三家並列，未離俗見。其總論以汗和下消吐清溫補為醫門八法，宗旨在執簡馭繁，論傷寒以表裏寒熱為主治，而分經辨證，約而不漏，雜病皆有辨別，貫串諸家治法，論簡而明，所

列諸方，亦不外醫宗金鑑及陳念祖時方妙用中，皆嘗採及其說。在近代時醫諸書中，猶爲有心得而切實用者。至於託佛家因緣，以自神其了悟，則方技家常態，不必以虛誕苛責之也。

洪氏集驗方五卷 黃氏士禮居重刊宋本

宋洪遵撰。遵字景嚴，鄱陽人，官至資政殿學士，事蹟見宋史遵傳。遵博學多通，是書所集諸方，蓋平生用之有著驗者，雖未及用而傳聞之審者，嘗刻之姑熟，有乾道庚寅自跋。世罕傳本，吳縣黃丕烈得季滄葦舊藏宋本，重刊入叢書。丕烈精於校勘，自謂依宋本之有疑義者，不肯輕改，以示矜慎，說見後序。吳縣石韞玉序稱，宋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士大夫多留心方書，如世傳蘇沈良方、許學士本事方之類，一時風尚使然。案許叔微醫學名家，其本事方一書，自抒心得，乃專家精詣，非是書所可絜論。若蘇沈二家，差堪比擬，蓋臺閣名流，見聞廣博，多識異人異事，時有罕傳之秘方，可資採取，其可重在此。是書諸方下，多附注來歷，間有詳敘本事，如所記化毒排膿內補散，歷治背瘍、腹癰、乳癰諸驗，發背灸法諸

驗。生水蛭啞治癱瘓三效。諸驗。鼈甲丸治氣塊刺痛。及常服散子二方。蜀人史載之以治陳侍御宜人之驗。當歸魚鰾膠散治傷折内外損壓驗。俞山人治蔡元長腳氣急證灸風市兩穴之驗。萬花湯治鼻衄欲絕者。及灸項後髮際兩筋間止衄之驗。順經散治小兒驚傳之驗。金液丹青州圓子治小兒泄瀉慢驚之驗。指搯小兒口中白色如豆者。治臍風撮口之驗。諸條皆可作醫案觀也。



**芷園臆草存案一卷 附易氏醫案一卷** 醫林指月本

明盧復撰。復字不遠。錢塘人。生當萬曆天啟間。精學隱於醫。殫心著述。有金錍釋文。芷園覆餘。芷園日記。藥性題後。本草約言。勸方。御背銅人圖說。晚年撰本草博議。未成。命子之頤續之。之頤用其說。别撰本草乘雅。後佚其半。遂名曰本草乘雅半偈。四庫已著錄。復所著諸書多佚。僅存自述醫案。同縣王琦重刊入醫林指月中。復嘗從憨山蓮池聞谷三大師游。解悟釋理。其論醫亦嘗以參悟入門。是書所載十餘案。多疑難之證。議病議方。洞見本原。得效出人意表。其未顯危證而預決不治者。言亦如響斯應。兹且闡人神悟。附列易大艮醫案。亦僅十餘則。大艮字思蘭。撫州人。復與之交舊。稱其諸案精詳縝密。超乎世法。又稱其治病要法。以開鬱為先務。而補益後焉。其持論。謂天之六淫。合人身之六鬱而成病

其所解自定諸方大要本之古越翔法蓋從此一方悟入良醫必有得力所在也兩家醫術有深契故後以附刊自著之後案醫家存案必學有本原法有心得始足輔古人所未及為後來所取資又必持論確切曲盡發揮乃能闢人心眼擴人智識若庸庸者聯編累牘糟粕徒存則僅堪覆瓿耳此兩家各具手眼神解過人文亦透澈達其所見雖碎金片玉故自可珍也



傷寒辨證四卷 嘉慶重刊本

清陳堯道撰堯道字素中上元人自序書成於康熙戊午至嘉慶丙寅陽信勞樹棠為之重刊有紀昀撰序稱樹棠承父馬新明於醫嘗佐昀參校四庫醫籍因其父嘗得力於是書故命刊之而四庫則未著錄也是書以傷寒與溫病熱病病證懸殊投劑一差死生立判故將二者異治及疑似難辨之證與古人之未及詳辨者一一標出於宋以後諸家所論最服膺王履之溫病熱病說傷寒立法攷及劉完素之變解等方而惜其於三經傳變之寒證未有發明堯道立說多採二家之旨而補其未備他如戴原禮陶華張介賓張璐等之說亦間有援引首卷為總論二三兩卷列諸證末卷載諸方案堯道作書之意偏重於治溫熱而不外於傷寒論之範圍就仲景所已言達其所未言隨證詳辨以

求其是。較之方有執、喻昌、程應旄等專以編次未當歸過於王叔和、或强於仲景書中附會、為尚論後篇者。則是書差為平實而有轇轕。後來楊璿勦襲其說、略有增易、改名傷寒、溫病條辨等、於向秀註莊之盜郭撲、為識者所誚。然璿用其法以治疫全活多人、目之譌名、蓋是書霑溉匪鮮矣。清代以治溫熱著名者。多屬南人、北方醫者著述如是書者。不易多覯也。



達生編二卷　醫林指月本

清亟齋居士撰。亟齋居士未著姓名。據書中驗案所載。比鄰太學藏時濟家人一產三男。康熙四十八年安撫葉公具題一事。則康熙時安徽人也。是書分原生。臨產。宜忌。試痛。驗案。保胎。飲食。小產。產後。方藥共十篇。大旨謂胎產為生生自然之常理。其有難產者。皆由人事之失。以損其天。所云事本易而自難之。事本常而或異之。惟在順承天休。毋以人事擾之。以各遂其生而已。詢屬至言。所論臨產最詳。以忍痛慢臨盆為秘訣。戒輕用催生藥。必不得已亦祇用補血之劑。所言皆曲盡事理。要以戒紛擾為主。所列方藥僅十事。專取和平簡切歷驗之方。新奇峻烈者悉屏不用。且言淺而理充。務使婦女不識字者易於通曉。尤為便俗。案世傳胎產之書。自唐昝殷產寶以後。代有成編。多注重於方藥。若發揮生

理，使產婦心諭其所以然，不待用藥而保安全，縱有難產者，不事紛擾，然可以消弭危險，不得推是書為獨具萬全之法。此久奉為產科圭臬，惟後來續刻繁多，每增列方藥，以備採用，轉致歧出易淆，不如原本之言簡意賅，純粹無弊。王氏醫林指月所刊，猶是原本，未經增刪竄亂，稱為可貴。近時科學發明，產科諸法益臻詳備，而是書合於自然生理之處，亦終不可廢也。



證治要訣十二卷 類方四卷 醫統正脈本

舊題明戴元禮撰。戴氏名，但書多作原禮。四庫所著錄，有推求師意，及校補朱震亨金匱鉤玄二書，原名思恭，以字行，浦江人，受醫學於元朱震亨，明初事太祖為御醫，建文時官太醫院使，事蹟見李濂醫史及明史方技傳。明史仍用思恭原名。是書分十二門，曰諸中，曰諸傷，曰諸氣，曰諸血，曰諸痛，曰諸嗽，曰寒熱，曰大小腑，曰虛損，曰拾遺，曰瘡毒，曰婦人。其



各門中諸證，自以意為分錄，不盡合於古義。目錄後載所引用醫書二十餘種，於宋金元以來諸家，如陳言、朱肱、嚴用和、楊士瀛、許叔微、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亦林等，皆有採入，惟本師朱震亨未列其名，李濂醫史謂其書可隱括震亨之書而為之，殆其然歟。其類方中各方，多注明所出，而亦有不注者，至於張仲景諸方，皆注曰活人書，可見其僅採自朱肱書中耳。是書採集方

論所使應用、撰其書名要訣、義在簡明、俗為門下講授而作、非有極深研幾之義、以視發揮、金匱鉤玄及推求師意之二書、較為次乘。吳勉學收入醫統正脈、用正統本、而陳鎮刊本、陳本原序云、得之靈隱住持永樂寺僧纘西緒者、戴氏原無自撰序例、恭首撰書姓名、乃出後人所題、業金匱鉤玄校補、私沿舊刊本、其名作原禮、推求師意乃嘉靖中汪機所錄、亦作原禮、皆鑿然可據、朱國禎湧幢小品、載其人作元禮、當時口耳相傳、因音同而致譌、而是書亦沿其誤、編刊者之疏率亦可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陰證畧例一卷 陸氏十萬卷樓叢書本

元王好古撰。好古有醫壘元戎、此事難知、湯液本草諸書、四庫已著錄、是書舊罕傳本、惟見於元杜思敬濟生拔萃中、乃節錄之本、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此舊鈔足本、後歸元和惠棟、又歸震澤吳曉鉦、烏程汪曰楨詳為之跋、光緒中、歸安陸心源得之、刊入十萬卷樓叢書、卷末好古自題、謂作陰證論其本有三、一和本在河南時、傳夢臣輩所錄、最簡少、次本寄北京時、頗增三二論、自壬辰至丙申、幾五載、復增隨條併藥、後斷例云云、是本乃其最後定本也、所採伊尹扁鵲、仲景、叔和、許學士、韓祇和、成無己諸說、凡九家、自序畧稱、前人所言陰證已備且詳、後人采擇未精、忽覽讀有闕、故從而次第之、病者得之有內外之異、或不與經符、形候相若、似是而非、眾疑莫辨、又從而比類之、其大旨尤重辨脈、於前人合觀詳辨、時

得古人言外之意。後附海藏治證八條，蓋以為其誤之證也。業吳江徐大椿慎疾芻言中有論陰證一條，極言近日之醫，舉寒熱雜感病勢稍重者，皆指為陰證，力詆其濫用溫補之弊。蓋為趙獻可諸人而發。若好古此書，辨證極細，當用其說，當不致如彼之弊，竊謂仲景書，於三陰證治原已應有盡有，後人不能越其範圍，而用藥大醇，於陰證取效如響斯應，似無待他求，好古之學出於張元素李杲，力矯寒涼，其所採列後人方藥，燥烈，或不免過甚，斯在讀書者善會之耳。



衛生寶鑑二十四卷補遺一卷　惜陰軒叢書本

元羅天益撰。天益字謙甫，真定人，從李杲受醫學，稱高弟，杲臨終取所著書悉付之。見元硯堅所作東垣老人傳。杲之脾胃論蘭室秘藏二書，天益皆為之序。為太醫，曾從王府承應，至瓜忽都地住冬，又從諸邸南征，事蹟散見是書中。書分四類，首曰藥誤永鑑三卷，多列論辨，發明誤治之弊。次曰名方類集十七卷，雜治分十四門。次



曰藥類法象一卷，論藥性用法。次曰醫驗紀述三卷，列醫案治驗，共為二十四卷。附補遺一卷，乃後人所作，因全書於傷寒之法雖紀述一二，而不全錄，特為補之，附於卷末，出於何人，未著其名也。案天益恪守李杲之學，其名方類集，首為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論，食傷脾胃論，飲饑脾胃論諸篇，并詳治驗列於諸門之前，可見其宗旨所在。所採諸方，自製方外，兼及古方，用之經驗者，於同

時醫家秘方亦收錄之間莪明其治驗利害與泛取充數者不同他如辨春服宣藥辨無病服藥及論方成勿約之失主勝客甘則逆諸說皆確有精理至其文辭方雅析理透徹迥與俗醫工筆當時硯堅王渾兩序皆極推重之明永樂中吳郡韓夷重刊有蔣用文胡廣楊榮韓夷諸序跋日本經籍訪古志補遺所著錄乃弘治中劉廷瓚所刊又有萬歷中明德堂重刊本此惜陰軒叢書所刊本乃據永樂韓夷刻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重訂外科正宗十二卷 海寧蔣氏刊本

明陳實功撰清徐大椿評許楣重訂實功崇川人事蹟未詳大椿所著諸書多經著錄楣字辛木海寧人博物能文兼明醫學實功原書世所通行原傳海外日本亦有刊本作四卷其分併先後亦符者大椿為清代醫學鉅子兼精內外科人以外科請業者每令先閱是書以其列證頗備方藥亦詳惟病其所纂諸法雜具施用未能盡當因為逐條批明得失俾定去取楣與兄璉得批本重為編次附以己說皆就徐說以推闡之時同州蔣光焴刊行近時醫家奉為圭臬葉天椿識餘云外科必須傳授成家者另有奇方秘藥或各有專長之技非若內科多讀古書可以對證用藥竊謂歷來成法成方在乎人之別擇運用內科亦未嘗不然而外科尤甚者盡瘍醫重在

秘藥及手術，亦有所授受，而未必為專通內科之人，尤難得通工文事之人。即有自輯方書，大抵僅傳其糟粕。故外科書之可取者尤罕，實則書方法未嘗不備，一經大椿之剖別是非，窮究利害，闡參補義，示以指南，盡化巧腐為神奇，全出於運用之妙，至於戒輕用刀鍼毒藥，免病人之痛苦，尤為萬全。大椿之治外證，僅於自定洄谿學案中載入數事，世以未窺全豹為憾，而於是書評語中，得其心得，無秘勿宣。語溉醫林，可資法鑑，即以為徐氏一家之言，亦無不可也。



理虛元鑑二卷 葛氏嘯園叢書本

明綺石撰。綺石以字行，姓名籍貫未詳，門人趙何宗田序，稱其受于東廣，會世變之亟，遯棄韓闐，而潛心於醫，是書之成，實其發明者居多。知綺石當為明季人也。乾隆中，慈谿柯懷祖始為刊行，懷祖為清初名醫琴之孫。光緒中，元和陸懋修別有重訂改編之本，同時錢塘葛元煦仍以原本刊入叢書。上卷論病，下卷方藥。諸論多精嚴，大旨謂虛有三本，肺脾腎是也。前人善治虛者，李東垣主補脾，朱丹溪主滋陰，薛立齋主補火，各有特見，亦各有流弊，當和而緩和用中，合三部以平調。主脾主腎，前人頗有發明，而清金保肺一著，尚未有透達其精微者。故其書於論肺獨詳。又謂治虛有二統，陽虛者統於脾，陰虛者統於肺。前人專補腎水者，不如補肺以滋其源；專補命火者，不如補脾以建其中。故用東垣丹溪之

法而不泥東垣丹溪，至於立齋之說，則尤慎也。案虛損之病，號為難治，不培其中，則終無結果，調補不得其宜，則更生支節，無益而反有損。庸醫誤人者無限。是書辨證精審，治法分明，流弊較少。近時西法益明，肺病最為慎重，綺石似已有所悟，及斂能詳前人之所略。陸氏改訂，於治法無所異，惟於編次較縱簡明。今仍以原本著錄，而改本則附於陸氏諸書中，互見以存其真焉。



廣瘟疫論四卷 乾隆家刻本

清戴天章撰。天章字麐郊，號北山，上元人，諸生，績學精醫，活人甚眾，不受酬謝。子瀚，雍正癸卯一甲二名進士，翰林院編修，贈如其官。天章於醫學論著凡十餘種，是書本吳有性瘟疫論而作，自序略謂，吳氏書精貫串古今，融以心得，為時賢精通而能用其法者不多，蓋未得辨證之法耳，故就其書或注釋，或增訂，或刪改，辨瘟疫之異於傷寒者，尤慎於見證之始，亦其最精審者。辨氣、辨色、辨舌、辨神、辨脈五條，及論兼寒、兼風、兼暑、兼瘧、兼痢與夾雜各證之法，於諸見證分表裏兩大綱，條理清晰，使臨證者不致茫無着手。其啓發後人，視吳氏書尤為了澈。書成，稟藏於家，歙縣鄭某得其書，改題瘟疫明辨，冒已名刊行於揚州。乾隆壬寅，天章孫祖啓始出存存書屋原稿刊

之。至光緒中，元和陸懋修推重其書，頗辨溫熱與傷寒病及治異，朗若列眉，實足爲度世金鍼。而混溫瘟二字爲一，猶沿吳氏之誤。吳氏書名瘟疫，而不自知其所論但爲溫疫。戴氏專論溫熱，而不自知其不可名瘟疫。因爲重加訂正，改題曰溫熱論，稱爲治溫熱之正法眼藏。列入世補齋醫書中。今仍以家刻原書著錄，以存其本來面目。天章所著，尚有傷寒雜病諸書及咳嗽論注、瘧論注，見於祖啓跋中。已久佚不傳。



胎產心法三卷 刊本

清閻純璽撰。純璽字誠齋，直隸宣化人。雍正中，官廣西左江道。是書以胎前、臨產、產後分上中下三卷。所集方論，以多爲貴。舊傳良方善法，多具其中。而不經之說，未能淘汰。如產前之受胎試驗法、試男女胎法、臨產之胎殺方位、游神方位、安產藏衣方向，及諸等禁忌，皆俗說相沿，迂遠不切。普通丸散，及催生峻烈之品，一概濫收。甚至男子種子方，連篇累牘，殊覺無當。自來產科專書，每出互相沿襲，間有採及名醫方論，宗東垣者則偏於補，效丹溪者則偏於涼。非於醫理深通，難得有條不紊，故出於名醫之手者，其言必簡而扼要，若以薈萃衆說爲詳備，及致泛雜無紀，無以得其指歸。是書正蹈其弊，僅可涉獵以備採，不足爲臨證之依據。中醫產科少專精之人，惟亟齋居士之達生編，體驗親切。

皆閱歷有得之言、是書亦頗流行於時、以較達生編之簡當無弊、蓋不可同日語也、



傷寒撮要四卷 刊本

清王夢祖撰、夢祖字竹坪、蒲城人、大學士鼎之祖、自序稱潛心醫學五十年、自上古以逮近今、研究諸儒、參互考訂、舉仲景為宗、歷代名家以次採擇而編輯之、第一卷為總論、以下就各見證分別列、而不以六經分證、末附溫疫暑痙諸病、則甚略、僅舉大綱、蓋意以多詳於各證之下也、無雜皆以欽定醫宗金鑑之說列首、而臚列諸家方論於後、所引用書目凡百種、要取材不可謂不博、然皆緊而不斷、雖義取於慎、不涉偏重、而寒溫補瀉紛然雜陳、轉令人目眩、猝難得所折衷、蓋用力雖勤、而學無家法者也、夫醫家專主宗旨、易生門戶、致啟爭辯、亦有偏執之弊、兼收並取、當有指歸、若徒彙集眾說、不加別白、究竟何所適從、終非切用之書、似於撮要之名未能相副、兹就其序

例觀之亦僅序醫術沿革及方藥輕重異同之細故未見有所心得淺識者徒見其採集論說之繁以爲詳備又裒於山家世居德之重推許過情廣經翻刻表章似皆非知醫者耳



類證活人書二十一卷附一卷 明吳勉學刊本

宋朱肱撰肱字翼中一作亦中吳興人元祐三年進士書錄解題稱其官朝奉郎直秘閣據書中進書表謝表及重校自跋初以奉議郎致仕因進書晉朝奉郎提點洞霄宮湖州府志引北山酒經詩序云起爲醫學博士坐書東坡詩貶達州以宮祠還居西湖上而自來醫家多稱爲奉議蓋據其進書時初官也是書前人著錄卷數不同晁氏讀書志作二十卷陳氏解題作十八卷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並與晁同武英殿聚珍本書錄解題於是書目下注文獻通考作二十卷蓋疑其有誤也歸安陸心源皕宋樓書目有宋刊宋印本實十八卷肱於政和八年重校自跋略謂原書證與方爲兩卷倉猝難檢京師成都湖南兩浙五處印行錯誤頗多遂取繕本重爲參詳改一百餘處及并證方爲一卷云云

據此則十八卷乃其重校定本，而二十卷者乃其初本，故與進書表中之數相符。明以後諸重刻，多據二十卷本，證方仍分卷（惟婦人小兒兩門證方合一，乃續增），而亦附入政和八年之跋，惟將跋內并證與方為一卷一語刪去，蓋因與書中牴牾耳。後人不見此語，而十八卷本又罕流傳，不知重校與初本之異，心源雖有其書，未經互勘，亦疑不能明其故，今特為析之。是書初名傷寒百問，後有增加，張蔵序之（解題引蔵誤藏），改名南陽活人書，吳勉學刊本加類證二字，所據乃明徐鎔重校本，徐本原二十卷，此本又析第二十卷後半小兒瘡疹為第二十一卷，已非肱原書之舊。附卷釋音辨誤、藥性諸篇，乃徐氏所作。又於其外增李子健傷寒十勸，尤與肱書無關。肱書在宋代膾炙一時，楊士瀛、劉完素、王好古等並稱其能發明仲景，然亦有未合仲景意者，迨成無己注本盛行，醫家多宗之，是書遂不甚為世所重，傳本亦稀。徐鎔合數殘本為之校錄，萬曆中別有關中朱復校刊本二十卷，據跋云與徐氏同為訂正，而與吳本又有異同（吳氏醫統正脈序為萬曆辛丑，徐氏跋為壬辰，在吳前，朱氏跋為丙辰，在吳後）。其書屢經竄亂，幸十八卷宋刊本猶在人間，當據以正諸本之歧舛，始可見其真相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雞峯普濟方三十卷 汪氏藝芸書舍重刊殘宋本

舊傳宋張銳撰。銳字子剛，居鄭州，官成州團練使。政和中，蔡京孫婦有娠，及期而病，邀治之，一服而愈。紹興中，流落入蜀。見夷堅志、直齋書錄解題。有雞峯備急方一卷，太醫局教授張銳撰，紹興三年為序，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並載之，乃是書之末卷。全書罕傳，收藏各家皆未著錄。道光中，長洲汪士鐘得宋刊殘本，卷首有項子京天籟閣印章。缺卷二、卷三、卷六、卷八凡四卷，目缺前九頁，廿一、廿二、廿三諸卷中皆有缺葉，即以原本重刊，前後無序跋，每卷大題下有馮翊貫讓重校定七字，而撰書人名未見。歸安陸心源詳為攷跋，謂是書乃孫兆所作，列五證以明之。兆自稱思邈後人，為太醫令用和之子，官殿中丞，嘉祐中與孫奇、高保衡等同校正醫書，父子皆為名醫。書錄解題有孫氏家傳秘寶方三卷，孫用和集，晁氏讀書志作孫兆秘寶方十卷，通志略有孫兆傷寒方二卷。心源摘本書方論中屢引兆之治效，或稱兆，或稱孫兆，不下十餘條，皆為兆所自述之據。又摘建安林回甫秘校熙甯中歲在庚戌，為熙甯三年。與予同客龍門一條，謂張銳紹興中尚在，未必七十年前已為人治病。又謂書中引劉子儀柳子厚皆稱字，惟孫思邈稱真人，是其後人之語。又謂寶雞陳倉山一名雞峯山，兆雖里貫未詳，思邈之後，當是陝人，故以所居為號。銳乃鄭州人，與雞峯風馬牛不相及云云。今加細審，熙甯年代非紹興差遠，斯為近理。銳之籍貫，封邱有明文，夷堅志但言其居鄭州而已，晚更入蜀。且兆之居寶雞亦未有確證。至兆自述之語，醫家採摭羣書，因襲舊文，往往有之。其稱孫兆者，則顯非自述之語氣。遽以斷為孫兆所作，其五證似非盡確鑿。古籍殘缺，仍當存疑。其書薈萃之博，久湮復傳，雖非完璧，亦稱珍帙也。

**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八卷** 歸安陸氏十萬卷樓叢書本

宋朱端章輯。端章，福建長樂人，為縣中知江西康軍，甚有政績，載江西通志。是書見宋史藝文志及明文淵閣書目。近代藏書家，常熟錢氏讀書敏求記、吳縣黃氏士禮居藏書題跋、昭文瞿氏鐵琴銅劍樓目，並有宋刊本。嘉定錢氏竹汀日記亦載之。歸安陸心源得影宋鈔本，刊入叢書。卷末有端章自跋云，以所藏諸家產科經驗方編成八卷，刻版南康郡齋。其書中所採者，孫思邈千金方、王燾外臺秘要、宋徽宗聖濟總錄、李師聖產育保慶論、郭稽中附方、張世臣累用經效方、劉寶經驗方、虞流備產濟用方、許叔微本事方、陸子正胎產經驗方，末附初生小兒保育之法，所採千金、外臺及葛氏肘後方、巢氏源候論、聖惠論、張渙論、錢乙直訣、萬全方、集驗方、嬰童寶鑑、秘要指迷、子母秘錄諸書，其中多今所罕傳，且有自來未經著錄之書。蓋端章居官為良吏，於醫原非專業，而是書博採精收，多從經驗，足稱善本。傳至今日，其所引之書或已湮佚，賴此以存，彌為可貴。心源序稱家人遇難產及將產而患瘧，醫家束手，檢是書中方法得效，因傳刻以濟世，尤其明驗也。宋史藝文志載端章所著，此書之外，別有衛生家寶方六卷、衛生家寶湯兒方二卷。日本經籍訪古志載有影宋鈔殘本衛生家寶小兒方二卷，未識尚有流傳否，附記以待徵訪。

傷寒瑣言一卷傷寒家的秘本一卷傷寒家秘殺車槌法方一卷傷寒一提金一卷傷寒證脈藥截江網一卷傷寒明理續論二卷 明正統刊本

明陶華撰。華字尚文，號節庵，餘杭人。凡鄉人罹奇疾，他醫不能治者，華輒能愈之。嘗至杭治傷寒，一服即愈，名動一時。見杭州府志。華於傷寒自稱為專門之學，晚年著此六種，以教其子。明理續論最先成，第就見證重衍仲景方法，為初學之導。瑣言多論辨，主



傷寒論非全書之說，於宋以後醫家無所未賅，而稱劉完素，其用方藥，兼採古今家的秘本，諸論多同瑣言，而詳略互見，其分證則補瑣言所未具。殺車槌者，以秘驗方三十七方為三十七槌法，并有煎藥製藥解藥諸法，自稱不傳之妙。一提金者，用藥及診脈皆取捷法。截江網者，亦以簡括為提綱之義。諸種語意多複，蓋就閱歷所得，反覆言之，雖不盡為精言奧義，醇疵互見，而就

證治論頗有軌轍可循，其墮於俗，時涉紛拏，乃世醫之常態。至書名詭異，如殺車槌、一提金、截江網之俚俗，為通人所訾議，似無關於醫術之優劣也。吳勉學醫統正脈於明人著述，祇取戴原禮及華兩家，或議其未允。此本猶是正統原刊，勝於吳本。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識，亦收是本，殆以流傳之罕而見珍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今醫統大全一百卷 明刊本

明徐春甫撰。春甫字東皋，自署籍貫新安。據許國序，乃祁門人。嘉靖中，官太醫院。嘗客成國公朱氏邸，書成，朱氏為刊行。是書首內經要旨，次翼醫通考，次內經脈候，次運氣易覽，次經穴發明，次鍼灸直指，第八卷以下，以病證分門，末為本草諸類、養生餘錄。其病證各門，先論病機，次治法，次藥方。所採古今書號稱二百七十餘家。卷首列歷世聖賢名醫姓氏，亦如其數。各家不傳，其中無傳書者過半，舛誤最甚者，以唐慎微集衆等列於三國之蜀。考訂疏陋，何致如此。或出於寫官妄為移易，亦未可知。春甫久居都下，交多貴遊，搜羅採摭，致力甚勤。書盈百卷，未必盡出一手。許國序中舉其言論，謂難經與素問靈樞多相矛盾、脈訣以大小腸屬兩寸下部，藏脈乃越關而上，皆後人所託名。又謂朱彥修誦法南陽、河間、東垣，不知合變，用藥執泥。略見其平生宗旨。案明代醫書著錄四庫者，以周定王橚普濟方最號繁富，專家著述，則王肯堂證治準繩亦逾百卷。是書卷帙之繁，亞於證治準繩。王氏學有本原，故其書博而不雜，醫者奉為圭臬。是書未足與之抗衡。其書稱醫統，與吳勉學所刊醫統正脈名同而義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吳氏彙集醫籍而叢刊，義在標古今醫家之統緒。是書則臚集衆說，自為一書，所云統者，乃取薈萃賅括之義。至大全之稱，則元明人於諸書彙集衆說者，皆襲此名，以誇繁富。於醫家立說，心得為貴。往往小品中不乏名著，而宏編鉅帙，取諸人以為善，苟非有別擇折衷，未易言多多益辯也。

慎齋三書三卷附正陽篇一卷　慎柔五書要語一卷

筆訣一卷　傳鈔四聖醫室本

明周子幹撰　子幹字慎齋　江南太平人　生正德中　好讀書　因病廣搜方書　遂通醫理　就正於薛己　與之問難　學益進　歸主查源溪家十餘年　查氏子弟多從遊　傳其學　三書多出門人所錄　曰口授記錄　曰內傷雜語　曰醫案各一卷　其治病尤長於內傷　其源蓋出於李杲　論證論藥　多心悟　有名理　治效具見醫案中　門人成業者　有查萬合　釋慎柔　萬合字了吾　涇縣人　與源溪同族　學成　以醫游毘陵　吳門　金陵　三十餘年　慎柔胡氏　武進人　萬合介以事子幹　子幹之書多出其詮次　其醫說流傳於毘陵　石瑞章得其書　始刊行於世　而選萬合所撰正陽錄　慎柔所撰五書　各得一卷　以附之　慎柔五書足本已經著錄　此乃節錄之本也　陳嘉璴者　字玉樹　閩人　僑居毘陵　亦明醫　石氏刊此書　經其鑒定　因附其所撰筆訣一卷　嘉璴別有醫案傳心錄　未收入　注曰嗣出　案諸種雖皆小品　然語出心得　較之倚攄陳言　敢盈卷帙者　轉為勝之　其醫派遠承東垣　近祧立齋　子幹見立齋後語人云　立齋真名師　理道甚明　惜其稍泥　余思過半矣　是其自命不苟　效法薛氏而已　治虛損者藉資考印　固有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釐正按摩要術四卷附育嬰要說一卷痧喉正義一卷 述古齋刊本

清張振鋆撰。振鋆原名醴泉，字筱衫，寶應人。光緒中爲校官。傅校方書，以醫名。是書本於明周于蕃推拿秘訣。于蕃湖廣人，書成於萬歷中。版本已佚，僅有傳鈔本。專業者奉爲枕秘，丹徒張言禮得之以貽振鋆。其書專論治小兒，以辨證立法取穴列證爲大綱。振鋆深加研索，推其切要，而編次錯亂，辭鄙不文。因爲之汰繁刪蕪，重加釐訂，又博採古今醫籍以疏證之。其文倍於周氏原書。更題今名。案推拿爲俗稱，古統曰按摩之法。唐制有按摩生，肆習其術，設爲專科，見於新書藝文志。而古籍罕傳。近代習此者類少士流，口耳相傳，苦無善本。醫宗金鑑於正骨心法中附按摩推拿之法，專爲傷科而設，其言偏而不全。此則重於內證。其手法分按摩掐揉推運搓搖八字。



益徵明備。所列經穴各圖，較金鑑倍詳。至於辨證取法，須素有醫家常識，方能運用。書中多所發明，此固與野叟老嫗之鹵莽滅裂者不可同日語。所附育嬰提要說、痧疹正義二種，並輯古今醫家辨論，言簡意賅，亦保嬰者不可不讀之書，在近時醫籍中，切於實用者也。

古今醫統正脈全書二百十三卷 明萬歷刊本

明王肯堂彙輯，吳勉學編刊。肯堂有證治準繩，四庫已著錄。勉學字師古，歙縣人，多刻古籍，不善校讐。是書首有勉學自序，但云詮次成編，不敘原委，總目列肯堂彙輯之名，似肯堂資以藏書，而勉學編刊。若由肯堂手定，當不致如此草草。計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靈樞經十二卷，難經滑壽注二卷，張機傷寒論成無己注十卷，傷寒明理論三卷，續論一卷，金匱要畧三卷，華佗中藏經八卷，皇甫謐黃帝鍼灸甲乙經十二卷，王叔和脈經十卷，朱肱類證活人書二十二卷，劉完素素問元機病式一卷，宣明論方十五卷，素問病機保命集三卷，傷寒醫鑑一卷，傷寒直格方三卷，傷寒標本心法類萃二卷，傷寒心要一卷，常德傷寒心鏡一卷，張從正儒門事親十五卷，崔真人脈訣歌一卷，李杲脾胃論三卷，蘭臺祕藏三卷，內外傷辨惑論三卷，王好古此事難知二卷，湯液本草三卷，醫壘元戎十卷，癍論萃英一卷，王履溯洄集一卷，齊德之外科精義二卷，朱震亨局方發揮一卷，格致餘論一卷，丹溪心法五卷，附錄一卷，脈訣指掌一卷，金匱鉤玄三卷，醫學發明一卷，活法機要一卷，戴原禮證治要訣十二卷，類方四卷，陶華傷寒瑣言一卷，家祕的本一卷，殺車槌法一卷，一提金一卷，截江網一卷，明理續論一卷，凡四十三種，共二百十三卷。其於諸書未盡訪求善本，又編次不整，先後紊亂，一人之書分列夾雜，似出隨刻隨編，校勘粗疏，顯然訛誤，不勝枚舉。後來重編之本，尤為草率，故其書不為世重。其中古籍及精要者，多已收入四庫，近有單行舊刻，亦續有著錄，因其書通行已久，仍存其目焉。

重校正活人書二十卷 明萬曆刊本

宋朱肱原撰，明徐鎔重校正，來復校批。鎔字鎔之，號春沂，應天人。復字陽伯，號星海，三原人。據鎔跋略云：肱書今見全本，得版本四、凑成十一卷，餘九卷係鈔本。其正方四卷，有仲景書雜校，庶無差訛；雜方及婦人、小兒瘡疹五卷，間有三本同者，因附的字於下。歲甲辰西入秦，於來星海陽伯宅覩正德十四年寧夏刻本九卷一冊，而所鈔本及刻本之魯魚亥豕，仍無從對閱，皆仍其舊。與原序言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八字未合也。復跋云：與徐春沂攷纂，又共社友胡念素足器、吳君青甫、淵君玉應圻甫、馭仲臨校正，庶幾無大謬。首列武夷張蔵序，肱後序、復跋，及青詞、進書表、謝表、謝啟吳本無青詞、謝表。又有活人書徵讜一卷，乃採前人著錄評論，為鎔所輯。前十一卷為傷寒問答，卷十二至卷十五為傷寒正方，卷十六至卷十八為雜方，卷十九為婦人並妊婦傷寒方，卷二十為小兒傷寒及小兒瘡疹方。吳勉學刊本後附鎔所撰釋音辨誤藥性諸論。此本以釋音辨誤與後之校批並分列於書眉，惟藥性未載。案吳勉學刊本已著錄，此本可見鎔重校原委。後之校批亦有可採處。全書與吳本時有小異，因其亦係明刊舊本，兼存其目，略具梗概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竹林寺女科秘傳一卷** 咸豐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相傳出於竹林寺僧，秘不示人。有願鈔者，遂傳於世。試用多效，說爲仙授。所載一百十一證，七十二方。其第五十六證、八十二證治法有缺，云鈔時爲寺僧所覺奪去，致未完全。後附小兒治法及急救等方。案其諸方多本前人，間有稍從加減，而仍用原名，亦偶有新異未見他書者。其書草編次，簡明易曉，在鄉僻無醫之處，檢方應用甚便，故頗稱於時，屢有傳刊。此本乃汴梁所刊，有咸豐二年祥符常茂徠序。同時又有杜氏曼陀羅室叢書之本，蓋亦通行一時。究之方由集論，證不論脈。世傳女科兒科如此之類者，不勝枚舉。其中名方經效者，服之無弊；新異之品及偏勝之劑，仍須審慎。大抵可備採用，而不足爲醫家之準繩也。

**食醫心鑑一卷** 東方學會印本

唐昝殷撰。殷有產寶，已著錄。是書見通志藝文略，作三卷。注云：成都醫博士昝殷撰。宋史藝文志作二卷。宋後久佚。日本醫家從高麗醫方類聚中采輯編爲一卷，凡存十四類：曰論中風疾狀食治諸方，淺消茶藥諸方，治諸氣食治諸方，論心腹冷痛食治諸方，論脚氣食治諸方，論十水腫諸方，論七種淋病食治諸方，小便數食治諸方，論五痢赤白腸滑食治諸方，論五種痔病下血食治諸方，論婦人妊娠諸病及產後食治諸方，小兒諸病食治諸方。雖不能復原本之舊，約計已可得全書之半。上虞羅振玉游日本，得此本於東京。卷末有丹波元堅、森約之二人識語，因於東方學會印行。案周官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疾醫凡

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是食飲之和調皆隸醫師之職而治病於五味五穀與五藥並重漢書藝文志有神農黃帝食禁七卷賈公彥周禮醫師疏引其文禁作藥孫星衍謂即本草經未有確證要之食與藥並有關於疾病則自古兼重之無疑也孫思邈千金方有云凡欲治病且以食療不愈然後用藥故古人廣集方書每兼載服食之方鄭樵通志藝文略醫家類中且專列食經子目其分析病證每證彙列諸方則以是書最為詳明唐人舊籍披輯於殘佚之餘存其概略固可珍貴也



錢氏小兒藥證直訣三卷閻氏方一卷附董氏小兒斑疹備急方論一卷 仿宋刊本

宋錢乙撰閻孝忠編集乙字仲陽東平人官太醫院丞孝忠大梁人官宣教郎是書四庫全書館從永樂大典輯有成書武英殿聚珍版所行首錄提要而總目未經收入（館臣校上輯本在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全書告成表上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此書何以不收未聞其故）此大字本清陳世傑所刊有其弟汝楫己亥年序（己亥為康熙五十八年）乃據宋本付梓足證從來論本之歧誤聚珍本書名作直訣孝忠名作季忠乃沿書錄解題之誤得此可校正也所錄論證四十七條此本八十一條醫案二十三條此本同方一百一十有四此本一百二十且其中往往有閻氏方論誤入錢氏者真本既出輯本自廢竊疑館臣校上輯本之後真本忽經發見而聚珍本業已印行當時恐招物議遂將輯本真本一併置之不論以泯形迹而總目終歸

閻如耳。集是書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作三卷。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作八卷。宋元之際，刊傳不止一本。明人熊宗立有類證本，作十卷。薛己有校注本，作四卷。是其所據之本不同，而各有增改，皆非本來面目。惟此本不失舊觀，當為錢氏書最善之本。所附小兒斑疹備急方論、董汲撰。汲有腳氣治法總要、及旅舍備要方，四庫已著錄。皆永樂大典輯出者。提要中兼言及斑疹論，謂與錢氏書相出入。惟以用膩粉硃砂過峻，非小兒所宜。是明明已見其書，而不為著錄，亦不入存目，為可異也。直訣，閻孝忠序有目無文，日本經籍訪古志所記之本亦缺序首頁，據云或有全漏落者，此本正同。訪古志又云：卷端頁面記照宋本重刊，起秀堂梓等字。此本亦無之，其為漏落無疑。是書為小兒專科開山之書，此本所據為最初善本。茲考諸本異同，及四庫原有提要未經纂入總目之概略，特為補行著錄焉。



醫經小學六卷　明正統刊本

明劉純撰。純字宗厚，咸寧人。有玉機微義，四庫已著錄；又有雜病治例、傷寒治例，亦見存目。是書有純洪武二十一年自序，稱父從朱丹溪游，其父名叔淵，見本書楊士奇序；號橘泉，見傷寒治例蕭謙序。純承親訓，於經論頗得指歸，以丹溪之旨輯為是書。分六大綱：本草第一，脈訣第二，經絡第三，病機第四，治法第五，運氣第六。每篇中各以歌訣括之。所錄古人成作，注曰出某書；其有取經意編成者，注曰集某書。間附圖說。卷首為問答二十餘條，發揮論醫要義，其標舉宗旨所在，謂劉、張諸家，於溼熱相火二氣，多以推陳致新瀉火之法治療之；東垣則以飲食勞倦內傷元氣，而用補中益氣之法；而西北之人陽氣易降，東南之人陰氣易升，皆為偏取其法；及以增病，取三家之論，去其短而用其長，宜補其陰與陽齊等，水火自然

升降。是其恪守丹溪之法。淵源甚明。案
丹溪門下極盛。明初東南諸醫多奉其
說。以戴原禮為最著。純雖非人。乃其再
傳。一時朝野推許。亦戴氏之亞。其凡例後
附跋有云。歷代名醫著述之藏有同者。至
有元時。得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
十九卷。楊士奇序有云。比者憲臣有言。請
於邑里建學設教。庶獲免人於夭閼。一時
格於廷議。斯二事皆有關於元明故事。
亦考醫家沿革者所當知也。



明醫雜著六卷 薛氏醫案附刊本

明王綸撰。綸字汝言。號節齋。慈谿人。成
化二十年進士。歷官至都御史。巡撫湖廣。
而氣節。不附劉瑾。為身心經濟之學。兼
精於醫。沿療歷有奇驗。事蹟見慈谿縣
志。是書見千頃堂書目。作八卷。此六卷本
乃薛己所錄。附刊薛氏醫案全書中。四
庫提要僅於薛書附見其名。未加論定。薛
注多附載己之醫案。既與千頃堂書目卷



數不合。文句編次恐不免有異同。綸原有自
序。見慈谿縣志。此本所未載。其自序略言。
發分別諸證草為一書。嘗著論一篇。以見大
意。又嘗欲續丹溪語錄餘論等書。著得
醫論二十餘條。及補陰丸等丸方論。皆未
及成書。參考仕途何暇及焉。或者曰此雖未
成書。然皆切要之論。遂出以鋟梓。名曰明
醫雜著。而周續成全書。以畢余志。云云。案
綸學出於東垣丹溪。用以相濟。無所偏執。

其精蘊略具於醫論、讀醫論中。論於病因，條分言之，最有折衷。徐春甫醫統大全摘其論二陳湯、半夏辛燥，於老痰、痰火非宜；又譏法不可用人參二條，皆可略見其宗旨。蓋於醫事實有心得，非率爾持論、人云亦云者也。別有蔚齋醫論一卷、醫論問答一卷、小兒醫書一卷，見千頃堂書目；本草集要八卷，見天一閣書目，李時珍綱目引用之；又胎產醫案一卷，見慈谿縣志，並曾付刊。附著其名，以待徵訪。是書原本未得，故仍以薛氏附刻之本著錄。四庫總目於薛氏書及東垣十書附刻之書，擇其原書可採者，仍別為專錄，今用其例，非複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外科集驗方二卷 明刊本

明周文采撰。文采，表字、籍貫未詳。卷中署「良醫副臣周文采集」。考明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載古今名醫姓氏事略，稱文采興府良醫，談究方書，治療盡效，興獻王命選經效奇方，編次成書。嘉靖中詔復梓頒行天下，名醫方選要，見四庫存目，是書同時所作。南滿醫院中國醫書目載有別本，有弘治十一年興王序及文采自序，又有純一道人後跋，顧可學進書疏、禮部貴寀等上表，嘉靖二十四年南京禮部翻刻奉行。今此本無前後序跋疏表，板式黑口，字多漫漶，紙墨甚舊，審為弘治初本，而興王及文采兩序未見，或因卷帙渝散損失。書中首為瘡科總論，次分五發癰疽、疔瘡、瘰癧、腸癰、痔瘻、乳癰、肺癰、諸疳瘡、附骨疽、諸瘡、癬疥、臁瘡、便毒，凡十二門，每門有論，下列諸方。其持論平正，選方古今兼收，名方略備，簡要不蕪。

在外科中尚為善本。案明代藩邸往往編
刻方書。明史藝文志列於篇首者凡數種。
周定王所編普濟方一百六十八卷最稱賅備，
傳本甚稀。今輯珍藉是書與賢方選要
因此興獻舊刊，嘉靖中特勅重梓，有關
掌故。史志失載，不免疏漏，亦可知其書之世
之不經見。此本乃興府原刊，則尤為難得也。



類證注釋錢氏小兒方訣十卷 明刊本
明熊宗立撰。注宗立有素問運氣圖括
定局成立，見四庫存目。是書編次與宋刊
三卷本不同。卷一至卷三為論證，別標題目，
凡三十九篇。卷四記所治病。卷五至卷八為
藥方。卷九卷十四外編為閻氏附方。日本經
籍訪古志載是書，首有正統五年宗立序，
此本無之，當是歲久損失。訪古志言是書
與三卷本之異者數事。小兒脈法條不治數



等數字，此本小書，與新書類聚合宋本
大書，將失舊載（等數字大小之得失，孫、吳、閻）。黃承務子病
瀉條後，宋本有睦親宮中十大王一條，此
本不載，新書亦不引，實係重複（蓋此條與前條雖[illegible]
有張一條，同為睦親宅一大王之事，而所論各有發明，似不得竟指為重複）。又言瀉黃散
論石膏條，藿香論，雞舌香條，蟬蛻散
論羊角條，宋本皆漏落，是本尤見長（[illegible]）。
閻孝忠說辨藥味乃後所增，文字異同，與新書類聚所
引合，其可據以訂宋本之誤者亦多，[illegible]

通志宋史載錢氏書皆作八卷是宋時實有兩本宋立所據者是八卷本原可藉以參考三卷本之異同如訪書志必以為勝於三卷本未免一偏之見宋立又有新刊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十二卷運氣圖括郎附刊其後有木記跋署鼇峯熊氏種德堂武林丁氏善本書目載之謂是明成化正統間坊賈四庫提要則云宋立為劉剏之門人好講陰陽醫卜之術是書之增注參入無甚發明取其舊刻稀傳所據出於宋人別本可資考訂故著錄焉



金匱心典三卷 雍正刊本

清尤怡撰怡有傷寒貫珠集等書已著錄是書注釋金匱要畧自臟腑經絡以下終於婦人雜病凡二十二篇其舊本第二十三篇以後以非仲景原書故不錄卷數分上中下仍從宋林億之舊案宋金以來研究仲景之學者專重傷寒論於金匱要畧未有撰述其作注者始於趙良明清之間繼起者不乏人以徐彬論注較為詳明故四庫著錄即用其注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怡撰是書間採諸家之說有舉其姓氏者如徐氏彬李氏瑋西成氏無己趙氏良程氏林喻氏昌魏氏荔彤高氏鼓峰寇氏宗奭婁氏全善凡十餘人以上諸家先後以注中所引為次其中為釋金匱專書者惟徐氏論注程氏直解魏氏本義數種而已然怡作注宗旨在深求仲景本意不以繁博為貴其自序云顏曰心典者以吾心求古人

之心、而得其典要云爾。又云、向來注家有兩弊、或泛騖遠引而失之浮、或尋行數墨而失之隘、皆悉以為戒。徐大椿為作序、稱其窮微極本、十易寒暑而後成、深致推挹。怡貫珠集因傷寒書經靡亂、創分正變諸法、明經權之義、以息衆紛、可謂擴之彌廣。是書因金匱言簡意深、推論病機本原、使淵奧之旨悉歸明顯、可謂約之彌精。二者各擅其勝、而是書尤為大醇。以較徐氏論注繁簡不同、同為金匱善本也。



醫故二卷 大鶴山房遺書本

清鄭文焯撰。文焯字叔問、號小坡、漢軍旗人、自稱為康成之裔、故署北海郡望。光緒乙亥舉人、官內閣中書、不求仕進、久客吳中、博學多通、究心藝術、晚亦以醫濟人。是書分上下二篇、上篇十三則、論古醫經下及漢晉諸書、終唐世而止、謂醫之類書備於唐、而門戶分於宋、唐人務博、述古而不名家、宋後乃務攻擊、醫無定術、徒滋口實。雜有名篇、亦所不取。下篇十六則、雜論藥劑炮炙脈案禁術祝由按摩注藥鍼灸湯熨房中諸法、及緯書五藏形氣、漢隋唐宋明史志醫家部目、古逸經方、淮南萬畢術、本草藥品部目、而以雜記終焉。文人談醫、雖非專門之學、而於學術源流、古籍沿革、貫串史子、陳迹可徵、蒐輯碎金、藉存古逸、於醫學頗為有裨。考據之學、至乾嘉而盛、孫星衍、俞正燮諸人、囊括九流、壇宇闊闢、是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襲其遺派後起易功精密審可補前人清代名醫惟徐大椿尤怡優於文學留意古書徐氏蘭臺軌範不取宋以後之書尤氏讀書記亦多明古意義是書論醫以唐為限截斷衆流即取徐氏之義而古義亦可補尤氏所未備在通人為餘事而為醫林中徵掌故備考索亦不可少之書也



學醫隨筆一卷 學海類編本

舊題宋魏了翁撰了翁有九經要義等書已見四庫著錄是書僅錄內經語二十條無所發明原不足為著述附錄歷代醫師之名自皇古以迄於宋一百九十人謬誤甚多其尤謬者淮南子列於東漢孟昶唐慎微等列於蜀漢貞白先生陶弘景分為兩人全元起列為唐人於人名脫字誤字不勝枚舉斷非出於了翁且列金代為於皇宋之前亦非宋人著述之體金代所收十人如張從正張元素等雖皆醫名顯著行輩較後於了翁從正之書金興定中為太醫元素金末楊威始為刊行且畫域南北睽隔論時論地皆非了翁所及見其為偽託無疑明徐春甫所撰醫統大全卷首列歷世聖賢名醫姓氏一卷凡在宋以前者與此大同小異其謬誤處亦相沿未盡改正是明時流俗相傳有此一目未知出於何人所作徐氏因之增附事略錄此書者

亦為灑附。了翁本非醫學專家，隨筆記録既非成書，附録尤為不經。學海類編一書，原顛蕪雜，不能別擇，特存其目，以著僞記之迹焉。





脉藥聯珠四卷 古方考四卷 翠琅玕館叢書本

清龍柏撰。柏字佩芳，號青霏子，長洲人。嘉慶中，以醫游閩，著為是書。其持論謂治病拘守古方，不必有效，創新法，以脉統藥，取二十八脉中浮沈遲數提綱為四大部，每部分子目，以脉領證，各以應用之藥列其下，編為四言歌訣；又取前人成方，亦以脉之浮沈遲數分統之，自謂所訂之方藥，如陣勢一陣之中，又有前後左右，猶陣圖也，而用之則在乎指揮，其命意頗類辭章家之八面鋒。夫治病僅論證不論脉，固難期治療之切當；醫家常理，就證辨脉，用藥自可無誤。今必先以脉統藥，再於脉中分證求之，則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狙公賦芧之說又何以異乎？特醫不耐深求古人處方之法，取便臨證隨用藥，復慮人識其不合古法，仍臚列古方，以見其非無所本，而又謂古方不可遵，并謂已方亦不可拘，以示

變化不測之妙。矯泥古而過正，其流弊且將破壞成法，純以師心自用，殆不可以為訓。醫家並無真學真識，强自著書，以為標榜，往往類此。此醫籍以日多，而醫術轉衰也。



保嬰易知錄二卷補編一卷宜麟策一卷續編一卷增訂達生編二卷叢桂堂集驗方良不分卷 嘉慶刊本

清吳甯瀾撰。甯瀾字浴堂，湯湖人。保嬰易知錄為初生小兒防病治病而作。上卷類為法十有五，下卷胎疾類為方六十有七。補編雜證瘡瘍治法，亦分二類，說取淺明，俾閭閻易曉，鄉僻易行。宜麟策錄張介賓原書而自續之，為補畜德培元、布種胎教四類，以為保嬰之根源。達生編錄亟齋居士原書，增入李貴一保產輯要，此書通行，增補之本甚多，往往



蕪雜，及失原書本旨，此本尚有斟酌，不致泛濫無擇。以上三書，蓋相輔而行也。集驗良方，統內科、外科、女科、兒科及通治急救各方，略分門類，迭有增加，錯綜未歸劃一。目錄注有先後次第，以備檢尋，蓋出於隨手記錄，取便於用而已。卷首有同縣汪和鼎序，書由甯瀾纂輯，而和鼎為贊刊行，總名曰叢桂堂醫書四種。此類叢刊，多出樂善好事，意主濟人，尚非謬舛，家常使用，不為無益。其中宜麟策一書，多沿俗說，續編亦半屬空談，第取其勸善之意可耳，固不必以醫學精奧之義相苛繩也。

保赤彙編七種 光緒刊本

不著編輯人名氏。有光緒戊寅平湖朱之榛序。第云二三君子彙刻其書。未舉其人也。凡七種。錫麟寶訓四卷。全玉相撰。達生編卷。亟齋居士撰。產寶一卷。浦江倪枝維撰。福幼編一卷。武進莊一夔撰。保嬰易知錄二卷。陽湖吳甯瀾撰。錢氏小兒藥證直訣三卷。宋錢乙撰。童蒙訓三卷。宋呂本中撰。諸書中童蒙訓四庫已著錄。錢氏小兒藥證直訣、達生編二書皆名著。今亦以本書著錄。保嬰易知錄又彙刻於叢桂堂醫書中。已存其目。錫麟寶訓分四類。曰種子格言。曰積德。曰懲惡。曰蒙養。多輯前人語。乃勸善之書。產寶專言產後證治。倪氏別有女科要略。胎前詳於彼書。故此書不複述。其用方多以生化湯為主。而就證加減。頗同於傅山產後編之旨。福幼編專論小兒慢驚一證。主於溫補。僅有逐寒蕩驚湯、加味理中地黃湯二方。自稱為心



得神方。近日醫家頗多沿用。輯書者之用意。種子由於積德。既育之。宜保之。養復迪之以教。朱氏序中發明此義。刊書而不見其名。疑是實出於官中。而朱氏即指揮者耳。

本草衍義二十卷 陸氏十萬卷樓叢書本

宋寇宗奭撰。宗奭籍貫未詳。據本書結銜，為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又據卷六礬石條云：嘗官順安軍。菊花水條云：嘗官永、耀間。卷十三桑寄生條云：向承乏吳山君，見其游宦之迹。卷首載政和六年十二月劉付宗奭，方宦澧州司戶，進書，奉特轉一官，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結銜不載澧州司戶前職，是添差後已離任矣。宣和元年其姪宣教郎、知解州解縣寇約校勘，鏤板印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直齋《書錄解題》並經著錄。案是書繼唐慎微《證類本草》而作。金泰和中重刊《政和證類本草》，始將宗奭書分條補入（據大定己酉麻革序、劉祁跋，並稱平陽張存惠增入）。至元大德中重刊大觀本，亦增入宗奭書，與泰和本同。明人諸刻皆因之。自是宗奭書附唐書而行，單行本遂罕傳，四庫未見專書，僅附考於證類本草提要之內。光緒中，歸安陸心源得南宋麻沙本，刊入叢書。今用證類本草校之，其序例三篇，載於卷首，諸藥石載各條諸說之後，全書收入無遺，僅有字句偶異，乃彼此傳寫之譌耳。所載藥凡四百四十種，附二十三種，不及證類藥品之多，無類諸藥編次先後亦有不同。其總序云：內有名未用及意義已盡者，更不編入。又云：併考諸家之說，參之事實，有未盡厥理者，衍之以臻其理；隱避不斷者，伸之以見其情；文簡脫誤者，證之以明其義；避諱而易名者，原之以存其名。使是非歸一，治療有源。其著書大旨，具見於此。宋代於本草，開寶、嘉祐迭次官修；唐慎微私家著述，詳博更加其工。宗奭實事求是，考訂諸家之未盡，更多心得，而單行本久晦，復出得見原編真面，允為珍籍，亟當著錄，以補四庫所未備焉。

本草崇原三卷 侶山堂類辯二卷 醫林指月本

清張志聰撰。志聰有內經素問靈樞集註等書，已著錄。其研究醫學，必究本原，以軒岐仲景為歸，不雜後人臆說。是書詮釋本經，闡明藥性，本於五運六氣之理。其言曰：後人纂集藥性，不明本經，但言某藥治某病，某病須某藥，不探其原，祇言其治。是藥用也，非藥性也。知其性而用之，則用之有本，神變無方；襲其性而用之，則用之無本，窒礙難通。故以崇原名其書。書中引證藥用，多取仲景諸方以為之準。於宋金元明諸家新解，每駁斥之。志聰創始注釋，高世栻集其成，傳崇至乾隆中，同里王琦始刊入叢集，為近代注本草者精純之作。或謂其推本運氣，間近附會，非篤論也。侶山堂類辯上卷論病，下卷論藥，皆於纂釋古籍之餘，自抒心得。其論病，集舊說之異同，參互錯綜，加以折衷；其論藥，首列四論，綜括大義，分論三十餘種，乃崇原中未盡之義，因加辯析者。志聰殫精著述，學派最正，不徒以治效見長。類辯中戊癸合化論，載自患胃脘痛，每秋必發，自用舊貼之藥，加艾灸九壯，永不再發。又王琦跋，載種道某患癃閉，諸藥罔效，志聰與補中益氣湯升提之，一服而愈。曰：不見水注子乎，閉其上而倒懸之，點滴不下，去其上之閉，而水自通流。非其法乎？其治效於此略見一斑。侶山堂為其聚集同志講學之地，所著諸書，皆傳於世，惟鍼灸祕傳一書，已刊而後無傳本，為可惜云。

醫林纂要探源十卷 光緒重刊本

清汪紱撰。紱原名烜、字燦人，號雙池，婺源人。著有讀經詮義等書，已著錄。紱撲學研經，歸於平實。其於醫亦以治經之法治之。是書分為三綱，曰醫源，曰藥性，曰方劑。所謂醫源者，五行之生克、臟腑經脈之關係、五運六氣之常變、窮病候之所由生與治法之所當取，於前人之說博徵而約言之。其於藥性，所輯凡六百餘種，常用者不過百餘種，取韓愈文「兼收並蓄，待用無遺」之義，但詳其性味所宜，待人之自為神明其用，不屑屑於治證及古方，不欲人之執一而不通也。於方劑亦收六百餘方，而附見加減之方，不悉數，以病情萬變，觸類引申，庶可盡其能事也。其論醫精語，多著於例言，如謂脈象變見錯綜，彼此相兼，有非可一字定者，古人先之以望聞問，得其大概，而後以脈參之，斷其順逆，其或證脈不合，則以兩相權而審思，其鼓若執泥不通，反致病脈相違失。故於診脈歌訣及藥性湯頭諸歌訣，皆屏之。又謂古今本草，於凡藥皆言入某經，是意當言補某臟、瀉某腑，此編要於其所以入某臟某腑，所以專行某經之故，為詳道之，使人知所用。又謂用藥如用兵，制方如廟算，多算勝，少算不勝，宜就本方對所治之證，細按之，思其何以用某藥，何以不用某藥，何以補表兼施，何以辛酸併用，何以寒熱並行，明其所以然，而思過半矣。則戰勝於廟堂之道也。蓋其著書之意，發明原理，審定藥品，臚陳治法，備臨證之取資，以運用於自來醫家之門戶糾紛，盡掃除之。古之名臣碩士，如陸贄、蘇軾諸人，留意方書，僅出涉獵餘事，是書實事求是，體用賅備，以經師而通藝術，尤醫林所罕覯矣。

本經疏證十二卷本經續疏六卷本經序疏要八卷 常州長年醫局重刊本

清鄒澍撰。澍字潤安，號閏菴，武進人。績學隱於醫。道光初詔舉山林隱逸，鄉里議上其名，以應詔力辭而罷。著述甚富，見同里周儀顥撰傳。澍治本草，以潛江劉若金所著本草述最詳精博，而苦其冗蔓，又多引東垣、丹溪、海藏、潔古，於張長沙孫真人轉略，因以己意取本經、別錄為經，傷寒論、金匱要畧、千金方、外臺秘要為緯，交互參證，務疏明所以然之故。歷六年而後成疏證十二卷，凡藥百七十三種，皆出於仲景取用者。繼又以他書補所未備，成續疏六卷，凡藥一百四十二種。其持論謂一人致技，必備數十百藥而用始周；一藥意旨，必歷數十百人而情乃確。故所言必有所本，異於憑空增藥者。澍深研仲景書，著有傷寒通解、傷寒金匱方解，自謂用爲解比事法，於不合處求其義之所在，沿卻尋竅，往往於古人見解外別有會心。是書雖專論藥，實於傷寒、金匱諸方得其會通，為讀仲景書者啟其扃鑰。每舉一義，不厭反覆推求，務盡其說。自跋稱書中尚有牴累文字、考據結習未除，反不能規規繩墨，期於補苴盡善，則所謂得失寸心知也。其本經序疏要，以陶宏景注本經，得本經與醫經、經方連絡交會之義，因以為鵠，反覆尋繹，然後知一證也，隸之此病則屬虛，隸之彼證更屬實；一藥也，投之彼證則逐實，投之此證反補虛，明是而漢人、唐人醫經、經方旨趣，始得連為一貫。其所闡發，皆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要其大旨，專重唐以前書，期於不悖古義。所著別有醫理摘鈔、契桅錄、醫經書目、醫書敘錄、醫經雜說等書，未盡刊行，附列其目，以待考求焉。

傷寒大白四卷 康熙原刊本

清秦之楨撰。之楨字皇士，松江人。是書不以六經分篇，而以見證分類。每類先論一證之治法不同，而列仲景原論諸條，及諸方逐條加以解釋。令讀者就見證辨其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以求仲景之法，其用意未嘗無可取。卷首總論諸篇，其辨別陰證似陽、陽證似陰，及發表、清裏、汗、吐、下、消導、和解、補虛之宜忌諸條，秩然。作總論謂桂麻二方只可施諸北方冬月，不治春夏秋三時南方之病，爲元和陸懋修所糾。陸氏曰：桂麻二方不宜於三時者，即北方亦何嘗不然。若南方感風寒未成溫熱，即三時亦未必定無桂麻證。以此咎之楨立說之未當，洵爲通論。至指之楨以河北長沙統爲北方，譏其不識地理，則僅屬語句之疵耳。要之是書條理尚明，原未能探原素靈，發揮精奥。陸氏作慮人不樂用仲景方，致江浙間盛行南方無傷寒之說，乃是書爲之作俑，故於是誠之尤力也。之楨又有痘因脉治、女科切要二書，罕見傳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史載之方二卷 陸氏十萬卷樓叢書本

宋史載之撰。載之名堪，以字行，蜀人。直齋書錄解題載指南方二卷，史堪載之撰，卷數同而書名異。宋史藝文志載是書二卷，而宋史新編作史戰之方，乃形近之訛。是書久罕流傳，清嘉慶中，黃丕烈得宋刊本，考之宋稗類鈔，有眉州朱師古得異疾，趙郡諸史載之一事，又北窗炙輠錄，有載之療蔡元長疾一事，據之知其



名及籍貫，爲神宗以後人。阮元從宋本影寫進呈，以補四庫所未收。其撰提要云：字里未詳，殆未見丕烈之跋耳。當時藏書家每有傳鈔，皆出於黃氏本。至光緒中，歸安陸心源得其本，刊入叢書，並據諸書所載事迹，爲之作傳。是書雖僅二卷，持論精切，阮氏稱其爲醫總論一篇，闡發甚明，各推其因，發主治之法，精核無遺，較諸空談醫理者，固有別焉。案其上卷

中論治傷寒之病有四失，尤爲深切，足以鍼砭庸醫。下卷中治泄、治痢、論證最詳，方多出自心裁，皆閱歷有得之言，在北宋醫家中，自爲高手。北窗炙輠錄所云治蔡元長大腸秘，用紫苑一味爲末，須臾遂通，是書中大府秘、肺氣上實者，宜用紫胡湯，加紫苑、麻黃各一分，良與之相合。宋稗類鈔所云治朱師古食掛一證，不言所用何藥，是書中亦未見食掛方論。故瞿



氏鐵琴銅劍樓書目，疑載之所著未必止此一書，而解題所載之指南方，與此書是一是二，亦未可遽決也。

學古診則四卷 醫林指月本

明盧之頤撰。之頤字子繇，錢塘人。有痎瘧論疏、本草乘雅半偈，四庫已著錄。之頤晚年兩目喪明，病不廢著述。其注金匱時，已從冥目晏坐中，摩索其義，口授于壻陳曾篁錄之，故名其書曰金匱摩索。嗣訂是書，原稿三百餘紙，仍與曾篁演說，分科標題，格頗見於卷首自識。清乾隆中，同縣王琦得其稿，分四帙。琦謂其前半，縱橫錯綜，具有條理。二帙



之末，六部四時寸口三條，祇有目而缺其辭。三四兩帙，文字譌落，兼有錯亂，指爲未成之書，因爲詳加考訂，區分界格，音釋未明者，亦加參考，並正文句之譌漏。始成完本，分析條目爲四十則，三四兩帙各分上下卷，亦出於琦之所定。案是書采內經微言，參越人仲景之說，考其異同，疏其精奧。之頤自云，惟知進法上古，遵經敷衍，以俻診家則式。今覈其書，第一卷於診法略備大綱。

二卷言三部九候，及內經難經之異同。三卷言金匱單言寸口之義，及經絡終始。四卷言經穴奇經，兼及宋莊季裕別傳之灸法，明僧慧聧之鍼法。其大意謂刺灸之分補瀉，即處方用藥之機，彀不明於經絡經穴，舉指便錯，檢徧方書，亦爲無益，蓋以經脈爲診法之本，非研求古義，不能得其原理，與世之專以臨診心得發揮脈法者，其取義故不同也。琦又謂之頤別有色



診一書，亦發明四診之一，未見傳本，當已久佚矣。

醫經原旨六卷 乾隆刊本

清薛雪撰。雪字生白，號一瓢，吳縣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未遇。博學多通，於醫術尤多心得。同時吳醫葉桂有重名，雪與所見不合，自名所居曰掃葉莊，袁枚為撰傳，備載其治效。是書分類本於明張介賓類經，而有所刪併，謂識矣一法，別有專書，故略而不詳。所注釋，於諸家舊說廣集約取，而於張志聰之注所採特多。其義理未盡者，則以己意申之。其疾病一類居全書之半，發揮最詳。解釋經文之外，往往綜論歷代醫家諸證治法，備之經義有合有不合，為之折衷，其所心得，具見原本。惟張介賓類經，及後來陳念祖靈素集要，所引經文皆著其篇目。是書不然，亦是一失。清中葉後，葉派盛於吳越，醫者奉為科律。雪素與立異，而世傳別有溫熱條辨一書，章楠注之，與葉書並稱。王士雄採入溫熱經緯中，又名溼熱篇。於作者頗存疑義，陸懋修則直謂非雪所作。又有醫案，與葉桂、繆遵義合刻，為吳醫所稱。而陸懋修亦云不足信，是書為雪所手訂刊本行，其持論宗旨具在，他書之是非真偽，用此參證，當得定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傷寒論注六卷傷寒論附餘二卷傷寒論例新注一卷讀傷寒論心法一卷迴瀾說一卷時節氣候決病法一卷 元和陸氏世補齋校刊本

清王丙撰。丙字繩孫，號樸莊，吳縣人。丙注傷寒論，用唐孫思邈千金翼方所載者為定本，謂思邈所據為王叔和原編，初作千金方，僅見叔和所作論例，後作翼方，始得全書，收入卷九、卷十兩卷中，因例已入前書，故不複載，而叔和所集諸可與不可與亦未載，別附傷寒宜忌及發汗吐下後病狀、霍亂病狀、陰易病已後勞復并雜方各篇，悉依千金翼方之次，共為六卷。又傷寒論附餘二卷，別論冬溫、溫瘧、風溫、溫毒、溼溫、寒疫、壞病諸論，集古今應用之方，以補傷寒之餘義，不混入正編。於叔和傷寒論例，別為新注一卷，蓋以唐人傳本最先為可據，讎守其編次，不稍羼亂，用取徵信也。案傷寒論一書，自宋以後，皆用成無己注本，於叔和諸篇，或信或疑，方有執、喻昌諸人攻之尤力，不得其平，攻方喻者又紛起，人各一詞，聚訟不已，何篇為仲景言，何篇為叔和謎，無定論。丙據千金翼方，參證於外臺秘要，較為近古，視晚近諸家各憑臆斷者，自為勝之。其讀傷寒論心法一卷，提出難經傷寒有五，曰中風、曰傷寒、曰溫病、曰熱病、曰溼溫，以明傷寒之範圍，最為有識。又云治病必求其本，故即病之傷寒，與春溫夏暑之本於伏寒者，俱入論中，若起於痙溼暍者，雖使續感於寒，不入此論，開卷先提痙溼暍病狀，不出方治，政使人無混於傷寒，其因傷寒而復感異氣，如痙溼暍者，則亦及之，皆為名言。迴瀾說一卷，則專為闢方喻異說，以推崇叔和，推論諸家，誠毀不無過甚之處，當分別觀之耳。時節氣候決病法一卷，於古義亦有發明。黃丕烈跋至珠密詳載，

而為王乞孫之父治病預決死生六壬癸日難過且須閏數壬癸其言果驗可徵醫術之精深是書藏棗久未顯至光緒初元和陸懋修始為校刊懋修為其彌甥實傳其學校語於要義發揮甚多而又別有古今權量考一卷考定古方一兩準今七分六釐一廿準今六勺七抄得用藥輕重法度亦足津逮後學別由吳大猷刊入吳醫彙講中



己任編八卷 原刊本

清楊乘六編乘六字雲峯嘉興人是編凡四種四明心法三卷四明醫案一卷高鼓峯撰東莊醫案一卷呂留良撰西塘感症三卷董廢翁撰乘六並加評注彙為一編以高鼓峯為主而呂董二書輔之鼓峯醫家心法別本一卷錢塘王琦刊入醫林指月中者與此本字句編次畧有異同此本當出於後定鼓峯醫術承浙東張介賓趙養葵之流派其號為心法者往往不合軒岐正義為王琦胡珏等所非議而天才高邁臨診時出特見奏效故醫案頗有可觀留良與之論醫最契案中或相與商榷或採用平時言論乘六取以合編意在資其參證互相羽翼西塘感症專論傷寒上卷為感症本病中卷為變症下卷為兼症方論頗備大抵取材於宋元明諸家與仲景正法不盡合尚非大悖經旨較

之鼓峯心法、惟理轉甚、其書原名入門淺
見、乘六改此名、以與東莊作對、編纂名已
仕編、亦出於乘六、著錄或以專屬鼓峯
者、非也、醫家心法一書、已見存目、是書別
為一本、又增醫案及呂董二書、故兼存
之、



新編張仲景註解傷寒百證歌五卷發微論二卷
陸氏十萬卷樓重雕元刊本

宋許叔微撰、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官翰林學士、
有類證普濟本事方、四庫已著錄、是二書明萬
歷間有喬山堂坊刻本、合為四卷、已經竄
改、此元刊本、見錢曾讀書敏求記、清光
緒中為歸安陸心源所得、刊入叢書、始見
廬山真面、案叔微所著諸書、惟本事方著
錄於文獻通考及宋史藝文志、是二書則
未載、直齋書錄解題有傷寒歌三卷、云
凡百篇、皆本仲景法、又云、有治法八十一篇
及仲景脈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辨類
五卷、皆未見、陸氏據之、謂傷寒歌即百證
歌、卷數不同者、乃三為五之譌、翼傷寒論即
發微論、卷數正同、其說可信、是書諸歌
以韻言總括、言簡意賅、諸論發揮精義、
皆閱歷有得之言、叔微醫術精深、斯二書
提綱挈領、尤為讀仲景書之南鍼、本事

八九兩卷皆論傷寒，於百證之第一篇總論傷寒脈式及發微論上卷之論桂枝麻黃青龍用藥三證並收入其中，乃書中之綱要，而桂枝主風傷衛，麻黃主寒傷營，青龍主兩感，叔微即有是論，後人以此說專屬之成無己者，似未見是書也。至叔微他著，（脈法翻雕久佚）解題已稱未見，心源序謂八十一法當即張月霄藏書志著錄之傷寒九十論，蓋書經傳刻，其名偶



有異同耳。

咽喉脈證通論一卷 歸安姚氏咫進齋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舊傳宋有異僧寓杭州千佛寺，遺一囊去，啟之得是書，後乃流傳。清道光中海寧許槤見鈔本、刻本皆多譌謬，重為參校刊行。光緒中歸安姚覲元復刊入叢書。是書分十八證，曰鎖喉，曰重舌，曰氣癰，曰乳蛾，曰弄舌，曰纏喉，曰啞瘴，曰骨槽，曰懸旗，曰爛喉癬，曰熱風喉癬，曰弱證喉癬，曰喉閉，曰嗆食，曰發頤，曰懸癰，曰喉菌，曰牙癰。其首列總論及通治用藥用藥禁忌丸散方藥凡四則，其大旨謂醫者



能識受病之原，與虛實痰火風寒熱毒之異，於望聞問中參究脈理，尤為先務之急，治分散風下氣清火消痰為大綱，條理清晰，無所偏重。案喉科古無專書，內經素問數言喉痺，大都屬之手陽明少陽足厥陰三經，至真要大論，少陽司天客勝，則丹胗外發，喉痺頭痛嗌腫，即

今之瘟疫兼證，靈樞癰疽篇，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不治化為膿，膿不寫，塞喉半日死，即今之懸癰喉閉等證，傷寒論，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唾膿血，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即今之瘟疹兼喉證，故治從瘟疫，而無專方，金匱亦無專篇，千金外臺雖有專方，而治法未備，嗣後醫家治法，分見於傷寒及腫瘍類中，相傳有三十六證之說，不盡屬



咽喉，是書專提出十八證，然仍有兼口齒數條，其總論謂業喉科者全不講脈治之鮮效，故重在以脈辨證，於通行喉科書中較為切當，許楗玉相傳為宋人作，而書中言及棉花瘡，此瘡元時始入中國，疑出元明人偽託，其說近是，清季以來白喉盛行，多由瘟疫痧疹，其證最險，是書猶未剖析及之，然審脈用藥之法，亦未嘗不可隅反也

溫熱論一卷 幼科要畧二卷 附葉案存真二卷

建德周氏叢書合刻本

清葉桂撰，桂字天士，號香巖，長洲人，家世為醫，至桂尤著，獨具神悟，治效敏妙，於醫林特闢一派，而著述不多，世傳臨證指南一書，及門弟子雜輯醫案彙成之，四庫入存目，謂其未必盡得桂之真旨，惟溫熱論乃口授門人，幼科要畧出於手定，二者最可徵信，溫熱論闡章明義



曰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辨營衛氣血與傷寒同，論治法則與傷寒異，為其宗旨所在，幼科要畧之上篇，備言春溫夏暑秋燥及霍亂瘧痢諸病，治法皆自出手眼，與溫熱論互證，說尤詳備，其下篇分言痧痘驚疳諸證，於治痘參酌古今諸家之說，以求盡善，亦桂之特長，二書雖卷帙無多，合成一家之言，精要具見，醫案存

真乃其元孫萬青所編，就家藏故紙錄出，不加竄亂，較臨證指南之分門求備，闌參及門方案者不同，建德周學海合三種刊入叢書，於葉氏遺著審訂頗見矜慎，溫熱論門人手錄流傳甚廣，字句間有異同，此從唐氏本，幼科要畧亦收入臨證指南中，於下篇後增列醫案多條，不無蕪雜，識者仍以單行原本為重，王士雄撰溫熱經緯，採幼科上篇中精語，名曰三時伏氣外感篇，與溫熱篇並列，晚近醫家奉為圭臬，而陳念祖陸懋修墨守仲景者，則於桂有微辭，亦如朱陸異同，流分而源非不合，百餘年來，葉派傳衍猶盛，所謂江河不廢者矣。



類證普濟本事方釋義十卷 嘉慶刊本

清葉桂撰。桂有溫熱論，幼科要畧，已著錄，是書身後數十年始出，同縣石韞玉序，稱其曾孫潛安檢得桂自作序文，始知有是書，而家無藏稾，編為訪求於同里顧西疇家得之，所據許叔微原書，視世行坊本少三十餘方，校以黃丕烈所藏殘宋本及周氏舊鈔本，悉相脗合，遂據為底本刊以行世，其釋義就每方某藥治某經，君臣佐使之法，推闡無遺，桂雖天資獨絕，世號神醫，其讀書乃如此細心，實事求是，宜其臨診得心應手也，視趙養葵高鼓峯輩，專執己見，以一二方籠統施治者，何可同日而語，許氏於南宋初負盛名，著述皆有根柢，本事方一書，參酌古今，尤多特識，治療輒出新義，有奇效，桂醫派頗與相近，是書乃其得力所在，相傳桂名重一時，醫無暇晷，故自著之書頗少，是

書卷帙既繁、每藥考論、極費日力、或疑未必躬親其事、然序出於手稾、若自發纂例、門下助成、親爲裁定、名人著述、亦大類如斯、與他人託名者迥異矣、所据原書出於宋本、可正俗本之舛亂、校刻又復精審、彌爲增色也、





醫貫六卷 呂留良評本

明趙獻可撰、獻可字養葵、自號醫無閭子、鄞縣人、獻可醫派出於薛立齋張景岳、偏於温補、是書分五綱、曰玄元膚論、主陰陽五行、以命門爲一身之主、曰主客辨疑論中風、（辨卒中之風非傷寒之中風）傷寒温病鬱病、曰絳雪丹書、論血證、曰先天要論、論[illegible]八味丸六味丸、凡陰虛諸證皆主之、曰後天要論、[illegible]論補中益氣湯、凡內傷外感諸證皆主之、其援引內經、斷章取義、以意爲解、多所附會、持論每曲說武斷、展轉以中乙見同縣高鼓峯喜用其說、而石門呂留良與鼓峯論醫最契、亦重是書、爲之評注、謂其要一歸之命門、其治一歸之八味益火、乃全書宗旨、推爲立齋之功臣、又謂所言皆窮原反本之論、補偏救弊功用甚大、然以之治敗證則神效、治初病則多疏、主張太過、立言不能無偏、遂啟執一說

而盡廢諸法，亦不可行。是留良雖取其書，未嘗不慮其流弊也。後來徐大椿撰醫貫砭一書，於其附會武斷之處，抉發無遺，排獻可並詆留良。四庫著之存目，而是書原本未經列入，但云獻可說不能多驗，其書已不甚行，不必如是詬爭。蓋留良被罪後其評本亦有禁書之嫌，故置之不論不識之列。今傳本於卷首留良名字皆經墨塗，可見當時情事。不可不存其目，以備醫家一



重。公業又鄞縣志載獻可所著，尚有二朱一例、內經鈔、素問注、經絡考、正脈論諸書，未見傳本，不知存佚。

韓園醫書六種 光緒中江西刊本

清潘霨撰。霨字偉如，號韓園，吳縣人。咸豐中初官蘆溝橋巡檢，以知醫名，藩邸宮庭屢被徵召，洊遷縣令。後以庚申外兵入都事定論功，超擢知府，累官至江西巡撫。生平遭際甚奇，所蒞每設局施醫，刊刻醫籍。是編所輯，傷寒類方四卷，用徐大椿原本，附以陳念祖長沙歌括，後附雜說，次醫學金鍼，增刪陳念祖之說，次女科要略一卷，取材



於傅山、徐大椿、陳念祖諸家及越中錢氏秘方，又附產寶於後，次吳尚先理瀹外治方要一卷，專用膏藥治內外諸病，次王維德外科全生集四卷，次葛可久十藥神書一卷，附霍亂吐瀉方論，咸悉本原書，或略以己意增刪，彙為一編。唯女科要略之外，皆非出於自纂。蓋習醫時薈萃諸書，為簡練揣摩之用，頗類文學家兔園冊子，不足以言著述，第以供淺

學入門者所便用而已



傷寒論註四卷傷寒論附翼二卷傷寒論二卷

乾隆馬中驊刊本

清柯琴撰。琴字韻伯，號似峯，慈谿人，游吳久寓常熟。博學多聞，工為古文辭，棄舉業，篤志軒岐仲景之學，研傷寒論，致力最深。以古經王叔和所編次已非仲景原篇，三百九十七法之說，林億倡於前，成無己等和於後，亦不足信。方有執、喻昌等各為更定，益滋紛淆，乃重為編注。因仲景書原有太陽證、桂枝證等名辭，宗其義以證為主，每經每證若干條，採列仲景書四百三十三條，有分有合有刪，具詳自定凡例。自謂雖非仲景編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大旨以讀傷寒論，先當勘明何者為仲景言，何者為叔和筆，脫落倒句，訛字衍文，一一指破，始見作者真面目。論注之外，附翼二卷，六經各有總論，臚列諸方，發明精義，附論注後，合為六卷。又有傷寒論翼共十四篇，曰全論大法，曰六經正義，曰合併啟徵，曰

風寒辨惑、曰溫暑指歸、曰痙溼異同、曰平脈準繩、七篇為上卷、曰六經病解各一篇、曰製方大法、為下卷、合論注論翼二書、統名曰來蘇集、書成於雍正中、至乾隆乙亥、崑山馬中驊始為刊行、欽定醫宗金鑑訂正傷寒論注中、屢採其說、而四庫未經著錄、長洲尤怡讀書記稱論六經正義篇、援地理兵法、喻病邪之淺深、方藥之大小、可謂深切著明、平脈準繩篇、因陰陽十脈而立對待正看六法、曲盡其變、幾無遁形、長



樂陳念祖稱琴二書皆仲景功臣、元和陸懋修稱其全論六法篇、謂仲景雜病即在傷寒論中、而傷寒亦最多雜病、參錯而見、傷寒雜病無二理、最為名言、諸家推挹皆甚至、棠琴當清初方喻之書盛行、變例重編、意在去糾、苟而求真諦、與尤怡貫珠集取義略同、可謂變而不失其正、論翼於風寒溫暑痙溼苦為分明、使學者不因新說而廢古法、於醫林有承先啟後之功、為研究傷寒者不可不讀之書、季詵序稱琴別有內經合璧一書、琴自序亦云、校正內經、未及問世、今其書已佚不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傷寒論貫珠集八卷 朱陶性活字本

清尤怡撰。怡字在涇，自號飼鶴山人，吳縣人。家素封，至怡中落，好為詩，與同里顧嗣立、沈德潛游，隱於花溪，晚年始以醫名。著書自得，於仲景書皆深造。以傷寒論經王叔和編次，後人辯駁聚訟，各成一家言，言愈多而愈亂。是書一掃糾紛，自就六經各為提綱，謂諸經各有正治之法，而正法外皆有諸法以輔之，知此始能觀其通而盡其用。於太陽有權變法、斡旋法、救逆法、類病法，於陽明有明辨法、雜治法，於少陽有權變法，於太陰有藏病經病法，於少陰厥陰有清法溫法，如是則病機進退、臨證了然。陸懋修稱其於各經分證既極明晰，而於少陰厥陰溫清之辨，尤足破世人之惑，因就其意推之六經，知六經各有溫法清法，且有溫清合法，俾識仲景固非但知秋冬，不知春夏，則宜用清法之溫熱病，即可於傷寒論求之。



其說最允。蓋自方有執、喻昌等專攻王叔和編次之誤，言過於激，轉益糾紛，後如徐大椿傷寒類方，使人案證以求方，不必循經以求證，意在斬盡葛藤，以救其敝。是書就六經各分正變之法，則視徐氏宗旨畧同，而立言彌為周密，尤可為研究仲景書者闡其奧竅，理其綫索。貫珠之名，洵克副之。怡所著諸書流傳日本，並有刊本。茲仍以最初之朱陶性本著錄云。

醫學讀書記三卷續記一卷附靜香樓醫案一卷 朱氏槐廬叢書本

清尤怡撰。怡有傷寒論貫珠集，已著錄。是書自跋云，弱冠即喜博涉醫學，自軒岐以迄近代諸書，或信或疑，輒筆諸簡。案怡於傷寒金匱並有專著，是書乃舉精羣籍自抒心得之言。上卷言軒岐書，次卷言仲景書，下卷言宋元以來諸書。續記多言雜病。其論天符歲會，及六元正氣，其理不可不知，亦不必知，古今度數之有等差，天人感召之有休咎，泥之則刻舟求劍，棄之則亡筌求魚，最為通論。其論靈素之不同，及素問之有誤，甲乙經之誤，王注之謬，諸條皆確鑿可據。其論傷寒，往往於相類之證治，求其異同之所以然，分析融貫，啟發人之智識。論宋元以後諸名方，疏明其製方之意，彼此可以互證，而得其通。於近代張介賓喻昌柯琴之書，臚舉其得失，不存門戶之見，多



爲定評。醫學一端，皆具精義，非徒讀破萬卷者不能為。醫家度此金鍼也。所附醫案，言簡法純，非他家夸詡鋪張者可比。清代吳中名醫，根柢深厚者，稱怡與徐大椿兩家，大椿為是書作序，謂其於成書沿誤者，釐而正之，古人聚訟者，析而衷之，多讀古人之書，斯能善用古人之書，不誤於用意，亦不泥於用意，可謂通其意，其稱許至矣。至其研古之深細，持論之中和，視徐氏之詞鋒駿利，間涉矜激者，氣象不同，蓋其學養尤不可及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重樓玉鑰二卷** 道光馮氏刊本

撰人未詳。天津馮相棻序云：作者為鄭梅澗。不知何許人。然所載無名氏原序，但言梅澗好岐黃家言，先世得喉科秘授，救危起死，不可勝數，秘惜此書，未嘗授人。是梅澗亦有所受，未嘗言其自撰。書中附梅澗論喉間發白治法，云乾隆四十年前無是證，廿年來患此者多，是鄭氏當乾嘉間人也。是書上卷臚列三十六證歌訣，間附樞扶氏論說（樞扶氏與鄭梅澗是否一人，未可知），後列諸方。下卷為喉風鍼訣，其專論喉證者無多，餘皆前人普通鍼刺之法。業喉證治法，外臺秘要始載專方，宋元諸名醫有方論而少專書。其專科成書者，多出明以後，往往始以自秘，繼則展轉傳鈔，遞有增改，而最初作者之名反泯沒不彰。是書上卷生肌散方後附語曰：以上原書秘方，今廣搜諸名家奇方於後，以補是科之不足。又卷末附梅澗醫語數則，專論白喉及宜忌諸方，可見已



非原本之舊。且傳刊之本不一，各有增刪，彌失其真面。此本差為完整者。自清季以來，白喉之病尤盛行，危險倍於他證，皆由於時行疫氣，當以治疫之法治之，常法多不足恃。是書附論白喉，以養陰清肺湯為主治，治用頗多，亦見一時流弊。病以時運為變遷，醫者當觀其通，以消息之，乃能用法而不為法囿耳。

金匱玉函經八卷 傳鈔本

漢張機撰，晉王叔和編，宋林億等奉敕校正。卷首載億等經進疏云：金匱玉函經與傷寒論同體而異名，臣等先校定傷寒論，次校成此書。又云：此經文理或有與傷寒論不同者，然其意義皆通聖賢之法，不敢臆斷，故兩存之學語。宋時晁陳兩家皆未著錄，文獻通考經籍考雖列其目，而所引晁氏說實指金匱要略，馬氏誤混為一。（案：清姚際恆著古今偽書考云：金匱玉函經又名金匱要略，其誤與馬氏同。）惟宋史藝文志載此書，卷數相同，注王叔和集。金元明以來罕見著錄。清康熙中，上海陳世傑從長洲何焯所藏宋鈔本錄以付刊，日本亦有重刊陳本，蓋本乃桐鄉馮水從陳氏原刊傳鈔。卷一為證治總例，泛論醫術，而無傷寒之序例；卷二首列辨痙濕暍，次辨脉，而無平脉；至



卷三、卷四為六經病形證治，卷五、卷六為汗吐下灸刺水可不可各條，卷七、卷八為方藥炮製及諸方論。案林億等校上金匱要略三卷序亦云：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等先校正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指金匱要略），是當時所校王叔和撰集仲景書實得三種，而為有據。獨是書晦而不顯，自宋金後注傷寒者數十百家，明清之間，於王叔和異論紛起，或攻之，或護之，繼復崇信古本，援千金、外臺等書，旁徵曲證，以申己見，罕有引及是書者。日本經籍訪古志補遺所採古醫籍甚富，雖列是書之目，未加一語論斷。錢塘丁丙八千卷樓書目有日本重刊本，而未入藏書志善本之列，似皆不無存疑之見。要之考古者證據不厭其多，互相印討，多一疑即增一信，況醫籍古

本流傳往往一書之中真偽且不免雜糅是在讀書者善會之耳



葉氏眼科方一卷附按文一卷 烏程汪氏荔牆叢書本

清葉桂撰桂精於醫而不矜言著述是書論證二十餘條所集方亦不滿三十義承簡明便用眼科古有五輪八廓七十二問之辨傅氏又分為一百零八證名目裉多轉滋惑亂其綱要不外弁辨經脈審其虛實而標本以為治臨證指南所載桂治目疾二十餘案其論證用藥皆與是書相應徐大椿評云眼科自有專家觀證各有主治之方葉中雖未必切中然清淡和平無苦寒溫補之弊反勝於近日之名為眼科者醫理尚明則無不通矣若欲深求則有專門之書在其論良是案是書雖簡於經脈所屬虛實所分標本所宜皆已賅括靡遺方藥則取和平切證不以炫博矜奇使讀者一目了然無致淆惑雖非專門特長其明且悉過於

專門之業以寶為切用之書桂之於醫、世稱為變化入神、然其持論亦諸每歸簡易、不悖中庸之道、大率類是、當時於其短論小錄互相傳播、奉為圭臬、往往真偽相雜、是書條理秩如、尚非贋作、烏程汪曰楨刊入叢書、校勘精細、所附按文、乃別得歙程松崖家藏秘本、略有增損、互勘着其異同、後附六方、為原本所無、是否葉氏



別傳之本、抑出於程氏續增、則未可臆斷也

疫疹一得二卷 乾隆原刻本

清余霖撰、霖字師愚、桐城人、父死於疫、發憤治醫、家言桐城復遇疫、重用石膏、治之輒愈、後遊京師、乾隆甲子癸丑兩年、疫大作、用其法奇效、全活甚衆、紀昀閱微草堂筆記載其事、霖撰是書、發明其義、上卷論證及治法、下卷諸方及醫案、其方以自製清瘟敗毒飲主治、石膏為君、大



劑六兩至八兩、中劑二兩至四兩、小劑八錢至一兩二錢、他藥隨證加減、遇重證有服石膏至七八斤始愈者、其論司天在泉、各有所主、客行天令、居於主氣之上、天有不正之氣、疫來以漸、併染一鄉、用藥過峻、數倍前人、又論瘟疫與傷寒似同而異、又論治疫之法、謂劉河間清熱解毒之說、有高人之見、後人未廣其論、又以為偏、馮氏錦囊亦云

瘀疹不可妄為發表，皆未暢明其旨。吳又可辨傷寒瘟疫甚晰，戒強汗傷表、強下損裏，已得奧妙，惟以毒從口鼻入，不傳於胃而傳於膜原，似有語病，至用達原三消承氣，猶有附會表裏之意。獨熊氏熱病驗治，首用敗毒散，繼用桔梗湯，退胸膈之熱，為妙法。今採用其意，減去硝黃之猛烈，重用石膏，直入戊己，以搗其窩巢，諸說皆持



之有故。海甯王士雄採是書入自著溫熱經緯中，有所刪節、補正，録其獨識深熱之疫，别開生面，紫霖之主用石膏，其取法淵源，仍出於白虎湯，似無足異，第因劑之過峻，臨診羣疑衆謗，能持定力，遂成其名。後來發醫無辨證之識，濫用其法，貽害正復不尠。前人論吳又可之達原飲，專宜於治溼溫，竊謂是書之清瘟敗毒飲，專宜於治溫熱，二者得失亦復相等，要之皆近代治疫家之能自立一幟者。王士雄溫熱經緯注中，商訂諸條，較為切當，可備諍義也。

傷寒尋源三卷 傳鈔本

清呂震名撰。震名字建勳，號搽村，錢塘人。道光乙酉舉人，官湖北荊門州州同，去官隱於醫，僑居蘇州，肆力於素靈及仲景諸書，著有内經要論及是書。見吳縣潘遵祁所撰家傳。是書分三編，上編辨風寒溼溫熱源流，及六經辨證諸法；中編辨别諸證疑似；下編論列方精義，探歷聖之淵源，綜諸家之得失，取仲景自序見病知源之義，故名其書曰傷寒尋源。其要義，謂難經云傷寒有五，風溼溫熱同隸傷寒條下，仲景書命名義本於此。其法，總從太陽辨起，如所云：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重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太陽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者，此名溼痹；太陽病中熱，而暍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也。以此分配難經傷寒有五之例，界畫分明。又謂學者墨守王叔和序例之說，以為凡屬傷寒之病，多從風寒誤執，沿風寒之成法，概施之於溫熱，於是謀溫熱者，補方造論，非無可採，然舍仲景而言溫熱，究屬一家之論，必向仲討根源，而傷寒之面目始全。其論諸家編次，謂古本既亡，安能確指某條必在某條之下，此所不能定者也。讀者先使六經辨證之法分得開，則一經有一經之定證，可識病體之常；又使六經辨證之法合得攏，則此經有彼經之兼證，可窮病情之變。此條之脈證與彼條互見者，當參酌以會其通。此家之註釋與彼家不合者，當折衷以求其是。其辨中風、辨傷寒、辨溫病、辨溼溫、辨熱病諸說

及論諸方、皆薈萃諸家、折衷仲景、以明其得失、最為深細、潘遵祁序言、上下兩編皆成書、中編詳諸證候、尚有未備、蓋未竟之作、震名歿後、遵祁為之刊行、未幾板燬、於兵燹、元和陸懋修推挹是書、稱其辨別風寒溫熱、為道光以來治傷寒論者第一之書、可為學者津梁、手為評點、傳鈔者多出於陸氏、其內經要論一卷未及刊行、已湮佚云、



濟生拔粹方十九卷 傳鈔本

元杜思敬撰、思敬自號寶善老人、事實未詳、據卷首自序云、致政中書、家居沁上、乃延訪閭人、是書所輯醫方凡十九種、卷一鍼經集要、卷二雲岐子論經絡迎隨補瀉法、卷三竇太師流注指要賦、鍼經摘英、卷四雲岐子七表八裏九道脉訣并治法、卷五潔古老人珍珠囊、卷六醫學發明、卷七脾胃論、卷八潔古家珍、卷九海藏老人此事難知、卷十醫壘元戎、卷十一陰證略例、卷十二十三雲岐子保命集論類要、卷十四海藏癍論萃英、卷十五保嬰集、卷十六蘭室秘藏、卷十七活法機要、卷十八衛生寶鑑、卷十九雜方、思敬自序、略謂張元素醫中之王道、子璧承其學、李杲王好古宗其道、羅天益紹其術、故所取者大多皆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於諸家、擇其切用者節而錄之，肯綮法以徵方劑，並取餘人之不庚而同者劑為五帙，帙具各書總名，今已不見五帙之舊，迹每卷大題在下，原標第一至第十九次序，各卷繁簡不等，格式參差，其所採各種大半恆有之書，茲無發明，編次亦復草草。元、明間草集方書類此者頗多，若四庫所收元人沙圖穆蘇瑞竹堂經驗方、危亦林世醫得效方，則分門類以集方，自有途徑，是書與其體例不同也。此傳鈔本，卷中有吳江凌淦麗生藏印，首葉序有闕文。歸安陸心源皕宋樓藏有元刊元印本，序文無闕，其跋載每卷書名，與此略有參差，當屬涉筆之疏。是書蓋因出於元人舊編，為藏書家所不廢耳。



疹科真傳不分卷 明萬曆刊本

舊題四明太白主人著，未詳姓名。卷首有萬曆甲辰甯陵呂坤序，畧稱曲阜孔君弘擢得之胥門施君儆，施不知何所得也，檢諸書，又得燦錦所載、支氏所錄稍有異同，兼收之以備參考云云。首原疹賦，次斑疹論，附論十二則，次治疹西江月二十首，次餘邪治例十首，次拾遺論十三則，拾遺方十首，次疹科方十六，即賦中所言之方也。後附石氏經驗良方，及防治水痘三方，據呂氏序述，乃重刊時石明德所增入。案舊傳醫籍，多合痘疹為一書，往往詳於痘而略於疹，其勒為專書者不多覯。是書論病原，論見證，有合有分，且於善後尤為注意，頗可奉為準繩。據序中所舉別本，是當時流傳亦廣。考光緒鄞縣志紀醫家頗詳，其藝文志載明人痘疹之書亦有數種，獨無是書，或其中有痘疹分編者，不見原書不能詳，惜是書作者姓名竟難考得。近代醫家論治疹者，多於溫證中詳之，其治法次第轉不及是書之備也。

問齋醫桉五卷 咸豐刊本

清蔣寶素撰。寶素以字行，又號問齋，丹徒人。其人為老醫。生平勤於著述，書面附載其目，醫畧診畧之外，有儒畧、一名儒林正紀詩畧、史畧、將畧、文畧、春秋貫，諸種。咸豐中，避亂居江北，泛瓜洲李永福淦堂參訂是書付梓，即所謂診畧，後改今名者也。全書以五藏分部，每部以病證分門，心部十門，脾部十門，肺部七門，腎部十門，肝部九門，共分四十三門。所診中多久病痼疾，有一方隨時加減服至數十劑始愈者，持論大都以仲景為法，變而不離其宗，於痰證尤詳，攻補兼施，標本並顧，不拘一格，遇危證非力能挽回者，亦自言之。在通行醫案中，尚為不失先正典型者。其醫略十三篇，先經付刊行世，此醫案乃續梓單行，案中每曰用醫話之某方，其所稱醫話者，即指醫畧而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理瀹駢文不分卷 光緒重刊本

清吳師機撰。師機原名安業，字尚先，號潛玉老人，錢塘人。國子監錫麒之孫，順天府尹清鵬之子。道光乙未舉人，僑寓揚州。咸豐初，粵匪踞江甯揚州，亦避亂泰州。同治初，江甯克復，始返揚州，久居江北，見鄉民寒苦，難民流離，設局製藥以施病者，專用外治。全活甚衆，就所經驗以撰是書。初名外治醫說，後改今名。文用駢儷，取子華子醫者理也，藥者瀹也之語，以題其篇。前載略言及增續略言，以闡其理，正文自加詳注，以備其法，次為諸膏方加藥法，及補遺方，又次為施藥局規則章程，後附永嘉三葉鈔及淨心方說等，則勸善之編也。案膏藥古名薄貼，别兼摻敷薰洗之法，昔人間有以輔內治之未逮，若全廢湯劑，專用外治之法，則前所未有，而由師機所創者也。揆其所述，因慮醫術未能自信，謂外治易於挽回，兼便貧寒，雖持之有故，然竟屏除湯劑，實非醫家庸常之道。若遇救貧濟變，取其簡便，其方參用古今，并可因證特製，視藥肆之但守秘方，不詳究見證，濫行通用者，固

為較勝矣。



傷科補要四卷 嘉慶刊本

清錢秀昌輯。秀昌字松溪，上海人。因嘗折左膊，為同縣傷科楊雨蒼治痊，遂從受學，得接骨入骱之法，及秘傳治傷之方。又參考正骨心法，為傷醫數十年，就所經驗撰為是書。首為人身圖、器具圖及名位骨度注釋，傷科脈訣。次為治法三十六則。次為治傷湯頭歌訣。次為增錄之方，及急救之方。有嘉慶己巳上海縣知縣蘇昌阿撰序，及門顧衆無子。書中雖有男丹書、壻何錦華同校，乃照例列嗣子之名。身後以書板付外孫王沛褱傳其業。見咸豐中外曾孫王煥崧修補書板跋語。案傷科少專書，舊醫籍多附治諸瘍之後。明王肯堂外科準繩所載盈一卷，採取較詳，而非屬專門。陳實功外科正宗更為簡略。醫宗金鑑專重正骨，自來業此

擅名者、往往不盡士流、手法方藥多從口授、秘而不宣、秀呂是書、諸圖多襲靈樞、洗冤錄、醫宗金鑑諸書、舊說惟治法三十六則、為其經驗心得、雖文句未盡精純、要皆確實可据、世傳瘍科大成亦多採及其說、因專書甚少、特為著錄焉。



浣青詩草八卷 乾隆刊本

清錢孟鈿撰。孟鈿字冠之、號浣青、武進人、尚書維誠女、適兵備道永濟崔龍見、為翰林院編修景儀之母。武進陽湖合志藝文載孟鈿所著、紉秋詩草、浣青詩草、鳴秋合籟集凡三種、浣青詩草乃其正集、流傳之本、卷數往往不同、蓋當時陸續付刊、時有先後、故多少不一、要以八卷者為足本。案孟鈿少有風慧、據維誠所撰序、稱其七歲就家塾、不半歲而止、好讀書、有至性、讀史記、通鑑紀事本末、頗多記憶云云。讀其所傳詠古之作、始皇家、過天臺、銅人歌、張子房祠、潼關、華清宮懷古、及讀史偶成諸篇、皆胸有千古、隨夫宦游、身歷秦關蜀嶺、得江山之助、不作南朝烟月綺語、即流連風景、家庭中寄懷酬唱、靡不高秀深婉、非尋常閨幃比屬、其自號浣青者、乃以浣花青蓮為私淑所在、同里洪亮吉北江詩話謂恭人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推挹至矣。集

中序文題辭甚夥如袁枚管世銘等皆盛稱之推為乾嘉時閨秀詩中一大家無異辭焉



琴東野屋詩集十二卷 咸豐刊本

清蔣寶齡撰寶齡有墨林今話已著錄以畫名吳越間篤嗜吟詠家貧漫游所至交其風雅士唱酬無虛日詩不苟作託體峻而寄意遠同里孫吉士原湘當嘉道間詩名最著主一時壇坫激賞其所作與同里季上圩李小霞齊名稱三布衣身後其子茞生奉遺稿請長洲諸仙根為之選定又就正於涇包世臣為之序始付剞劂案清初虞山詩派錢謙益為廣大教主以才力勝馮班左右其間嚴於格律一代咸承其流孫氏才大有牧齋遺風寶齡之詩紋而婉則近於鈍吟孫氏獨能賞之故安吳稱其知詩然孫氏所許為清脆遠俗者猶就其外表言之至其幽情逸韻實徵蘊蓄包氏推其能知古法不背詩教則所論尤深虞山畫家最盛而兼工於詩者亦不多覯寶齡墨林今話一書上繼張庚畫徵錄百年以來久為藝林膾炙而詩集流傳不甚著言為心聲有聲之畫入人為更深敢為論畫者進一解焉

學製齋駢文二卷 民國活字印本

清李詳撰。詳字審言，興化人，廩貢生。光緒中，長沙王先謙督江蘇學政，激賞其文，而終未遇。客游江淮間，著述甚富。晚佐金壇馮煦修江蘇通志，治漢魏六朝文學者奉為巨子。民國乙卯，門人蔣國榜以文集印行。詳治文選學甚深，其於清代先輩所服膺者，為會稽章學誠、涇包世臣、仁和龔自珍、荊溪周濟、鄰部陽湖魏源，作五君詠以識仰慕。其論文採姜夔論詩之說，以自然高妙為勝境，而於雕纂字句貌為瑰麗者所不屑也。其文與江都汪中之體為近，故亦為之贊，以溯其淵源所自。沉浸於斯事數十年，既專且久，即飈世揚厲之作，隸事之融洽，鑄詞之雅令，皆非俗筆淺學所能攀追，蓋其所蓄粹矣。同時深於文者，如譚獻、馮煦、繆荃孫、沈曾植輩為撰序，皆能闡其得力之處，無浮譽。繆氏謂貽代以此名家，君才庶可為殿，詳殆無愧斯言。遺著尚未盡刊，晚年與學者論文事，專述文心雕龍及顏氏家訓，亦微旨所在也。



蔡邕月令章句一卷月令問答一卷明堂月令論一卷 黃氏逸書考本

清黃奭輯。奭字右原，江蘇甘泉人，以貲入為刑部郎中。道光中，以順天府尹吳傑薦，欽賜舉人。奭少聰敏，家世貨殖，而獨好學不倦，從南城曾燠游，延宿儒江藩館於其家，自是專精漢學。嘗以所學質於儀徵阮元，元頗稱其勤博。考蔡邕釋明堂月令凡三書，曰論，曰章句，曰問答。然明堂月令論及月令問答，其書尚存，而月令章句一書，隋書經籍志載為十二卷，王應麟玉海載中興書目今存一卷，是此書自唐以後不見著錄，至北宋時已散佚矣。雖古書引用，文尚可尋，而三書混淆，有待別析。當乾嘉之際，輯佚之風頗盛，故蔡雲、臧庸、馬國翰諸氏，於蔡邕月令各有輯訂。其中以蔡雲所輯訂者最稱精湛富贍，特各條之下，輒加解釋，固見發揮，究不免繁冗滋疑之病。至於奭書，綴輯正文，大體與蔡雲相伯仲，增者甚尠，間附小注，訓詁名物，而擒詞較為簡賅，殊便觀讀，但直率武斷之處，又殆所難免者矣。然以蔡黃兩氏書相對勘，頗屬近同，所異者僅有注解詳略之分耳。奭校訂問答文句，嘗用雲本，則雲輯章句，自亦寓目。惟雲之捜羅極廣，以奭之淹博，不能多為增補，乃節刪蔓蕪，歸於謹嚴，亦頗見鑒裁之功，實有兩存之必要也。顧千里謂鄭北海、蔡中郎

月令兩注，抑何徑庭，蓋中郎之學，以今文家為主，北海之學，以古文家為主，理自有此異同，言非故相出入，求其宏通，並行不悖。然則鄭注依禮記以傳，蔡注竟歸於泯滅，學者搜而輯之，注而明之，使一家專學，晦而復顯，庸非盛業乎。



唐明皇月令注解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清黄奭輯。案唐玄宗以月令中星不合時歷，乃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刪定月令，集賢院學士李林甫等為之注解，改置禮記第一。迨至宋景祐二年，從賈昌期之請，仍復舊本月令，而以唐月令別行。然唐之改本月令，尚存於開成石經，而李林甫等注解，遂散佚而不傳矣。惟自唐訖宋，歷數百年，行之不廢，亦一代制度之所關，足資參考者。奭多學博聞，乃為之裒輯，出入於經史百家，凡諸書有引用其注解者，即為摭取，分錄於經文之後，考定精覈，頗有獨到之處，與漫然綴錄者，迥乎有別。



如原文有避唐諱者，則據實以更正之，引文有不記所出者，則據理以裁訂之，詞句有脫落錯誤者，則又擇取善本以改補之，其用力甚勤，期歸盡善。特經注非一時所成，而刊行年代，似應為之考定，方無遺憾，乃無一字及此，殊嫌疏漏，以考據通例律之，難免訾議也。

燼餘錄二卷 國粹叢書本

舊題城北遺民撰、前有李模序、以為徐大焯撰、謂從金陵徐紹菴所藏冊頁錄副、大焯吳縣人、元初居桃塢麋雲里、即今官庫巷、然則元人也、模行實亦不可考、編中間有模案語、小有考據、或署木居士、有吳王西公修志時、竟未見及語、當在明中葉以後、大約亦吳人也、是編分二卷、上卷紀宋初及宋末事、下卷記吳中事、多引其先祖筆乘、世父考亭公劄記、及宋人筆紀、亦有不知所出者、如述元兵陷蘇時焚殺之慘、及吳中人物園亭之盛、皆可備考證、惟所言元初甲主之制云、惟娼優隸卒僧道丐不隸甲下、又云鼎革後、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又云鼎革後城鄉編設甲主、奴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不幸有母姑兒女牽繫、欲求兩全者、逃避無所、仰俯無資、竟出下策為舟妓、以舟人不設甲主、舟妓向不辱身也、皆絕不見他書紀載、恐難憑信、考甲制見元史太宗紀、以兵十人為甲、未嘗編二十家、亦未行於征服之地、元政頗寬、平江南後、徵求好人、屢頒賑濟、方羈縻之不暇、斷不為此滅絕人理之事、恐與其時所傳八分十等之說、同一誣枉、觀此編所述他事、親見親聞、又都不類偽作、實不可解、意者明季好事之徒、以建州日逼、乃藉此等書為申儆國人之用、正與承天鐵函同一用意、皆出於當時略知舊事者之手、間以不經之事、使人易信、未可知也、

翦勝野聞一卷 說庫本

明徐禎卿撰。禎卿有迪功集，四庫總目已著錄。此書所記，多明初事。惟所錄皇明祖德碑、偽漢上梁文、倭國求通表文，可備參稽，餘多傳聞失實。王世貞史乘考誤，歷斥其非，如周伯琦放歸，而言為太祖所殺，李伯昇降後累遷平章政事，而言降後以佞臣見誅，徐達自下大都後，與常遇春分兵向山陝，遇春卒於應昌，洪武二年八月，柩至龍江，達以洪武二年十一月班師，而言達追元順帝將及，忽下令班師，遇春大怒，馳歸告達反，又惠妃郭氏，以洪武七年生代王，而言太祖先與妃遇，及即位，子且長矣，携子謁上，不令入宮，又太祖下金華，始遣聘劉基，而言基謁郭子興於滁上，遇太祖，皆證據確鑿，深中其失。大抵明代文網疏闊，成弘以後，士人喜紀當代之事，而又不見實錄正史，明初歷世久遠，附會之詞，自不能免，此書與祝允明九朝野紀，尤為誣妄。且兩書所載，頗有相同者，不知誰為剿襲，以意度之，禎卿一代才人，非不讀書者比，或他人所撰，而竊附其名，以圖流發，未可必也。

協忠錄三卷 康熙刻本

明吳用衡撰，清許南金增輯。前有成化壬寅海鹽張寧序，稱許遠海寧人，邑舊有廟，國朝賜祀，如睢陽故典，而以南霽雲、雷萬春合祀。巡撫御史朱公，得此錄於儒學生吳用衡，而梓之云云。其書卷一，輯舊唐書本傳，而加以細注，附張巡字詁判、謝金吾表及詩二首，許遠詩八首，唐肅宗代宗勅及首李翰張中丞傳、韓愈後序，及宋人題廟詩。卷二，錄唐書各本傳，附以柳宗元以下碑記、許氏世系、清代恩典。卷三，為歷代諭祭文，而附以迎神歌詞。其書編纂無次，務於求備，惟引平陽府志，芮城縣有張公碑，傳先世原本鄧州，後徙籍芮城，死後屍歸故里，其子孫世守祀祭，與新舊唐書所言皆異，雖未必徵信，而足備一說。張許孤忠，異代之人，猶深欽仰，據此錄知睢陽、海寧而外，潮陽、寧波皆有廟祀。今貴州祀黑神廟，相傳為南霽雲，則流播更遠矣，惜此錄未及之。其所錄萬曆三年沈友儒重修雙廟記，言前賢張無垢，制百籤於廟，附注引寧志備考，謂雙廟協祀五公，凡有祈禱某事者，向置銅粿一具，刻上中下三字，祝畢擲粿，以定吉凶趨避。紹興八年，邑人張無垢立就詩百章，每公各占二十首，書於木片，候海潮至時投之，而祝曰順潮至不取，逆流而上者則用

之詩果逆流而至名曰倒流義送之廟中、據此知流俗求義南
宋時已有之、是又軼聞之足傳者也、



永憲錄四卷續一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自第一卷至四卷、紀康熙六十一年正月至雍
正五年事、其中雍正三年事全缺、續一卷、紀雍正六年事、據繆
荃孫藝風堂藏書記、謂此書云、江都蕭奭齡著、奭齡事實亦無
考、原稿十三冊、殘存一卷、後此一卷、本印於古學彙刊中、與此
本相校、惟有綱無目、此本綱目皆備、雍正三年事、則兩本同缺、
知同出一本、書以永憲為名、當紀雍正一朝事、六年以後當在
缺失之列、其書雜采當時邸報小報、參以見聞、所錄上諭章奏、
與東華錄字句微有異同、或命筆時偶有省文、然東華錄與雍
正上諭、又復微異、或此書所錄為真、而實錄與雍正上諭、出於
後來潤飾、俱未可知、所紀阿塞年隆誅戮事最詳、謂允禵被拘
于海淀關帝廟、雍正八年世宗病甚、遣人撫問之、有起用之意、
允禵終不屈、世宗將崩、曾召見以嗣子為託、亦但謝病而已、又
謂文覺禪師為世宗主謀、與阿塞年隆諸大獄、高宗在潛邸、極
惡之、及即位、令徒步回籍、年已八十矣、文覺當特勢要熖灼、督
撫皆跪迎之、至是而敗、皆不見他書紀載、足以參史、惟紀宮門
及皇子名號多舛、當緣傳聞之訛、有清一代紀事之書最少、乾
隆以後、文網深密、史無人敢輕為著筆、如奭齡此書、雖未必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皆可信、然亦治清史者、所當奉為秘籍者矣。



撫苗錄　康熙五十二年奉石堂刻本

清鄂海撰、鄂海滿洲鑲白旗人、姓溫都氏、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洊陟宗人府郎中兼佐領、康熙三十六年、聖祖親征噶爾丹、海先赴寧夏、備牲畜、駕至寧夏、命陝西按察使缺、特簡鄂海任之、旋遷陝西布政布使、陝西巡撫、四十九年擢湖廣總督、五十二年調為四川陝西總督、雍正元年以原品休致、是書乃鄂海記其總督湖廣時、招撫紅苗之事、商邱宋犖為之序、大略以辰州鎮筸界外生苗、梗化生事、經康熙四十二年之進勦、其禍稍戢、惟苗人貪利、奸人復勾結之、往往捉人勒贖、為一方之害、鄂海親出邊牆、馳入苗地、至毛都塘乾州等處巡閱、並遣員宣布德意、於是毛都塘五十二寨頭目、開具八百餘戶丁口投順、盤塘寨等八十三寨頭目、亦歸化、疏上得旨、有鎮筸生苗、居深山之中、自古以來、並未向化、鄂海等宣示朝廷德澤、布揚聲威、盡行招撫、殊屬可嘉之諭、故鄂海裒此事章奏文檄為一書、以詒政績、其間惟奏疏文告一部、有以見其始末經畫、不同空文、如請補修舊有邊牆一事、所以限隔內外、稽察出入、雖為當時扼要之圖、雖屢請屢駁、終不改變初計、更見其任事之毅力、與畏葸固位者、迥然有別、至附載贈言詩序盈帙、多稱頌功德而作、詞

旨近訛、雖不無斐然可觀、終嫌寡當、蓋好名之累也、



秦蜀聚籌二卷 康熙間寬恕堂刻本

清鄂海撰、鄂海滿洲鑲白旗人、姓溫都氏、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游陟宗人府郎中、兼佐領、康熙三十六年、聖祖親征噶爾丹、海先赴寧夏、備牲畜、駕至寧夏、會陝西按察使缺、特簡鄂海任之、旋擢陝西布政使、陝西巡撫、四十九年陞湖廣總督、五十二年調為四川陝西總督、雍正元年、以原品休致、是書為海調任川陝總督以後、居官公牘見於實施者、擇要錄存、釐為二卷、上卷為奏章、下卷為文告、後附贈言及詩序碑記、乃友好僚屬稱頌之作、因總制川陝、故以秦蜀聚籌名、其書、按川陝沿西北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邊、自準噶爾軍興、籌軍籌餉、轉餉稱為重領、其地自明季以來、迭遭兵燹、元氣斲傷、地接番夷、尤易生變、故至清初之際、最稱多事、而涖臨斯土者、或補苴一時、或粉飾治具、皆無當於治理、海能實心任事、頗效忠勤、於察吏安民諸端、不憚興革勸諭、請於朝以行之、就中尤以舊欠分年帶徵一疏、大蘇民困、而防閑胥吏為奸、特訂催科十則、使無從施其伎倆、至箝抑紳衿、更足一滌明末官紳交通之惡習、均能得其體要者也、鄂海初為聖祖所眷、所請每格部議、輒以特旨允行、惟當時中朝結黨、皇子爭儲、鄂海為封疆大吏、固不免陰有依違、當貝子允禵奉命征

策妄阿喇布坦，駐軍西寧時，鄂海輸濟軍需甚力，不免生嫌怨旋。至聖祖晚年，驟失聖眷，有年老聲名漸不如前之諭，厥後年羹堯以四川巡撫代為總督，旋鄂海往吐魯番種地效力。迨世宗繼統，原品休致，仍不放還，竟卒於邊。則世宗於鄂海固有宿憾，可以窺測而知。是亦留心康雍之際史事者所當知者也。其書西陲雖若政書，而以其專就川陝一地立言，讀之可以詳其始末，故歸之雜史，較為允當焉。



軍機故事三卷　光緒辛巳謨觴室刻本

清姚文棟撰。文棟字子梁，江蘇上海人。光緒間以試用通判任出使日本隨員，薦陞候補道。軍機處為有清一代大政所出，自乾隆中，王昶始有題名錄，道光中梁章鉅繼之，而有樞垣紀略，文棟因梁鈔而書上卷，多紀章制，下卷多輯逸事，復為補遺一卷，皆兩書所未及錄之事，附以題名。為章京為軍機大臣者三十二人。軍機大臣子弟為章京者十五人。一門為軍機大臣者十九人，兄弟祖孫父子為入滿章京者五人，祖孫父子叔姪入為漢章京者四人，祖孫父子入為滿章京者八人，祖孫入為漢



章京者二人，兄弟父子叔姪入為漢章京者三人，父子叔姪兄弟入為滿章京者四人，父子入為滿章京者十六人，父子入為漢章京者十人，叔姪入為滿章京者一人，叔姪入為漢章京者四人，兄弟入為滿章京者十四人，兄弟入為漢章京者六人。是在補苴而見聞簡陋，徒詮次事典，一代典故無大關涉。考軍機處之設，諸書皆謂在雍正七年，而不繫月。唯弘旺所撰松月堂目下舊見，軍機大臣年表明載七年六月初十日，以西北兩路軍興，欽派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密為辦理軍機事務，不唯明著年月，而近支親王為軍機大臣，亦當以是為始。

顧梧垣紀畧、一再增輯、皆未及此、盖弘旺之書、僅稿本流傳、能讀者少、宜史爲文林之所不及知矣、



## 鴉片事畧二卷 北平圖書館印本

清李圭撰、圭字小池、江蘇江寧人、據其所著思痛記、有仁和高鼎序、稱其於光緒丙子、游歷世界、以任事於海關、習知西文、後官浙江海寧州知州、事具焉、其親所爲墓志、自稱就見聞所及、或采自他書、或錄諸郵報、彙萃成書、而附以外國往來文牘、今觀其書、上卷言禁烟、所錄黄爵滋奏林則徐奏、及十三行諭帖、致英國王文、又王大臣所議禁烟章程三十九條、俱有深意、歷述烟價一千二百萬、雖未明言則徐所許、而舉其示令繳烟時有奏請賞犒獎勵字樣、後與山價銀六百萬、又述江寧條約賠款二千一百萬、烟價補款六百萬、商欠三百萬、戰費一千二百萬、俱不爲迴護忌諱之詞、可稱信史、下卷言烟税自道光二十三年始、至光緒十二年、訂結烟臺條約、續增專條止、歷次商議税則、終以釐税併征、每百斤一百十兩、成約而併徵、所增經費僅三十三萬兩、因力主廢棄專條、頗爲有見、又錄郭嵩燾請重申禁令奏、謂應與英議院停給印度鴉片種售牌照之請相應、始能有濟、其意蓋在禁烟不難、禁洋烟而收土烟税權、是禁仍不禁、以晤駁嵩燾萬禁於徼之說、尤有特識、非僅通知外情已也、

覺迷要錄四卷 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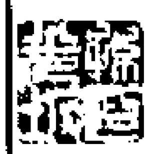
清葉德輝撰。德輝字煥彬，湖南湘潭人。光緒壬辰進士，改吏部主事。入民國後，為共產黨所殺。著有六書古微、觀古堂詩、古泉雜詠、郎園藏書志等。此書著於辛丑，正當有票黨獄大興之後，故所紀始自戊戌政變，迄於唐才常之誅。書凡四卷。卷一為諭旨，恭錄自戊戌八月初五日至庚子正月二十一日所奉嚴捕康黨上諭，間附諸臣原奏，以示得罪之由。卷二為奏摺類，皆各省緝捕康梁及富有票會亂黨奏報，附以公文批示。卷三為公論類一，錄息邪說及梁鼎芬等駁康有為書。公論類二，皆報章



論說。卷四為述贖類，分京師、廣東、湖南、海外、湖北四目，錄保國會章程、康有為演說、信札，及湖南時務學堂批改課卷、康梁出國後記事、鄂漢亂事函件、條規，及誅亂始末。德輝為學，頗知別擇，故所輯極有條理，細注年月，及根據所出，大約採之當時報紙為多。命名之義，本於大義覺迷錄，自謂足為康梁定讞。及今觀之，定讞殊不必論。戊戌黨禍始末，別無專書，梁啟超所著政變記多粉飾標榜之詞，不足稱為信史；唐才常事，更無述及之者。德輝此編雖不能稱備，而大都出於諭摺公牘，頗足知當時情事。惜志在覺迷，不及戊戌所變新政，致事之始末不具，不足以

言史，而足供史料，則當之無愧。德輝與新黨未嘗不投，當梁啟超入湘，立時務學堂時，曾輯翼教叢編以詆之，後復為此書。入民國後，乃與啟超為友，頗稱其政事，論者皆咎其操持不堅，則德輝此書，或當時有所迎合而作歟。

拳案三種五卷 桐鄉勞先生遺書本



清勞乃宣撰、乃宣字季瑄、號玉初、又號韌叟、浙江桐鄉人、同治辛未進士、官至法部尚書、此書凡三種、義和拳教門源流考一卷、拳禁義和拳彙錄一卷、拳案雜存三卷、所錄皆乃宣宰吳橋時之事、其源流考、據嘉慶二十年那彥成查辦教匪奏疏、乃知義和拳實為邪教、為白蓮教之支流、離卦教之餘孽、其來甚遠、復緣耳目所得、則知拳匪煽惑之術頗巧、羣相信從、遂至滋蔓、不可制、叙述頗稱翔實、至彙存雜案二種、為諭旨、公牘、私函等件、內有源流考書後一篇、於民教結怨之深、拳匪譸張之狀、言之尤為深切著明、可覘禍變之來、非偶然也、乃宣於牒行原委、且自為之序、不勝其談言微中之慨、有云、歲乙亥、余承乏吳橋、時義和拳芽蘖於山東、駸駸及於畿輔、余懼其遂滋蔓也、刻義和拳教門源流考一篇、證其為白蓮教遺孽、布諸境內、陳諸上官、覬為曲突徙薪之謀、顧當道不甚措意、未幾而故城、景州、阜城、東光等處變作、次年春、乃有明旨申禁、臺省皆須告示、余又有義和拳彙錄之刻、於讖語內、大聲疾呼、苦心剖析、雖為時流所詬病、而吳邑士民頗多警省、然保定、天津、京師、如火炎炎、不可嚮邇矣、余自知不合於時、奉身而退、曾不逾時、而神州陸沉、羅此浩劫、歸田之後、得暇、復於叢稿中、擇出公牘私函論述十餘篇、錄而存之、釐為三卷、目之曰義和拳雜存、案乃宣所錄、雖為一邑之事、然燎原勢成、追源禍始、得此可以稍知梗概、乃宣儒者、所言可以徵信、自不同委巷流傳、不失為庚子事變中最佳之一史料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史部 雜史類

西魏書二十四卷　光緒九年重刻本

清謝啟昆撰、啟昆字蘊山、江西南康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廣西巡撫、啟昆以魏澹書不行、而魏收抑西揚東、以明高齊之得統、乃撰為此書、凡帝紀一卷、曰孝武帝文帝廢帝恭帝、表三卷、曰封爵大事異域、考六卷、曰紀象儀制地域上下百官上下、列傳十三卷、載記一卷、創始於乾隆丁未、越十年成書、自正史傳記與地金石之文、以及郡邑之志、採取最多、敘事簡約、體裁完密、有清一代史學最有成就者、為考補前史、啟昆獨成一家之言、故頗為同時學者推重、錢大昕稱其凡例謹嚴有法、封爵大事諸表精覈貫串、又補前史所未備、凌廷堪稱其書有六善、胡虔稱其大事表尤足為史法、啟昆復自為序例、述作書本旨、附錄與趙翼往返書四通、翼主八柱國十二將軍皆西魏之臣、應入列傳、啟昆則謂百官考中已略存其人、不必再為之傳、自謂以宇文受禪為斷、不能踰越限斷、以亂史例、往復辯論甚苦、其實諸史皆有限斷、而亦間有參差出入、史之得失、固不盡關於此也、大抵此書考據精密、首尾貫串、可謂精心結撰之作、唯載記以東魏孝靜帝與後梁蕭詧並列、夫載記之名、起於東觀漢記、以錄赤眉諸人、晉書因之、載十六國之事、以尊中國、猶可說也、東西魏既分、孝靜自為天子、乃必取入載記、比與魏收島夷之目、有何別乎、可謂矯枉過正、曹格傳獨附注譙郡太守曹袵碑文、與全書不稱、亦好奇之過、列傳有論有否、自援魏澹書例為解、終覺未安、既在不足論之列、則亦何必為之立傳乎、大事一表、尤嫌奇創、蓋啟昆之書、考據家之史、而非史家之史、故撰輯之功多、又習聞同時章學誠之說、賞其新異、不免師心、雖不必即為其書之累、要亦可以已而不已者也、

東都事略校勘記一卷 通園叢書本

清錢綺撰。綺字映江，號竺生，江蘇元和人。庠生。此編成於道光二十九年。東都事略一書，明時頗不易得，視為秘笈，後得宋眉山程舍人刻本，明人翻之，五松室影之，掃葉刻之，淮南書局刻之，流佈始漸廣，惟脫落錯誤，層出疊見。宋本已亾，綺得康熙間重刻本，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印記，係宋本原文，原書仿史漢字，都通古，重刻者悉仍其舊，最為善本，但版入俗手，不曉文義，妄加修改，深以為惜。嗣又得舊鈔，行款字數，悉同刻本，乃從錢曾述古堂所藏宋本影鈔者，又於友人得一本，每行為二十五字，乃以舊鈔本，校翻刻程本，考其異同，摘其舛謬，分條以列，至宋本及原字之誤，亦表而出之，用力精審，一字不輕放過，至是始可盡讀。又綺以乾隆時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亦曾重刻此書，於著者王稱之稱，作偁，尚沿明刻之誤，乃具說為之辨正，謂按說文禾部之稱，解作銓，人部之偁，解作揚，二字義各不同，今王稱字季平，取銓衡之義，自當从禾，況偁乃孝宗父秀王名，書中遇从人之偁，皆缺筆，豈有當時所諱，而反以命名之理，明永樂中，別有王偁，預修永樂大典，或明人因此王偁而誤改，其說最為中肯。今案曹溶學海類編，所收西夏及張邦昌事畧二篇，即由此書錄出，均署為宋王稱撰，又章鈺讀書敏求記校證補，亦載陸心源得有宋槧本，內有十卷為黃堯圃舊藏，偁字亦作稱，足為綺說作證，如此事非細心讀書而有領悟者，不能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別史類

東都事畧校勘記一卷 適園藏書本

清繆荃孫撰、荃孫字炎之、一字筱珊、晚號藝風、江蘇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此編成於宣統辛亥、荃孫前在同治辛未間、得東都事畧舊鈔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擡寫空格、均自宋出、惟以世間流傳之本、宋眉山程舍人刻本為最舊、明人翻刻之、五松室仿刻之、揚州又翻刻五松本、而此鈔本與程刻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格式間為不同、各家書目亦未有別本同異之說、遂不知其所出、後與程本對校、斷為在程刻之後、緣於己酉之冬、從事校勘、凡與程本相異之處、特為之分別標出、如目錄編次不同、后妃傳李宸妃、郭后、高后、加減字句、王安石傳贊易其大半、蘇轍、孔文仲傳後增有考異、惟缺沈貴妃一傳、亦於目次註明之、荃孫謂此鈔本、改削增補、處處善於程刻、乃仿盧文弨羣書拾補之例、於闕者補之、異者錄之、別為記存、俾讀事畧者、假以相互參稽、不但為事畧功臣、兼可補儀校所不及、荃孫蒐藏舊刻、號稱海內名家、其所鑒定、自非他人所及也、

古史考一卷 平津館藏書本

蜀譙周撰、清章宗源輯、譙事蹟具三國蜀志本傳、宗源字逢之、占籍順天宛平、乾隆丙午舉人、一生采獲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以來亡佚古書、盈數笈、別撰隋書經籍志考證、此書即笈中之一、孫星衍得之、為之梓行、敘誌原委於前、略謂故友章孝廉、所輯古史考一冊、略為整理、付之剞劂、君惑於唐慧寺僧、素食誦經、已而僧以賄賂敗、牽連及君、故事斥革甲科、既不得與禮部試、意境寥落、所館居停厭薄之、焚其所投書、卒於嘉慶某年、此其手定稿之一也、案劉知幾史通稱、周以遷書記秦已上事、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今則與史記并行於代、唐書藝文志亦載為二十五卷、則其書尚完整無闕、惟至宋以佚、遂不見於著錄、蓋因劉恕通鑑外紀、蘇轍古史、羅泌路史等書、踵繼而作、据摭較繁、體例畧備、頗為士林所尚、而轉以周書簡畧不之重、乃歸諸湮滅矣、宗源好學篤古、以言先秦佚事之書、周書最為古遠、每為諸家所引用、深惜其不傳、特廣為蒐集、而成此篇、計取史記集解引者十二事、世說注引者二事、續漢志引者六事、詩正義引者二事、後漢書注引者一事、史記索隱引者二十七事、文選注

引者四事、藝文類聚引者五事、北堂書鈔引者七事、初學記引
者五事、一切經音義引者一事、太平御覽引者十七事、他若通
典、廣韻注等、亦有引用、但改易原文、間有脫誤、俱為之考訂疏
通、附記本條之下、不另標舉、其捜輯既宏、鑒裁亦審、慎足徵沈
潛之深、然史貴條貫、殊忌錯雜、縱屬輯佚、亦應具有體例、乃宗
源此著、僅據引書先後排比之、不按時代而綴緝、是蒐集之功
尚多、經營之力甚尠、倘能為之編次、以存原書依稀之貌、不尤
更善乎、



開闢傳疑二卷 竹柏山房十五種本

清林春溥撰、春溥字立源、號鑑塘、福建閩縣人、嘉慶壬戌進士、
官至翰林院編修、是書以上古荒渺難稽、諸書記載又各異、其
詞乃為之斟酌釐訂、上起太初、下至神農、謂為開闢傳疑、亦姑
存其說、不可盡信之意也、上卷為世紀、因舊說而著之、間加考
論、以糾相傳之謬、下卷專記伏羲神農二氏、凡其創興一切制
作、實由草昧而進於文明之經猷、故詳為錄記、徵引繁富、最稱
精湛、至諸書之中、惟三墳論初民進演之序、頗近情理、所標世
紀、亦有蘊蓄、遂以之為據、復取諸家所記、以補其闕、錯綜排比、
別加標識、遇有異同舛誤、即於其下夾注辨釋、又於一人為一
氏、概指為帝之說、加以斥辨、所論尤具特識、畧謂玄黃既判、未
有人而先有物、及人之生、氤氤氳氳、如春之啟蟄、蟲之應候、不
知其為化生感生、同時並育於覆載之內、由是牝牡相合、以蕃
以滋、饑則求食、寒則穴處、其違禽獸夷狄不遠也、無爪牙毛羽
以自衛、則必資於物、有血氣情欲以相接、則必爭、故愚者常待
命於智、而弱者常求庇於強、其智而強者、浮合其羣而指揮之、
如是者蓋往往而聚、遂各據其方、各長其世、和相安、怒相并、大
小分合、又各就其勝己者而聽命焉、特則有大國小國、而莫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別史類

於一、夫世無天子、則諸侯尊、豈若後世必統九州、制六合、而後為帝皇哉、持論宏通、可謂善言古事者矣、惟三墳出現於唐昭宗天復時、論者斥為偽託、乃春溥竟謂雖晚出、而非偽書、未免阿其所好、出以武斷、又掇拾舊聞、及於緯書道藏、亦頗失之於濫、然編排考訂、俱見精心、固非淺學之流所能企望者也、



擬史季漢書昭烈皇帝本紀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黃中堅撰、中堅字震孫、江蘇長洲人、諸生、是書以陳壽三國志帝魏斥蜀為謬、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以昭烈承正統、朱子通鑑綱目、復遵依之、大義克昭、稱為允當、陳志為正史書之一、習書又散佚、深致其憾、雖明謝陛所著季漢書、正其名號、以昭烈繼漢、但大抵仍襲遺文、無所折衷、殊不足以闡彰潛德、於是取陳志昭烈紀、後漢書獻帝紀、參以諸傳、旁採雜史、凡涉昭烈事蹟、畢加捃摭、按年連綴、而成此編、自謂為將來作者之前驅、故以擬史二字冠於首、案宋蕭常元郝經、均有續後漢書之作、尊蜀貶魏、以糾陳壽之失、謝陛不過沿襲故籍、而更張之、非屬獨舉、而中堅只稱陸始為季漢書、不復知有蕭郝、殊失於不考、然昭烈自舉義迄踐祚、崎嶇三十餘年之久、其與羣雄角逐、事蹟甚為繁複、陳志既病簡略、而謝著亦不見詳贍、中堅乃博覽羣籍、鎔鑄以書、使昭烈締造帝業始末、展卷了然、不煩翻檢、夠稱足為讀史者資證、雖推崇謝著、而於其誤處、頗多糾正、惜其貪多務博、昧於取舍、往往錄及瑣細、與帝業無關、殊涉蕪雜、于史法為有闕矣、此編原載蓄齋文集中、經楊復吉抽出別行、並跋以賊、大意賞其詞章、於史事得失、未之論列、尤為江湖小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別史類

不足與知此事也、



竹山史統 乾隆乙卯重刻本

明余大朋撰、大朋字竹山、廣東番禺人、仕履不詳、是書成於崇禎戊寅、取大一統而居正之義、撮錄史事以賞之、自上古迄於元世、記各代得國之由、分統為六、每統之次、排列諸帝名諱諡號、兼誌事跡梗概、大致上起三皇、下至元順帝、凡一統寰宇者、名之曰正統、亦即所謂史統是也、次曰變統、如商變禪而為放、周變放而為誅之類、又次曰閏統、如東周為西周之閏、蜀漢為兩漢之閏之類、又次曰篡統、如新莽魏丕之類、又曰散統、如漢散而三、宋散而遼金元之類、又次曰易統、如呂雉武曌之類、案班固論史、有正閏之文、方孝儒釋統、亦有正變之論、然皆具說舉例、以闡發大一統之義而已、乃大朋襲取其說、復苗新義、割裂史實、強為附麗、則前後複見、系統糾棼、殊為無謂、再就所標統名而言、篡統與易統、實難區分、閏統與散統、亦相近似、不無駢拇枝指之誚、又大朋於史籍未能熟讀、故援引糾致牴牾錯誤、如所稱後漢雖竊起沙陀、而謂非漢之閏不可也、南宋依稀與北宋等、要亦北宋之閏也、等語、尤為含混不清、外謀齒然者、據大朋自序、有治統即道統之說、則知大朋亦為理學之私淑者、其著史統之意旨、隱然以正統予道統、其他則摘諸閏餘之



列、不能同日而語、明季門户之見、牢不可破、波及村儒、亦以衛道自居、誠足以覘當時之風氣矣、此書雜亂失序、殊不足觀、然濤永圖著讀史津逮、亦以正統偏霸等名、排錄史事、體裁畧與相同、則此書實居之先、以其別備一格、故勉為錄之、



史鑒不分卷 附改元考名臣略 康熙間刻本

舊題一山老人撰、其詳不可考、以迄明代為止、知為清初人也、鑒為帶飾小鏡、取以命名、亦陰襲借鑑之意、此書以資治通鑑為據、參之經傳正史、撮鈔成書、而以表區分記之、上起春秋、下至有明、一循世系而錄、表首為朝代、次為列帝、又次為記事、其羣雄僭國、亦附誌各朝之末、凡一代之歷年、建都之所在、以及年號、嫡庶、后妃、勳戚、靡不採書、而於忠奸進退、尤三致其意、是為讀史門徑、至於推究列朝興亡之故、間加議論、用符著書之本旨、特多為陳言常談、摭拾補綴、案史跡浩繁、年代久遠、而作



者欲以區區一表而囊括之、則遺漏舛錯、實所不免、即就排比世系論之、多未能盡合史實、如秦後列秦末、新莽後列莽末、已嫌累贅、而最為謬誤者、於東晉下列十六國、及南朝北朝、於唐下列藩鎮及十國、與後五代是也、再就記事言之、亦詳畧去取未能畫一、如羣雄割據、則起滅之年、最有關係、乃或記或否、已自亂其例、既於隋末列李淵之稱唐王、而於元末不列朱元璋之起事、尤為紛歧、附改元考、乃取大一統之義、是以非一統者不載、如三國有後漢與魏、而無吳、東晉後有南朝、而無北朝、又遼金亦不記、自謂後漢依綱目、魏依通鑑、故存之、然則拘墟如

如雞與言史矣。





閏八月考三卷 光緒庚子排印本

清王錫祺撰。錫祺字壽萱，江蘇山陽人，諸生，官刑部主事，輯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及叢書，蓋流俗有清朝不利閏八月之說，庚子適有閏八月，謠諑蠭起，是年果有拳匪之亂，錫祺力闢其說之無稽，謂自漢迄明，置閏於八月凡五十七次，治亂不一，有清康熙之庚申、戊戌，咸豐之辛亥，同治之壬戌，皆置閏八月，亦無清朝不利之說，因輯史事，自漢昭帝元鳳六年始，至清德宗光緒二十六年止，詳輯各史本紀，而補以歷代通鑑輯覽，清代則注東華錄，推算一以黃炳垕三元積閏表為依據，復由同邑龔推為之詳甄閏過次數，末附曆家相閏八月無關吉凶辨，以八月不利之說，起於嘉慶十八年林清之亂，有二八中秋黃花落地之謠，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遂謂欽天監有意改奏，移閏於次年二月，俞樾茶香室叢鈔，則謂奏改閏八月，不知何說，家相為之一一辨析，謂雍正間頒推萬年書，當嘉慶十八年，確為閏八月，道光以後，刻本則改定是年無閏，考之曆法，以無中氣為閏月，本朝改用定節法，遂有雖非閏月，而亦無中氣者，其置閏仍以無中氣之月為主，倘遇前後數月均無中氣，則以在前之一月為斷，嘉慶十八年，若置閏於八月，則霜降立冬小

雪日在一月、而冬至在十月、名實亦舛、古所未有、故毅然改之、實權衡於曆法數理之當然、可稱卓識、其奏改實為辛未年、蓋頒曆例在前一年、而奏改當在更前一年、安可附會彗星見、始行奏改耶、立說可謂最精、錫祺此書與丙丁龜鑑用意不同、而體例畧相類、似唯不著議論、實事求是、要為較有本源、然畧例中、謂嘉慶癸酉置閏、則與莽建國五年同、此蓋目所以奏改、則仍不脫腐腐氣也、



遼小史一卷 遼海叢書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字君謙、江蘇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撰松籌堂集、事具明史文苑本傳、此書敘契丹初起、迄大石西遷為乃蠻所滅止、畧序一代之事、循吉本能文、故敘事尚稱簡潔、根據之書、大約不出葉隆禮契丹國志、而參以遼史、明人結習、蔑視遼金史事、不以正統歸之、故循吉之書、稱為小史、小者言其不當詳、且小其人也、已不脫當時陋見、序五代出帝事、不言太宗德光帝臨中土、猶可援為中國諱之例、周世宗復瀛莫二州地、竟闕而不書、何也、宋太宗滅北漢伐遼、屢年征戰、僅以數語了之、以後宋遼三次言和、僅及澶淵之盟、及劉六符增歲幣事、於熙寧割地之事、復付之闕如、了不悉其用意、而於劉六符爭歲貢之名、則從遼史、而不從宋史富弼傳及契丹國志、宋終不允之說、不以宋史對勘、而遽信遼人虛美之詞、未為有識也、契丹崛起東土、混一漢北、臣服西夏、自有其制度文物、乃一皆從畧、而唯摭拾瑣事、誠哉其為小矣、以世言遼事之書甚少流傳、故一臠片羽、亦為士林所珍、若循吉此撰、實不足以言史也、

金小史八卷 遼海叢書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仕履見前、明人言遼金事者至少、循吉既為遼小史、復撰此書、體例結構、大畧相同、唯此較詳、多本之金史及大金國志、似未一翻宋史、故於岳飛虞允文戰蹟、亦亦不若宋史之詳美、唯採小說頗多、於徽欽二帝北狩、則采至不足信之南渡錄、而不及三朝北盟會編、辛已泣血錄、北狩錄等書、於汴京之圍、則采至不足信之南遷錄、而不及歸潛志等書、若海陵荒淫、由世宗過於醜詆、金史本不足信、乃採及無稽讕言、猥瑣鄙俚、自污其書、可謂無識、書中稱謂、於金主稱名、宋則稱帝、於高宗稱紹興皇帝、幾忘其尚有建炎紀元、於孝宗則系之曰宋、皆不脫學究陋習、唯於宋金兩國言和、載其制表國書甚備、尚及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大金弔伐錄等書、在成弘之際、能多讀書如此、亦可謂博覽兼綜之士矣、其於大金國志、不采突王及滕肯事、亦有特見、是亦所謂千慮之一得也、



皇清通志綱要五卷 鄧氏五石齋藏鈔本

清弘旺撰、弘旺為康親王允禩之子、雍正四年圈禁允禩、改名阿其那、弘旺亦改名菩薩保、皆絕屬籍、乾隆初、始復歸玉牒、故此書仍署原名、前有乾隆十四年自序、謂敬閱聖朝五世諸書、謹纂一冊、敬名皇清通志綱要、功勲名臣錄、自天命前庚辰、迄乾隆十四年己巳、共記一百七十年之事、自稱宗室十世孫、蓋其父子得咎以後、無爵無位、故自肇祖數之、恰為十世、其志亦可憫矣、其書今存五卷、一為太祖朝、二為太宗朝、三為世祖朝、四為聖祖朝、分上下卷、以後皆闕、不知未成抑成而散失也、書中大事、皆編年如本紀之例、而於其年下、記宗室諸王勲戚大臣世系行實封拜罷卒年月日甚備、畧如實錄小傳之例、自稱敬閱聖朝五世諸書、故所錄或為未經修改之實錄、多不見於今本實錄、是特八旗通志尚未成書、此書不知所取材而網羅弘富如此、度必出於見聞、或訪問先朝故舊、觀書中間有年月偶缺待補之處、可以知其考訂之精、尋錄之勤也、述康熙末年事、毫無怨懟之詞、又可以知其憂危慮患之心、至為深切、故不至因以賈禍、大約是書所長、為詳於清初之事、制度典章、大端咸備、封爵世系、尤為詳贍、間亦有異聞、足錄、如皇十四子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別史類

覦、此書獨著其本名允禵、後改今名、然後知流俗相傳、世宗與隆科多私改遺詔、始得嗣位之說、亦為有因、不然遺詔只有十四子、而不書其名、有是理耶、清代天潢多能撰述當代史事、惜傳者無多、若弘旺此書、與其所撰松月堂目下舊見、又非嘯亭佳夢所能度長絜大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別史類

國語補校一卷 劉端臨先生遺書本

清劉台拱撰、台拱字端臨、號江嶺、江蘇寶應人、乾隆庚寅舉人、官至丹徒訓導、時黃丕烈得宋明道二年刻本國語、為之校勘訂正、覆刊行世、使宋槧善本得廣流佈、人有功於士林、丕烈於其脫誤之紬繹、奇義之辨解、細心麿勘、猶稱精湛、台拱得黃刻而善之、惟以為猶未盡合、乃雜取眾本、加以補校、台拱邃於經學、自天文律呂至於聲音文字、靡不賅貫、故其補校之文、出入經史、語有根柢、而折衷一準於理、無附會穿鑿之弊、並逐句勘對、一字之未安、必援具古說以正之、名儒之作、可謂不苟、至舊注有未妥者、即為詮釋、多所發明、如鄭伯南也、左傳作男、諸家互改、迄無定說、台拱謂南男通、引論語子見南子、孔舊注以南子者、皇疏本、釋文本俱作等以為男子者、又細鈞大鈞等句、謂鈞亦作均、引左傳昭二十年服注為証、釋云、古所謂均、即今所謂調、如此為解、則全文不煩檢討、即可釋然矣、其於自鄃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一段、史為長文、發揮內朝外朝正寢燕寢之義理、博徵繁引、剖析無間、論列極為明澈中肯、不只疏通史蘊、且足羽翼經說、雖所訂正者、不過全書十之二三、已見素學之精深、惜行文之際、過於擬古、稍失之晦澀、然不足為

病也。





元號略四卷附補遺 清白士集本

清梁玉繩撰。玉繩字曜北，號諫庵，浙江錢塘人，貢生。是書列舉歷代帝王紀元年號，而以韻字分記之。卷一卷二記專號，卷三記重號，卷四記佚號，附以補遺。其排比次第，首正統，次分統，皆列記諸帝而大書；又次偏竊，又次外蕃，皆書國名而注其事於下；末為僭竊，皆直書其姓名。復為尊崇國體，將清代諸帝冠之於前。又於各代諸帝凡都也、鄉貫、名、年壽、廟謚、山陵兼載並記。是不僅專記年號，且重史事，其以畧名，或即為此也。明陳懋仁年號韻編，內外混採，蕪雜失序，玉繩雖踵效之，特增創多例，以矯其失，廣為搜羅，得專號六百五十八，重號一百八十二，佚號一百三，補遺尚且不與。附錄之事，於正史外採及雜著，用力專勤，非輕掉者可比。道家虛造年號，屏為弗錄，亦具卓識。梓行之後，或閱書有新得，或經人糾錯誤，皆篩存之，為補遺。不掩人長，不護己短，持度復推。究年號所自始，有云古者人君不改元，不紀號，繼體之主，惟即位踰年稱元而已。自魏惠更三十六年為元年，秦惠文王更十四年為元年，而改元於是乎始。自漢武假天瑞名年，冠以建元，而紀號於是乎始。啟後義例乖違，單複錯雜，或改元而未踰年，或踰年而不改元，或一年而三易

元一帝而十餘號或取先皇之號而仍用之或昧昔朝之號而誤襲之頗能探討源流故其所著雖間失之瑣碎而義例謹嚴不失通儒面目也





招捕總録一卷 守山閣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見於阮元揅經室外集謂其書久佚從舊鈔影寫卷末有云招捕止此是唯取其人名地名及事與序相干者入注中分二十九種今案守山閣本末云招捕事不止此於義為長是元所見猶非原本也守山本有雪枝氏跋歷舉記中招捕雲南大理金齒羅羅斯車里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八百媳婦八番順元諸蠻宋隆濟廣西兩江黃聖許岑氏思播海北海南廣東江西福建浙東湖北湖南四川西番國明和尚凡二十三條與阮氏二十九種之說不合蓋阮氏分析言之然從守山本合而言之則為二十二條亦較雪枝所舉之數少其一或雪枝所跋為别一本歟其書首爲招捕文卷末所云與序相干者入註中知所謂序即指此文也雪枝因謂文與記不出一人之手然今本文中有註且屢云事詳見後則似記與序並列而非註矣其何以分合終不可解也文中叙述酋長姓名位號風俗頗詳足備參稽多四言叶韻詞句古奥疑為中書省所布而漢人能文好事者為之故云為招捕之科記中所叙自世祖至元十三年迄英宗至治間招捕西南蠻苗猺獞蕉及草賊僭竊畧無次第所舉譯名亦與招捕文不甚相應唯皆出於各省所

拾捕、故不見於史、元代文獻頗闕、得此頗足為治蒙兀者張目

也、



皇明傳信錄七卷 國朝典故本

不著撰人名氏、以卷末正德十五年二月十七日、武宗皇帝竟以遊戲無度致疾而崩、遺詔以今上入奉宗祧、四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知其人為嘉靖時人、書中不稱成祖、知其書當成於嘉靖十七年以前、其書自來不見著錄、千頃堂書目、有明傳信錄四十卷、亦無撰人、然卷數不合、此本特詳於明初事、宣德以後、記載寥寥、必不暇及嘉靖時事、其終於七卷無疑、千頃堂所著錄者或同名之別一本、其體例不分代紀年、雜記所聞、文字質俚、意在存實、每條之首、皆以其字起頭、不可解、所記太祖



嗜殺諸事、不同於徐禎卿祝允明之誣誕、間有異聞、謂徐達病背疽、初愈、太祖食以駿馬之肉而死、且申言不知馬肉足以致死、與他書流潞而食蒸鵝之說、雖同一傳聞、未必得實、而此言非有意死之、自較矜慎、所記文字疑誤殺人、亦與朝野異聞錄閒中今古錄所載者微異、知別有所本、其他多有裨故實、如洪武二十年賜東莞伯何真鐵券文、如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如高巍上書建文欲弱藩王之權、及靖難兵起、又致書燕王和解、如燕王嘗有為休兵息民保全祖宗社稷骨肉疏述不得已而興師之故、如寧王偽檄、或載其全文、或撮其大畧、皆考史者所

必資也。



宣靖備史 經鉏堂鈔本

明陳建撰，建字聲伯，號水南，浙江德清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山西提學僉事。是書成于嘉靖二十二年，自序謂紀靖康之事，南燼紀聞、竊憤全錄、宣和遺事三書，多謬妄猥媟，失之於誣，乃蒐獵眾編，網羅遺佚，畧仿綱目之例，成為此編。又謂靖康之禍，雖成于安石京黼，究其禍始，則開端於契丹之得燕雲，頗為有見。蓋嘉靖中葉，俺答之禍方盛，與海寇同時俱發，識者皆有淪胥之懼，故建發揮其事，以資申儆。書始崇寧元年，以志其禍之始，迄靖康二年，以見其禍之成。其特孤本秘籍，未出建所採摭，



已為畧備。間附議論，亦頗明暢，亦有涉於猥瑣者，如不信高宗為錢鏐轉世之說，而又謂其行年相同，豈非前知；謂蔡京之死，剖棺戮尸，舉朱子之言為證，而不知朱子偶舉傳聞之詞，烏得為典據；謂欽宗誤信姚平仲劫營之說，以致北狩，如信种師道，必禽斡離，之跣邀擊於黃河渡口（而不知師道謀洩），此亦言之甚易，安見其必能成功耶。書中災眚必書，連篇累牘，如犬妖如鬼傳書鬼哭之類，既未必實有其事，而強以為天變告警，禍亂即由於此，而不知人謀不臧，敵兵壓城，黨爭尚烈，為覆亡之本，舍之不書，又可謂明察秋豪而不見泰山者矣。總由揣大之見未除，書法必舉春

春之筆，而識力不足以舉之，大書而微行，蓋其本女妓李氏家。又書封李氏為明妃，豈非猥媟之甚者乎。明人論纂前代史事，多偽失體，亦不必專責難於霆矣。



後鑒錄三卷 國朝典故本

明謝蕡撰。蕡字維賢，福建閩縣人，正德辛巳進士，官禮科給事中，以爭大禮，劾張桂，出知太平府。此書成於嘉靖二年，所錄皆正德時叛逆諸人。爰書若趙風子，即趙鐩，以諸生從劉六、劉七為賊，稱王，以建國扶賢為名，與劉惠同稱奉天招討大元帥，分二十八營，上應二十八宿之數，凡十餘萬人，事敗坐誅。張偉為惠安伯，充總兵官，與左都御史馬中錫俱以討劉六、劉七失律坐法。何錦於寘鐇稱兵時，被任為討賊大將軍，以首逆誅。劉瑾以交通王府，擅害軍民，激變地方，致成反叛，謀為不軌，反狀已形，坐誅。劉吉為寧府承奉，拱樤為宜春王，王綸為江西左布政使，皆坐宸濠之亂，被法。錢傑為錢寧之子，以助惡誅。畢真為御用監太監，以交結劉瑾誅。神周為後府右都督，坐交結江彬誅。寫亦虎仙為哈密衛都督，以交通吐魯番，興兵攪擾地方，誅。凡十一案。趙鐩招詞敘為亂始末甚詳，多為史所未載。其餘大都與劉瑾等權有關，其名《後鑒》之意，蕡自序謂前人不知鑒，而使後人哀之，後人不知鑒，而使後人復哀後人。蓋取鑒戒之意。錢謙益據李善長招詞以作《太祖實錄辨證》，稱為核實，則此錄之有裨於史，固無論矣。

烏槎幕府記一卷 浙江鹽邑志林本

明鍾兆斗撰、兆斗字東文、浙江海鹽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給事中、書成於萬曆丙午、皆記渦皋謨分巡惠潮時、備倭及勦海寇、洞賊事、皋謨字明卿、亦海鹽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終福建布政司參政、烏槎者皋謨所將兵哨之名、兆斗為皋謨門人、謂當時幕客所記、因與研席友朱元弼熙次之、以仍其舊名、蒲巽時國史採錄、又謂皋謨尚有條上督府、及指授將士移諭各賊文牘、皆壞爛不能銓寫、致應敵制勝方畧、不傳、為可惜、所記塘湖之戰、斬倭首一百十餘、南陽之戰、遣通判翁夢鯉督民兵三千、却賊舟二百艘、禽真倭五百、為未有之捷、大城所之戰、計困海賊許朝光林道乾、以船篤佛郎機、掌走擄城之賊、又招海寇王伯宜作倭巢、逐三河鎮之倭二千餘人、事皆不見於正史及東南平倭通錄、皇明馭倭錄、籌海圖編諸書、皋謨以是得擢福建參政、當非虛構、唯所稱禽斬之數、或不無張大過甚之詞、當時各處戰陣所獲、未有及百人者也、其事當在嘉靖三十八九年、書中竟無年月、可謂謬矣、記討海寇張璉據饒平詔安和平三城、築城八十餘、聚眾數萬、僭稱王號、改年設科取士、備署十三道都督閣老翰林等官、與大埔蕭晚程鄉林朝曦鼎立、偽稱三王、皋謨以計降蕭晚、督兵擒璉、復招降三巢賊首李文彪、楊清規、其事皆略見浙江通志、又記皋謨初官廣東參議時、以欲平寇、必先保民、為禁奢殘平賦役、至今諸省一條鞭投櫃法、皆自皋謨始其議、按明史食貨志言一條鞭法、嘉靖間數行數止、萬曆九年始盡行之、或皋謨亦有此事、而未必即其首創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雜史類

平臺除氛錄一卷 清隱山房叢書續編本

清沈汝瀚撰。汝瀚字海如，里貫未詳。是書記道光十二年閏九月，臺灣嘉義奸民張丙等倡亂，同時鳳山許成、彰化黃城皆響應。不旬日間，衆至數萬，攻城戕官，勢甚猖獗。文自臺灣知府呂志恒等，武自副將周承恩等，共四十一員，均以禦寇遇難。署閩浙總督魏元烺聞變，派提督馬濟勝、總兵資振庭率兵往勦。張丙以焚掠失衆心，又各爭雄長，無遠圖。濟勝兵至臺，進薄茅港尾，凡七戰，陣擒張丙等，雖渠魁就殲，餘孽尚衆。福州將軍瑚松額、閩浙總督程祖洛俱被命至臺，籌辦善後。時汝瀚宰長泰，奉調隨往，留臺三年，於禍變始末，知之甚悉，追記為書，故能詳確。附錄條陳中，謂張丙等嘯聚衆夥，踰萬，其由有三：一係臺地游民，以及盜匪，聞風響應者；一係各莊富民，慮被焚掠，領旗保莊者；一係各莊貧民，無力出錢派飯，由總理莊耆派入從賊者。所論深切，尤當時言臺防者所宜知也。又張丙自稱開國大元帥，借號天運，其黨梁辦、劉仲等皆稱順天，鳳山許成號天運，彰化黃城自稱興漢大元帥，用大明主年號。考之王先謙東華續錄，歷載魏程告變奏疏，僅言黃城僞稱北路大元帥，濫造年號，而未及張丙等借號，則此書所記，足補史闕。惟事變初起，調發內地澎湖等處兵七千餘人，馬濟勝擊賊最為出力，此書載之甚詳。其他戰守，則概從略。叙事亦嫌先後重複，綫索不清，筆力太弱，皆可議之甚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苗防備覽二十二卷 嘉慶間刻本

清嚴如熤撰、如熤字炳文、湖南溆浦人、乾隆己酉貢生、嘉慶戊午舉孝廉方正、廷對第一、以知縣發往陝西、官至陝西按察使、如熤少從學於鴻臚寺少卿羅典、究輿圖兵法星卜之書、嘗乾隆六十年、黔楚苗變、湖南巡撫姜晟聞如熤有幹濟才、延之入幕、多所贊畫、如熤生長其地久、在兵間頗知邊情、乃周諮博考、編輯此書、凡分輿圖、村寨、險要、道路、風俗、師旅、營汛、城堡、屯防、述往要略、傳略、藝文、雜識十四門、其中苗疆輿圖十三幅、極為精詳、自稱歷時數年、易底百餘次、尤見用力之勤、此外諸門、亦求有濟邊防大計者、方加採擷、與路尚雜誌坤輿外紀諸書、徒逞詭異之詞、雜述奇怪之蹟者、截然不同、至師旅考所記、自乾隆六十年正月苗亂始起、以訖嘉慶十二年苗疆底定、凡用兵始撫經過、舉其要端、按日而書、因稱詳備、然自有苗事、大學士福康安、畢沅、先後督師其間、意主招撫、給官賜賞、糜費無算、而苗人驕頑、旋撫旋叛、邊氛迄未止息、當時論沅者、至比之陳奇瑜熊文燦、後得鳳凰廳同知傅鼐練兵築碉、布置漸密、苗人遂不能任意出沒為害、苗事始有轉機、顧為姜晟所忌、幾致敗事、乃如熤牽於晟之私誼、於先後誤事諸人、僅以初則以為成功指顧、而無暇總全局、繼則以孤軍深入、後路綿長、實有羝羊觸藩之勢為詞、曲加維護、而不及其挾私廢玩等事、殊不足以昭信實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雜史類

出圍城記一卷 京口葉氏叢編本

舊題甦菴道人撰。按陳懋恆跋，知為清楊棨撰。棨字羨門，江蘇丹徒人，乙酉拔貢。所記為道光二十二年中英江寧條約未締結時，英艦溯江東迫南京，於六月十四日攻陷鎮江。其時駐防鎮江者為副都統海齡，此書誤為海陵。大略以海齡初聞警報，即斂兵自衛，棄險不守，致使英兵長驅以至。而海齡堅閉四門，防閑漢人為變，以稽誅姦宄為名，濫及無辜，且不令居民出城逃難。及城陷之日，慘死多命，莠民復乘間焚掠，閭閻為墟。皆海齡一人誤國殃民，釀此鉅禍。著者時在城中，親經目覩，故所言頗為詳盡。核以異日參贊大臣耆英奏覆有海齡不聽民逃難，致城陷，係遺踪蹟并誅形跡可疑之人，辦理失當等語，益徵記載之實，足資參考。惟以海齡城破，出奔家屬避居金壇，遣家丁至丹陽為報自盡，陽令不受牒，仍回金壇，壇令受其牒，為報大府。其時兩翼協領亦報海齡全家殉節，大府據以入告，得旨照都統例賜卹，並許在京口地方建立專祠，是於海齡之死難，未能明言，僅以遊詞出之，自非直筆。據清史列傳載，御史黃宗漢劾海齡誤殺良民，被民戕害，以為報死不實。耆英等覆奏，則謂海齡自縊，被火延燒，經領催德明等於灰燼中檢獲骸骨，並原著鬍鬚、袍褂，委員確查，殉難屬實，並非民變被害。然則海齡實歿於此役，黃宗漢所劾或為不誣，而官書迴護，中情畢露。此編所記，又似海齡尚偷息人間，蓋揣測傳聞之詞，不足徵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苗變紀事 抱綺堂叢書本

清韓超撰。超字寓仲，號南溪，直隸昌黎人。以道光甲午貢生，得官州同，署貴州獨山州知州，官至貴州巡撫，被劾歸。以光緒四年卒，謚果靖。是書紀咸豐五年，苗疆同時稱叛，土匪、教匪、苗匪、楨匪、回匪、粤匪互相勾結為亂，超率勇馳援臺拱，解黄平、平越之圍，赴援鎮遠，賊攻勝秉下之，超移駐邛水，所率兵初僅僅七百人，增至二千人，孤軍與苗賊數十萬，四年之間，大小數百戰，卒復鎮遠，至以功擢貴東道，署按察司，擢巡撫為止。語皆質實無文，亦不諱敗，於攻取之界，餉饋之窘，言之綦詳，堪稱實錄。



超素究心武備，受胡林翼之知，初與林翼平烏沙苗之亂，後平獨山楊官佑之亂，又平桐梓楊漋之亂，其任事與貴州苗亂相終始，戡定之功，屬於超者十之八九。其幕客曾為之著獨山平匪記、遵義平匪日記，述超之言曰：不怕死，只怕病。又曰：寬籌餉，緩撤兵力，行團練，官募士而民輸糧，又籍叛產，分授降衆流人，以田代餉，皆可為經久之法，而此錄皆未之及，蓋別有條教，不欲多有表暴也。言苗事者，當以是錄為萌爲。

拳匪聞見錄 抱綺堂叢書本

清管鶴撰。鶴，江寧人，行實無考。當光緒庚子拳亂大作時，鶴客居天津河東，避亂徙城中，於城陷前一日，率細弱雇舟南下，至青縣阻兵，還滄州，再遷山東之拓園鎮，復往德州，十月仍回拓鎮。是錄所紀，即自是年五月至十月事，皆親見親聞。謂直隸之拳，最先起於淶水，拳民復分真拳假拳。張德成為容城屬之白溝河人，居獨流，身著藍布衫，年約四十餘，意氣閒暇，自謂本不願出，以各弟兄推奉，義不容辭，且人心大壞，天意亦不可違，蓋言劫數也。一日德成往王家口，向莊富某強索糧千石，某已應



之矣，張不信，攜其子為質，揚帆去。某號於衆，能殺張德成者，酬以家財之半，里中壯年百餘人，持田具追及之，先奪其子，張無可逃，與隨行數人，須刻間皆成肉餅。又謂黃蓮聖母為一土娼，紅燈罩著紅衣褲鞋襪，佩帶無一不紅，事之者日往拜，一老婦為之執役，進米一升為贄，並無邪術。又述裕祿在北倉以小槍自戕，始末甚詳，皆可資遺聞。其他拳匪之愚，拳教仇殺報復之慘，聯軍事後之騷擾萬狀，楊柳青一鎮獨完，與津西毖記所記者同，蓋出之目擊，自敘可信也。

三國典略　說郛本

舊題魏魚豢撰。隋書經籍志載魚豢典略八十九卷，舊唐書經籍志載魚豢典略五十卷、魏略三十八卷，新唐書藝文志載魏略五十卷，雖所記互有不同，而皆無三國典略之名。據馬端臨文獻通考，列有三國典略二十卷，且引崇文總目書序，謂唐汾州司戶參軍邱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為三國，起西魏，終後周，而東包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今卷第多遺，自二十一以下卷闕。是撰三國典略者為邱悅，而非魚豢也。其致誤之由，或以三國為魏蜀吳，因謂三國典略即豢著之典略。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謂誤始於明人，然太平御覽書目於魚豢魏略、典略之後，次以三國典略，與記曹魏之書雜然並列，是其誤自宋已然，非始於明也。陶宗儀說郛沿襲舊訛，漫為撮錄，於書名及事跡未加細檢，即著豢名，殊為可哂。所錄之事寥寥無多，率為嘲謔細事、妖祥異聞，原書久佚，其體例已不可復窺，但觀遺文，多類傳記，自亦史之別流也。惟內有孫權、甘寧二條，上涉於漢末三國，當非原書之舊，意者從類書中摭拾而成，惑於書名，故致糅雜，以其每與魏略混同，乃為考辨著之錄焉。

古畧書二十八卷今畧書十一卷　崇禎間刻本

明董基撰。基字維德，別號承陽山人，安徽涇縣人，崇禎丙子拔貢。是書擬錄古今史實制度，師鄭樵通志之意，而未綴緝成文，大致舉綱示要，稍加改易，故取名曰略書。其古畧書所記，起自上古，迄於元末，計分皇統、世畧、首揆、故實、命世、總畧、戎事、集成、銓叙、世紀、國計、要掛、秩宗、漫錄、明刑、典制、素王、本統、倫常、持世、詞林、偶拾、諫說、輯畧、中庸、別部、韞玉、高流、中肅、名賢、閨丈夫、雄畧、幼慧、志畧、炳幾、慧略、搜奇、雜俎，凡十九門，皆採之正史別記，依類編排者也。惟今畧書專記明代之事，亦分闕天宥貞、靖難、重創、列聖、廟謨、國朝、儲貳、閣天、佐命、靖難佐命、遜國諸臣、內閣記事、名臣纂畧、內閣兵事集成、名臣兵事纂畧、勒常勲蹟、內外官方、內寺名賢、宗伯景纂、戶工合纂、明刑紀畧、當機錄畧、當機別錄、選事志畧等二十門，取之官書野錄，間多異聞，足為考證取資，亦殊可貴。然全書所分細目過於繁碎，已失包舉之義，又每門復分有子目，意在提挈綱領，而不知更流於瑣矣。各門著有引言，伸論撰述意旨，往往涉及時事，蓋作者生丁末造，蒿目時艱，而執政者方且泄沓固位，乃為之說，用示警惕，故凡所記錄，率以人為重，蹈彼經綸，惋此闕茸，惟其意有別屬，體例自難

允協，特搜羅之功亦不可沒，取其所長可矣。



舊史內篇八卷 光緒二十八年刻本

清楊世猷撰。世猷字繼之，湖南武陵人，諸生。是書取後漢書紀傳事文，另為編次，凡八卷。卷一曰東漢帝紀，卷二至卷八曰傳略，共錄五十五人。所撰帝略舉要，連書不分世代，雖使一代興亡大端首尾備具，可以一讀即瞭，而混淆失限，轉費檢稽。傳略或一人一傳，或數人一傳，殊不一致。又以曹操實為漢臣，不可無傳，乃改三國魏志太祖本紀為傳略，列之書中。自序謂黜陟予奪，一秉至嚴，隱效春秋褒貶善惡之意，不脫措大之習。案正史錯綜參互之體，欲曉一事之首尾，非將閱遍各人之傳志加檢討，不能得其究竟。世猷用紀事本末之法，取范書本文附注及另記之書，依類擇出，揉合改撰，俾易讀易曉，用意不可謂不善。惜學識不足，徒遺滅裂之誚。又文必求於古質，極力摹擬尚書，滯澀聱牙，甚至不成文理。於詔書奏議，襲宋祁修新唐書故事，俱行改竄，期符都俞之貌，不知東京文詞樸茂，異於六代浮靡，乃嫌其不類，己撰之語出以變易，致辭多不完，失去真意，最為可議。史稱光武篤好讖緯，范書分記諸說於各傳，此則悉除之於帝紀。凡此之類，未嘗無一得之長，故為之存目，以不沒其用心搜討之勤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別史類

椒宮舊事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舊題明梁溪王達撰。達有筆疇，四庫總目已著錄。達籍為無錫，梁溪乃別稱也。是書所載皆太祖后妃公主事，故曰椒宮。多足與史相參。明史后妃傳，高皇后為馬公之女，馬公卒，郭子興育之如己女。此書則明言后為宿州馬三之女，馬三以殺人亡命，以后託子興。又成穆貴妃孫氏，史稱賜其兄瑛田租三百石，而此書稱其兄瑛官參政，當必有所本。惟載郭妃弟德成入宮，賜黃金二錠事，明人說部多採之。然明史明言妃只二弟興英，皆以功封侯，此德成者為興英之字耶，抑別其人也。其餘所記皆翔實無誣枉之習。達為明初人，習聞其事，故能具有本末。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未錄此書，或偶未見及耳。



一統肇基錄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舊題明夏原吉撰。原吉有夏忠靖集，四庫總目已著錄。此書雜記明太祖開國之事，自舉兵至降蜀，一統天下而止，所記之事，間為後來鴻猷錄諸書所採，然亦有甚誤者。如殺盡江南百萬兵，與御筆題詩不可留一詩，并為一談，事本無稽，岐之又岐，較剪勝野聞諸書，猶若不逮。惟所載平偽周榜，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且明著龍鳳年號，為官書所不及。又李文忠所上平沙漠表、及蜀明昇降表，雖嫌只具大畧，實可參史。原吉歷事五朝，為時名臣，此書疑為後人所撰，妄託其名。然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已著錄此書，惟題曰萬乘肇基錄，或相沿已久，故仍之耳。

北虜紀畧一卷 廣百川學海本

明汪道昆撰。道昆有五車霏玉，四庫總目已著錄。丁未舉進士，官福建巡撫。此書所叙，曰忠義王，居甘肅塞西，後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曰吉囊，據河套，有衆四五萬。曰俺灘阿卜孩，居萬塔黃崖，直宣大之地，男女老弱不過四萬。曰陳捷賴包，稱兒何將豆兒，居古北口山外夾牆，衆六七百，為華夷人之逋逃者，皆山賊也。曰兎制哈赤，居遼東邊外，曰遼人王忠，擁熟夷千人，自為部長。皆畧述距虜山川險要，明著其入寇之道。其謂中國置牆，皆在山下，山皆棄而不守，不足為險，尚有遠見。末附虜酋名目四十種，有孫顏鄰指揮哈哈赤及伯顏帖忽思二人，足補載籍之缺。餘亦有小夷無關係者，未知其意所在。至謂各台吉皆吉囊部落，蓋俺灘冒借名以脇我，而不知台吉為太子之轉譯，韃靼各部皆有之。大約明自嘉靖俺答入寇後，士大夫競喜談邊事，以取封疆之寄，多掇拾無稽之談，如道昆即其一人，乃欲以行文簡括，飾其茫昧無知之狀，尤為書癡可哂耳。

經畧復國要編十四卷 萬曆間刻本

明宋應昌撰。應昌字思文，浙江仁和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明史無傳。當萬曆二十年，朝鮮之役，應昌奉命經畧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力保全羅，恢復三都八道。至二十一年乞歸，是年十月受代。時有言應昌捐金四十萬以賂日本退師者，故褫其任。經畧時章奏文移書牘，撰為此篇，以明功罪。復國者，以明朝鮮之亡而獲存也。千頃堂書目作朝鮮經畧復國要編六卷，明史亦同，蓋偶或小誤。其書首載勅書及華夷沿海圖說，附以朝鮮國王請救疏、兵部急報敵情及臺練文章所論列，次即本書十四卷，按年排比，末附兵部論功、禮部東封各疏，及小西飛問答稟帖，足以考見當時籌兵籌餉本末。應昌主戰，素力，追本兵石星一意主和，以沈惟敬為封貢之使，應昌不能堅持初議，遂有經權並重之說，謂封貢與戰備不妨兩顧，力主留守王京。後來張位密疏收朝鮮為郡縣，或本於此。此書所記，較同時諸書為詳備，蓋身經其事，與傳聞者自當有別。朝鮮用兵先後七年，此雖其初三年制事，然終為談朝鮮日本事者所必參稽之書也。

征東實紀一卷 觀自得齋叢書本

明錢世楨撰。世楨字士興，號三持，江蘇嘉定人。由文生武舉登萬曆己丑武科進士，授蘇州衛前所鎮撫，漸陞至江西總兵。未任告歸。是書記萬曆二十年日本關白平秀吉進兵朝鮮，襲王京，越開城，直抵平壤，副總兵祖承訓率兵往援，敗績，中朝震動，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經畧，遼東總兵李如松為提督，應昌請以文武能臣隨征，授世楨標下遊擊，為先鋒。世楨遇敵奮不顧身，每為同官所忌，故功雖多而未蒙上賞，乃著征東實紀，以著是非，蓋亦不平之鳴也。據明史朝鮮傳，所載進戰、議封各事，以此書核之，大體相同，自係實錄。至史中僅記年月，此書並詳記日時，更可為參稽之助。史稱如松督諸將進戰，大捷，輕騎趨碧蹄館，敗退，駐開城，此書亦詳敘如松率家丁輕進，不令關西諸將知悉形跡，說穿，實欲以遼兵邀奇功，惟只言交撲酣戰，互有損傷，而不言敗退，亦不免有所諱飾。著者為表白己功，極力渲染，行文之際，幾如稗說，至擒野馬一段，尤為不經。然所言諸大端，每與史合，可為旁證，自不必以其詞不雅馴而鄙視之也。

化碧錄一卷 貴池先哲遺書本

明曹大鎬撰。大鎬字兆京，安徽貴池人。據縣志本傳載，順治二年，福王既執，明巡撫程世昌薦大鎬於桂王，稱其才可大用。時江西既破，命大鎬往收殘卒，軍聲復振，所至收郡縣，戰輒勝，以功授總兵官，旋授直浙江閩總督，節制三十六營文武，兼兵部尚書，封定南侯。揭重熙為桂王江西總督，時入張自盛軍，約大鎬並進，後自盛敗，大鎬勢猶張，重熙往依之，侍郎傅鼎銓亦入其軍。自是大鎬往來廣信、邵武間。八年四月，從閩出數騎至黃村，被執，誘降不從，下獄。閏四月，大鎬獄中三上書請死，遂死於章江門。至道光乙酉，鄉人蔣淦生裒集其遺文，取萇宏血化碧之義，名為化碧錄，以其嗌指為血書故也。惟蔣序謂庚寅夏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大鎬以生辰設宴，召諸將會飲，為大兵所襲，被執瀘溪山中，解至章江門，不屈死。所記被執原委與縣志所載不同。然檢大鎬上父書內有單騎出閩，薄慶生辰，狡胡叵測，被執黃村等語，則縣志或有所諱也。此書載大鎬遺作，分文詩兩類，凡書十一則，詩八首，其請死三書，詞嚴義正，可謂精忠不磨。惟處分家事與妻妾各書，則假諸鬼神，出以不經，不能動以情義，是身家之念終未恝然也。

康熙建儲案　文獻叢編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錄王掞摺凡四首、未署年月、𤧷請建儲第一摺、據外家紀聞、知在康熙五十六年五月、而御史陳嘉猷等八人摺、則在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四摺與御史陶彝等十二人同時、為六十年三月十三日、第二摺因賜御書扁額、以榮其曾祖錫爵、曰懋衷貽範、掞謝摺、追述其曾祖請立光宗為東宮、遂復請建儲、第三摺則奉旨申斥、而復加以奏辯者也、考清史列傳本傳云、掞倡議請立皇太子、御史陳嘉猷因連名入奏、諭掞等因為名起見、外家紀聞言、上謂王掞所言甚是、但不宜命御史同奏、蹈前明惡習、然則所惡者結黨沽名而已、至上第四摺、則攖盛怒、本傳載上手書諭諸王大臣、指為奸賊、至謂應剖錫爵之棺、斬首以祭神宗之靈、後怒稍解、乃以掞子奕清代父戍邊、說者皆謂掞沽名、實則自康熙五十一年允礽再廢後、諸子爭立植黨、掞或有所見、故欲復立允礽、以杜其爭、聖祖知之、故於六十一年、即命原官視事、至雍正改元、掞即乞休、得允、而不準回籍、比歿、不予恤諡、其子奕清與御史十二人同戍邊者、終雍正之世、不得釋回、知掞此奏、為當時一大公案、涉於黨爭、與趙申喬之請、闕係迥乎不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和珅伏罪始末記一卷　鄧氏五石齋藏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載嘉慶四年正月初四日、初六日、初八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一日處分和珅各上諭、字句與東華錄微異、而諭中有八王爺、七額駙、老大爺、十一王爺、綿二爺之稱、殊無此體、十三日上諭後所附抄沒清單、亦與庸菴筆記所載、詳略不同、十七日上諭、附載和珅夜月明如水二詩、今見和珅集中、二十二日上諭、附載和珅之妾吳氏淚詩十首、并自序、年十五入平陽王第、乾隆四十四年歸和處、今又二十一年矣、而詩中有三十六年秦女恨、及西窗空是個中人語、即陳述諸人所詠之吳卿憐也、考王亶以冒賑伏誅、在乾隆四十六年、此云四十四年歸和處、何耶、惟此本所載之詩、較流傳者多二章耳、和珅之誅太驟、人皆疑仁宗實覬其富、故妄擬赤金一項、即值八千七百萬、世安得有此事乎、此本疑當時報房人所為、以譁眾者、不足以供典、然諸書多及之、而不及此本之詳、故為著之、

夷船入寇記二卷附庚申北略一卷 本會藏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夷船入寇記即魏源所著聖武記中道光洋艘征撫記惟字句小異其過涉譏訕有傷忠厚處征撫記皆已刪之而情節亦較此為詳聖武記凡經三改初刻於道光二十二年繼刻於道光二十四年廓爾喀俄羅斯等篇皆已全改雍正征厄魯特及諸記亦有修正損益武事餘記更正尤多是為第二次重訂本皆述至嘉慶戡蛸靖變為止道光二十六年再刻於揚州以武事餘記舊多冗複特移其瑣事散附各記之末而增嘉慶川陝鄉兵記一篇道光洋艘征撫記二篇是為第三次重訂本武源所撰本名夷艘入寇記後始改今名而入寇記之流傳必在道光二十六年以前也庚申北略述英法聯軍入陷京師事自咸豐十年七月二日大沽北臺之失迄九月二十日與英法各訂和約為止事皆出於目擊所述如巴夏里之禽由於額爾金敗盟怡王通知僧王繫之下獄英軍入都占據怡王府同仁堂商人樂平泉具稟犒師乞和英人以有意見應向恭王稟知兩國大事非商人所能參預皆背直足補他書所未及末附雜論十六篇曰西國自强說各國勝敗論英滅印度說中外原委論中外形勢較西國練兵說西國軍器說籌備策創造策乘時策借墊策觀變策決勝策罰虜策分勢策爭先策造士策有著有機器圖說未刊語不知出於何人或撰者非一也中有云道光間闢迄今十年又有丁韙良譯著萬國律例及法攻安南語知為咸同時人所撰無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康洋平賊記一卷 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清趙長齡撰、長齡字靜庵、號怡山、山東利津人、道光壬辰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改官御史、出為廣東肇慶府知府、以道光二十三年、廉州盜首九龍、癸梁亞奇、譚保九、龍受二、花面曾亞四、吳祖帶、秦五、羅亞生、周亞蚊等二十餘人、據府屬洋面狗頭山、聚黨千餘人、肆為刦畧、奪龍門協副將張斌舟師關防、礮械、衣物、合船五十餘、大畧海南、威恩、勢甚張、時官粵督為祁𡎴、粵撫為程矞采、乃議勦捕、命長齡先往查辦、兼參預機畫、後遂專其事、力闢撫議、斷賊接濟、且檄安南出師拊賊背、擇斥提鎮之怯懦不任事者、先後七閱月、至是年八月、破賊於洲墊狗頭山烏壞、禽斬九龍受、譚保等、梁亞奇亦俯首出降、獲賊五六百人、賊船三十五、砲一百四門、槍械一千五百餘件、洋匪悉平、長齡先以他事革職、至是以功賞主事、旋擢道員、隨耆英辦理五口通商事、自序謂查辦康洋既竣事、而素詢事之始末者甚多、乃備述其事、以代口述、長齡能詩文、故此書文筆雅潔可喜、自嘉慶以來、閩粵洋匪充斥、主其事者皆畏葸、一意主撫、如百齡之撫張保仔、阮元之撫朱濆、其患亦始終不絕、故長齡力主乘賊勢尚未大熾、一舉殲之不難、果如其議、以收功、否則其時正當鴉片戰事之後、養癰貽患、誠有不可問者矣、考清史列傳祁𡎴傳、亦載此事、而未及長齡之功、或以位卑而見遺、長齡自述、是無虛飾、誠有關係之作、不獨以事詳重也、

克復諒山大畧一卷 張綺堂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附注云、此篇由兩廣督署鈔出、係據各路電信探報、稟報、家信、來往函牘面述、薈萃參考、斟酌采集而成、篇中述中法之戰、自光緒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失諒山、楊玉科陣亾、至十一年正月十三日、關外各軍克復諒山、未幾即停戰議和、大要歸功於馮子材、王孝祺兩軍、頗為得實、其言諒山之失、鼎字五營先奔、廣西巡撫潘鼎新遁入鎮南關、速退龍州、旋進海村、日駐岸、夜駐船、深致鼎新之罪、考之國史、是時張之洞督粵、銳意主戰、與李鴻章齟齬、而鼎新將淮軍、為鴻章屬將、故亦相左、鼎新於諒山之失、嚴劾王德榜、且言子材專擅、又謂諸軍掣肘、意在之洞、有旨子材等皆歸鼎新節制、再有退撓、即行軍前正法、之洞與彭玉麐聯名抗疏、為馮等辨、乃革鼎新職、以李秉衡代之、然則諒山因為奇捷、而將帥不和、横相搆陷、亦安能竟直擣之功、書末汪康年跋、乃謂假使堅持數月、俟敵之憊、徐與商訂和約、或不如後來之失算、是皆當時一偏之見也、



甲癸夢痕記六卷 寶章齋鈔稿本

清李桓撰、桓字叔虎、號黼堂、湖南湘陰人、父任兩江總督、卒於軍、桓以助餉、已保知府候選、服闋、畀命以道員用、揀發江西、官至江西布政使、是書自記服官江西時之事、起咸豐甲寅、引見、終癸亥告休、又為追誌之作、取人生若夢之義以名之、內分守分、吏事、兵事、餉事、瑣言五目、自序有云、憶昔癸亥、武昌還庶歸潯、暑如蒸、杜門卻掃、海粟樓人跡罕至、竟日寂坐、故入定僧、棄絕萬念、而歷官舊事、往來心目、不能麾之使去、繼思早為外吏、適丁兵厄、艱難盤錯、黽勉圖維、雖滿目瘡痍、無所拯救、然自念一言一動、有不敢苟同於庸鄙者、蓋自甲寅以來、十年中、未嘗稍昧初心也、孱軀偃仰、往事棖觸、遂援筆條記、略存梗概、是亦因宦海嶮巇、飽閱滄桑、心有所結、泄而發之、不徒自表政績也、守分篇歷述官吏挾私自便、鮮急公家、遇事齟齬、不能建白、蓋清末吏治窳敗、所言誠為不誣也、吏事篇於戶部發行之大錢寶鈔、無善法以繼之、致使值落民困、敘記甚詳、多不見於他書、至鄉勇驕悍、鬧餉滋事、於兵事餉事兩篇中、為之備載、以見法紀之敗壞、凡所論列、俱關當時準財、可為考究者之取資、不能以其自矜之故、而加之疑也、

夏蟲自語一卷 大亭山館叢書本

清楊德榮撰。德榮字華庭，浙江會稽人，諸生。是書記咸豐十一年九月杭、粵匪陷紹興府事。著者逃自危城，身經其難，所記尚較得實。追論始禍，鳴其不平，故以夏蟲自語為其書之名。大旨以浙事之壞，由於官紳之泄沓不和，顧爲心傷，慨乎言之。據清史列傳王有齡傳載，王履謙奉旨總司浙省捐務，至是奏稱有齡將伊督辦之名，改為總辦紹郡勸捐事宜，並將奏明設立之局，擅自裁撤，歸地方辦理。其齟齬原因，並未明言，此則記云：初武林之旋失旋復也，全浙轉輸，大半資乎寧紹，王中丞有齡雖優於理財，而軍書旁午，催迫維艱，朝廷思有以專其任，爰簡前漕帥予告在家姚江邵燦為團練正使，原任左副都御史居憂在家會稽王履謙為團練副使，以二人桑梓近區，熟悉地方利弊，故創設之為練兵勸餉之舉。厥後邵公以不諳時務去，而王公總攬之。至是各邑戒嚴，王公思以模稜處其間，議餉議兵，晝則傳聞上國，夜則燎炬相望，飾糧贍糜廩粟，四境之內，紛如也。以王中丞之駿肅，王都堂之唯阿，兩權相軋，猶水火也，與李慈銘越縵堂所記，俱足見是非之公，而此較詳核，則出於目睹者多也。又記民勇交閧一事，攢毆守官，捕殺勇丁，法紀蕩然，予寇以漯城，遂不守，言之尤不勝其慨歎。至謂寇亂由於咸豐九年恩科江南鄉試借用浙闈，奸諜得以闌入窺伺，則道路傳聞之詞，恐未可置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中日議和紀畧二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上卷為五次問答節畧，下卷為與伊藤陸奥往來照會。蓋光緒二十一年李鴻章奉命為全權大臣赴日本下關，訂中日和約，是時輿論皆指摘鴻章賣國，臺諫交章彈劾，物議沸騰，至張之洞畫以肆醜詆，鴻章乃屬幕客撰為此書，以見交涉力爭經過。今日平心以論，鴻章在此一月之間，爭回權利不少，賠款則由三萬萬減至二萬萬，且三年內還清可以免息，在中國機製洋貨則改為在中通商口岸機製洋貨之類，所全實大。問答蓋即宋代出使外國歸來例進口語，曾紀澤撰金軺籌筆，亦即本此體例，惟鴻章不堪其憤，至對外人述及中國辦事之難，且與伊藤博文戲言，有中國請爾為首相何如之語，未免失詞。又謂如此口緊手辣，將來必當記及，已伏後來聯俄之事。此書於中東戰事本末擇要錄載，而未得其詳，所述問答及照會，皆至簽約時為止，而未載和約，不解其用意所在。往來照會中，陸奥等面交節畧，亦未載日本初次所索各條款，殆有意秘之歟。

周書平議一卷 光緒間重刻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庚戌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是書乃樾所著羣經平議中之一種，別出單行者。案逸周書一書，劉歆七畧、漢書藝文志俱稱周書，列於尚書之次。其書久秘不傳，至隋志始降列雜史之首，以為與穆天子傳等同出於汲冢，故稱汲冢周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亦俱用汲冢周書之名，惟晁氏、馬氏列入史部雜史類，從隋志也。陳氏列入經部書類，從漢志也。此書劉向謂為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而後之說者目為戰國後人依倣為之，不得與經並，然則諸家簿錄各依所本，類次不同。樾欲從漢志反之於經部，惜無一詞以伸己說耳。至原書質古，漶漫譌脫，明清以來經諸家校勘，多所是正，特疑文訛句尚夥，猶未能盡讀。樾乃為之疏通證明，條舉以記，先列原文，次記孔注，末加案語，都凡六十九條，考據精湛，持論通暢，務以瞭解詞義為歸，不以抨擊舊說為事，是者從之，違者辨之，名為平議，堪符厥實。惟如將帥不和，欲改為將帥不雝，純行不二，欲改為紀行不忒之類，其實詞義無殊，何關宏旨，然披掃荊棘，發明古義，頗有足多者也。

路史節讀十卷 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清廖文錦節訂。文錦字裦雲，號邵菴，先世福建永定人，寄籍江蘇嘉定。嘉慶辛未進士，官至河南衛輝府知府。是書著於嘉慶十五年，後經其子惟勳、惟嶸寫定，欲付梓而未果。孫壽豐重加校勘，至光緒二十七年，方蒇事鋟板。蓋文錦以宋羅泌所著路史，出入經史百家，徵引浩繁，於上古遺聞佚事，多所救正，不無功於史學。而記怪述異，駁雜弗純，亦不免荒誕好奇之譏。乃為刪節，期歸雅馴。原書前紀九卷，後紀十四卷，此則併前紀為三卷，後紀為七卷，共為十卷。重編目次，乃注原書卷數於下，俾存其舊。至發揮、餘論，原書各自為編，亦為采附本事之下，以使省讀。於遂古無稽之談，刪削甚多，自黃帝以後，文物制度，逐見創興，已由草昧進於文明，文野轉捩，記不厭詳，故併省甚鮮。是則去取之間，頗知體要，與漫然撮鈔，任意排比者，迥乎有別。又原書取材多不記所出，間有注釋，亦未能詳，行文復喜用瑰異字體，傳寫舛誤，不可卒讀。文錦博涉羣籍，探究源委，一一為之考證，條舉於各句之末，遇有譌脫，附加糾改，出語頗有根柢，足覘素養。名為節讀，實等校記，於羅氏之書，不無殊功，可以並附而行。壽豐善承先業，又加補綴，錄之於眉端，比對而讀，史能相得而益彰。惟羅書國名紀起上古至漢末，記述姓氏地理，足為參考之取資，甚關重要，乃竟全部割舍，不為注釋，蓋著者徒賞文藻，而不重視史實，亦其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別史類

宋史翼四十卷 光緒間刻本

清陸心源撰。心源字剛甫，號存齋，咸豐己未舉人，官廣東南韶道、高廉道。以嗜收喜藏書，四庫略備，築皕宋樓以藏宋刻本，著有皕宋樓藏書志及儀顧堂題跋記。以宋史蕪雜而實遺漏，因著元祐黨人傳及宋史翼。心源收藏既富，取精用宏，此書所採用之書，如方志、雜史、文集之屬，多至數百餘種，其為傳約及九百人，有直錄各書者，有參錄數書而成者，間仿沈元儒林傳稿之例，揭其所出，餘多標參某某書，是輯錄之功，加以補苴，非盡原書矣。惟卷二十五陳著傳、卷二十九劉過傳、施宿傳、敖陶孫傳，各附有考異，其餘則否，知考辨之功，亦未盡加以精核也。全書自卷一至卷十七，皆為列傳，餘分循吏、儒林、文苑、忠義、孝義、遺獻、隱逸、方伎、宦者、姦臣，既非正史之體，而復強分名目，不脫修志之習。雖以史例繩之，獨無列女者，或以收不勝收，猶可言也。列傳既在傳宋史所無之人，則不見於宋史者，寥只此數，雖其事寥寥，不足以成一傳，然何嘗不可依類附列，知採摭之功，亦未盡備矣。正史姦臣之目，以處權奸，已有議其不當者，此書所載，多屬小醜，何足以當此名，廖瑩中一清客耳，亦以姦臣目之，措大之見，可發笑噱。要之，體例無當，遠遜前卿，然彙錄之功，亦有足多，言天水史事者，終必取資於是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別史類

橫雲山人明史列傳稿二百八卷 康熙五十三年刻本

清王鴻緒撰、鴻緒字季友、江蘇華亭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戶部尚書、著有賜金堂集、明史之修、鴻緒奉命為總裁、放歸、續撰述、於康熙五十三年進呈、此本凡二百八卷、有列傳而無紀表志、後於雍正元年復進呈今本明史稿、合紀志表傳共為三百十卷、世以鴻緒但增紀志表而已、又今本首載第一次進書表、稱所撰列傳為二百五卷、故初進本流傳絕少、不甚為世所知、而不知初進本為二百八卷、今本列傳為二百五卷、不獨卷帙減者而已、今考初進本有傳而今本無者、為建文太子文奎、少子文圭、方法、林右、程濟、儲福、陳登雲、胡友信、陳幼學、陸深、任瀚、瞿九思等十二傳、孝義傳則少姚玭、王俊、石鼎、史五常、周敉、榮瑄、李茂、王原、黃璽、傅檝、劉憲、容師偃、何麟、歸鉞、唐儼、謝用、俞孜、何化、王在復、趙重華、夏子孝、李文詠、孔金、溫鉞、楊引等二十五人、列女傳則刪二百二十六傳、為七十七傳、初進本無而今本增者、惟三王傳、及以畢懋良附畢懋康傳而已、其餘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朝列傳、俱初進本較今本為詳、整齊刪削之功、固後勝於前、而避忌隱諱、亦隨在而是、非合兩本通觀、不足以明其得失也、



歷代大事歌畧四卷 山東官書局排印本

清曾拱辰撰、拱辰直隸鹽山人、光緒乙亥貢生、是書將歷代大事、編為四字歌言、取便於誦記、起始洪荒、終於明季、去取之間、頗具斟酌、排次朝代、亦按通例、先正統、附偏霸、不事紛更、矜眩奇異、大體於時於事、而能兼顧、可為治史學者之津逮、據其例言、以坊行史鑑歌訣等本、或挂一漏萬、或餖飣聱牙、皆未得提綱挈領之旨、難饜人意、乃取齊次風歷代帝王年表為藍本、參以諸史而成之、用東冬庚青蒸五韻通押、易於上口、以矯舊本之失、其書成於光緒辛丑、在科舉將停、廢八股改策論之際、故標旨作法、迥異於昔、抑亦時勢使然歟、至雖云為課蒙而作、然遇事夾議、具有見解、不以堆砌為長、如以太古歸之渺忽難稽、不列九頭五龍等紀、王安石變法、於新舊兩黨、俱有微詞、凡此之屬、於新舊論議、加以折衷、不盡附同者、惟詞句之間、不無違失、設無附註以佐之、幾不識何謂、又不作統系表、則列朝相承、偏霸對峙、其間無以著明、似失撰書之本旨、皆為疏畧可議者也、

史漢定本十八卷 明刻本

明袁黃撰。黃有皇都水利，四庫總目已著錄。案漢書記漢初時事，多因史記之舊，而略有增刪補移，文字不盡相同。宋倪思著班馬異同，錄列兩書原文，詳為標注，其是非得失，不勞翻檢，一望瞭然，頗為讀史之助。乃黃嫌其並存不廢，未能折衷長短，定於一是，遂取兩家書，揉合而改編之，於是紛岐踳誤，言成一家矣。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為之著錄。原書編製，遷就班書，仍以漢為斷，首為高祖本紀，次為項羽傳，又次為衆傳，凡五十有二。所採用之文，有以史記為主者，有以漢書為主者，大約求其文通事顯，有當於理，不專尚一家。倘俱以為未洽，則又以東觀漢紀等書補綴之。至兩書字句之優劣，事實之是非，以及本人從違刪增之意旨，旁附小注，詳細述明，以避武斷之嫌。雖所錄不全，未能宏為鉅製，又評隲偏重文詞，終未脫批點制藝結習。然貫串舊文，用力專勤，糾正疑誤，多所是正，亦頗有裨於史學。於游俠、貨殖、匈奴三傳之前，撰有叙論，雜採諸說，裁以己見，大旨抑班氏而崇司馬，蓋鑒於當世紳衿橫暴，外患熾張，而民困財竭，無以資用，有所感而發，遂不覺自亂其例也。

宋史記二百五十卷 舊鈔本

明王惟儉撰。惟儉字損仲，河南祥符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工部右侍郎。事具明史文苑傳。此本傳自呂無黨，錢謙益以為宋史沈於汴水，吳興潘昭度鈔得副本，即呂所得，塗乙宛然，為湯顯祖親筆。朱彝尊曾王士禎，皆沿其說。彝尊特微謂湯王及劉同升咸有事改修宋史，湯劉稿未定而已，則此本之為湯為王，或王書而為湯訂正，尚在不可知之列。其書為本紀十五卷，升瀛國公為帝昺，而增端宗帝昺二紀。年表五卷，於宰相外，增宋初諸國及遼金，附以西夏，而刪宗室。列傳二百卷，併道學入儒林，而刪姦臣、叛臣。志三十卷，刪天文、五行、藝文三志，而併儀衛、輿服以入禮志，共為十志，曰曆法，曰郡邑，曰禮，曰樂，曰食貨，曰河渠，曰兵，曰刑，曰百官，曰選舉。自來皆病宋史蕪冗，欲事改修，柯維騏先成宋史新編，一意以約為主，而事不具，惟儉繼之，列傳較增，而志則更簡，合道學、儒林為一，能正維騏之失矣。而二帝立紀，宗室無表，遼金入外國傳，皆仍維騏之舊，其他去取，亦多所因襲。惟考訂年月，搜補詔諭，較為詳審，至若慎書法，詳拜罷，正遼金敵國之體，刪大元北兵之稱，而著元兵之敗，以云體例，自較整齊。若云補苴，則不惟吳長卿之宋相眼，潘昭度之宋史

鈔，尚及見南宋諸帝實錄者，固未窺涯涘，即朱彝尊所舉宋人所著紀傳、禮樂、職官、輿地、外國、著錄、類事、述文之書，文集、郡縣、山水志、野史、說部存者，尚不下千餘家，以皆不在採摭之列，徒以事增文省自居，不脫綱目發明之陋習，自云潤色鄙俚，而其文依然宋史之舊，有刪無改，總之其書幸存，固不可沒，而補益宋事，則未易言也。



元史新編九十五卷　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清魏源撰。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以舉人官江蘇高郵州知州，著有詩古微、書古微、遼史草、聖武記、古微堂內外集。源以元史難讀，且倉卒成書，開國紀傳失之疎，世祖以後失之冗，其他闕漏乖舛，不一而足，甚至紀傳、史表皆無序論，邵遠平元史類編精能是正，而刪表志，苦於太略，故發憤為作此書，大約本於秘史、典章、文類、大典、西使西游北使諸書，世祖以下本紀，襲用邵書，藝文志、氏族表全錄錢大昕之作，餘多取自元史。其所增者，太祖三朝平服各國傳、東北叛藩傳、開國四傑博爾忽、赤老溫傳、開國四先鋒哲別傳、賢相和禮霍孫、旭邁傑、倒剌沙等傳，太祖諸弟諸子，元史各僅一人，為補五弟六子，又特立文苑傳、志則禮志增帳殿陵寢，地理增和林、阿母河、遼陽三行省，其所刪者，則平宋功臣，省百餘傳，以公主傳為不當而削之，志則刪天文、五行、刑法、祭祀、輿服，而以天文之儀象，併入曆志，元史禮志本為五卷，亦省為一卷，表則省后妃、諸王、公主、三公，每傳各為題目，有功臣、武臣、相臣、文臣、言臣、交兵諸臣、降臣之稱，自我作古，而頗涉猥鄙陋，其餘疏舛，如鄒代過校記所舉犖大者，此外觸目皆是，幾於辨不勝辨，蓋源信筆為文，不暇覆檢原書，每

致牴牾。如序例云，后妃一代母儀，帝子諸王屏藩邦本，而僅列二表，今元史列傳第一第三皆后妃也，不得云僅列二表。其擬進書表中有韓林兒傳檄，有窮極江南，富歸塞北語，而不知此泊宅編記方臘之言也，其足嗤笑者。謂也里可溫即今所謂河渾之類，不免强作解人之譏。其體例可商者，刑政為立國大本，乃以其為科條事例之餘而刪之。輿服為一代特有之制，乃以其無考而省之。然則一代制度胥在可有可無之列矣，又何必存此而靡彼乎。其書本未成，故序例中所有降臣當別立一傳，舊史劉整呂文煥濫厠功臣，而留夢炎王積翁蒲壽庚方回不為立傳，非所以示懲。今本書二十九卷，平宋功臣劉呂等仍附於後，而留蒲方三人有目無傳。又謂如謝翱鄭所南趙若焕趙子固張昱褚師秀，豈可因其遁世而不表章，若楊維楨倪瓚雖名見明史，而其傳寥落，不足以傳志節。今史易之。今本書五十一卷有目無傳，亦無楊倪之名，而楊別在文苑傳中，書中附有考異論證，頗有精者，據鄒代過校記稱代過與歐陽備校此書。凡數年，蒐羅舊史參以近代考訂，錄為考證，散附宗室世系表。然則此外皆源自注矣。源富於文筆，故此書叙論皆有可觀，貫勝舊史。其體例增省，則得失參半，代過所謂雖間有疏畧，而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別史類

瞻遠矚，闢荊棘而啟津途，廣乎持平之論。後來洪鈞李文田屠寄柯紹忞諸人，鑽研元史，雖所得較多，而皆不能出源範圍。其書實有足傳者在也。

明史隨筆不分卷 章氏四當齋藏鈔本

清吳邦達撰。邦達字觀瀾，號夢谿，江蘇長洲人，嘉慶辛酉舉人。此書以明史為藍本，刪繁為略，遇有脫漏，為之補益，為讀明史者所必參稽，着着恐觸時忌，乃以隨筆名之。計分紀、志、列傳，而無表，大體同於正史，惟意在著明興亡，褒獎忠義，故本紀所錄略記制度創因，頗重科目，自萬歷末年清興於滿洲，卒代明祚，則於關外失地喪軍，諸役靡不備書，至崇禎間清兵五次入關，蹂躪郡邑，殉難官員，一一備載，均較明史加詳，大抵取材於東華錄及明人野記。至於諸王列傳後，別立福唐桂三王傳，以明南



播越南疆，尚延賸十數載，稱尊建號，實為共主，與尋常藩封迥乎有別，特為標出，隱斥明史循彖條事之非，雖其文多據之野史，而去誕存實，亦多能得其體要。又建文革除死事諸臣，至福王南京登極，予諡昭雪，明史屏之不錄，此書則特為之補綴，史目足多。惟偏重異聞瑣事，以意為去取，於文事則補充，於政事則削減，而編列次第，亦往往前後錯置，不依時代，繩以史法，皆為不合，殆未成之書也。

三五紀畧二卷附錄一卷 明刻本

明楊時秀撰。時秀，湖北荊山人，嘉靖間進士。是書紀述三皇五帝之事，每帝首列名稱，次舉史實，不加考訂，所錄各事，連綴成文，率為政教大端，以誌開物成務之功，若悠邈無稽之談，不僅污聖，轉以惑世，皆屏之弗取，期成信史。博涉約取，故以紀畧命名。其記事起自三五，大旨以世傳古史上推洪荒，所列世紀言人各殊，每涉不經，無足徵信。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易卦則自伏羲始，是紀述上古，亦應以伏羲為斷，史前則歸之天地開闢，可置勿論，蓋以有書契方有實錄，據實棄虛，頗有鑒裁。又以諸書



傳說，歷世悠遠，亦不能盡廢，乃附為考證，著論以闢之。如共工女媧觸山補天之為賭勝語，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之非真獸等類，均能明辨其誣，疏通其理。按明人考古之書，大半輾轉負販，殊鮮發揮，而此書剖辨疑誤，持論通達，與漫錄捃摭者迥然不同，可謂能讀古書者矣。惟附錄考及釋老，顧名思義，已嫌不合，復強為之說，謂以空寂虛無，將變乾坤復為混沌之世，則上古聖君治法紀綱，皆棄而無用，隱然以孟子闢楊墨自況，不脫理學拘墟之陋習，不免自穢其書，殊可惜也。

欽明大獄錄二卷 鄧氏五石齋藏鈔本

明張孚敬撰。孚敬有諭對錄，四庫總目已著錄。書分上下二卷，嘉靖六年勅編循行。是即妖人李福達之獄。嘉靖五年，山西巡按馬錄獲張寅，以為即白蓮教李福達，刑部尚書顏頤壽為之定案，以寅抵死，章及武定侯郭勛。勛方以議大禮獲寵，帝疑羣臣有意傾陷議禮諸人，震怒，欲廷鞫。楊一清力阻，乃命張璁、桂萼、方獻夫分署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事，專鞫此獄，以張寅與李福達為二人，馬錄邀功，故入人罪，帝必欲殺之。璁等力爭，得減死戍邊，遇赦不宥，自頤壽以下朝官及原審各官，獲罪及拷死者凡四十餘人，實為明中葉以後一大獄，事具明史刑法志、馬錄傳、唐樞傳。此編備載詔敕、批答及歷次讞辭，揆張文忠公集，記此錄印千七百部，在京大小官員各給一部，仍發仰各該巡按轉行都布按三司，如式翻刊，分布所屬衙門，一體頒給，是當時多有其書，不知何故，後來乃流傳甚少，僅見此鈔本，凡闕二頁。四庫未經著錄，殆未之見也。萬曆野獲編以世宗有意折辱諸臣，頤壽至受拶拷之慘，後來任意戮及卿相，皆自此獄發端，可謂深知當時情勢。又記隆慶初，四川蔡伯貫之反，乃證實張寅即李福達，都御史龐尚鵬進劾郭勛，請卹顏頤壽、馬錄諸人，穆廟允之，此獄始獲昭雪。然吳淅薛惟瑣語亦載其事甚詳，痛詆尚鵬之誣，究不悉其真偽。唯證以張居正修穆宗實錄，盡削昭雪之事，不載隻字，知其事雖行，終難究詰，則野獲編所言，亦未必得實也。此錄間有與明史異者，如馬錄傳謂徐文華謫極邊遇赦不宥，而錄中乃徒四年，以情重詔改發邊衛充軍。傳言劉琦洛陽人，而錄則稱之為洛川人，皆當以此錄為定。其他足以訂史者不少，誠不可廢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民抄董宦事實 又滿樸叢書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萬曆四十四年、董其昌以參政居鄉不法、爲民焚抄、室廬蕩盡、其昌避居湖州、爲東南一大氏變、當時搢紳、人人自危、諸書皆紀其事、惟民抄董宦事實、記始末最詳、民抄者、猶言人民數其罪、而籍沒之、蓋以此爲名、使不涉於學校指使而已、首述起釁之由、先陸後范、次述焚抄之事、馮氏合族亢揭、五學公揭、合郡士大夫公揭、合郡孝廉公揭、被罪諸生辯冤詞、以及公文告示、三郡會審讞辭、備載靡遺、大約其昌被抄後、首陳狀於學院、欲甘心士類、避民抄之名、羅織及於前一年爭婢之達兆荳、諸搢紳皆不直之、推官吳之甲、學官胡公胄、持之尤力、其後僅斬光棍金留曾辰二人、諸生郁伯紳等十二人、或革或降而已、終不能奪正議也、附及范母之由、此書僅言轎住宦家、訴其死之不白、痛其死之非命、即合郡士夫公揭、亦言范衆以情死、衆之母妻傷爲泣往而諫明尋之、而曾家駒說夢則謂范母率女奴登門詬罵、情詞輕重不同、恐說夢所言爲獲實、不然未肇事之先、董子雖橫、何至遽爾剝褌搗陰、傢馮氏合族亢揭、則范母馮氏實爲馮恩之女、而童齡救父代死、馮行可之姊、本爲名家、故衆子陸宗訴之紳衿、而紳衿和之、訴之於合郡之民應之、其昌但欲甘心士類、爲一門全勝之局、而持之者必欲分士與民爲二、皆爲互相箝制之詞、各有用心、說夢謂此事釁起於烑第、禍延於學校、憐於焚刦、欲蹟多命、爲其昌德不勝妖、其言婉而多風、實爲公論也、

永思錄六卷 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清楊士鉊撰、士鉊字俞皋、號槐亭、山東即墨人、乾隆乙丑進士、官至山西介休縣知縣、此編乃同邑孫受禧所編、受禧父繩武、天啟中、以廩貢考職、選授陝西盩厔縣丞、署始平興平合水安化知縣、補宜君知縣、受知於總督洪承疇、升延安府西川同知、單前監紀、卒於崇禎八年、受禧累請卹不得、乃錄為此編、以待他日國史之求、士鉊爲是正體例、加以編次、分三編、曰內編外編續編、皆分上下、蓋合繩武所撰耐苦志畧纂紀、及受禧所撰丁未大事記、而附以繩武上督軍洪公書、招撫條議、告諭難民、及繩武所官各縣祠堂碑記等文、繩武累撫蝎子塊等寇、剿賊東林舍峪等處、屢奏奇捷、故承疇極倚任之、承疇以勦賊立功、初意亦主撫、繼乃剿撫兼施、八十杇人所撰遺事瑣談稱承疇在榆中黨家溝薛家崖招安十八寨、意未嘗不在撫、與此錄所言皆合、而詳述之、明史無承疇傳、其勦撫事迹湮沒者多、得此庶足以補其闕文焉、



自鑒錄四卷 道光八年刻本

清湯應求撰、應求字簡臣、廣東靈川舉人、官湖北麻城知縣、此書即其自紀麻城冤獄始末、道光初、朱櫰以其體例不立、繁簡不稱、乃爲增補、并加按語、即為今本、首載袁枚書麻城獄、陳蘭森趨後凋圖、及應求所撰麻城縣大獄紀畧、次即案牘獄辭、此案起於雍正八年、至乾隆二年始奏結、事起於縣人涂如松妻楊氏走避、生員楊同範匿之、而唆楊兄五榮告如松殺妻、初擬立斬一人、賄囑之蔡燦、絞候三人、光棍之李獻宗、殺妻之涂如松、及受賕知縣湯應求、流者一人、仵作李榮、徒者三人、滿杖重杖一十五人、刑死未入案者八人、累死者二十一人、羅織傾家者百餘人、梟極者六家、已將庭決矣、後任麻城知縣陳鼎突獲楊氏於其兄五榮家、巡撫吳應棻飛章請緩決、朝命史貽直史審得實、一切平反、楊同範坐斬、楊五榮抵絞、原審各官、分別論罪、而還應求之官、清代督撫權重、刑名之事、率多誣枉、有清諸帝、每多語誥、然冤者如故也、包慎伯記三冤獄、讀之令人髮指、應求特其幸獲昭雪者耳、袁枚所記、得之傳聞、年月主名、皆與事實相違、以其名重、談麻城獄者、多沿襲其誤未改、得茲編、庶乎可以訂正焉、

孝穆皇后梓宮奉移事宜檔案四卷 鄧氏五石齋藏內府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蓋內務府所存檔案也。首為諭旨及堂諭，次奏案上下，又次為各處來文，皆道光七年九月奉安孝慎皇后及端憫公主、平貴人、二阿哥、二公主葬事。考之后妃傳，孝穆成皇后鈕祜祿氏，嘉慶元年嫡於宣宗，十三年薨。宣宗即位，追封皇后。道光元年，冊謚曰孝穆皇后。端憫公主，孝慎皇后生。皇二子奕綱，孝靜皇后生。皇二女，祥妃生。平貴人以道光三年薨。龔自珍有東陵紀役三首，天俔徽音在，龍飛故劍亾，即謂孝穆以侍潛邸而獲嘉號，帝子華年小，初弦寶月沉，端憫三禮肅，憫勸六宮深，統謂端憫公主、平貴人、二阿哥、二公主也。今觀此書，葬儀之隆，足見宣宗篤於夫婦，不僅足稽掌固而已。



觸藩始末三卷 同治間刻本

舊題琴閣主人撰。所記為咸豐七年英法聯軍佔據廣州事，而事之絕裂，由於民驕官玩，昧於外情，釁隙既啟，善後無術，有如羝羊觸藩，進退兩難，遂誌始禍，自不勝其憤惋，遂取以名其書。用亦馨鹽著者，躬與斯役，奔走最力，嘗謂在軍需局理事，又謂兼代番禺縣篆，故紀事皆出目擊。其書起自道光二十七年英使援約照會欲入省城，終於同治元年北京和議告成，退出省垣，擇要而書，備具始末。間錄照會函牘，皆為他書所不載。考英人欲入廣州，實援江寧五口通商之約，得立領事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既已如約辦理，惟廣州紳氏懲鴉片之役，懷怨激昂，直至五年期滿易約，英人具牒要求照行。兩廣總督耆齡怵於民忿，懾於外勢，議以兩年後准許入城，以事搪塞。及葉名琛督粵，英人屢次亦盛要請，名琛受通事張同雲之紿，藐英人不足畏，一以拖延處之。迨英人憤極，聯法舉兵，省防無備，致遺淪落，名琛被挾以去。著者於其曲折隱情，皆能探討直書，以著禍變因果，不同影響之談。別有七弦河上釣叟所著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一書，與此書相較，大體無別，殆亦以之為藍本。雖名琛之死於印度，與黃宗漢之募勇還調，此書均未敘及，似於始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之旨、未盡諧洽、然大體皆得其實、偶有脫漏、不足病也、



靖軍紀略一卷　光緒丙戌刊本

清彭洵撰、洵四川導江人、以軍功保至知州、是書記蜀將黃鼎、同光間、在陝勦匪戰功、鼎字彝封、四川崇慶州人、當咸豐之末、滇髮餘孽竄擾蜀中、鼎以增生、在籍辦團練、助官軍擊賊、克復各城、為川督駱秉章保舉、以知縣用、同治二年、奉檄募軍、名為彝字營、隨川撫劉蓉援陝、轉戰各地、先後十餘年、未嘗挫折、以記名按察使、授陝安道、迨光緒三年、在北山防次、被刺而歿、洵佐其幕、參預戎機、每役皆與、因取舊時簡牘、撮擬大略、為次編記成書、以彝軍名之、從其實也、所記戰事、約分為髮孽捻匪回逆土寇四段、就中以九年圍攻金積堡馬化隆一役、奮勇連奪要隘、與官書所紀畧有出入、此所述者、當為得實、至移駐北山後、則述其開山修渠、編甲禁暴、以及賑撫窮黎、振勵文風諸事、均為兵燹劫餘、安輯患政、蓋鼎起家儒生、一切措施、自與尋常有別、固足表彰稱道、然過於鋪張、反涉好名之累、著者述此等事、連篇累牘、刺刺不休、意欲以之為鼎取重、而不知其書既名軍畧、則所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使有疑其粉飾者、并致疑戰功、亦不足信、不更為鼎之累耶、是皆由不明著書之體使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福寧紀事二卷 附福寧泉州從政紀畧二卷 同治丙寅吟[illegible]刻本
清程榮春撰。榮春字桐軒，安徽婺源人。同治三年，浙江平陽金錢會匪餘孽復起，倡為煽惑，分散紅布，改名為八卦會。匪首趙辛、林孔葵、毛行南、林正侯、徐阿邁、王聲三等，以其時粵匪李世賢、汪海洋由廣東犯汀漳，官軍方事迎勦，閩北防禦空虛，遂吞謀乘機入閩，奪取福寧郡縣，進窺省垣。遣匪目許河獅、林河齊、楊上旦、羅阿品、陳養、陳孔道、林明財等分路潛來福寧，並有生員陳田壁、監生范紅綱、武弁黃高連、黃高標、武生郭鴻章、縣書李炳錦及何阿四、什僧林正元等為內應，約於五月十五日內外同舉，佔據府城。榮春時攝府篆，事前捷報，偵查屬實，即會同鎮將，先機搜捕，吏民聯甲協助，正匪伏法，脅從散解，福寧得以消弭。巡撫徐宗幹據情為之入奏。此書首列徐撫摺稿諭旨，次為紀事始末，又次為公私函牘，使讀者知此役措置與善後之事，相互參稽，更可詳悉。榮春幹練有為，有實可按，書雖自撰，非盡出於矜炫。惟逆弁黃高標紀事則謂羞出通衢，呈梟；又謂其畏罪自殺，以異不符，近於掩飾，並其例言所謂事理曲折，不使上聞者乎。附錄福寧泉州從政紀畧，如勸團練、禁械鬬等事，均頗切要。前有徐宗幹序，戴加與許考之史傳，宗幹在咸同間撫中最為實心任事，聲績甚著，所賞自非阿私，知榮春實當時一能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臺灣寃錄一卷 光緒五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載臺灣彰化縣阿罩霧庄職婦林戴氏、以同治九年、其子副將林文明被誣謀反、爲候補知府凌定國誘殺於縣堂、屢訟不得直、四次京控、得旨嚴令速結、謂此案於同治十年七月、光緒二年正月、三年十月、迭經降旨、何以日久尚未奏結、實屬延玩、聞督何璟准司道詳稱、文明霸產姦佔殺人、無惡不作、被誅非枉、請將迭次京控立案不行、而置所控謀反有據不問、此編截至光緒五年九月止、殆因案不得結、刊之以鳴其寃者也、首載是案始末、次正法即示、及委員稟辭司道府縣詳文、歷次控辭、所執持者、大約爲反不反、即寃不寃、而謀反實無確據、官文書則且爲受唆刁訟、意圖翻案、故至拖延十餘年之久、考之東華錄、唯光緒六年三月、有臺灣舉人郎敏光等訴總都察院奏、請提京仰雪不允之諭、後遂不見結案原奏、殆以不結爲結矣、光緒之初、政刑頗肅、若浙江葛畢氏案、江寧三牌樓命案、河南王樹汶案、四川東鄉案、皆得平反、原審官獲咎者甚衆、獨此案不然、豈以其邊遠、遂以爲無關得失歟、度林文明必多不法之事、然其兄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以死難被卹予謚剛愍、而其母年老、豈無可原、乃殺之不以其罪、顧曰事起倉卒、稍緩須臾、即有圍城攻奪之患、勢不能不就地正法、與道示所謂謀反有據者、實不相符、其何以服人、清季督撫務爲欺蔽、如此類者正多、此篇所述、尤足以見外吏之橫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奇冤紀聞三卷 光緒二十四年石印本

清游春澤撰。春澤四川廣安人，以諸生官江蘇宿遷知縣，投効伊犁將軍金順軍營，為營務處，保至儘先題奏道。金順卸事後，署將軍錫綸於光緒十二年參奏金營文武各員春澤等九人貪妄，革職拿問，至十四年二月結案，交刑部定罪，刑部以原參含混，請令詳查，至二十一年二月，始由新疆巡撫陶模奏結，擬春澤斬罪，事在赦前，免究。完案前後牽纏十餘年之久，此書前二卷，即彙載此案原奏及親供稟批詳文，末一卷，附載全軍善後經費呈冊，考金順初為多隆阿部將，髮捻各役，轉戰數省，戰功卓著，陝甘回亂，與左軍會討，寧夏一役，尤多偉績，新疆平定，專辦善後事宜，以光緒十一年奉詔陛見，旋卒於途，史稱金順為人忠樸，則其治軍必非貪婪，錫綸挾嫌誣奏，宜春澤不平稱冤，加以醜詆，然終不能平反，以見清季綱紀廢弛，督撫務為欺罔，軍興之時尤甚，邊隅更甚，讀其書，不特可見督撫相為朋庇，而新疆善後之事，亦可得其大凡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記振雅堂三事 光緒丁未排印本

清陳劉撰。劉字亮伯，江蘇江浦人，光緒乙酉拔貢生，官至福建鹽法道。劉能詩文，有吏績，著有浦雅及寂園叢書，此記其官刑部郎中，為浙江司主稿八年所經歷者三事，其一曰記會府，述宗室訛詐平人，由刑部與宗人府會審，卒不得直，後乃用化結化查而不會審，得誠拖累之弊，其二曰記瓷庫之獄，述光緒二十一年，瓷庫盜案，犯者劉某呂某小孟及一僮，牽涉內務府大臣怡山所設古董鋪曰崇古山房，鋪夥樊某，實與謀，且為銷贓，得金銀萬兩，案發，刑部尚書薛允升，欲引盜官物無分首從例，科劉呂孟三人皆斬，劉力爭勿殺孟，卒以斷劉捕樊結案，當事忽時，樊以賄進，怡山挽權要關說，劉皆不為動，其三曰記剛相熈，述剛毅官刑部尚書時，猥鄙狠戾諸事，且謂其時趙舒翹與剛毅合，而傾薛允升，以取其位，舒翹為允升門人，而允生為剛毅舉主，亦師弟也，與盜庫案中所言庚子拳亂，怡山就鞫於浙江司，始被刑，皆他書所未言，則劉此書，不獨足見時(其)政刑之失，而軼聞遺事，亦頗有關於史也。

貽穀始末記一卷　宣統三年排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署天涯恨恨生。記貽穀於光緒二十八年七月、以侍郎加理藩院尚書銜、辦理山西邊外各蒙旗墾務事宜、旋授綏遠城將軍、至三十四年、為副都統文哲琿劾其侵款二百餘萬、濫殺台吉丹丕爾一家五命、得旨逮問、至宣統三年結案。貽穀以監守自盜律擬絞監侯、追繳侵款四萬一千九百兩、得旨免死戍邊。載鹿傳霖查辦覆奏、及法部結案原奏、歷詆貽穀無狀、法部受賄關說、兼及王憲章私賣難廉參案、及光棍峪人想九肯參案、皆為貽穀報怨、且謂陝藩樊增祥、先為升允所劾、交川督錫良查辦、貽穀與增祥同為榮祿幕客、有隙容構錫良、嚴查增祥、因之鐫職、至是貽穀被參、增祥為傳霖隨員、擬覆奏二誤四罪及善後五端、必欲致之死地、以為報復、皆為近實。唯傳霖實與榮祿有怨、是時榮祿已卒、特借貽穀以洩憤、故傳霖卒而貽穀之獄漸緩、必謂法部受賄關說、似漫採其時浮議、未能徵實也。貽穀用王同春開河套諸渠、成效昭著、及貽穀去官、同春以他案科罪、渠田皆廢、論者始思貽穀之功、此編見不及此、未足云有識、餘尚能作持平之論、惜所述年月不具、而漏載貽穀揭參文哲琿之奏、則其書體例、殊有足議、特貽穀辦墾



為清末一大事、得此猶可窺見梗概、故為錄存之。

康熙政要二十四卷 宣統二年排印本

清章梫撰。梫字一山，浙江海寧人，光緒甲辰進士，官至學部左丞。此書仿唐史官吳兢貞觀政要之體，採錄清聖祖嘉言善行，良法美政，分類排次，為四十二篇，命名康熙政要。所列目次，大體同於吳書，而微有損益，如以封建今昔異情，悔過關碍聖德，均刪汰不錄。又論太子諸王等篇，亦與國制有別，改為教戒諸皇子王貝勒，俾從其實。將忠義孝友仁惻併為寬仁孝治，既獄附於巡幸，以免駢枝。復以崇經之故，改文史為經史文學。此外則增遵法祖制、優禮大臣、興勤學、恤舊、尚廉、輿地、歷算諸篇。凡所增易，頗見斟酌。掇取事文，亦甚審慎，自謂其本史茂記載文集彌慎甄錄，稗野之說，非敢雜廁。今核全書，尚能自守其例，且附注出處，尤便稽考。書成於宣統二年，正新說彌漫之秋，梫則以為學術政治之嬗易，器械輪路之創作，在聖祖特早已察及推行，故立輿地歷算二目以證之。又以新進浮狂，輕蔑舊制，故立遵法祖制優大臣諸門以矯之，亦有特見。聖祖為一代郅治令主，其政績散見羣籍，不可勝悉，此編萃而錄之，得觀全盛，可謂不苟之作矣。



光復軍志一卷 民國二年排印本

舊題安化龔翼星撰。翼星行實無考。光復會者，清末文士所結，以事革命，其勢遍於長江各省，章炳麟為之魁，陶成章李燮和附之。後與同盟會合，至宣統三年，復由合而分。至辛亥其秋，燮和舉兵於上海，攻據製造局及吳淞礮臺，燮和被推為吳淞都督，攻寧及北伐，皆以光復軍為名，至南北統一後始解散。此編分熏會編第一、上海篇第二、上海下篇第三、吳淞篇第四、攻寧篇第五、北伐篇第六、解兵篇第七、軍閑篇第八。有章炳麟敘，謂光復會之設，本於呂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靜之遺志，力言爭名攬念忿姝而相傾陷之可恥，蓋惆於陶成章之死，及燮和以排擠去職，光復會遂淹沒無聞。此編亦力言陳其美奪取上海都督事，甚不順。蓋成章即為其美所殺，故炳麟與燮和相偕而北，炳麟為籌邊使，燮和後遂入籌安會，不知者以為背黨，而不知光復早與同盟相離，積憾已深，非可以語言解也。翼星文不甚中程，而大畧翔實可觀，亦採史者所必資也。

明史竊一百五卷 崇禎刊本

明尹守衡撰。守衡字用平，號沖玄，廣東東莞人。萬曆壬午舉人，官江西新昌知縣。著有坳菴集，自謂積三十年之力始成此書。凡為紀八：曰開國、曰靖難、曰革除、曰北狩、曰奪門、曰親征、曰明倫、曰高后。為志六：曰百官、曰田賦、曰禮樂、曰兵法、曰刑法、曰河漕。為世家凡十：曰中山、曰開平、曰岐陽、曰寧河、曰東甌、曰黔寧、曰誠意、曰靖難三世家。為列傳八十有三，自宗室功臣僭偽文武大臣而外，復裒為雜傳，曰宦官、曰道學、曰文苑、曰循吏、曰廉吏、曰久任吏、曰教職、曰掾史，而殿以自序一卷。原闕高后一紀、百官、田賦、河漕三志。曰史竊者，避不敢居以私史自命也。紀迄於嘉靖，傳則下及萬曆諸人。張萱稱其雜取歷朝典故及散見於諸書者，蓋居於僻遠，未見歷朝實錄，惟就野史雜編加以採擷，多取異聞，不知致身從亡之誣，識解可謂卑下。其為帝紀，而以事標名，不脫鴻猷錄窠臼，或避不敢作，然事之闕失者多矣，安足以當一代之史。且高后之紀，將紀何事乎？就所存禮樂、兵法、刑法三志觀之，不能詳一代大經大法，徒拾掇議論，充塞篇幅，惟於當時刑法之失，頗能深切言之。蓋守衡嘗官縣令，目擊身親，不覺有痛於中也。列傳全失類次之法，其諸雜傳至詳及教職、掾史，此以修志之法修史者也，可謂不憚煩矣。篇後有論，間復有序，率馳騁筆墨，雖無當於立言，亦頗能盡其胸臆。明自中葉以後，記載之書多如牛毛，鮮有以正史之體勒成一書者，守衡雖昧於史裁，而為之倡始，亦有足尚者焉。

元秘史山川地名攷十二卷 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清施世杰撰、世杰浙江會稽人、此書著於光緒丁酉、大旨以元秘史所記山川地名、佶屈難讀、苟未領曉、則於元初史蹟、自多扞格難通、雖諸家注解、間加銓釋、究有錯綜、而書未能畢舉之憾、乃將書中記地之文、特為摘列、一一、為之考訂、大體博採衆說、參以輿圖、準以地望、而核之以對音、遂使叢雜倈離之詞、得有端緒、足為讀秘史者之助、自稱家藏秘史刊本、暇時取而讀之、偶有所得、即誌於書眉、六歷寒暑、及佐幕吉林、遍遊外蒙各牧地、身親目驗、屢加改易、始龐具大畧、此書之成、歷年既久、且多得之於親歷、自與暗索冥搊不同、考其所釋內外蒙古各地、折衷中理、率能脗合、高寶銓李注補正、丁謙地理考證、多採用其說、惟其欲求全備、不免傷於牽強、蒸蔓至蔥嶺迤西、荒邈難稽、原書所記、已有訛誤、亦必欲盡明之、既無佐證、僅恃對音一法、以意為斷、豈能盡符、是以舛錯迭出、為累全書之處不少、然而不避艱難、為研究元代史地者之首倡、後起有作、亦未能踰越其範圍、則創始之功、有不可沒者焉、



元秘史地理攷證十五卷卷首一卷附錄一卷 蓬萊軒輿地叢書本

清丁謙撰、謙字益甫、浙江嵊縣人、同治己丑舉人、官至象山教諭、是書繼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而作、糾施氏僅憑對音、不詳文義之失、故所釋之地理、先條列原文、以著當時之情勢、附加按語、則摭拾羣說、折以己見、以求歸於允當、並標八事、為撰著準繩、一揆地理、二度情形、三審方向、四察遠近、五覈時日、六知路徑、七辨異同、八宜闕疑、而歸重於熟玩本文、謙沉潛輿地之學、搜羅圖書極富、其釋秘史、又假助於泰西圖籍、是以成規既立、多所取資、勘對鉤稽、楚然有當、且於舊文歧誤、為之是正、可謂用力甚勤、自施氏創治秘史地理之學、頗有發明、謙復踵事增華、羣證詳確、然其糾彈施氏誤訛、固為有據、而矜奇立異、亦不無武斷之失、如北平失剌客額兒施、考據元史本紀聖武親征錄、訂為桓州之金蓮川、北平為闊平之誤、甚為得理、謙則以為今宛平之黃村、望文生義、並無佐證、又以合剌只魯格為小山、忽勒荅兒為小崖、應歸闕疑、然黃村亦非重鎮、何必細加考釋、寧非矛盾乎、至於首載元太祖成吉思汗編年大事紀、及論元初漠北大勢二篇、於太祖創業始末、提挈以書、瞭如指掌、附錄元史曷思麥里郭寶玉諸傳、於所言地理、均能詳證、皆

畧足裨正史之疏外也、



定思小紀一卷 民國丁丑蔡編排印本

明劉尚友撰、尚友字企生、江蘇嘉定人、仕履不詳、書後有王大隆跋、據書中言欲上一疏、建植大明門、勸助軍餉、謂其當亦筮仕京朝者、而不知明制人民皆可於會極門上本也、所紀自癸未冬月入都、甲申五月六日出都、翌年四月二十九日抵家、自謂前以國事重、故不敢詳敘行踪、後以歸心切、故不復多及身外、曰定思者、或寓思痛之意、甲申之變、多出目擊、與陳濟生再生紀畧諸書、互有詳畧、而相去不遠、謂廟堂議論、紛如亂絲、疆場戰守、茫如撈月、聖主焦勞於上、羣臣唯諾於下、唯圖徼幸、詎肯担當、凡方之癖日深、門戶之私難破、司農徒勤仰屋、餉事莫展一籌、司馬漫憑空文、兵事家無定策、深切當特之病、記三月十六日召對考選、謂上或憑几而聽之、或左右顧而呻之、或斟茶、或磨墨、皆親手自為之、如忽忽無緒然、非平時莊莅景像、又記五月初一日攝政王入都、下令通城人盡行薙髮、於是民間各具啟、願從舊俗、攝政云、我仔若輩首、若輩乃惜此髮耶、命城中人服先帝喪三日、而後遵新令、限至初九日止、又記闖去後、衆推故總戎楊姓者坐城上、而舊臣相率守門者約十餘人、又記二月二十九日清明節、諸臣奉命上陵、往例多借此役為西

山游，皆他書所未及，可備軼聞。亦有傳聞過甚者，如謂民間半年無生育者，及戶部庫存銀二百萬兩之類。至烈帝之崩，初謂縊於煤山，繼又謂死於南城，則抵牾之尤著者。末附北逆紀變五古五十韻，自注極詳，可與本書互參，其人蓋能文章之士也。





惕齋見聞錄一卷 民國丁丑叢編排印本

明蘇瀜撰。瀜字眉丞，江蘇嘉定人，諸生。光緒嘉定縣志稱，瀜家有慈園，與同人玉結社石佛菴。瀜著有甲酉聞見錄、惕齋稿二書。此書專紀甲申乙酉間事，當與甲酉聞見錄本為一書，題名偶異耳。所載左良玉討馬士英一疏一檄，及王思任南都陷後請斬士英一疏一書，均極有關係，為他書所未及。又謂北京從偽列名諸臣紀其事者，有北京日紀、生還紀事、燕記日抄、國諱忠奸實錄、孤臣紀哭、甲申紀事、再生錄、日星不晦錄諸書。倡降紀事，則專志無錫王孫蕙；迂叟存真，則專志吳錫泰、浙趙王奕、王孫蕙、張奇四人；降臣異態，則專志嘉善魏學濂。以上諸書多不傳，獨此猶存書名，為後世訪求之資。書中於從偽諸人若項煜、時敏、周亮工、龔鼎孳、金之俊、魏學濂、王孫蕙等，備載其事，盡詞醜詆，且載吳郡王心一、徐汧合詞討項煜文，嘉善公討魏學濂文，詆及郎瀞之書，謂紀學濂事，不得其志。考瀞所著明季遺聞，成書於順治丁酉，則瀜此錄必在瀞書之後矣。其他所紀大抵類首謂侯指揮守金山衛以抗清師，歷三時始敗；楊漣之子之賦為嘉定令，之易為松江同知，俱為義師所殺；金之俊曾監斬二王；洪水時代種山松柏，斬諸王子弟無虛日，皆可補記載之闕。

又謂若莫若於嘉定，慘莫慘於江陰，則嘉定屠城、江陰城守，所紀未為盡誣也。餘若兩朝領袖之譏為指錢謙益，亡八無恥之聯為詆金之俊，可資舊聞，實明季紀事中聞見較富之一書也。



守濬日記一卷　道光刻本

清朱鳳謙撰。鳳謙字韞山，廣西臨桂人，嘉慶辛酉進士，官河南濬縣知縣，著有詩九卷，事具鄧顯鶴所為墓誌。嘉慶十八年，滑縣李文成之叛，滑、濬相距不一日程，鳳謙聞變，閉城，捜斬奸細，閱義戍一百七十七人，集紳民八百人城守。賊眾數萬果大至，捍禦十一日，援兵至，賊始解圍去。事聞，加同知銜，為忌者所中，投劾引疾歸。後復再起，仍官濬而卒。此書即其所紀城守始末，及善後撫卹章程，末附守城七律八章。鳳謙篤信程朱，有幹濟才，頗不自居功，其子琦久之始為刊行，故編首冠以葉紹本所為傳。鳳謙有全城功，顯鶴稱滑賊逆燄方張，不東窺河濟，即西踰太行，以圖大舉，唯恃濬城為之捍蔽牽制；又稱徇城匪易，而全城尤難。梅曾亮亦謂守濬一役，為功於國、福於斯民甚大。其時士大夫之議論如此，論功高行賞甚薄。同時金鄉知縣吳階亦能全城保境，而賞不及若，不甚重視其事，實不可解。鳳謙之子琦能為古文，有集行世，亦不及其父賞薄之故，殆當時唯重強克捷首發逆謀、殉難卹之甚厚，餘俱在無足重輕之列，故實錄亦不詳其事。幸賴斯編，可以見滑賊蓄謀之久、裹脅之眾，卒而削平，猶足以資史事之印證焉。

家居自述一卷　道光刻本

清查廷華撰。廷華字蓄菴，號久峯，安徽涇縣人。由捐納官至河南南汝光道。此書序其官福建海防同知時，收撫海盜朱渥一事為最詳。渥為朱濆之弟，濆與蔡牽縱橫海上，後病死，渥代領其衆。當嘉慶十四年，蔡牽既平，廷華乃請於督撫，招渥降。是年九月二十三日，渥泊船五虎門，廷華登舟降盜舟四十二艘，朱渥親丁四十八人，族人七百餘，又閩浙粵四川西洋夷人約八九千名，以三千三百三十七人登造入冊，餘俱先行遣散。事聞，賞給朱渥把總，海盜悉平，廷華亦得優獎。是特為督撫者方維甸及張師誠也。世言蔡牽之黨有西洋人為之主謀，得此書可以為証。其紀事委曲周至，較官書為得實。前有林則徐題詩，稱其事為所親見，殊以偉績，而以簡質之體敘之，尤徵不矜不伐。後有郝懿行跋，比之張綱單騎降廣陵賊，皆足證其所述為非誣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中興政要一卷　懷綺堂叢書二集本

清文廷式輯。廷式字道希，號芸閣，江西萍鄉人。光緒庚寅進士，官至侍讀學士。此書輯自永樂大典，題曰御將帥，凡宋高宗朝二十九事，孝宗朝十一事，紹興十一年收諸大將兵權後題云已上三十二事，高宗善駕馭將帥者。然則此本尚少三事。中興政要，未著錄於宋史藝文志及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志別史類有真宗聖政記一百五十卷，又政要十卷，蓋聖政記分事紀述，而政要特撮錄其要。書中屢有臣升之釋曰，熙劉光世不受杜充節制，稱臣龍升之釋曰，則政要當為升之所撰。廷式輯此書，於正文與所釋不相應者，謂為大典校勘不精。畧附案語於宣諭郭剛條下，注明以上出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四卷，末注云以上出永樂大典一萬八千二百五。蓋廷式所據者只此兩卷，然他處注出繫年要錄者六，中興政要者一，殊不悉其用意。惜其書無序跋，而大典久佚，無從質證矣。

皇朝紀事一卷 鄧氏五石齋藏稿本

清錫珍撰。錫珍字仲儒，號席卿，蒙古鑲黃旗人，同治戊辰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是書起開國，迄嘉慶癸酉林清之變，專紀軍事。若東國龍興，征明，平定中原，三藩及外藩征討，若蒙古、朝鮮、臺灣、緬甸、安南、廓爾喀、金川、苗疆、教匪諸役，皆詳志其始末。按年隸事，而不具題目，敘述簡潔，頗具史法。間以議論，其論藏事曰：論者謂達摩創法，震旦有一花五葉之讖，至六世以衣鉢啟爭，故六祖不復傳衣。宗喀巴至第六世，若一撤物變難繼，始必有終。天數所極，佛法且不能違，而況人事哉。其論回事曰：夫和卓木并未嘗撫有回疆，享一日之威福也。派罕巴爾裔分適各國，和卓木特其一支，又非嫡裔大宗也。和卓木又無功德於回民者也。王師出之幽囚，返之舊部，飢附飽颺，孰德以怨。漢杜欽曰：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然則瀦其宮而封其墓，誅其酋而予其民，風霆雨露，帝何私焉。其論金川曰：金川僅千里，此次用兵五年，費帑七千萬，較準回兩部，闢地二萬里，用兵亦五年，用帑僅三千萬者，帑費相懸，事倍而功半，則以天時之多雨久雪，地勢之萬夫莫前，人心之同惡堅死，兼三難而有之。皆有言外之意，抑揚其間，可謂善於為史者矣。其紀柴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紀被誅事，謂上令閩督李侍堯察覆，罪如福康安所奏，大紀逮至京，廷訊不服，竟斬於市，亦頗具直筆。至開國之初，不諱建州之事，尤為難得。蓋錫珍家世貴盛，多聞舊事，參以實錄，而筆力又足以副之。清代談史事者，至罕世稱昭槤嘯亭雜錄，為掌故淵藪，若錫珍貫串成書，又非昭槤所能企及，較之魏源聖武記，雖不若其詳備，而識解則似過之，洵可謂非苟然之作也。

翼教叢編六卷　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清蘇輿撰。輿字厚康，湖南平江人。舉人，著有春秋繁露箋。光緒二十三年丁酉，湖南巡撫陳寶箴設特務學堂，聘梁啟超主其事，湘人守舊者王先謙、劉鳳苞、汪槩、蔡枚功、張祖同、葉德輝、鄭祖煥、孔憲教、黃自元、嚴家鬯諸人，挽為正紳者，力攻之，與張之洞遙相呼應。此書成於戊戌政變以後，以翼教為名，首錄朱一新、洪良品與康梁論學書，康梁所倡今文學說，徒肆議論，本不通經，而朱洪掇拾乾嘉成說以相抵，故不相下，其實所爭者并不在此也。葉德輝駁徐仁鑄所為輶軒今語、梁啟超所為春秋界說、孟子界說、長興學記、西學書法、幼學通議，德輝本不知新學，乃泛濫及於漢宋之爭，皆不足以鉗康梁之口。復摘錄張之洞勸學篇及中外攻訐新黨奏章公呈、學約及德輝等與人往復論新學書，就中除德輝所作為最多，而書之體例又與德輝所撰覺迷要錄相類，中有德輝致皮錫瑞書頗肆詆諆，蘇輿為錫瑞弟子，不應集矢其師，故當時多疑此書為德輝所撰，而嫁名於輿者，德輝力辯無之，疑莫能名也。其書列目後有輿識語，僅言五卷，而目有六卷，附一卷，今本無之，蓋隨時復有增者，啟超講學湘中，啟新舊之爭，為當時一大公案，輶軒今語及長興學記所倡新論，影響後來學風甚大，專紀其事者，惟此一書足資參攷，故以之入雜史，蓋從其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皇朝掌故彙編一百卷 光緒二十八年排印本

清張壽鏞、張存祿、宋文蔚、葳日祇、張壽鎬合編、是書大致仿唐會要之體、裒輯有清一代政治制度、著其因革損益、起自太祖開創、訖於光緒維新、計分內外兩編、內編紀內政、首列帝系、次列吏戶禮兵刑工六門、以六官為庶政之所由出也、外編紀外交、首列各國立約年月、考次列和會、致工、榷算、庶務四司、以採施西法緣於外力之激盪也、又內外編各門、均復分析子目、繫隸本事、按年排綴之、其書取材於會典三通奏疏公牘、兼及私人著述、搜羅宏富、備具端末、實掌故之總匯、為考究清事者所必取資也、惟書出衆手、撮聚成編、殊嫌駁雜無序、其以內外別新舊、已違連貫之義、又復前後錯複、自亂其例、如官制別列外務部、學制別列遊學章程、工政之與政工、賦稅之與榷算、事本相關、均為新舊而區分之、三為不合、至外務部原為外交總匯、乃記新政於後、名之為司、彷彿為其職掌、更為紕誤、再就取材而論、於帝系內錄康熙立廢太子詔諭、雖本於會要、而他事不稱、可謂偏枯、及異可讀户詠奏疏各日記事、詳畧不一、亦多可議之處、然當清季變法之際、特務論興、流於空談、著者求為有用之學、將成規新猷、勒成鉅製、其搜濬經營之功、亦有可取焉、



在也、壽鏞字詠霓、浙江鄞縣人、光緒癸卯舉人、歷官江蘇知府、釐金總辦、入民國、官浙江財政廳長、文蔚字澄之、溧陽人、日祇字采侯、海寧人、存祿壽鎬為壽鏞族屬、仕履皆未詳、

國朝掌故　排印本

清陳鴻緒撰、鴻緒江蘇淮陰人、是書據記清代政典、凡分帝系、典禮、武功、兵制、封爵、職官、選舉、學校、國用、錢幣、市易、征榷、礦政、十三門、門有子目、止於文尾標明、不另列舉、每門之前皆撰小序、論述興革變遷、言簡意賅、頗得要領、至於編輯則取舉要之法、蓋以一代掌故文繁帙重、遍讀非易、乃採錄大綱、著其梗概、依年排次、俱有始末、起自太祖開國、止於光緒變法、大抵以三通會典為據、參以公牘私著、雖僅區區一冊、固不足以言包羅、然大體粗備、借徑參稽、為助亦不淺也、其記制度則重創始、記事功則在結時、可謂有識得體、又附為註釋、考訂原委、敘記經過、以補正文之闕、與學翻檢、為便滋多、著者生當叔世、執敝武學、耽於富强之說、亟加推揚、故於武事財政、列門較多、記載亦詳、惟法律為立國大本、最關重要、乃竟屏而弗錄、殊為失當、裕國事有多項、而祗列礦政、亦未見合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光緒大婚禮節　內務府鉛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為光緒十五年舉行大婚典禮、由禮部參照會典、及例案、擬就納采大徵以至慶賀筵宴各禮節、大約以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行納采禮、為甲胄緞布、以十二月初四日、行大徵禮、為金銀及金銀茶筩銀盆緞匹文馬閑馬馱甲、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舉行大婚典禮、宣讀冊文、宣授金寶、二月初二日、行朝見禮、初四日慶賀頒詔、初五日賜宴、惟言行合卺禮、由掌儀司恭進、蓋清制婚禮合卺、略同民間之俗、故不由禮官擬進、自納采至奉迎皇后、皆有正副使宣制、其特充正副使者、為大學士額勒和布、尚書奎潤、正值慈禧歸政、故禮數較同治大婚、為尤隆重、李慈銘集有乾清門觀迎鳳輿恭紀一詩、即是特所作也、

籌濟編三十二卷卷首一卷 光緒五年刻本

清楊景仁撰。景仁字靜閒，江蘇常熟人。嘉慶戊午舉人，由中書歷官至刑部員外郎。是書為救荒而著，卷首為豁卹功令，錄列頒行各條規。次為濟荒總論，撮舉歷代宏議嘉猷。又次為報災、救災、勘災、審戶、發賑、煮粥、平糶、通商、勸輸、任卹、借貸、興工、議蠲、議緩、辦流移、視存卹、保幼、戢暴、禱神、理刑、除蝗、伐蛟、撫瘞、崇儉樸、任賢能、嚴保甲、修水利、勸農功、裕倉儲、備雜糧、救火諸政。大意以為遇荒而補苴，不如未荒而籌備，乃出入經史，遍覽群書，凡於救荒有效良法，即加摭錄，依類纂排，以求有濟於事，故以籌濟為名。蓋世傳救荒之書甚多，所言之法各有長短，不盡可行，此書包羅衆長，期諸實施。於未災豫防、方災補救、既災綏輯各端，頗知推究其利病，附加論議，發揮闡明，足資取法。又對釐奸剔弊，三致其意，以防蠹吏劣紳之肉串侵蝕，尤能深悉其隱，為關心民瘼者所應習知。書經其子同桂於光緒四年九月進呈，諭令各省梓行，足見其書之有裨實用矣。至其引書，均注出處，尤合著述之體。編排次第，亦見斟酌。惟伐蛟禱神等類，多屬不經之談，雖盡施行，後來從政者加以抉擇取舍，斯盡善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倉場事宜一卷 鄧氏五石齋藏稿

清錫珍撰。錫珍字仲儒，號席卿，蒙古鑲黃旗人。同治戊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此書成於光緒九年，蓋其為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時所作也。首載初諭，次載祿米、南新、舊太倉、富新、興平、海運、北新、萬安、太平、儲濟、裕豐、本裕、豐益、中西內恩豐等十七倉，一千五十有五廒。次載正兌、改兌、改徵、折徵、撥運、漕耗、漕糧之數，暨運押運、領運、趲運之制，及百十三船幫之名。次為倉之載撥、收發、出納，及幫貼各費。又次為倉場本屬，再次為百家經記編號，壬天、林地、歌元、當黃、宇午、寅澤、洪慶、荒綏、日豐、月等十號，而敷以咸豐以來輕齋舊案、倉場委員、京通各倉放款及買存之數，鉅細靡遺。清代官書多詳於漕運之制，唯倉場罕有專書，會典所載亦太簡略。錫珍在當時頗稱練習故事，此蓋參稽案牘，加以抉擇，而成實為言倉制者所必參稽之書也。

八旗駐防考四卷 鄭氏五石齋藏稿本

清錫珍撰。錫珍字仲儒，號席卿，鑲黃旗蒙古人。同治戊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此書所紀，首以漠南內札薩克蒙古二十四部、漠北外札薩克蒙古喀爾喀四部、漠西外札薩克額魯特蒙古、西藏唐古特蒙古、游牧內屬諸蒙古、回子扎薩克兩部，而附以驛站卡倫，及喇嘛職掌，為第一卷。次為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畿輔駐防山九處、馬蘭鎮泰寧鎮總兵、畿輔駐防密雲山海關副都統、熱河都統、綏遠城駐防將軍，附以內蒙二十四部四十九旗爵職世襲表，庫倫辦事大臣、定邊左副將軍，附以外蒙六部八十六旗爵職世襲表、科布多參贊大臣，以上為第二卷。伊犁將軍、葉爾羌參贊、喀拉沙爾大臣、烏魯木齊都統、哈密辦事大臣、西寧辦事大臣，附以青海五部蒙古二十九旗爵職世襲表及番子四十旗住牧地界表，以上為第三卷。駐藏辦事大臣，附以喇嘛及三十九族番子一百十二土司表、驛站表。次為各省駐防將軍都統，以上為第四卷。皆詳其職掌、馬步兵營轄地方屬員及所節制綠營，並皆薈萃會典通考則例等書，而參以檔案，乃成為是書。清代武功，跨越前古，控制屬疆之法，至為綦密，皆藉駐防八旗以為之綱領，疆域廣遠，自來無有能編述其事者。得錫珍之書，庶乎不遺不漏，可以明一代之制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刑統三十卷 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

宋竇儀等奉敕撰。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晉天福中舉進士，歷仕晉、漢、周，官至兵部侍郎。入宋，遷工部尚書，轉禮部尚書，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為宋初敕定刑律，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刑統三十卷，引晁氏曰，皇朝竇儀以尚書判大理寺，與法官蘇曉、奚嶼、張希讓等修定。引陳氏曰，初范質既相周，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特詔詳定，號大周刑統二十一卷。至是重加詳定，建隆四年頒行。又宋史刑法志，建隆詔判大理寺竇儀等上編敕四卷，與新定刑統三十卷並頒天下。然則此編原本於周，而周實本於唐律也。考刑律之書，自漢魏以至隋，沿革至繁。至唐而有唐律議疏，凡律文有未備者，則以令格式敕附入之，因有統類之名。周為省文，遂稱刑統。宋因唐法，本之刑統，於律疏則引用無遺，於律條則隨時以編敕濟其窮，故宋律所重者在敕議，則所謂代各不同者也。刑統一書失傳已久，不見諸家書目，惟范氏天一閣藏有宋舊鈔本，吳興劉承幹據以梓行。以原目已闕，乃據唐律補纂，為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鬬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十二門，附為刑校記，取唐律刑統比勘其異同，深有裨於讀律者，不必議其塗附也。



大清律表總註三十八卷卷首一卷 附洗冤錄表四卷 乾隆間刻本

清曾恒德撰。恒德里貫未詳。是書取大清律集解總註及會典所載條例，兼參箋釋、輯註、硃註、硃註諸書而成。大體按照律文段落句讀，依類綜分，製為格表，其為律為例，逐一標明，間採原註，附記於下，頗能取繁以簡，得一目瞭然之益。自稱手自界畫，積八載成書，亦可見其用力之專勤矣。然清律自雍正三年編成，五年頒行，所列三十門，仍沿明律，特所重者則在於例。欽後屢經修訂，祗增減附律之條例於律文之末，或改此編所錄為何時之例，未加標明，雖於凡例內言三十七年及四十三年兩次續纂並歸入，究嫌含混不清，今以其語推之，蓋所據之藍本，乃乾隆三十二年頒行之書也。恒德曾任刑部郎中、律例館修纂官，深悉律例本源，始克毫無漏遺，惜其列表有時不免拘牽成書，未能總攝歸於整齊，是於有條不紊之義尚難盡符。至於律例餘意，間為補充，錄之眉端，或採摭諸家之說，或發紓一己之見，考訂正確，則頗足資參稽也。督捕則例，為別行律法，洗冤錄為檢驗專書，皆與律條有關，列為附表，為當時應用起見，自不得不爾也。

法訣啟明二卷 光緒五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分上下卷，後有光緒五年升泰跋，畧謂昔守汾州，友人贈律例歌訣抄本一書，不知始自何時，亦不詳作者姓字，朝夕默識，藉資治理者良多，猶慮其簡而弗詳也。丁丑夏，陳臬之江，延湖州金彦翹襄刑政，出此書請為銓釋，迺旁捜遠引，比類為詞，不月餘而蕆事，名曰法訣啟明。今年夏，抵滇藩任，爰加校正，付之手民。然則此書初為秘本，經升泰校訂，而後詞義兩全，朗然可誦，當非原來之舊，則謂之升泰所撰可也。案律例一書，條目繁多，頗不易於記憶，而國家大法，官民俱應熟習，此編依照律例原次，逬為七言歌詞，挈領提綱，賅備靡遺，而遣詞藻流利，亦無佶屈之弊，讀律者可資為前導，而得門徑焉。詞下各附註解，亦擷之刑書，連綴成文，意在發揮，故以啟明名之。惟倉猝而成，鈎稽未詳，又行文通求省簡，不免失之疏畧。蓋刀筆者流，難與言著作，祇取其適用而已。升泰字竹珊，蒙古正黄旗人，由閒散入貲為郎，籤分戶部，同治元年補官，洊擢至駐藏辦事大臣，卒於官，照都統例賜䘏。



月令精鈔二卷 康熙三十五年刻本

清鄭泰、吳振同纂。泰字子虞，號文玉，振字子翼，皆浙江山陰諸生。是書擷錄時典，分十二月以記之，末附閏月。其例每月別為十一目，曰月建，曰節候，曰日次，曰物候，曰芳華，曰典故，曰政令，曰失時徵兆，曰聯，曰詩，曰錦帶書，曰四時景物藻言，間或另為紀事雜記，又不盡依其例也。緣作者以月令廣義為言時最備之書，特瑣雜並綴，篇帙遂繁，頗不易於披覽，乃參考經傳，綜裒史乘，芟煩就簡，文約事博，足資致用，因題名曰精鈔。今檢全編，雖為撮錄成書，未能廣為捜羅，然抉擇頗見斟酌，編次亦具條理，能於區區二卷內，於時令政典，備舉無遺，循名核實，尚不盡誣。至所注釋，率取常訓，不採臆說，尤為有識。惜過求省簡，篇幅於故典皆不記所出，難取參證。又記七十二候，不盡從歷書，亦流於好奇，有乖實用之旨。詩聯一目，優劣不辨，真雜率為錄列，蓋未脫頭巾之習，遂致累贅，凡此之類，俱有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時令類

北洋公牘類纂二十五卷續編二十四卷　排印本

清甘厚慈輯。厚慈原名韓，字賦羊，福建閩縣人。此書成於光緒三十三年，計分自治、吏治、警察、學務、兵政、交涉、稅務、鹺政、工藝、路礦、商務、幣制、種植、農務附水利、衛生附醫術、禁煙，凡十五門。續編成於宣統二年，以時殊事異，類次畧有增併，不盡踵依前書。所列為自治、吏治、財政、稅務、幣制、鹺政、交涉、鐵路、輪電、礦務、水利、兵政、工藝、農務、商務等，亦為十五門。其意以為警察、學務、禁煙，所行皆奉部令，殊鮮創施，遂歸併之於吏治。復緣時方講求裕國之策，謀興實業，故增立財政、輪電兩門，而分路礦為二，另為裒輯。此則前後體例所以不同也。案自庚子變後，朝廷銳行新政，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飭吏治，詰戎兵，興教育，設巡警，倡工藝，及預備立憲詔下，吏汲汲於自治。世凱表率於上，官吏稟承於下，俱殫其精神材力以赴之。故北洋庶政斐然可觀，尤以學警兩政為全國稱首。當時各省推行新政，咸派員來津考察，藉為取法之資。厚慈幕游在津，得盡覽官書，輯成斯編，雖類次未能盡協，諸多可議，並雜綴部章通咨，不悉關乎北洋，亦欠核實。然搜集宏富，舉凡一切章規條陳，燦然俱備，頗資參稽，亦研討近世政治者不可少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同治大婚禮節一卷　同治九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首列禮部原奏，次為納采、大徵、祭告、冊立、奉迎、朝見、慶賀、筵宴各禮節。原奏稱奉諭參照康熙四年成案及會典事例、禮部則例，酌議而成。考清代大婚之禮凡四：順治八年二月，冊立科爾沁國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之女為皇后，詔告天下，是為世祖廢后。康熙四年九月，冊立內大臣噶布喇之女赫舍哩氏為皇后，布告天下，是為仁孝皇后。同治十一年九月，冊立翰林院侍講崇綺之女阿魯特氏之女為皇后，頒詔天下，是為孝哲毅皇后。光緒十五年正月，冊立副都統桂祥之女葉赫那拉氏為皇后，頒詔天下，是為孝定景皇后。此不稽之順治者，國初草創，記載無徵，且廢后不吉故也。今觀此體節，與乾隆、嘉慶所修會典，大畧從同。所減省者，前導後扈命婦毋庸簡派，蓋導扈例必騎乘，是時滿洲女婦已不習此也。其較光緒大婚特隆者，則正使派親王、郡王，副使派貝勒、貝子是也。至皇后鳳輿至乾清宮內降輿時，著派乾清門侍衛敬合楠扇一節，為光緒大婚禮節所無，是則偶有遺漏，無關重輕。其後穆宗上賓，毅后殉節，為千古未有之事，則此次巘禮，正足以昭壹儀，而與清季史事相關者，又至鉅耳。

大婚樂章 鄧氏五石齋藏稿本

清錫珍撰。錫珍字仲儒，號席卿，蒙古鑲旗人。同治戊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是書記同治十一年大婚所歌樂章，且注撰述樂章之人。凡大婚前一日，行冊立禮樂章九章，宜平、溎平、愉平，侍讀學士周壽昌撰；豊平、儀平、懌平、叶平、舒平，侍講學士祁世長撰。大婚禮成第三日，行朝見禮樂章三章，喬平，侍讀徐致祥撰；啟平，編修解煜撰；忻平，徐致祥撰。大婚朝見次日，行慶賀禮樂章十五章，軒平，右贊善溫忠翰撰；康平，編修黃師誾撰；暉平、端平、燮平，溫忠翰撰；融平、翕平，編修張之洞撰；巽平，解煜撰；孚平、蕃平，張之洞撰；諧平，黃師誾撰；理平、忠平、晏平、祥平，編修朱逌然撰。大婚慶賀禮次日，筵宴樂章十四章，會平，編修梅啟照撰；調平、圃平、肇鴻基，右庶子許應騤撰；寶應祥開，黃師誾撰；天地成平，許應騤撰；介平、抃平、序平，編修曹秉哲撰；衍平、慶叶重熙，左贊善趙曾閣撰；運會昌盈，檢討周冠撰；鈞天迭奏，梅啟照撰；阜平，周冠撰；愷平，解煜撰。蓋皆是時能文者奉制所撰，得保奨頗優。其樂章皆已載清史稿樂志，得錫珍此編，可以考見撰人，亦續清文典者所當採及者也。



錢幣芻言一卷續一卷再續一卷 道光丁酉藝海堂刻本

清王瑬撰。瑬原名仲瑬，字子兼，一字亮生，江蘇吳縣洞庭東山人。以廩膳生員入貲，候選教職，著有鄉黨正義、四書地理考、毛詩多識編、聖門入學書、衍義壑舟、國文稿。此書為錢鈔議十篇，首言鈔利二十二，其餘詳論利害，敷衍而盡言之，爲全書主腦。次私擬錢鈔條目十八條，皆言製鈔行鈔之事。次先正名言，輯宋李綱以下論鈔幣之作。次友朋贈答，爲包世臣、陸萬之作，及瑬與李禾叔、張亨甫書。續編首爲擬富國富民第一策，中論行鈔之利，及與陳扶雅、何凌漢、林則徐、湯金釗、包世臣書。世臣主



用鈔而不廢銀，瑬則主只行錢鈔二者。此書初名鈔幣芻言，後始易今名，故往復辯論甚苦。再續爲集先正名言，而附以謝元淮所為鈔幣說。蓋就瑬錢鈔條目去繁就簡而成，瑬已前卒，不及見。其弟仲鎏為附益刻之。瑬自謂秉其父閑伯之教，究心三十年，始成此書。當時談經濟者，如包世臣、戴朝敷、紀慶曾、沈垚之流，頗尊信之。林則徐至欲付之施行，會與英國戰事起，不果。平心論之，瑬所言實有所見，其持大利二十二之說，答或不免迂闊，然謂舉天下大利盡操之於上，然後可以加惠於四海之民，又謂百姓家有億萬之銀，國家造鈔以易之，民間所有之銀

即國家用鈔之本至於近今乃成為必不易之典則瑬實有先見安可厚非蓋其時朝野上下皇皇海外漏卮日甚故瑬發憤而倡此論惜猶撫扶持私利憚於更作未能使瑬發舒其志至瑬主廢銀不用亦實書生之見未明財貨盈虛之理不必為之諱也同時許楗兄弟作為鈔幣論力駁瑬説加以笑訕不過指摘細瑣謬為解事何足以難瑬哉



理財考鏡十卷 宣統二年排印本

清孫德全撰德全字慎欽浙江鄞縣人是書採摭泰西各國理財成法用為借鏡之資仿文獻通考之例為十考計中央銀行考鈔法考國際會兑考公債考幣制考雜稅考關稅考郵遞考賦課考會計考各為一卷每卷之前亦如通考之例系以小序統論利弊得失酌古準今皆有發揮是不徒以習知西法見長於歷代舊制亦頗能通曉者也書中標舉列國設施撮叙大綱比較同異且詳為之解釋於立法之經過命意之所在深加探討抉其竅要在新政初行之際率以裕財為急務故統敍以理財之名觀其所考者以銀行事業居最多然既闌入郵遞涉及交通則電報鐵路諸端亦關國計何以不加叙述頗不可解德全於加賦增稅之論以為無良法為之斷制徒竊民而肥官無裨於國故於會計一門臚列稽核之法如預算決算審計等事推論綦詳謂用有常經取有定制秩然有條自無慮其侵蝕則洞曉時弊慨乎言之著書本旨或在於斯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唐明律合編三十卷 民國十一年退耕堂刻本

清薛允升撰、允升字雲階、陝西長安人、咸豐丙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允升先後官刑部四十年、號稱律學、推本四庫提要唐律一准乎禮出入得平之說、尤專心唐律疏義、以之尋波討源、而有漢律之輯、復畧師永徽法經之意、取唐明兩律之彼此參差輕重互異者、逐條疏證、以類相從、而為此書、以經律表裏、故特採公羊周禮之說、以明人解律諸家、各有見地、故并錄雷夢麟瑣言、陸柬之管見、王明德佩觽、王肯堂箋釋、沈之奇輯注、夏敬一錄寧諸書、旁徵博引、出經入史、洵唐宋以來、未有之作也、允升意本在清律之不盡合、而不敢顯言其非、清源於明、明源於唐、故借唐明之參差不合、以見微意、謂明律雖因於唐、而刪改過多、意欲求勝於唐、而不知相去遠甚、乃臚列輕重之條、以見明律所增大辟罪名凡二十餘條、實重於唐、而改唐律擬徒為笞杖、為不得當、又謂明律刪八議及以官當蔭贖、可謂知尊君而不知禮臣、其言至為痛切、論十惡原本於漢、明律多存元舊、皆為真知灼見、發千古之秘、至若隨事發明、深通今古、又其餘事矣、後之學者、果能推允升之意、就明清兩律、重事勘比、庶乎善繼者也、



唐寫本開元律疏名例卷附案證一卷 宣統三年影印本

清王仁俊撰、仁俊字捍鄭、江蘇吳縣人、官湖北候補知府、曾為學部圖書館纂修、見館中藏此卷、出於燉煌石室、僅存名例卷二、卷末原題律疏卷第二名例、首自先以高者當起、末有李林甫牛仙客崔冕陳承信俞先祀王敬從開元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校上銜名、仁俊據唐律疏義為之校勘、字疏句比、以官當徒條刪去二十七字、十惡反逆緣坐條刪去七字、確有命意、又據通典舊唐書刑法志開元二十五年刪緝格式律令及敕總七千四百八十條、其千三百四條、於事非要、並刪除之、二千一百五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是年九月奏上之、敕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因以此卷為開元律佚文、又以此卷崔冕俞元祀可證新舊唐書崔見崔冕俞元杞之訛、均有見地、至謂可以論斷開元時政、謂新律之緝、徒為姦相請賞之地、則不免拘墟之見、然則李林甫曾修唐月令、亦將指為興亡得失之樞紐歟、

各國約章纂要六卷卷首一卷附錄一卷 光緒十七年刻本

清勞乃宣撰、乃宣字季瑄、號玉初、又號韌叟、浙江桐鄉人、同治辛未進士、官至法部尚書、此編為其宰吳橋時所纂輯、蓋以當時教案數起、訟言日滋、乃舉約章之涉於內地者、擇其要畧、備州縣循覽處理之資、首為各國立約年表、起自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條約之始訂、終於光緒十六年、中英烟臺條約之續增、上記年代、次列國名、所訂約章、即撮記大綱於其年內、其次分游歷、傳教、內地商務、雜條四目、附錄為各國述略、立約緣起、西教源流等事、乃宣明於中西情勢、為彼時談洋務者之魁楚、其編纂緣起及體例、據凡例稱、通商以來各國條約、皆刊刻通行、嗣保定有條約類編之刻、分別門類、以便檢尋、天津有約章類纂之刻、附入章程成案、以資考鏡、洵足為洋務之圭臬、顧中外交涉、有通商口岸與內地之別、內地交涉、以游歷傳教及內地商務為三大端、他若交際儀文、優待保護、法禁獄訟等類、為雜條、至各國之所在、邦交之所起、天主耶穌之本末、皆不可不知、故茲編特附錄於後、然考所錄各國約款、以表已列之故、不復附記年月、稍嫌含混、雜條不分項目而輯次之、繼於上端補綴、究不若於正文舉述、較為明晰也、惟於傳教一門、錄取成案特多、則民教相衡、與日俱深、乃宣身膺民社、聞見自切、頗以為隱憂、輯書之旨、肇端於是、厥後遂爆發不可收拾、致釀庚子之變、不能不多其遠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江南製造局記十卷附錄一卷 光緒三十一年石印本

清魏允恭撰。允恭以光緒三十年由湖北候補道奉委為江南製造局總辦，遂編輯此書上呈。起自同治四年創設，止於光緒三十一年劃分商塢。凡為建置、製造圖一卷，建置、製造、會計、存儲、職官表五卷，槍、礮、火藥、銅引子彈、鍊鋼畧四卷，都為十卷。附付造克鹿卜礮說一卷。其每門間分子目，擇要舉列，並錄公牘，以誌辦理經過各情況。案自李鴻章會同曾國藩創辦製造局，嗣後歷加推廣，增設分廠至二十餘處，規模宏大，在國內稱為首屈。允恭就事之初，以為制度沿革一切情形，既無章程可考，亦無圖籍可稽，乃另設攷工處，參稽往跡，博考新規，并周歷各廠訪詢，筆之於書，綴集成記。於是製造之良楛，成物之多寡，用費之繁簡，均能詳加抉錄，以備稽考。如所製諸表，則屬於事務者，羅列清晰，能挈綱領。附具論說，尤多發明。所記各畧，則屬於工事者，就已有之機械，著功用之短長，意在圖謀改進，與日俱新，不可固步自封，落後失敗。尤為全書精萃之處。惟軍火製造各國例取縝密，此書全為揭出，似屬不合，然執政者事亟則不吝撥款，事緩則又莫不惜費，經費無常，難言建作，遂詳為記之，使底蘊畢宣，以促警醒，是其設謀殊有遠慮，不能以漏秘責之也。



為宰三牘附高涼公牘高涼贈行錄 同治六年刻本

清聶爾康撰。爾康原名桼，字亦峯，號棠庵，湖南衡山人。咸豐癸丑進士，官至廣東高州府知府。初由翰林外簡廣東知縣，歷官三地，頗有政聲。自裒所撰文牘，一曰岡州，即新會縣；二曰濂江，即石城縣；三曰梅關，即南雄直隸州。遂以三牘題之。厥後回任新會，則有岡州再牘；署高州知府，則有高涼公牘及贈行錄，均附編末。不加釐次，其類聚體例，大致首錄呈稟，次為批判，又次為諭示，惟岡州則先列重修文廟、武廟碑記二篇，以示崇聖之意。然工艱費鉅，卒底觀成，亦即其最得意之舉也。爾康頗擅文章，又饒才識，故一切措施，能得體要。當戎馬倥偬，仕途混雜，阿婞固位，殊鮮作為，而紳衿把持營私，尤為特弊。爾康力求振刷，掃除稗政，實一時之能吏。馬恩溥為之序，稱居民而奉行故事者，欺也；任事而條理不具者，疏也；言事而端委不詳者，陋也。今觀三牘，其稟承於上之文，則據實直言，不激不隨，務得盡其意；其明諭於下之文，則準情酌理，或予或否，悉各如其意；核考所錄諸文，尚符其言。自非濫詞，而聽訟判牘，勸誡息爭，言婉理深，足資猛省。則存心尤為忠厚，不僅以幹才見長也。然勇於作施，間或不先稟白，有違常例，大吏以其詞垣清資，多所優容，亦有

足以助成其吏治者焉、



陝衛治略十卷 光緒十九年刻本

清嚴作霖撰、作霖字茂田、浙江慈谿人、以軍功官至河南衛輝府知府、是書乃作霖於光緒間宦豫時公牘彙集成編、因曾任陝州知州、及衛輝府知府、均所謂正印官、故以陝衛治略名之、卷一至卷七、為治陝州事、卷八至卷九、為任烏龍驛差與治理衛輝事、卷十為衍歌錄、自跋稱、戊寅攝陝州篆務、庚寅署理衛郡、溯自庚午至庚寅、其間所有歷任歷差一切、或因人因地、或言情言事、意之所在、筆之所至、罔計工拙、共得稟稿告示條陳若干道、為有心吏治者、備補偏救弊之一助、茲觀所錄、以在陝



州時為最多、亦因其地東達澠洛、西接潼關、居交通之孔道、素稱衝繁、作霖受事於兵燹之後、繫念民瘼、力求休養、舉凡保甲、差徭、積穀、賑荒、水利諸端、靡不加以整頓、興利除弊、動中窾要、而捐廉助成、尤足以昭勸感、其措施稟諭、分類錄列、附誌憲批、可徵實心在民、不能以具文等觀、至將聖諭廣訓衍為歌言、廣為傳佈、淺顯易解、亦可以化愚頑、厚風俗、惟如初請舉外債以裕庫財、繼則主張抽收煙捐、而論外債之害、前後矛盾、其詞又何故耶、

柏垣瑣志一卷 光緒二十九年刻本

清繼昌撰。繼昌字蓮畦，號左庵，漢軍正黃旗人。光緒丁丑進士，官至甘肅布政使，署安徽巡撫。繼昌嫻於文學，熟於掌故，著有行素齋雜記、左庵瑣語等書。山陰俞康三為序行素齋雜記，稱其少游大梁，大府英異，為故河帥喬勤恪所激賞，文名驟起。成進士，觀政工部，旋充軍機章京，筆札敏贍，樞密諸公倚如左右手。退值餘閒，一編矻矻，雞鳴不已，頗加推許。此編乃其外轉官兩湖臬司任內各案，自謂光緒辛丑迄癸卯三年間，自長沙移官武昌，兩權臬事，公暇自輯治獄之事，錄為一卷，顏以柏垣瑣志附記。計湖北事十四條，湖南事二十九條，都為四十三條，皆為當時疑難之獄，或牽於情勢，歷久不決，或紛於端緒，無從為斷。繼昌率能一準情理，立解葛藤，於所標見理要明，少存成見之旨，誠允協符當。清之末造，官玩法亂，訟獄繁興，往往不為審結，拖累無辜，蕩產傾家，最為粃政。繼昌權綰法司，頗思挽此積風，振作僚屬，不僅存心忠厚，亦可謂深知為政體要者矣。



視草餘錄二卷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明楊廷和撰。廷和有楊文忠公三錄，四庫總目已著錄。此書分二錄，後錄皆嘉靖初事，有自序，題嘉靖六年，蓋已在謝政之後。謂視草之餘，隨事錄之，皆承天語，及閣中日常議擬，關係職業者，事有微而言必信，今以他書證之，大抵得實為多，與明史本傳亦相合。本傳全本於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疑世貞即本此錄而作。廷和相武宗世宗兩朝，柄政十八年，在三楊後為最久。武宗南征，廷和居守，二年授受之際，復居攝四十日，一身所係，安危至重，故正德一朝，主昏於上，宦豎竊柄於下，以致流寇之禍，儳年不絕，寧王安化相繼稱兵，廷和雖不能匡正，而社稷卒賴之以安。嘉靖以後，首輔位尊權重，而廷和實為之首。今觀此錄所紀，若諫南征，不草威武大將軍敕，阻張永封爵，及後錄定迎立之策，散豹房，誅江彬，平心論之，可謂賢相。其餘與宦官周旋，不為峻厲之詞，務在於事有補，即史所謂委曲其間，小有劑救。亦即廷和自謂知之必言，言之必盡，雖未得盡如所請，而先帝每優容之。蓋廷和頗務持盈之戒，不為過甚，他書稱其擠楊一清，與梁儲齟齬，錄中於儲時露不滿，而始終同在相位，廷和所謂寅恭相與，唯一二同志之旨，是頗，誠不愧實錄也。

媚璫雜記一卷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是書不著撰人名氏、千頃堂書目有媚璫錄、不知即此否、原跋亦不著姓名、云不著姓名者、編首天啟丁卯各省考官姓名及經題策問、至閒莫不遍覩、策問有萬世一時語、次列是年魏忠賢受禮單、次列媚璫詩文、文凡七首、有顧秉謙、黃立極、張瑞圖壽文各一、崔呈秀二、李國譜、疊承恩命序、永新知縣沈惟堡生祠記、詩一為馮銓五言長律一百韻、韻序稱忠賢大司禮提督東廠世襲寧國公暨泉魏老先生、為詩稱上公完翁魏老先生、暨泉完翁之稱、不見他書、得此可補史闕、又次為稱頌諸臣一百六十一人、而學士温體仁為之首、今此本惟存天啟七年正月起受禮單、於魏忠賢原簿、及馮銓詩後、附記云、其他壽聯壽序、多蕪爛不足觀、不復錄、然則此本乃節本不完也、禮單有內閣翰林六部九列兩垣、以及督撫總鎮、皆備、分壽禮土儀別禮節禮、及尋常餽贈、多衣履食物器用具書畫、而無珍異金寶、較之冰山等錄、相去不止天壤、亦有璧謝者、應天巡撫楊春茂一人而已、惟翰林院錢謙益送壽禮、大紅官綠雲緞二端、收、考謙益崇禎初、始再起、此時正居鄉、素與璫忤、不應交通、豈診有結納歟、禮單中共一百七人、勳戚唯忠安伯張慶臻一人、宦監則一人不列、而其他諸人、徵之史冊、皆有其官、有其人、馮銓一詩、尤不容作偽、是真不可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雜史類

籌辦粵匪軍需日記一卷 光緒二十年刻本

清張錦文撰、錦文字秀巖、直隸天津人、長蘆鹽商、所記為咸豐三年、粵匪由晉竄直、北擾天津時事、書分二記、一上於四年正月、一止於五年十月、於籌辦防戰餉械各事、分日記載、頗為詳盡、錦文受護臬梓懼遣浩叔、奔走上官之前、倡捐募勇、備歷艱辛、終不易其志、所墊之款、數至鉅萬、後邀急公好義之獎諭、及四鄉團防之匾額、其書雖為自記、而蝸近質實、惜多流於瑣細、無關大體、然於當時官玩兵怯、可以據此推知、不僅一地為然、馴致大局敗壞、寇焰鴟張、此書可貴、亦即在此、當警報初傳、官吏張惶、未見防禦之策、錦文以一商人、參預其事、及助款開濠築城、募勇漸為上官所信、不復相左、其小園一役、擊退匪衆、實藉濠溝之力、轉危為安、嗣後僧王勝保各軍至境、於軍食軍械、源源接濟、益張士氣、乃當事者上奏、奉旨褒勉、命赴鹽政營中、隨同照料鄉勇、遂受約束、轉不如初時能昌言軍務得失矣、迨四年賊陷臨清、竄至吳橋之連鎮、意仍窺伺天津、鹽使聚集官紳商辦防務、而各官多言保業、不及勦賊、錦文極言醜詆、若此之類、皆足以見當時兵將營私情狀也、

大康三獄二卷 光緒間刻本

清王德溥撰、德溥字香坪、浙江上虞人、由幕捐納、官至廣東合浦知縣、當同治九年五月、粵海關所設北海洋藥稅廠、月餘無稅收、疑為奸商偷漏、委員遂令查拿、廠丁拿獲煙館熬煙者一人、其館主邀人到廠索人、又有往來觀看者、廠丁放炮嚇退、傷斃二人、衆人不服、將廠拆毀、德溥聞耗即往彈壓、事已平息、而委員稟謂店主主使、糾衆抗官、請派兵勦辦、雖賴德溥秉公主持、未釀鉅禍、終以失察罷官調省、所謂前北海一獄也、至光緒元年、奉飭回任、二年五月、省委到廉開辦北海貨釐、知府張丙炎、欲邀歡商民、稟請停辦、飭聞委員言、省憲事在必行、大悔冒昧、遂為嫁禍之計、另為密稟、倩廣州知府馮端本代為轉圜、捏稱縣中不肯辦、是以不得不稟、又劾其公事疲玩、並不查辦小江土棍、特總督劉坤一、欲示風厲、未加查察、即列之彈章、德溥復被撤任、所謂後北海一獄也、合浦縣北界小江、毗連粵西博白沙河、向往緝捕、比拿彼竄、有土人陸會圖者、聚賭查封、逃往沙河為匪、特因米荒騰貴、誑傳陸將糾衆前來搶穀、巨室驚慌、稟請府縣撥勇嚴辦、本道亦彙稟請兵、於是欽州靈山兩州縣、亦皆稟辦防堵、德溥明知該地無事、不得已而往查辦、據實稟

明所謂小江土棍一業也德溥在官以廉能著而竟至罷官故記之以鳴不平清季督撫權重行事任意不依章則徇私護前往往不可究詰如德溥得咎不重尚其幸者耳於此足以覘當時吏治之頹廢焉



勞薪錄四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

清黄雲撰雲字冰臣山東清泉人以軍功官至甘肅按察使當光緒二十一二年間甘肅西寧等處回亂再起雲以蘭州道兼辦全省營務處事後裒其所為公牘勘為此編曰稟批曰書緘曰批札曰隨筆甘肅回亂每起於回漢互鬭及新舊教之爭自左宗棠用兵後寧貼無事垂三十年至乙未之春循化撒回因新舊教構釁官吏處理不善而河湟諸回一時大起韓奴力起於西寧馬永琳起於河州八方馬維驥起於狄道冶主麻起於碾伯閔伏英起於洮西逆酋韓文秀亦起而新教主馬永瑞舊



教主馬永琳實相合以為之魁率總督楊昌濬不能討易以陶模合陝西巡撫魏光燾之兵費時二年僅由董福祥使馬安良誘降諸回酋而斬之事乃平雲頗自矜誇其上楊昌濬書主西路並進上陶模書言回教善撫皆有遠識隨筆於昌濬頗有微辭於致變之由委曲其辭若曰官逼民變又謂言撫者特自美其名以乞和於賊暫紓一時之急可謂確中當時之失由始變而倡撫由撫而失信以致匪變終由撫而投降皆可於此書字句行間隱約識其微意則是書之輯較之西寧等處軍務紀畧諸從鋪張戰績者為迥不相侔矣

庚辛提牢筆記一卷 光緒二十八年刻本

清白曾煒撰。曾煒字少雅，順天通州人，以廩生官刑部主事。此編乃其光緒庚子十一月，官刑部提牢廳時所作，紀八國聯軍所設民政廳章程，已字條，有交中國刑部監牢收禁歸該部管看管押，不得擅行釋放，以備外國統兵大員派人稽查等語。以為刑部并無審理定罪之權，僅有代為羈禁之責，因具說帖力爭不得，後各國殺啟秀徐承煜及他罪犯皆自行定讞，交中國執行，且令於刑部大牢，修造黑屋，由曾煒往返交涉，極費唇舌，當時事勢所迫，固不容中國自有主權，而曾煒能著眼於此，亦可謂能慎其職守者矣。所紀各國所交犯人，惟德人刑拷最酷，德送高九先一名，因盜草料監禁三個月，先用馬鞭將兩腿打傷，又用洋槍刺將臏後刺傷，又用腳連踢小腹等處，是夜犯人口吐血沫而死，知德兵殘酷與他書所記大都皆同，末附外洋監獄考，擧英美之制甚詳，又附敎案平議，自謂提牢一年，與外人交涉之事，記不勝記，橫逆之來，平心處置，卒亦漸就範圍，因以例之教案，自有機緘，斷非躁妄所能勝任，蓋能累涉新書，有志維新，故其言較有抉擇，可見之施行也。



浙省鐵路始末述畧一卷 宣統二年排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凡列六端：一浙路商辦原始，二滬杭甬統轄，三滬杭甬借款改為存款，四存章程逾期作廢變相，五郵傳部以命令變更法律，六郵傳部欺壓商辦。蓋自清末癸甲之際，各省收回鐵路自辦之風甚盛，浙路以湯壽潛劉錦藻為總協理，以盛宣懷先於光緒二十四年與英商銀公司訂結五路合同草約，而滬杭甬居其一，逾期未築路，乃以爭路為號召，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僅乃得之，是為爭路，實則外務部沿照津浦借款之例，借銀公司一百五十萬鎊，以築滬杭甬路，名為商辦，事權仍歸外人，於是壽潛復以爭借款為號召，力與郵傳部抗，至宣統二年七月，盛宣懷受命為郵傳部右侍郎，壽潛勝電軍機處，力詆之，得嚴譴革職，不准干預路事，於是浙路股東朱福銑等代表力爭，以為借款逾期，交不足額，應廢約，而鐵路公司應照公司律辦理，復輯為此編，以相抵禦，清末最失人心者兩事，一為宣統二年五月請開國會不許，一為三年四月幹路國有，取銷批准鐵路各案，如有抵抗，照違制論，而清季爭路，實以浙為首，壽潛因一時重望，必欲嚴懲之，所以激致尤，後來蜀人結同志會，集謀以爭路，遂致革命軍大起，因為亡國者之罪，然推原

禍始、則浙之爭路爭借款、當為始作俑者、上下交失、君子兩無取焉、惟就其事而言、則此區區一編、實關一代興亡、考史者固不可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雜史類

皇室見聞錄一卷　民國十三年刻本

清敦崇撰、敦崇字禮臣、滿洲富察氏、以捐納官郎中、著有燕京歲時記、此書作於民國十三年、歲在甲子、故殿以甲子考、首為忌辰單、次配享位次、附贈五陪祀序、五陪祀者、國變後宗廟祭享、唯王公執事陪祀無人、乃有前郎中多誠、鐵寶成、允欽、大監署正古香、輔筆帖式多興、合詞呈請、四孟有事、恭往陪祀者也、次辛酉元旦內廷禮節單、又次記舊聞、辨證數事、敦崇頗知留心當代掌固、聞有輯述、而未行世、此雖篇章零落、不足以言典制、然易代之後、故君猶存、身丁喪亂、感念昇平、乃有此錄、以寄拳拳之思、其事可傷、其遇亦可閔矣、惟所紀配享位次而論、有武功郡王妃、慧哲郡王妃、宣獻郡王妃、俱隨本王之龕、故太廟兩廡陪祀二十九人、實為二十六龕、皆文人學士記載所未及、至若辛酉元旦禮節單、事在禁秘、尤為外人所不及聞知、皆足備掌固之遺、固有足觀者焉、

甲乙紀政錄二卷續丙紀政錄一卷續丁紀政錄一卷（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原稿本）

明徐肇台撰、肇台里貫未詳、自署云、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陞雲南府知府、未任、奉旨詔致仕、臣徐肇台、擬郎報、編次甲乙、蓋紀天啟四五年之事、起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御史陳九疇敬陳目前見聞一本、以見東林與閹黨内搏之始、迄六年正月十四日、吏部一本中明兩次京察事、以見東林之一網打盡、續丙起自六年正月、迄十二月、續丁起七年正月、迄八月二十二日熹宗之崩、世傳馮銓除清為相時、盡焚天啟四年以後事、後來修明史時、遍檢閣中章奏無存、肇台此編、專詳此數年之事、正足彌其缺失、楊鳳苞秋室集、南疆逸史跋、舉徐肇台續丙紀政錄、以為專紀唐藩事、鳳苞實未見肇台之書、唯得續丙之名、從字面推測、以為必指福京之事、而不知其全書為甲乙丙丁四年之事也、據此、則是編之湮沒、亦已久矣、夏燮為兩朝剝復錄校證、鈎稽月日、頗費苦心、求之明史、有合有不合、今以此編校之、則本揭聖旨、月日俱全、蓋修明史時、亦未見及也、不可謂非天壤秘笈、所紀楊左追賍、許顯純為之上請、歸刑部治罪、得旨中斥、則顯純亦嘗顧及清議、聖旨中屢斥及沈一貫之黨、及湯賓尹不准起用、則閹黨亦與浙崑不合、皆不見於他書、其為有



裨史事、更不待論矣、

先撥志始校證　同治　年刊本

清夏燮撰。燮有兩朝剝復錄校證，入明通鑑，已著錄。此書自序謂，既刊行剝復錄校證後，乃得此書出於道光中盧陵蕭氏校本，其有疑字，及與他書異同者，悉用夾行注之。今觀燮所據之書，不出於明史及紀事本末、兩朝從信錄、遺愁集數書之外，未能據實錄奏議文集多為參證，其於剝復錄序例中謂未見點將同志、天鑒諸錄，故謂此本所載點將錄，尚不失廬山真面，而不知在天啓崇禎時所傳，即各不同，後來酌中志餘所傳又異，燮意此本為文氏手筆，遂定為真本，豈知傳刻時不已為後人所改耶。凡此之類，皆嫌其不博，然燮固經生，且熟於明事，凡所指摘，皆有佐證，遂使此書釐然可讀，亦有足多也。明季野史，經乾隆時一再焚燬之後，藏者諱者，皆以為戒，不謂至道光時，李申耆、楊鳳苞、徐鼒、李瑤相繼提倡，而此累稗史逸史，刊於都下，戴望、傅以禮及燮相與蒐訪異書，日出，文網以積久而疏，而道咸之間，國家多故，忠義奮發，居今思古，乃不得不同情於異代，此風會之所以轉移，而校勘考證之功，後來居上，燮以前不及燮，而燮又不及今人，固其所也。

金川紀畧二卷　鄧氏五石齋藏鈔本

清程穆衡撰。穆衡字迓亭，鎮洋人，乾隆丁巳進士，嘗有吳梅村詩箋。此書紀乾隆十二年大金川用兵之役，首班第起，至傅恒納降凱旋而止，叙張廣泗得罪，由於七路進攻失敗，而不肯遵旨殺吉爾良、阿扣及王秋三人，簡留招降地步，與高宗大張撻伐之志，背道而馳，實為取死之道，而訥親以親臣重臣，亦罹重譴，則由後來不可如此輕舉動一語，拂高宗之意，皆能言人所未言。書中於傅恒備極詆譏，以為請進攻刮爾崖，實即在請班師，高宗亦樂其有此奏，足以塞眾人之口，然則譏傅恒，即所以譏高宗，特抑揚其辭，不肯明言耳。故篇首即載是年災異，篇末復載奏凱諭旨章奏典禮等鋪張之事，以見君臣皆恃權術以相欺枉，為作書本旨，頗推重岳鍾琪威名，及招降之功，洵為公論，備述在事諸人後來禍福，多用夾注，隱指高宗用兵之意，不在彈丸一隅，而在借此以行無端之誅賞，使其書當時若行，必被諱書之目也。書中記戰事及啟釁之由，不如莊學和金川草之詳，彼出目擊，此但據所見聞，參以邸報，然載及硃批諭旨，若非在事者，何由得見之，斯真不可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蒙寇志畧一卷 光緒十六年刻本

清胡壽昌撰。壽昌字伯康，號悬溪山人。咸豐十年，官四川名山知縣。値滇匪藍大順、李短褡自滇寇蜀，名山所屬何家山之人何崇政，為大順嚮導，攻擾犍為、青神、蒲江、名山，於是雅州全境戒嚴。壽昌受任，編集戶口，教民訓練保甲之法，分縣之附近為在城里，東南為遵里，西北為體里，繳勵士紳數十人辦團，得練丁團丁達萬人，三次被圍，皆擊却之。先後數年間，奉檄出境堵賊，舉戰功六次。復創為火籠及西瓜大礟，所向有功，擒斬大順之第二順。部議以失地革職，為駱文忠所賞，奏請開復，委將湘果



營隨劉蓉馳詣大渡河，督諸軍擒石達開。後署蓬州、南部、慶符事，以事與護督文格齟齬，褫職，乃叙其事始末而為此書。初名滇寇志畧，以滇寇所據者不只名山一邑，始改今名。蒙者，名山山之望也。首為志畧，次附以在事諸人事畧小傳，皆戮力王事，志竭身殲，表章其事，所以勸之也。藍李之亂，除見於官文書奏報而外，私人記載甚少，得此庶足備補缺佚。其叙石達開之擒，見當時布置極密，鐵索塞道，多出劉蓉指揮之力，亦治史事者所必稽也。

援黔錄十二卷 清刻本

清唐炯撰。炯字鄂生，晚號成山老人，貴州遵義人。道光己酉舉人。入貲為知縣，銓分四川，署南溪事，以軍功擢至雲南巡撫。此書不著名氏，亦無序跋，惟文中處處具炯名，所紀事又核以炯自撰成山老人年譜及成山廬稿，率皆脗合，則此書當炯所自撰也。其編次首為上諭，次為稟書、議事宜、札示，皆為率師入黔之事，故以援黔錄名之。當同治七年，黔中苗教各匪為亂益熾，擾及蜀邊。時炯以知府上書於總督崇實，謂欲為蜀生財，莫如節用，欲為節用莫如撤防邊之勇，欲撤防邊之勇，莫如大舉渡江戡定黔亂。



崇實韙之，遂命成安定營入黔援勦。炯連破偏刀水、上太平、黃飄、白堡等要地，擒降王超凡、劉儀順、潘人傑、唐天祐等積寇，乃以功遭嫉，有搆之繼任總督吳棠者，會有裁撤之議，炯遂具稟移師待遣，為棠所劾，遂罷。書中屢言延陵掣肘，未竟全功，發舒其不平。其實疆吏憚於籌餉，苟且自保，不顧大局，為當時之錮弊，非徒以妬功而排之以去也。至其上曾中丞黔中事宜一書，於黔亂之激起及用兵之無功，言之頗為痛切，並後辦法，亦具遠謀，是炯於黔事知之甚悉，不僅欲以武功見服之，實欲以善政羈縻之，可為治邊者取資也。

東平教案記一卷　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首有自序，稱扶溝柳堂，卷末有跋，謂檢散案卷宗，錄其顛末，付傳叱蒓茅康爲之編次。其人於辛丑春自惠民調知東平，壬寅以調纂卸事，蓋正途出身者，不署姓名，蓋以避邀名之譏，而必傳之成書，則意在杜後來口實，其人殆能吏也。其書叙二十七年二月至翌年正月一年間事，前任已結教案百餘起，庚子亂後，起而翻控，就中以東鄉圍首尹式翩被教民吳思儉誣控一案，牽纏經年，始而和息，繼而節外生枝，以致主教函詰，東撫指州官有意與教民爲難，卒經捐廉百千，周濟吳思儉了案。其他大率類此，皆經據情判斷，民教始獲相安。清季交涉，率由教案而起，民教相爭，教士袒護教民，視官吏如所屬，頤指氣使，官吏愈怯，教民愈橫，教案愈多，各國因之以索權利，積弊已深，而庚子之難，始作難由各國有意尋釁，而上自當國，下至地方官吏，不能因應，亦有以使之然也。辛壬之際，教民報復，遍地皆然，此編所述，雖只限於一隅，而可以概之各處。惜無如柳堂者從容了之，史無有能筆之於書者。自庚子紀事之書不多得，此編庶幾聊備一格，故爲錄存之。



蘇杭甬鐵路始末記一卷　光緒三十三年排印本

清陳毅撰。毅字異重，湘鄉人，光緒甲辰進士，官至郵傳部右侍郎。蘇杭甬鐵路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盛宣懷受總理衙門之命，與英商怡和洋行商辦五路，而浙路居其一。是年九月，宣懷與洋行代表銀公司簽訂蘇杭甬鐵路草約三款，至二十九年，浙人請築江干路，宣懷乃告銀公司六個月內勘路估價，否則合同作廢，而公司不答。三十一年，浙人籌辦全省鐵路，推湯壽潛爲總理，浙人以銀公司七年未訂正約，請飭盛宣懷交涉作廢，江浙撫臣贊之，得旨允行，是年十二月，宣懷再告銀公司聲明草約應廢，公司拒不與議。三十二年正月，籍詞得請，置身事外。三十三年八月，始由外部與銀公司商訂借款一百五十萬磅結案，此即所謂爭路也。毅此書所記，即迄是爲止，全書大約以事爲綱，而條其諭摺照會函件之有關者爲目，先後不紊，年月必詳，事極詳核，不雜議論。是時浙人情甚，毅正官郵傳部，參議路事，實不由部主持，故輯爲此書，所以洗謗，然於英商之狡展，英使之張橫，盛宣懷之規避，商部外務部之兩岐，當事者之徇情，以及草約之誤，爭爭則必不能廢，敦因邦交一語，即爲變相之唯唯是聽，皆意在筆先，筆周事外，毅本能文，故不經意之

作、亦復有體有要如此、自浙路借款後、浙人復從而爭廢借款之約、以至奉嚴旨湯壽潛不准干與路事、大失人心、未幾川路之爭即起、始終皆由盛宣懷一人、而清社遂以屋矣、則敘此書足供後來史家采擷、又何疑焉、



古今治平略三十三卷　明崇禎十一年刻本

明朱健撰、健字子強、江西進賢舉人、唐王時官邵武推官、以事被誅、吳偉業復社紀略、健又與弟徽、皆有名譏盞社中所目也、健與徽同撰是書、依事分類、曰田賦、曰戶役、曰國計、曰農政、曰屯田、曰水利、曰貯糴、曰漕運、曰錢幣、曰鹽課、曰雜征、曰賑恤、曰治河、曰官制、曰銓選、曰考課、曰貢舉、曰薦辟、曰學校、曰律呂、曰曆法、曰天文、曰地理、曰兵制、曰邊兵、曰邊防、曰馭夷、曰備盜、為類二十有八、自謂取材以諸史志為宗、而自漢以上史未備者、則冠之以周禮、自漢以下諸史有彼此不一者、則參之以通典、通志、通考及考索諸書、至昭代國史有不盡詳者、則採之以典彙、通紀、史料、吾學、國書、函史及奏疏、館課、文集、傅冠為之序、直以文獻通考擬之、未免不倫、陳子龍稱其有五長、亦為阿好、今觀其書、不脫類書策略之習、於紀事之中、雜以議論、自謂發明斷案者、乃適以形其陋、唯採摭略備、尤詳有明一代之事、頗為扼要、馭夷、備盜二篇、為當時所急、亦全書精力所萃、以馭夷詆及新朝、入清後多刪削此篇、至乾隆時列入禁燬之日、遂并全書亦不易見矣、平心論之、明人喜空談經濟、中葉以後、內外多故、此風尤甚、陳仁錫、王圻之書、盛行一時、瑕瑜互見、至若涉及

前古、本末兼該、則健此書蒐輯之富、亦有不可及者、而不知體要則一也、



治平全書三十三卷 來鹿堂刻本

清蔣允庚、陳時毅、祝霆月同撰、允庚字雲青、時毅字在甫、霆月字湘潭、仕籍無考、唯霆月自稱西陵、或江夏人歟、書成於康熙三年、謂經濟之書、無有過於治平略者、原本行世日益鮮、緣是共為搜輯、可略者則節略之、不可略者又特補之、其書大約如朱書之舊、曰田賦、戶役、國計、農政、屯田、水利、貯糴、漕運、錢幣、鹽課、雜征、賑恤、治河、官制、銓選、考課、貢舉、薦辟、學校、律呂、歷法、天文、地理、都會、兵制、弭盜、禮制、郊祀、名法、海防、為目三十、出於朱書之外者、為都會、禮制、郊祀、名法、海防五篇、師鄭樵之意、以言地理、不可不言都邑、而禮制、郊祀、則新朝所重、海防則鄭氏尚縱橫海外、時之所急也、其減損朱書者、曰邊兵、邊防、馭夷三篇、時移世改、無所用之也、而馭吏試及建州、尤當割棄、以是知朱書不行、因緣書版毀於兵燹、而馭吏一篇、遺時所嫉、不容覆刻、時方有莊史之獄、誅戮甚衆、著書刻書者、皆有戒心、此是書之所以不惜重編以行也、然則乾隆焚書以前、說及夷狄之書、已有禁忌、即取此以為證、而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廣治平畧四十四卷 康熙刻本

清蔡方炳撰、方炳字九霞、號息關、江蘇長洲諸生、著有廓學齋集、嘗增刪博物要覽、廣輿記、及此書、為目四十有四、曰垂象、曰治曆、曰地勢、曰輿地、曰帝系、曰聖學、曰君德、曰后儲、曰相業、曰諫納、曰循吏、曰官制、曰銓選、曰考課、曰薦辟、曰國計、曰田賦、曰戶役、曰屯田、曰農政、曰錢幣、曰鹽課、曰征榷、曰漕運、曰貯糴、曰賑恤、曰禮制、曰樂律、曰郊祀、曰貢舉、曰學校、曰兵制、曰任將、曰軍政、曰武備、曰海防、曰刑制、曰救荒、曰弭盜、曰治河、曰水利、曰經學、曰史學、曰理學、其標纂正定本者、如垂象、地勢、輿地、禮制、樂律、武備、刑制七篇是也、其標增編新本、如聖學、君德、后儲、相業、諫納、循吏、救荒、經學、史學、理學十篇、其標編訂新本者、如海防一篇、餘但標刪補原本而已、所謂原本、方炳自謂檢閱朱子治平畧、乃取而增訂之、逾年載告竣、然覩朱健古今治平畧、無郊祀篇、標曰刪補原本、（而此本二十九郊祀篇）繹其文、乃與治平全書不甚相遠、蓋全書之刻在先、坊賈射利、屬方炳別為一書、乃就全書加以增省、而諱言之、實則未見朱健原本也、朱書近於策學、已墮謏、一改再改、專備棘屋之用、可謂每況愈下、然方炳能文章、其所增刪、大約取資正續文獻通考、經濟類編、經濟實用篇諸書、務為



實用、畧能貫串、實較勝於全書、且間有能正朱書之支蔓者、其史學一篇、論及修史、深知得失利病、非明習史事者不能言、蓋方炳本能著書、而困於貧窘、傭書以活、其過亦甚可矜、後來坊刻廣治平畧者、更刪去言學諸篇、於方炳之精神面目、芟夷盡矣、

本朝政治全書十六卷 永思堂刻本

清朱植仁撰。植仁字心菴，浙江山陰人，以幕籍入省，為吏部主事。書分前後集，前集十二卷，為現行事例，後集四卷，為處分。前集分六部，吏部二十類，戶部十六類，禮部十二類，兵部二十四類，刑部二十七類，工部六類。大約首載康熙二十四年頒布之會典，次為歷年題定事例，而以科場條例、學政全書載於禮部中，樞政考載於兵部，刑部則例載於刑部，皆錄全文，殿以歷年恩詔條款。後集亦分六部，以康熙十五年及二十五年所頒欽定處分則例為主，而附以歷年題定諸條。兩集皆起於清初，迄於雍正十年。自謂萃三十年之力，始克成書。今康熙部頒各種則例皆不可得而見，猶賴此書得窺其全。清初沿襲明制，時有更革，特重於例。例之所有者必行，否則必駁，成為一代永制。自乾隆重修會典，更定各部署則例，清初之制，多為人所不及知。談掌故者，盲昧莫稽，使一代之制，不能推尋原本，誠堪怪詫。此書載順康雍三朝之制，雖不得為全，而大端羅列，靡遺。如康熙時開捐納之例，既不載於會典，復不見於記載，獨賴此書所載，得以知其章制。清代學者，知古而不知今，昧於當代之事，以為吏胥所能，熟諳士大夫而不知掌故所關，此乃最切最要也。今恒見康乾時坊間私刻本朝則例全書、六部處分全書之類，固亦可以證史，惜其畀重處分，錯雜難稽，以視是書原原本本，鴻纖必具，誠哉其為掌故淵藪。取省不盡，談清初史事者所必不可少之書也。

交案一隅二卷 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本

清河南交涉局編輯、所錄為該局經辦各案公牘、因祇河南一省之事、遂以一隅名之、起自光緒三十一年、止於三十三年、凡詳十七件、咨五件、函二十一件、札十三件、批一件、共五十七件、其中雖為通常例案、無重大糾紛、然外人任便遊歷、教堂隨意置產、均屬不遵約章、而教民恃勢凌轢、亦不免時時發生、稍處置得宜、未生意外、讀其文可知折衝之頗費周章也、如信陽雞公山、按約並非通商界址、教士買地、轉售洋商、建屋避暑、以無護照、故地方官自不負保護之責、乃英商竟謂官員禁令人民供給食物、稟由領事出面詰責、又如福公司欲在河內縣老君廟左近購地採礦、以有違合同規條、加以阻止、而公司因事不得行、遂瀆曉於大吏、此二事最為棘手、卒以依約力爭之故、得告解決、若福公司所指之地、民人墳墓廬舍甚多、稍一不慎、則聚眾抗亂、將踵雲南築路激變之續矣、自庚子變後、通諭各省、保護教堂牧士、繼又懼嬰處分、但求無事、自不免過於優容、遷就、詎知轉受挾制、不肖之徒、狡假之以滋事、地方未便、又曲邀其歡以圖保獎、此書所載、為當時案牘、頗足窺上下苟且之狀、所謂交涉者、亦有名無實而已、

財政條議一卷 光緒三十四年鉛印本

清劉世珩撰、世珩字聚卿、號蔥石、又號繼盦、安徽貴池人、光緒甲午舉人、官至度支部右參議、是書為光緒三十二年、世珩官財政處提調時、所上條議、計分五項、一為畫一幣制、二為推廣銀行、三為整頓銅元、四為設置造紙廠、五為設置印刷局、大體於幣制則採金銀雙本位、而以銅幣輔之、定為三等改秤量之法、為計數之制、擬行金幣凡五種、銀幣凡四種、銅幣凡六種、以十進位、俾合習俗、所論國法紊亂、必須改革、以求畫一、頗能探討國情、熟悉西法、折衷而言之、並設問答、發揮其理、惟欲存制錢之舊、銅幣繳至一釐、易已通行銀元、為一兩之量、頗與現制扞格、自難實行、至各省鼓鑄銅元、自由設廠、自由運銷、大利所在、爭相效法、以致壅滯不通、物價昂騰、言之尤為詳切、力主收歸中央辦理、則所擬畫一幣制辦法、方得著手、然晚清疆吏權重、政實所關、豈肯聽命、當必力爭、亦徒託空言而已、全書於近代經濟之理、論之尚精、而於實情、尚多隔閡、又以改革幣制、羨餘歸官、可得鉅款、以為百政推行之用、以利算褫、未免失言也、

禁煙牘存六卷　復庵遺集本

清許珏撰。珏字静山，號復庵，江蘇無錫人。光緒壬午舉人。隨張蔭桓、薛福成出使，由同知保知府，以道員分發廣東。充出使義國大臣，還，仍以道員在廣東候補。是書為珏經辦禁煙自撰書牘，一為光緒二十五年在籍里居，見鴉片耗財病民，日甚一日，無人為之倡禁，乃邀集鄉紳，設局勸戒，以無錫、金匱兩邑為始，俾為各省倡。二為光緒二十八年在粵任籌餉公所事，為籌措賠款，以房田捐病民，擬議加重膏捐，意主勒禁，遂設立全省膏引公司，招商承辦，事已就緒，為英人詰駁而止。三為光緒三十三年據政務處奏定禁煙章程，上書蘇省各當道，極論膏捐不准短少，與禁煙遞減之旨不合。四為光緒三十四年任粵省禁煙總稽查，詳訂禁種、禁運、禁吸各辦法，並主煙膏加價，寓禁於徵。五為宣統三年，英使以粵省開辦土膏牌照捐指為違約，要求停辦，唯願加徵洋藥進口稅，以利為餌，珏乃赴京上書外務、民政各部，述說所行無碍約章，且撰禁煙最近芻議，以期早絕根株。珏於鴉片之禍，初則勸戒，繼主重徵，奔走號呼，冀收廓清之效。然煙捐一項，各省仰為挹注之資，不能認真禁除，自絕財源，所以歷久而無功，甚或變本而加之厲，以利藪所在，率思染指，而遺害在民，無人顧及，則珏之所言，徒存其說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山右讞獄記一卷 道光間刻本

清觀麟趾撰。麟趾字恕齋，陝西臨潼人。以諸生援例授知縣，分山西，歷官岢嵐、孝義、榆次等縣，山西通志名宦傳稱麟趾持躬廉潔，莅官嚴肅，所在市井無賴聞風斂跡，尤長聽斷，明察若神，著有山右讞獄記行世。三縣民多喜稱述之，茲檢其書所記之案，凡十有六，皆離奇曲折，不易理斷。此麟趾細心鉤稽，親自蹈訪，終使案情大白，罪人斯得，無辜既免，而原情科罪，心存忠恕，無法家刻覈之習，故為民所愛戴。末有錢棠附記一事，為麟趾權夏縣篆時，有司馬溫公後裔昆季爭產，纏訟十餘年未解，乃欲以情感動之，遂禮詣溫公祠，觀其昆季侍，面斥其過，命以家法治之，二人悔悟，相讓和好。此尤為善處人骨肉者也。蔣啟敭謂「近日官場能辦案者，就現審已定供情，斟酌犯人罪名之出入，問官處分之重輕，援引律例，比照成案，期於情罪相符，免上官駁飭而已。審案者於兩造之情偽，證佐之確實，書役之弊串，訟棍之詭譎，譸張為幻，萬變不窮，坐堂皇之上，察言觀色，側擊旁敲，理之所無，事之所有，摘奸發覆，運以一心，直以能審案推許麟趾」，按諸所錄各案，麟趾實為廉能之吏，自非過譽。其書叙事欲求詳備，不免過於鋪張，間或託之鬼神，亦屬不經。然大體翔實，不能以此少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一官錄二卷 道光十八年刻本

清毛應觀撰。應觀字盥三，號菊痴，山西夏縣人。嘉慶甲子舉人。官江蘇吳江知縣，著有經國策、芳草堂隨筆等書。此書爲其知婁縣、調吳江時，兩邑任內之措施，及上官獎薦之牘，紳士歌誦之篇，彙而存之。上卷爲書牘，下卷爲詩章。志稱應觀襟懷沖淡，學問淵博，初爲直隸高邑令，頗多善政，以親老乞休，垂二十年不仕。及一官再起，爲宰江南，以廉介素矢，不慕榮利，勤政愛民，如創建義倉以裕民食，挑濬官塘以通水利，清理孤貧口額，豁免義塚錢糧，皆政績之卓卓者。他如設柵防盜，按里標簽，所以安黎庶；抑蠹役之計，籌之甚詳。又於聽訟之間，時詢民隱，而爲之興利除弊，亦屬實心任事之可紀者也。婁縣向稱疲難，催科匪易，應觀署事後，能將地丁錢糧四載全完，寔無帶欠，照例不論俸滿即陞，乃大吏持之，奏題雖極叙其廉幹勤明，特請轉調吳江以困之。蓋吳江政繁賦重，特有抗糧鬧漕等事，最爲難治也。應觀懼及譴，再辭而歸。祁寯藻稱其翩然之舉，可謂識力堅定。然則廉介不容於阿媕之世，吏治所以日壞，於應觀之退，可以覘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從公錄一卷續錄二卷三錄一卷 同治間刻本

清戴肇辰撰。肇辰字友梅，江蘇丹徒人。由諸生佐淮鹺，保知縣，官至廣東廣州府知府。是書爲肇辰所治官文書及記事之文，綜爲從公錄。當咸豐十一年，官山東登州府知府時，值捻匪東竄，撲攻郡城，賴肇辰先事倡修城堡，守固凡四十餘日，而寇始退。所錄團練章程及守城規條等，籌畫極爲詳密，故能拒擊狂寇，保障一方。餘若察吏、課士、聽訟等事，亦皆能實事求是，不同具文，固當時一廉幹之員也。同治間，調任廣東，知廉州、瓊州府事，則有續錄之作；再署廣州府，又有三錄之作。其在山東，則以武功著；在廣東，則以循良稱，蓋處境不同，措施自異也。惟粵之瓊州，時有黎亂，最稱難治，蓋緣奸民以錢放黎賬，或賒之以酒，折錢議息，均至收穫時取其穀，遂之其息極大，日積月累，終歲之苦耕，不足以償奸民之剝削，於是各峒之黎，黠者爲首逆，黨謀殺債主，因而肆擾，而漢人之爲匪者，漆面充之。地方官往往遷延坐聽，致使黎匪益聚益衆，至需兵力。肇辰廉得其情，乃有治黎之議，深得安輯之道，爲全書中最有用之文也。

嚴後記略一卷 同治七年刻本

清戴槃撰。槃字澗鄰，江蘇丹徒人。道光癸卯舉人，以軍功保知縣，官至浙江嚴州府知府。槃於同治四年、八年兩知嚴州府事，其所措施，均摘要為之記，誌其經過，凡二十事。當咸豐間，嚴州偏於勇匪，槃受任之初，距克復之日未久，地方殘破，撫理為艱，遂首謀安輯之策，以足食備荒為要，故有墾荒、濬河、儲穀之舉。次則表彰風化，重葺忠義節孝等祠，而修試館、興義學，足以鼓勵文教，加惠多士。維時公帑奇絀，難於舉施，槃捐廉鉅萬，以助成之，卒使百廢俱舉，頓復舊觀。其實心任事，念切在民，有足稱道者。至墾荒一事，糾葛良多，不易推行，須有善法以維繫之。其記略云：浙省自兵燹後，田畝久荒，各市鎮悉成焦土，遠近鄉村亦復人煙寥落。一切辦理善後事宜，墾荒其第一要務。悉心斟酌，謹列四條：一令隨墾隨報；一令墾戶三年後執業；一令原業主早為呈報；一嚴禁冒認。槃於其中利弊知之甚當，所訂雖僅僅四條，實足扼其要領，行之而收效較之多而寡當者，轉滋弊竇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昌平遺記一卷 光緒三十二年石印本

清榮恆撰。榮恆字心莊，成都駐防滿洲正藍旗人。以舉人選知縣，官至直隸天津府知府。此書為其知昌平時手治公牘，以遭兵燹，遺存無多，凡十有四件。自序略云：光緒庚辰歲初入仕途，綬章在握，民間疾苦，雖不敢言補救，惟詞訟不受情託，不畏勢燄。命盜重案，與刑席悉心研究，稟啟文告，皆自為之。庚子亂後，奉檄至保定，供差檢點，舊牘散失不少，僅得昌平任內稟示數紙，視之居官應知。比甲辰出守大名，丙午移調天津，僚友來見者，言及政事，偶以此互相勗勉，多勸以付梓。今茲觀所錄，於救荒一事，頗能盡心辦理，捐廉助賑，為眾之倡，是以全活甚夥。至昌平密邇京師，縱遇歉年，有司多不肯據情上達。榮恆親自巡勘，惻然於懷，必欲上告。雖賑而節久拘於向例，竟遭駁斥，拒不擬稿，乃自為之，前後五上，卒得所請。又甘肅總兵董福祥素稱驕悍，所部紀律亦不嚴肅。甲午之役，奉調拱衛京師，駐防河西務。踰年夏，將移昌平，時值麥熟，未及收割，閭閻羣情惶懼，紛請保持。榮恆毅然稟函當道，乞緩移師，而師竟不果來。凡此之類，非實心愛民，具不撓之概者，自不敢率請。而榮恆遽優為之，誠有風骨之幹員，無忝厥職者焉。

會典簡明錄一卷 湖西村舍叢刻本

清張祥河纂。祥河字詩舲，江蘇婁縣人，嘉慶庚辰進士，官至工部尚書。此書作於道光六年，乃祥河充軍機章京時也。自謂於朝會典一書，至詳極備，惟卷帙繁重，凡在鄉僻，欲購之甚難，今夏同值之暇，從錄其所闕沿革增損者，訂為是編，簡之又簡，聊備贊觀者之嚆矢。然其書不顯，同治末，袁昶官戶部，請續修會典之議，無意得之於書肆，以為可與吳榮光吾學錄、王慶雲石渠餘記，附麗並行，因為之刊於所刻叢書中，書始行世。特王氏之書，於制度典章，多有異聞，為談掌故者所珍視，此書祇見剟撮之功，未見搜討，袁氏特以清代此類書甚少，故以并稱，其實與吳相匹，而王則非其倫也。今觀所錄，略舉大要，刪節浮文，以窮年莫殫之書，歸之於區區一卷之內，使展誦了然，得窺門徑，其功自不可泯。惟僅及中樞部分，尤重官吏之遷轉，故吏部一門，摭錄特多，禮部職在典禮，且司掄才大典，選載亦夥，至戶兵刑工諸部，祇寥寥數條，聊備一格，至使國家大政，無以見其全貌，不悉其命意所在。祥河以書畫名世，學問著作，或非所長，固不得以體例繩之歟。

閩政領要三卷 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清顏希深編。希深字若愚，廣東連平州人，由監生捐同知，官至貴州巡撫。原書不署姓名，亦不記年月，據小序云，乾隆二十二年，前司德福纂輯此書，本司蒞任於茲三載，追溯纂輯之年，已歷十載，其間今昔異宜，程章更定，難資稽考，乃就已成之書，參以時政，重加刪正，一切條目，俱仍其舊。考福建通志，德福於乾隆二十一年任布政使，希深於二十九年繼任，今檢全書記事止於乾隆三十一年，又屢有本司顏希深之語，其序與志書所載相合，知此書乃希深於乾隆三十二年所編訂也。書分上中下三卷，標目俱用四字，首為形勢扼要，文職員缺，水陸營制，催科章程，錢糧起存，積貯倉穀，鼓鑄錢文，支放兵餉，兵糈本折，次為採辦顏料，各營戰船，商漁船隻，臺灣情形，備進方物，外藩進貢，各屬產穀，各屬物產，民風好尚，末為世職根源，藩司綰一省用人理財之樞紐，故所記官缺兵額，稅收糧儲各事，皆以公牘為據，參以諸書，提挈綱領，尚稱詳明，觀之可以詳知政情，而民生物產，亦得藉考其概，且足補官書方志之闕漏。惟祇限以所司，本職以外，若學務刑法各政，均未記載，蓋本在官言官之義，不以旁及多取為功，足見其實事求是，為政有本也。

治浙成規八卷 道光間刻本

此書為浙江省刊官書，記藩臬兩司之政。藩政始乾隆三十五年，訖道光十七年，共八十一件。臬政始乾隆二十九年，訖道光四年，共七十八件。或為疆臣奏請，或為僚屬呈擬，均經通行全省，以為依據。所載皆為疏牘全文，并錄上諭批示，俱有始末。清代法制，以大清會典載其綱領，各部則例著其條目，乃各地情形互異，未能盡適者，則由本省據情聲敘，加以變通，遂成定案，勒為成規，所謂省例。惟自乾隆中葉以後，刑政衰敝，各省大吏舉措不盡依章制，加以贖貨成風，法紀益敗壞，而不可問。此編藩政中，於整頓吏治之事，記載獨多，言之亦最痛切。若議及賦稅，均以清釐積欠，剔除侵蝕為首要。蓋上行聚斂，則下必亂法，而痼習已成，雖欲振作而不能已。臬政篇中，又以緝防海盜為特詳，則異日海疆遏氛，是時已肇其端矣。此書編錄之法，先經主管之司，於文後聲請其是否採入，權由督撫主之，故數十年中，僅得百餘案，遺漏實多。然就此一編，於浙省之政刑各端，可得其涯略，於考究當時掌故者，亦不少助益也。

黌宮效事錄四卷 道光十五年刻本

清桂良撰。桂良字燕山，姓瓜爾佳氏，滿洲正紅旗人，由貢生捐納主事，分禮部，官至大學士。是編為其官河南巡撫時所撰，曰釋奠考，為位次、儀注、祝文、陳設、班位、祭品斤兩制造品撰，而附以釋菜考；曰樂舞，為合樂節奏、樂懸、舞佾圖、月律旋宮、闕樂器、樂章、鼓譜、歌譜、鼓節、簫律、篪笛笙、鐘磬、鳳簫、琴瑟各譜；曰舞譜，為舞佾考、舞器、舞譜、闕里新譜、舞節；曰禮器樂器全圖，銓次有序。大約取材於會典、闕里誌、禮部則例，以製祭器樂器；取律呂正義、闕里文獻考所載之舞譜及圖，以為文舞圖譜；餘則采自祖庭廣記，及各省奏案，不遺不漏，足為矜式。前有錢儀吉序。儀吉是時正掌教中州，相傳此書即出其手，容有其事，故能廣事採摭，詳略得體，不泛為考據，而語必有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約章分類輯要三十八卷卷首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清蔡乃煌編。乃煌字伯浩，廣東番禺人，以捐納入仕，官至江蘇蘇松太道。是書以各國條約章程成案，分類編次，始於康熙二十八年，訖於光緒二十五年。凡分訂約、交際、傳教、口岸、商務、內地商務、禁令、獄訟、傭工、疆界、借租、建、行船、路礦、電綫十三門。別分子目二十九。交際門為類四：曰遣使，曰設官，曰儀文，曰優待保護。傳教門為類三：曰傳教，曰游歷，曰游學。口岸商務門為類十：曰貿易，曰貨稅，曰船鈔，曰稽查，曰改運，曰權度，曰免稅，曰稅則，曰單照，曰各關閘章。禁令門為類二：曰違禁，曰法禁。獄訟門為類五：曰控斷，曰凌害，曰命盜，曰錢債，曰捕務。傭工門為類二：曰傭役，曰招工。而以郵政、賽會兩章程殿之。卷首為各國立約年月原始表、通商征稅比較表、通商水陸口岸停泊租借廣袤圖表。是書蓋乃煌官湖南時所輯。正當庚辛之際，據俞廉三序稱：景苟皇奉諭旨通飭各省，纂集近年約章，頒發各州縣，俾有率循。湘南僻遠，風氣甫開。廉三奉命來撫是邦，既奏設農工商務局，為辦理交涉之所，而以伯浩總其事，因議草纘訂之約與南北通商衙門鈔錄成案，就局員纂是編。然則乃煌總纂此書，意在備交涉之用，雖取材成書，而比事鈎稽，出以增損，頗見剪裁之功。所撰立約原始表，考訂頗嚴，足為稽查之助。惟分類過繁，不免牽混。所舉約文，不註年月，亦欠明晰。至以遣送留學生歸之傳教門內為游學，更屬不合。然蒐羅甚富，不失為言外事者必備之書也。

續通商條約章程成案彙編八卷 光緒二十五年排印本

是書無撰人名氏，有陝西巡撫魏光燾、布政使李有棻、按察使端方序。光燾序稱光緒初元直隸始有約章類纂之刊，四年、十二年兩次補輯，本諭旨一律循行，但其書起道光之季迄光緒十一年止。李蘇園方伯爰本是書，查十一年以還陝中所有檔案，從類編附。有棻序稱粵自撫帥魏公更發官牘，屬諸同志都從十數年檔案，蒐撫所未及，依原編區類補入，命之曰續編。然則是編經始於有棻，而合眾手以成之者也。門目一依類纂之舊，分總類及吏、戶、禮、兵、刑、工七類，而以總署刊發申明條約一卷附於其後。刪去海關票式、寶星式、護照式、中俄卡倫單、各國旗式，以省煩複。分隸各約於各門之次，無則缺之，以為便於檢覽考核，祇為省中之資，非爭執之具。各地方官遇有交涉案件，援引約章，當云見某年某約條款。凡錄皆為總署咨頒之件，否則雖見於報章記載，亦屏之弗錄，皆足以見其編纂之矜慎也。



光緒通商列表一卷 光緒十二年刻本

清楊楷撰。楷又名道霖，江蘇無錫人。此書記載光緒九年至十年與各國貿易情況，列為簡表，冠以說明。計一為中國西洋紀年周始月日表，二為洋關征收稅鈔分類總數表，三為各關稅鈔分表，四為進口出洋貨價贏絀表，五為東西洋各國來往貨價表，六為洋貨轉運出洋並進口實存貨價表，七為洋關進出口貨價分類表，八為洋藥絲茶分類表，九為葉茶出洋分國表，十為各關洋藥運銷實數表，十一為雜貨衰旺提要表，十二為各國洋行人丁表，附光緒歷年通商贏絀表，則為補綴之作，始元年，終二十二年也。自稱歲乙酉與其兄偕遊寧波，值中法連兵未決，相與深觀世變，究其治亂得失之故，與夫通商衰旺盈虧利病之所在，條分縷析，指陳本末。然則楷著書本旨，不僅以鉤稽為能，別有警惕之意寓乎其中。為其書取材於海關冊報，而補之以公牘，多有非外間所悉知者。楷嘗供職關署，得觀歷年成案，所以言之能中窾要也。茲檢所撰各表，尚稱簡明，惟為求詳備，不免複出。然於洋藥絲茶兩項，排比而記，以見以珍貿易毒物漏卮之可驚。又自光緒三年以後，關稅失其扼注，有絀無贏，乃詳為披載，著其隱憂，均屬有識。至於叙論，撮要推敲。

頗有發揮，雖兹仿縱横之說，殊多隔核之談，究屬尚知時事，不失為有心人也。



光緒乙巳年交涉要覽 北洋洋務局排印本

是書題北洋洋務局纂輯，前有顏世清識語。世清字韻伯，連平人，以道員官直隸洋務局會辦兼纂通商約章事宜，既編訂約章成案匯覽，復得請於北洋大臣，轉咨外務部，發交各項交涉應行編檔之件，逐年由洋務局編訂交涉要覽，自光緒三十一年為始，以後繼續編訂，首成者即是編也。凡分訂約、交際、劃界、開埠、租借、通商、行船、禁令、獄訟、聘募、招工、游學、游歷、保敘、償借、鐵路、礦務、圜法、郵電、賽會二十門，復別之為三十一類，曾經立換允准之約，始以入錄，其未定之案，則摘由列表以備參稽，蓋



仿外國藍皮書紅皮書之例。時值維新，勵行新政，凡作史者皆以明瞭外事為能，故世清有此請。今觀其書眉目清晰，且於列目下注明頁數，極便繙檢，搜羅亦勤，不失為有用之書。然外國之藍皮書，皆由其國外交部編纂，不特宣布條約，且交涉經過，亦往往在焉，宣示與否，斟酌權衡，故不特為列國重視，且可留為將來史料。非淺事排比，取充篇幅也。此編所列各門，多屬商人契約，本不在國際交涉之列，在當時事勢，固不能免，然羅列無遺，名為取便觀覽，使外人覩之，不幾笑中國無人乎？其時新政大都類此，固不必獨責世清輩也。

團練事宜一卷附勸誡士民條約一卷 同治二年刻本

清朱孫詒撰。孫詒字石甝，江西清江人。入貲為刑部主事，改知縣，發湖南，歷署寧鄉、長沙、湘鄉等縣，擢寶慶府知府，官至浙江鹽運道。孫詒頗諳治理，又實心任事，所至有聲，清史稿列入循吏傳，稱其於道光末粵亂初起，即集議辦團練。咸豐二年，洪秀全陷道州，乃集團丁分為三營，以與寇周旋。湘軍紀律自此始。又謂知邑之賢者，舉羅澤南，拔劉蓉，延王鑫，於唐景皞、李續賓、李續宜等，皆獎勗之。是孫詒首以倡辦團練著，識拔諸人，又皆中興名將，自非具有特識，不能出此也。王闓運湘軍志雜記孫詒歷役戰績，惟未叙練團始功，或偶有缺遺歟。其書作於咸豐八年，隨廣西巡撫勞崇光楷畫軍務時，以粵西吏治因循，未克實行，後隨總督駱秉章入蜀，方得以次措施。首為團練說，於箇中利弊得失，均能探究入微，言必中肯。次為辦理團練公牘，如教育從輯流亡，尤為扼要之談。至所擬條規，於編制籌餉教練諸端，規畫精密。附寧鄉勸誡士民約條，則為宰其邑時之文告。大致以厚風俗弭姦軌為言，亦深中時弊。惟其書編次無法，殊嫌淆亂，又書牘不記時地，更難稽參。然大體樸質，皆關實用，自不必以著作之例，責之吏事也。

審看擬式四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光緒十三年刻本

清剛毅撰。剛毅字子良，滿洲鑲藍旗人。由刑部筆帖式，叙主事，官至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剛毅久官西曹，熟諳律例，及外轉監司，見州縣官多不措意及此，率將刑獄之事委之幕客，則挾制需索，流弊叢生，故撰秋讞輯要、牧令須知等書，以為講求之倡導，並設課吏館，與僚屬切磋問難，擬題考試，俾知比律折獄大意，得不假手於人。此書作於光緒十三年巡撫山西之時，取晉省課吏館中所擬州縣審看各案，於叙列簡明、援擬合法者，摭而錄之，以為楷則，遂以審看擬式名之。審者，謂詳審各犯供詞之同異、情偽也；看者，謂察看所犯情節之輕重而加之斷語也。其書既以明通律例為教，則裒輯次第，亦一依大清律。首為名例，次為吏戶禮兵刑工各律，惟無工律，就中刑律最為繁賾，是以採錄較為獨多也。卷首為律義、案情、叙供三論，分別探討義理，大抵取之輯注集解各編，及刑部說帖，而加以融貫，持議頗稱精賅。卷末列審看論略十則，為葛士達撰，推闡餘意而已。今觀所選擬案，均屬尋常，不見曲折鉤稽之妙，且依律排比，亦未脫制藝選刻陋習。然於各律引用之條，循類以求，不勞翻檢可得，於習法主讞者，不無佐助也。

# 徐雨峯中丞勘語四卷 光緒二十二年聖譯樓刊本

清徐士林撰。士林字式儒，號雨峯，山東文登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江蘇巡撫，入祀京師賢良祠。光緒中，武進李祖年官文登知縣，始從縣舉人于霖逵得此書稿本，為之刊行。士林為雍正朝名臣，談吳中治績者，以士林與湯斌並稱，尤善折獄，俗以比之包公。凡所讞決，先摘大略，即書役無所容其蠹，事畢咸稱其聽訟鐵案人。供角參且判且咲，酌髮盡赤，蓋誤殊為貽筆筋矣。下，不復能辨，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然，手批目覽。案士林為農家子，起家刑部主事，外任府道，專心吏事，無粉飾矯僞之習，不立崖岸，不好名，準情度理，較湯斌似猶過之。此編皆官安慶府及汀漳道時所勘公案，剖析豪釐，不以智取，每一案必覆數千百言，取兩造供詞層層推敲，然後以片言折之，力以深文傷和、姑息養奸為戒，至謂律例猶醫書本草，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尤為深通律意，自來言治者所未及也。



# 吳中判牘一卷 民國十八年刊

清蒯德模撰。德模字子範，號蔗園，是人，安徽合肥人。咸豐末以諸生治團練保知縣，官至四川夔州府知府。此書為德模官江蘇長洲知縣時，自撰判牘，凡四十二事，率以駢文出之，雋永有味。俞樾稱其據情定案，援筆直書，其遇事之明察，持論之公平，固不待言，而率爾命筆，燦然成章，殆與東坡判詞同一風趣。又李鴻章為撰神道碑，云同治三年，鴻章克蘇州，始以公攝長洲縣事，公淬精劇慮，力求民瘼，靡廢不舉，雜害不蠲，摧強植弱，讞獄若神，吒庶悅豫，戶誦塗謳，績譽流聞，遠邇。又馮煦所撰墓志銘，稱其知長洲四年，所治凡八百獄，民不以為冤，判牘傳誦內外，或譯為俚曲野辭，衢巷歌之。公暇則布衣芒屩，周歷坊邨僻閭，民之疾苦勤惰，俗之良窳，靡不洞達。此書所錄雖寥寥無多，然其折獄之公明，頗可窺見。至不畏強禦，一準於法，如蘇州新復，將卒驕悍，營內常匿盜，德模親往擒之以歸，可謂能執法者矣。然如四姐王金妹等，均以逃婦斷歸前夫，即使揣詞近理，隱寓成全，究屬有違刑章，滋長澆俗，徒快一時之志，終覺於情未盡，是又可見清季吏治，每以意為高下，已不盡遵成例矣。

樊山判牘四卷 民國十年掃葉山房石印本

清樊增祥撰。增祥字雲門，號樊山，湖北恩施人。光緒丁亥年進士，官至江寧布政使。增祥為李慈銘入室弟子，有俊才，工詩詞，以庶吉士出令陝西宜川，比於遷臣謫宦，輒軻不平之氣，無所發洩，乃一寓之於史牘，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如批周十四呈辭云：總由老婆心急，使爾口越渴越不得水喝，肚越飢越不得肉吃，觀呈中急喊速救四字，大有倒懸求解之意，誠為可笑可憐。又客民黃吉嗍判云：此一打也，實獲我心，譬如周打獫狁，唐打突厥，金打西夏，元打波蘭，皆因他人入居卧榻，不打不成丈夫。打之處，快人意，誰有之，并州剪子、亳州刀、蘇州結子、揚州縐，統歸於打得好而已。皆一時傳誦人口，才人失偶，何施不可，然非所論於民之父母。不然，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將何以為賴瞻乎。批詞常不離一打字，如云豈不知本縣善打人，善打無恥婦人，健訟之風，多半虐詞構訟，但不準足矣，如必得其情以為快意，則失哀矜之旨矣。其書初刻於陝西，皆作令時批判之詞，附以為陝藩時批詞數則。今此本有批碭山知縣李宣龔停委三年一則，是清季增祥為寧藩時事，或出書賈增益，非原本之舊耳。

治臺必告錄八卷 同治六年刻本

清丁日健輯。日健字述安，安徽懷寧人，道光乙未舉人，揀發福建知縣，歷任臺灣鳳山縣，補道首，署理藩司，官至臺灣道。此書有自序及黃紹芳跋。大致謂治臺必告一書，乃巡撫徐宗幹任臺灣道時，採輯前人治臺成效及論臺之名言碩畫，益以自治官書，薈萃而成。同治二年，臺匪戴萬生變作，攻陷彰斗，撤僅師久無功，全臺大擾，乃保日健為臺灣兵備道，統辦軍務，瀕行宗幹授以是書。抵臺北，招募舊部精勇，單師直入，搗穴擒渠，光復彰化，旋克斗六，叠次深入內山，殲除醜類，敉定全臺。五年冬，引疾開缺內渡，時宗幹已卒於位，日健思未竟之緒，亟取是書釐訂之，附以已著平臺藥言、鈔錄在臺前後軍情摺報，合為八卷。然則是書經始於宗幹，而日健成之。案臺灣自康熙間征服鄭氏，歸入版圖，終以臺人好亂，官吏多貪黷溺職，治理不善，變亂時起，動勞師旅。關心海疆及親與其役者，每多記載，俾為治臺者告。是書自卷一至卷三，均取之前人著作，頗能擷要。卷四至卷五，為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稿，卷六至卷八，則為日健自治官書。其所著平臺藥言，深切時弊，最為精澈。全書於歷次臺亂，均有選述，無煩翻檢，得知梗概，又撮錄之公牘，亦足取鏡，可稱精勤。

之作、至感激提携、事必歸美於宗幹、存心忠厚、惟勦入咲咕唎情形、及署藩謝摺、不免枝節、固不如刪之為簡淨也、



## 柴桑備錄四卷 光緒十六年刻本

清鍾體志撰、體志字澤生、四川射洪人、官江西知縣、是編蓋光緒十三年、署任德化、裒其任內讞語批詞公牘而為一書、德化為古柴桑地、故曰柴桑備錄、時值淫雨為災、江湖泛溢、大江南北、圩堤十潰其五、縣正濱江、田廬漂沒、無算、體志於修堤搶險、籌辦賑撫、散放積穀、商辦平糶諸事、勤為章程條教、給予獎勵、斟酌事理、盡心規畫、公牘二卷、幾全為此事、其讞語批詞、慈祥愷悌、哀矜之情可掬、自謂事關倫紀、命盜重案、必論如律、户昏田土、雀角鼠牙、但劑其本、初不盡繩以法、務察其情之真偽、事之輕重、理之曲直、以次剖決、率樸直無文、期於訓俗型方、蓋循良而兼幹濟之才也、末附解任留別五古十章、詩學陶韋、頗能成章、體志頗通訓詁、能辭章、宜其有此、惟詩注中、引及匡廬十二居士歌云、鍾青天、古循吏、視國事、如家事、視民事、如己事、折獄明決、恤災周至、鉏莠安良、誠一不二、謂之愷悌君子、人皆曰無愧、雖稱頌出於人口、而引之自況、毋乃近於好名、然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是固無損於體志之賢也、

嶺西公牘彙存十卷 光緒四年刻本

清方濬師撰。濬師字子嚴，安徽定遠人，以舉人官廣東肇羅道。旋綰印篆，錄其在官公牘，自同治八年二月至光緒四年九月。以肇羅在廣東西南首境，故曰嶺西，其實從來高雷始有此稱也。濬師自序謂治官文書，洋洋灑灑至十餘萬言，所可信者，不假手吏胥，而又謂草創討論，幕中老友山陰吳君楨孟我良多。今觀諸牘，皆尋常照例咨稟札移批諭之屬，既不足以見吏治之精勤，復值承平，亦無重要關繫之事，為假手，為自撰，皆無關得失。濬師巧宦，在官無廉稱，喜購書畫古器物，附庸風雅，不甘居於俗吏之列，故有詩稿筆記之刊，又不得不粉飾吏事，以登薦剡，故於序中不得不忸怩言之耳。以究屬地方之事，姑存其目，非尊信其書也。



學治偶存八卷 光緒十九年刻本

清陸維祺撰。維祺字壽民，浙江錢塘人，以諸生佐幕，官至湖北松滋縣知縣。維祺頗負幹濟，受知於湖廣總督卞寶第。此書付梓，寶第且為之序，頗推重之。舉癸未秋荊宜稅關交涉一事，謂維祺守約準情，弗使計窮心折，許我能圓，蓋一時之能吏也。維祺自稱一行作吏，凡遇案牘，輒復採錄，歲月既多，集稿成帙，擇其略有關繫者，隨筆錄存，藉資參稽。今觀其書，卷一至卷二為夫稿，宜昌關時所撰呈稟，即寶第所稱者是也。卷三至卷六為署理松滋之公牘，計分稟、示、批三類。卷七為讀律要略。卷八為檢驗摘要。維祺久處稅關，於條約及外情甚為熟諳，故不致僨事。其宰一邑，為民利興除弊，足稱循吏。讞獄恃禮教相感，不盡執法相繩，息訟泯爭，保全亦甚眾。詮釋律例，言簡義賅，足為通律津逮。檢驗一事，據洗冤錄所載，參以目見，間有發明。惟斯二端，乃胥民社者所必熟知，維祺著書之旨，當不外此，可謂能以所知益人者矣。

時事漫紀五卷　崇禎乙亥刻本

明支允堅撰。允堅字子固，號梅坡居士，浙江嘉善人，諸生。撰有異林六種，見千頃堂書目，此其一也。自序謂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史籍之所記錄，父老之所傳誦，時得時筆。上自朝廷鉅典，下暨閭巷瑣務，取其十之二三者以行世。今觀所記，屬於掌故舊聞者多，瑣屑之事至罕，豈在刪削中耶。上自明初，下迄天啓，而無一語及建州，豈入清後有所顧忌，概從屏棄耶。其中頗有軼事，足以補史，亦有流傳道路之詞，不足徵信，如三殿之工，木材值九百萬兩，張江陵家資二百萬之類，蓋去天萬里，只據傳聞，未及別擇也。自序又謂先王父具史之才識，筆博洽，語練，其所著述，為人揶揄，則指支大綸所撰嘉隆信史編年而言。大綸推美大禮諸人，好為奇論，故為人所詬。允堅此編亦謂大禮為盡情盡理，獨於興獻稱宗入廟，微有推敲。於趙用賢備極醜詆，且不滿高攀龍，皆悖是非之公。其他記述多涉讖訛，近於輕薄，亦非君子之存心。以其罕見，且足資異聞，故為著其目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雜史類

肩墨留芬八卷　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清胡傳釗撰。傳釗字慧樵，江西善化人。以軍功官廣西知府。當法越事起，彭玉麟入粵督師，傳釗奉調襄辦廣東防務，後改充廣東營務處提調，文移往來，皆其一手經理。事後乃輯為是編，凡上諭、字寄、摺奏、各省文移、函電、譯報、採報、條議、照會、和約，以及所具說帖、同官往來函札，按年次分纂，間附案語，歷述當時情事。自光緒九年冬訖曆登之立至十一年二月和約之成，不只限於粵事，如左宗棠之布置閩浙防務，張佩綸之失船廠，皆備錄之。惜月日不盡具，或偶有所遺，然越事始末，大抵皆具於斯矣。傳釗自謂濟堂棫渡邊兵，救全關外各軍，轉敗為勝，則指諒山之失，王德榜以不赴援獲咎，傳釗咨白於粵督張之洞，獎勵德榜先後諒山為首功，而玉麟頗右馮子材，致小有齟齬，傳釗遂謝事遄歸。然書中論事俱能持平，如張樹聲之受沮，謂為湘淮軍各分畛域所致，皆人所不能言者也。至謂一勝而和，能戰不戰，實啟戎心，尤有遠識。故徐樹銘、黃膺題辭，咸相推許，蓋有由也。

案事編一卷 光緒三十三年排印本

清沈祖燕撰。祖燕字翼聖，山陰人，以道員官湖南。是編乃祖燕於光緒三十二年奉委查辦湖南永綏廳參案及光緒三十三年奉委查辦雲南參案，以滇案為重，故首以查辦稟稿，而次以查辦事件記。又次為永綏廳同知吳傳綺參案、濫刑勒捐稟稿，永綏廳苗民石姓結婚搆訟判詞，永綏廳文生楊大林斥革監案判詞，永綏廳刑書查育御案判詞，而殿以查辦參案記，自謂本張敞傳之言，故以案事名之。滇案為貴州提學使陳榮昌特參貴州布政使護巡撫興祿，官滇時畫界失地，派民修路各款語，侯雲貴總督丁振鐸，朝命湖南巡撫岑春蓂查辦，春蓂以屬祖燕。初，榮昌以貴州學政告終養歸，而養母講學，聲名滿天下，以錢南園自命，後起為貴州提學使，乃首參興祿奸邪柔媚各款。榮昌與春蓂有舊，故祖燕得據實查覆，毫無迴護，與向來查辦事件，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草草了案者迥別。丁振鐸、興祿皆因之奪職。興祿起自微員，數年間洊陞雲南按察司，以事視職為雲貴總督崧蕃奏請以道員留滇差委，身兼洋務電報機器善後等局十餘差，把持要政，為崧蕃、丁振鐸所倚任。善搆洋務以取媚於外人，復挾外人以自重。又廣為要結，黨同伐異，次竹派頼事起，興祿委迤西道石鴻韶與英人會勘滇緬北段界務，失地數千里。滇越鐵路興工，由洋務局派各縣招工，而於法人毆斃工人、積欠工資等事，置之不理，滇人切齒。故榮昌首劾及之，惜原奏不傳。得祖燕是編，可以略詳其始末，而於清季邊省吏治、交涉敗壞情形，亦可見一斑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史類

西巡盛典二十四卷 嘉慶十七年刻本

清董誥等撰、誥字雅倫、號蔗林、浙江富陽人、乾隆癸未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恭、清史有傳、是編分八門、為宸章二卷、恩綸秩祀各一卷、閱武籲俊各二卷、褒賞三卷、程途五卷、歌詠八卷、考實錄、嘉慶十六年、三月、丙寅、巡幸五臺山、閏三月癸卯、還京師、是時海盜蔡牽朱濆皆死、而朱渥張保降、海洋一律肅清、羣臣貢諛者、誇為盛事、導帝侈心、說以巡幸之事、南游費繁、乃復西幸、大致皆遵康乾故事、不惜賞賜、名試閱武、務極鋪張、揚之歌頌、復輯為此編、表文按語、稱頌聖仁、連篇累牘、可謂工於粉飾矣、而不意十八年之秋、遂有林清李文成之變、事起倉猝、幾於宮禁、幸告敉平、而上下蒙蔽、吏治不修、財貨潰竭、興戎伏莽、蓋至是而清政之衰、已暴露無餘矣、說者每因聖祖數幸五臺、附會世祖為僧之說、以吳偉業清涼山讚佛詩為證、而不知清以佛教羈縻蒙古、成為家法、有清一代、世祖嘗遣使二次、聖祖三次幸臨、七次遣使、高宗亦六巡焉、安得獨舉聖祖以為說乎、今觀此編、絕無世祖為僧縱豪迹象、益信流傳之詞、本屬無稽云爾、



文廟備考八卷 道光七年刻本

清趙映奎撰、映奎字斗昇、陝西朝邑人、乾隆甲寅舉人、官國子監博士、是編前有同里雷鳳恒序、謂其父輝大每欲輯至聖及諸賢諸儒考、未成而卒、鳳恒繼先志、思有撰述、及見映奎書而善之、乃為重刊、而補記陸宣公、呂新吾、黃忠端、劉念臺、湯潛菴五人之新從祀者、他則不改原書之舊、其所考者、為釋奠源流考、木主位次考、廟圖考、祭品圖考、樂品圖考、樂章考、儀注考、先師生出考、先師歷年考、聖門弟子名數考、四配考、十二哲考、東廡先賢考、西廡先賢考、東廡先儒考、西廡先儒考、崇聖殿五王考、崇聖殿配享先賢考、崇聖殿配享先儒考、凡十九篇、釋奠源流、大約以王伯厚歷代崇儒考為本、而加詳焉、節取馬端臨、江瓊山、洪邁、姚燧、張璁之說、甚有別擇、孔子生年月日、公穀與史記不同、談長曆者每執為聚訟之端、此編以穀梁冬十月庚子為斷、其歷年考、專以春秋左傳為本、謂後世言孔子者、多本史記、不免誣謬不經、如娶綱氏而曰野合、於父墓而曰母諱之、於適齊而曰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皆為之歷歷辨正、頗為有識、蓋不獨以捃摭見長者也、

文廟祀位考畧六卷 光緒六年刻本

清劉渠撰、渠廣西臨桂舉人、官雲南廣南府知府、當同治二年、禮部議文廟祀位、頒圖各省府廳州縣學宮、渠乃依闕里文獻考、節錄至聖年譜、并記聖門諸賢生平、增以封爵從祀之時、復摘取從祀賢儒本傳、作爲考畧三卷、漢軍楊寮爲廣西學政、以學宮從祀位次紊亂、乃刊其書、復經桂林曾訓爲輯清代新增從祀張履祥張伯行劉德輔子廣陸世儀五人、析其書爲六卷、而重刊之、即此本是也、末有寶岡舉人楊鳳朝跋、列舉歷代諸儒、有祀而後罷者、如荀卿揚雄等十三人、及公伯寮王安石父子、有罷而復祀者、如蘧瑗等五人、有請而不祀者、如孫明復蘇軾等十三人、有受聖教而未與祀者、有致力學經而未議者、各若干人、考證頗密、而渠之子名譽、謂斯編之成、實寔楊先生佐之、然則書蓋成於鳳朝、而渠尸其名者也、



皇朝祭器樂舞錄二卷 同治十年刻本

清徐暢達編、暢達字曉泉、四川南部人、道光庚子舉人、咸豐間、官江蘇知縣、因亂留湖北、署天門縣、官至武昌府知府、自洪楊亂起、武昌凡三陷、文廟被燬、學宮弟子雲散、事平、聖宮、關帝、文昌宮、雖以次繕葺、而當戎倉皇之際、如祭器儀品樂章等、仍闕焉未備、同治初元、嚴樹森爲巡撫、春秋釋奠、有禮廢樂缺之歎、以暢達於兹事、講明最久、遂以屬之、乃遵依大清會典祭考諸書、輯爲是錄、又以關帝、文昌、均列中祀、附入合編、俾與祭者知所遵守、湖北通志稱、初賊平之後、暢達督修省城文廟、考求典禮、買禮樂器、詳定執事章程、廢墜俱興、時下其式、格於各州縣、亦即此書也、凡分二卷、上卷爲釋奠班位圖、陳設圖、禮器圖、制樂器圖、制舞器圖、制、下卷爲春秋樂譜、節樂鼓譜、歌聲口譜、六佾舞譜、行禮儀注、經理章程、其關帝文昌樂舞譜附之、大抵禮器樂章、均遵定制、儀注祗錄直省、惟章程則爲鄂省自訂者、於祀禮經費管理諸項、規定頗稱詳備、至以總督行上香初獻禮、巡撫行亞獻終獻禮、而合行飲福受胙禮、既符會典主祭章條、又尊崇而寓地位、斟酌更屬周到、然所錄爲祭祀文廟之事、不關別典、且爲鄂省編輯之書、有異通行、則標題名稱、自應顧及

事實，茲竟以皇朝祭器樂舞龍統名之，殊欠妥協也。



國朝右文掌錄一卷 光緒十四年刻本

清宗源瀚撰。源瀚字湘文，江蘇上元人，由捐納官至浙江溫處道。著有頤情館集、金石書畫題跋記、名賢碑傳錄、閑過集及此書。自謂就見聞所及，取皇朝文獻通考、皇朝通志、學政全書、科場條例，以及近人文集，一一詳參，以其類分條記錄，計三十三條：曰本朝學類，曰童試，曰童試懷刑，曰出題割裂，曰校士等第，曰恩歲優拔副貢，曰三場題制，曰題目不拘忌諱，曰釐正文體，曰繙譯科舉，曰殿試對策，曰進呈十卷，曰憲廟待士，曰舉人進士不由考試，曰巡幸召試，曰各省書院，曰鴻博經學，曰議開特科，曰累朝崇聖典禮，而次以正神位，詳聖名，優執事，飾廟貌，備祭器，備樂舞，其終則曰教士典謨。考同光間浙江士風囂甚，動因點名懷挾搶替等事，鬧考罷考，有司不能制，故源瀚此編於童試懷刑言之諄切。其時主試者，官於題目每割裂經文以命題，名曰切搭，曰截渡，至動不柔，故於出題割裂，亦三致意焉。科舉末流之弊，不可勝言，屢議改制，故源瀚於釐正文體後，附梨洲、亭林所論八股之弊，及乾隆三年禮部議覆兵部侍郎舒赫德奏，以見從事更張無關得失，此源瀚著書本旨也。清代官書浩若淵海，考究不易，源瀚以此短編，敘一代章制，簡而得要，極便參

稽問附考證，可備遺聞。惟敘本朝學額，不及康熙初捐納生員、淑女學額之事；敘殿試對策，不及朝考，則其疏也。所敘崇聖與禮，雖屬右文，而以祀典與考試混為一談，然則文昌亦在中祀，豈能備列？不如別為一書，較為得體也。



**國朝貢舉年表三卷** 光緒十四年石印本

清陳國霖、顧錫中撰。國霖字雨人，泰興人。錫中字肖香，泰州人。仕履無考。卷一為科名盛事，分典試、得謚、考典試、由鴻博考選典鄉試、禮部試三元、鼎甲，次為年表，起順治二年乙酉鄉試，至光緒十二年丙戌會試，凡正科百七十、恩榜三十八，閒鄉會試凡二百八科。表以首為綱，前主司，舉其現職及籍貫，次為首二三題，又次舉首一人。會試稍變其例，首列總裁，次為首二三題，又次為會元及鼎甲眉端，則列科名掌故，異數奇榮，遺聞往事，標於每科每年之上，至道光朝為止，大約采自禮部則例、清秘述聞諸書，亦頗詳備。自謂自順康以來二百四十年間，記載於高文典冊、雜著別集者甚詳，而勒成專書，專為制科掌固者，則無之。故取黃崇蘭國朝貢舉考畧，小變其式，正譌補缺，因力可謂甚勤。特卷上年表有序，而首卷反不綴一詞，殊不解其命意。例言稱表後附精選二百八科鄉會文統，依科編次，文約萬首，按唐人撰登科記，皆載試藝，俾後人得以考文徵獻，文統之輯，未為無本。今只有表無文，或卷帙浩繁，未及刊行，亦可惜也。

災賑日記十五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清栁堂撰。堂字紱齋，號勖菴，別字君疑，河南扶溝人。光緒庚寅進士，歷官山東惠民、東平、德平、樂陵等州縣。是書為光緒二十四年知惠民知縣時，六月二十五日濟陽桑家河決口，災及惠民，堂查災放賑，自河決日至翌年正月十二日合龍止，逐日為記，即此編是也。所記沙河搶獲、散放鍋餅、急賑、普賑、平糶、施粥、施衣等事，極為周詳。蓋堂有吏才，事事躬親，不假手胥吏。觀其施粥散籤、施棉衣於花名上蓋用圖章，以別一套二套，用心可謂細密，後來施賑者皆可取法也。卷首有劉彤光序，稱堂之治惠民，懲吏清訟，培養學校，百廢具舉，穿渠涸出民田數十里，尤為善政，則能吏而又循良矣。唯紀事多所詆訶，於巡撫張汝梅尚無微辭，於河工商辦道員丁某勒收協濟桑工稭料二百萬斤一事，備極醜詆，於欽差溥良查災到境，歷記答問之詞，以見其憒憒一無所知，而別記所撰大官來樂府一章，見供應之繁，詞旨憤激，傷於直訐。然其時官吏貪鄙無狀，猶賴此編略存一二，未嘗不足以示戒也。



庸書內外篇四卷 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清陳熾撰。熾字次亮，以舉人官戶部郎中、軍機章京。是書大約撰於乙未以前，以篇中尚言朝鮮臺灣事故也。前有宋育仁序，亟推其經世之學，謂感念時變，乃深綜古今中外全局，發憤著庸書內外百篇，有綜核名實，故以名實篇託首，其於設官牧民、興學理財、平律治兵、民瘼於古今盛衰之故、中外名實之科、治亂之條貫，備矣，而於風化治本，尤欽欽致意焉，始以自強，終以聖道。今觀其自序，不言內外分篇之故，大抵外篇皆言西法，而內篇則取法先王，專言治內。自甲申中法啟釁，朝鮮之亂復起，一時士大夫爭言時務，或美其稱曰洋務，抵掌上下今古，然多抑中揚外，故此篇論自強，而言天將以器還中國，而以道行泰西，論西書，則謂西學源於中土，與康有為諸人專尚西法者有別，故熾所言整齊法度，挈長補短而已，不敢倡言變法也。然其間有甚淺陋可笑者，多半牽強，不能施行。熾官戶部，頗受知於尚書翁同龢，同龢初亦稱之，繼則日為風狂，謂其希圖借款回扣，日日強聒，則其為人嗜利速化，而非端士，亦可知矣。存之以見其時自命先知先覺者，不過能趨風氣，濟之以康幹之筆，既不知西事，復昧於國情，卤莽決裂，致國命隨之而盡，居今以

言，則誠人小夫妄議興革，實有不能辭其責者也。



銀價駁議一卷 光緒三十年排印本

清劉世珩撰。世珩字聚卿，號蔥石，又號繼盦，安徽貴池人。光緒甲午舉人，官至度支部右參議。先是光緒二十九年，中國因賠款金銀之價懸殊，每年鎊虧至千餘萬兩，舉國憂之，議更圜法，乃商於美國，遣財政專家精琦來華，議圜法更革事宜，撰中國圜法條議十九條，條議銓解十章，大要主用虛金本位，設正司泉，聘用外人，泉為中國政府提舉整頓財政之事，改革幣制，自統一鑄幣始，別在倫敦設立信用貨款，以維持銀幣定價，持論未為不公，而一時輿論大譁，以為侵權辱國，其議竟格不能行。



世珩亦為此駁議，就精琦所議者，逐條加以駁難，而結論則謂無中國銀幣與各國金匯兌，無一定之值，為一不可解；美覬覦中國圜法財政之總權，為二不可解；正司泉擅權，視我如屬地，為三不可解；設立信用貨款，以維銀價，必以財源作抵，盤剝我之重利，為四不可解；賦稅、丁漕，皆歸新幣，則公項輸納，皆在銀行，為五不可解。復為上江督魏光燾書，謂中國莫若參仿日本成法，以銀幣準金之值，以紙幣代金之用，將舊有金銀各生貨鑄銀元等，統行廢止，俾新圜法一律通行，外國泉貨，亦不准闌入，以固主權。蓋世珩曾游歷日本，見日本幣制有定，故欲放之

而不悟中國情勢各別也自今日觀之其版精確語同夢囈是時自命識時務者流皆昧於世界大勢一知半解信口雌黃徒爲僨事此國事之所以敗壞又何必徒責紈絝無知之世行輩哉





蒙邊軍制或問五卷 宣統三年排印本

清張超宗撰超宗字雪琴湖南長沙人自少參戎幕嫺習中外兵制後任差熱河屯墾木植局七八年遂習於蒙古情形當光緒之季徐世昌總督東三省皆有外蒙古改設行省之議樞府以財絀事艱未能即行超宗慨於邊患日亟期有以挽救之闕於蒙古應行改革各政為撰蒙邊新制或問一書其擬制官制兩編未脫稿先以此編付梓倣朱子四書或問之例逐事設難辯答凡分蒙古戰史蒙古新軍哈薩克新軍駐軍區軍管區徵兵兵類班軍都督府元帥大行臺監軍馬政邊衛蒙古練餉等十四章復分有節款子目編製尚屬整齊大旨以為建省可緩練兵不可緩盛訴執政漠視邊防輒以款絀為詞而歷次舉借之外債浪擲虛牝言之不勝憤慨其主張編練蒙軍定為六區額為十二鎮備舉漢唐明邊制以證之均能得其要領惟以徵兵法莫善於唐之折衝府兵故所擬新軍官制必欲採其舊稱如都尉坊主等名殊與當時定制不合蓋時方醉心新說置棄故典超宗乃假此以炫其博已嫌好異逞奇又爲練蒙軍溯及蒙古前世史蹟兼及中國舉行新制之始均與本書無涉亦可謂失於剪裁者矣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010
作者=
页数=800
SS号=0
出版日期=